儒藏

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编

史部

第七十五册

四川大學出版社







儒藏



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 編

儒藏·史部

儒林年譜

第二十五册

四川大學出版社 二〇〇七年

國家「211工程」重點學科建設項目

國家「985工程」創新基地規劃項目

中國孔子基金會重大項目

目錄

黃忠端公年譜卷二

受業莊起儔 編
後學蔡世遠 校

丁丑、年五十三。春正月朔、入朝。二月、分校會試詩一房、得士二十一人。夏四月二十八日、具疏乞休、凡再上、不允。五月、陞諭德、兼掌司經局。六月十三日、具疏辭職、自劾臣有三罪四耻七不如之語。冬十

月、有申明掌故一疏，畧云：司經名局，實無一書，東宮有日問誰司局事者，何以對之？先臣丘濬嘗稱：我朝著作、聖祖極多，然當永樂時召授東宮，惟文華寶鑑、聖學心法、廣昭鑑録、務本之訓四種書而已。今四書傳本甚少，可發內本謄刷，由是推之，書中有二典、三謨、洪範、無逸，禮記之中有王制、月令、儒行、緇衣、坊記、表記、禮器、禮運、學記、樂記，易中有

乾坤、文言、上繫、下繫、詩中有二南、豳風、正雅、周頌。擇此四經大篇鉅章不過五六十帙、講官六人人習十篇、錯於四書、以翼寶訓、在約御博、不及二年、而義類備舉矣。乞次第舉行。有旨、彙集進覽。冬十二月、陞少詹事、協理府事、兼管玉牒。復疏辭云、臣自出山以來、期捐七尺、決頂踵以報陛下。必不可得、亦當有昌言顯行裨益涓埃而去、決非爲改衣

換帶來也。今既十載，寂無一語，臣之學術，槩可知矣。如臣者但守原職，料理經書，俟其修成，縱之嚴壑，自謂過矣。乞改授蔣德璟、謝德溥一二臣，使臣𢓨戶，稍完職業。不允。

戊寅，年五十四。春二月，侍經筵。隨班召對，退而補牘云：臣承清問人才，臣言人才如樹木，霜雪摧殘之後，須勿折其萌芽，又譬養火，亦要積薪。臣以餘生

親見堯、舜，無復一語可佐纖塵，則亦無用讀書爲矣。臣懲艾已深，捫古日久，豈敢重干嚴旨以自取戾。然私計天下人才如鄭三俊、姚希孟、求其影似，未可多得。皇上誠愛士，莫如愛已成之士；誠理財，莫如理有式之財。當兹衆漁之時，幸引孚萃之吉。時十有二月也。至二十三日旨下，以先生偏私，再疏，又以爲支飾。先生自知不容于朝矣，第以數書

未就、不欲遽去。乃復奏曰、臣生逢聖主、不能質直自將、學求事君、又蹈迂疎之失。惶遽之下、追尋前草、已自盡焚、不能復憶。惟憶所述失體、援筆莫措。昔魏徵在帷幄十七載、奏疏數十萬言、無一忤旨、亦未能比績臯夔、真德秀立朝僅一月、條陳百餘事、無一紕漏、亦未能差肩王魏。臣在詞林十七載、已同魏徵之年、立朝十四月、更踰德秀之數、意未



十上、語之萬言、而迷謬頻仍、瑕釁山積、欲以仰贊高深、諦蹤於古昔、良亦難矣。臣自揣草野之資、終非法物、京身席藁、以待褫斥、倘念纂述未就、寬假數月、是臣望外之恩、未敢自必。三月九日、得旨不究、然先生錄是諸疏草皆命曰焚草也。夏六月十八日、又因隨衆召對、復補牘、云臣有感事三疏、阨於時會、不能自達、死有餘恥。按先生三疏、一論推

督臣不拘守制、一論宣大督臣奪情、一論遼撫臣議疚。其論推督臣者、謂宣大督臣盧象昇父殯載道、請近撫臣權攝、忽有并推在籍守制之旨。夫使守制者可推、則是聞喪者可以不去也。聞喪者可以不去、則是爲子者可以不父、爲臣者可以不子也。陛下以日月燀氣、倘下詔引躬、明示以君臣父子皆受於天、禮樂刑政所從出。而入臣以衰毀不



祥之身、決裂馳驟、玷陛下仁孝之治、是不宜使天下四夷聞且見之也。嗣昌在事二年、才智備覩矣、要起一不祥之人與之表裏、指皃指鳧、說夢捕風、猶猨狽之獸、倚肩俱走、無從施其鞭策、又何益於負重乎。其論督臣奪情、謂臣不知陳新甲爲何人、然聞其丁艱未終制、又聞其走邪徑託捷足、天下即甚無才、亦未宜移借及此也。凡論人才、觀其所

難。批龍鱗難於履虎尾、冒斧鉞難於冒鋒鏑。今諸負氣直節敢諫之臣棄不録矣、而欲使軟美容悦者叩頭折枝、以建非常之功、垂不世之業、豈可得乎。臣所纂敷卷書已移月可畢、筆札杅楯、均爲報恩。天下即無人臣、願解清華以執鎖鑰、何必使被棘負塗、被不祥以玷皇化哉。方今熒惑漸次箕尾、是爲燕分、八九月交當南斗口。是雖有道所不談、

然思患豫防、聖人垂戒。新甲崎嶇秦蜀、載道赴宣、度須半載。盧象昇以煢煢歸罪之身、待其遲遲接琴之道、所謂乞河神而濡突火也。語曰、奔車無仲尼、覆舟無伯夷。臣雖不才、受皇上殊恩、猶將安轡奔車之間、振衣覆舟之下。其論遼撫臣議款疏、臣接得遼撫臣揭帖、援俺答故事議款。臣不覺爲之頓足、投牒於地。陛下厲精十餘年、思以堯、舜之化

被四海、而諸臣無能出一死以紓主憂、此不待有志之士爲之關弓而鳴鼓也。且如遼撫之說、謂款成即可撤兵以討流寇。毋論款必不可成、成必不可久、即成矣久矣、以視牽、錦、遵、薊、宣大之師、何處可撤者。方今上天告災、星象垂警、國家大事宜以實示羣情、毋以文稽衆論。樞邊諸臣欺罔詭閟、啟侮取羞、惟陛下慨然發樞邊諸疏、衆正其罪、毋使



事成禍積、異日不可復悔。三疏遂同封以進、時秋七月初三日也。至初五日、上持三疏不下、乃召閣臣府部及先生同諸平章事日、先生已注籍矣、以特召故往。上謂先生曰、朕幼失學、但聞經筵講論有所爲而爲、是欲非理三疏、不先不後、在不點用之時、可謂無所爲乎。曰、臣所爲者綱常名教、不爲一己爵禄、是以自信其無所爲也。上曰、三疏不上、

有何時曾爲阨曰、臣以同鄉林蘭友、何楷有疏、恐涉嫌疑耳。上曰、如今便無嫌疑耶。曰、今日不言、後將無及。臣之有言、臣不得已也。且臣如緘默、亦可濫叨升斗、但所惜者陛下之綱常名教。語未畢、楊嗣昌出言、臣請就綱常二字對衆明剖。所謂綱常者、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君臣還在父子之前、臣父臣母、皆無所逃、臣又逃于何所。臣聞古人有言、食

獸知母而不知父。今鄭鄤杖母、禽獸不如、某又自謂不如鄭鄤。論綱常、蓋擴先生前疏有文章意氣、輒軻歷落、臣不如鄭鄤之語也。先生於是即大體以正之曰、故事、諫官論執政者、出聽對、伏讀彈文。臣雖非言官、未有大臣跪在上前爭辨、不容臣盡言者。嗣昌乃謝非體、請放歸里。上即以温語留之、先生亦自奏、臣素恥言人過、今與嗣昌角口、亦非

體、臣爲陛下存人心而已。上曰、你無端詆毀大臣、又以大題目壓他、恐是別有所爲。曰、臣爲侍從論思之臣、與嗣昌朋肩事主、比不得詆毀大臣。二十躬耕、四十喪親、負土成墳、畚鍤自荷、誠不忍見奪情之事。上曰、如此、又何云不如鄭鄤。曰、臣章棄於通國、孟子不失禮貌。孔子自云辭命不如宰予、臣亦謂文章不如鄭鄤。上曰、章子不得于父、豈鄭

鄤杖毋之比。你說不如鄭鄤、是朋比耳。曰、衆惡必察、奈何迫於權勢、使皇上不知是非之實。上曰、陳新甲諳練軍情、汝又言其走邪徑、覺督撫才。料朕一不知、只聽人競營耶。曰、凡人必正則行正、心邪則行邪。嗣昌以已奪情、又推陳新甲、呼臺引類、使成奪情世界、是亦今日之恥也。上曰、鄭鄤五倫俱絕、許曦言其罪狀甚明。小臣有公論、而大臣反無、

豈不可恥。曰、宋人惡李定不丁母憂、故賜孝子徐積粟帛以風之。臣如要救鄭、則攻嗣昌非所以救鄭鄤也。上曰、向以汝偏激、稍示裁抑、後聞操守、隨即賜環、將遂擢用、不圖如此偏激放肆。先生曰、臣今日不言、則臣負陛下。陛下殺臣、是陛下負臣。上乃曰、一生學問、只得佞口。遂著先生令起、先生於是叩頭而起。已還復跪、請再剖忠佞。夫人臣在

君父前、獨立敢言爲佞、豈阿諛順旨爲忠耶。敢爭是非、辨邪正爲佞、豈容悅緘口爲忠耶。上曰、聞此遁彼、非佞如何。若論紅牌支吾、當斬。聞者咋舌。先生乃侃侃而退。嗣昌更請皇上優容某、可以教天下臣子。上曰、近來人心澆薄、故特召諭、政所以正人心。蓋上終以先生爲非無所爲也。乃後之論者、謂當時皇上實心敬先生、但以時事孔棘、不得不

起二人用之。而面論先生則曰、暑天、勞頓之餘、能成一篇文字、才亦可愛。蓋嘗先生與楊輔同日面試、楊輔言畧而字潦草、先生灑灑詳盡而楷法端謹、故上雖不用、猶爲留意也。然則皇上不可謂不愛才、而先生於皇上未可云不知遇也。徒以號綱揭嘗、聲責者大、故反以爲有所爲而激耳。嗚呼、不激不奮、不憤不激、令以三緘膺特簡、吾知先生必



不願也。即勿論不用、設用矣、而時事已去。吁都咈俞、細大必爭、吾又知綸扉雖貴、不足紓先生行跡也。天之置先生、固將別有以用之矣、誰復能與先生爭萬古者。故閣臣翌日擬詞以爲朋串撓亂、降級調用、而在廷諸臣亦無更起而爭者、先生於是不得不行矣。乃取前所裒纂諸書上之、其疏畧曰、臣思古人身蹈不測、尙圖纂述、以贖殊辜、況臣受

命在先、豈得消藏、以滋罪戾。用將臣所纂完洪範二冊、月令二冊、儒行二冊、緇衣二冊、凡八冊四函、先呈進覽。八月、調江西布政司都事、臨行、更上乞休疏云、陛下憐臣孤苦、雖加創艾、猶畀俸錢、俾就一官、以圖報効。臣思此生祿養之榮、不及父母、頂踵之報、總爲君親。自賜環而賜講、均非微臣之軀、由再死而再生、彌載如天之惠。然而寸心易滿、九



折難醫、自顧殘生、眞無所用矣。臣素恥言貧病、又每日計勞而食。自去冬迄今二百餘日、經寒涉暑、手纂寫三十萬言、凡再易草、實無一刻之暇。不合感事、發其狂癡。旬日以來、兩目就青、加以體羸嗌血、盈掌如此升斗、亦豈濫叨乎。臣遁籍十七載、猶然書生、立朝五百日、未酬犬馬、倘淹忽半途、流播他土、將使千古上下不知陛下优恂之恩、仁閔之

澤。懇乞還山，以就醫藥。苟殘喘之尙存，何餘年之足惜。惟陛下察其眞病眞危，許其待痊待補。不允。是月，出都，發潞河五百里，登泰山絶頂，作詩曰：何處尋天下，培塿視古今。已至岱山頂，觀曰，則曰：海國尋常望，中原特創觀。又曰：蕭然何所怪，自弄兩丸看。其胸中浩落，不知如何。是冬，至大滌，陳臥子、曹木上諸友日奉杖屨，捫高探深。嘗曰：大滌三洞，雖

不必異人是樓、然使漢武聞而搴裳、燕昭聽而抵掌、何詎遇乎。又曰、謝傅棲遲此山五十餘年、捉鼻拂巾爲司馬主簿、使其時風鶴無靈、鞭流遂斷、蒼生之恨、東山之痛、豈可復滌耶。徘徊日久、坐臥朱李几案之下者久之。已復黯然思別、屈指歲暮、料理松楸、迅于飛鳥、乃以覆被餘夢、閑就六詩、録存山中、曰、後有覽者、知出處聚散之會、未能無芥於

懷也。將行矣、又爲諸友縶維三日。會倪鴻寶祭酒來自山陰、持邊信相示、悚然聳聽、未忍絕帆胥江、長至後十日乃發。何義兆、曹木上送至嚴灘、登釣臺。先生蕭然感歎、乃作詩曰、鳥墜魚驚風色緊、天下無山可高隱。蘿裳荔帶荷葉冠、白日文螭化蚯蚓。又曰、從此辭君各千載、故園門前千尺海。海中疎島千高駝、記得投竿雙膝在。既書此爲別、併寫

雙臺八松以識分手。

己卯、年五十五。復還山守墓。以前疏批旨有朋串之語、乃於石蓑山中、垩廬之下、別構數椽、以列大雅。左日十朋軒。軒不容億、壁間位置、日管、葛、管夷吾、潁上人。諸葛亮、沂洲人。日鄭、董、鄭國僑、鄭人。董仲舒、廣川人。日吳、郭、吳季札。郭泰、介休人。日晏、丙、晏嬰、濰人。丙吉、魯人。日張、李、張良、禹州人。李泌、長安人。日黃、王、黃憲、汝南人。王通龍門人。日田、羊、田叔、井陘人。羊祜、新泰人。日疏、魏、疏廣、嶧人。魏舒、任城

人。曰管、陶、管寧、臨人。陶潛、潯陽人。曰邴、皇、邴原、齊人。皇甫謐、朝那人。曰申、阮、申屠蟠、陳留人。阮孝緒、尉氏人。曰梅、張、梅福、壽春人。張翰、吳郡人。曰周、沈、周盤、汝南人。沈驎士、武康人。凡二十六人。右曰九毌閣、闓儻九、尺、壁間位置曰屈、賈、屈原、郢人。賈誼、洛陽人。曰魯、李、魯仲連、臨海人。李白、彰明人。曰樂、王、樂毅、靈壽人。王猛、北海人。曰劉、韓、劉向、彭城人。韓愈、南陽人。曰汲、魏、汲黯、濮陽人。魏徵、晉州人。曰黃、張、黃霸、陽夏人。張詠、濮州人。曰五、馬、第五倫、長陵人。馬周、茌平人。曰高、蘇、高允、蓨人。蘇頌、晉江人。曰謝、李、謝安、太康



人。李綱、邵武人。曰王、白、王羲之、臨沂人。白樂天、渭南人。曰陸、蘇、陸贄、嘉興人。蘇軾、眉山人。曰宋、范、宋璟、南和人。范仲淹、吳縣人。曰裴、韓、裴度、聞喜人。韓琦、安陽人。曰張、趙、張九齡、曲江人。趙忭、西安人。曰李、馬、李絳、贊皇人。馬光、夏縣人。凡三十人。皆異代同風、韻實殊致。道鼎儕輩、遞爲賓師。趙邠卿之壁、縣四像、司空圖之壙、引羣賓、聊有所契、託于同人、各係之以贊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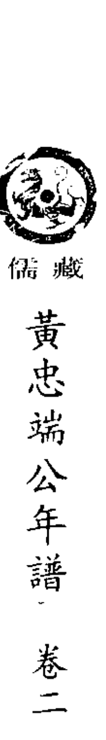
庚辰、年五十六。在北山守墓、一切謝絕客。誕日、題門

日、殘生餘年、死不敢受弔、況受賀乎。客有自浦至者、閩人輒辭去、唯諸同人至自漳、先生令人延之別館。迨晚出見客、乃共列坐石上、酣飲歡洽。先生手自疊三石而坐曰、吾今此坐雖安、亦危已。蓋是時薛國觀、蔡國用當國、而楊、陳俱用事、故先生慮不免也。翌日、有異僧至、先生與坐對榻、僧一無所言。既退、倦然而歎。或疑僧有異、微言以諷之、僧曰、



正苦此事。毒火將動、不得藥線不發。今中㫖已萌、不幸外疏及之、禍且不測耳。未幾、而江西巡撫解公諱學龍。以薦剡聞、而逮命下矣。先生聞報、即於五月二十三日辭墓就道。時緹騎尙在南昌、先生中夜出門、匍匍至水口、揮手作詩以謝同人、有曰、臣罪如傾河、嘗於何者起。親朋但道古、引涕便不是。至適中驛道、有詩曰、生平少屏語、臨難乃自遂。疾

雷破孤峯、要非物所碎。至南昌開逮、諸子依依不去、欲同北上。先生毅然麾之、作詩曰、生離死別不可知、友道君恩已如此。又曰、天上巍神輕意氣、琴哀筑泣安所寘。斯文未喪應能來、湯花火花仍復開。至碭山、道中遇警、身先緹騎、得過壽張。接邸報、薛以罪死、蔡尋廢卒。先生乃於七月末旬至京、緹騎以聞、中旨未下、而計部主事葉公（諱廷秀）。毅然上



疏、請以身代罪。葉公者、濮州人也、登第後、以魏璫故不出。既補冷曹、與先生未嘗有覿面之雅。聞先生就逮、號於曹署曰、吾輩稱冠進賢冠、今名賢罹厄、忍復坐視耶。呼一曹不應、又呼一曹。呼已、繼之以罵、又復罵、又復呼。如此徧呼六曹畢、無一人應者、葉公乃挺身上疏、請自代先生。而八月旨下、先生與解入公各杖八十、發西庫司問擬。越數日、而葉公

之疏亦下。旗校索葉公、葉公曰、吾待子來久矣、請入視吾居。有旗校隨入、見其左側置秘器一具、右陳金襲壽服。葉公曰、吾老母已終世、又無妻子、煢煢、今日惟須公輩來一了事耳。即隨旗校同往拜杖。監杖者聞之、曰異哉、千古乃有如此人。葉公不行一銖一錢、諸執杖者皆愕眙、不忍下、乃反輕於他杖者。既拜杖已、削籍回濮州。先生乃就床簀爲

詩、以贈其行、有曰、鞹血得金腥、味骨得玉氣。又曰、乳血在君親、霜露不敢侵。總此未墜生、呱啼亦古今。實未嘗一識葉公也。而先生杖瘡亦發、幾不支、乃召醫傅藥、剜去惡肉。故在獄中作書與姪叔曰、古人於仁義爛時自裹血肉、僕於血肉爛時自裹仁義。悠悠命也、誰爲談者。蓋先生卧病八十餘日、抱足扶首、僅能起立。顧念白雲斗室如椰子大、不

見三光、自揣生平喜探幽窟、窮極之趣、是於夢寐、乃作沮洞之詩曰、鑱胸强作玄奧窟、要使鬼谷傲孳閔。果然精魅爲都君、狐巢兔館來溫存。又曰、于今歷歷成精怪、一竈一床不自在。日光漏綫不肯垂、飛鼠飛飛欲晝瞑。作沮洞已復唫囈、如答客嘲者、於是有唫囈之詩曰、洞壑精靈不揖怪、開襟揖客了無礙。何處白雲起庫門、强捉入裾作林藪。又



曰、儘有通人納軒殿、如穿水竇貧門扇。一尺席地能精專、飛神越空騰青天。先生既以清苦聞天下、諸獄役皆不敢有望於先生、惟日奉紙札丐先生書。先生時時爲書孝經以當役錢、凡手書孝經乙百二十本、皆爲役卒持去、散盡無餘。於是憂患備至、艱貞罔利、迴思幼喜易象、迨茲五十餘年矣、而天人憤悱、未能有明、九京可質、羲文猶恫、自是臥

息成忘食思擬象、乃研理極數、而著易象正。方開府仁植與先生同在西庫、自言詮易三世、未畢此理。見先生所著片字落紙、輒觀玩不已、曰吾雖不及次公寧怖夕死、遂墜朝聞乎。時先生方草十二圖、未畢、忽錦衣着筐籃來徵先生。先生徐曰、吾畫一圖完就逮耳。役人不可遽、以先生去、諸圖象翻播床下。既去、方公更掇拾收藏之、故先生詩曰、筐

監一日臨五門、風雨瞥天雷霆奪。迴顧白雲不可見、經書化蝶皆驚翻。緬想方公食三歎、定謂此書終河漢。蓋是時太學生涂仲吉上書訟先生冤、故徵先生同對北寺也。比至北寺、械鞫四次、且拶且責、毒痛之下、指節纔續、又爲六十四象正、故又詩曰、右手貫鎖左袖書、解鑽寫書尚帶血。會有朱生永明冒難入北寺、爲先生櫛沐。朱生者、紹興諸生

也、薄遊京師、持百錢叩北寺門、將遺仲吉、爲邏者獲奏、遂同繫獄中。朱生入獄、拜先生於床下、請給侍左右。先生既在北司、有二子爲侍、代執爨役、得一意著書、故又詩曰、淹留北寺五月餘、仰鑽亦已粗成書。二十萬言動指節、欲斷不斷形模殊。未幾、復轉西庫、方公喜而索書、故又詩曰、此書方成未一夜、檻扭又過白雲下。方公含喜來叩門、熏盥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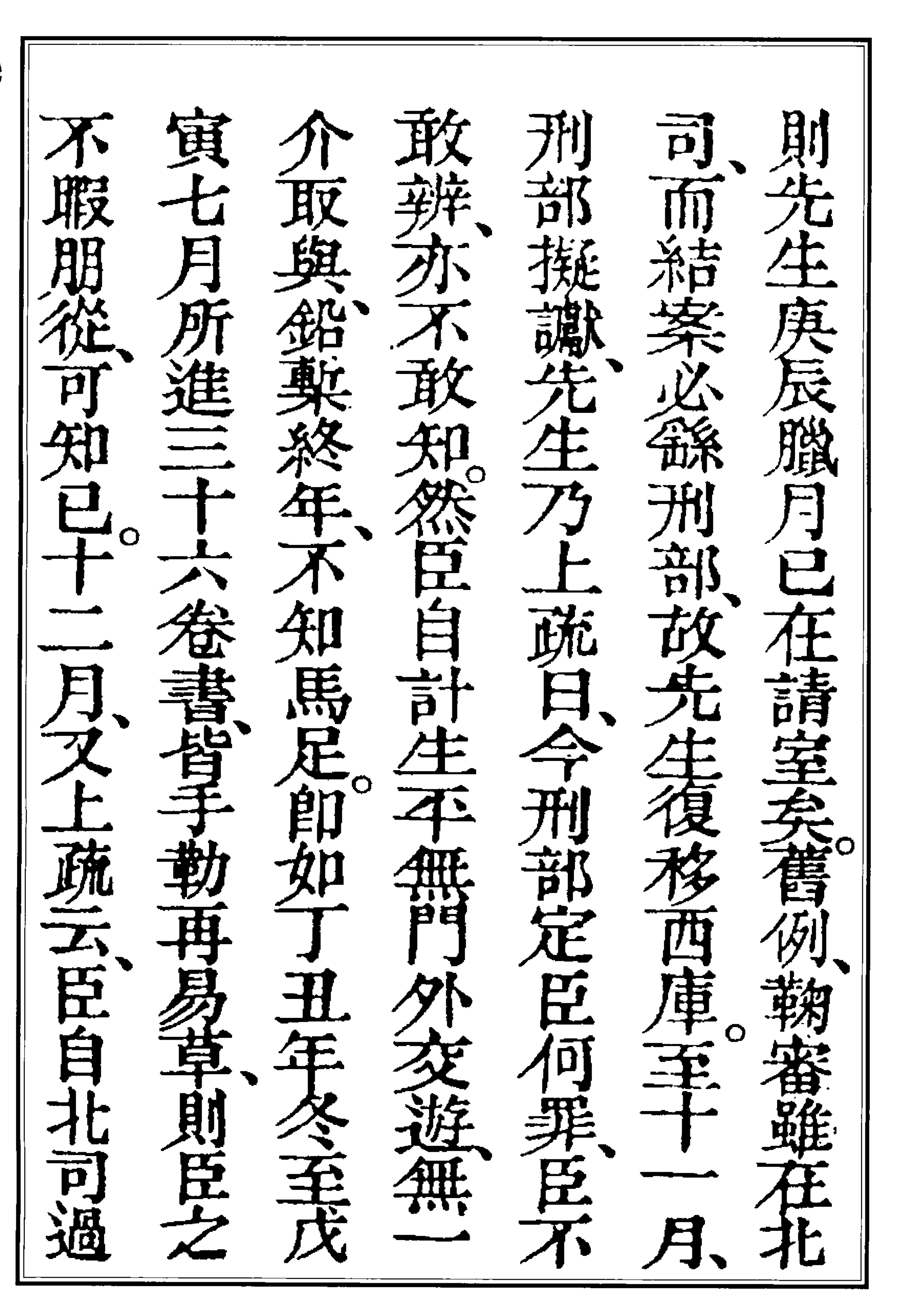
施便欲借。然先生自以九折餘生、意言未愜、不欲邊爲傳播。而諸中貴人竊因朱生以其間購先生筆禮①、故皇上亦於宮中時時見先生所書孝經、指曰沽名。然所以得不死者、亦未必非念其名也。故又詩曰、小臣叩首稱天恩、年來花寺誰能存。已甘垂翼歸地火、何敢開眼談乾坤。蓋有慟于二周諸公畢命之處矣。初、仲吉之上疏救先生也、通政施

公（諱邦曜）駁其疏曰、寬以俟之。仲吉又上、施公又駁曰、存此議論。仲吉猶持上不已、施公召謂之曰、吾與石齋先生交最厚、故不欲以過激償事、若奈何更欲速之乎。仲吉乃復出手疏叅施公、施公遂併二疏封上、而令仲吉自取保質、否則宜在城司候旨。石堂馬公（諱思理）以仲吉名家子、持名紙付司、令灑埽一室與仲吉。而仲吉道遇鄉人爲保質、實未

嘗在司獄也。旨下、杖一百、併究詰同謀指使施公以是落職回家、而馬公則逮付詔獄矣。乃又追論葉公廷秀、復逮至北寺。同日對簿、諸君子纍纍然相望司廷而未能相識。葉公乃前俯而揖、問誰爲黃老先生者。先生却就謂之曰、是其爲葉老先生矣。葉公乃以次鞠身更揖曰、斯當爲解老先生乎。於是相與諦視唏嘘、俱伏堂下聽質。蓋當時牽連

株送幾二十人、故先生詩曰、鷹巢逢落鳳、虎穴見啼麟矣。而堂司乃備拷仲吉所繇指使狀、仲吉受榜掠、無異辭。問何人指使、曰、某隻身萬里、攜孤心以上叩九閽、何容别受他人指使。必欲究所爲指使者、請剖臣肝以獻。語聞、上頗心動、然未肯遽釋先生也。

辛巳、年五十七。按、先生有自西庫過請室逢除夕詩、



則先生庚辰臘月已在請室矣。舊例、鞫審雖在北司、而結案必繇刑部、故先生復移西庫。至十一月、刑部擬讞、先生乃上疏曰、今刑部定臣何罪、臣不敢辨、亦不敢知。然臣自計生平無門外交遊、無一介取與、鉛槧終年、不知馬足。即如丁丑年冬至戊寅七月所進三十六卷書、皆手勒再易草、則臣之不暇朋從、可知已。十二月、又上疏云、臣自北司過

刑部、又一伏臘矣、九鞫四拷、不敢言冤、誠感陛下摧折懲艾之諭、許其自新、別圖報効也。臣生於海隅、輕蹈狂瞽、然自戊寅降謫而外、未有過犯、直以撫臣例薦、萬里遠杖。又以諸臣申救、嚴拷數番、事出意表、非臣所料。惜臣曩昔召對平臺、惶遽之餘、進不擇言、拊心何極。然至於撫賊和戎之說、遺禍蒼生、罣誤大計、臣猶自悔知之不盡、言之無力也。



臣逋籍二十載、歷俸未三年、今垂老髀消、與囚對泣、即欲洗骨滌髓、纂書自贖、誰肯信者。幸以螻蟻餘魂、及聞寬大之恩、蟄蟲俯草、欣欣更生、惟聖主仁憫、再加宥焉。是月、謫戍辰陽、而解公葉公馬公與涂仲吉亦各分戍於閩於楚於辰州。

壬午、年五十八。春二月、出京、將適楚、取道復至大滌。

按、先生大滌三記云、予以解網至白下、買舟將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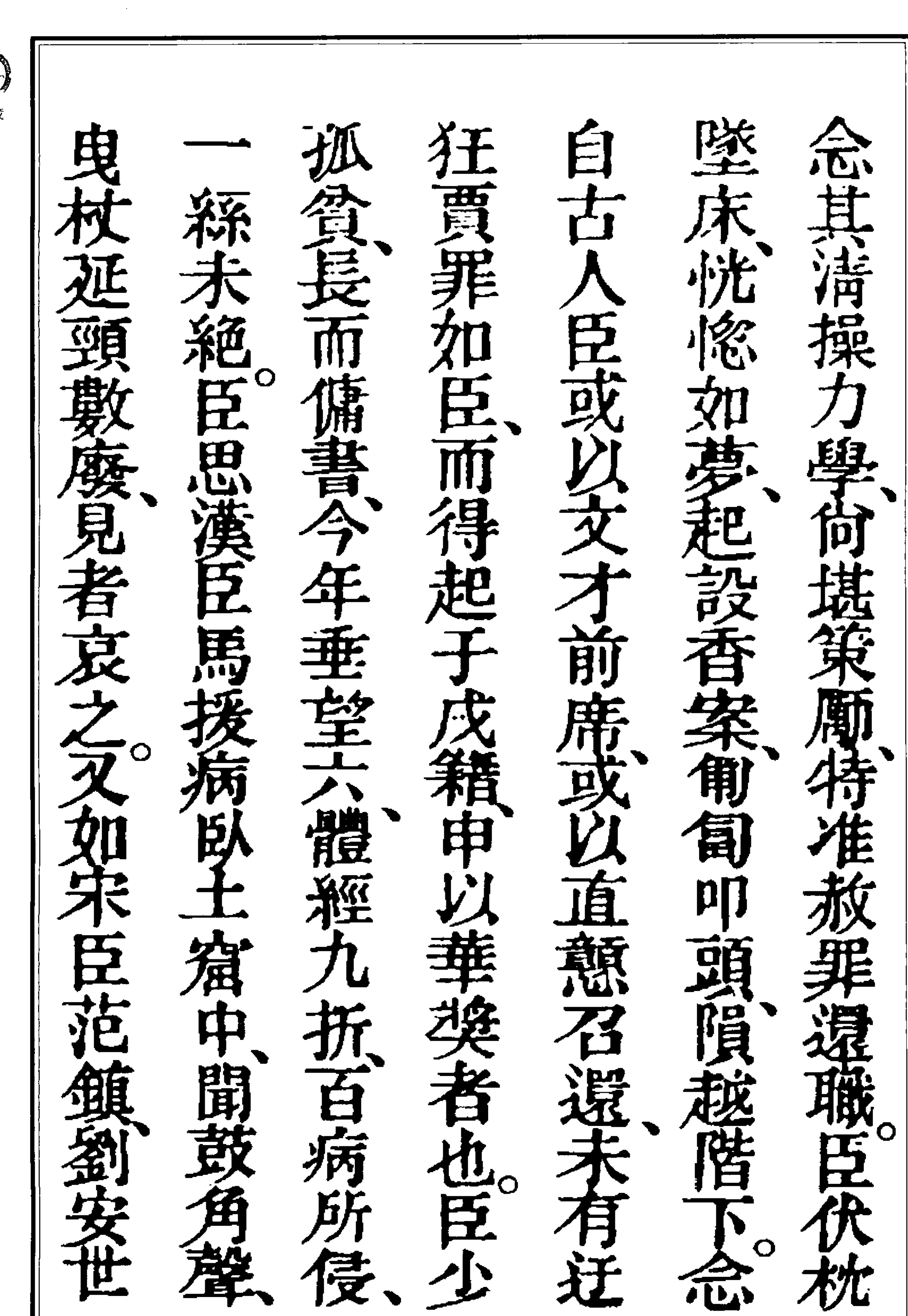
長沙、值江北告警、桐莞騷然。又每倚枕聽明詔、多寬大之音、得徘徊容與、與波相上下。念此暮年、筋屢垂絕、浸近崦嵫、何期復至大滌、與親朋談話論諸旅客長年、咸云南出臨安、涉富春、泝信州、從貴溪西流下臨袁、不二千里可至長沙、省諸波濤風鶴之險。嗚呼、余如擇地避險者、亦豈遂至此乎。四月十五日、至西浴。二十五日、與錢去非等入禹航、②

儼青山船入九鎖溪、鶴語堂舍依然未墜、而修篁抽篠、蔭舊亦長矣。又兩日諸友先後至、剖析鵞鹿疑義、稍稍與子靜開滌、諸友亦欣然無異。漸復汎濫易、詩、書、禮、樂、新故異同之致、不能不與元晦牴牾、而元晦醇邃矣。拾級循牆、可至堂室、高者不造頂無歸、深者不眩崕驚墜、由其道百世無弊、則必元晦也。又云、周濂溪欲營溢江、結廬其下。既而不

果、謂潘興嗣曰、三十年讀書、亦欲一濟蒼生、行其所學。如果不遂、與子盤桓論道、未爲晚耳。嗚呼、司命在天、著心便誤、有待而營、何者不晚。華嶽、嵩少俱爲豺狼之區、而大滌僅存數椽、與朱李木主相對。僕又當西行、採蘭佩茝、賈楊以爲顔閔、具宋以爲游、夏。不知五百年後、誰復念此山如吾之於朱、李者。六月、至九江西林寺。病瘧初瘳、亟覓紙筆、取

易象正更定之曰。及吾在、不定此本、後世誰復定之者。蓋是書雖成于西庫、然先生每言及、輒有示僕見嗌之恨。料理三十餘日、將有次第、而璟報適至。先生猶以是書未完、留滯江渚。已乃操小舠入蘆葦中、攜僕被、穿關至江口、乃以完本付陳彦升、而發疏謝病。其辭曰、臣自去歲臘月解綱以來、槩於今歲仲春束裝就伍。自揣殘年、無可報主、得子

孫永世禦魑魅、保烟嵐足矣。酸楚間關、躑躅載道、至六月始抵九江、西望辰陽、尚三千里。江楚間民以癘下爲微疴、瘧痁爲小恙、而臣以摧殘老病之軀、當之癘瘧頻仍、動數十日、遂至委頓、無復生理。中夜揮涕、謂臣廬墓十餘年、乃不死於北寺、而死於江楚、命也。栖遲數月、痊可無期、伏枕蕭寺、人跡盡絶。不圖十月朔日、有人從留都來、傳接出聖諭、



念其清操力學、向堪策勵、特准赦罪還職。臣伏枕墜床、恍惚如夢、起設香案、匍匐叩頭、隕越階下。念自古人臣或以文才前席、或以直戇召還、未有迂狂賈罪如臣、而得起于戍籍中以華奬者也。臣少孤貧、長而傭書、今年垂望六、體經九折、百病所侵、一絲未絕。臣思漢臣馬援病臥土窟中、聞鼓角聲、曳杖延頸數廢、見者哀之。又如宋臣范鎮、劉安世

屬纊之時、猶以天下爲念。今臣未卽死、而委頓如此、智不如葵、忠不如曝、自古儒臣亦豈有甯蜀而就鴞行、扶攜以酬馬骨者乎。臣幸逢盛世、遭明主、脱離罪罟、下就邱墓、繫壤③偷陰、餘息幾何。惟願陛下力行仁義、使流氛早靖、宗社奠安、臣雖朝夕溘就草露、猶與九原父母銜結無窮。還至留都、聞解學龍、葉廷秀等未蒙寬宥、復上疏云、臣甫離盆𥁞、



不敢遽有籲呼。然廷秀病極、學龍垂老、皆以日爲歲、度日如年。陛下既以特旨赦臣、乞以特恩再沛恩澤、悉赦諸坐臣株連者。疏上、已別有旨赦免、先生亦以是月促裝回家。有附告朱李二先生文云、某以解網、得乞骸還山、欲再入大滌講論。而先是夏五、盤桓講舍已三十餘日、策訪歸雲、杖折墜崖、髀爲重創、不復能臨眺如常時。即當歸設特羊、誓

誠先隴、還酬里鼓、以報鄉人、示膚髮之不傷、告光域之未絶也。何義光送不肖至桐君山、謹附數行告兩先生、並不使桐老嚴陵訾吾濡滯也。

校記

①筆禮：當作「筆札」，見前洪思編《洪子年譜》壬申年條、庚辰年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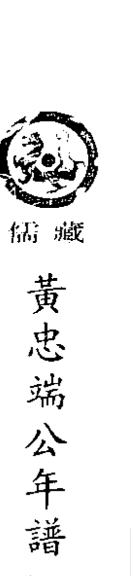
②沂：當作「泝」，見右引書壬午年條。

③繫壞：當作「擊壞」，見右引書壬午年條。

黃忠端公年譜卷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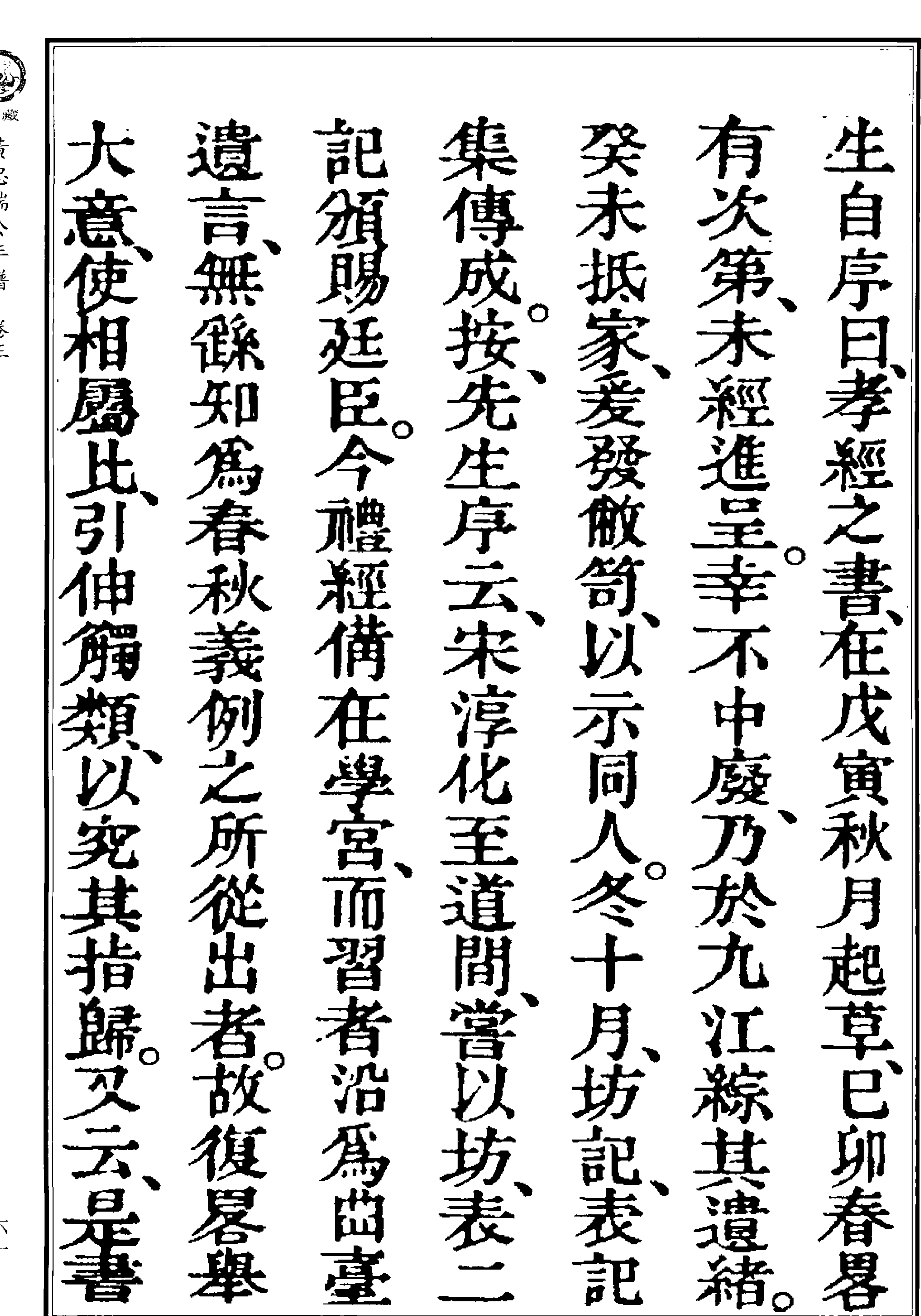
受業莊起儔 編
後學蔡世遠 校

癸未、年五十九。居北山。春三月、先生挈舟至蓬萊峽、將營講堂其間、有詩曰、但使同心人、共蹴鴻濛髓。指顧六合間、一一平如砥。竹醉前一日、復同諸子汎舟於此。按、先生記云、鄴侯山即漳艮嶽之陰、北



溪迸流、長橋東之、領、谺多奇、蓋蛟龍出没、風濤崩激、砂土已汰、石骨總出。舊稱蓬萊峽、里人名之曰石仙。石仙者、指其蜕峙林立、飄然若登者也。石仙十五六輩、褰裳欲渡、簇而告語、皆昂藏百餘尺、植劍柱笏、以隊相命。計諸丈未出山時、皆卷覆其下、不勝風雨。稍出戶庭、高聽一動、遂見破綻。令呼諸丈稍納足、復還故處、則猶然混沌也。嗚呼、信混沌、

吾安能從汝遊乎。予以癸未抵里、五月十日實始啟疆。乃扶節上下、點定其處、令諸友得命意匠焉。未幾、復還北山守墓。秋八月朔、孝經集傳成。是日、先生同諸弟子就北山草廬具章服、北面望闕五拜三稽首。又向青原大老師墓前四拜再稽首。乃於堂中特祀管、（夷吾。）諸葛、（武侯。）吳、（季子。）李、（鄴侯。）四先生前、再拜起立、置書案上。諸弟子各四拜受、卒業焉。拔、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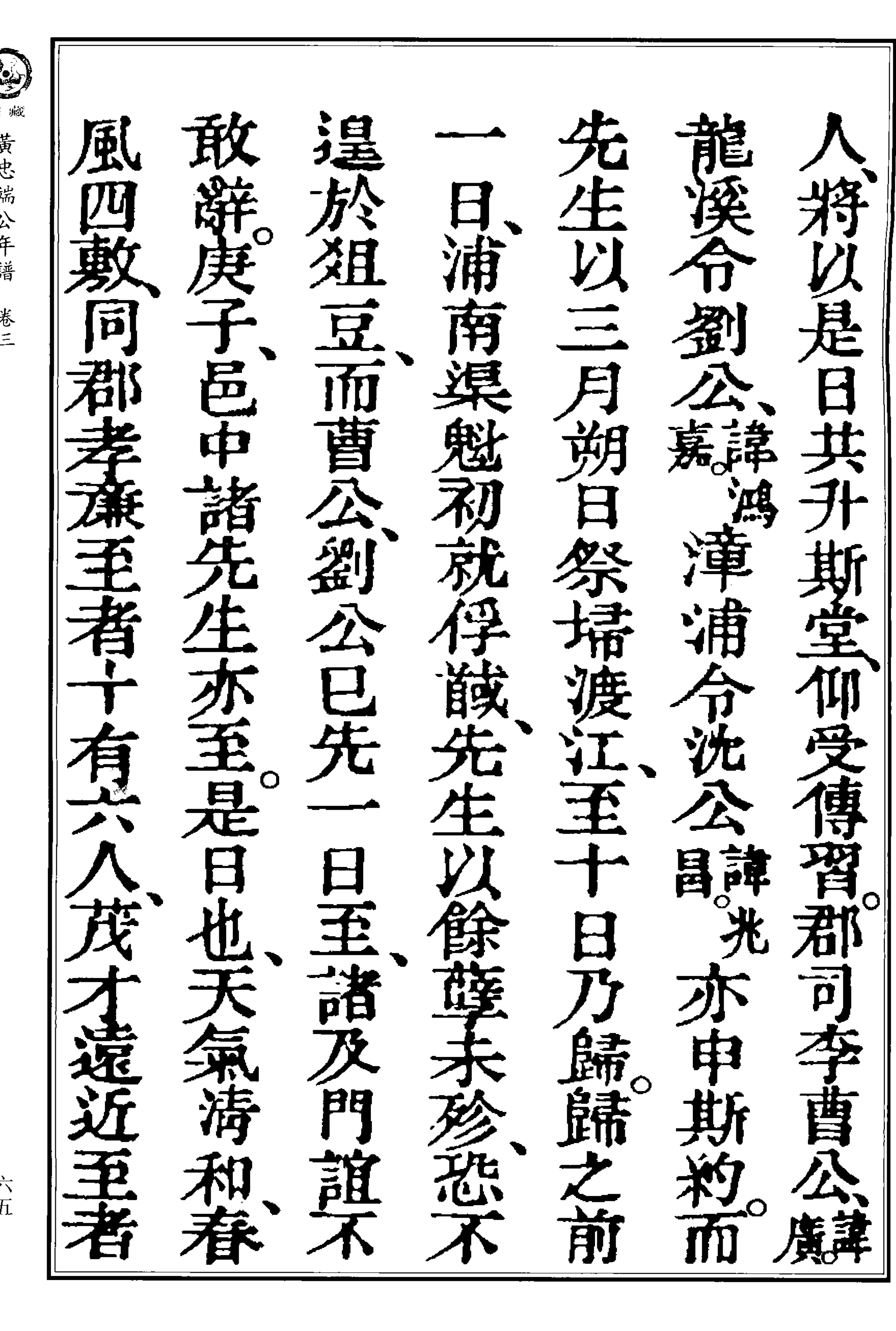
生自序曰、孝經之書、在戊寅秋月起草、巳卯春暑有次第、未經進呈。幸不中廢、乃於九江綜其遺緒。癸未抵家、爰發敝笥、以示同人。冬十月、坊記表記集傳成。按先生序云、宋淳化至道間、嘗以坊表二記頒賜廷臣。今禮經備在學宮、而習者沿爲幽臺遺言、無繇知爲春秋義例之所從出者。故復畧舉大意、使相屬比、引伸觸類、以究其指歸。又云、是書

起草於己卯之春、中間危疢、成於癸未之秋、末及進呈、統俟賢達訓討删定、庶無乖戾焉。臘月、出江東、登逃雨巖、墜崖、即事賦詩八章、因名崖曰捨身崖、又曰鳥道不絶風雲逼。

甲申、年六十。春正月、有在山乞致仕疏、略云、臣稟受窮奇、沉痾自頓。臣鄉又當寇擾、臣托身墓下、寄命松楸、一月數驚、未有動理。臘月、臣始決意出山、離

墓下，至江東，已百四十里。諸生相持，登高臨遠，臣失足顛隕層崖二十餘丈，適墜石灰中，頂踵幸全，而左腕右足困於庸醫，幾成廢疾，嗟哉命也。臣生逢盛時，位登華胄。進多狂瞽，則有斧鑕之虞；退可棲遲，又有溝壑之患。臣死於溝壑，伏於斧鑕，則重傷明主之心。斧鑕得生，溝壑不死，又莫塞孤臣之願。所謂者持身不審，寡過未能，德薄則不佑於鬼

神、數奇則取憎於造物。雖復招以弓旌、寵以綸綍、徒足生其災眚、覆其消受也。惟冀皇上擴覆載之仁、既以特恩全臣於溝壑之中①、臣茹草飯糗、與稚子里婦播天舞地、誦德無極。臣力疾具疏。先生既以廬墓北山、而浦東舊居日就荒圮、浦諸弟子因請搆爲講舍、所謂明誠堂也。時春三月庚子、明誠堂落成、門人張天維、林翰中等爰先三旬致脩同


人、將以是日共升斯堂、仰受傳習。郡司李曹公、諱廣。龍溪令劉公、諱鴻嘉。漳浦令沈公諱光昌。亦中斯約。而先生以三月朔日祭埽渡江、至十日乃歸。歸之前一日、浦南渠魁初就俘馘、先生以餘孽未殄、恐不遑於俎豆、而曹公、劉公已先一日至、諸及門誼不敢辭。庚子、邑中諸先生亦至。是日也、天氣淸和、春風四敷、同郡孝廉至者十有六人、茂才遠近至者

八十一人、觀者盖堵牆焉。先生謁先聖先賢畢、乃請公祖父母曰、子弟之不肖、瘡痍之未起、賴豈弟樂只之拾其文德也、以獲寧宇、敢不再拜。請公祖父母西嚮、請諸先生曰、以宗祐之靈、蒼生之福、得從俎豆、以趨下風、敢不再拜。交拜畢、乃共更請先生。先生曰、業從諸老先生之後矣、敢辭。諸先生不可、亦皆再拜、環揖而入。先生數長者之席、及諸經

論聽問之坐、稍後懸問鐘磬琴瑟各一。坐定、講史振聲讀誓誠、凡七條畢、乃講書、以東西問答相起也。問、今日明誠二字、的從中庸裡來、可是爲良知主敬者下鍼藥。曰、良知主敬、只是明誠註子。從誠生明是良知、從明歸誠是主敬。先後賢初無兩路、亦自不用鍼藥。問、明誠雖有天人之分、畢竟只是一物。若看爲兩物、則金自不柔、木自不剛、火自不

凉，水自不熱。」卽有氣質，如何變化得來？」記曰：「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品物化生。」一塊大地，風霆出入，初無土石之隔，豈性命存於形色之中，能有形色之礙耶？」曰：「天道，人道，是人生而上不須說，只說一事一物，先明得過，後信得過。譬如一鏡，先要刮垢磨光，然後隨形映物，尚要刮垢磨光。切莫道鏡卽是光，光卽是鏡也。」問：「思誠明善，憤樂循環，



決不在愛敬義利笑夢中閒忙討消息，又不在覩聞斷絶牆枯壁立處苦作工夫，畢竟如何。曰聖人言誠要與天地合德，言明要與日月合明，此理實是探討不得。周公於此仰思，顔回於此竭才，雖道仲尼撒手拾得，聖人於此都有一番嘔心默體工夫，難爲大家誦説耳。做聖賢人不喫便飯，問明明天上亦有日月星辰，白白江中亦有波瀾島嶼，孔

子生在東魯、再不說蜃氣樓臺。周公治於天中、亦不辨晷影長短、只緣他見明、所以信得過。亦緣信過、所以見得明。如憑空心硬說知貫、猶望海際云與天通、泛槎十年、終不到牛女之下也。看來至道待人只是箇禮、禮自廣大精微、高明中庸、新故相生、敦崇遞起。知者百世、不知牆面。周公仰思、仲尼發憤、皆爲此物。留與後人、一再叅觀。曰、禮樂只是

中和、致中謂禮、致和謂樂。易說大壯以非禮弗履、說豫以作樂崇德、兩卦皆震②。也天地作用震爲大、人身作用怒爲大。風雨皆生於雷、哀樂皆生於怒。雷從逆出、比於禮。雷從順出、比於樂。怒從逆出、禮以止之。怒從順出、樂以平之。故先王爲禮樂以導中和、天地性情、居然可見。地雷曰復、天雷曰无妄。雷地曰豫、雷天曰大壯。禮樂中和、於是見像、而誠

明之義亦盡於此。講畢、請諸長者教誨乞言、先生曰、日中矣、勿多溷長者爲。乃召爨人爲食次、每席八簋、各視主者以定其客。先生親饋祭酒畢、乃就主人之位。酒初巡、歌者歌匏葉之詩、先生出致辭曰、以長者之盛德訓誨諸子弟、又無以獻也、敢以匏葉先於兔首。諸賓客謝過當也、就坐、酒六巡、歌出車之末二章。先生出獻曹公曰、以此春日、執訊

獲醜、雖有飛鴞、食椹變音、況倉庚乎。乃皆再拜。又歌六月之卒章。先生又獻曰、雖無孝友之朋、願分燕喜之慶。曹公曰、吉甫何當、張仲爲名矣。又皆再拜、乃退就坐、歌者歌南山之全篇。先生出獻劉公及洸公曰、以父母之光邦家也、以父母之德音也、南山紀壽、何足多乎。乃皆再拜、卒爵、磬作、就坐、歌菁莪之四章。酒七巡、又歌隰桑之四章、及黍苗之

五章。贊者曰、賓主交相獻也。先生乃出、獻公祖父母曰、今日喜見君子也。小人之於君子、猶黍苗之於陰雨、飲德而已、何報之有。乃皆再拜。先生又獻諸老先生曰、以往者之不慎、懼于告災、爲諸先生憂。今幸既見、菁莪隰桑、不是過也、願終教誨之。諸先生亦再拜曰、原隰將平、泉流將清、王心將寧、保艾興曰、未有艾也。於是揖而飲、酬酢三反、乃復位。

酒再巡，講監立於縣閒之左，誦抑戒之七章。講史立於縣右，誦賓筵之卒章。於是磬作，賓起，金奏，主人及諸友皆出，肅賓於道左，長少先後，禮儀笑語無有違者。蓋自寧武、叔豹、韓厥、趙孟、子産、大叔而下，踰三千年未有與於此者矣。先是去歲王春，盜賊四起，諸弟子勸先生入就郡邑，先生以廬舍松楸，無復遠理。諸避難廡下者，又望北山爲歸。先生

以是偃臥、諸暴子亦相戒去三十里之外也。今春賊又大起、洶洶如前、先生又以懸崖折屐歸、衆愈益懼。先生曰、無畏、吾病百日瘥耳、蒼生與吾等病也。於是三月、諸賊又敗。或問先生何以知之、先生曰、吾得還浦、修一日之禮樂、則亦天也。天與吾禮樂、則不與吾干戈。吾之與浦、豈有二天哉。諸弟子亦藉是自信也、曰、凡是黎獻、皆遊於先生之天。先

生謝不敢曰、吾過矣、吾過矣。夏五月三日、先生以盛暑避跡於江東之鄰園、持襆被一具、脫粟四斗、枯魚鰕三五觔、束脯數片、擬作十日住蓬萊峰。居民以天中令節、值先生在江滸、集十餘船在水、嬉者三日。而中丞張公諱肯堂。既平漳冦奏凱、以書約過鄰園作一日談話、於是諸弟子至者凡五十三人。先一日、作張公奏凱序及詩、乃以九日會於三

近堂。三近堂者、先生之讌居也、時以南講舍未就、因集此堂爲初嘗焉。諸弟子迎張公入謁先聖先賢畢、乃於三近堂當中祖道。先生持尊至前、命讀祝辭曰、天贊張公、削平漳寇。黎民既安、克善厥後。懋德崇功、百禄是受。凡我明神、悉保護之。讀畢、再拜、各就坐。弟子講書畢、執籩豆陳饋八簋、尊質豹也。酒七巡、歌先生奏凱贈言一闋。賓出拜、致辭曰、

吉甫作誦，穆如清風。凉德何修，獲此拱璧。先生舉觴賀曰：用如不疑，功如不居。禹鼎倕鐘，湛以詩書。覆舉卑辭，爲公慶頌。交再拜，復就坐。於是賓主舉醻者三，諸弟子以五爲行，皆出旅勸以燕賓。先生呼名而品敘之，張公亦賞吾海邦之多君子也。先生揖張公，進於石翁講臺，佇立以收諸勝而還，遂別。次日，郡司李曹公重證講約，是爲鄴山次會。諸

弟子維舟浙江，尚未解去，得効駿奔，皆如故儀。因郎三近堂講仲尼好學、周公力行、伊尹知耻，因三聖作三近堂，抽繹酬酢、成禮而退。曹公復以書再申十問，詳大易剛柔磨盪之旨，語皆玄邃，不能盡録也。越十餘日，而燕都三月十九日之變至，先生乃率諸弟子爲位於鄴園，祖髮而哭者三日。計大明之歷，自洪武戊申迄崇禎甲申二百七十五年，

從河圖之數，爲稼穡末際，同歷西周，先生于機象之書已詳之，故曰，使詩書無徵，則卜洛無過矣。然猶以造命之權懸於君相，諸臣泄泄，遂致悞國。故當乙酉之春，覆命前事，而深慨欵議之不足恃也。嘗有疏曰，去歲三月，賊至真保，諸臣猶偃然不敢召兵，以謂堅壁清野，可坐却敵，紅旗摧戰，爲覆轍怪事，四方援師，伏床不上。及賊至城下，猶使中貴

人講欵、息以開門延寇、招此禍凶也。令當其時有李綱、种師道一二輩經營城守、持三五日以俟三協、宣雲之師、亦豈遂崩裂至此哉。蓋自朝議以欵餌邊、又思以撫餌賊、至于兩局俱敗、重臣自裁。先生聞之、愀然曰、毒瘡雖去、元氣削矣。蓋先生終以刻深少恩非國之福、又况西庫請室搢紳因斃恒百數十人乎。不能不還惻夫文網之密也。故有詩

曰、前車既覆後車看、後人又發前人嘆。火雲燒天海水竭、龍虎自嗷玄黄血。揷刀入山不可拔、空使壯士嗔唏、鬢哀。惻聲慘、彼慟哭矣。嗟乎、君死社稷、臣死君上、正也。七尺可用、君子用之、况位隆鉉耳乎。故又詩曰、多寶閣前掩畫卷、偃月堂頭賦紈扇。蟋蟀開籠不敢啼、丞相抱頭藏雞棲。蓋深惡夫台輔而不死者矣。主已不自死、人且死之、甚有求死

不得者、故又詩曰、丞相何爲朝不餐、短衣露裸稱饑寒。雨卒夾草銜木丸、悔不剖腹納龍肝。于是乃嘆倪施諸公從君以死之爲得其正也、然而未數數矣、故又詩曰、世間幾箇爲君死、卞壼嵇紹李若水。又明朝頓有六十人、水城雪書行青春。年少諸生何足論、眼光白晝開青燐。又按先生與友人書云、蟄處天末、無殊聾瞶。五月二十七日、乃聞神州

陸沉、鼎湖戰血。此自臣子奸回，陷我君父，剖肝瀉髓，莫贖其辜。故于六月三日追悼時事，瀝爲詩章，舐血嚼齒，語肩世道，非徒山哀浦思，悽焉引歎矣。然前此五月十五日，南都諸臣已擁立福王之子，諱由崧，即皇帝位，以明年乙酉爲弘光元年。是時，馬士英爲首輔，因時望會推先生爲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先生聞報，乃于夏六月二十

有二日遣義男具疏云、臣以去臘墜崖乞休、不獲從諸臣號弓鼎湖、有靦視息、無地自容。誠欲亟請靈武、則荒蹇難前、欲起義雍邸、則家徒四壁。竊意今日之事、類多伏莽、不設重臣、不能復馭。蓋以南都定鼎、則福建江右皆爲首藩。江右之有虔鎮、南攜肇廣、西揭汀漳、有事則合三省之師、不十日出於鄱陽之外。福建之有浦城、建陽、東連温處、北距

玉鉛、水陸所奏、在於衢州。衢之北、處鎮雖爲差弱、建瓴之勢、處衢相等、有事則合三省之師、亦不十日出於錢塘之外。誠以嶺南之餉濟處鎮、以嶺東之餉濟福省、以兩省之事權分注贛州、衢州、則臂指之形成、藩屏之義固矣。疏上、未能見之施行也。有司以朝命敦趣就道、而鄴山書舍成。秋九月朔日丙戌、同人涓吉於鄴園講習。爰先二日、先生率

諸弟子告三堂之成于司土、其祝曰、維爾大樸已琱其質。爾尚葆琱、使樸不失。深谷高陵、世久欲變。爾尚不變、有畔有岸。亦有舊田、亦有新畬。一曲豚蹄、酒籌滿車。往來行人、各安其家。桃杏李梅、秋實春華。饑而育風、勿生咨嗟。何以報爾、蔬食羹瓜。越玆朔之黎明、諸子弟從先生就祠堂之內、安列聖先師、遂釋奠焉、堂曰與善。次迎郡祀主出外、堂曰

高景。致晦翁、道卿之位。從以尋溟、剩夫、梅雪、白石、鶴峯、仲先諸先生。牲糈告具。先生盥薦、辭③曰。念茲桑梓、爲紫陽過化之邦、瞻此雲泉、亦德星共聚之地。百里内有賢人十步間多芳草。先覺之覺後覺、文既在茲、見知之知聞知、道如有待。况斯樂山樂水之致、共爲分仁分知之宗。爰集十一先生、仝堂而修盥薦。何圖五百餘歲、應運以致威祥。後海先

河、粗陳俎豆、師梧友嶽、并藉蘋蘩。倘岸谷未更、千秋猶爲覿面。郎京原可作、半榻或與明心。主人黄某不勝瞻仰之至。奠已、諸公祖父母、學師長及諸鄉先生踵接而至、如禮謁先聖先儒畢、乃至講舍、序位交拜畢、諸弟子肅班行禮、膝相踐也。遂鳴鼓升樂、性堂先生敷衆賓坐、次第揖序之、衆賓率諸子弟請先生就臯比於堂上。先生固辭、乃就主人



下位。庭前觀者如圜橋從邁、無大小肅如也。講監唱誓戒及弟子職已、乃講書、例如明誠問答相起。問、今日樂性堂中講論、不過說此中自有樂地。假如天地崩頹、生民塗炭、此時一身而外、全不得力、仁義禮智亦無消歸、不知所樂安在。曰、論命則有憂有樂、論性則無加無損。又能盡性、則仁義禮智是我本心、天下四海是我面背。學問事業、皆自本

根本色做出、發既不存、樂亦何有。縱令天地崩隤、生民塗炭、猶吾身已有時毀壞、爪甲皮髮有時損折、吾此性上白地明光、初無毀壞損折也。問、孔門論仁、大要是有體有用、中心粹白耳。陳文子子文心不粹白、故說不得仁。管仲雖未粹白、却有體有用。有體者常生、有用者常不死。水火以有體常生、以有用常不死。故曰、民之於仁、甚於水火。人只爲

怕死、做致不仁、已做不仁、便無生理。有子說本立道生、分明是有體有用、不在面背塗抹。曰、既說有體有用、少不得是仁義禮智以爲心根、天下四海以爲面背。夫子與顏子克復、便說天下歸仁。管仲匡合、雖器量不大、已熠管得四五分。今人看王導、謝安已在天半、如何敢小管仲。但如求赤、女子、子文之徒、亦各有數分體用、只是充擴不開、如些小

水火、不死不生、灼灼涓涓、終不能與日星河漢同行天上。人生精神要知河漢日星、與天地共轉、只爲人習小於身、遂使身小於天地。管仲行年七十、不爲長大。顔子行年三十、不爲天小。禹、稷做一代宗祖、細於路人。仲尼做樹下先生、尊於天地。此處看破、纔有克復源頭、不然、劈頭便做禹、稷、亦是晉面工夫、何況管、樂、王、謝之輩。問蜀漢一武侯、保有

四十年餘焰。竟將不如窠相、已是應驗舊方、只是甘草與烏頭同咽不下耳。王允不召董卓、豈有曹陽之辱。庾亮不召蘇峻、豈有石頭之禍。看來不義不成爲仁、無禮不得爲智。以此空說知人愛人、不如且放智仁、談樂山樂水去也。曰、仁義禮智、總亦同根。凡國家鼎革之際、士民紳弁政要、探討此項消息。仲尼一部春秋、主意是勤王討賊復仇、串包

爵乞師秦庭、千古苦心、春秋不載其事。臧孫紇乞師於楚、代齊取邑、仲尼以爲要君。當路君子平居不能安民定志、臨變不能逆折姦萌、雖有常山之蛇、成何首尾。就使貔貅成羣、終作犧牲、不得。譬如齊襄復九世之讐、不保其身。蓑弘支已傾之天、徒碧其血。發憤一番、亦無用耳。如要實落三種事、只須牢靠四根心。若四字不明、即做成掀揭事業、亦

無樂處。凡作人須於孔、孟門首整頓衣冠、切莫向桓、文部下提刀弄戟。要大家仔細相量也。講畢、磬三聲、各陳講義而退。乃命饗人以肆筵席、合四十有七席、先生每席親饋而致其齒長、乃就主人之位。酒五巡、歌者歌小宛四章、繼歌沔水之篇。先生出獻諸公祖曰、越在草莽、狎於鷗盟、忽覩耆舊龍光、有慚匏葉兔首。乃歌小宛邁征、沔水憂讒、得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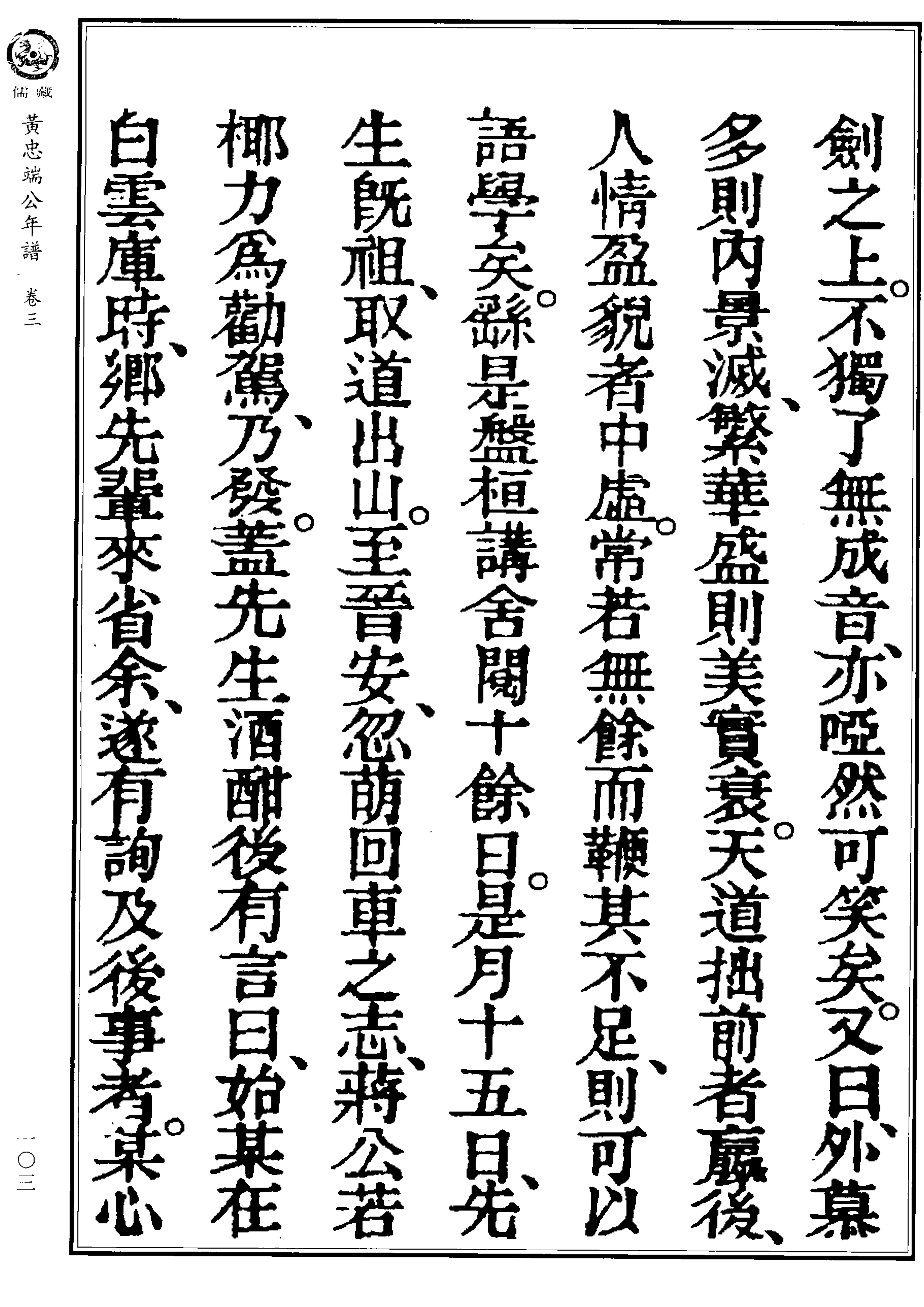
過乎。賓拜謝曰、乾坤改革、夙夜靡遑、無忝乃所生、念亂以風有位、敬聞先生之教也。獻酬畢、乃就坐。酒七巡、歌下泉及鶴鳴。先生出獻諸父母曰、下泉替而思其隆、所以貴父母孔邇也。攻玉惜而知其美、能無云德音不瑕乎。敢祈秉斗、以詠濯罍。諸賓拜謝曰、黍苗粒我、烝民在先生飲之食之。嗚臬烝我髦士、自先生教之誨之。徒有斯罄、是可恥也、

安得絃歌遂其莞然。於是獻酬如前、復就坐、酒九巡、歌車攻之篇、又繼歌吉日以亂焉。先生出獻衆賓、致辭曰、周宣之車攻、吉日備而無患、維今之同仇敵愾、奮於有心。夷吾一匡、豈曰馬上得之。傳說三命、愈知師古力也。敢爲諸公頌。諸賓復謝曰、大成之虛、初終、天子之燕左右、初不在太平務飾、而在人人格心也。舉觴、交再拜。先生洗爵亞獻諸先

生、亦致辭曰、明興歷合成周、德逾建武。臥東山而起者、君父義重華嵩。肩神州之沈者、詩書力維桑梓。後天下之樂有先知覺、先子弟之樂有賢父兄。諸先生亦交再拜、謝曰、獲覩講席方新、正值光華復旦、人心之有禮義干櫓、猶大阜之有車馬蒐獮也。想望太平、先生爲兆。日者安蒲既戒、以慰蒼生、覆幬無偏、同依絳帳。吾鄉幸甚、天下幸甚。於是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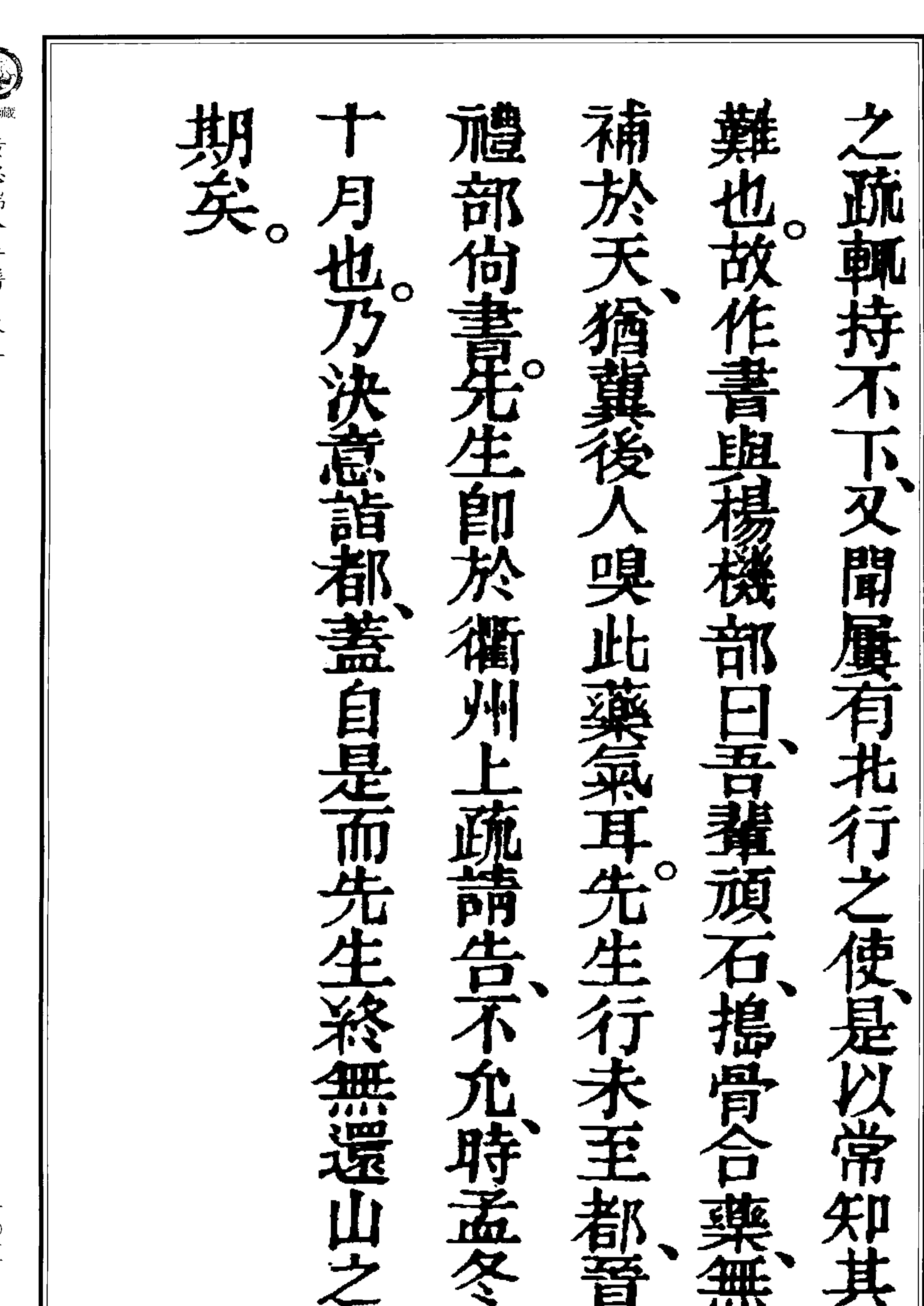
賓酬酢皆三反焉。酒再巡、告終筵、誦抑戒及賓筵如常儀、以底厥事。是月也、秋空明迥、江水漪瀾、計與新鄭山大會者、公祖父母八人、學師長四人、搢紳先生十五人、孝廉二十四人、茂才二百三十二人、及先生之長公子麑、次公子麐與遜家懿戚二十一人、總凡三百八十四人④、其諸僕役侍從、舟楫車馬膳饔之數不與焉。次日、先生同諸子登黃龍

洞、用朱敘方來、群賢畢集爲韻、以志依永。維是先生將趨宣室、暫輟講筵、讀書之窩方成、提命之鐸乍遠、得無山谿易塞、蒙者桑求。先生於是留數歲於山中云。其一箴曰、見可喜不羡、其內多訣。聞可駭不驚、其中有氐。是以遇市拾帷者、不流眄於麗觀。中夜整冠者、不失聲於雷斧。又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冠裳佩玉、常有摶開之心、猶擊五絃于刀



劍之上。不獨了無成音、亦啞然可笑矣。又曰、外慕多則內景滅、繁華盛則美實衰。天道拙前者贏後、人情盈貌者中虛。常若無餘而轍其不足、則可以語學矣。孫昇盤桓講舍閱十餘日。是月十五日、先生既祖、取道出山。至晉安、忽萌回車之志、蔣公若椰力爲勸駕、乃發。蓋先生酒酣後有言曰、始某在白雲庫時、鄉先輩來省余、遂有詢及後事者。某心

知其故、而意殊不然也。憶某數十年前、常夢身爲宰輔、至南都、忽見逼迫、令草詔。某流涕號慟、擲筆不肯草、遂折其兩臂。繇此言之、白雲庫豈能死余哉。方言此時、天下猶金甌如故、未幾、而乾坤半壁矣。先生又以爲臣子造孽貽禍至此、苟能渙然寤旦、與新君更始、則江左夷吾、何殊中原管葛。若復怙勢爭權、蒙面屈膝、天下事尚可爲哉。然而所上



之疏輒持不下、又聞屢有北行之使、是以常知其難也。故作書與楊機部曰、吾輩頑石、搗骨合藥、無補於天、猶冀後人嗅此藥氣耳。先生行未至都、晉禮部尚書。先生即於衢州上疏請告、不允、時孟冬十月也。乃決意詣都、蓋自是而先生終無還山之期矣。

校記

①既以特恩：前洪思編《黄子年譜》甲甲年條作：「既以特恩起臣於斧鑕之下，再以特恩全臣於溝壑之中」，較此譜多一句。

②雷：當作「雷」，見右引書甲申年條及本譜下文所述。又後文「雷爲大」之「雷」同。

③「辭」上，右引書甲申年條有「致」字，當補。

④三百八十四：按上文述各類人總計爲三百零四人，計數疑有誤。右引書甲申年條有「茂才三百三十二人」，其數亦不合。

黃忠端公年譜卷四

受業莊起儔　編
後學蔡世遠　校

弘光元年乙酉、年六十一。春正月、入都。先生見用事諸臣、措置乖方、不欲久厠朝班、即於二月二十三日、疏請齎勅祭禹陵。比抵會稽、致齋七日。夏四月庚申、至禹廟行禮。祀事既竣、復具疏乞歸。初、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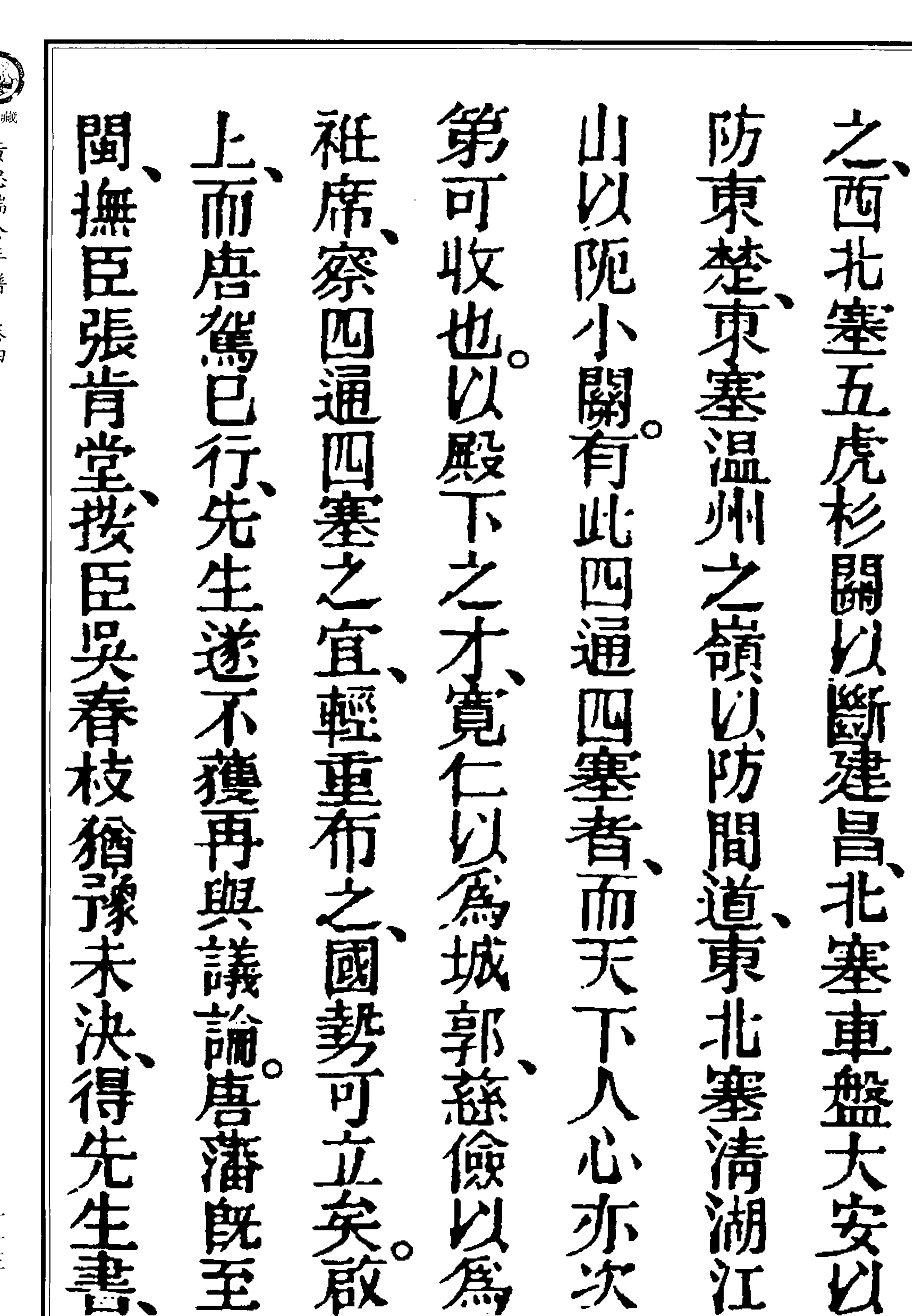
出都、將至天寧州、爲風驅回、泊龍江灣、不得發。時春三月一日也、夜夢高皇帝淒然謂曰、卿竟捨我去也。先生對曰、朝廷舍臣、非臣舍朝廷。寤而惆悵、以是雖乞歸、猶徘徊江渚、未忍遽去。及至夏五月十五日、聞大駕播遷、皇太后至臨安、與駕相失、而首輔馬士英擁兵西湖、士民詰問、則曰聖駕在靖南軍中。先生乃上奏太后、請趣馬士英統黔兵至

黃得功軍輔翼聖駕。又請速召金華江右兵及閩中潰兵、令立功自贖、不宜拘守舊說、遏阻義旅。又草請檄及諭數千百言、娓娓不已、無非爲高皇帝致此區區也。乃先生疏請雖切、而太后懿旨闃然無聞。潞藩在浙省、已稱監國、先生再具啟勸進及上監國事宜、凡七條、指事繫日所旅行、不容遲緩者。又皆持未下。時爲夏六月之十日、是日、潞藩賜

先生食、命李進、高起潛、孫元德二內侍爲陪、而元德脫巾狎坐、起潛作恣雎語、又宛然曩時、先生請面謁有所商畧、而李進辭以懿駕在內。先生見諸沓沓無可共事者、不得已、乃移舟至桐廬、忽接鄭鴻逵檄、令所在扶駕、惝疑久之。問其材官、則曰、聖駕乃唐藩、非潞藩也。朱大典適造訪、亦云唐藩未還封、安得至此。但以潞藩閉關修齋、度不能修康

王故事、乃於十三日晚從舟中晤唐藩、見所談論慷慨以恢復自任、因同衆交拜、約成大業。明日遂具啟請監國、亦以板蕩之會非太祖親藩、不足復襄大業也。是晚、至衢州、誓衆犒師、而潰卒至者不能數十、軍容不立。先生意欲唐駕駐蹕衢州、方可號召二浙、聯絡江右、不欲偷安入閩。而諸將擁唐駕將遂過仙霞嶺、先生懼不足係天下之望也、故

復啟云：職觀天下險絶之處，未有甚於閩中者也。自五代以來，割據者數主矣，卒席媮自保，爲河山所囿，不能自拔。今天下瓦解，獨此一方寧謐，竊以爲欲奬帝室，宜明四通四塞之要。所謂四通者，西北立信州之鎮，以通大關，東治三寨之舟，以通海道，東北以衢州權爲行在，足通兩路之師，西約虔、臺、寶爲犄角，以資策應之用。有是四通，隨因而塞



之、西北塞五虎杉關以斷建昌、北塞車盤大安以防東楚、東塞温州之嶺以防間道、東北塞清湖江山以阸小關。有此四通四塞者、而天下人心亦次第可收也。以殿下之才、寬仁以爲城郭、慈儉以爲祍席、察四通四塞之宜、輕重布之、國勢可立矣。啓上、而唐傷已行、先生遂不獲再與議論。唐藩既至閩、撫臣張肯堂、按臣吳春枝猶豫未決、得先生書、

乃奉唐藩入省中，擬于閏六月初八日行監國事。而先生在浦城，追趨不及，及所持論往往與勳臣不協，先生乃遣人入賀，而身從洪塘取間道還山。唐藩令人迓先生于道，先生遂以初九日入謁。是時百事草創，危疑未定，兩粵、虔、郢以西諸省雖未驛騷，而泮涣不屬。大江左右諸臣又皆擁衆横行，蓄威自衛，而抱妻攜子，藏馬於舟，掠貲於道，經都

越邑，嗷嗷瞻烏。先生以爲不早正大位，則人心既渙，高皇之統將絶，無以收拾遠邇，號召天下。乃偕勳臣及撫按僚屬臣民協力勸進，遂於秋七月朔日奉唐王即天子位，改元隆武，大赦天下，仍以閩省爲福京，稱行在。凡大小禮節庶務，皆先生所區畫裁定。於是晉先生少保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先生每進見，輒自請行邊，上爲改

容加禮焉。翌日、賜宴殿上、而位署之間、文武爭次、先生以疏求去云、臣以國恥未雪、中夜撫心、思聖明垂諭之言、一字一淚一血、是以奮不自量、務請行邊。而旁觀側目、姍笑詆譏、臣恝然無覺、猶聾思鍾、啞蟬操琴、了不知其意所在。嗟乎。臣爲高皇之世界未清、陛下之大業未遂耳、豈衡門之下不可棲遲乎。臣去矣。臣不去、諸搢口實者必不肯奮、

臣藉引車之義、爲推轂之實。上慰留再四，乃疏薦蔣德璟、林欲楫及朱繼祚、黃斌卿、等七人，即有旨推用。先生復繼請行邊、以爲光澤、崇安、浦城、政和一帶四關數十徑、曲折數千里、臣不可不涉其間、審地險以得人和。是月二十二日、朝餞啟行。秋八月初三日、先生在延平、聞上意決策親征、乃上疏諫止之曰、臣聞雲雷伊始、利于盤桓、澤火之初、宜

于輦轂。所以然者、人心未寧、國本未固、猶之樹木方受天滋、搖根一寸、損柯一尺、不可不慎也。方今郡邑凋弊、人情洋渙、陛下即以儉約將事、而六飛所届、雲物景從、橋梁舟車、部署次舍、供億饔飧、大難爲裁也。昔漢文帝欲從灞州、光武欲征隴蜀、親臣冒昧、皆欲斷其鞦。今之危甚於灞州、勢艱于隴蜀、而群臣雍容、未有當車止輦者、何也。疏上、乃不

果行。然當是時議者亦已盡閩而守矣、顧閩地依山阻水、東南際海、幸可無虞、惟東北西北迤邐一帶以嶺爲界、西自汀出虔鎮以窺江南形勢最便、而頗遼遠、饋餉艱阻。東北出衢州、抵臨安爲近、而仙霞天險、未易踰越。中北劃界兩路、由光澤出杉關、爲建昌、由崇安出大關則廣信矣、嶺不甚峻、而叢雜迴複、步行爲利。三關通道皆在建陽、故嶺內

重鎮，莫要於建陽，而關外要害，莫急於廣信。廣信以儆州爲衝，薇以衢、處爲犄角。先生以爲吳越戰征，方擾東、衢、西處，必無静理，惟廣信一府，爲全閩北門，再經擾亂，而封疆如故，實高皇之靈陰護此州也。是秋八月十一日，廣信知府解立敬、知縣蔣元士、鄉紳詹兆恒、王孫蕃等俱遣人請先生入信州。先生於是決意，從中路出會徽州，誠以仁義

之師堅持不戰、廣布德意、以爲招徠、庶幾大功可成。然而無兵無餉、此事決非暴馮之所嘗試、故又疏言、臣今挾三五秀才、欲出豺狼之道、於餉部未嘗有升斗之餉、於兵部未嘗有孑遺之兵、於府庫未嘗有一錐一粒火藥器械之助。臣事濟則爲中外所撓、事不濟則爲中外所笑。笑之與撓、一也。而臣猶且爲之者、臣以高皇宇宙八百三十年之歷

有所未盡、至愚極昧、潰溺于無所逃之下耳。臣庸下已極、筆舌盡禿、逃巖岫不得、而復逃之行伍、逃之行伍不得、復當還之巖岫。惟陛下保重凝庥、輟郊圻之行、以養宮闈之福。臣①殳前驅、稍有端緒、陸續奏聞。是月十八日、至建陽、即於二十六日發先鋒遊擊陳雄飛、應士英及守備應天祥等一營共七百六十八名出關。蓋先生所治營法、以五百八

十四名爲度、因而兩之七百六十八名。凡在建安、建陽、兩次操演、畫陣成圖、指爻按象、非復昔之空冒濫竽比也。初于延平、建寧二郡募得三營一千一百五十二名、比過建陽、諸親朋所募多寡不等、亦可至三營之數。而先生是時尚在建陽、遂有以外交諸藩飛語聞于上者、上卽令以來入原書付先生。蓋先生嘗草代言數十牘與諸藩鎮大臣、又

自屢屢爲書招征、凡發書七十六封、上所論知故忌者因而中之。先生乃以疏自明曰、臣耕無一畝、居無一椽、幸以是見憫于主上、允信于親友、然不能以是見諒于犬豕豺狼。臣于二十九日退居後堂、有人持小書云、是舊撥臣陸青源書、皇上手拆。臣錯愕展玩、有雲南都立主、臣當元勳②、臣驚懼欲死、念陸青源生平謹慎、何至有此。臣行素六十年、

無險心訦語，爲凶人所仇，無奇功異能，爲要人所嫉，獨持一片肝腸，爲高皇列宗與天下黎獻相對白日耳。臣雖庸下，亦讀書至老，遭逢陛下，魚水相期，猶一月之内四疏乞歸，何至以元勳微臏爲狹邪所誘，若至于弟慕義勤王，雖天性使然，亦恐臣孤身隻手陷於絶域，每一相見，涕泗漣如。當二十六日以前，溽暑未收，毒水四下，臣兵自延過寧，濕

而谷汲、病者八九、一日下操十隊之士呼半不起、遂損去健將陳伯輿。念其雄略、十射九破、千觔之力、盡於盆水、四顧癯瘦者、何能不哀。今稍稍平復、遂相對强顔、勸臣出關。嗚呼、此謂數者亦臣子也、豈肅讀書、受朝廷之寵顧、而撫憤若此。今在廷諸臣不滌腸刳胞、誓同將卒分膽共漸、而喻喻詘詘、望影射沙、欲何爲者。陛下不屑爲宋高宗、臣亦不屑

爲伯紀。取法不高、則庸佞狎來、覩人太卑、則奸豪肆志、惟陛下垂察。然是役也、忌先生者不欲先生出關、即愛先生者亦不欲先生出關、蓋無大兵重餉、僅以數千君子之軍、雍容拱手、其不足破重甲、摧鐵騎而滅此朝食明矣。故朝議欲留先生駐關鎮壓、內消奸宄之萌、外蓄在山之勢。而先生不啻激之使出也、遂抗疏屢上、自陳不文不武、爲中外

所媞。且言臣老、四十八歲始有子。今春三月、家中舉子呱呱未嘗一視。又臣兄道深年七十七、一子一孫、皆從臣所。父兄聞臣得歸、無不跂足稱慶。今復棲遲行閒、則大小悲零、有酒泉玉門之歎。臣老且病、遇明時、又附鱗翼特達之知、何所取管蒿際階而慕之。惟陛下矜憫、放臣還山見老兄稚子、勿使徒遭禍敗、抨文網、爲親知所憐、而側目所笑。得

旨、以爲朕慮猝然未可成軍、何忍魚水重臣、孑然
令進亂離之地。且留彈壓關內、出于愛卿之誠。適
見卿報募兵已至、則朕事托卿身、喜卿之進、必不
欲卿止矣。朕親發袍膳三百兩、爲卿製寒衣。卿身
若煖、朕始心和。於是先生即以所賜分給軍士、遂
於九月十九日同諸將出關。冬十月朔至廣信、聞
撤州九月二十三日已破、相距七日耳、先生即遣

將守馬鈴嶺。嶺高極天、爲江南腰脊、下嶺不百里、即徽州矣。時廣信諸紳弁共請先生入城、而城内居民亦已蕩析離竄、公儲私積俱盡。先生惓然曰、古人有作内政寄軍令者、吾今且以王道寓兵機。乃下令行養老之政、凡民年七十以上者、予以金帛酒肉。又明日、出示考教子弟。於是老幼咸集、而壯者不召自歸矣。遂更申在泮獻馘之義、講學于

明倫堂，諭鄉紳子弟皆已畢至，因請樂助軍需，兑致催科之擾。諸人咸願樂輸，軍賴以濟。又勸令自募鄉兵，固圉翼助王師，給以閣劄。而信州鄉紳詹兆恒、俞益華、次及金華鄭守書、堂山吕繼望、東鄉張受禄等，諸募義從軍者幾及萬人，軍聲頗振。先生即於是月初九日，分遣諸將，一出撫州，一出婺源，一出休寧，而出婺源者黄奇壽有牛頭嶺之捷。

時八陰積兩、叅將黄奇壽監紀許應夢等冒兩從八都至牛頭嶺下。甬稍霽、傳有騎千餘至、許應夢等據河爲守、黄奇壽盡銳過河、遇百餘人、克醜特甚、持鐵骨朶格鬭、艮八、奇壽師且却。許應夢、黄家徵等全營馳至、兩營合堵、掩殺得四十一人、奪獲大旗、金印、馬三疋、器械四十具、帽甲三十件。先生一一驗視、復列外庭、與衆同觀。當初發師、令兩路

分進、先生心憂之、以大易筮得大畜之六五爻以焦易筮得小過之體卦、曰、初雖驚惶、後反無傷。既而破敵、於是先生疏請優獎、以爲將士勸。又身至八都視師、更上疏曰、臣已遣五營將士出發源、臣亦尅日再率四部資其後勁、步擔米糧以佐饔飧。如使祁黟之卒可再鼓、休婺之士可再收、則臣當大集義旅、震號於牛首石頭之上。如猶是泛泛、臣

將循東山、建德、與鄭三俊、吳應箕之師合、覓江西星子之船、循流東下。萬不可復、亦中道自廢、臣必不使食言、失信於天下。有旨、便宜而行、朕不中制。先生乃自八都復還廣信、調發兵食、以爲前軍策應。不能不有感於事機之屢變、而危疆之難防也。上疏曰、臣前陛辭時、稱便宜行事、不以兵車。臣實愚昧、以高皇在天、陛下御乾、同仇之詩、聊與歌共

誦之耳、非謂臣能空手措兵措餉也。自臣爲此言、而怨謗沓至、阻御橫生、炎凉既分、肘踵盡見。以四千之卒、給三月之餉、而臣之心血皮骨消磨俱盡矣。臣如一貧兒割股療親、東隣乞湯、西隣乞肉、此股之肉存者幾何。臣今存兵不過四營一千五百二十、馬不過十、臣無高國之鼓、九合之助、而欲以樽俎仁義坐收其功、真爲韋尉君子之所齒冷也。

陛下注念危疆、宜于風力能臣速擇一人總督、或即以信撫徐世蔭、布政徐應秋、因其地望、聯絡較易、速出上江、授理軍務、無徒悠忽、爲國家羞。又疏舉趙士超、俞墨華、徐敬時、徐孚遠等九人、請受職立功。冬十月二十八日、奉旨所薦舉俱聽軍前效用、惟廣信要地、撫臣徐世蔭着嚴防守、不便輕移。時諸將業前受命出師、又有牛頭嶺之捷、乘勝趨

婺源、臨河而陣。先生亦遣監紀王綱先約海口、劉受黎將董壽庚等率鄉衆八百餘人豫爲援應。又約婺源舊副總游麟等率義勇百餘人佐之。自十月十九日至二十二日、屢次掠陣、擒獲相當。至二十三日合戰、遊擊李芬當先、發銃殺一將、董壽庚及余勳各斬一將、翁良松、李純各射殺一將、李純亦被射落其二齒、猶奮前不顧。諸亂民大鼓譟延

寧諸新募者皆不習，爲鐵騎所躪，忝將王加封手殺數十人，乃死。遊擊李忠遠被鎧登山，爲所得。凡奔陷將士無名目者三十餘人，所殺敵可八九十人，獲馬八匹。凡軍士所敗，皆銖利敵馬，不砍馬砍敵，敵以短箭三十步射之，皆斃。漳士以被嘗楯，箭不能入，故屢勝。延寧軍士徒恃銃，無以自蔽，故敗。是役也，董壽庚斷後，又漳士繼至，幸不大敗，然皆

潰散山谷、兵將或有不相録者矣。冬十一月、先生在廣信、聞休婺二師俱潰、方招集逃散、召募鄉兵、以圖再舉。未幾、而收復撫州之師又潰、先生乃上考核諸路將領及請贈郵疏云、臣以十月初九日、臣出師討休婺、申敕將士、謂師寡切不宜分、當併力一路、先至婺源、因其粮食、率其鄉兵、以静制動。俟五營皆至、然後角逐。而時值天陰、連雨十數日、

陳雄飛、賴履葵二營徑東往玉山、出馬鈴嶺以趨休寧。黄奇壽、應天相③二營又從八都出牛頭嶺、尋婺源之路。李瑛一營又出童家坊、以攻婺源之東。臣見報、知其離軍單弱、爲憂悶不食一日。發四箭趣其合營而東西異路、相去百餘里、嶺高溪深、卒不可合。黄奇壽有牛頭嶺之捷、諸將益自便、間道獨出。十月二十三日、應天祥之營先挫于婺源城

下。時約二十八日齊舉、而應天祥以先發、故敗。臣再發箭趣李英與奇壽合勢、堅謂不可、李英一管又敗、黄奇壽在海口、亦爲所襲、亦損十餘人、是婺源之師也。又當冬至、諸將士宴會、休寧婺源各以是日發騎猝至、出休寧者有三百餘騎。屢趣陳雄飛、雄飛不下、關遣叅將應士瑛等將二百人應之、已斬首二十七級、自謂無害。俄而騎兵大至、屯于

高偃橋、前後路絕、諸將各力鬬以死、是休寧之師也。至于湖東之師、衝出瑞洪、臣以三營千二百人濟之、亦復分路兵士又潰。臣見李晟每出師不自爲意、使諸將各自搏戰、以此不甚掣諸將士、唯敵是求、傷哉。邇年以來、肯用命斃于鋒鏑、以寡搏衆、之死靡他、惟諸將士耳。臣非有厚糈重祿、使諸子弟捐軀圖報、而執筆以鞭其後、臣實不仁。且均一

冬至前後數日、而陳雄飛之師隕于白磔、李英之師衂于九都、陳學鵬之師挫于瑞洪、臣之謂廑無能、亦可見矣。儒士守儒、終無武人之貞。又歲月趣人、物力已詘、蝦蟆審視、雖跳不遠。乞蚤正李英、陳雄飛、應天祥之罪、以謝死者。亟蚤正臣之罪、以謝三弁。即照例與王加封等十人贈卹、以爲志士捐軀報國者之勸。他如胡海定、汪自強等、皆練鄉勇、

爲王師策應，或亡或執，各不屈，無降者。俟查確嗣請疏上而旨未下，先生自念出關以來，已逾百日，雖有潰敗而志不挫。所部署休歙之間，若許、廉、汪、涞、楊振新之徒，猗千百人，聯絡山砦，動稱數萬，而前師守馬鈴嶺，及先鋒陳雄飛白際之師，總兵方機沙溪之師，合可三四千人，誠得諸師直驅徽寧，堅持不鬭，觀釁而動，事猶可爲也。而四顧前後，將

遂顛踣、欲自貶以激厲諸將士。隨有疏云、臣以孤掌觸兵兇鋒、懸軍暴露、百體具見、此徒爲人所蹈藉、廢敗而反耳。里人有病舍蹇馬者、降而自走、不十里困矣、蹇馬仰天而笑。臣今爲蹇馬所笑也。臣猶欲以蛭頤螳臂、伸大義于天下。臣兩路兵以數少、道分、俱于初六日報衂、臣請爲諸將士受過、席槀褫職、以待斧鉞。是時諸路潰衂、突騎四逼、不特

士氣不堪再鼓、而信州亦無固志矣。先生於是終悼其功之不成也、乃上疏云、臣今年六十有二、④才能智勇不踰中人、而自請行邊、拮据閫外。譬之雞然、風雨如晦、鳴聲不已、即有不寐之人起而刀俎之、亦無可奈何而已。臣少而學道、于物無競、所以荏苒噍嘵、瘁毛鎩羽、爲朝廷守一日之藩籬、非曰能之、亦各盡其義耳。今敵之來者日以壓境、衆之

附者日以携志，飆實何知，唯利是視，貪生怖死，則前後異致。信州閭巷雞犬方集，今復翩然欲舍而去矣。徽州人來者咸云，海口燹水，焚掠殆盡。燹水距信州百餘里，臣師守海口，退屯八都者千五百人，其東出馬鋪者七百餘人，又千二百西去饒撫，馳收未回，所餘帳下千二百人而已。臣自八月以來，東弭台寧之爨，西消金賊之孽，精力疲于文告，

歲月馳于期會、未有一智一謀佐于其内、一膂一力助于其外、空以老疲一意報主。今事勢甚急、可亟命方國安以萬衆搗徽州、乘其西馳、可以破敵。即不然、亦可解信州之危、成牽制之功。爲此哀懇以聞。得旨、着方國安從嚴州、鄭鴻逵從馬金兩路、以牽其勢。然而諸路之師竟無一出者。先生以爲坐而待困、孰若先而制人、乃以成師獨出、而信州

諸守臣鄉紳皆攀留先生、不欲先生出。先生不爲阻、遂提師至明堂里、時爲臘月二十有四日。先生是夜得夢甚惡、旦起爲文以禳、命具牲糈未及禳、而突騎至矣。先生策馬前進、中書賴繼謹執令箭催衆混戰、而皆奔潰不支。先生及諸同人俱爲所獲、乃更以輿擁先生至婺源、又具饌奉先生。先生爲不食、諸被執者皆涕淚飲泣、不能仰視。繼謹獨

從容飲啜自若、曰、師存與存、師亡與亡、從師以死幸矣、何唏嘘涕泣爲。繼謹者字敬孺、漳之平和諸生也。慷慨多大節、於鄴山大會、始與起儔同事先生。憶在建陽、勸先生駐關上、先生弗是也。因與繼謹相對、至夜分、起儔曰、兹行也、生封侯、死廟食已。繼謹曰、事未可知。予有老母、義宜亟歸。吾惟師是依、誓不歸矣。時且握手唯唯、目光如炬、自分以死

也。翌日、起儔以告先生、先生慨然曰、為我致意鄭山、吾亦欲歸、未知何日。蓋先生倉卒不忘鄭山也。然聞先生自推年歷至六十二歲、止而不推。先生能明國祚之修短、豈不能知身命之延促、故謂先生不愛其身以愛國家非也。先生蓋一念而窮數千載矣、顧維鴻濛以來、便有昏曉、然昏曉屬天易、昏曉從人難。已乃即杜詩陰陽割昏曉之句、摘詩

八章、詳剖舊史。其第七章曰、傾危世事廿年中、曾夢高皇與二宗。勝負當頭應有數、去留舍我更何從。所云夢高皇者、即前龍江阻風、有卿舍我去之語。故先生又識曰、不圖今日舍身于此也。二宗者、謂文皇神宗也。按先生以天啟甲子散館、夢神宗召謂曰、汝欲勝人、道在自勝。又以崇禎丙子入都、夢文皇召至床前、屈指者再、云三九四七、誠如所

言。蓋指易象中命歷也。先生身致主感如此、久已在帝左右矣。而是時留羈婺源、七日不食、于是有過言、自悼、造怨諸詩。迨發婺源、復進水獎、又夢道中勒石曰夷猶吾行兮、于是有夷猶之詩。夷猶者、言進退由人、不得自持也。正月十二日、至新安西橋、見演燈甚盛、爲魚龍百戲、群趨帳下。又念世事不競、遂使民情至此。翌日、遂絕粒。適纔謹附書同

家、囑以兄子爲嗣、先生不復爲書、第題其後曰、蹈仁不死、履險若夷、有隕自天、含命不渝。先生蓋奉天而行者也。而當時與難者、自賴纏謹而外有中書蔡春洛、字時培、爲先生從內弟、漳之龍溪人、嘗與鄭山會者也。又有司馬趙士超、字淵卿、福之侯官茂才也。別駕毛玉潔、字立水、盧之六合人、以明經初爲沙邑丞。毛、趙各以義從先生、故先生一署

監紀、一授以判信州事也。自先生罹厄以來、四子朝夕相持者彌月矣。至二十四日、到留都、始别囹先生禁城中、而以四子分羈他所。先生即潛然有懷、無從寄問矣。于是有待命、歸釁諸作。待命猶延頸也、歸釁歸就釁鼓也。各爲詩八章、不能盡録。録其東山詩曰、垂老談爲仁、了不見精緻。痼懷七尺軀、膚髮蔽天地。斯民既顛隮、骨血安足恃。抱頭入

林莽、亦與狐豕類。況可負日月、而竊鬼火氣。管子膠目時、已得禮樂意。弘才不可遇、季路亦其次。孔門道成人、於此無二義。蒼黃既可忝、生死何足異。顏回委陋巷、正則蹈水淪。當其併命時、要一無所繫。鬚髮聯華嵩、眉睫炤百世。試問古仁人、成就無乃是。嗚呼、此先生初至白下旅次所作也。及既繫廠監、夜聞鐘聲、感舊事、前後又得絕句百餘首、有

曰、啼定方知是禁城、不堪臥起轉分明。只覺晨搥沈百杵、從無朝鼓續嚴更。哽咽絕續、不勝傷慟、而左右乃又時時折玉梅爲供、令人弄琴以娛先生。先生益悲憤、爲詩曰、馬頭寧得有蛾眉、老大明妃出塞時。自付飄風看墜葉、御溝芳草未應知。蓋先生不食於茲十有四日矣。或疑其死也、乃又不死、因復爲詩以寄四子曰、高坐虎頭撩百獸、別傳精

意與驪熊。又曰、壽符莫貼閻門風、兩足騰空酒自尊。蓋以死寄也。然亦無從必其達否、聊以示意耳。至二十九日、不死、更進水漿。二月九日、又爲先生誕辰、乃作蒿里十章以自弔、又有凝絕八章、思在黄海六章、自識云、防風雖倒、猶留一節以問尼父。自是潦倒餘生、不能執筆也。遂以三月五日完節于金陵之曹街、兀立不朴。已更提四子赴他市、而

趙士超過曹街、趨抱先生首於懷、慟哭曰、師乎、魂其少須、吾即來矣。四子遂同日就義。嗚呼、擬嶽婺于陳蔡、哲有十將幾其半。等匡難于都變、回之下更得其三。蓋不獨二百七十餘年之綱常、肩自一人、抑且三千年之師弟、于茲僅覩者也。是日也、留都晝晦、聞者莫不流涕云。訃至、上爲震悼罷朝。先生自天啟壬戌登第、甲子授翰林院編修。崇禎朝

晉經筵日講官詹事府少詹事、協理府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纂修實録。弘光朝陞禮部尚書。隆武元年、賜號奉天翊運中興守正文臣、光禄大夫、柱國、少保、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兼兵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至是議贈先生爲文明伯、謚忠烈、賜祭、妻封一品夫人。先生有四子、長曰子中、授錦衣衛指揮。次曰子成、錦衣衛正千户、俱世襲。三曰子和、

尚寶司丞。四日子平、中書舍人。有司立一廟於本鄉、一廟於福京、春秋致祭。旨下、而起儔與中書張瑞鍾擬同抗疏、以先生忠孝大節、昭然觀聽、而學粹天人、語翼經傳、眞足遠紹朱子之傳、請從祀學宫、以光俎豆。併乞給引出關、以收先生髮齒、而滄粲倏變、有志未果。庚寅之歲、先生之門人張天維偕鄴山諸弟子告于鄉紳師長、以夏四月七日、崇

祀先生于三近堂。而先生之長公子復偕同人趙之璧、徃留都、招先生魂、遂以是歲秋九月十五日回至鄴山、蓋卽先生甲申歲出山一日也、是亦事之偶符者矣。諸弟子乃留先生魂于鄴山、爲位而哭奠者三朝夕。至十九日發引、二十一日奉旅櫬歸于北山。冬十一月二十三日、殯于先人之墓側。嗚呼痛哉、日月命視、風雲能語、蓋先生之可見、畧

備于此、而其不可見者、浩氣磅礴、昭回雲漢、而未已。泣然執筆、聊述所聞、百世以俟君子。

明鄞山　莊子鶴先生編

忠烈公年譜、校之正史、頗有異同。蓋諸弟子親承訓誨、患難相從、誓同殉國、故記其言行皆確切不浮也。鋐自弱冠流寓京江、未歸故里、訪求手澤、心切憾焉。庚寅仲夏、見蔡閑之先生家藏

此册珍同拱璧，鋐借抄十日，再拜還之。泣思

公一生大節，畧備於斯，能使海濱多士，禮樂教化

同於鄒魯，天生我

公豈偶然哉。惜鋐需次成都，未能刊刻，以廣其傳，

惟願世世子孫克肖

公於萬一，是則鋐之所厚望也夫。

姪曾孫元鋐薰沐敬書。

校記

①「殳」上當脱「執」字，見前洪思編《黄子年譜》弘光元年乙酉條。

②雲：當作「云」，見右引書弘光元年乙酉條。

③相：當作「祥」，見本條前後文。

④六十有二：洪思編《黄子年譜》弘光元年乙酉條引作「六十有一」，當是。

⑤水漿：當作「水漿」，見右引書弘光元年乙酉條。

年譜補遺

明黃忠烈公夫人蔡氏、字介石。

題侯太孺人遺詩

崇禎十年、天子策士之歲、夫子分典校閱、共薦士二十一人、文章行誼、皆冠一時。侯先生閥閱經濟、伯仲於諸公、而忠孝懇篤之意、于夫子别有符券。及持太孺人書、請為太封君銘。固知鳳毛有種、益以熊羆、宜

其德器有過人者。歸以語余、晨夕告誡、未嘗不以孺人爲規則。余雖未奉提誨、然私自景仰不啻儀型。數載之間、滄桑倏變、孺人以乙酉歸眞、夫子亦以就義、掄揚之願未償、荼苦之茹竝受。晦冥以來、津隘不通、忠魂未返、腸日九迴。庚寅、仲夏、乃以長頭子中同友人趙叔寶往鍾陵省視、謀所以收扶遺骸者、使受教于先生與陸魯瞻先生、獲遂全歸。時子中負劇病、卧

先生山房、自六月初七至七月十五日共四十日、湯藥調治、加于骨肉、因得備悉太封君與太孺人卓行懿軌、於前所聞又更詳焉。先生授以太孺人遺詩、使一言附太孺人以不朽、此搢紳先生之事、余何敢任。顧夫子有願未酬、又是行也、子中將魯聸先生慇懃之意與先生哀慕之情、以歸不得不伸一言以慰之。以予之今睞太孺人之昔、痛若一聫、執筆涕下、唯有

欷歔。

淳懿發至性、氷潔厲松筠。如何遭薄祜、中道折良人。晝哭哭無盡、瑶草没青春。况乃秉端摻、儉勤素所遵。子讀母夜作、無忘夕與晨。諄諄惟爾誨、恐不克負薪。事翁復至孝、含德振彛倫。教見繼祖業、不敢尚逡巡。無愧昔鄒母、三遷擇比鄰。履仁道所貴、服飭豈終屯。孫既列賢籍、子亦負簪纓。一門荷榮顯、流澤布薇聲。

猶幸墜前緒、競業保令名。慚余負四教、得配君子庭。
豈期遭板蕩、王室倏以崩。夫志炳日月、苦節終以貞。
閭里歸孤櫬、碧血灑鍾陵。捐軀事則已、豈顧兒女情。
撫茲四呱甏、羅列未成行。况無擔石積、寧保立與成。
深負泉下人、不得俱死生。感傷五内裂、涕泣淚縱横。
慚讀貞烈詩、彤管播芳馨。不愧表旌節、婦式照汗青。

侯太孺人遺詩

憶余違嚴慈、十六締家室。舉案做齊眉、相莊友琹瑟。
屈指甫十春、旻天降酷烈。摧我連理枝、折我雙飛翼。
號天天無光、哭日日無色。聲咽不成啼、淚盡繼以血。
漿粥不染唇、寸腸痛碎裂。誓死三尺繩、微軀奚足恤。
睠顧膝下孩、難割此雛孽。更思腹中兒、抱血不忍擲。
余母涕交頤、勸子姑進食。因以偷餘生、課兒任厥責。
長兒歲八齡、腹兒僅濡沫。寸壤望喬嵩、疇年幾成立。

呼兒夜讀書、薅燈事剪尺。中夜每悲啼、虫聲答唧唧。兒或荒于嬉、童心玩歲月。雖愛能勿勞、提誨敢姑息。操杖薄責之、未下余手怯。懼負九原人、又憐兒啼泣。踟躇涕漣洏、擲杖淚流臆。翁也憐孤兒、以祖代父職。諄諄諭蒙師、每自坐師席。翁又頌大星、悲腸倍百結。雀牙外侮來、榛棘世途仄。黽勉督吾兒、焚膏繼祖業。乙卯倖邀天、兒名廁賢籍。豈不破愁顔、歡中帶慘戚。

父也苦埋頭、未展雲中翮。孺子席其餘、父又弗能覿。撫此泥金書、霑淚悅巾濕。呼兒立庭中、訓以父遺德。父行勵皎霜、父襟霽白日。雖云給舍兒、寒素乃厥實。初余歸爾家、規余謝綺飾。父唯知讀書、余亦唯衽織。閉戶寡見聞、錢不辨菽麥。口不言錢刀、言之頰發赤。躄躠行道中、塗人罔有識。檢身如處娃、恂如慎口舌。古樸羞逕趨、偃庭無屐跡。入室儼大賓、燕居屏狎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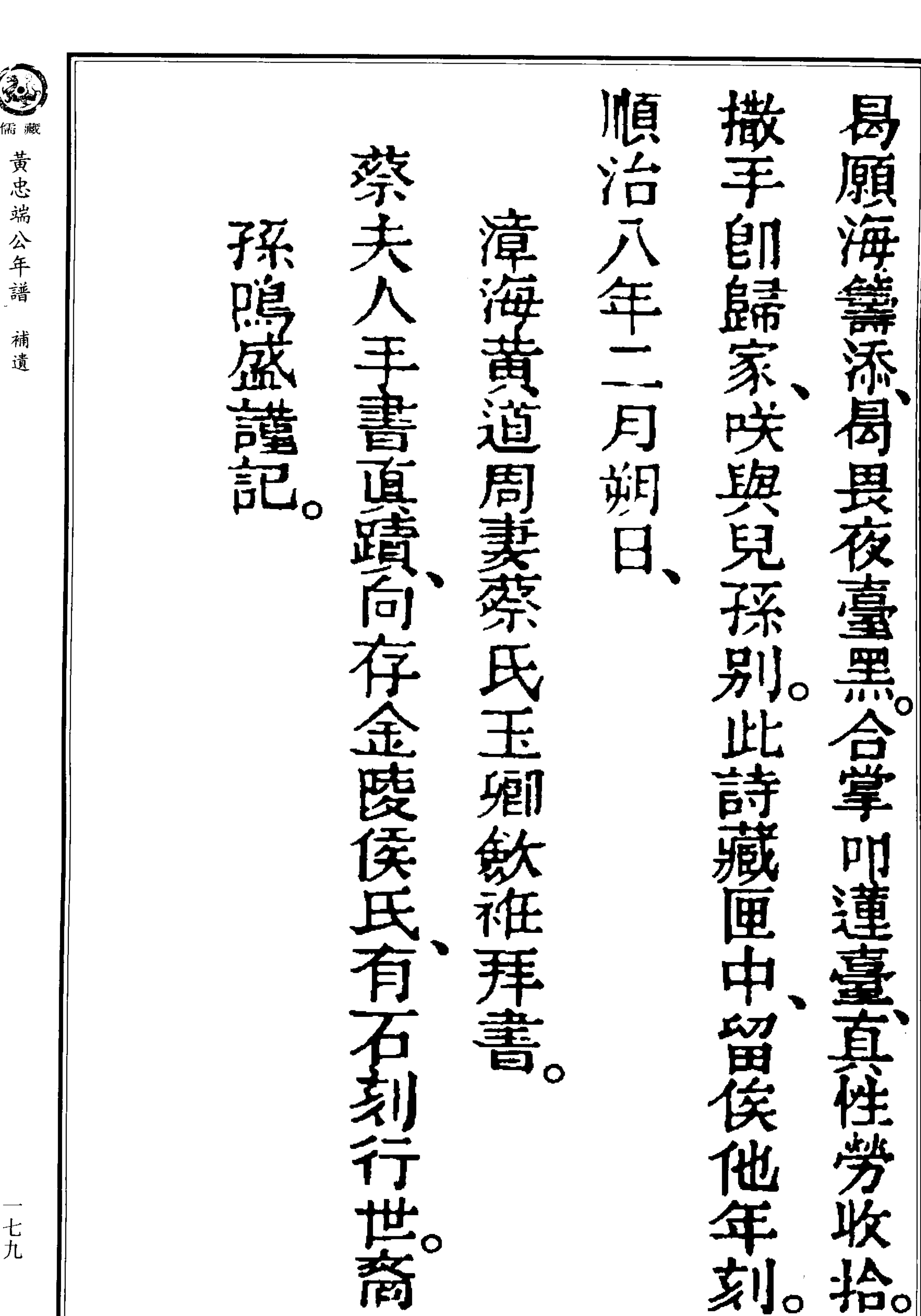
天性惡繁華、布袍數浣滌。不獵豪俠名、不蹈貴兒轍。
不隨世態趨、不因家勢熱。咲彼齷齪者、胡爲戰蝸國。
立志奮鵾鵬、餘人盡鳶鴉。趨步慕聖賢、矢志耻苟得。
或以阿堵歆、髮指怒冲幘。或以尺牘干、手裂紙飛陌。
豈謂我性柔、乃以腐鼠嚇。我固童子鴻、不愧父清白。
卽之則溫良、犯之仍巇嵲。括囊慎有餘、干霄氣莫遏。
義交恒澹如、不爲咡嚅容。一二道誼朋、締好比膠漆。

參水有徐君、筆硯相晨夕。共披忠烈書、拍案叫快絶。
相對評古今、達旦夜不席。其性煦于春、其腸勁于鐵。
立志邁千秋、傷哉中道折。小子奚有能、父慶所流溢。
勉矣毋忽忘、鏤鉥父遺則。兒乃倖速飛、薄種小有獲。
公車踰十年、偷蔭耽遊逸。青雲阻半途、九原心愈惻。
兒雖已眉鬚、命跪爲兒述。兒時戲以嬉、父唯勤以飭。
兒時近挾邪、父絶乎康迹。兒時披綺羅、父衣唯毛褐。

兒時饜肥甘、父唯呷葅汁。兒時娛管絃、父未曉笙笛。兒嬉荒歲時、父讀忘氷雪。兒館麗封几、父館晝下鑰。父耕于乃畬、天眼從古碧。兒顧自滿盈、竟爾忘先澤。非余覬兒冠、披責兒如此急。慮兒壯志灰、懼兒中道跌。黄泉望欲穿、待兒貢幽蹟。能無涕滂沱、爲兒絮言説。丁丑侍春闈、仰籍先人烈。況出黄師門、山斗幸不逖。齊東馳長安、茲售良可悦。余愧未同歸、已嘗荷旌節。

父行多隱潛、仰乞如椽筆。吾爲一開顏、得爲素願畢。
忽聞除齊安、未免裹遑迫。正處驚愕時、曦孫報蘭茁。
俯仰四十年、悲歡判今昔。然余懼盛盈、徼天太耀赫。
一子拖綬紳、一壻先袍笏。雛孫髮覆眉、叨榮復舄奕。
月滿防其虧、日中憂其昃。兒曹來吾前、婦媳與俱集。
既已勒兒箴、亦思勤婦式。勿以泥沙後、勿以晏安溺。
勿以珠玉誇、勿以簧舌惑。常思富可貧、貴亦可賤易。

夜月理機絲、朝暾就盥櫛。知余晚向榮、不知早茹蘖。
如何口捋荼、遺茲田與宅。如何歷險巇、届茲脫岑寂。
哭夫哭次兒、順少恒多拂。哭翁哭母姑、喜一愁恒百。
榮枯倏忽移、衰盛古今驛。男行祈全瑜、婦職無圭缺。
長此交相成、內外各努力。毋學世途儇、吾自安吾拙。
蒼天不負人、施償理自直。余語不厭多、聊以代砭石。
止此不虔言、祈早歸同穴。聚首可千年、少補存亡隔。



曷願海籌添、曷畏夜臺黑。合掌叩蓮臺、真性勞收拾。撒手即歸家、咲與兒孫別。此詩藏匣中、留俟他年刻。

順治八年二月朔日、

漳海黃道周妻蔡氏玉卿欽拜書。

蔡夫人手書真蹟、向存金陵侯氏、有石刻行世。裔孫鳴盛謹記。

孫夏峰先生年譜

明・孫奇逢 自撰
清・趙御衆等 編次
清・方苞 訂正
王智勇 校點
郭齊 審稿

清光緒五年刻本

《孫夏峰先生年譜》二卷，明孫奇逢自撰，門人趙御衆、魏一鰲、湯斌、耿極編次，方苞訂正。清光緒五年刻《畿輔叢書》本《孫夏峰遺書》附。

孫奇逢（一五八五—一六七五），字啓泰，一字鍾元，容城（今屬河北）人。明萬曆舉人，與左光斗、魏大中、周順昌以氣節相尚。光斗等被黨禍，奇逢傾身營救。明末避亂入易州五公山，晚歲移居蘇門之夏峰，學者稱夏峰先生。自明及清，前後十一徵不起。其學「慎獨爲宗，以體認天理爲要，以日用倫常爲實際」，初主陸、王，晚更和通諸子之説，是明末清初頗具影響的學者，與黄宗羲、李顒並稱三大儒。所著有《理學宗傳》、《夏峰先生集》等。

趙御衆，灤水人。魏一鰲，字蓮陸，保定人，嘗爲忻州牧。湯斌，字孔伯，號潛庵，睢州人，官至工部尚書。耿極，范陽人。方苞，字鳳九，號靈皋，亦號望溪，桐城人，官至内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按，魏一鰲、湯斌等於原譜注云：「此庚戌冬月，先生八十七歲時自敘也。於逐年之下，僅記所寓之地，間及其事與人，其文甚略。今標以爲綱，采輯事實附之爲目。至庚戌後五年，於日譜中補入，亦準前例。」文中大字書者即奇逢原譜，甚略，並至康熙九年止。魏一鰲、湯斌等以此爲譜之主幹，於每年每日所書行實條下，增補了大量史料，而奇逢所作詩文、學術論著等繫年可考者，增補尤多。原譜漏書之行實，亦據史料補入。後方苞受奇逢曾孫孫用楨委託，復訂正之，遂使此譜更趨完善。

此譜爲譜主及其門生共同完成，其資料的原始性自不待言。不僅史料豐富，敘事翔實，考證精詳，是研究奇逢之重要史籍，更是研究明末清初學術史之重要著作。

序

容城孫徵君既歿之三十有九年、其曾孫用楨以舊所編年譜屬余刪定、既卒事而爲之序曰、自古豪傑才人以至義俠忠烈之士、不得其死者衆矣、而傳經守道之儒無是也。極其患至於擯斥流放胥靡而止耳。其或會天道人事之窮而至於授命、則必時義宜然、而與俠烈者異焉。世皆謂儒者察於安危、謹於去就、故藏身也固近矣、而未盡也。蓋人之於天也、以道受命、三才萬物之理全而賦之、乃昏焉不知其所以生而自殺於物者、天下皆是也。記曰、人者天地之心。惟聖賢足以當之。降此則謹守而不失、惟儒者

殆庶幾耳。彼自有生以至於死、屋漏之中、終食之頃、慄慄然惟恐失其所受之理而無以爲人、其操心之危、用力之艱、較之奮死於卒然者有十百矣。此天地所寄以爲心、而藉之紀綱乎人道者也、豈忍自戕賊哉。孔子於道常歉然若不足、而死生之際則援天以自信、蓋示學者以行身之方而使知其極也。先生生明季、知天下將亡而不可强以仕、此固其所以爲明且哲也。然楊左諸賢之難、若火燎原、而出身以當其鋒、其後屢聚鄉兵以保州部。既老、屏跡耕桑、猶以脅人幾中機穽、迹其生平阽於危死者數矣。在先生自計、固將坦然授命而不疑、而卒之身名泰然、蓋若有

陰相者。今譜厥始終、其行事或近於俠烈、而治身與心則粹乎一準於先儒。學者考其立身之本末、而因以究觀天人之際、可以知命而不惑矣。

後學方苞撰。

孫夏峰先生年譜卷上

畿輔叢書

門人　灤水趙御衆　睢陽湯斌　上谷魏一鼇　編次
　　　范陽耿極

桐城方苞　訂正

先生諱奇逢，字啟泰，號鍾元。兩朝徵聘不就，天下稱曰孫徵君。晚年講學夏峰，學者稱曰夏峰先生。壽九十有二。按先生自敘云：余家先世小興州人，上世無所考。明永樂初，奉詔內徙。有祖諱忠者，遷容城縣東北賈家莊家焉，田廬墳墓俱在此，是爲始祖。逾二世，諱廣，廣生諱信，信生諱端，俱以農世其業，隱德弗耀。端生諱廷寶，以生齒繁衍，移居

北城村。生諱臣、字敬所、由嘉靖辛酉舉人仕至河東鹽運司運判、居官清慎、居鄉寛忍、是爲余大父。運判公生六子、先大人諱丕振、字肯軒、以生員授儒官、運判公季子也。生平孝友、爲里黨所推、定興鹿忠節公善繼銘其墓。母陳氏、生余兄弟四人、長奇儒、字國重、忼爽有氣節、縣庠生、學使者給冠帶儒官。次奇遇、字啟運、縣庠生、六行克備、遠邇咸服其德。皆余兄也。季弟奇彥、字啟美、天啟辛酉恩貢、仕山東武城縣知縣、廉慎不愧余祖。余少席祖父餘蔭、長依兄弟、兼師友之提攜、自愧不克豎立。今八十有七矣、回憶生平、恍如隔世、兒子暨門人輩每詢舊事、輒信手筆之於册、

志生我與成我之德於不忘也。

此庚戌冬月，先生八十七歲時自敘也。於逐年之下，僅記所寓之地，間及其事與人，其文甚略。今標以爲綱，採輯事實附之，爲目。至庚戌後五年於日譜中補入，亦準前例。

萬曆十二年甲申十二月十四日戌時，生。

先生生于北城村，南距容城縣治三里，蓋河東公卜築之鄉也。聞諸父老云，先生能言甚遲，甫言，即手指門楔字，能識之。

十八年庚寅，七歲。

入小學。蒙師邑庠生槐背林正華。

二十二年甲午，十一歲。

始學文。從師邑庠生張公鑑。

二十五年丁酉、十四歲。

入邑庠。提學御史爲周公孔教。

父命同仲兄季弟從長兄學。一日、先生隨父肯軒公謁楊補庭。補庭爲忠愍公子、先生大母族也、見先生、奇而愛之、因問曰、設使我在圍城中、外無救兵、内無糧草、應如之何。先生應聲曰、効死勿去。補庭爲肯軒公賀曰、此子兄卜終身矣。

與鹿伯順論交。鹿公諱善繼、家定興之江村、距先生所居北城三十里。相過論交、肯軒公見而喜之、謂先生曰、鹿子言動不凡、殆古之狂士。後伯順聞之、曰、何以得長者之知我乎。

二十六年戊戌、十五歲。

食廩餼於庠。

二十八年庚子、十七歲。

秋八月、舉順天鄉試。主考爲楊公道賓、福建晉江人。顧公天峻、江南崑山人。房師韋公右麟、湖廣黃岡人。韋批其闈卷云、疾徐豐約、一準程、朱。

先生嘗云、余時於程、朱何未有所窺、師何所見而預爲啟佑耶。每晤、輒謂學人第一要擇交、少年更爲切務。

二十九年辛丑、十八歲。

春、下第。房師韋過先生寓館、人遺傳奇本於案上、韋大督過、因言、古人以少年登科爲大不幸、稍不自立、未有不敗者。先生因此益自奮勉、後每舉以告吾黨。

娶槐氏。邑庠德行生秋亭諱大成女。

三十年壬寅、十九歲。

父命從季父成軒公學。季父一切家務、父皆爲之經理。

成軒公、醇篤性成、其學得之河東公庭訓、先生家學淵源、蓋本諸此。先生非義不取、上官或有以燈火之

資餽者、父母分給之、先生仍出爲公用。

三十一年癸卯、二十歲。

在北城。

三十二年甲辰、二十一歲。

下第歸。肯軒公謂先生日、國朝重制科、不舉南宮者謂之半截功名、未免降志。後當路累薦舉、先生每引此言堅謝不出。

督學御史授父儒官、有司旌門。肯軒公以生員授儒官、邑令蔣如苹請鄉飲賓、其詞曰、品高月旦、德重鄉評。獨力養親、克篤烏私之愛。一經教子、早題雁塔之名。羽可爲儀、俗因以變。殆公實錄云。

三十三年乙巳、二十二歲。

六月八日、先府君以偶患心痛卒、越三月、營葬事成。先生

居肯軒公喪、一準古禮、偕兄若弟結廬墓側、於東南隅築時思亭、設衣冠圖書。鄉老劉廷林、王勳等歲時率衆獻食果、必哭於墓。肯軒公厚德入人之深於此可見云。○先生溽暑苫塊中病、後每夏秋交輒痰飲嘈雜、廢飲食成例、病者幾四十年、至六旬後竟愈。

三十四年丙午、二十三歲。

居父憂。偕兄弟居墓側。

二月三日、祖母楊安人卒。安人忠愍公再從姪女也、佐河東公宦游十餘年、衣飾儉素、年八十餘。先生嘗言祖母以慟吾父而隕命、余母慟姑而夙病益增、哀哀諸孤、籲天無路、相對飲泣而已。

三十五年丁未、二十四歲。

居父憂。仍居墓側。

九月、服闋。

冬、邑紳梁如星爲宦寺所窘辱、余與諸紳士言於郡縣、事得白。書略云、異哉、梁孝廉、薛茂才之事、天理王法眞是大變。夫薛瑺一小豎子耳、餘皆小豎子之奴隸耳、遂敢鞭箠孝廉、幽囚士子于奉詔入試之日、尚可謂有世道哉。閹人之熾惡斯文之喪氣也。明公風教攸握、値此非常異惡、察其主謀者何人、黨惡者何人、嚴訊而置之法、庶穢汚刑餘之徒猶知有朝紳、猶知有天憲、則扶文抑暴之功、高於千古矣。

三十六年戊申、二十五歲。

春、建先祠成、合祀歷代考妣、同族人歲時致祭。其基址規度、皆府君生時裁定。祠在北城、先生祀先睦族之事、各有定則、貧士皆可倣而

行之。

十月九日、母陳孺人卒。孺人遘痼疾三十二年，奉姑以孝稱，家政井然，處妯娌無間言。

三十七年己酉、二十六歲。

春，奉母合葬府君墓。鹿忠節公爲誌銘，先生偕兄弟廬墓側，張于度果中從廬中問業。

三十八年庚戌、二十七歲。

居母憂。仍居墓側。

邑學博謝慕劬嘗過廬居論學。謝諱夢豹，廣東人，正身率士，所著有修齋錄。

清苑賈鈳廬居紀事略云：歲在乙巳，孫肖軒公殁，其嗣君國重、啟運、啟泰、啟美同廬於墓三年，越戊申，公配陳孺人殁，四嗣君又廬於墓者三年。余按肖軒春秋僅享五十有五，其時國重、啟運業聲張黌序，啟泰



當髻稚、歌鹿鳴已五閱歲、啟美髮未燥。子乙巳遊頫、公與陳孺人。卒嗣君奉楊太安人起居、甚融融也。夏無病忽歿、嗣君兄弟謂、永嗟、安忍遺先骸于野、而偃然家居乎。乃稾命太安人、孺人就墓前橫構一室、陳公之冠履。圖書、顏日棲神堂。東南隅又結草屋如斗、南北對向。四壁茅籬、塗以泥土。西向者二、一待唁客、一貯家禮子史諸經典。北向者二、一設苫薦、長枕、大被、四昆夜寢、一具突而黔、供饘粥。嗣君早暮焚香、楮奠、椒漿、盥濯、巾櫛、無不倫、每飯跪設。遇作辰令節、更羅列哭踊、歷三年如一日。陳孺人久患嘔、以痛公轉劇、太安人又夕陽景兼痛公不壽、四君廬居、晨起展拜、即歸趨兩尊人所、勉爲愉容、多方開慰、令諸婦善親膳、輒返墓。問無何、太安人逝、孺人痛公又痛姑、疾益劇、太安人服甫閱而孺人逝矣。四君既合葬、扃其家之外戶、水薪米鹽零雜、以時遞送。諸妯娌晝食一爨、夜樓共樓、並無頻四君內顧。四君一意讀禮、日在樓神堂、時對讀、讀罷對泣、泣罷再讀、儼然肯斬公在上也。嚴寒盛暑、雨雪需電、子夜風乳、四望閔參、當此而悲號鳴咽、貞所謂狖聞腸寸斷矣。饔飧最粗淡、謝絕麯蘗、鮮脆不御、如是

者六年，終始如一。嗚呼，可不謂難哉。

高陽孫文正公題盧詩：容城城坳大如斗，今古賢豪萃作藪。靜修之後修忠愍，忠愍撐拄乾坤萬不朽，行天日月地江河，出奉君王入父母。孝廉崛起兩賢鄉，手握天常為世紐。黃金臺上已知名，高堂舞綵歌曼壽。一朝風雨下庭幃，大椿零落萱花剖。夜臺長夜寂無人，忍見野林狐兔走。九原日憶念兒心，六載枕苫相與守。諸婦同集一畝宮，優龍劣虎聲如吼。蓼莪有句不成讀，黃土一抔淚為阜。紫荊花爛雨盈襟，鴻雁影聯月在牖。隴笛咽寒幾斷腸，夜烏泣雲空翹首。我親亦未嘗君食，帝書日月懸培塿。感君兄弟倍酸辛，孝子忠臣天并久。君家兄弟遠相傳，亭亭玉樹師且友。能與朝廷生異人，應得異人還報厚。

定興鹿忠節公詩云：横襟東海揖郎山，中有一廬無愧顔。毀後僅餘居宇在，愁來惟把蓼莪刪。地當趙北燕南際，人跨椒山夢驥間。客子語言忽可味，細詢知自見君還。

三十九年辛亥，二十八歲。

正月、服闋。先生家世清白、廬居時、嘗至饘粥不給、而守

異常、見者以爲三冬。一老蒼頭於墓傍種萊菔北瓜、其大

堇七年粟之一驗云。

按、先生志學當自此始。憶友人問曰、先生自考志學、以何時爲可持循之日。先生云、少年妄意功名、自兩親見背、此念頓灰。與鹿伯順爲友、初以名節相砥礪、未免走入氣質之偏處。闇然一念自證、生人面目其實從哀慟窮苦中得來。

告同人爲割耳李節婦助葬。邑午方村節婦李氏夫死、曾割耳投棺中、誓不再適、貧老無依。先生糾同人養之數年、迄歿、爲具棺助葬、并恤其子。後其子婦復勵節、一方女教爲之大著焉。

秋、寓京師、館兵部郎杜友白家。友白名詩、山東人。慕先生爲人、以其子受學。

十一月、長子立雅生。

四十年壬子、二十九歲。

寓京師。孝子賈三槐受學。三槐字正卿、固安人。兩廬父母墓、質過曾、先生卒成就之。

晤曹貞予先生、舉仁體以告。貞予名于汴、山西安邑人。以正學自任。語先生仁體、反覆發明。先生當下恍然、覺此心與天地萬物相通。

四十一年癸丑、三十歲。

下第、仍寓京師、居停主人牛俊臣。俊臣字仰泉、任俠好客、重先生品行、願假館、一時正人皆與之游。

與周景文論交。鹿伯順先生是年舉進士、周景文、順昌、其同年友也。因伯順與先生爲友。一日、向先生索楊忠愍集。先生曰、忠愍爲世廟忠諫第一、君定不作第二人。伯順有詩紀之曰、寰中第二非吾事、好向椒山句裏尋。後周死逆璫最烈、果第一。

同鹿伯順讀王文成傳習錄。先生初守程朱甚篤、鹿先生講次、每舉姚江語、先生

因讀傳習錄知行合一、躍然有得、自是寢食其中焉。

十一月、次子奏雅生。

四十二年甲寅、三十一歲。

在京師。

周綿貞時過余邸舍。周名起元、江西人、以候命御史在都、見先生制藝有志之丈夫不受制于造物句、向友人曰、讀孫公此二語、令人氣躍千丈。

六月、例病與友人講習、以代醫藥。先生自二十二歲廬中感嘈雜、每夏秋之交必發、廢飲食、因自名爲例病。友人許紫垣爾顯時讀書崇國寺、常邀過其舍、以講習代醫藥、先生病漸瘳。

四十三年乙卯、三十二歲。

在京師。

爲邑紳陳見齋立嗣。陳名可成，舉人，爲令，殁而無子。先生言于邑令徐君廷松，擇近支一人繼之。徐即告奠於其墓，且出金經理其家。

四十四年丙辰，三十三歲。

在京師。

薛孔泉、唐灼州、賈孔瀾各遣子受學。薛之子鳳祚，賈之子爾霖，後先生以長女妻爾霖。

四十五年丁巳，三十四歲。

歸容城。先生居京師者六年，皆鹿伯順、范一泉兩先生爲之左右，至薪水之需，半仰泉任之。先生嘗云：余生平稍知自勵，即服膺伯順與一泉先生。伯順每言以改過而成賢者，獨見范老耳。

爲牛、陰兩生免大戶。太守洪振溟派牛、陰兩生收櫃大戶。牛爲蓬萊令學會子、陰爲臨朐令助子。邑紳舊無此例。先生合詞致書、略云、一時有令甲、一隅有風俗。容之鄉紳士子、其一切養馬納糧、具無異於平民。獨於頭役一節、從來得稍一寬假、今臨朐、蓬萊二君卽於宦途若拙、叨列賢書、素稱曲謹、明公得之於月旦者自悉。今其兩子青衿也、屢赴秋闈、志期進取、乃俱不免於大戶之役。卽此時遵憲勉應、恐後來援以爲例。北海有言、民猶子也、士大夫賢子也、愛子尤當愛子之賢者、或亦養賢及民之意古所謂君之仁者善養士、此實某等所幾幸於今日者也。

八月、三子望雅生。

冬、長女歸賈氏。先生製布衣一襲、謂之曰、汝家漸貴盛、歸甯當著此服、勿忘吾家累世布素。後女撫孤守節、壽八十餘、臨終、仍以此服殮。

四十六年戊午、三十五歲。

七月二十七日、室人槐氏卒。槐孺人年僅三十四歲。先生誌有云、氏知大體、能甘貧、吾妻實吾友也。文載家乘。

冬、同楊太僕讀書西張寺。楊名茂、定興人。時李含樸、鹿伯順、范懷洙常相過從。

四十七年己未、三十六歲。

爲蘇湯字與王坦山太守書、略云、雄縣廩生蘇湯字、苦心砥行、學古之士也。生平孝友、雅重鄉評、兩舉行優、荷蒙褒賞。食廩近三十年、毫無分外一事。某等結社於二十年之前、不獨文義相長、實以行誼共推。鹿職方伯順、賈憲副孔瀾俱同聲咻。姑舉其一事、有同案生王進德、棄世、妻李氏貧不能養、二子俱襁褓、湯字固寒士也、慨然捐廩銀一年、倡諸好義者爲治恤産、迄今李氏母子得以完聚。蘇生之修持、雅多類是。今當陪貢之時、考居四等、本生屬文於病荒之際、義命自安。某等諭行於考試之餘、甄拔是望。三輔士曉然知文藝之外、別有立身根本、一方風教、賴此舉矣。書入、蘇生得復。

萬曆四十八年泰昌元年庚申，三十七歲。

同門友任東海署雄縣諭，寻過視，留十日歸。任名明臣，青縣人。正躬率士，風教大行，先生極重之。

魏廓園出使江右，訪余北城，定交楊忠愍公祠。嘉善魏公名大中，偕鹿伯順訪先生，詩云：平生幽谷間，神州恣飛越。云在北城北，不勝意勃窣。並轡獲良儔，一舍奄超忽。登堂列玉昆，藹然對清樾。久儲易州酒，佐之以殽核。懽情不自持，後先微謳發。何必慕古人，俛仰亦恍惚。遲村綠四圍，中天寫明月。

邑庠生楊格，忠愍族孫，以詿誤被黜，余代爲白。楊格被黜，人皆憐其無辜，先生言之邑令，爲申請得復。

爲孝子趙廷桂助婚。

天啟元年辛酉、三十八歲。

至京師、赴鹿伯順約。

左浮丘督畿輔學、歸京師、晤於別墅。左公名光斗、桐城人。謂魏公廓園曰、弓屯差學差、俱於孫孝廉有侯儀。弓過容城、不能邀一見、竊疑之。廓園以告、先生曰、不才繫籍賢書院、體當延謁。弓於左公有故人之誼、不往見、乃以存故人也。浮丘公聞之曰、弓知過矣。乃折柬迎先生於別墅。

八月、繼娶楊氏。邑明經楊慎齋廉女。

二年壬戌、三十九歲。

春二月、過山海關。先是、高陽孫閣部承宗自請督師、鹿公伯順以參贊軍務從、約先生過塞上。居三月、得徧觀諸形勝。高陽公欲留之、先生急歸。後高陽公序孝友堂家乘有云、尹吉甫中興、乃歸功於張仲孝友。其推重先生如此。

三年癸亥、四十歲。

聞警、約同志練鄉勇。

楊生以小嫌與余仲兄成訟、八月始解、後與生遇如初。

仲兄嘗言、生平學力不見長益處、一訟八月、乃是磨鍊實功夫。訟事解、楊生曰、八月來血氣相激、豈不能加一言以相諍。然而不忍者、正見余信君之深也。

與鹿伯順商正四書說約。鹿先生著說約成、易州守徐恆山欲梓之、先生謂其中語有似誤者、宜訂正。鹿先生深然之。

四年甲子、四十一歲。

左浮丘僉都以忤璫去國、期晤於白溝。

爲同邑節婦陳氏舉節。節婦孫國祚妻，呈詞有云：「十有五歲而于歸，二十有三而夫逝。變生骨肉，旣痛夫君爲井底之魂；禍起蕭牆，幾欲同夫作水中之鬼。第嬰兒在眼，稚女孩孩，趙氏之孤誰憐？若敖之祀將餒。毁形以矢從一之志，斷耳以寢姤嫉之謀。葢殘形而形始踐，苦節而節乃彰。雖本分各完，亢節者固無求于世；闡風興起，旁觀者寗不有動于心。」事聞，得吉旌表。

五年乙丑，四十二歲。

在北城。李天篤、閻顧行、閻國賓、張泰階、李鳴雷、洪月評、蔚雲會、王宏圻、王際明受學。

左浮丘、魏廓園相繼逮下鎮撫司。左之弟光明、魏之子學洢各相從。時廠衛嚴緝，爲計避匿之所。左、魏兩公被逮，魏長君學洢先至，有緹縈上書之志。周文選、順昌亦遣使護學洢。時鹿先生以職方贊孫閣部於山海，先生與鹿太公毅然爲之保護。凡脱禍而解厄者，不獨破家不恤，亦且身命不顧。左、魏諸公子弟僕從以兩先生



爲歸矣。○左僉都過白溝、先有字遺張果中、期先生相會。坐間、環何而竊聽者、皆緹騎也。僉都舉止自若、徐曰、某被逮出門、入十歲老父母、一痛絕地、此情何堪。言之泣下。先生曰、老公祖朝家大老、雨露雷霆、總屬聖恩、主張須蚤定。僉都爲收泪以謝。月下復邀先生會于公署、曰、適人金吾公子云、當事者定欲死楊大洪、大洪死、我輩豈能獨生。時奉聖客氏弟一光先因素不禮于士君子、每謂其善者、曰被逮諸老一時先名賢、我欲令吾母而求解於吾姊、庶可有濟。或舉此言以告左公、左公曰、可向一婦人女子求活耶。殊非丈夫。先生躍之。左公又云、有一王姓者、相從于患難中、煩覓一枝聊爲棲止。先生究其人、乃云、即其八弟光明也。因引與魏學洢同住鹿太公家、時往來於先生之北城。○左公過白溝之二日、廓園魏公亦逮至、爲詢果中。果中正走關門探消息、欲假半日遲先生一晤。緹騎苦不肯待。左魏既下錦衣獄、掠追甚嚴、三日一比、五日一奏、意固不在完贓也。學洢每絮泣食不下咽、必欲入京伺動定。又苦無安頓此身處、乃易姓名爲金子陶、先生之仲兄相我公伴之往、至良鄉、學洢矣、且於旅舍相我公率魏僕入都住牛俊臣家。其僕

自獄中朝暮往返。一日、魏使過。錦衣王滋民、王曰、令汝小主人自來、他住良鄉某處。但減嚴緝、役不明言耳。左擬贓二萬、魏五千、立限嚴比。鹿太公與先生率同志者力爲區處、炎蒸策蹇、醵得三百金、付魏使持北上。隨聞廓園公斃杖下二日矣。學洢已跟蹌扶柩去。時爲學洢下榻者、固安有賈三槐、定興有許顯達、皆取以爲入都便路。王永吉、楊光夔、杜濂、崔庚、范士楫、皆醵金之人也。

孫高陽督師關門、爲左、魏事上書。瑞難作、左僉都有字遺先生、與鹿化麟云、二公道義之雅、須得一人親詣關門。知泰、庭之哭不同於泛泛。翌日、化麟與先生之弟啟美遂東行。先生上高陽書、略云、左、魏諸君子清風大節、必不染指、以庶罪人。此何待言。獨以善類之宗、功臣之首、橫被奇冤、自非有心、誰不扼腕。維桑與梓、固浮丘舊履地也、遺愛在人、不止門墻之士。興歌黃鳥、昔盧次楩一莽男子耳、謝茂秦以眇布衣爲行哭于燕市、曰諸君子不生、爲盧生地、乃從千載下哀湘而弔賈乎。李獻吉在獄、何仲默致書楊遂菴、求爲引手。康德涵義急同調、至不自愛其名。浮丘、廓園之品、固當直踞獻



吉、何亥。梗敢堂。恨某等一介書生、無能哭訴、倘負慙於茂秦閣下功德前無遂菴憐才扶世之感、諒亦有激于中、稍一斡旋、且有出德涵上者。況兩君子以道義臭味之雅、受知于閣下最深且久、閣下豈無意乎。孫公晃書、隨具疏爲關門事、欲請入覲面奏機宜、魏忠賢闇之、遶御牀而哭日、孫承宗提兵數萬爲請君則又輩必無嗤類矣。卿驄旨正之、諸公之慘禍亦氣數廷然也。〇魏給事既死、左公都之追比正嚴、先生與鹿太公計議、僉都舊爲屯田使、曾以十三場籽粒爲定與開永賴之利。又爲學使者、使簡拔高等、悉知名士因與鄉民約、凡十三場籽粒地、每畝捐錢一文、便可得數十萬。縉與青衿約、各隨心力捐輸、數日之內、義湊數百金。張果中、王拱極接濟、馳送甫至、而僉都亦斃杖下矣。時共事醵金者、賈爾霖、蘇湯宇、李裒實、陳諤言、李童胡、向化孔、心學等也。一時道路訌傳、宦宮有指而目之者、曰爲左家斂銀、若干衆皆危語勸止之。太公日、不知命無以爲君子。老夫固籌之熟矣。先生日、拚此一路、便無不可爲之事。今月無不盡心、免得異日生悔。

六年丙寅、四十三歲。

周景文又逮至、其友朱完天相從、有北行日譜。

周文選又逮、時鹿伯順已從關門入里。周之友朱完天名祖文，攜其手書云、不肖以迂愚拙直罹此嚴旨、雷霆雨露均屬聖恩、在臣子只應歡[①]喜順受。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古人之言殆非欺我也。弱子同來、因其中途患病、反增一累。遂力遣之回。所仗止一密友朱完天、全賴仁兄爲之覆庇。先生云、前番已歷情形一切可省、惟訪王湴民一着。不意王出都而周公亦擬贓五千。周之貧不減于魏也。完天同江村、與鹿太公暨伯順先生熟籌詳計、移貸百餘金。又張希皐之八十、羅萬象之五十、茅元儀三十、王永吉二十、皆義助也。鹿先生復遣字范質公、亦得二百。時完天勞憊劇甚、先生令季弟啟美率鹿僕趙順、送至京師、而周公又斃杖下矣。啟美歸至蘆溝橋、河水泛漲、居人一夜皆席捲去、啟美幾不免。弃日絕食、步行泥水中、無幾微退悔。事載乙丙紀事。茅公元儀有范陽三烈士咏、蓋爲鹿太公正與先生暨張子果中也。

七年丁卯、四十四歲。

奉聖容氏弟光先介所知送名馬一匹、余以家貧、不能具芻茭辭。光先再致養馬之需、以病軀不能騎乘辭。

崇禎元年戊辰、四十五歲。

督學御史舉孝行、得旨建坊。御史李公名蕃、疏云、爲旌表事。孫某係保定府容城縣人、甫弱冠、中萬歷庚子科順天鄉試。于三十三年六月內丁父艱、廬墓旁三年、服闋。三十六年、十月內、丁母艱、復廬墓所、不茹葷、不入內六載如一日、里閈毫無間言。看得本生孝根天植、倫自性敦、弱冠蜚聲、庶幾顯揚無忝[2]。六載廬墓、洵稱明發有懷、堪勵頹風、宜加旌表。奉旨建坊旌表、仍給二丁、侍養終身。官紳鄉族欲圖建坊、謂不可。委王命于草莽、先生力止之。

表元義士魏敬益墓。義士墓在容城縣沙河村。元末歲飢、鄉人鬻田千餘畝于義士、後歲

熟盡還其田事聞旌表里名興讓其後人家藏有還田卷先生復表彰以廣其傳。

二年己巳四十六歲。

二月三日長兄崇我公卒。崇我公抗爽遇事能剖有燕趙豪士風。

十月畿輔聞警鄰邑親友百餘家皆就予北城商避地計。邑令延予爲城守因皆入容城。先生爲遠邇所歸故聞警即舉家來依先生不得已入容城衆皆從之。先生所儲終歲之需十餘日而盡。

茅止生從孫高陽于關門過余北城。止生名元儀歸安人時爲高陽參贊軍務。高陽公數向止生有推轂先生之言止生因來請益先生曰朝野屬③目關門一片地子文士之雄耳所與朝夕共事者二三大帥也僅有一見才之心使不能容人人甯有爲我用者。止生極佩服其言後贊高陽追祖帥一事嘗自言此可不負先生之教矣。○是年容城牛光祚新安劉之躍從學。

三年庚午、四十七歲。

鹿伯順里居、遣子立雅、奏雅、望雅、姪度雅、量雅、維雅、抱雅就學江村。鹿先生家居講學、與先生朝夕相聚、商學問大旨、兩先生之門人皆互相問學、

先生故遣子姪皆就受業。

御史黃鶴嶺疏請徵聘。巡按黃公名宗昌、疏略云、爲欽奉聖諭事。見任太常寺少卿鹿善繼清心勁骨、慷慨有大略、向在關門閣部資其籌畫者三年。當逆璫用事之時、炙手可熱、而善繼爲其鄉人、一冷如冰、其品可知。又容城縣庚子科舉人孫奇逢、可與謀大事。向地方有事、與鹿善繼皆鄉居、團聚鄉兵、隱然成一重鎮、且至孝性成、忠義激烈。但其人恥于干謁、不樂仕進、臣在伊鄰邦作令六年、未嘗一見其面。倘以徵聘之禮行之、定有以得其用。

奉旨、鹿善繼等着與核才酌用。先生以病辭。

六月、例病、不飲食者六日。有晉州某以一丸服之、立愈。

七月、四子博雅生。

四年辛未、四十八歲。

在里門。

建邑前賢劉靜修先生墓祠成。靜修先生墓在溝市村、舊未有祠、先生與伯順暨闔縣紳士創成之。靜修無後嗣、且力言於縣令、俾免本村差徭、以供祭祀修築。約每歲清明、同人掃墓、歲以爲常。

議李希直、張希古二公配饗靜修祠。告闔學文云、靜修先生前未有祠、自國子監丞李希直伸疏請、從祀孔廟、章數上、始得旨許專祠、春秋祭祀。希直實先生之功臣也。希直立身立朝、大有裨於風教。既沒而門人張希古紹烈、爲築室于場、告除廪米、廬於墓者三年、乃疏請爲其師建祠。遺文見在、可考也。都御史李侃文集載其兄希直遺事更詳。又刑部尚書江浦張瑄集中有希直祠堂

記、但荒廢既久、基址無存。按其生平精力、全以靜修爲依歸。希古又繼師志、爲靜修請從祀。章數上、雖未得允、亦許紀錄。兩先生皆是有功靜修者、合宜置主配饗。

十二月、長孫瀾生。立雅長子。

五年壬申、四十九歲。

茅止生再過北城。高陽當闕、欲題先生代鹿伯順令止生來倘。先生曰、君與伯順從高陽、君之才、亦君之志也。余既無其才、又無其志、願老死公車、不敢借途求用。

十一月、五子韻雅生。

六年癸酉、五十歲。

在北城。

申社約。先生王父運判公結文社于寶藏寺、至先生三世矣。課子姪輩暨從學諸友肄業其中、爲十約

以勉之，一曰立志，一曰知學，一曰改過，一曰求友，一曰虛己，一曰率眞，一曰定操，一曰尚齒，一曰肅儀，一曰固盟。○是年，劉範修師因張文峰維德從學。

七年甲戌，五十一歲。

春，下第。

金伯玉來晤。伯玉名鉉，都門人，爲兵部郎，參宦官張宏憲家居，以斯文自任，與先生論學。甲申殉國難，先生爲之立傳。

韓參夫過余論學。參夫名位，宛平布衣，與高景逸、劉念臺諸公講學。至是再過，先生有送韓子南遊序。

三月，視弟啟美於武城官署，刻孝友堂家乘。哀思錄、永思錄、先嫩錄、復學本末、詔旌記、草堂蘭譜凡六種，孫愷陽、鹿伯順、茅止生諸公各爲序。



八月、同鹿太公謁孔林。

爲邑紳劉允升扶孤。劉允升任太湖令、因無子、紳士議擇爾植而立之。劉死、其從姪某利其產、誣訟爾植爲殺父、先生致書縣令直之。

八年乙亥、五十二歲。

三月、弟啟美自武城告歸。啟美公爲令不及二載、以不善事上官告歸、囊橐如洗、有武城治略、武城錄言二卷、怡怡軒詩數卷。

九月、辭王給事保舉。禮科王名正志、河間人。保舉先生、謂眞孝眞廉、有體有用。奉旨取用、先生具呈力辭。再奉部文嚴催、謂不赴者除革。先生曰、朝廷以賢者相待、而士以不肖自處、何罪之有。終不往。○先生具辭呈云、某學古近迂、爲儒趨腐、莫知保舉之自、見在起送之中。奉有檄文、促令赴部。此國家創開之盛典、亦學人希遘之殊恩、敢不聞命束裝、刻期就道。然士各有志、仕自有時、用才者必不强人

用世者必先度己。此其淺深分量、正可於將用未用之際、明白剖決、以取進止。蓋國家功令、首重制科、士子功名、應須甲第、此以下、莫敢望焉。雖分符受事、無地不可見長、而任鉅肩鴻、有時易於見短。事不克濟者、是謂辱身、卑不及格焉、未免降志。某鄉薦有年、計偕多次、包羞點額、捲土之志益堅。帶病問方、下帷之心難于死。張舌猶在、桑硯未穿。豈甘廢業于半途、妄冀收功于末路。此先子彌留相戒之遺訓、亦不肖生平自矢之初心也。況學而不優、惡可言仕。人卽知我、孰若自知。漆雕之信未能、且辭仕使。子羔之質雖美、須用讀書、願依本業、而就文場、第按成規、以圖進取。亦豈敢任魚鳥之性、以自放於江湖之問哉。

為孝子李之茂辨誣。

同伯順過孫少師家、為十日留。高陽縣去容城百里、少師數走字、期鹿孫兩先生聚晤、方訂歲一會于高陽。明年、鹿公遂殉難死矣。○是年、清苑王爾祿率弟爾禧從學。

黃侍御鶴嶺過訪北城。鶴嶺奉召過保定、期友人潘子美同來訪先生。潘曰、余曾過孫

先生、門三重、未嘗見片瓦、何以容從者乎。黄公日、某昔以此言入告、原得之耳聞、今幸目覩矣。

九年丙子、五十三歲。

在北城。

七月守容城得全。先生有守容紀略。直隸巡撫張其平恤刑員外郎胡向化亦以守禦薦、奉旨取選時加一級用。禦薦、奉旨取選時加一級用。

七月廿九日、定興失守、鹿伯順死之。余次女嫁靈寶令楊茂子生員士宏、死於井。奉旨建坊旌表伯順之太公暨子化麟攜家入容城、幸得全。巡撫張其平疏略云、原任太常寺少卿鹿善繼、千秋正氣、一代偉人。服官數十載、功績茂著。及養高林泉、惟知修身淑世。當入心風鶴之日、遠居鄉村、儘可避難。本官聞變激烈、毅然入城、止以忠義二字倡率士民、爲効死勿去之計。迨城破、正

色受刃。以聖賢道義之學，爲忠臣義士之舉。生有令德，死著芳名。至如某某及楊士弘之妻孫氏、某氏，雖匹夫匹婦之微，而義不共戴，殺身成仁，均之有關風化，應行旌卹。奉旨：鹿善繼贈大理寺卿，廕一子入監讀書，仍建專祠，賜謚。孫氏等，該撫按建坊旌表。

與邑令議復祀典、卹死事者。與邑令劉克極書略云：邑前輩胡炳南，登元末進士，隱居自樂，屢徵不就，卒賜配饗。靜修載在縣誌，不知何時遂失其主。幸遇明公主持名教，宜補此缺典，置主靜修祠中。城頭死事諸人，既有南樓之祭，部意以爲守城之人，其飢寒亦當念也。公餉尙存，請動支以完此項。然書生之效義，與衙役之趨公，想亦有差別。生員胡堪夫婦同死于井，生員張應熊之女死于城破，挺擊烈氣，剛腸可以光照汗簡，明公宜給扁旌之。四境之義士烈女，各爲一祠，尤爲盛舉。并還烈女祠，當此之時，愈有關係，或卽以今日之節烈而附于祠中，是亦前輝後映，彰往勸來之大機括也。孝婦劉戈舉之妻張氏、孝子趙廷桂，皆寠人，貧困欲死。聞此時收貯土寇所掠之衣，或各給一二件，以燎其寒，是此亦



旌有德之意。

十年丁丑、五十四歲。

在北城。

六月、六子尙雅生。

九月、梓取節錄成。凡六卷、共二十六門。先生自敘略云：取節者、蓋自名公碩輔以暨農夫婦女、凡有一念一事之幾於理道、而得於聞見之眞者、則急取而錄之也。尋繹惟古者史氏之書、其於名公碩輔、非爲國家建大勳勞、捍大患也、不以書。其於農夫婦女、一言一動之根於性而中於情、則汲汲焉以書。非與名公碩輔之略、而獨與農夫婦女之勤也。名公碩輔、其賢之鉅且衆者也、事而爲之書、則不勝書矣。農夫婦女、則其賢之微者也、事而不爲之書、則不得書矣。是編也、自癸亥迄今、人不問貴賤、行不問鉅細、一念一事可以興豪傑而範世俗、則隨筆書之。間亦有其人素在可憎、而偶有可錄、尤不敢以惡而棄

其美也。王汝止之言曰、滿街都是聖人。焉知農夫婦女之所與知與能者、非即名公碩輔之所不知不能者乎。

十一年戊寅、五十五歲。

秋、同諸友入五峰山、結茅雙峰、爲避地講習之計。郭扶陽、衛明、耿是經、權等從先生入山受學。

冬、聞警。余兄弟攜家至雙峰、諸友相依而至者數百家。

杜君異越有五峰紀略、茅止生有掃盟餘話序。五峰在易州西南九十里、去容城百七十里、漢王興之五子避王莽之亂、隱居于此、世遂名爲五公山。山之下有洪元宮。元儒劉靜修有方外道人留客住門前塋世倚山避之句。又東南數里名雙峰村、先生結廬于此、與同人修武備、與文學、干戈擾攘之時、有禮樂絃誦之風。先生兄弟暨一時從入山中者、彙其詩文、曰掃盟



餘話。茅止生序云、田子春辭騎都尉之命、率宗族鄉黨入徐無山中、掃地而盟之。從者五千餘家、乃徐為定婚姻喪葬之禮、民遂以化。近者丙子之役、容城受攻七晝夜、士垣陵遲、牛羊可上。啟泰再辭徵召、居郭外、曳杖入邑、從容指授、萃眾心為城、城卒得全。天子嘉其功、啟泰以無城而守、幸也、不可以。再力請改築、莫之應。戊寅、乃率其宗族鄉黨入雙峯。及兵入、從之者數縣、累數千百人、多衣冠禮樂之上、乃所以整齊約束之者、一如子春。不半歲、難平、未及為移風易俗之事、而築險肆戰之暇、神間氣整、倡和為詩歌。夫舉世倉皇奔竄、即傳葺轂而處者、日夕如聞甲馬聲、舌不能下。而啟泰能與其徒抑揚弓汝以著其斐然、此以制婚姻喪葬之禮何有。漢之名卿鉅公宛轉兵戈之中、強者纂、弱者依、卓、木死、子春處之、若無事然。今之強者以一死自賢、弱者以能脫一死為幸、啟泰獨恢乎其不可測也。而從之者又多豪傑之士、出能以定變、入能以樂道。啟泰之遐較子春不更多乎。兩徵君上下二千年、皆在燕南趙北、豈偶然哉。吾故題之曰掃盟餘話。

冬，南大司馬范質公檄聘贊畫軍務，辭不赴。范公景文檄有云：「才識俱合，心跡雙清，孝子可作忠臣，文事能兼武備。」爰資囊智，用佐帷籌。先生遯在山中，辭不往，復有詩云：「東埜林泉曲徑環，烟波深處武陵閒。機緣不借天孫補，生事惟將活水潺。月掛雙峰吟具癖，露凝長夜酒成斑。何來檄草侵朝夢，肯令移文笑北山。」

十一月十日，高陽陷，孫少師闔門殉難。有高陽述聞。少師以元老殉國，一門子死孝，婦死節者二十餘人。忌者尚持異議，先生爲位哭以詩，成高陽述聞，紀殉難事甚詳。

十二年己卯，五十六歲。

在雙峰。人日偕友集竹園，詩云：「十年回首幾風塵，此地別生一樣春。海上雲霞誰結伴，山中歲月此逢人。夢酬書榻憐余老，劍舞麴壇愛爾眞。鎮日竹園無俗事，柴門分手月光新。」

春，自雙峰歸，過百樓耿氏，掃別墅止余，令其子弟受學。

雙峰去百樓百里，往來便道。耿好訥好訒與姪權迎先生於其家，諸友相依而至者日漸衆，門人從學日益進。

擬爲鹿伯順建祠于定興殉難處。爲文告同人，略云：「惟我燕右，挺生哲人。生爲理學名儒，死以忠節報國。立誠已盟于爾室，奏績隨見於當官。說約一編，點點滴滴述孔、孟，認眞諸種源源本本祖伊、周。以靜修養高尚志之心，蹈椒山殺身成仁之事。身非守土，甘矢一念與城殉。家在城南，獨鋭意而北向，惟其死生之關一破，遂於君臣之義了然。節盡荒園，碧湛孤臣之血。神飛遥漢，赤傾九廟之靈。皇仁特許以專祠，祀典豈容於久曠。卜期創始，既勞父母公祖之主持，指日告成，尙冀友朋親知之佐理。肯堂肯構，行看廟貌之煇煌。載經載營，先問同心之踴躍。」

十三年庚辰，五十七歲。

在百樓。

人日詩云、百樓逢人日、行年五十七。往事抵掌問、酸流骨孔出。田無負郭半、終鮮治生術。春官十一上、匹馬歸來疾。自分甘林壑、富貴非其質。此行雖勉赴、筋力已全失。幸有清修人、所學稱入室。朝夕共嚶鳴、何事不可畢。有兒已成行、長幼頗秩秩。大者知名行、小者亦和吉。兄老輿尚酣、弟復工音律。天以娛我老、竊附民之逸。

春、視弟啟美於京師。

二月、次孫淦生。望雅長子。

春夏不雨歲大饑、人相食、饑民嘯聚。余與百樓鄉鄰修備禦。鹿氏諸孫盡心、洗心、杜越、張果中、鹿善治、賈三槐、陳鋐各攜家相依。餘問業者數十人、皆環雲鶴軒、書聲相接。先生暇則視諸子習射於東圃。當嘯聚肆劫之時、隣近村落皆焚掠一空、百樓獨得安枕。

〇是年、耿保汝極、田儕蘭存芝從學。

秋、茅止生過余、同登張宏範看花臺遺址。

十四年辛巳、五十八歲。

在百樓。

王生洲訪余百樓、留十日而別。王公名孫蕃、與先生爲姻友。服闋、將入都、與先生商推天下事、論當世人物、俱在夾袋中。明年、特授南御史、即參大璫劉元斌罪狀、並羅盡時賢薦舉范質公、倪鴻寶二十餘人。先生集中載與公往復書甚多。

十五年壬午、五十九歲。

在百樓。

十月、聞警再入雙峰。

山居與同志約。一嚴同心、一戒勝氣、一備器具、一肅行止、一儲米豆。

告同志禁樵牧。同志既避居于此、勢必令人樵牧。或僕人無知、戕伐人樹株、踐踏人種蓄、令土人飲恨、便是我輩之不德也。今與同志約、戒嚴廝役、勿犯此禁。昔庾異行寄寓山中、與衆誓之曰、毋樵採人所植。此古人先見之明、我輩當三復斯語。

十一月望日、值警、同人俱集五峰。忽有火逸、勢已熾。先生爲文祝於山神、旋熄。

十二月、先生六十之辰、門人戚友百餘人、介杜君異言稱觴。席地藉草、少長秩然、歌詩鼓琴。先生顧而樂之、頓忘身之在患難也。○坐中有諸壯士飲盡歡、各以其長自負。王枝鹿後至、謂先生曰、某長于韜略、某長于弓矢、某長于刀劍、某長于火器。先生謂王生曰、子何所長。王生曰、調和諸將、某有微能。先生曰、諸子偏長、子稱兼長矣。

十六年癸未、六十歲。

在雙峰。

春，辭公車路費。

二月，五弟啟美卒于雙峰旅舍。武城公入山中未幾，卽病，夜常不寐，每吟詩以遣病魔。先生輒挑燈對榻，裁句以伴之，故勞鬱成病幾殆。武城公歿之五日，病始蘇，慟不及視含殮，數年後，每見武城公手蹟詩文，淚下如雨。

修山寨告期。

三月二十七日，山中聞警甚急，賴同人守禦得全。先是，先生入山，令夏鼎相視路徑險阻，郭翼明酌度守禦情形，部署諸同人量才分守。李子靖率其子祁守阨要，自辰至午，鏖戰三時。先生各詩紀之，詳清涼寺對壘紀。耿權盡出其粟，供同人取給，尤先勞勸。

事平，同人擬各歸里，祭告山神。

四月、還百樓舊居。

七月、移江村。鹿靜觀邀過北海亭、贈以詩、慘澹西山來、百樓重借止。四載歷寒暄、主人情未已。君家篤世誼、拉我西江里。灑掃北海亭、款洽濟世美。園丁繼新蔬、日夕佐薪水。兵去室如懸、豈堪爲君累。貧與道相親、太常晰妙指。衰年疎領略、願與君悉此。復有相悅時、清夜月初起。

十月、歸北城、爲弟啟美營葬。杜君異越誌其墓、先生訂輯其詩文若干卷、爲怡怡軒遺稾、藏于家。

邑令胡君廷佐、平涼人。聞先生歸、單騎過訪。及國初先生被徵、嚴催就道。胡爲部郎、向輦下諸大列曰、堯舜在上、下有巢由、我輩浮沉仕路、使孫公得遂其志于長林豐草間、是亦聖朝寬大美事、可稱先生知己。

十七年甲申、六十一歲。

春、賊李自成犯京師、攜家復入雙峰。先生有野哭詩云、至尊挺英資、卓哉

有爲主。繼統十七年、日思起隋竄。無如臣道微、有鼓而無舞。一朝天運摧、剛性不肯俯。惟君死社稷、大義有所取。雖未奏雍熙、綱維天地柱。后縊女先刃、神欽鬼翼怒。高皇應笑迎、謂不辱祖父。嗟余草莽臣、有泪徒褸褸。名列薦舉間、論勳曾有譜。無力可殺賊、生也竟何補。

四月、僞令馮持李賊檄趨赴京授官、不赴。時先生在山中、移避新安水鄉、欲漸圖南徙。賊勢方張、所在嘯聚、乘機思掠、忽從山中傳一僞檄、水鄉亦傳一僞檄、至欵列多端、首嚴把棍搶掠。羣小聞之斂跡、迄賊過、竟無敢犯者。事後知先生仲子奏雅與耿子權所爲也、不動聲色而地方得借以安。先生嘗爲同人言之。○先是、考止生考黃巢始末日、非考黃巢、考李自成也。先生服其先見。

五月、爲

大清順治元年、自水鄉歸北城、遂病瘡瘍。

八月、三孫潛生。立雅次子。

九月、巡按柳公以地方人才薦、奉

旨送內院、吏部啟請擢用、令有司敦促就道、以病辭。柳名寅東。

先生呈云、某中明朝庚子科舉人、迄今四十五載、行年六十一歲。然三十年來、病胃痼疾、每犯輒旬日不食、坐致筆硯荒蕪、耳目昏聵。邇復新病瘡瘍、纏綿不脫。親友交憐其危苦、某亦自厭其餘生、不意敢薦所屬、猥及庸陋。愚昧固自感知、殘喘實難就道。且其狼狽顛頓之形、皆明公所目覩、而非耳聞者也。伏乞俯鑒衰困、據實轉申、則新朝德意、當事陶成、某即伏枕敢忘銜結。

十月、避瘟疫、攜家三臺寓梁桂林春暉堂。會諸友於靜修書院。有渡江賦辨。歲暮復歸里。邱文莊濬謂靜修先生作渡江賦、幸宋之亡、竟以此阻從祀。先生曰、渡江賦、哀之也。時、李完一、李允繩、崔承一、李鄴番諸子、嘗講習于書院。

二年乙酉、六十二歲。

在北城。清苑高薦馨鎬、新安魏蓮陸一鰲、李晉亨知、新雄縣馬習仲之馴、容城孫備九鳳立從學。

三月、劉玉孺司馬遵旨舉知奉

旨送內院考試、以病再辭。劉名餘佑、順天宛平人。

薛祭酒行屋以讓賢薦、具以病辭。薛名所蘊、孟縣人。疏稱國學爲教胄之司、傳經育才、厥職甚重、苟非其人、鮮克勝任。元用許衡、吳澄輩爲祭酒、一代文教媲美古昔、有由然也。今册業之初、郎選滿漢子弟紘誦澤宮、作人之化、度越往代。爾以臣謭陋濫竽司成、心竊愧之。訪得保定府容城縣舉人孫奇逢、以庚子賢書隱居教授四十餘年、學深稽古、志切希賢、澹薄甯靜、絕意仕進、遠邇之士聞風矜式、特下弓旌、徵聘出山、以長成均、師道立而善人多、其庶幾乎。

三年丙戌、六十三歲。

三月，移居新安，寓薛錦軒別墅，額其齋曰雲宿舍。是年春，先生田園俱供采地，遂驅車入新安。先生身無長物，到處自適，屢經烽火，間警便行。嘗云：古人有言，富不如貧，貴不如賤。此言人信不及，以余觀之，少不為貧賤所困，老不為貧賤所棄。今而後，但求不負此貧賤耳。

門人高薦馨、王五修、孫備九請余錄問答語，自此始。先生與鹿先生力任斯道，嘗云：伯順以一人而兼直諒多聞之益，自鹿先生歿後，日與及門反覆發明，皆言奉教于江村吾友者。如江村所云，五經四書只一句話可以了，當千聖萬賢俱是發明此理，只一箇隨時隨事體認天理，則五經四書皆我註腳，還有甚不了當處。然此理包天地，貫古今，歷從來多少帝王賢聖發揮不盡，卻一一全備于我之一身，故日讀有字書，要識無字理，有不能領會處，試默默向自身上體驗，便自了當。

問：鹿先生談柄多拈象山、陽明、念菴語，三先生之旨趣，自無不同，而周、程、張、朱之旨趣，豈遂有異乎。先生



曰、三先生近裏着己、純是提醒昏夢、搜掠肺肝、直接孟氏之傳。須知從古聖賢都從立身行己處取齊、微有異同、自不必論。如周、程、張、朱、本同也、而細論之特以師生兄弟未分門戶耳。如朱陸本不同也、而朱子自謂南渡以後、八字着脚眞實理會推我與子靜二人。後世學者實修不講、專較語言文字、此正不學之過。從今後只理會其同、不必究晰其異、乃是眞切爲己之學。○是年、都門金仲遠鏡、新安王五修之徵、仇異渥憲稷從學。

四年丁亥、六十四歲。

在新安。新安令王孟山家楨下車之日、即謁於雲宿舍。孟山淮安山陽人。令新安、有清惠聲。後令永年。時仍執贄稱弟子。

邑有十老社、月一會、令子弟行酒、余仲兄亦與焉。端陽日、張于度與相我公至新安、先生集諸老爲尚齒之會。長于先生者、仇繼軒八十有一、羅好軒八十、相我公六

十九、仇馥閩六十八、薛錦軒六十七、楊懷秋六十六。少於先生者，魏明楨六十一、張子度、劉元樸、王翼明皆甫六十也。

五月，訂高陽孫文正公年譜成。文正公舊有譜，稿未及授梓，而遺失殘缺。仲孫之潆求先生補輯，訂成二卷。

纂輯理學宗傳。先生舊與鹿先生搜録諸儒語録甚多，書帙浩繁，經兵火散佚不全。至是高鐈王之徵、陳鋐與先生季子博雅手爲抄録，皆先生幾經評閲。嘗云：諸儒學問，皆有深造自得之處，故其生平各能了當的一件大事。雖其間同異紛紜，辨論未已，我輩只宜平心探討，各取其長，不必代他人争是非，求勝負也。一有争是非、求勝負之心，卻於前人不相干涉，便是己私，便屬浮氣，烏能近裏着己，眞切了當自己性命。此病關係殊不小。

五年戊子，六十五歲。

在新安。

春，修新安縣志。先生爲義例十則，謂節婦義夫非蓋棺不得書，孝友義讓不可自爲乞請，子孫不得爲祖父過爲溢美，採訪不得以喜怒而加妍媸，立傳勿以不羈而掩大節，名宦須造福於地方，鄉賢務有裨於風俗。矢公矢慎，勿濫勿遺。與高鐈纂修，逾三月始成。

秋，雲宿舍爲淫雨所壞，高侍御暨諸門人爲余築雙柳居，在學宮東。云：先生同諸子誦讀於學宮，顏乃來有聯云：近聖人之居，教亦多術矣；守先王之道，丈不在茲乎。○是年，安肅于杜若鴻漸、謝彝甫皇錫、清苑王譽之延袞從學。

冬，爲鄢廣文孝徵歸櫬。新安學博鄢萃楚，石首人，與先生友善，卒於學署，其子孔彰在楚，路阻不得聞訃。先生致書楚學使王天錫，資之北來。高侍御似斗資其歸。時有以路梗難之者，孔彰曰：「僕路無拾遺，先子無歸櫬之日矣。」與老僕挽柩而行。先生壯之，竟抵石首。

十二月、四孫涫生。望雅次子。

六年己丑、六十六歲。

在新安。選陸放翁詩手、題云、劍南高騫超逸、名之曰放、老懷也。至其生平大節、都在聲韻、字句之外讀。亞老示兒詩、是豈可以詩人目之。

誠自爲寫照。其甘貧愛閒、慕隱喜幽、更有當于

春夏之交、水鄉崔苻將作亂、歸北城。

十月、仲兄相我公卒、襄葬事。相我公柔善有執、族黨無語不稍亂、年七十一。先生爲次其年譜。○先生南徙、辭墓詩云、竹馬肩隨近古稀、白頭心事更依依、荊花落盡難歸樹、日斷天空一雁飛。

間言。彌留時、神氣安閒、一

十一月十日、告墓、攜家南徙、留長子立雅守祠墓。至祁州、乃非有掃別墅止尋、遣奏雅、韻雅率族黨親友南

行。先生南徙、族黨門人相從者數十家、里族依戀不忍別、至有追送一二百里者。沿途人爭挽留、儼然花外小車景況也。○非有名包博學勵節、爲左忠毅公所選士。先生與之講論甚多。

同李符夢謁橫渠張子祠。張子會官祁、故有祠。陽明門人徐曰仁亦官祁、與張子同祀焉。符夢名艾蘭、有志於學。先生教以東銘爲入門功夫、西銘爲學之本體、所謂無內外、無小大、一以貫之。符夢聞言有省。未幾而歿、先生惜之。

日譜自出門始。先生自敘畧云、自丙戌後、故園不可居、寄遲城者四。越春秋己丑五月、吾邑不戒、故園益不可一日居。思卜築河朔、漸圖渡河渡江、爲幼子就婚茅氏地。右塢薛君於共城林盧兩山中、各爲廬舍待余。王孺劉君復爲計卽次之安、予始於己丑仲冬至祁州、刁非有孝廉下榻挽留、遂令奏雅、顗雅先行相視。明年春仲、奏雅自洪水來迎、遂南發、來此五閱月。千里之山川人物或得之耳聞、或得之目睹、已大半在吾意中矣。予束髮論交、以友朋爲性命。今海內故人淪落殆盡、是譜也、自出門相與之人

有倡和、有郵寄、有咨問、又因而有所聞節義之事與志行之人、皆譜之、爲磨礪省躬之助。○是年、易州盧兆堂執贄於祁州。

孫夏峰先生年譜卷上終

校記

①「臣罪當誅」至「欺我也」一段文意不屬，疑衍。《四庫全書》本《兼濟堂文集》卷一一孫奇逢傳無此段。

②添：據文意，當作「忝」。

③朝野屬日：疑有誤，或「日」字當作「者」。《四庫全書》本《兼濟堂文集》卷一二孫奇逢傳作「朝野所倚重者」。

孫夏峰先生年譜卷下

畿輔叢書

順治七年庚寅六十七歲。

二月、自祁州南發。望雅、姪量雅攜家從。留博雅、尚雅、奉其母在祁。時王之徵同博雅留祁、徒步送先生、不覺三百餘里。至廣平、聞其母追尋、始歸。先生贈以詩曰、塵沙眯目透重裘、借爾衝風興未休。識得友朋眞趣味、便知陳蔡也非憂。○先生途次藁城、晤毛晴嵐三光、磁州晤張湛虛鏡心、肥鄉晤賀宣三應旌。

四月、抵淇縣之西崗。奏雅、韻雅先同族黨親友在此。

五月、來蘇門、同三無老人讀易於聞嘯樓。三無老人李崶、字霞表、雄縣人、精於易。先生著讀易大旨、自此始。

七月、移入共城、顏其室曰留雲舍。廳事題柱云、半畝亭臺雖種月、一家生計

只依雲。

十二月、奏雅、博雅奉其母至。

是年、新城王申之、餘佑、定興馬構、斯爾楹、成安李含生之藻、王玉乘元鏕、新安李性甫體天、李仁甫合天、李信甫朗天、安邑馬振公允錫、馬宜公載錫從學。

勵學文、無窮身世、有用精神。日圖晏安、積成暴棄。時為警省、漸入精微。古人吃飯著衣、便是盡性至命。吾人談天論地、總非行己立身。日用之功、惟靜心可入。學問之道、非勝氣能參。讀有字書、要省無字理。學而時習、習之何事[illegible]、逝者如斯、斯何物也。天地之大、猶有憾。夫婦之愚可涉、端三月不違、愈見不足。日月之至、儘有可觀。富貴利達、人一轉念、即豪傑。矩行法言、聊失足成凡民。賦性原同、因習而遠。降才雖異、情發豈殊。夜氣猶存、當默省梏亡我者何事。鷄鳴而起、急追尋舜跖分者何途。但求放心、要在責志。功有深淺、理無精粗。誦詩讀書、舉業不妨德業。學詩學禮、獨聞亦是共聞。父兄師友之間、反躬無愧。起居飲食之際、

樂趣何窮。何望同人告教小子。

八年辛卯、六十八歲。

在輝縣。先生語餘佑諸子曰、余五十年始識一貧字、正賴有同志者實履其境而深咀其味。昔伯順嘗云、我於貧字、未嘗身試之、所稱無諂無怨、終是虛談。今我輩以貧賤之身、值流離憂患之際、典琴書、質簪珥、忍病停藥、日不再食者屢矣。對妻子似難快心、對同志應無慚色。此字不明、終非真實學問。大家不講明、終非力砥流俗之意也。餘佑因名其齋曰共飢。○又曰昧爽丕顯千古治心之學。達而在上者著落在平章協和。窮而在下者、著落在修身求志。泥窮患難者、著落在空乏憂虞。舜、説諸人不閑歷山版築深咀艱難之味、烏能兼善天下。空乏時丕顯與協和時丕顯、總是一樣。戒慎恐懼、以提醒此心耳。

四月十九日、繼室楊氏卒於共城旅舍。楊孺人撫非己出之子女、終身無間言、前後六人、各不見其爲異母也。前配槐孺人有母年老、孺人迎養於家、事之如母。里黨賢之。先生

終身貧旅，不事家人產，嘗以一布囊貯米，經年不能滿，孺人絕無愠色。

六月，葬室人馬玉笋贈夏峰地寄厝。

是年，安邑景乾禎應熊、汲縣孟二青瑤暨雄縣王生洲子一廉從學。

九年壬辰六十九歲。

春，衛河使馬玉笋以夏峰田廬見贈，爲諸子躬耕之地，

先令韻雅督治。玉笋名光裕，山西安邑人。

謂諸子姪曰：汝等學稼，吾慮汝不明習此事而小視之也。舜耕歷山，尹耕有莘，亮耕南陽，此是何等動業。孔子於樊遲乃鄙而小之，此中道理甚活，正不相悖。當舜、尹躬耕時，渾身備禮義信之用，故能成舜、尹事業。孔子大道爲公，正欲偕及門共興東周，納斯世於鑿井耕田，家給人足，豈區區以百畝之不治爲憂哉。今日寄居蘇門，不耕無以爲養，且無以置吾躬也。不有畊者，無以佐讀者，况負薪掛角，古人何嘗不兼盡

於一身。吾老矣，此躬不力，望汝等並耕不怠。○謂族黨戚舊曰：汝等千里之外，既偕余來，復偕余止，各分田數畝，以共余耕。年之豐歉有無，共之。我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願各去私之心，勿負閒氣，各有父子兄弟夫妻，各安本分，生活吾之心事，告汝望汝大家聽信，且轉以告吾鄉之附近居此者。

十月，移居夏峰。榻銘：亢然一榻，每坐夜分，竹戶繩牀，風雪時聞，疎籬做席，樸陋無文，客至時常乏酒，自奉安必有葷。旁人竊笑而竊憐，病叟心安而意欣幸。諸孺子、長幼成羣，誦詩讀書，膏續香焚，長枕大被，至性氤氳。兄弟而兼師友，眠食起居，隨意適形，而不覺其紛紜。各爲忍慟於其母，故念其父而彌殷。此一榻也，莫嗟落寞，莫厭荒寂，不愧乎一室之中，便可以策千古之勳。

順天巡按御史陳淳水舉山林隱逸，奏旨，著督撫按起送來京。陳名棐，河南光州人。復寓書令頼州劉公勇體仁商進止。先生復書辭云：衰病腐儒，謬辱大疏，齒及，奉旨起送，顧某何人，邀此異數。然承國士相遇，不敢不披衷以陳。某五

十餘年老賢書、未嘗就一官、跡似於隱、然實非隱也、病也。平生多病、兼短於才、儒不自揣、冒昧一出、勢必狼狽而歸。區區不足惜、不重爲明公知人之請乎。年逾七十、終老烟霞、得藏一日之拙、正所以報明公千載之知遇也。

十年癸巳、七十歲。

春、有十老社、月一會於百泉。蘇門社題辭、衛水悠悠、源泉混混、人以地靈而聚、地以人聚益靈。吾黨數人、地分四省、偶來借閒於此、遂爾託契於心。或素耆烟霞、而鴻冥不下。或身經仕路、而鶴性難馴、或冷署優游、而默探乎學旨。或寒窗攻苦、而久澹乎名心、均抱用世之才、具有脫塵之想。一觴一咏、聊適此日之性情。斯地斯人、永作千秋之盛事。古人豈難並駕、我輩猛自交修。非敢素餐、用申盟好。○會約四則、一定交、一崇儉、一受善、一忘巳。文載集中。

正月、長曾孫用彔生。瀾長子。

三月、保定太守胡蒼恆兩次催檄至、具書辭。以巡按御史陳薦奉旨起送故也。

四月、讀朱子晚年定論。先生手書曰、晦翁六十歲後、因目病靜坐、痛悔向時工夫止是講論文義、於日用全欠檢點。深省痛懲。此是晦翁天資醞篤眞切用力、自覺自證。他人看不透、信不及所謂中人以下不可語上。以故於子靜陽明之說、紛紛抵捂、忘其爲效忠之良友、認以爲豎敵之讐人。聖道大公、而學人自私、以爲尊晦翁、乃不尊其所悟者、而偏尊其所悔者。晦翁不有餘恫乎。不能窺古人之藩籬、徒爲古人爭是非、此最是學人大病。

問朱陸同異、先生曰、鵝湖之會、人皆咎其不同。余謂道一而已矣、不同宜求同、所謂南北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未至於同、萬不可强不同以爲同。由求不同於游、夏、遊、夏不同於顏、閔。點曰、異乎三子者之撰。子曰我則異於是。不同何病、皆足人道。使當日弟兄友朋之際、不求心之安、强爲說之同、是狀同

也。先儒實地用功、不狥情面。子靜之言曰、建安亦無朱元晦、青田亦無陸子靜。晦翁之言曰、南渡以來、八字着腳眞實理會惟某與子靜而已。見二賢克己之學、偶爾辨論不合、正不足病也。

憶三君詩、序云、三君者、謂無錫高景逸、關中馮少墟、吉水鄒南臯也。三先生於神廟時、聚講京師、偶觸其遺事、悵然恨昔日之未獲一見也。因追憶之、以志企慕。○憶昔神廟間、海內推三老。都門設講堂、福淸爲王道。時彦蔚如雲、日夕資探討。我時游京師、攝衣欲往造。友人偶有見、尋師當自考。未幾三老去、我亦竟潦倒。今逾三十年、海內鮮盟好。後輩律前輩、方悔見未蚤。初疑賢才生、天地實浩浩。曾閱與由賜、接踵入懷抱。誰知竟不然、眞人非易保。卓哉三君子、立身如日杲。言爲世羽儀、披對塵心掃。古人異代交、猶思薦蘋藻。我雖覿面違、私淑豈草草。

十月、讀羅念菴集。手書云、念菴、陽明之功臣、龍谿之益友也。陽明良知之說、本之孟子不慮而知、龍谿遂以爲一念靈明無內外無寂感、吾人不昧此一念靈明、便是致知。或以良知不足以盡天下

之變、必加見聞知識、補益而助發之、便是俗學。此以一念之明爲極則、一覺之頃爲實際也。念菴曰、不然。陽明常以入井怵惕、孩提愛敬、平旦好惡三言爲證。蓋以一端之發見、未能即復其本體、故言怵惕矣、必以擴充繼之、言好惡矣、必以長養繼之、言愛敬矣、必以達之天下繼之、孟子之意可見。陽明得其意者也、故亦不以良知爲足、而以致知爲功。念菴集中多以此立論、故曰陽明之功臣、龍谿之益友也。

六孫溥生、泰雅長子。

十一年甲午、七十一歲。

二月、赴磁州張湛虛之約。張名鏡心、潛心易學者有年、期爲洛社之會。先生過之、留月餘。張公有子、十年不得見父矣。其姪亦失歡於其父、擯不得見者三年。先生爲之調劑、俱父子如初。南和白函三謂先生曰、學問從源頭上理會、併理字也無。先生曰、人生而靜以上雖不容說、然理卻是天之所與、至其下手工夫、須隨時隨事體認天理。



四月、過東昌、訪張蓬元。張名鳳翔、萬歷間、與涇陽、景逸、少墟、南皋、諸公講習頗久、歸田後。數走宇期過百泉。先生至磁、因攜理學宗傳就正焉。張諄諄於姚江無善無惡心之體一語、不能無疑。先生曰、古人立言、意各有在、一人之一言也、而前後不同。孔子與及門論仁論孝論行、豈能一一同乎。夷、尹、惠、皆聖、微、箕、比干皆仁、有程朱、不可無陸王。遵程朱者、是欲因程朱以見尼山。遵陸王者、是欲因陸王以見尼山、四子俱非盡境也。視聽言動無非禮、子臣弟友能盡分、此聖學實境界。蓬元深然之、復出所著書八椷、令先生為之箋訂而別。

七月、歸過湯陰南城坳、避貴客、為磁所震、耳遂聾。先生此行有遊譜、張蓬元序云、昔陳太邱詣荀朗陵、貧儉無僕役、乃使元方將車、季方持杖於時、太史奏稱真人東行、天人相感、自古志之矣。容城孫啟泰先生、前朝公車不赴、清朝徵辟不起、蓋龍德而隱者也。甲午夏四月、自蘇門訪余于東門、人馬構斯、季子孫君爭扶侍以行。所過與人臣言忠、與人子言孝、與人弟言悌、

望者以爲高潔不可及、而卽之甚恭而溫、油油然有萬物一體、滿街聖人之意。先生之學、學於天、恰然與造物同遊、故造適、爭迎致之、非人之所能爲也。遊譜有言、春秋以天自處、二百四十年此天、二千四百年此天、二萬四千年此天。此是祖述憲章、上律下襲、統體本領、故高尚有其事、事天其事也。以其時居上九、事在峻極之天、故志尚甚高、非以高尚爲事也。先生體認天理、處處見之、晝爲宵得、則隨筆疾書、問形歌咏、自家居以至之衛之齊、未嘗須臾息、亦未嘗須臾忘。天一晝一夜行九十餘萬里、而天極常止、其所而不動。人知先生之行、不知先生之止也。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周天自行、太極自止、動中有靜、未可岐視。譜中固嘗言之。太邱風誼似先生、而學問遜先生遠矣。

是年、太康耿太炤、燿耿亦夔帝德、肥鄉李元善貞吉從學。

七孫沐生。何雅長子。

十二年乙未、七十二歲。

春，集晦菴文鈔。先生題云：宗傳舊選朱子，止取晚年，友人云若只存此，則朱陸當欣然相得，安得許多同異。余惟道問學與尊德性原是一椿事，正不妨並存，見聖道之大，各人入門不同。又如格物與陽明不同，俱當互見，以示天下後世。因簡朱陸始焉不合，繼焉漸合，終焉相合之語，俱列於冊，見友朋之益，相得之難。知此，後之學者不知陸，並不知朱，必以爲到底不合，至舉晚年定論之語，亦不之信。見有人尊信陸子者，則極力擯斥之；見有人指摘陸子者，則極力推獎之。此與朱陸何涉？適足以明己之拘而不大。千古學術，豈一己之意見遂爲定評哉？王子格物之說，冒險犯難，歷盡諸攻，始得休息，然亦與朱王何涉？究竟建安亦無朱元晦，青田亦無陸子靜，姚江亦無王伯安。○問晦翁陽明之學，先生曰：門宗分裂，使人知反而求之事物之際，晦翁之功也。然晦翁殁而天下之實病不可不洩。詞章繁興，使人知反而求之心性之中，陽明之功也。然陽明殁而天下之虛病不可不補。

十二月，王天錫重刻鹿伯順四書說約於楚，索序。先生序略

云、鹿予說約久已梓行、其旨蓋取子輿氏博學詳說、將以反約之意。夫博與約、非二也。博原自約出、非約不能博。約原自博具、非博不能約。其貫也、孔子門嘗言之、顏子亦身承之。故曾子之修齊治平、一本於誠意。子思之中和位育、一歸于慎獨。迨至堯放勳、舜重華、禹平成博矣、而一延授受、執中而已矣。不獨帝王、四時行、百物生、博莫博於天矣。而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萬古此行生也、萬古此於穆也。一越其宗、即爲畔道。即諸儒繼起、各以所見爲發明。如周之無欲、程之主敬、朱之窮理、陸之本心、王之良知、皆從浩博中體記精微、所謂殊途而同歸、百慮而一致、正此說約之旨耳。今天錫復刻此編於楚、意謂伯順之說、得之陽明最深、而說最相合符。余謂由陽明而子靜、而周程、張朱、豈有不符者哉。由周程張朱而顏曾思孟、以溯之孔子、豈有不符者哉。由孔子而建天地、質鬼神、考三王、俟後聖、亦豈有不符者哉。總之本諸身者是、則言無不合。言合而本諸身者非、即合亦離也。切願學者因伯順之說、而觀伯順之行。余自丁酉冬、伯順至丙子殉義之年、蓋四十載、深知其爲渾成、虧齊、得喪、一死生之人、故其所說、皆躬之所行、求可以語言文

字觀也。仍順生平極服膺朱子晚年定論，謂王子爲朱子功臣，又何有朱、陸之異，而約之不合一哉。先生語諸子曰：自渾樸散而象數之繁，異同之見，理氣之分，種種互起，爭長然皆不謬於聖人，所謂小德之川流也。有統宗會元之至人出焉，一以貫之，所謂大德之敦化也。我輩不能有此大見識，切不可專執一偏之見，正宜於古人議論不同處著眼理會，如夷、尹、惠不同，微、箕、比干不同，朱、陸不同，豈可相非。正借有此異，以證其同，合知、廉、勇、藝而文之以禮樂，方見冶鑄之手。

十三年丙申，七十三歲。

九月，題夏峰草堂曰兼山堂。友人問卦之變也，乾可變而爲坤，坤可變而爲乾，六十四卦遞相變，以至於無窮。其不變之義安在？先生曰：有立於卦之先者，太極是也。二氣五行相推相盪，天人理欲，互消互長，而太極終古自如。善變者，陰變而爲陽，化小人爲君子。不善變者，陽變而爲陰，化君子爲小人。艮背無咎，無妄可貞，此易之所以教也。以兼山名堂，意有取於斯。○三無道人聯云：兩山相兼，

土之藏，水之潤，風之散，月之暄，氣至化行，總是無聲無臭。一背自止，趾之動，肺之隨，身之安，輔之序，事因時起，依然何慮何思。

十月一日，移先位於兼山堂之西。先生手書家祭儀注于壁云：久離邱壟，萍心未定，祭薦缺疎，邇即次稍次，移先位于斯堂，庶朝夕得依靈爽。凡我子若孫，入廟思敬，酌立儀注，願身先之。晨起櫛沐後入祠三揖，自入小學，便不可廢。○朔望焚香拜。○元旦昧爽設祭四拜，四仲月用分至日，各設祭，行四拜禮，令子孫供執事。○凡佳辰令節、寒食、寒衣，皆拜設時食。○忌辰設食拜。○子孫素食，不宜享客。○有事出門，焚香拜，歸亦如之。○吉慶事卜期設祭。○兒女婚姻，焚香以告，生辰彌月，設食以獻。○新婦廟見，設祭，主婦率之行禮。○凡祭，婦人另行禮，各如儀。○先生復手錄先儒時祭祀先諸則，揭之於壁，與子孫反復發明。至所書儀注，以身爲教，即疾病未嘗少廢。每遇兩先人諱辰，猶齋戒不與讌坐，色慘淚零，終身如一日也。

立雅欲歸、故園、破屋殘田，思爲料理。先生曰：「我正欲汝去料理，跟尋祖宗舊業，竭力修築耕耘，守而無失。但恐汝力薄骨脆，不能承任。抑知昊天上帝，爲生人一大主人翁乎。日月星辰，則主伯亞旅也。山河大地，則田廬臺池也。元會運世，乃所以永遠爲業。堯舜禹一中授受，乃傳祖業之人。姬公仰而思之，孔子終日不食，則清理祖業，思爲子孫萬世貽謀之計。顔之克復，曾之忠恕，思之戒懼，孟之仁義，皆謹守先業，不至荒墜。周之太極，程之定性，又從荒墜中而得其不絕之緒。子靜宇宙吾分內，陽明六經皆冊籍，皆祖宗舊籍也。而恍惚遇之，其間身版築之勞，躬耕鑿之力者，隨時隨地，未嘗乏人，然零星曲隅，未覩大全，猶以溝澮而侈言溟渤，邱垤而高談華岱耳。屋破矣，田殘矣，而廣居安宅，萬古常新，自開闢來，火不能焚，水不能溺。家家有此祖業，家家不能料理，一任頽敗，荒蕪絕無有過而問焉者。天無日不生人，而不能得一承家立業之人，天負人耶，人負天耶。汝能料理及此，方是肖子。」

爲槐慶堂歸櫬。槐名公徵，槐孺人從弟。魏縣廣文，卒於任，貧不能歸櫬，先生糾同人助之，三喪

皆得歸。

是年，武陟杭行健世拯從學。

十四年丁酉，七十四歲。

在夏峰。

三月，渡黄河，至杞，主孟調之家。楊方伯聞之，欲晤，先生不入城而返。

七月，何兒詮孫入輝邑庠。先生在輝本寄居，自此入籍。

八月，鉅鹿楊猶龍過訪，時殷伯巖、申孚孟俱集兼山堂。

猶龍名思聖，慕先生久，在杞不得晤，故來訪於夏峰。時先生有畿輔、中州人物考，楊留心當世人物，與之參訂殊多。伯巖名岳，雞澤人。孚孟名涵光，廣平人，節愍公冢子。俱問學於先生。

九月，入孫裕生。何雅次子。



十一月，九孫溶生。奏雅次子。

十二月，中州人物考成。自敘云：余來中州九年矣，中州之賢豪長者同時而我不聞，我之不能取善于鄉可知也。過去而我不聞，我之不能尚論于古又可知也。語云：蓋棺乃定。姑無論同時，則尚友古人可或靳歟。殘年山居，無所事事，偶於素聞素見者得百餘人，均之為人物耳。或以事理學著，或以經濟稱，或殉難一朝而以節義顯，或抒忠有素而以直諫名，或居身不苟，立朝有聞，人亦不得以一節目之，則方正之謂也。此五者，途轍雖分，而本源乃合，第就其時其地各成一品格，所謂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或曰：武與文則迥乎不同矣。余曰：不然。文以經邦，武以戡亂，益贊堯德曰乃武乃文，智信仁勇嚴甯直將道，亦相道也，亦君道也。若隱逸則不以文武著，稱抱道於身，未用於世，世有不可必之行，而我無不可必之藏，所謂隱顯一致耳。故敘列入科，而以隱逸終焉。

是年，新安楊乾行行健、新鄉郭駿臣迓熙、郭駿臣遇熙、大興李奕倩湓、大梁黃載公載從學。

十五年戊戌、七十五歲。

在夏峰。

先生題壁云、人生最繫戀者過去、最冀望者未來、最悠忽者見在。夫過去已成逝水、無容繫也。未來茫如捕風、無可冀也。獨此見在之頃、或窮或通、時行時止、自有當然之道、應盡之心。乃悠悠忽忽、姑待之異日、諉責於他人、歲月虛擲、壯懷空老、良可浩歎。

二月、畿輔人物考成。其規模次第、一準中州考之例。

三月、葬張于度於夏峰北原、爲作傳。先生誄以文、略曰、于度爲伯順高弟、從余入山入水五十年、未嘗或離左右、魏之難、履虎尾、涉春冰、烈士之名滿天下、卒歸老于蘇門、高蹈遠隱、志士不忘在溝壑、其庶幾乎。

七月、輯兩大案錄。先生自序略曰、兩案錄者、一錄從來創業之君若臣、一錄從來中興之君



若臣。蓋千古之英雄豪傑，經世宰物，莫有外焉者，故錄之也。或曰主聖臣忠，不必盡在創業，與中興何者獨錄此。曰此原不可與守成者同日論也。不階尺土，不籍一民，赤手而混一海內，此誠難矣。噓既燼之灰，尋已墜之緒，疎逖而恢大業，亦豈易言。然中興者，又視創業之規模小大，元氣厚薄，以爲後起者之綿促。漢高以匹夫而有天下，東漢節義之盛，超軼前代，昭烈猶能以偏安一隅，繫漢九鼎，此古事之可見者。蓋天原不輕生一大有爲之人，經幾屯蒙晦塞，戕夷殺戮之慘，始生一人，將以底定之。而一時之雲龍風虎，共濟時艱者，無一非承帝心之簡在，而此一人之與衆人，猶不知費幾許心力，歷幾多死生，而始成此永清之烈。以仰答天心，亦艱矣哉。思其艱以圖其易，民乃蓋若以易心承之，鮮有不顛躋者。人徒見功之難成，若謂天之不欲平治天下，且疑天之私暱奸雄，豈知陰陽消長，氣機感召，有數存焉。卽天且不能違，而况於人乎。兩案之人，不能盡舉，舉其著者，亦有我見爲著而人見爲平，人見爲平而我見爲著者，各從所見而已矣。

九月，題餓夫墓。餓夫姓彭，名之燦，字了凡，蠡縣諸生。甲申後，棄諸生，來遊河朔，依先生以居。紳士爲授粟，夷然不屑。有延之訓子者，不往，竟坐死於嘯臺之傍。先生義之，題曰餓夫墓，有文有詩紀之。

冬，王申之率同人魏蓮陸等葺余西山舊廬爲雙峰書院。易州陽崇岱書於石以記之。餘佑與同人講習其中。

是年，陽武王君佐際三，原武張天章燦然，新鄉郭熙侯治化從學。

十六年己亥，七十六歲。

在夏峰。示諸子曰：鄒子東廓嘗語同志曰：除卻自欺便無病，除卻慎獨便無學。此語原自道得盡，千聖萬賢，真切做工夫，只要慎獨。慎獨者，正慎其毋自欺者也。古來自欺者莫過鄉愿，故聖門痛斥之，衆皆悦之，欺人也。自以爲是，欺己也。欺愈工而斲吾真也益甚。自非獨勘獨證，戒懼提醒，終無自慊之路。爾輩誘染未深，天機用事，宜早致審於欺慊之介，何其勉之，夙夜勿忘。

三月、四書近指成。先生自序曰、或問、學何爲也哉。曰、學爲聖人而已。曰、聖人可學而能乎。曰、可。孟子曰、乃所願則學孔子也。曰、仲尼日月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烏能學。曰、日在天之上、月在人之中、天與日月不可學、亦學吾之心而已、以心在天地萬物爲一體、其操功卻在日用飲食之間、故心日不離日用常行内直造。先天未畫前盡心知性以知天、而聖人之能事畢矣。元公曰、聖希天、明道曰、聖學本天、孔子亦曰知我者其天乎、天之外復何事哉。夫子假年學易、而以不息告天行、在春秋以天自處。卽曾子論二十篇、大之言仁言德、細之日用飲食名色、雖殊要之同文章皆性道。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聖人以至誠配天所一不已。誠者天之道、誠之者人之道、時習之學、無所稱盡人以合天、則人也而實天者乎。魯論所載無一言不可會通、然其教之所重而本之者所滙、則時習一語、足盡諸賢之蘊、故曾子得之而明德至善、子思得之而修道而教、孟子得之而集義養氣以塞天地、皆所謂一以貫萬者耳。不能得其一者、讀書破萬卷、究於自己身心毫無干涉、窮年矻矻、終老無聞。余嘗與及門二三子拈學而時習一語。六經四書無不能滿其分

量。千聖萬賢、不能出其範圍。卽如清任和至不一也、而所以一之者、曰皆古聖人也。微箕比干至不一也、而所以一之者、曰殷有三仁焉。支分派別之中、自有統宗會元之地。若其必不能一者、是其端與我異者耳。非本天之學也。夫子嘗曰、不知言、無以知人。孟子亦曰我知言。魯論二十篇、無一言不傳聖人之精神色笑而出二千餘年、學聖人之學者、戴聖人之天而忘其高、履聖人之地而忘其厚。此仲尼之天地所以爲大也。劉靜修著有四書精要、惜久失傳。鹿忠節說約一編、刻畫生動。余耄矣、偶讀論語、復識數言於其首、標曰近指、以告吾黨士之共讀論語者、亦以示不可求之於遠且難之意。

寄西華左令、貴治自逆閹肆虐、有蹈東海而不爲之臣、且恥與之同姓。理寒石咢和者、世所稱魯仲連後一人也。僕素未識其人、其風尚可廉頑立懦、聞其家有老母、僅一妾與兩幼孫、侍晨夕。有子爲高節、不能庇其母、此固仁人君子所惻然而深念也。僕訪其詩文零落、尤甚惜之。足下維持風教、使寒石之精神常在天地間、而表章之功亦與之俱永矣。

雲南盧頌蓼貧老不能歸里、余言之僑寓諸紳修養老之禮。盧曾爲衛廣文、年九十餘、無妻子。先生倡養老之舉、時王蓼航爲具棺、郭公望每歲爲授衣。

諸子立會孟城、月兩會文。每會、問先儒學術異同、或禮制祠祀錢穀之事、使自爲條議以質之。

是年、易州田治埏廼畝、安肅趙炎、杞縣劉菖石始菖從學。始菖爲文烈公冢孫、以文烈公集乞序。武城王國鼎舊師事啟美、今爲汲丞、復從先生學。

十七年庚子、七十七歲。

在夏峰。友人問、執中之傳、肇自虞廷、子思子又加一庸字、豈以中之意有未盡乎。曰、中元虛茫無把捉、庸平常確有持循。堯舜以來相傳之意、傳者中而意卽庸也、非有二也。故德曰庸德、言曰庸言、只此一庸。而聰明識解之士多消熬不過、不跳於異端、則廢於半途、故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庸莫庸於子

臣弟友、而盡分難、庸莫庸於喜怒哀樂、而中節難、識庸則識中矣。○又曰、日用飲食之間、可以證聖、世人莫之信也。夫聖也、而能離此日用飲食乎哉、行庸德、謹庸言、不以飢渴之害、爲心害、聖人之能事畢矣。子日、吾無行不與二三子。正言此日用飲食也、能於此日用飲食而無歉、便可以俟千百世聖人而不惑、豈可以其日用飲食也而忽諸。

二月、次曾孫用槑生。瀾次子。

三月、考蘇門遺事。先生自序略曰、事何云遺也。萬歷庚辰以前、輝有志、百泉有志、事何以遺。庚辰以來、將歷三世、道之升降、政之因革、與人才之消長、孰爲綱之紀之、經之緯之、而使之不遺乎。辛酉、孝廉王遵道嘗捜邑之大利病、稟成帙以告邑令陳必諫、冀其見諸行事、爲承頼之圖。厥莫之遂、惜身殞沒而子孫零落、其所言何事、竟不可考。浸尋至今日、輝人輝事、無復有過而問焉者矣。余雖衰病、偶有觸於見聞者、有往蹟則有記、無蹟而文獻可徵者則有考、至勢不可支時不可失、則有議。記與考之類、風教



攸關，而議則民命所繫。語雖不文，意不敢苟。間有二三子代予成之者，二三子之意，一予之意也。八十年來，咏歌蘇山蘇水者，碑碣爛焉，然有德之言與有言之言，亦自有辨，其去取當與衆共之。

九月，十孫漢生，博雅長子。

十月，書孝友堂家規。先生謂諸子曰：邇來士大夫絕不講家規身範，故子若孫鮮克由禮，不旋踵而壞名灾己，辱身喪家，不知家規當先以身作範。祖父不能對子孫，子孫不能對祖父，皆其身多慙德者也。一家之中，老老幼幼，夫夫婦婦，各無慙德，此是羲皇世界，孝友爲政，政孰有大焉者乎。舜值父母兄弟之變，湯武值君臣之變，周公值兄弟之變，雖各無慙德，然飲泣自傷，烏能愉快於無言之地。吾家先嫩以慈孝遺後人，子孫世守勿替，是在爾曹勉之。

友人問陽明教旨。先生曰：人有性有情有才，當渾然未發時，無才之可見，并無情之可言，祇有一至善而已，故曰無善無惡心之體。其發也，則情生焉，雖未見才，而有善有惡，便非渾然之體，故曰有善有惡意之動。既動矣，而善中有惡，惡中有善。善之情無盡，惡之

情亦無盡、必須吾烱然不昧之良以辨晰之。故曰知善知惡是良知。既知善必爲善、既知惡必去惡。善惡情之發露、而爲善去惡、則才之效靈也、故曰爲善去惡是格物。物格正己而物正者也、是學問之終事。格至事物而窮其理、是學問之始事。

是年、灤州趙寬夫、御衆、盧龍韓子新、鼎業、王伯生、埴、密雲縣錢升堦、佳選、光州陳向敏、宿州王有年、永康、安州陳彨從學。

十八年辛丑、七十八歲。

在夏峰。先生謂一鰲、廼畝、曰子夏、子張同是聖門高弟、一言可與、不可拒、一言尊嘉矜容。蓋二賢各得聖人之一體、一是學毋友不如己者、一是學汎愛衆而親仁、各成其是、非有二也。

元日、輯聖學錄成。先生自序云、三代以前、治統即道統也。三代以後、有治統而無道統、道統以於是乎歸之儒。韓子愈原道曰、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文周孔、孔子傳之孟軻、軻

之死不得其傳。周、程、張、朱、乃所以傳孔、孟者也。遞及于明薛子瑄、陳子憲章、王子守仁、其最著巳。如鄒守益、羅洪先、顧憲成、馮從吾、皆醕儒。遡其源淵、蓋緣二祖列宗心學之密、直接一中之傳、眞以其身行道於天下者也。世遠言湮、懼其久而或晦、凡關於道統者、輯爲一帙、名爲聖學錄、使列聖之精神炳如日星、後之學者、知諸儒之興起由作君作師者之鈞陶、其所繫豈淺尠哉。尼山之纂修、憲章爲大、程朱之傳註表彰爲先。某衰年寡識、敢表章前聖、然賴天之靈、苟安邱壑、一日不死、一日不敢謂無事。自辛丑元日焚香手錄、共得若干首、求附應測、以俟後之君子考衷焉。

二月、戴嚴犖寓書問學。嚴犖名明說、滄州人。先生荅書略云、來書以閑邪存誠相質、略盡其愚。夫誠合下渾然、不存自存、天之事也。閑邪存誠以人復天、誠之者事。大易閑邪以存誠、即所謂去人欲而存天理也。人欲去一分、天理自復一分、人欲盡去、天理全復矣。得力處自在閑邪。孔子之改過從義、顏子之不貳不遷、曾子之戒欺求慊、子思之不疚無惡、孟子之集義慊心、總之一閑邪而已。其着落在

庸德庸言。其功夫在學問思辨。德成之後，博而化，善世而不伐。未成之先，不知幾多困勉，由愧悔而憤發鼓風雷之益，見天地之心，立地便能超凡入聖。堯、舜、湯、文、孔、顏、思、孟迄周、程諸大儒，總是一箇功夫。天地古今，一誠流貫，原無封畛，無悖違，只有一邪以障之，舉足成迷，骨肉相殘矣。開之熟，外邪自不能攻，内邪自不得起，成性存存，仍嘘天地古今於太和一氣之中，所謂反身而誠，樂莫大焉。

三月，約遊嵩山，至孟縣而返。韓鼎業來迎先生爲嵩洛之遊，於三月朔出門，子望雅、博雅、孫洤從。由新鄉會於郭公望家，至獲嘉，拜賀景瞻先生祠，搜其遺集數種。過覃懷，諸友爭延留，皆令其子若孫追隨，有以襁褓至者，曰：「異日成人，曾於兒時見孫先生也。」孟縣有隱士喬騰鳳先生，過訪其家，薛行塢留下榻於翁園，復約同遊，嗣以事阻不及往，惟遺兩子以謝，候於嵩者，有望嵩詩云：「嵩嶽依稀百里間，殘年臨路歎艱關。不才自顧非聞道，坐廢中途只等閒。」有嵩遊日紀。

四月，衛河督水田華石檄郡縣諸生會於百泉書院，就

余講學、余辭之。田名本沛。

五月、甯國吳生訪余夏峰、集諸友於孟城、爲講習之會。

每月以十六日爲期、同人遠邇畢至。先生會語有云、吾黨能自好稍有執持者、皆其有意見者也。不知意見二字最害事、勝氣凌物、是己非人、學者第一要治此病。不能破除、畢竟是一自賢自知之人而已矣。安望其入德而聞道哉。舜之舍己、舍此意見也。孔之毋意、毋此意見也。顏之克己、克此意見也。意見各不同、雖有淺深理欲、總之執而不化。果能破除、心虛無物、物來自能順應。我輩吃緊功夫全在於此。仲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焉。爾等默默自省、勿欺勿諱、時時刻刻全力破除此件。此是眞實爲己學問、外不必多講、以忞口說。

七月、三曾孫用桓生。潛長子。

十月、成述祖德詩。詩云、維我始祖、肇自興州。文皇召徙、各卜一疇。賈氏之莊、爲世首邱。代乏

聞人、桑土綢繆。遷居北城、曾祖庇庥。遵跡我祖、始衍
箕裘。締造維艱、敢忘前修。○於維我祖、人號佛兒。淳
衷質行、而背無岐。年近知命、始薦棘闈。十年作吏、冰
雪自持。宦雖不逢、人信無欺。子孫曾元、繁衍維祺。祖
德惟馨、令譽永垂。○於維我考、是謂克家。兄弟異乳、
門內多譁。考心用傷、動忍彌加。前承後啟、矢志何涯。
邑養北堂、獨力孔嘉。豪士悲歌、野老桑麻。彥方君實、
攜手同車。○於維季父、訥訥古人。不逢世務、不入俗
塵。寧固寧儉、獨守其眞。與物無競、返朴還淳。下叢生
幃、守原憲貧。我從問業、不墮迷津。司鐸鄴下、教澤猶
新。○惟我伯兄、賦性磊落。人所牽纏、片言領略。雖值
家乏、意忘寂寞。懷酒浩歌、情有餘緯。保安鄉曲、輯疏
扶弱。居荊軻里、奉劉琨約。兄也實師、父命從學。○惟
我仲兄、賦性和易。履道坦坦、蕭條高寄。義激於中、瑞
禍不避。悍使之馴、貴不敢媚。得飲酒情、晰涉世義。長
而有述、老學更遂。庶茂有闡、以醒爲醉。○祖爲廉吏、
弟能繼之。考有慈德、弟能宣之。爲人爲子、庶其無慮。
朋友切切、兄弟怡怡。武學七載、不怕鬼窺。武城年餘、
不慮人嗤。無百
畝田、有萬首詩。



是年、河內郭世昌、顧琮、沈大中、盧龍張嵩岱、延津李鼎新從學。

十一月、十一孫湛生。尚雅三子。

康熙元年壬寅、七十九歲。

在夏峰。

正月、書經近指成。先生自序略云蔡子九峰之言曰、二帝三王之治本於道、二帝三王之道本於心、得其心則道與治固可得而言矣。然心何以得也。靜言思之、曰惟一敬。夫敬、德之聚也。惟敬始能凝聚此理于心而無所放逸。倘或不敬、則心君縱恣而天德亡、百體懈弛而物則廢。將於何處求道法、更於何處覓治法乎。堯舜禹以精一執中相授受、非敬而何以精、何以一。精處便是敬、敬之不息而無所以雜之者即爲一、一則中矣。商湯、周武之建中建極、舍敬而中於何建、極於何建哉。不獨湯武、皋夔伊傅周召諸大臣、明良合德、臣主同心、其所合所同者、無一不本於敬、以敬德而祈天命、顧民嵒、愼五刑、肅六師、

時至事起，殊途同歸，則二典者，因三謨諸訓誥誓命之崑崙也。自五十八篇推而至於六經之旨，亦無一不本於此。大凡不本於此者，皆旁門異說，非二帝三王治天下之大道。孔子與子路論君子曰：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至安百姓而堯舜猶病，敬之分量，安得有窮時。敬之功程，安得有息時。堯之欽若昊天，天之健，堯之欽也。舜自夔夔齋慄，瞽瞍允若，以至元德升聞，毛髮骨節，總一敬之所傳。見一息不敬，則無所以主此身者，與天地萬物有何關涉。堯舜湯文，聞而知之，聞此敬耳。禹皐伊呂，見而知之，見此敬耳。

四月，四曾孫用楨生。涂長子。

五月，鹿忠節孫從心客死武安山中，迎其孤寡來夏峰。

韓鼎業貧，共來。郭公望爲之周䘏。後魏一鰲爲移葬夏峰。

王之徵再來夏峰，先生手示云：天理在日用動靜上見，非謂日用動靜即天理也。此處必須真實分明，方



有功夫。明道天理二字、是自己體貼出來、不能自已體貼、終與我無干。又云、道在日用飲食、謂日用飲食之合乎天則者是道、非日用飲食即道也。合乎天則是動容周旋中禮處。由戶皆由道也、飲食皆至味也、明道正於此體貼。

是年、汲縣任含真宅心、李合符中節從學。

二年癸卯、八十歲。

在夏峰。秉燭吟云、客裏逢八日、草堂一題詩。題詩識風、昔非以就文辭。五十謝公車、八旬坐書帷。白頭竟如斯、辜負垂髫時。因思衛武公、耄年何所窺。獨此耆學心、相見有循持。人莫不飲食、其味鮮能知。人莫不由戶、由道者其誰。合則一切合、離則一切離。非可冒昧承、冒認祗自欺。乾坤原易簡、陰陽自偶奇。時物任行生、俯仰夫何疑。古來賢達人、別是一鬚眉。秉燭光幾何、勉勉有前師。

識吾說示諸子、吾與吾周旋久、初不識吾也。乃今怳惚識之、猶未能遽認也。謂人不識人、人易信。謂吾不

識吾、吾亦難信。初不知吾、實不識吾也。吾有身、天人參焉者也、仰焉而無愧於天者何在、俯焉而無怍於人者何在。不能令此身之不愧不怍也、而謂識吾乎。吾有身、志氣合焉者也、帥焉而無惡於志者何在、充焉而無餒於氣者何在。不能令此身之無惡無餒也、而謂識吾乎。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此幼而識吾者也。顏子曰、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此受夫子不倦之誨而始識吾者也、吾敢言識吾乎哉。靜言思之、吾不識吾、人負吾耶、吾負吾耶。仍乞靈於夫子、從吾所好、此識吾之路也。不識吾、惡能從吾。能從吾、不患不識吾矣。諸子各有吾、吾各有好、亦第各從所好焉爾。

八月、河南提學使孔公刻余四書近指於大梁。孔名允樾。

先生謂御眾諸子曰、素貧賤行乎貧賤、此是我輩今日第一緊要語。聖人不去非道之貧賤、況今日乃道中之貧賤乎。第貧賤實有不堪之憂、苦心志、勞筋骨、餓體膚、俱不必言、至拂亂所爲、英雄豪傑幾不能自主、此而不移也、誠難矣。然動心忍性、增益不能者、卻在此時。孔子曰、志士不忘在溝壑。孟子曰、貧賤不能

移。此是聖賢豪傑的底本。

學問不長進、多因己不肯舍人、不能容。不肯舍己、便自護己、己一護、內實多欲、何以容人。不能容人、便自責人、人一責、藏身不恕、其誰與我。積漸而往、文過飾非、皆自護己一念生、嫉賢忌能、皆自責人一念生。舍己之盡者爲至聖、克己之當舍者爲大賢。不能舍則自用而已矣、妄人而已矣。實能容之爲樂育。勉而容之爲含忍、不能容則褊衷而已矣、冥行而已矣。諸君今日既有志向學、靜言思之、果無勝心否、果爲人留餘地否。不能也。不能而日思所以能之、如疾痛之在身、務求克治、則護己責人之私、便無地可以自容。此共學第一吃緊事、勿徒作口頭語也。

太原傅青主山過夏峰、爲其母貞髦君求誌墓。先生重其人、隨手書與之。

是年、輝縣劉震之鴻聲、大興鄧其可傳、涿州張叔大興泰、淮安吳嵩三珊從學。

三年甲辰、八十一歲。

二月，聞濟上事，余具呈當事，北行。順治九年，曾奉旨，詳察確訪明末死難之人，在廷諸臣各舉所知，先生故有甲申大難錄一編，濟甯州牧李爲授梓。至是，嚴野史之禁，有老蠹見之，內有野史氏字，以爲此奇貨可居，遂首大部。李被逮。此信初傳，聞者皆爲變色，先生正在水部座上，聞之，飲食談笑自若，曰：「天下事只論有愧無愧，不論有禍無禍。八十一歲老人得此已足矣。」遂投呈當事，自請赴部。適滄州陳子石奉敕來問學，辨晰疑義，猶手爲批答。同人皆詫其迂。奉敕曰：「學術所關甚大，余固知先生不以此介念也。」迄登車，尚問難不已。

三月，至中途，聞簡原書特爲表忠，毫無觸忌，釋濟守歸，余遂返。先生初北上時，李滋同仲子奏雅、仲孫淦、姪孫永慶先往，于順德道中遇劉鴻聲自北歸，傳濟甯守將復任，奏雅遂迎先生從大甯鋪旋車。先生途中語諸子曰：「憂患恐懼，最怕有所，一有所則我心無主。古來忠臣義士、孝子悌弟，只是能自作主



張。無事不宜生事、有事不宜避事、學者正在此着力。

至衛源、遇曹子顧學士、曰、張于度在乙丙間、同先生周旋左魏之難、今于度死、應必有張氏子姓從先生左右者。時于度之叔于度之子皆從行、子顧爲之稱快。

答同人慰問云、當此之時、誰敢自謂無過。所恃者、此心無疚、禍患死生聽之而已。借鬼神之祐、同人之庇、幸不罹于法網、實出望外。從此當閉戶修省、以答神人之休。默之一字、原聖人微妙處、其默足容、此是何等功力、何等境地、願與諸同人精思而實體之。

輝令知予歸、復聞之督撫諸公。豫督劉疑之、余復北上。

大難錄 進呈、已經繙譯、並無他故、吏兵刑三部俱已覆奏。得旨、豫督劉坐促赴部。先生曰、此鬼神令我展先人墓也。復驅車就道。四月初、自衛源北發。范陽耿子亮振采來執贄、値先生已出門、追至宜溝、遂于車中問業。

五月，抵里門展墓，因念戚友門人奔走道途，有古人急難之義，余以聾瞶，支離飲食，講習若無與於己者，殊有愧於同人也。兩番從余者甚多，而始終周旋，則高藺馨、魏蓮陸、李鄴番、馬構斯子孫則博雅、韻雅暨洤。

廿八日，至保定。魏一鰲、高鐈率同人迎於大鷄店。先生長女在郡，賈焯然其外孫也，留郡城者四日。朔三日，抵北城舊廬，展祠墓畢，稍憩即北發。

次涿州，聞大司寇高公似斗已致書劉督，事遂寢，因旋車歸北城。寄高似斗詩，廿年踪跡隔龍門，魂夢依然雙柳軒。顧我蹣跚蘭譜燦，得公排解雪堂

溫。祥刑棘靜陽春滿，拯難風高古道存。閒說有堂開緑野，遥瞻紫氣映山村。

里門無事，戚友日相過從，余衰病不能續舊遊，自定興

涿州歸，僅兩至新安。

六月，爲韻雅立嗣，命名浩。

寄魏石生冢宰書云：嘗讀古人薄感恩而重知己之言，以其知己之難也。至於感恩，亦有未可易言者。其坐享曲徙之福與身膺焦爛之禍，雖其中有幸有不幸，而謂能忘情焉，必非人也。司馬子長以絕代之才，常歎交遊莫救，視左右親近不爲一言，遂至虧體辱親，抱千古之恨。如祁奚往見於范宣，偉節陳說於竇霍，其間有關一人之身，有關黨人之禍，拯溺救焚之心亦云苦矣。而叔向未有感恩之辭，孟博竟無報德之語，豈古人心之所寓非近今所能窺耶。某之不類，不足方古人萬一，且素未侍左右，通殷勤於大君子之前也，而先生出其調劑，撲烈焰於未燃，障崩流於未潰，始終愛護，較之奚與彪而泯其聲色，較之向與滂而全其身名。此段至德，求之史冊中，亦且難其人。感恩知己兩念並切，某亦且忘於無言矣。

七月望日，修祀事。合宗族老幼八十餘人，祠祭畢，各詣墓薦麻穀。祭畢，祠中享胙，昭穆坐，修

敦睦之義。

十二月、里門族黨、鄉余北地、戚友門人畢至。十四日、先生誕辰也。

先生在里門，諸友質問，各標見解。先生曰：「我輩論一前人，要虛心平氣，毫不得以愛憎參之。大凡前人建一事、立一言，不知費多少苦心，而事始成，言始立。我輩即有一得之見，欲効忠告於前人，此中正不得太認真。過負氣、徒快一時之口談也。學問之道，表暴處多，則闇修處少。與人言，須看其能承受與否，不得强聒以失言。此熱心人之病，余耄矣、尚不能除，偶有所觸，拈以志警。」

是年、容城孫鼎甫立動、李吉占瑞徵、李公傑昌宗、李皃生發長、易州崔魯望若黍、田界埏廼理、清苑劉公理統、蒲州高蓋臣侃、新安管公式有度、楊亨子衛嘉、楊滋子衡、椒管振聲嗣音、周御五維翰、陳憲五大廷、杜孟南郊從學。

四年乙巳、八十二歲。

在里門。先生語同人曰、陷於習俗、溺於聞見、倀倀然自以爲是矣。然要領未挈、如舟無舵、安能涉風濤之險而免傾覆之患乎。大聖大賢固各有要領、如明道以體認天理爲要領、陽明以致良知爲要領、良知即天理、致即體認功夫、總是實有諸己之謂。不滯見聞、而見聞莫非天理、良知之用、不離習俗、而習俗總歸天理、良知之眞。入水不溺、入火不焚、纔是無入而不自得之君子。新城王濟美方轂、容城劉重華鼎新從學。

正月、尚雅自夏峰至、致蘇門諸友屬望之意。在里門者爲余築舊廬相留。容城諸友聞先生有返轅蘇門之意、眷戀不忍別、屬邑學博柴君拱辰、醵金置產留之。先生辭以書云、僕聞之、隱不違親、貞不絕俗、十五年輕去其鄉、展墓疏違、眞有愧于古人。雖當出門、祭告別有祇承先人之意、然以情理論之、在家較在外、其義自長。諸親知之惓惓然相留者、其成我也至矣。僕即不佞、甯忘斯雅。已與同人從長計築暫作南北之遊、徐圖終老之計。兩地之骨肉、兩地之

聲氣、庶不至睽隔耳。忽聞台下出單醵分、以謀恆產、此舉則萬萬不可。乙丙後、大家皆貧、無有餘何以補不足。且僕自束髮時、聞先人訓誡、承良友提攜、辭受取予、斷不敢苟義利之辨。聞之已熟、望急收前單。君子愛人以德、惟原鑒區區之誠也。幸甚。

二月、過滄州、戴嚴犖具輿馬、令季子王綬及其友陳遇堯來迎、下榻於定園。浹旬、復歸北城、韻雅從。先生初意由滄州抵蘇門、族黨各含悽相留。先生以祠墓動念、遂仍歸里門。

滄州從學者戴嚴犖、明說率其子王綬、王絜、孫晏暨陳遇堯、趙時桼、孫揚陛、劉重慶。

三月、自里門南發。

先生十六日出門、杜君巽集諸友李昌宗、家各以所見相質。先生隨人指引、夜分忘倦。先生曰、余八十二歲人、念同人依戀之意、約一歲一度北來、竊不欲以衰老自阻。諸友應念病叟、求益之懷、能自勵於別後、

庶不至闇然於臨岐也。有詩云、耄年仍去國、臨路意何窮。大道無南北、吾徒渾異同。酒斟燕市月、帆掛衛河風。非作隨陽者、年年伴塞鴻。

四月、至成安、留王玉乘家。

留成安月餘、諸友興起者甚衆、從學者邯鄲徐夢松、成安趙應文暨子廷燦、閻廷儒、弟廷秀、唐文龍、王特簡。

五月、再抵夏峰。

諸友聞先生至、日來省視。先生日、學人要日日有憤焉求進之意、方免於墮落。一有悠忽、便成苟安。雖於日用飲食之間倫常事物之際、未見有缺德敗行之處、然不見其進便是退。此夫子所以發憤忘食、學如不及、日日憂德不修義不徙、而不善不能改也。我輩可苟安而不思此一憤乎。願我同人共勗之。

六月十二孫濂生。尚雅四子。

十一月、張仲誠以書論學。答書略云、手教謂學以學此心、不至於天有難已者。此言能扶其要、與鄙意正相脗合。千聖萬賢、總不外是、豈獨四子。即六經之義、焉能出其範圍。諸儒或小德之川流、或大德之敦化、亦豈能外於此哉。僕謂陽明接聞知之統、爲後學闢一生面、大破帖括口耳之習。學者果能見其確然不可擬議、當下承當、則自致其良知、即自信其本心、庶天之所與我者、不至因循半途廢棄。一簣。操之在我、窮達何分。時爲平仲晉卿、則即爲平仲晉卿之事。時爲靜修、則即爲靜修之事。時之所遇者在天、而我之所學者、本天而不違乎時。此處師友之夾助、自不可少、空谷窮山、何幸來有道之礪勉。僕策燈燭末光、嘗以不學便老而衰、自奮。便鴻望有以教我也。〇又答書云、手教疊疊千百言、不傍人口吻、至知行合一之說、高明重行字、此尤對學者口耳涉獵之病僕。昔與張東昌屢辨之、伊時亦持臺意、東昌反覆言之、大旨謂知行並進、庶不觭於一偏。即如時習、當屬之行、而知固在其中。到悅時、則無知行之可分矣。不行固算不得知、不知、將貿貿然行之乎。如適邦畿者、須先計其路向、酌其資費、勿畏難自阻、

必期至於邦畿而後已。去之之時，到之之後，將屬之知乎。將屬之行乎。此陽明子所以有知行合一之言也。陽明子接問知之統，僕私心自信，不敢求他人共信之。不意鹿江村之後再得同心。至判朱、王爲二，不欲持兩可之說，足見自信其心。僕昔與吾友持之甚力，迄讀晚年定論，暨其全書，而後知晦翁之學非後學可輕議。涇陽顧子論之，頗得其當耳。○仲誠名沐，上蔡人。令內黃，復遣二子爗、煓來贄。是年，新鄉尚威如、重鄢陵梁以道、延撥馬干秋、王餘厚、延津申宣國從學。

五年丙午，八十三歲。

在夏峯。有會。學無究竟，功無定程。身與境會，其性自靈。非行仁義，仁義無形。履道常坦，靜坐獨醒。鳶飛魚躍，木落山青。

二月，過內黃。先是，邑令張仲誠因余有北歸之約，遂迎至內黃。迄至，而肢體困憊，復歸夏峯。往返計月餘。王

壎、耿極暨韻雅從。

仲誠與紳士講學於明倫堂、請先生登講。先生辭不往。仲誠復率僚屬紳士就於行館、先生曰、昔朱子講於白鹿洞、象山適至、發明義利之辨、至今服膺其說。今日使君不爲紫陽、某亦不爲象山。因舉夫子學而時習一語、反覆諄切言之。謂子臣弟友之道、俱在現前、不可須臾離。吾人無時不在道中、則無時不當在時習中。一部論語、句句皆時習之功、其爲人也孝弟、便是在孝弟上時習。不可巧言令色、便是在言色上時習。三省吾身、便是在爲人交友師傳上時習。道千乘之國、便是在敬信節愛使民上時習。以至無友不如己、過則勿憚改、何處非時習之地。但人不能立志耳。孔子自十五志學以至從心不踰矩、只滿的志字分量。然義利之介最微、聲色貨利之私中人最細、纔爲所誘、便是志之不立。急須照察克治、不使一毫私僞存於其中始得。孔子生平不輕加人以賊字、而獨以鄉愿爲德之賊者、以其忠信廉潔皆出於僞也。時時照察、時時克治、務去其欺而求其慊、方能日用倫常不離於道耳。故願學聖人者當自立志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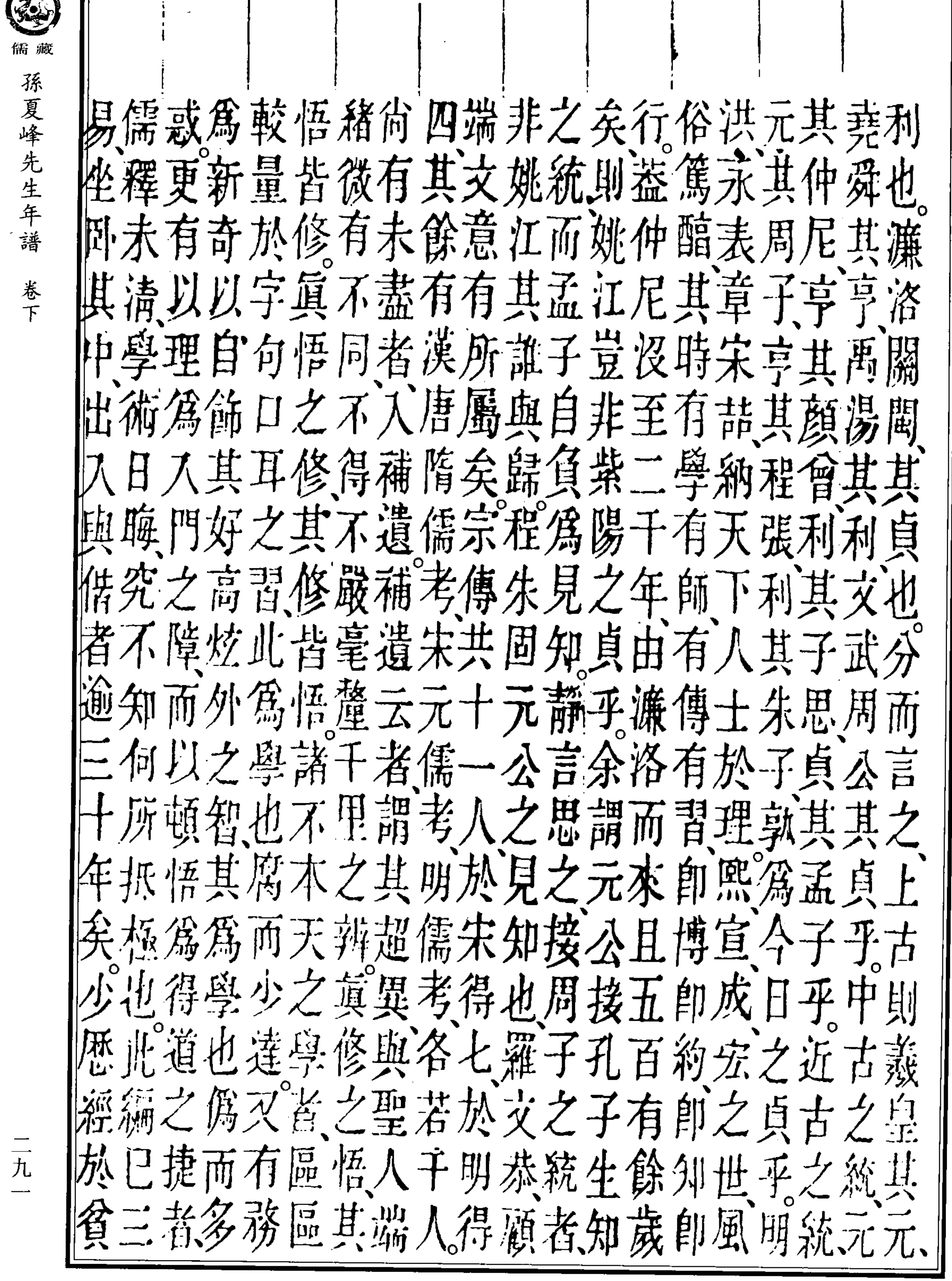
八月、五會孫用梓生。瀾三子。

九月、睢州湯孔伯來問學。孔伯名斌。先生爲遯菴說贈之云、易大過之象曰、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無悶。夫獨立者、獨守其道而已矣。苟世路荆榛、斯文淪晦、獨立誠難、誰能不懼。遯世誠難、誰能無悶。懼生悶、悶還滋懼、彼在中弱植者滅没矣。即矯亢以犯難行、非獨立之謂也、奚當於遯之義哉。遯雖以潛爲義、然與退相反、非龍德不能潛。即於田、於淵、於天、總之此龍德也。亦視其時何如耳。以退爲進、則老氏之術、君子不貴也。夫子終身行、終身藏。藏可以必之於己、而行則聽之於天、君子能違時乎哉。孔伯告歸、口占送之、師友道久衰、江村不可作。策以燈燭光、空山自寂寞。舉世逐鷄群、子也雲中鶴。道行待其人、乃身欣有託。相視在無言、鳶魚自飛躍。偕登邵子窩、空中觀樓閣。月窟與天根、開闢而啟籥。欲别不忍别、後晤有夙約。歸當過內黄、咫尺即濂洛。

十月、張仲誠刻理學宗傳於內黄、命湯孔伯與博雅校

訂。宗傳刻未完、仲誠去官、衛輝太守程念伊竣其事。

先生自序曰、學以聖人爲歸、無論在上在下、一衷於理而已矣。理者、乾之元也、天之命也、人之性也、得志則放之家國天下者、而理未嘗有所增。不得志則斂諸身心意知者、而理未嘗有所損。故見之行非與寄之空言、原不可岐視。舍是、天莫屬其心、人莫必其命、而王路道術遂爲天下裂矣。周子曰、聖希天。程子曰、聖學本天。又曰、余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郤是自己體貼出來。余賦性庸拙、不能副天之所與我者。幼承艮友鹿伯順提攜、時證諸先正之誥、嘗思之。顏子死而聖學不傳、孟氏沒而聞知有待。漢隋唐三子衍其端、濂洛關閩五子大其統。嗣是而後、地各有其人、人各鳴其說、雖見有偏全、識有大小、莫不分聖人之一體焉。余因是知理未嘗一日不在天下、儒者之學、乃所以本諸天也。嗚呼、學之有宗、猶國之有統、家之有系也。系之宗有大有小、國之統有正有閏、而學之宗有天有心。今欲稽國之運數、當必分正統焉。遡家之本原、當先定大宗焉。論學之宗傳、而不本諸天者、其非善學者也。先正曰、道之大原出於天、神聖繼之、堯舜而上、乾之元也。堯舜而下、其亨也。洙泗歸魯其



利也。濂洛關閩、其貞也。分而言之、上古則羲皇其元、堯舜其亨、禹湯其利、文武周公其貞乎。中古之統、元其仲尼、亨其顏曾、利其子思、貞其孟子乎。近古之統、元其周子、亨其程張、利其朱子、孰爲今日之貞乎。明洪永表章宋喆、納天下人士於理。熙、宣、成、宏之世、風俗篤醕、其時有學有師、有傳有習、即博即約、即知即行。盖仲尼沒至二千年、由濂洛而來且五百有餘歲矣、則姚江豈非紫陽之貞乎。余謂元公接孔子生知之統、而孟子自負爲見知。静言思之、接周子之統者、非姚江其誰與歸。程朱固元公之見知也、羅文恭、顧端文意有所屬矣。宗傳共十一人、於宋得七、於明得四、其餘有漢唐隋儒、考宋元儒考、明儒考、各若干人。尚有未盡者、入補遺。補遺云者、謂其超異與聖人端緒微有不同、不得不嚴。毫釐千里之辨。眞修之悟、其悟皆修。眞悟之修、其修皆悟。諸不本天之學者、區區較量於字句口耳之習、此爲學也、腐而少達、又有務爲新奇以自飾其好高炫外之智、其爲學也爲而多惑。更有以理爲入門之障、而以頓悟爲得道之捷者、儒釋未清、學術日晦、究不知何所抵極也。此編已三易坐卧其中、出入與偕者逾三十年矣。少歷經於貧

賤、老、困躓於流離、曩知飢之可以爲食、寒之可以爲衣、而今知跛之可以能履、眇之可以能視也。

十二月、柏鄉魏石生書來論學。先生答書、略云：文、武以前、道統在上、治統即道統也。孔子以後、道統在下、學統寄治統也。大人之實事、聖人之訓述、顯晦殊途、本源一致、總不出聖學。本天一語、不本於天、則異端耳。天、一命也。命、一性也、性則同一善也。達而在上、與窮而在下、同一命也、性也、則同一善也。君道以此治天下、師道以此覺天下、理一而已。窮理盡性至命、一以貫之、孔子論行、論仁、論孝、每每問同而答異。至微、箕、比、夷、尹、惠諸聖、使其生於孔孟之後、當不止如朱、陸之異同、與朱、王之格物也。尊德性、道問學、說雖不一、本是一事。本入既已相安、後世仍然聚訟。紫陽格物、人謂屬知。陽明格物、人謂屬行。又有謂窮理則格致、誠正之功、皆在其中、正物則必兼舉致知、誠意、正心、而功始備而密。則是二子之說、未嘗不合而爲一。如春夏秋冬、皆一其令、強而同之勢、必不能。故非知天必不能知人、蓋行足以兼知、未有能行而不知者。知不足以兼行、恥躬不逮、聖人固慮之矣。

是年、山東張汝霖、山西常大忠、上蔡王志旦從學。

六年丁未、八十四歲。

在夏峯。先生偶書云、夜來臥醒、明月照窗、忽憶孟子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不覺凜然懼、又不覺躍然喜也。夫何以懼也。懼其以人而淪於禽獸也、慚負天地、污辱父母、甯無懼乎。又何以喜也。喜違禽獸、復轉而爲人也。性吾自盡、命吾自立、甯無喜乎。夜氣二字、眞是起死回生一粒金丹也。孟子眞有功於聖門哉。孟子自謂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余思之、浩然之氣、固夜氣之所積也。存存不息、平旦如是、旦晝如是、極之而造次顛沛無不如是、是義集而自充。氣充而行自慊、將見剛大之氣復歸於徑寸之舍、而道義之配自塞乎天地之間矣。夜氣者人禽之關、亦死生之關也。

正月、訂家禮酌成。先生自序云、家禮酌者何。酌夫貴賤貧富之不同、器數文物之互異、分之爲各家自行之禮、合之爲衆家共由之禮、此其所以酌也。不驚夫婦之愚、不傷渾樸之舊、如其必不可行、

必不能行者，則亦不必酌矣。竊自有儀禮以來，學士大夫之家相傳爲鼎彝寶玩之，而不用，非天下後世之罪，則禮之文也繁也。孔子曰：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蓋已心厭其繁，故多方以補救之，而後世之靡也滋甚，常思之。孔子與子夏論禮曰繪事後素，則其所先者可思也。中庸敦厚以崇禮，厚固其所先者哉。禮從厚出，即三千三百不足盡太素之體。所謂萬殊原於一本，一本散爲萬殊者此耳。先聖先儒定禮，無非教人以敦厚之意。今之四禮雖云廢弛，然天下無不冠、不婚、不喪、不祭之人，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但願行禮者隨分自盡，而不濟其忠厚之初，可也。近甯陵呂氏有四禮疑一書，其簡易有先進之遺，間嘗竊取其義。夫易知簡能，而天下之理得，更有望於後之君子。

正月，六曾孫用樟生。涫長子。

二月，陳子石再過夏峰。奉勅兩自滄州千里來問學。先生嘉其篤志，臨歸，謂之曰：論本體只是性善，論功夫只是慎獨。善兼天下古今以爲量，獨合隱微見顯以爲功。奉勅因請額其齋曰慎先



生復爲之說以貽之。

三月、程來儀病中介友正弟子禮。西華程來儀名起鳳、約御衆同問學夏峰、忽病劇介御衆代爲納贄。先生嘉其志而傷其年、爲作傳。

十一月、新安崔玉階來問學。玉階名蔚林、每歲過夏峰、先生與之問答甚多。有云、子既有嚮於陽明要得陽明與程朱相劑爲用之意、而非有抵牾也。得其相劑之意則宗傳中諸儒無一而不供吾之用、五味調而成羹、八音諧而成樂、四時備而成歲。智廉勇藝文之以禮樂而始爲成人。故川流敦化、識大識小、莫不有文武之道焉。能滙其源則所觸之一節皆全體也。存此一說便欲廢彼一說、有春而可廢秋冬乎。有甘而可廢辛辣乎。此必不得之數也。孔孟之用、用在萬世、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言用耳。拘曲之士不能用於一身、不能行於家庭、猶居然自命千古耶。楊晉菴之言曰、身有顯晦、道無窮達。窮則獨善其身、有多少力量在。路無旁蹊、理惟一貫、第爲之而已矣。

七年戊申、八十五歲。

在夏峰。盧龍韓子厚坤業從學、先生嘉其孝、有詩贈之。

趙憲清以其子庚介寬夫來贄。庚問、未嘗學問入門從何用功。先生反覆以孝弟勖之、謂堯舜不外於孝弟。仁義禮智樂之實、統歸於事親從兄。協天則帝、不過爲唐虞之孝子。孔子垂教萬世、亦不過爲春秋之孝子。孟子于陳王道明聖學、鄙管、晏闢楊、墨那一事離了孝弟。能見得孩提稍長之真面目、堯舜、孔、孟之真面目在是矣。

二月、七曾孫用模生。潛次子。

三月、敍鹿江村年譜。鹿先生門人陳鋐始纂創年譜、先生爲序、命長子立雅杜子越搜其遺事續成之。

四月、張仲誠自上蔡來、內黃諸門人續至、留十餘日而



別。

偶會詩云，理惟仍舊毫無異，氣卻因時未有常。畫餅已完難入口，剪花雖豔不聞香。經綸到手爲指點，變理隨心自主張。運米搬柴皆妙道，尚餘何事費商量。○示同人詩云，學問要從躬上得，文辭璀璨總浮塵。年來疎漏堪憐我，老去空談恐誤人。萬紫千紅渾是舊，單枝獨葉漫誇新。洗心藏到無言處，此箇工夫誰認真。

四月，八曾孫用幹生。淦次子。

是年，山陰沈甘來，徽州方馥，滄州李玉鉉，獲嘉王柔，新鄉段廷珀、孫贊緒、張玫、張璘、郭景暉、劉若武、杜晉卿從學。

八年己酉，八十六歲。

在夏峯。元日有述，不談仙術不談禪，遇事只爭一着先。地步放寬着脚穩，欲尋樂處但隨緣。○東風有

物人不知，動地驚天未足奇。尼父功夫惟默識，至今底蘊未能窺。

是年，自春徂冬讀易，再訂讀易大旨。先生初與三無老人讀易於聞嘯樓，嗣後集諸家之說，手書讀易大旨，至是幾易其稿矣。

五月，詔舉山林隱逸，輝邑謬以博兒應，有辭郡縣諸公書。與郡守程念伊書略云：頃聞輝縣奉採訪山林功令，欲以豚兒姓名應之。某父子聞之，惶悚無地。某今年八十有六，畊盥灑掃，皆兒孫身自爲之。豚兒博雅在某左右，居家則任書記瑣屑之事，出門則代僕力奔走之勞，因是學業久荒，遂成廢棄。今明公何所聞而欲使濫膺大典，不獨有辱知人之明，而某以耄廢之年，失所倚賴，明公何宜相成以德也。

六月，舉元孫，同人贈五世一堂詩文，彙成卷。臘之十四日，爲先生誕辰，遠邇同人畢至稱觴。客甫入座，長孫瀾適抱其孫自容城來，先生喜，加匕箸，衆皆以爲快。



先生與覺夫以道升階書云入道之器朴實聰明固各有説聰明者雖曰槩閃然知其道不可槩閃則會得容易其得力不更捷乎顏子聰明天授而以如愚出之故能潛心而醞釀翕聚處不肯少動彼有聰明而槩閃者乃不聰不明者耳嘗思世界如急流石火全憑幾箇至誠聖人運轉其中一起一伏遡羲皇以來是一箇人是一箇心中雖有屯厄元氣環流上生百世下生百世其在一身如呼吸有消息生死有消息四時有消息日夜之有消息而惟此至誠一念無有夾襍故無止息也天之清地之一日之升月之恆山之峙水之流皆一誠焉耳不誠則乾坤熄矣誠以事父則爲孝子不孝便是無父誠以事君則爲忠臣不忠便是無君聾者不聞鐘鼓盲者不見天地日月渠自無相干涉耳故曰不誠無物則誠身誠意合于聖萬賢發揮此誠字不盡願與吾黨士共勉之王心齋曰天下惟聖人之學好學不費些子氣力有無邊快樂若費些子氣力便不是聖人之學便不樂中庸之誠身身吾之身也大學之誠意意吾之意也有何費力而難於誠哉

聖學以性爲宗、能盡性、便能以一性納古今民物胎卵氣化之性、而我性不覺其大。又能於我不覩不聞喜怒哀樂中、見民物憂喜榮瘁、生死之狀、種種顯見、無有隔處。故聖人上生百世、下生百世、祖述堯舜、是孔子上生百世也。堯舜之心、至今在、是堯舜下生百世也。千古聖人隨緣出世、過去的聖賢、即是未來的聖賢、禹、湯、文、武、即是孔、顏、過去、關、閩、濂、洛、即是顏、曾、思、閔、復來。聖人精英、在世、廻環今古之間。總之了當此一箇性字不盡。若云性有盡時、則乾坤熄矣。萬古此性萬古此人。叔季之世、未嘗化爲鬼魅也、彼視晚近爲難化者。非但薄待斯世之人、亦復辜負己性不小。

語含眞合符云、教人看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此程門宗旨也、即濂溪無欲故靜之旨也。嘗思之、喜怒哀樂未發、即不覩不聞之體也。看未發前氣象、是教人下戒懼功夫、不是不作一段虛光景玩弄。莫看此語太微妙、人人有喜怒哀樂、未發之時、未發時中何嘗不在。中者性也、中固鮮能、人豈有無性者哉。看未發前氣象、正是戒懼愼獨功夫、在勿忘勿助之間。此程門之所以多賢也。

密令李松友嘗以書問學、先生答云、扎中不見功而獨見過、依中庸而惟恐下達、此段用心之密、卽愼獨誠意之學、與今之所奉功過格者、相去不啻天壤矣。況行之二十三年、本所性自當發露、形迹自當渾合、臺扎猶拳拳不釋、抑亦有所未安耶。蓋人生局不論顯晦、年不論強弱、天皆賦畀以全美之性、以一念眞實。心流通於天地間、施於家者以此、施於政者亦以此。但於統宗處理會、卽外物之搖亂、正屬磨鍊、而本性之體自如。就今日爲政一邑、不獨大夫之賢、士之仁、皆我所事之友、之任觸一民一物、一草一木、皆我性分中所有事、總本此惻隱至誠一念所感動、至瑣屑赫手之處、卽至中至庸之理寓焉。欄柄在我、隨感而應、久之自當渾合。同思當日逐事逐念考察、祇屬人門階級、操修堅苦耳、以之拔本塞源、尙須理會頭腦。

六月、九曾孫用桂生。宿次子。

十月、十曾孫用枏生。爛四子。

是年、密縣李希文、鄭有四、新鄉郭晉熙從學。

九年庚戌、八十七歲。

在夏峰。

先生語學者曰、古人往矣、而讀其書、誦其言、其人之精神眉宇宛宛如見。蓋其人之生氣原未息也。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到得光輝發越時、則在天爲日星、在地爲河嶽矣、豈復有晦冥之日耶。獨怪今之人食息起居與古人無異、而伧伧待盡、安望其上生百世、下生百世而有光輝發越時哉。余願學者起頭用力、要有李光弼入軍、旌旗變色氣象、其既也、要有周亞夫中夜開警、堅卧不起定力。兩者兼之、庶爲實學。有此一段生氣、便是大而化之路頭。○又曰、張子以變化氣質爲學、此便是知所用力者也。柴愚、參魯、師辟、由喭、皆氣質之禄也。而柴也泣血三年、未嘗見齒、孔悝之難、子曰柴也來。參日省有三、承一貫之傳、子張前有輝而後有光、子路無宿諾、喜聞過、是皆能變化氣質而有所得力者也。我輩第情夜省察此身之受病何在、而急求變化、則一日之用力、便當有一日之得力。所謂一日克己復禮、而天下歸仁焉、其斯之謂與。得力後又開用力之端、修中悟、悟中修、修後悟、悟後修、循環無端、新新不已、聖學與天同運

者以此。

是年，自春徂夏，再訂書經近指。

二月，湯孔伯再過夏峰。孔伯留兼山堂者浹旬，先生語連日夜，載答問甚多。一日，曰：堯舜之參贊天地人可得而見也。孔子之參贊人便難見。孔子之參贊在萬世，及門士已早知其賢於堯舜、然，卻自尋常日用、一言一動中見之，如師冕見瞽目之人，此便是天地缺陷處。而及階及席，相師之道，便是贊天地之缺。知孔子之參贊則知人人有參贊，堯舜可爲，孔子之心至今在。明道天理二字自己體貼出來，此便是贊天地處。○又曰：君子遠小人不惡而嚴。孔子之於陽貨，孟子之於王驩，皆遠小人者也。孔子何等渾然！孟子便不免有痕跡。此孔孟所以不同也。顏、曾皆傳道之人，曾點、漆雕開皆見大意之人，而顏子喟然一歎，與曾子之雖亦徵有不同，孔子之全體大用，顏子之喟然一歎，已全領之，所謂發夫子之蘊者此也。故先儒云：顏淵沒而孔子之道未盡傳。點也沂水春風之對，與知爾何以之問，一若了不相步

者。然無用之川、其用乃大。夫子老安少懷之志、被此言從無意中道出、故不覺喟然與之、較之悅開又自不同矣。孔、顔兩喟然有多少神情在、令千載下凡有耳者、莫不聞其喟然之聲。學孔、顔者、須從兩喟然處會其神情、方見孔、顔生氣至今在。

十一曾孫用楷生。潛三子。

五月、蔚州魏環溪寓書論學。環溪嘗以書問學、是年居母憂、先生與書曰、聞之先正云、讀禮之時、凡事可廢、獨不廢朋友講習、蓋講習正讀禮事也。羅文恭亦以爲然。從來眞儒碩士多奮起於讀禮之時、此時孺慕念切、眞性用事、故學專而力定。馬玉笋又令其二子禹錫、九錫納贄。

九月、李松友刻余格物說、家禮酌。松友名居易、東阿人。令密縣、以不得越境受學、頻以書質、至是遥拜稱弟子。

萊蕪呂原水源、介寬夫同過夏峰受學。先生語之曰、須先淡其安飽之心、方可言學。孔子稱顏回好學曰、簞瓢陋巷、不改其樂、自謂好學曰、疏水曲肱、樂在其中。孔顏一生只得力一窮字。鹿江村云、貧即是道。又云、窮字擡舉人、知言哉。原水聞而躍然曰、終身佩服受用不盡矣。

賔夫問箕子不死爲傳道也、豈逆知有武王來訪乎。曰、箕子一日不死殷家一日不亡。比干之死、雖比干之事、箕子視之即己之事也、微子去之、雖微子之事、箕子視之亦即己之事也。總之以天自處、武王之遇合不遇合、皆無容心焉。故曰、商周之際、道在箕子。

十月、魏蓮陸三過夏峰、睠念衰遲、未忍言別、爲掃一茅以居之。一茅在兼山堂東偏、一鰲病不耐俗、先生曰、聖人之教、爲愚夫愚婦之共由、賢人之教乃高人志士所獨契。請看師冕見一章、便是聖人萬物一體胸襟、位育天地全體學。學者須進此一層方是。

大名熊洛敘九疇年七十餘、讀先生答問宗傳諸書、深有會於心。以病不能來夏峰、對耿極所藏讀易像

拜之，稱弟子，以書問難。有學言錄一卷，迄歿後先生序之。

薛儀甫鳳祚自益都再視先生於夏峰，年七十餘矣，攜其所著歷學會通二千餘葉來質。先生曰：夫子之性與天道，夫子之文章也。不明於吾之所謂性，烏知所謂天之道。不明於日用之文章，又烏知所謂性與天道哉。鄉黨一篇，夫子之飲食起居也，是即夫子之性命流行也。余嘗謂讀古人書，在從何處領會，無不可直證源源本本。蓋道惟一，二則岐。故曰吾道一以貫之。一物各具一太極，萬物統體一太極。惟一故無不貫。全在聖人身上泛應曲當，俗學不能一，禪學元學不能貫，名家法家不必言矣。

滄州劉興秀、新鄉郭承休、郭景暘、郭珖、段四知、暢泰徵、劉孳樸、輝縣王鄴、王卲、朱藝從學。

十一月，十二曾孫用棟生。浩長子。

十年辛亥，八十八歲

按先生自敘譜至庚戌止，是年以後俱係門人從日譜中考入。

在夏峰。

先生語諸子云，無極而太極，無而未嘗無也。太極本無極，有而未嘗有也。有而未嘗有，是眞有也。無而未嘗無，是眞無也。故陽明曰，無聲無臭，而乾坤萬有基焉。是無而未嘗無也。又曰，不離日用常行，直造先天未畫。是有而未嘗有也。無而未嘗無，故視聽言動合於天則；欲罷而不能，有而未嘗有，故天則穆然無方無體。欲從而末由。茲顏子之所以爲眞見也，所以能發聖人之蘊。彼滯於有而耽於無者，胥失之矣。

兼山堂示諸同人，孩提之不學不慮，即聖人之不思不勉，但要識得不學慮如何是不思勉。日用之共覩共聞，即道體之不覩不聞，但要識得共覩聞如何是不覩聞。聖人一生功力，全在此處用，非一識得便了事也。盡人以合天，誠之者之事，生安卻靠不得。大不覩亦子，不知有多少存養在。君子道不可離，不知有多少戒懼在。

先生手書示諸門人曰，易贊乾坤之簡易，曰易知易從，有親有功，可久可大。然則學無二事，無二道，根本

苟立、保養不替、自然日新。所謂可久可大者、不出簡易而已。惟其簡易、故愈充實而愈有光煇。至誠無息、無息此也。三月不違、不違此也。日月至焉、至此也。故人皆可以爲堯舜、塗之人可以爲禹、及其知之一也、及其成功一也、謂同此簡易也。牛過堂下、孺子入井、其惻隱與仁者之惻隱、豈有兩惻隱哉。或謂此之惻隱、遂可爲日月之至乎。曰、日月之至、是子張子夏一流、從用功得來。日至月至、只是不純、此之惻隱、是偶觸而露見、人性之皆善、非關學力。古人於同處不同處、各要理會明白、方不爲無端之言所惑。聖人之道、感應而已矣。故曰無可無不可。夫可不可、豈有定形哉。有感而應、因天因地因人、豈容一毫己意於其間。總之行其所無事而已矣。從古諸大聖人、不獨禹之行水爲行所無事、堯舜之揖讓、湯武之征誅、伊尹之放太甲、箕子之陳洪範、周公之東征、時至事起、總謂之行所無事。千載下駭爲非常者、與動容周旋中禮、不作岐觀也。不能行所無事、非怕事、則喜事。怕事者勢必廢事、喜事者勢必生事、所謂天下本無事、庸人擾之耳。生事之非、無事人易知也。廢事之託言無事、人未易知也。眞能行所無事者、處則爲眞

儒，出則爲名世，是之謂天德，是之爲王道。非孔、孟之流，卻不能識認。

七月，先生有疾。十三之夜，先生偶感火症，溺不通，不粒食者十餘日。自是步履遂艱，客至不揖，每日晨起始罷入祠拜揖。遇兩親諱日暨分至諸祭，猶令子孫扶掖跪拜。當病劇時，宣城施愚山閏章迂道來訪，先生猶對榻問談說。

沈繹堂荃來訪，先生於榻上見之。繹堂自請下榻，言及充實之美、光輝之大。繹堂躍然，以充名其齋。先生爲記。略曰：實矣，然後可充。無實，何充？能充則實者實矣。孔聖一生，其所云時習、發憤、忘食、忘憂而忘老者，皆充之之功也。而光輝發越，即在其充之之中。人不可見，己亦莫知，千百載後，無一人一事不在孔聖人光輝發越之中。凡所爲臣之忠、子之孝、弟之悌、老之安、少之懷、友之信，皆孔聖之輝光也。不獨孔子，四配十哲兩廡，有偏全，故光有大小，要皆從實中來。充實可爲也，而光輝不可爲也。可爲者，下學也；不可爲者，上達也。孔子何有於我，是吾憂也。終身一下學而已矣，終身一充實而已矣。終

蔚州魏環極在里、聞先生病劇、以先生身繫斯文、禱於孔庭。

十一年壬子，八十九歲。

在夏峰。

崔玉階將赴都、過視先生曰、學問之事、最怕偏見、尤忌勝心。偏見與執守相近、然一偏則愈執而愈成拗矣。勝心與自任相近、然一勝則愈任而愈背矣。善乎明道之言曰、新法之成、大家激成、吾輩亦當分過此段心腸、此段言語、稍有偏見勝心、便不肯說。此便是大賢處。鹿江村嘗云讀有字書、要識無字理。朱陸異同聚訟至今、要皆不識無字理、多爲字句所障。聖人學易全是用易、易之用在天下萬世、故易之言不可爲典要、豈可於字句間求之。禹、稷、顏回同道而出處異、微箕與比干同仁而去就死生異。此量於字句之間、終無自得之趣、究竟成一義襲而取耳。

答容城李鄴審孫鼎甫諸子云：先正云，丈夫方寸屬我，天下事無不可爲。吾輩今日第求方寸屬我，且吾邑先喆在望，後起豈可諉之他人。此中所關匪細，歲月如駛，幸努力擔荷。老夫雖衰，尚可佐一臂，非與蓮陸言此事靠師友，不得離師友亦不得也。

病起述往示諸兒暨諸孫曾

辛亥秋初夕，病劇臥繩床。自忖無生理，冬盡漸廻陽。新春頗健飯，朋來自遠方。體中雖困頓，好友話偏長。因之憶往昔，歷歷不能忘。七歲入小學，十四遊宮墻。十七舉孝廉，二親喜非常。勉之以成立，勿以淺近嘗。國家重制科，作官須賢良。不謂遠見背，形枯而神傷。自覺生氣絕，恥事名利場。弟兄無外慕，妻奴釁糟糠。提攜賴賢友，學問別有商。好書共我讀，好酒澆我腸。我事彼代主，彼事我得詳。異體而同心，管鮑可雁行。論交四十載，險難皆平康。已入姚江室，行登洙泗堂。家居以殉義，令我心傍徨。回首乙丙將，璫焰正猖狂。丙子在圍城，閉面何悲涼。戊寅避雙峯，搜山勢更張。甲申袞雲柵，闖逆擄歸裝。甲辰表忠書，奇禍隱難量。皆得免於難，俱非意所望。我生多處旅，并州是故鄉。但得有知己，何處不徜

徉。況有六男兒、孫曾遶膝旁。今得考終命、何曾在羲皇。

五月、密令李崧友以病告休、來夏峯問學、先生手書四則貽之。○學有根本、有枝葉、在根本上做功最簡要、心逸日休。在枝葉上做功最煩瑣、心勞日拙。○孟子日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求放心工夫在愼獨、愼獨是集義、不愼獨是義襲。○愼獨是一統的功夫。千聖萬賢總只是這一件事、無內外、無精粗、無大、小、一以貫之。○伯湣言學者須守下學上逵之語、乃學之要。夫子自謂好古敏求、蓋終身一下學也、而上逵卽在其中、卽欲分之、而不得也。

八月、仲孫涖舉河南鄉試。先生謂之曰、些小得意與些小失意、而遂改其常度者、固是器識之小、正緣不知學之故。不學牆面、人生不幸莫大於是。爾今日立身之始、須有一段抵擋流俗之志。

楊蓑廬來問學、以詩三十韻爲贄、出其與友人辯學書、不傍人藩籬。先生以尊聞行知廣之。

十一月、魏一鰲四至夏峰、與博雅編輯北學編。○一日、田廼畝與一鰲侍側、辨生死之說。一鰲謂從來大

聖大賢，忠孝節義之人，所謂沒後將的去者，定有一箇不散。不然，何有沒而爲神，有感即應也。迺敢謂天地人物，一氣也，氣盡則散，豈有不散者，棲於冥冥之中。二說請問。先生曰：一箇真原自不散，試看堯、舜、湯、文、周、孔、顏、曾，精神俱在眼前，無一事一時而非堯、舜、周、孔之道，即匹夫節俠一事到足色處，其精神便自不散。若當生時已淹淹無氣，何有於沒後乎。仁人孝子，祭鬼神則鬼神在，祭祖宗則祖宗在，只以本諸身者，對天地，

質鬼神。

保定府尹皤然陳坦介、魏一鰲來贄，新鄉張欲翕、獲嘉王攀桂、郭采、趙滚、原武胡公緒從學。

十二年癸丑，九十歲。

在夏峰。先生云：人生如逆旅，甯幾何時。不蚤自豎立，思所以不生而存，不死而亡者，以答天地父母生我此身一場，到得啟手啟足之際，我所攜之而來者，絕無所攜之而去，此之生也，眞罔生而死，亦徒死耳，豈不可憐。子曰：朝聞夕可，蓋急望人之有聞也。又曰、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顏子好學，有

進無止，使稍爲悠忽，三十二歲踈息過矣。願我同人互相策勵，隔遠不及晤者，遥相誥教，卽如對老夫面語也。

正月，先生命魏一鼇輯北學編成。先生序略云：學術之廢興，繫世運之升降。前有創而後有承，人傑地靈，相需甚殷，亦後學之大幸也。居其鄉，居其國，而不能盡友鄉國之善士，何能進而友天下，友千古哉。此編中所載諸先正，各有面目，其出處隱見，立言致行，雖有不同，要皆願學孔子，不待文王而興之人。故董韓而後，若器之靜修，伯玉學本程朱，克恭、儕鶴、伯順，力肩陳王，因念紫陽當五星聚東井之際，及其身不免施僞學之禁。陽明功在社稷，當日忌者奪其爵，禁其學。非兩先生之不幸，誠世道之不幸也。我輩生諸賢之後，自待豈宜菲薄。魏子蚤歲掛冠，亟亟以表章前喆自任，則其居心可列矣。

二月，成都費此度來學。此度名密，寓揚州。自其父某得先生歲寒集，讀而悦之，遂令受



學。先生掃雪亭以留之，因覯於聽，此度嘗以手代口。有答書云：老夫年忽九十，耳目氣血衰耗，無以手益吾子遠來就正之意。念衰朽少承家學，自先祖諱陽公與陽明高弟鄒東廓之子諱美者同舉京兆，得游闕其家學。故平生口無僞言，身無妄動，以躬行教子孫。若老夫奉父命從季父成軒公學，此淵源之所自。而尤得良友鹿伯順來助之力居多。伯順深得陽明之學者也。老夫近見得學問一事，原不在尋行數墨，較量字句之間。建安、青田、姚江，皆效法孔孟，雖若不同，俱非立異。我輩只要眼洞心虛，實求自信，不必拾人頰吻，說隨人轉移耳。

登封耿逸菴介來學。逸菴由翰林出爲大名道，有惠政。是年，介湯斌受學。先生曰：君曾秉憲大名，余父母邦也，曷可以公祖而在弟子列？逸菴執禮愈堅，每辰起隨門人侍坐請益，不稍輟。先生手書答之云：數日來，或口語相印，或手疏相質，具見近裏着己，知行並進之功。君猶兢兢於氣質之未能變化，途徑之或有差失，此足見好學之切矣。嘗聞鹿伯順言：說心在事上見，說己在人上見。離事物而虛談

性命、性命何者。外性命而泛言事物、事物何歸。賢所云敬恕、本體功夫一齊俱到。變化氣質須戒慎操存久則不放、方能見活潑潑地、而氣質自能變化矣。事無棘手、從學無歇手來。

山陰姜定菴遣其子垚來問學。定菴為劉念臺門人、寄其師遺書暨易說至。

臨漳王荷興、孫爾棫介耿極來從學。先生云、聖人垂訓立教、直欲天下萬世皆入於聖賢之域。其四教曰文行忠信、其雅言曰詩書執禮。只是在用上說、所謂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也。孔子後、孟子方說出心性。孟子後泰漢儒者多求諸訓詁。濂溪、明道說性命、入微妙矣、紫陽出、不得不從躬行實踐上說。知得孟子之言、便知孔子之言精妙。知得朱子之言、便知周程之語着實。鍾國士前在覃懷、同其師郭九如之遊、至是復來問學。先生在課諸孫、手示有云、聖人之言極坦易、極精微、是在讀者之領會。如顏路請子之車、子路使門八為臣。高景逸以為窮理盡性之至、獨異於佛氏言性處。念臺謂夫子當日原自說得分明、賣車買櫛、無臣有臣、正是一副見成道理。雖愚不肖、可與知者、此之謂天然自有之理、此之謂天然自有之性。



門人輩只爲私意所動，故憒憒。兩先生皆大儒，而所見如此，不善會之，又成朱、陸矣。要知劉之見從高出，有前說不可無後說，正不妨并存耳。

六月，十三曾孫用椎生。溥長子。

先生爲懷友詩。有序：余生平借良友提攜之益，晚年耆廢，尤感及門之助我。秋夜不寐，因爲懷友詩一章，以誌老懷。往者悵志氣之未申，存者感河山之修阻，日月易邁，諸友其知余心否耶。○孔聖有四友，又復借六侍。顧我耄而病，同人望更亟。匡我之不逮，諸賢時寤寐。端亮日孔伯，當仁不肯避。明達邁陸子，到手無棘事。新安勇向學，識力何超異。滄州訟往愆，晚節抉其秘。寬夫善補過，力爲明學地。垂老輕去鄉，薦馨共旅食。渥城有五修，晉問借箕記。習仲能知幾，介祺稱高寄。子新饒俠腸，錢升階薛儀。甫具識器。構斯安賤貧，守身明大義。渾穆爾保汝，不以窮失意。退步震之賢，虛衷亦懿智。駿臣有氣魄，熙庚無俗累。子石擷蕤莘，含眞嚴指視。天章多慧根，子亮本美質。振公孝友人，景子嘉其志。儕蘭與禘卿，問學

漸有次。覓盟荆園語、鄂州辯學字。廉幹推逸菴、此度博綜備。進德而修業、努力各自治。我年已九十、燭光安足熾。願言日有長、助我勿失墜。

彰德許典三名三禮赴海甯任、過夏峰、問學。先生曰、夫子固言之矣、事大夫之賢友其士之仁。事字友字中、是夫子所以陶鑄士大夫以成其賢與仁、徒事之友之、豈夫子告子貢之意。大人格君心之非、孝子事親於道、方成其爲忠孝。成己成人、正己物正、此方是孔孟本領。○又答書略云、成字來字本末內外一齊俱到、是所謂把柄在我、觸處皆靈、衰老之人不禁踴躍稱快。僕嘗思濂溪三箇希字、是直要到天上天。何境地出人如何可到。濂溪此語、是從吾十有五而志於學看出、自志學到知天命、耳順從心、行住坐卧、刻刻皆與天游、故曰知我者其天乎。他人皆信不及、子思獨從安排不得處下箇天字、從不假造作處下箇率字、又從一氣渾然不可名狀處下箇中字獨字、正是希天嫡傳。曾子乃於明德、即是希天、須在物上討箇的當、身心意知、家國天下、皆是物、格即神之格、思之格、感而遂通之謂。學者不以心爲物役、卻時時與物酧酢、

無一事不是分內，須將戒懼之心時時提起。孝子之事親，與仁人之事天，原非岐觀，正札中本體功夫渾然俱到，持此以往，居家以此，居官亦以此，第求自信，隨時自有證悟也。

十一月，先生命湯斌輯洛學編成。先生序略云：洛爲天地之中，嵩高挺峙，黃河蜿蜒，自河洛圖書，天地已洩其秘，而渾龐湻樸之氣，人日由其中而不知。至程氏兩夫子出，斯道大明，人知所趨的。學者於人倫日用至庸極易之事，當下便有希聖達天路徑，是道寄於人，而學寄於天。蓋洛之有學，所以合天人之歸，定(4)先後之統，關甚鉅也。厥後廢而復明，絕而復續，學問淵源，天中尤盛。宋興伊洛，元大蘇門，至有明而兩河八郡，識大識小，各有傳人。余移家夏峰，每懷思往哲，悵微言之未泯，念絕學之當傳。湯子少負遠志，壯歲即以病請，孜孜斯道，爲己任。十年以來，余見其學日進而心日虛，洛學之興，端有所屬。因念斯道在人，求之即得，表前儒以興起後學，如射者之趨的，必期於皮，如舟子之涉海，必操其舵，所謂呼之使靈，叩之使覺，千載上下，南北海，心同理同，又何有於洛以暨濂與關閩耶？蓋學以希賢

希聖爲歸，而其最初發願一直便到希天上。至其中、道路之迂曲，識力之偏全，自不能强之同。迄其所歸川流者以此，敦化者亦以此，自不得有異也。

十三年甲寅，九十一歲。

在夏峰。元日詩有序，偶誦康節焚香告天詩，因爲句貽湯孔伯，以孔伯祝余文援康節相擬也。〇我於古人審所從，生平最愛堯夫叟。先生生當全盛時，羣賢功業乎何有。不事王侯鑄羣賢，摶捖乾坤道在手。興來爲吟自在詩，客至且飲歡喜酒。林間高閣望中希，花下小車不來久。焚香每誦告天詩，先生心事昭泰斗。外王內聖此一身，安老懷少而信友。湯子擬我愧非倫，先生敢敬不敢偶。懷古詩成欲寄君，曉起東風儼在柳。人日集周春雨尹芝仙于兼山堂，時聞警，或問軍興無人不騷動，學問應如何。先生曰：古人無事常若有事，有事卻如無事。禹之行水，疏瀹決鑿，皆是應如何而如何，所以謂之行其所無事。果能行所無事，天關

地陷，皆定數也。不能行所無事，鵲噪鴉鳴，皆異事也。唐虞揖讓三杯酒，湯武征誅一局棋，水到渠成。易云，天下何思何慮。此是學問第一義。

先生語諸門人曰，一生苦樂，惟人自取，止爭看的破看不破。少之時，謀望于進取，得失分而憂樂形焉，得者幾人。其壯也，馳逐于功利，貴賤別而榮辱招焉，貴者幾人。其老也，屬意于子孫，賢不肖異而成敗係焉，賢者幾人。看得破，皆天定之數，豈容一毫介意于其間。此等處既無介意，則無時無處而不可領天地四時之趣。視世人之毀譽欣戚，浮沉聚散，爭如我山房白雲之卷舒無定，形來去無定方也。古之達人高士，誰非吾師，誰非吾友。其無愧怍于心者，自然睟盎於面背。故學者須尋孔顏之樂，無此樂，終難語自得。

四月，序容城縣志。先是崇禎癸未，邑令胡[illegible]炎以志稾付先生，至是先生作序，付趙上麟授之梓。

安邑馬允錫、與其育德書院同學周世澤、吳君炤、薛艮瑾、楊震初、郭纘汾、楊念祖、張宏憲、王吳之、王奎斗、

南初謙、喬宏德、景之瑄、劉日益、陳所蘊、謝鼎、南二謙、郭繩汾、劉枋齡、張宿焜、劉喬齡、王一中、馮蕙、楊天爵、遥拜稱弟子。

十四年乙卯，九十二歲。

正月，先生輯蘇門紀事。先生嘗考蘇門遺事數十則，尚未成帙，至是復錄此編，合而成紀事二卷。

耿逸菴錄其與御衆問答書來質。御衆云：要希聖只是收斂，非謹慎之謂，去其所本無，全其所本有而已。逸菴云：吾聞之師曰，學問之着落在日用倫常，能于此中見得觸處皆天命流行，便是透得大原本所在。我輩果有戒懼工夫，久則氣質自然變化，竆意日用間體認天理，而要之以主敬，時時小心翼翼，而後觸處皆天命流行也。先生曰：寬夫所云收斂非謹慎，謂須求此心恬適，使生機盎然，勿墮枯槁一路。逸菴所云體認天理，而要之以主敬，本體工夫，一了百當，正與寬夫互相發明，所謂分之而無可分也。此事各就

所歷處自修自證，到一層便覺一層非止境。

大名熊洛敘、子夢飛，同廣平宋拱微、安陽步翔從事學。李梅村遣其子李對受學。新安劉繹祖舊以姻譜事先生，至是正師弟之禮。

溸繼傳世昌同御眾來問學，先生曰：學問原是全體大用，一了百當之道。學者只從事于此一事，更無不盡。所謂一事者，復性而已。如樂正子何如人，孟子便從可欲之善，直推到美大聖神地位。此可欲之善，便是人之性善。從來惟堯舜孔子方能滿此善之量，故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又曰乃所願則學孔子也。只此一點性善，終身學之不盡，豈非全體大用，一了百當者乎。

明説問先生宗旨，答書云：耿耿寸心，惟此其學一事，是非毀譽、勸之已明，疾病死生、守之頗固。此返顧生平，雖所見有時而遷，而獨知之地不敢自欺。識得天理二字，衡準經緯原是千聖真血脈，非語言文字得承當。故説箇心即在事上見，説箇已即在人上見，説高遠在卑邇上見，説上達在下學上見。戰兢惕厲，不敢將

就冒認者、只是愼獨而已。數十年來、奉教於師友者以此、印證於同學者亦以此、一息尚存、益當共勵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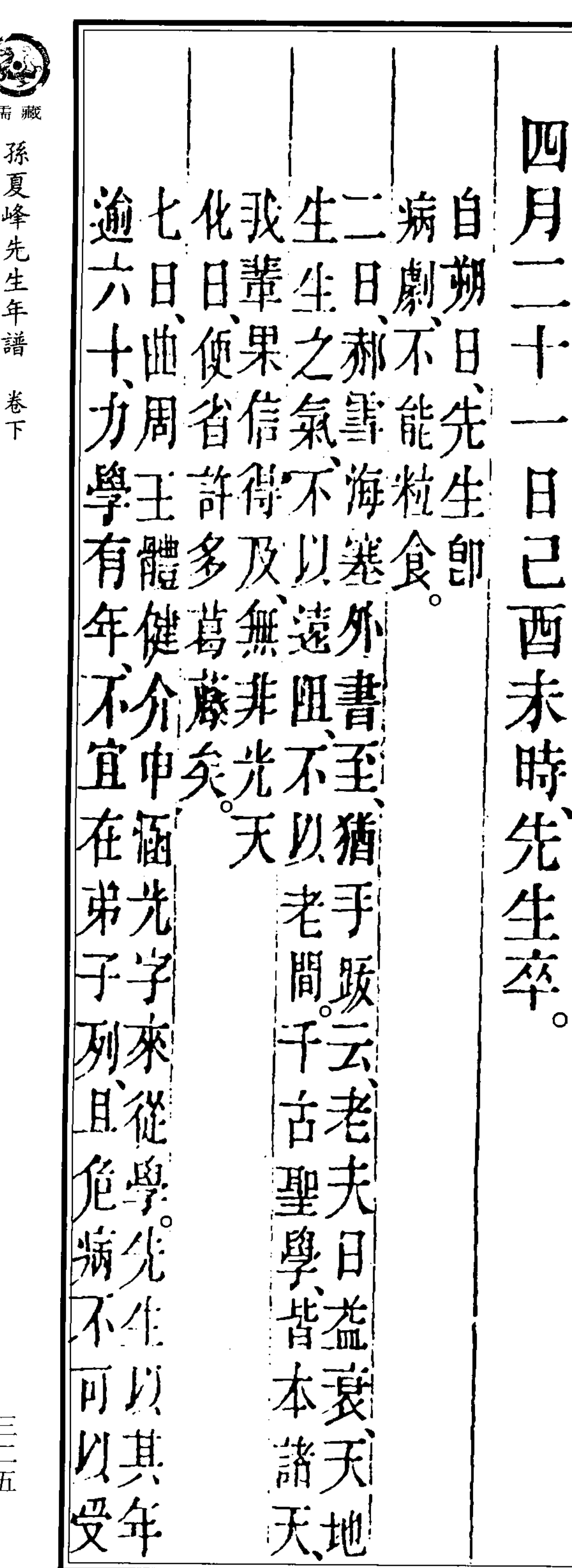
語諸子曰、吾十有五章、是夫子自述年譜也。孟子願學孔子、所稱可欲之善、即孔子志學之矩、有諸己則立矣、充實之美則不惑矣。充實而有光輝、則天命流行有威有儀矣。大而化聖不可知、則耳順從心矣。充實可爲、光輝不可爲。而我輩爲學、亦只在立與不惑上着手、下學而上達在其中矣。

談朱學者以朱學無流弊、談王學者以王學無流弊、二者皆有偏處。紫陽之後、實病不可不洩。姚江之後虛病不可不補救。紫陽之流弊、子靜其對症。救姚江之流弊、念菴其對症。夫子四友六侍皆實有受益處、非虛語也。舜之五臣武之十亂、皆眞師眞友所以成虞周之治。不能親師取友、只是不虛心有執見、我輩當自體認。

入春、先生飲食倍健、賊友門人來者、談論夜分忘倦。至三月內忽感風寒、微汗漸解而食不甘味。每飯猶飲酒一盂。氣弱艱於講說、手書日譜云、學問以了達生死爲極詣。然世之所謂了達生死者、輕生輕死非

眞能達生達死也。眞能達生死者，則生不徒生，而生足取重于世；死不徒然，而死足取重于世。顏子一閒四勿之旨，則請事斯語。由雖在四友六侍之列，然未知生，焉知死，知由也，而能承當夫子，必不日不得其死然。能了達生死者，必不敢忘吾父母所遺之體，目能視，視還明；耳能聽，聽還聰；口能言，言還從；四體能動，動還禮。是之謂天下之大孝。惟天下之仁人乃能爲天下之孝子。言能自重其生與死，故能大其父母之所遺也。若以輕生死爲達生死，則荊聶一流人皆稱聞道者矣。

四月二十一日己酉未時，先生卒。



自朔日，先生即病劇，不能粒食。

二日，郝雪海塞外書至，猶手跋云：「老夫日益衰，天地生生之氣，不以遠阻，不以老間。千古聖學，皆本諸天，我輩果信得及，無非先天化日，便省許多葛藤矣。」

七日，曲周王體健介申涵光字來從學。先生以其年逾六十，力學有年，不宜在弟子列，且危病不可以受

徒。體健堅，講先生猶整衣冠相對。侍疾數日，始別去。先生口授曰：「學問之事，在躬不在口，隨時隨處體認天理。此外更無他說。我輩試自認天是何體，則一切可相忘于無言矣。」

十日，爲曲周路文貞公振飛書殉難遺事。先生不食，神氣雖日弱，辰起猶櫛沐，令子孫扶掖稍坐，但不能多言，而色甚愉。

十四日，病益篤。

十五日，諸門人侍左右，先生各有勉勵之言，子孫各有勉囑。復舉筆書云：「吾將去矣，此後勉之，全在爾等肩。師傳、率父顯祖，古今大題目，須自己做一番。」

十九日，先生云：「子靜病時，令衆人俱退，靜以休息，是學問實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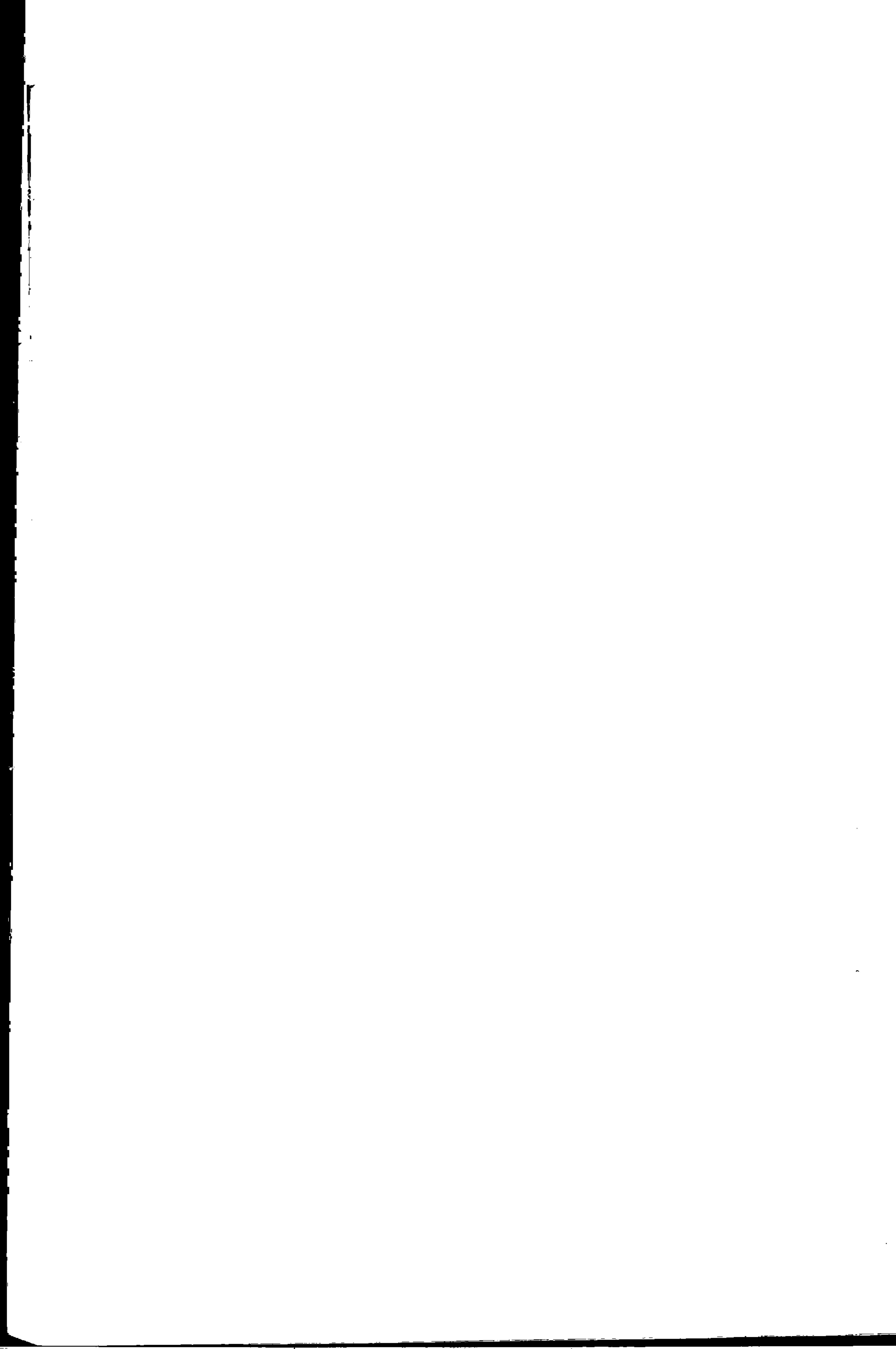
二十一日巳刻，喉中微有痰，命扶坐，着衣冠，執立雅手，書「江村」二字。適韓鼎業自鈞陽來省，伏榻前悲咽不勝。先生猶執手熟視，連呼子新，移時遂長逝矣。門人與含殮者五十餘人，子孫曾元服斬衰齊衰者三

十餘人，官師紳士下逮負販耕傭跛瞽殘疾之人，無論識與不識，皆匍匐赴弔，哀聲震地。或遠不能即至者，爲位聚哭。歿後有永年、陳章猶以書正師弟之誼。安平靳闇然千里來謁，自述以官羈滯不得受學，對像以所學相質，泣下沾襟。李崍庵亦以數年奉教，未得一面，拜像長號，其僕役皆爲感動。

十月十六日，葬先生於夏峯東原。先生繼配楊孺人原寄厝夏峯，已二十五年矣。先生素不泥堪輿家言，愛東原平敞，附近夏峯居第，遂卜兆於此，遷楊孺人祔葬焉。元配槐孺人原葬容城祖塋，先生遺命留北地，諸子爲槐孺人置木主，具衣衾，得祔葬。門人湯斌爲文誌其墓，容城亦奉先生衣冠，暨楊孺人木主與槐孺人合葬焉。

是月，輝邑合衛郡紳士請祀先生於百泉書院。百泉舊有聖廟，即宋之太極書院也，兩廡列祀周、程暨宋元寓儒。先生歿，闔郡紳士合詞上請，學使俾塑像列主，春秋得奉祭祀。

孫夏峯先生年譜卷下終



呂明德先生年譜

清・施化遠等 編撰
王智勇 校點
郭 齊 審稿

清康熙二年刻本

《呂明德先生年譜》四卷，明施化遠等編。清康熙二年刻本《呂明德先生文集》附。

呂維祺（一五八七—一六四一），字介孺，號豫石，明新安（今屬河南）人。萬曆四十一年癸丑進士，爲吏部主事，官至南京兵部尚書。李自成陷開封，不降而死。維祺以講學名世，從遊者數千人。以繼孔、曾之傳爲己任，手注《孝經》，以道歸孝，以孝歸敬，故其學獨樹一幟。

施化遠，字小白，金陵人，與同編此譜之周景濂、袁應參、姚賡唐、黄基昌、李毓楠、石岳、陳幣、孟琩、郭希銓，俱維祺受業門人。據卷首姚賡唐、孟琩二序，知此譜撰成於維祺卒後之次年，即崇禎十五年。以施化遠、周景濂手記維祺之行事爲主，而新洛受業諸門人即姚賡唐、黄基昌、李毓楠、石岳、陳幣、孟琩、郭希銓編次其紀年。本譜參考之主要資料，僅據卷首《呂明德先生年譜采輯家刻書目》，有《慎獨堂詩文集》、《芝泉講會語録》、《伊洛講會語録》等四十餘種。譜中詳載維祺仕履、學行、交遊及學術成就，每記一事，先以大字簡述之，旋於其下以雙行小字詳載其事，凡重要之奏疏、語録、詩歌、學術論著等可以考其繫年者，或全文或擇要而載之。故觀此譜，維祺之仕宦及學術軌跡即清晰可見，誠爲研究維祺詳盡之資料匯編。

呂明德先生年譜跋

先生擷伊、洛之緒、繼孔曾之傳、遡至聖而獨探其心法、集群儒而總會其源流。於斯時也、繼往開來之任、守先待後之學、非先生其誰與歸乎。安石不達經術、而弁髦聖言、協烈秦火、孝經輟而學士大夫袖手語良知、抗顏談性命、宜乎儒術之不彰、治道之寡效也。先生手註孝經、以道歸孝、以孝歸敬、明德教之本原、振千古之絕學焉。恭定稱程子之後一人。而

先生晚年力學，獨得宗旨，卽謂直接孔、曾可也。嗟乎！先生癸丑釋褐，辛巳就義，中更二十八年，其間家居者十有三年，無非發明孝治，羽翼聖經之旨。服官者十有五年，亦無非移孝作忠，立身行道之槩。先生固不僅以兵食見，然用之兵食而效。先生固不欲以節義見，然適遇時窮而著。學先生之學者，遂謂先生之學在兵食，在節義，豈足以盡先生者哉！使天假以時會，先生以明王孝治天下之事見

諸躬行。即以聖人授受心法。益深奧蘊。則過此以往。又未之或知矣。往金陵。施于小白周子。仍叔曾手記先生之行事。而吾新洛受業諸子編次紀年。賡唐學識固陋。愧非其人。然受先生之教最切。敢不黽勉從事。因訂其前後而作年譜。嗚呼。繼續斯道者。其亦可以讀先生之書。知先生之學矣。

順治十五年戊戌二月。洛陽受業姚賡唐沐手拜識。

呂明德先生年譜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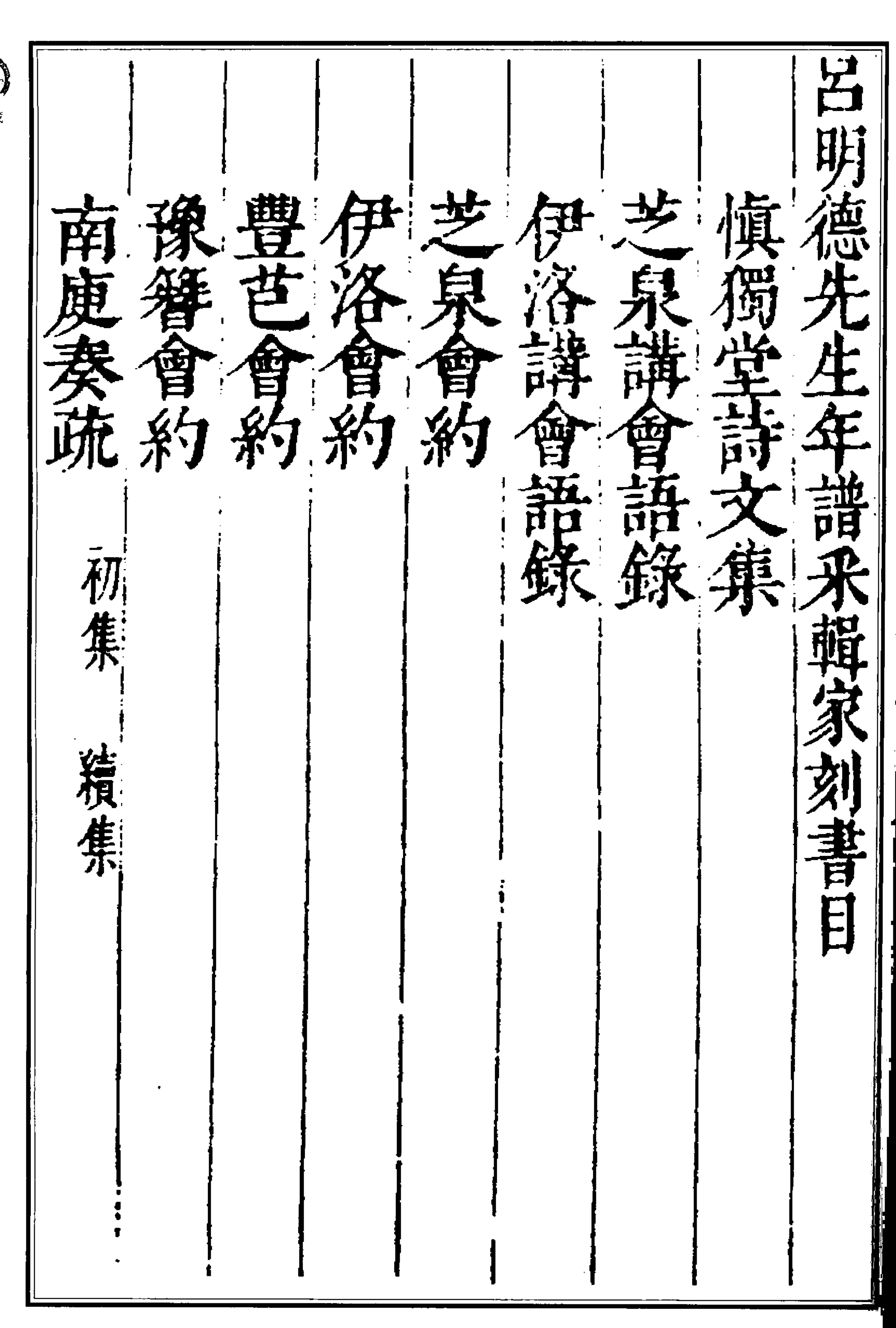
珺從遊

明德先生，不揣固陋，與同學諸子於先生殉義之明年，輯先生行事，訂爲年譜，於是嘆先生之不可及也矣。先生兆夢月之祥，而維嶽降，產靈芝之異，而孝經成，天人之際，有感必通，承節孝餘烈，鬱爲理學。居官則以教輔政，居家則以學倡世，故山左、豐芑、芝泉、伊洛各有講會，從遊者數千人。珺歷數生平，由司李起

家以孝治山左而山左治三年報最特擢銓部清選舉絶竿牘所在著蹟其關國計民生之大者如天啟將登極之時卽止小南城之駕陳近寺不得干預政事而逆璫煽毒天下皆服先生之先見是時詆毁講學而先生與馮少墟李緝敬諸君子倡明教化以斯道爲任幾中黨錮之禍崇禎詔起所上防微八漸直法堯舜諸疏與賈陞爭烈時天子有南顧憂特簡理留都釐奸剔弊心血俱枯兵食兩

是、東南半壁得以晏然固圉者、莫非先生功也。于是忌之者難容直道、至今讀晉陵諸文、而先生之忠猶耿耿在人心臆。居洛六載、無非發明孝經、表章聖學。及兵荒洊至、屢屢仁心備賑、全活者無算。散家財以募死士、乃力盡孤城、不幸以節義見。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先生一生之事功學業在此。嗚呼、此先生之所以爲不可及也矣。

康熙二年癸卯七月、新安受業孟珝沐手敬識。



呂明德先生年譜采輯家刻書目

愼獨堂詩文集

芝泉講會語録

伊洛講會語録

芝泉會約

伊洛會約

豐芑會約

豫犨會約

南庚奏疏　初集　續集

南樞奏疏

太常銓部奏疏

進孝經表疏

勑餉交代畧

軍政十四則

南考工記

清蕪記

增訂舘則

孝經本義　大全　或問

訂誣家禮

音韵日月燈

切法正指

存古篇

孝弟詩解

斗園乘

兩闈四會姓氏録

南庬舉劾録

世德集　牛太夫人仁孝公節孝紀
　　　　孟太夫人夢月祠紀

節孝錄

榮哀錄　仁孝公祀郡縣鄉賢紀

忠節錄

世恩錄

仁孝公紀畧

先生出處紀畧

太傅墓誌銘　行狀　合葬誌銘

呂氏宗譜　世傳　家乘

棠憩錄　兗州德政

新安全城定變記

新安縣誌

河南府誌

呂明德先生年譜卷之一

受業門人　施化遠　周景濂
袁應參　姚賡唐
黃基昌　李毓楠
石岳　陳榕
孟琄　郭希銓　編次

先生諱維祺、字介孺、號豫石、姓呂氏。

國初、始祖俊占籍河南新安縣。俊生獻、獻生鑑、鑑生樸、樸有隱德。鑑生思聰、思聰生玄、是爲先生高祖。曾祖諱景陽、恬淡冲夷、與物無競、好觀爲善陰騭書。祖諱鄉、字信夫、少失怙、獨胼胝田間、謹身忍性、上事孀母、外供徭役。略里人逋賦槩楚、破産代償、歿之日、僅三十一。里中私謚敦懿、故稱敦懿公、贈戶部侍郎。夫人牛氏、寡守四十九年、奉旨旌節、累贈太淑人。父諱孔學、字尚文、號紹

中。家貧、以文、無害爲功曹、與人不忍傷、事母謹慎。母病、感夢得異藥、愈、恂恂孺慕、六十年如一日。闔圍于函谷東、與老友嘯歌慷慨、有太丘之風。

勑旌孝子、有司表其里曰仁孝、故稱仁孝公、封戶部侍郎。賑荒救萬餘人、贈右都御史、崇祀府縣鄉賢。夫人孟氏、是爲先生母、贈太淑人。繼田氏、封太淑人。先生講學洛陽、建明德堂、羣洛人士爲明德會、學者稱明德先生。

明神宗萬曆十五年丁亥七月、先生生於新安。

先生生于夢月岩。新安北四十五里、當橫山之嶺有窰、爲舅氏家園。孟太夫人歸寧、及期而動。其夕寢窰中、夢有光如月、降入其懷、爛然燭天、寤而生先生、七月二十日午時也。都御史曹于汴詠夢月詩、橫山之峦都潺湲應嶸峋、想當夢月時若崧高降

也。一堂寄永思，聲容儼以存。是母有是子，百代流芳芬。○先生少戲嬉，不類凡兒。適官長轎至，羣兒啼走，獨戲嬉自如，里巷以爲奇。

萬曆十六年戊子，先生二歲。

萬曆十七年己丑，先生三歲。

萬曆十八年庚寅，先生四歲。

萬曆十九年辛卯，先生五歲。

萬曆二十年壬辰，先生六歲，俱在新安。

五月，母太夫人孟氏卒。孟太夫人，邑孟公思恭女，少適仁孝公，孀姑性嚴，事之無失。食貧力作，姻里婦皆師其懿範。夢月而生先生，幼即訓以義方。太

夫人卒、先生年僅六歲、乃鞠育于牛太夫人。先生所謂非祖母無以有今日也。○嘗畫壁爲達官車馬、儀從俱備、族長者見而異之曰、吾家代有隱德、大呂氏者、其在茲乎。

萬曆二十一年癸巳、先生七歲、在新安。

仁孝公延塾師授以孝經、訓以孝弟之學、出入必告、早暮問安、知以孝親爲事、仁孝公目爲孝孩兒。

萬曆二十二年甲午、先生八歲。

萬曆二十三年乙未、先生九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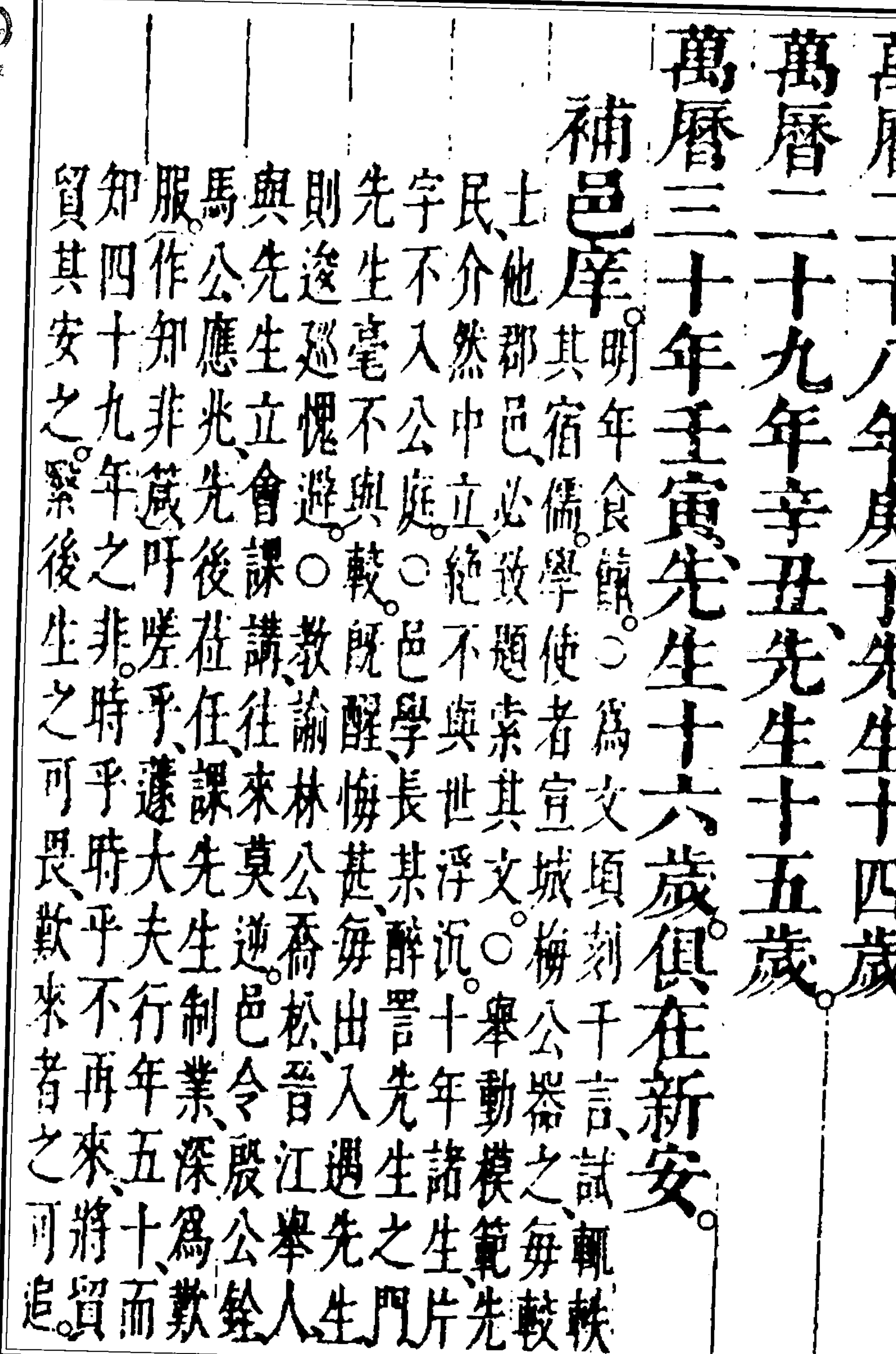
萬曆二十四年丙申、先生十歲。

萬曆二十五年丁酉、先生十一歲。

萬曆二十六年戊戌、先生十二歲。俱在新安。

仁孝公教最嚴、雖寒暑令節、不使輟功、不與飲宴、不令身帶一錢。愼擇交、弗納于邪、奉教愈謹、訥訥如不出口。道遇先輩長者、必拱手避行。偶有少年子引石擊水、汚穢濕衣、人皆若不可忍、先生不反顧而去。里老嘆服、每稱其事以勸子弟。○新安令辛公詔季考儒童、閱先生卷、曰爲誰氏子、他日必大受。時仁孝公家貧、作縣吏、邑令故知仁孝公長者、以先生益加敬重。每見仁孝公、必索先生文批閱、喜以筆墨贈遺。先生年十二、言動不苟、節有巖巖氣象、邑令未嘗以衆容見先生也。

萬曆二十七年己亥、先生十三歲。



萬曆二十八年庚子、先生十四歲。

萬曆二十九年辛丑、先生十五歲。

萬曆三十年壬寅、先生十六歲、俱在新安。

補邑庠。明年食餼。○爲文頃刻千言、試輒軼
其宿儒。學使者宣城梅公器之、每較先
上他郡邑、必發題索其文。○舉動楷範、生
民介然中立、絕不與世浮沉。○十年諸生、片
字不入公庭。○邑學長某醉詈先年之門
先生毫不與較。既醒、悔甚、每出入、先生
則逡巡愧避。○教諭林公喬松、晉江遇先人
與先生立會課講、往來莫逆。邑令殷公舉
馬公應先生後、涖任課先生制業、深爲公銓
服。作知非箴、先後嗟乎、蘧大夫行年五十、而數
知四十九年之非。時乎時乎、不再來。將十
貿其安之。緊後生之可畏、歎來者之可追。

胡爲乎躭躭白日、壽斧斤以自戕、酖晏安之有毒、謂磨涅爲無傷。懷與安實敗名、久將認賊作子、操王人之戈、而入其室、據其党。已焉哉、其心勞之日拙、而歷于亦不靈。當夫意闌興盡時、豈無悔、而竟長此其安窮。君不見嘗膽越于、下帷董君、有爲者亦若是、誰言樂處之難尋。古不云、世問不學人、無物可比倫。奈之何三年之、艾不畜、而抱沉痾以終身。藏日、學問之道、先求放心。洗刷塵緣、魁而持循。雖休勿休、日新又新。時而習之、意味浸浸。雜念侵人、如牛舊火。不可嚮邇、將爭于而。惟勤有繼、此道在果。姑待明日、便爲不可。

萬曆三十一年癸卯、先生十七歲。

萬曆三十二年甲辰、先生十八歲。

萬曆三十三年乙巳先生十九歲。俱在新安。

夫人郭氏于歸。邑庠生郭公之翰長女。郭公知先生非常人、許夫人爲配。年十五、歸先生。田太夫人病、五月弗起、爲籲天請代。誥勅中有顯威歷以壽尊嫜執勞匪懈之語。及先生罹難後、甲申聞寇陷京師、遂不食死。

萬曆三十四年丙午先生二十歲。在新安。

河南鄉試舉副薦。同邑人孫大成以遺才求應試、張太守試之七義難以公事推訊其前。辰南受卷、日中即畢。太守稱歎、力薦入闈。孫中式鄉試、先生以副薦受知。○是年、究心伊洛之學、以天下爲已任。嘗日、是帖括義用以梯青紫耳、烏足了儒者事。毎見人一登科第、便以爲得富貴矣、究竟報朝廷、行所學安在。邑孟雲淵

先生以理學起家、先生心私淑之。心法吟
何以參天地、日惟此一心。心兮本最微、危
者亦相侵、微者使之著、危則還于安。惟精
復惟一、萬古此心傳。此物亦非遠、飛躍機
自顯。此物亦非近、終身由不盡。然則如之
何、幾希原無多。只此一幾希、聖狂從此岐。
堯以此命舜、舜以此命禹。授受一心法、道
脈別無王。要學大聖人、何處尋衣鉢。檢點
天理心、靜中分細磨。湛湛一莖芽、夜氣凝
雨露。莫教斧斤伐、莫教牛羊牧。第彼種種
者、旦晝時梏媾。得此爲聖賢、失此爲禽獸。
嗚呼慎之哉、拳拳屬靈臺。勿謂是何傷、其
禍終將長。勿謂是何害、其禍終將大。涓涓
能幾多、蕩蕩可若何。一炬能幾多、燎原可
若何。此心一放逸、圖之覺何及。我懷顏氏
子、克己以復禮。勿以非禮視、勿以非禮聽。
勿以非禮言、勿以非禮動。時時勤拂拭、時
時勤芟遺。照幾精與一、常與聖賢對。這個

幾希關、渾與天地會。見得天地心、完得聖賢眞。眞眞心果不滅、庶不遠于仁。仁爲人安宅、舍此奚適。鄙纔說待明日、便已爲不可。嗚呼及時哉。時時乎不再來。君不見大禹、寸陰尚自惜。況非大聖人、可不惜寸陰。寸陰何以惜、惜之如寸金。寸金寸金失可覓、寸陰何處尋。所以大聖人、兢兢惜寸陰。昔日陶士行、亦云惜分陰。要求入聖路、便此是法門。

萬曆三十五年丁未、先生二十一歲、在洛陽。

工部主事房楠以福府修繕居洛陽、爲其子求師、知先生譽望、使其子之騏師事之。先生期以理學名儒、不專課制舉業。之騏中戊辰科進士。

萬曆三十六年戊申、先生二十二歲。

萬曆三十七年己酉、先生二十三歲。

萬曆三十八年庚戌先生二十四歲。俱在新安。

與修新安縣誌、敘文出先生手作。

萬曆三十九年辛亥先生二十五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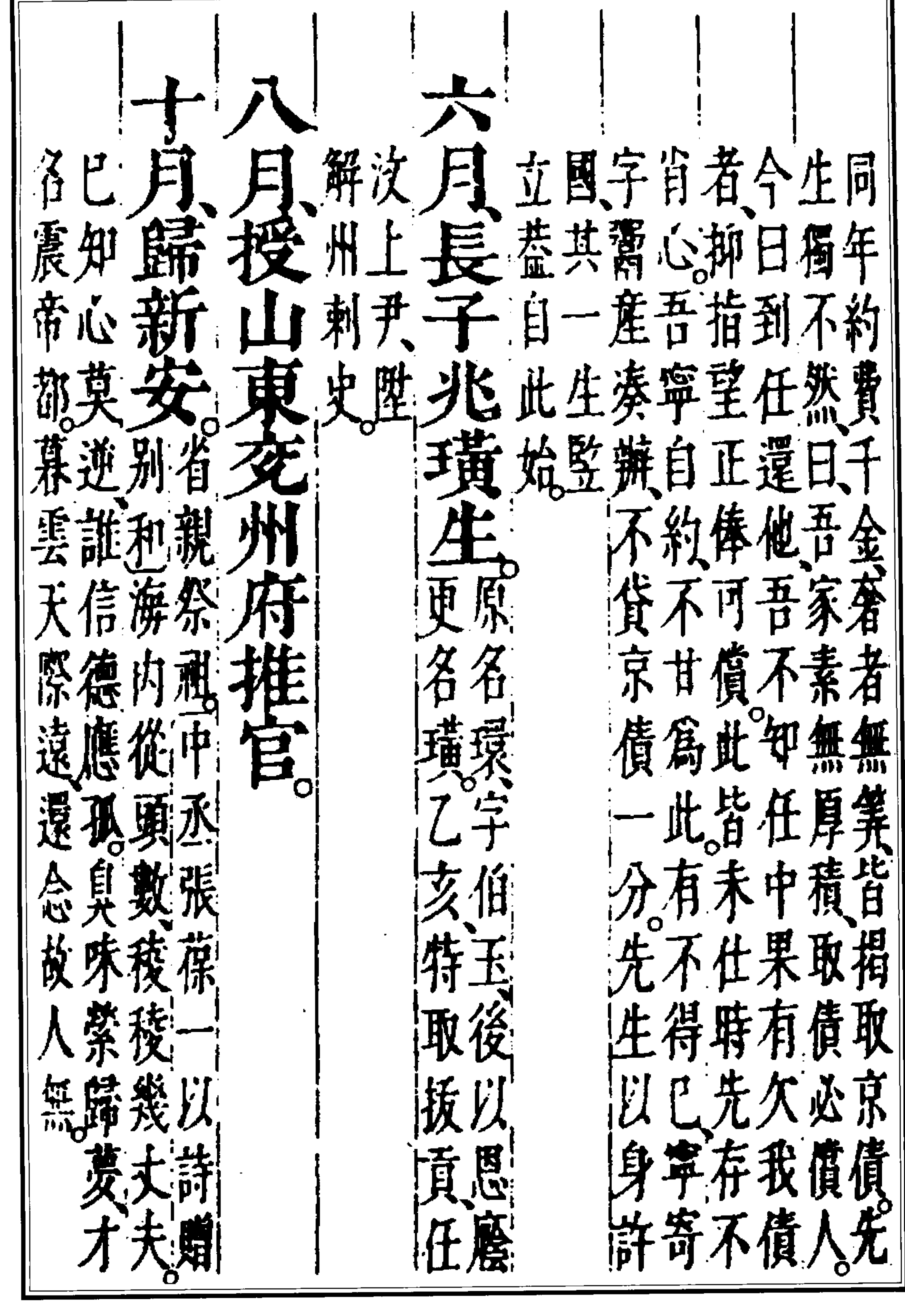
萬曆四十年壬子先生二十六歲。俱在新安。

舉河南鄉試。以春秋中河南鄉試第二十四名。大座師山西芮城王公紀以理學爲士論所共推。

十二月之京師。刻無奇草制藝。

萬曆四十一年癸丑先生二十七歲。在京師。

賜進士出身。二月、會試中式。三月、殿試、賜三甲進士、觀政刑部。○部中諸



同年約費千金、奢者無業、皆揭取京債。先生獨不然、曰、吾家素無厚積、取債必債人。今日到任還他、吾不知任中果有欠我債者、抑指望正俸可償、此皆未仕時先存不肖心。吾寧自約、不甘爲此。有不得已、寧寄字齋產湊辦、不貸京債一分。先生以身許國、其一生堅立蓋自此始。

六月、長子兆璜生。原名環、字伯玉、後以恩廕更名璜。乙亥、特取拔貢任汶上尹、陞解州刺史。

八月、授山東兗州府推官。

十月、歸新安。省親祭祖。中丞張葆一以詩贈別、把海內從頭數、稜稜幾丈夫。已知心莫逆、誰信德應孤。臭味縈歸夢、才名震帝都。暮雲天際遠、還念故人無。

萬曆四十二年甲寅，先生二十八歲，在新安。

二月，之兗州任。先生清約自甘，一如寒素，不濫交一人，不苟取一錢，不任意行一事，不徇囑枉一獄，雖勞苦異常，泊如也。日見人家作宦回家，積金買田，不幾年即冰消瓦解，甚而身受其殃，子孫夭折，定是作官虧損天理。書聯于廳曰：天眞有赫，枉三尺，三尺難逃；夜豈無知，受一文，一文不值。先生秉性清直，屏絕屬官饋送，甚嚴，即藩郡盤飧、故知問遺，亦不輕受。凡讞獄，俱當堂判定，審語、吏書抄謄，無敢增減一字，仍明示其人，使候詳發落，無索需營費之苦。凡投告訟牒，無不求批先生者。○拏遺汶上等縣崔凌霄等百餘人，社鼠之害哉。○兩院批發詞訟，屬吏必擬重罪，先生歎曰：此我輩詞附之過，豈盡上臺意耶。凡罪之重輕，一如其事。間有不置罪者，

以其意柬于兩臺。兩臺深喜，更通行知會一省有司。○察盤各處，親自對磨，止撥出奸弊，不務苛察。○兗州一宗室袤虐士民，辱詈縣官，有司莫制。先生力啓魯藩懲戒。又某搶街民張應選銀四十兩，騙作籍銀，仍央私書囑托。先生嘗堂焚書，審出真情，宗室究處，銀歸應選。○某直指素性猛烈，按山東時，相知者遺字，戒勿抗阻。先生竊不謂然。凡事持之以正。直指甚重之，薦剡獨列第一。

清獄囚，罷嶧夫。

囹圄有罪不至死，爲獄吏所苦，一入其中，便登鬼録者。先生每問刑，必先面問獄中有虐索否。冬置煖匣，每日仍按人給食，兼給綿衣，不使凍餒而斃。嘗曰：居官非爲名也，然期月而頌聲不作，則無爲民之實可知矣。○嶧山遊者，用嶧山鄉民舁輿，苦累不堪。因登嶧訊知，即檄縣報罷。

迎養牛太夫人于兗州。先生自幼失恃，賴太夫人鞠育，極其篤愛。

及仕兗，迎養任所，婉孌承歡，一如仁孝公之事母夫人。

萬曆四十三年乙卯，先生二十九歲，在兗州。

揭陳救荒、防盜議。凡事關重大，憂心如焚，極力籌畫。如救荒防盜，皆切實條議，一時見諸行事。○山左大荒，赤地千里，人皆相食。奉委察核賑，單騎風雪中，親自下鄉問民疾苦，申達上司，曲加全活。毀銀帶盃盤，得錢百餘緡，量給饑民，擇其無依者，收入粥廠，修蓋草房棲息，夜給柴火，全活數萬人。○瘟疫盛行，死者塞路，捐俸銀六十兩，分發二十七屬，擇醫施藥。又于兗州立藥局，選醫官季一誠修合，不時入局問視，仍請院檄令合省舉行。其有死者，又捐金委滋陽主簿陳體乾買棺數



十具、薦千餘領、掩埋暴骨。○登州連歲災旱、先生按魯惻然。五月下弦日、登覽崙山、齋宿禱雨。明日、行部文登、果雨。[憂旱]吏隱尋山趣、豪遊極海濱。學仙非本意、憂國屬何人。草盡仍愁旱、魚腥不療貧。麥黃還刮樹、田業正炎塵。有色渾如菜、無膏半結鱗。渠來飢以報、我亦淚沾巾。雲漢詩何似、流民繪未真。非無獨賑詔、不救鼠蛩吟。民望還無已、皇仁豈有屯。願懷憂杞意、何以叩楓宸。海棧秦石、棧山[illegible]可

秋、聘較秦闈、便道歸省。

初、閱牘闈中、殊不快意。一夕、夢五色雲擁一忠字、其巨徑天。覺而得卷甚喜、即解元郝維新也。凡薦者六人、三原郝維新、西安溫日知、韓城衛先軫、富平趙濟、綏德李時馨、長安晉調元。○刻攬讐詩草。

萬曆四十四年丙辰、先生三十歲在兗州。

修舉保甲法。督城保甲久廢，乃申院啓魯藩力行之。王孫勢家大肆阻撓，獨力行之。時拏黃河大盜三十餘，收禁殺賊二人潛入城窺伺、俟各官公出，欲勾引餘賊劫獄。因保甲法行、擧首正法，不至他虞。後妖變猝起、立點保甲，登時督城賴以保全。○地方有盜、官捕怠忽玩事、不肯緝拏。更有遇迫失主、以強作竊、諱竊爲無、苟且偷安。先生行令各屬、但有盜警、不論強竊、俱預文申達，立限行捕。如捕獲而文不預申、官吏仍究處。故各處多方禦盜，無敢慢事者。○從不署州縣印、兩次署郡，計各處贖鍰七十餘金、積剩公費、五十餘金，發修曲阜聖林。○其收支贏美，另貯一匣入庫。一老吏念先生清苦、携美餘銀三百餘兩，夜半擊柝傳宅。先生輒大怒譴去、以其銀作正支銷。

立山左大會、置學田。山左大社、令二十七屬各立文會、每月二大會、解卷、親加評訂序文、激勸士子、蒸然向風。蕭及通省、冀北淮南之士咸來就業。戊午、刻會社十集制義。○又買傳時彥腴地五十畝、贍士、又捐心紅公費餘銀、買穀千餘石、備賑會士之貧者。雖大祲相連、而絃誦之聲不輟。即會宗連年荒歉、先生移文長吏、分極貧、次貧、給麥數百石。

冬、設立粥廠。當雪未降時、急民連荒窘苦、親審老弱鰥獨者八百餘人、設四粥廠煮賑、每人給布半疋、錢二十文。又行文州縣煮粥、條設周悉、親自察勘、全活甚衆。入春雨雪、遂稱有年。○凡有無主賍物、俱給發養濟院、爲衣食費、故雖遇大荒、孤貧無凍餒之苦。

萬曆四十五年丁巳，先生三十一歲，在兗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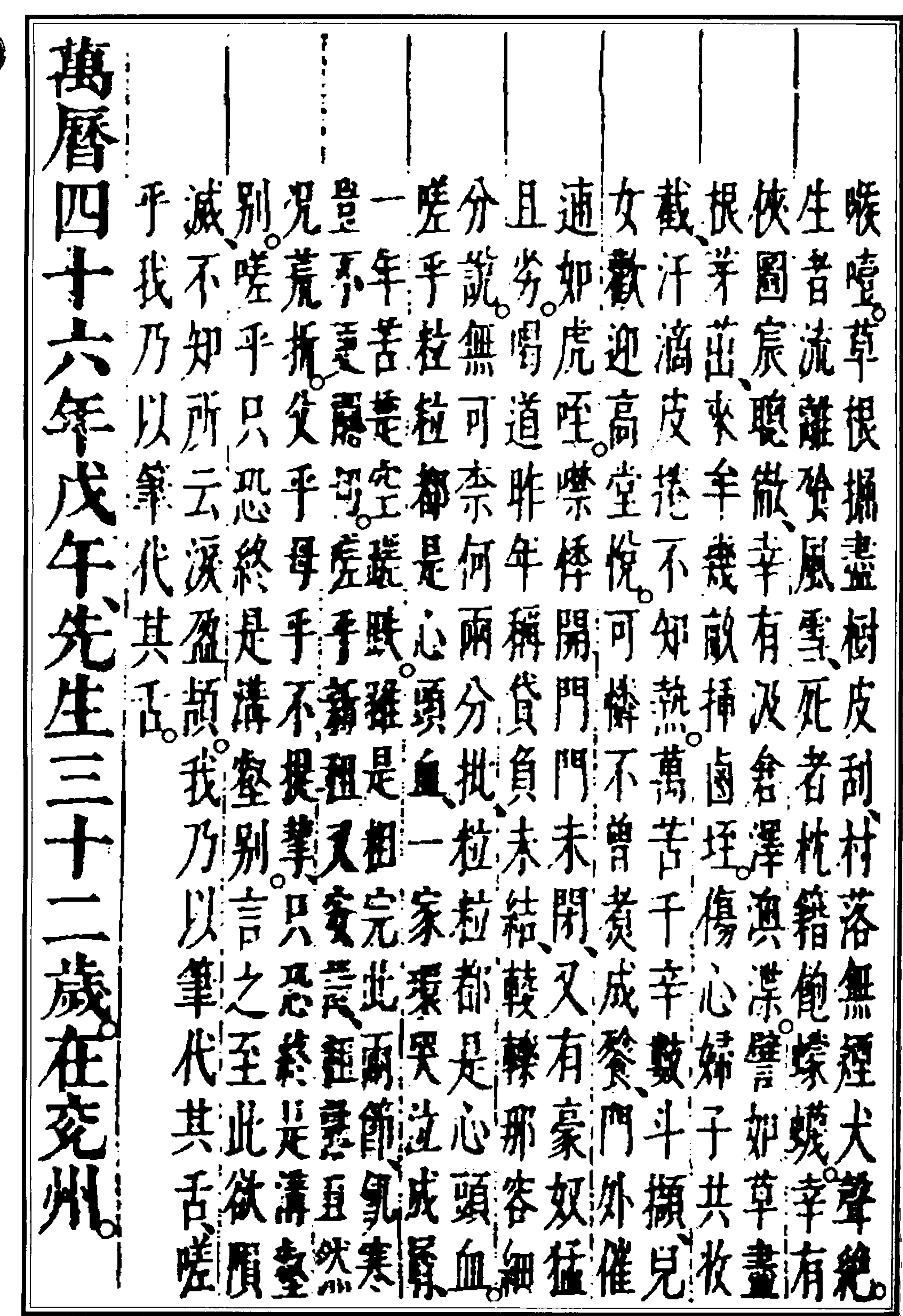
二月，撫按交疏保留。考績屆期，巡撫李公長庚、巡按畢公懋康疏薦保留。○職司評藻，鑑極其精，確或得之言論文移，或得之道路口碑，悉協公論，不避嫌怨，不執愛憎，不狥毀譽，不旁寄耳目，至其汲引善類，惟恐不及。始雖有議而未路可矜全者，亦不輕絕。○嘉祥令贓私狼籍，託書賁緣，毅然開報，其人百計反噬，而先生之聲益著。○先生與人廓然絕無城府，至于有關名節，有關地方處，雖細必謹。事上接下及與僚友，惟謙和誠敬，第不阿附，模稜遇事執持，則一毫不可動。

三月，給誥命。始追封仁孝公及兩太夫人。

註解邵康節孝弟詩。先生天性孝友，而教人亦以孝弟爲本，以邵康

節孝弟歌十首、手自爲註、刑布、令所屬遍講鄉約、約時講　聖諭畢、令數童子朋念成歌、約長講解、家吟戶曉、以變民俗。○費縣民程廷佑、廷佐本親兄弟、以小嫌訐告二年、家產幾罄、兄弟叔侄毆傷、問徒、互爲佐儺。先生以天性骨肉勸論、打動良心、二人相抱痛哭、情願和好。釋其罪、責其曲者、諭令愛敬如初。大日、二人登堂泣謝。○毋遇大獄、虛心平反。舊有疑獄汪應元等二十餘起、前後含糊。先生毅然焚香、推訊得情、訟獄俱平、民稱不冤、焚香尸祝。○察盤地方、開釋三百餘人、不依人備輕責人一板過大獄、筆不肯輕下。○先生性不喜重刑而一經推訊、即吐真情。嘗曰、某雖審大盍不用夾棍、彼口中雖各是其是、却自有是非、不能掩飾。若專用感逼、重刑之下、何辭不得。著無刑錄。○一默盍同一偷者、偷人一驗、偷者逃去、久不成獄。先生不言竊事

只言其家常及當日同行之狀、遂得其情。不事加刑、其人具服。○某家有家貲而亡其女字某某乙、而某丙乃某之重產兒、因騙不遂、誣死者之婦與某乙姦、並誣其女、且以爲胞兒弟、告爭家財。斷者不決、事已五年、兩家將貧。先生訊知其情、設法曰：就是重產兒、亦與一親兒一般、家財是你的、你任女就是你女一般、他如何不等你便要去、任他該問徒了。某人具吐實、乃以徒坐某丙。○路行陽穀道中、一生携家逃亡、天寒飢餓、泣欲自盡。公惻然問故、與之食、乃給以錢。慮前途之不逮也、取雪於車中書票、令赴所在給米還鄉。過登萊、作收麥行。午日當天盡收麥、農夫流汗如火熱。攬轡觀時來牽檄、問之未語先悲咽。我家山凹任窮穴、八年年災傷膏脂竭。旱荒未了商羊舞、滑脊獄門債主執。昨年飢荒更殘烈、家事賣盡衣食缺。兒啼無視女啼啞、高堂顏枯妻



唳嘘。草根根掘盡樹皮刮、村落無煙犬聲絕。生者流離餐風雪、死者枕藉飽螻蟻。幸有俠圖宸聽徹、幸有及倉澤渙漾。譬如草畫根芽茁、來年幾畝插鹵埂。傷心婦子共枚截汗滴皮捲不知熱。萬苦千辛數斗擷兒、女歡迎高堂悅。可憐不曾煮成餐、門外催逋如虎呼。禁悖開門門未閉、又有豪奴猛且劣。喝道昨年稱貸負未結、輳轢那吝細分說。無可柰何兩分批、一粒粒都是心頭血。嗟乎粒粒都是心頭血、一家環哭泣成屠。一年苦楚是空踈。既離是相完此兩節、氣寒豈不是羸可。虧手薪羅又蜜荒、羅甚豆然況荒摭。受乎母手不提挈、只恐終是講臺別。嗟乎只恐終是講臺別。言之至此欲脤滅、不知所云淚盈頰。我乃以筆代其舌、嗟乎我乃以筆代其舌。

萬曆四十六年戊午、先生三十二歲。在兗州。

議修孔廟改正諸典。曲阜廟并　孔廟、廟貌頗圮、思更新之。度其費非三萬金不可、陳請兩院極言應動山東所請事例銀、并奏處一萬、先行修葺。又題請內帑。無何以冦警中止、乃爲義輸、首捐二百金、以爲郡邑長吏士紳倡、祭于思子。無祠及諸典禮宜改正者、申請兩院具題。〔其〕議畧曰：〔曰〕子思子闡述聖道、最爲有功聖門、而曲阜獨無崇祠。鄒雖有之、蓋建于暴書臺狄盜持甚、且因孟子受業而推尊之。況以書院名、非崇祠也。王祠者以行聖大子、今欽、似應改建曲阜、做顏廟制度、非萬金不可。或扭擬之、亦須千餘金也。既已立祠、須有尸祀、衍聖以無文子、故此官缺。不若做顏、曾、孟例、暫授近支子孫、俾有文子、仍歸原職、庶不至失藏祭而曠明祀也。又查、孔子至尊無上、子思猶且避之、而忠與安國、乃直書先賢孔子、先儒孔子、嫌于

並尊、且無別矣。若改忠爲先賢子蔑子、安國爲先儒子國子、似爲妥便。若先賢孔氏似當仍舊。又奇、季孫子叔疑本趙註以二人皆孟子門人、故誤與從祀之列。紫陽解以爲孟子引言、則二子并門人明甚。況季友之後、雖宗子爲世卿者稱季孫、支子則只稱季。今既稱季孫、而不斥其名、則必執政者、且未嘗稱名、安知其爲何時人而祀之也。子叔疑之名、他書未見、安知其爲門人耶。且味使已爲政以下語、子叔疑亦執政者也。至若盆成括、亦并孟子門人、兄見譏于孟子。此三子者、律以洪武罷揚雄、嘉靖罷伯僚、秦冉之例、均當議祧、其于俎豆不愈光乎。又查自　世宗釐正祀典、孔門弟子及諸從祀者并罷封爵、止稱先賢先儒、即孟子已稱亞聖矣。乃今孟廟尚仍舊封、稱鄒國亞聖公。樂正子、公孫丑尚稱利國侯、壽光伯。夫其師已易上公之號、而其

徒仍襲侯伯之名、非所以妥神祇而一王制也、似當以孔廟近例改之。然非迂儒所敢擅議者、是在本院裁酌題奏、以爲三千年之禮樂吐氣。經山東巡按畢公懋康題奏允行。

修仲子廟。廟在泗水、派監傾圮、先生慨然捐俸二百餘金、令徐典史督修。

揭陳河漕議。河漕屢修屢壞、議者紛紛、牽如棊舍。先生作議畧、一日定浮議、一日蔬很一矢、一日省夫一料、一日濟泇一河、一日疏諸泉、一日勘水櫃、一日通膠萊、一日清河流。八議見先生全集。○陽穀河下失盜、原賊止四十六人、而各官急于開條、補役畏比、所獲至四十餘人、而縣提尚有二十餘名。乃設法研審、慮捕役在前、各犯不敢直說、屏出捕役、仍將各號隔關、互訊於內、推察竟比、出寃民十餘人、即時開放。其

情眞者、乃垂淚願死。又恐各捕役凌虐，大書白牌護送出境。

八月，分較山東鄉試。

薦者五人、房首邢泰吉爲本省解元暹大成、張祐、江世茂、孫如竹。副榜王鳳翔、任有用、劉砥柘、關堯凱、胡懷敬、趙秉衡、丁泰運、七人。是科、魯社門人孔聞詩、孔聞禮、林業、張盛美、徐成治、李道光、楚煙、劉廷柱、劉鴻編、何兆瑞、成明穎、郭一龍、陳序、劉太素、錢旭、徐標、閻太羨、解如楷、王璽、白、劉純慶、趙繼鼎、任光諝等中式。鄉試二十二人。已未會試、陳序、藍近仁二人。〻是年七月、刻魯社會文。序曰：刑官明刑、平反、論報無留獄。曰：吾塞責如是未也。申政令、達民困苦、俾民重犯法、曰吾塞責如是未也。曰明曰祥曰無刑法、刑官責也。曰教非刑官責也、而弼教則其責也。以刑教易、以教刑難。教齊民易、教士難。若然則予負予責多矣。往以戚之

不易、市人收貫于亦惟是馬背幇觅、鎚手數未、郎諸人士亦果其腹之不違也、敎廢久矣。客歲秋熟、政行獄簡、于是始羣人士約曰、爾恬爾志、爾敬爾業、置社于領、以長吏董其事。爾將孝廉博士多有執研從者、而三韓灌上、進進有負笈士至。余每退食必拔三閣發且、或夜分不寐、且爲甲乙狀以上之。三臺鹽司及督學使者皆報曰可、賜賚有加。大鄒魯人士、岱之孚、泗之泮、闕里之容通、文學圖其天姓。別嘗事、偃以風、吏長化以兩、郡大夫從而襲覽之、予遂徵天之靈、得以暇日與諸人士商確之此道。宜其耆發蹈厲、有月異而歲下同者。雖正變異局靈樸異姿、清雅雄杰異品、或才而未練或偏而未卓、然人矜所見、各成。一格、余郎不能以一造之道德諸人士矣。余刑官常以刑譬文、謂文士言文、與循法家言法、曲直視理、過故視情、軒輊視法、雖復聽慧警

隱、不得以意見繆、才情騁。郎或自見其意見才情、而終不詭于理于情于法、又焉用蔡之徵、楷之影哉。近精選若干卷、將布之國門、得海內知書魯人文之盛、泱泱大國風。且知其不以意見才情自見、即以自見而不詭于理于情于法。他日出而用世、其樹立可覆按也。則余之為理、而廢幾視理視情視法、不以繆不以騁不以詭者、亦或其一徵。則余之為理、而藉爵教之役、以少塞其明刑之責、以少寄其祥刑無刑之意亦或其一徵矣。向使天不悔禍、如前市人故骨、諸人士不果其疲、而于亦役役焉問荒之不暇、安能復以其暇為諸人士商文藝事耶。余與諸人士所以得此暇、亦難矣宜各恩所以勿負此暇者。益明刑爵教、于責也。體教懷刑則諸人士責也。是皆未易塞也。○其後舉南宮者、魏肯構、孔閩詩、張蔑矣、徐成治、楚還、徐標、韓光、先趙、潘鼎、任

光謂、楊士聰、王盧白、王國儒、邢泰吉、遲大成等三十餘人，每科不絕。

十月，較試武闈。先生以才望與試武場，力言宜選技勇之儒另爲上等，果得眞才甚多，中選者用。嘗言用人自當破格。

萬曆四十七年己未，先生三十三歲，在兗州。

正月，擢吏部。二東又復旱蝗，憂心如焚，與當事者商確，爲先事之慮，如募兵、力言不宜僉報，而宜設法鼓舞，當事者俱如先生言。其他默爲挽回而陰利賴者，先生未嘗言，人亦陰受賜而不知。雖瀕行，猶惓惓地方，思遺永利。○先生體不勝衣，而經濟甚富，筮仕時，仁孝公深慮年少，及歷任諸務，敏達決大疑難，不煩擬議，仁孝公喜動于色。○先生曰：有司要錢，瞞不過書吏、門子，做官先要無愧此兩項人。若但說



無愧于心、便且勝過自家。○又曰、做官只平平做去、自見知于上人。若欲務奇以治民、民必病背。○又曰、罪疑惟輕、聽訟有疑者、寧淹繳之。不然、寃枉不明、亦貽自損福。○有言仕途不宜太實者、先生曰、吾之所以動人者、患惟不實也。實則何慮詐。詐且感吾實矣。若以詐御詐、庸愈乎。○先生以誠實得民、以清直獲上、先後列薦凡二十一。漕運侍郎伍、陳、河道侍郎王、山東巡撫李、錢、巡按御史馬、舉、屯田御史過、熊、盧、河道御史梁、唐、董、荒政御史過、北直巡按河道御史李、朱、李、年、有一薦者、有再薦者、莅任五年、薦剡殆無虛日。

七月、補稽勳司主事。

八月、便道歸省。去之日、百姓臥轍不能去、先生亦悲泣。郡人思之、共建祠

拜祝、刻棠憩錄、二十七屬各有詞。○謝絶饋遺一切書帕不受。或曰、都中甚費、慮不足用也。先生曰、吾簡淡足矣。蘇抑堂對人言曰、眼中所見揮金如土者、呂豫石、周蓼洲而已。

十月、次子兆琳生。字叔玉。己亥、會試中式、辛丑殿試、刑部觀政。

十二月、至京師。渡黃河、道經冰阻、備歷險厄、歲暮始達。

萬曆四十八年
光宗泰昌元年庚申先生三十四歲在京師。

正月、調驗封司主事。銓部同寅相見、必至百揖、竟日寂然、蓋衙門司進退體固然也。時有善詼諧者、問作戲語嘲笑、衆皆絶倒。久之、先生緩頰曰、禮有以多爲貴者、同寅相見百揖是也。禮有以少爲貴者、同寅終日寡言笑是也。總爲衙門



之體。今笑語閧堂，毋乃不可乎。衆皆應聲曰：然。已而言笑寂然。○是年春，先生大病，眩暈仆地，移時方甦。家人皆大病，滿室呻吟，至無以供爨。或謂房舍不吉，宜遷之，弗聽，旋即安。

三月，調考功司主事。

七月，調文選司主事。先後署選兩大，咨訪人才，必親正士，曰其人正，好惡無不正者。不坐一缺，不受一書，雖顯要不能通一字。顏公署曰：眼睛骨力。○選薄不下七八十本，弊竇叢生，命合計為四，而猾胥無所用其奸。○効勞吏多浙人，衆結為黨，賤可通神，雖有過，司官不敢問，或自嘲為刑措。先生居身清正，而駕馭有法，可刑則刑，吏畏如神明，人稱為銓部中興。○某御史有書言選事，不收，後在朝班，訾

招先生謁。先生曰：謁而言且不可，況招乎。古人有招不來，麾不去者，何人哉。卒不往。後御史悔謝。□部科有謝部門揖之例，先是例廢，先生署選牌，謂朝廷之制決不可廢，力爭之，而門者旋復。○房師　為其弟求陞官，干謁不合。先生掌選，不欲以此破例。房師不悅，或勸之曰：師命也，委曲從之何如。先生曰：吾寧不知師命，第朝廷之制不可更也。卒不行。○吏途有貧不能擇選者，有年遠者，有例不足者，期已及瓜，吏部某謂其不真，輒欲焚其單、華其職，難勵前程，控訴無門。先生歎曰：今之人重制科而輕吏途，彼獨非功名耶。先生因詰其何以見其不真，曰以其單文模糊，曰年遠損壞。此正驗其非假，況無他故，何必苛求。先生雖與某意見稍忤，終賴曲全。

八月陞考功司員外郎。冢宰某本方正君子，而鄉情稍重，因起廢



與臺諫不合。臺諫叅之。時先生在考功。例當覆奏。惟持以正。因拂冢宰意。稍微色發聲。先生正色曰。惟公足以服人。必如是則可。不如是。吾寧掛冠去。即長揖告退。冢宰曰。何至如是。乃霽顏相從。後某冢宰卒以奏覆得平。深感先生之識。○時文選題就大計期。而臺省意見水火。久而不決。適文選緣他事。先生代掌計。先關白臺省。不從私意起見。一秉公正而議論帖然。

九月。調文選司員外郎。

光宗殂落。人心危疑。百官欲見新君。大臣內侍中阻。先生與耿員外同見政府于朝。正色言曰。外議洶洶。豈可阻諸臣欲見之意。遂請

熹宗見于慈慶宮門。行四拜禮。而分位以定。方退。

熹宗未登極前兩日、駕欲幸小內城、儀仗已出、大臣數人將前導矣。先生聞之、大駭、與同官耿孟諸、張浮西急走字、約兩衙門見政府、厲聲曰、此人心嫌疑之時、大臣之責、不可不慎也。乃止、遂陳防微杜漸疏、曰竊惟 先帝嗣登寶位、未閱月矣、而癸帑撤税、用賢錄舊、恤驛矜困、種種善政、日不絕書。乃忽一朝上賓、大小臣工以及輿臺皂隸無不悲悼擗踊、號慕攀髯。是殿下億萬世治安之基 先皇啓之也。中外臣民皆欲殿下早正大位、以膺帝眷。頃臣隨諸臣後、于慈慶宮門舞拜、山呼、儼天顏于咫尺。諸臣睹殿下粹潤之姿、器宇成之容、俱手額稱慶、以我君有子、社稷之福也。雖擇吉具儀、奉有令諭、而人心激切、瞻仰神器、不可久虛。當事諸臣自有老成長慮、無煩瀆奏矣。惟是殿下一身、是二祖列宗之所託賴、是 先帝之所鍾愛、而百官萬民、遐



適中外之所仰望者也。起居宜慎、問誰翼護。飲食宜節、問誰視膳。左右不得嘻笑、問誰傍、問誰蘧肅。侍御不得雜進于前、問誰防閑。閤院大臣此際必費苦心、九廟之靈實式憑之。天下有常有變、有經有權、則輪番入直、宜于宮門近地毋日同科道等朝夕問慰、凡所以開心定志、貽安消萌、無處不到。寧太慎無敢忽、寧過計無常格、寧預圖無姑待。而　殿下尤宜不時召見、商量大禮、顧問政事。宋儒有言、人主一日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則可涵養氣質、薰陶德性。故諸臣之入商　殿下之召見、非獨備問薦、抑亦以廣聖聰也。至于親近內侍、恐擇老成忠謹者四五人、各以共姓名送之中外、俾曉然知以重厥任。第不得干預政事、附當受　先帝付託以保護　殿下者、更宜倍加維持、而益篤格靜。一切用人行政、小者由閣票擬、大者親而斷

確與情必協，中旨必慎，蓋防者不于著而于微，杜者不于成而于漸。睹乎仁聖中道崩殂，日來中外率疑進御無節，陰觸有自，雖悠悠之口未足盡憑，而臣民抱終天之恨，恐不獨一御藥房之崔文昇也，秉國鈞者必有以處矣。猶有說焉，寺丞李可灼進藥罔效，雖原心之無他，亦何功之可錄。不問已矣，又從而賚之。文昇不誅，可灼賞賚，賞罰無章，國無法矣。選侍之封，蒙旨另議具奏，仰見殿下慎重至意，或即先帝從鄭養性收回成命之意。吏部尚書周嘉謨等本中移宮之語，誠爲篤論。登極在邇，移之此其時矣。職于今日推願早嗣大寶，慎加調護，乘輿勿輕動一步，女侍勿雜進一人，雖小事必由外擬，嚬笑不以假人。更望稍節哀痛，以迓皇天之眷，以慰先帝之託，以答天下之心。是臣也百官悲痛之誠，翼戴之忱，憂危之思，人有同心，職情倍切，

職心倍苦、用敢入議。倘以臣爲小臣也、是何足以知國家大計者、而姑置之、臣滋懼矣。

十一月、陞驗封司郎中。

十二月、覃恩給文選司員外郎誥命、再給驗封司郎中誥命。

先生幼失恃、賴牛太夫人撫養、初任充得封、即欲移封于祖父母、爲例所拘。繼任驗曹、屢沾覃恩、喜曰、今可以報祖母矣。向任外官、不敢請、今可以請矣。乃陳其情于冢宰、冢宰許諾曰、若請之、吾爲覆疏、將上。同官聞之、爭欲援例。先生曰、豈可令二百五十年之例自我壞耶。報祖母祇屬私情、爲人臣終當守法、寧徐俟封典、報有日矣、敢干罔懲乎。遂焚疏、寢其事。○是歲年例所見

任文選田主事，蓋選郎意也。田失意且去，同官畏選郎，莫敢往，先生曰：功名有數，豈交情之薄一至此哉。乃顛詣田寓所，及行，獨出郊餞。

熹宗天啓元年辛酉，先生三十五歲，在京師。

正月，給假省親，舉蘇繼歐代。往吏部舉代，非獨情面，則有與援。先生李兗州王彭伯出部，舉代報到，莫知所自。先生出部，舉蘇抑堂代，而蘇初不知。及晤蘇抑堂，亦不與言。

二月，歸蘇。抵里中，日奉仁孝公、田太夫人，承歡篤摯，晨昏定省無間。遇有甘旨，未奉二親，不敢入口。作園圃，不時置酒食，滋味奉仁孝公，養體養志，惟恐不樂。暇則彈琴讀書，終日坐書齋中，課諸子弟。不問戶外。縣北有青要山，自稱青要山人。

○署門七則。曰嚴關過、不愛便宜、不關識詞訟、不濫與匪人處。嚴禁假借、約族黨姻屬勿漁利生事、簡省交際。後爲廣署門七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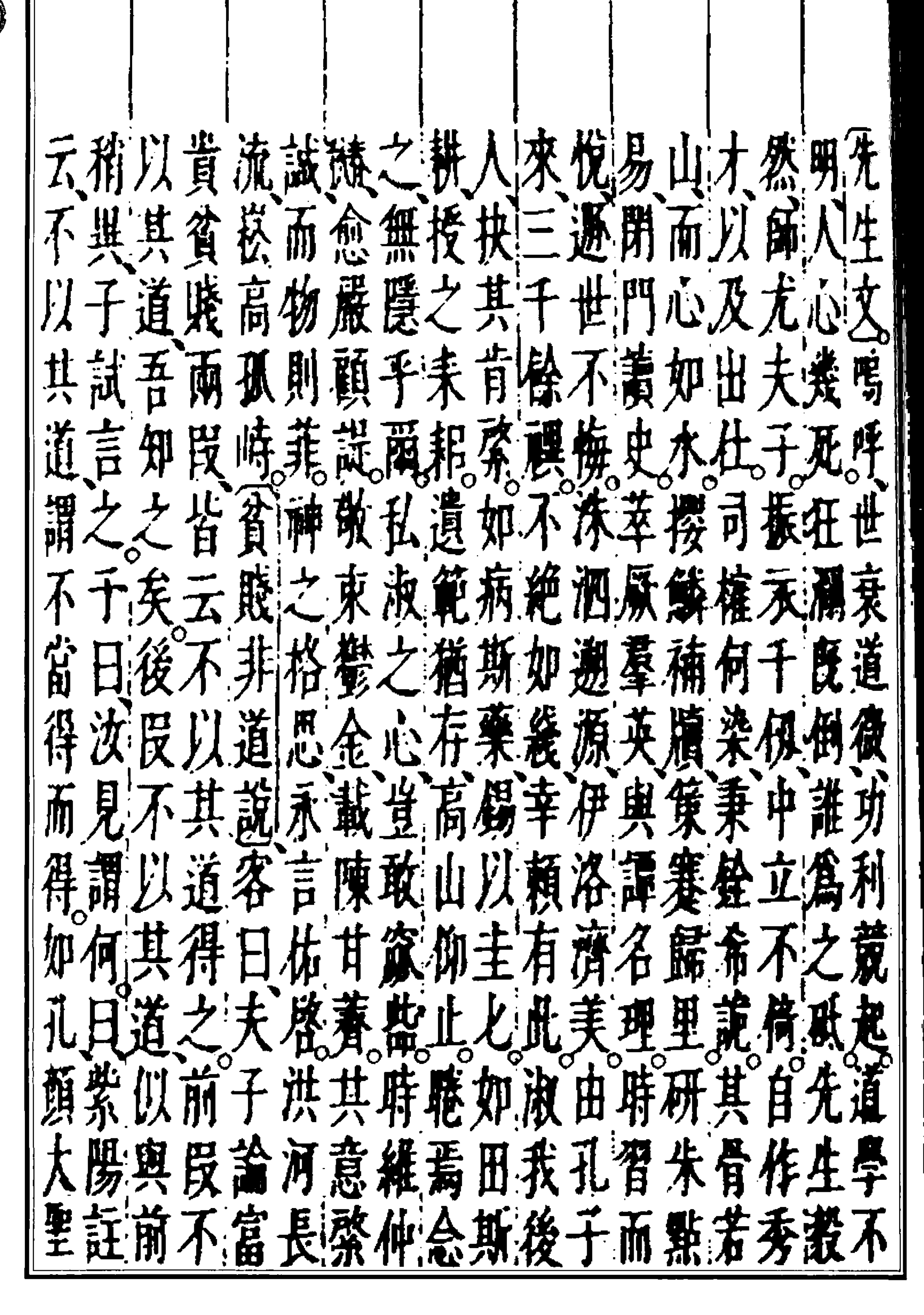
八月、牛太夫人卒。感太夫人鞠育之勤、居喪哀毁踰常、不飲酒茹葷。每對人未嘗不言祖母恩輒涕痛終日。十月、葬牛太夫人于城北祖塋。時公舉牛太夫人暨仁孝公節孝申請具題奉　旨旌表。

○自己未庚申、連年旱荒。是歲飛蝗又大起。邑人驚慌。先生與邑人共禱八蜡、乃不入境。時祠宇頽廢、乃鳩工重葺。爲文以告之。有曰、昔闖南陽蝗不入界。今胡爲者、緊不爲害。

天啓二年壬戌、先生三十六歲。在新安。

立芝泉講會。是年、先生益究心孝經。○值朝野排擯正學、先生乃毅然以倡

明斯道爲任，以芝之泉爲講會所，名圃曰斗、名堂曰芝。門人袁應參、劉標、姜品高、陸冲、胥、王澤弘、韓趙璧、張萬等、及胞弟維祜、塤、成、孟瑛、郭允清等，講學于芝之堂。百餘人來學，布衣儒童咸與焉。立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中和位育社名，不時移易，寓勸勵之法。朝夕講誦。先生實見躬行，馮恭定稱先生曰：程子之後，一人而已。○門人禁用朱履、玉圃、衣禁玄黄紫，務敦實，以勵風俗。一邑化之，皆稱呂夫子。行有非禮，則急爲悔改，且曰：勿使呂夫子知。○先生擴良知之傳、學問隨在自得。築斗圃于縣北斗山，携諸友詩酒，泮奂、備極樂事。集年高有行者王詔、游汝楨十餘人，具酒饌，高會奉以鐘鼓。○夜夢文昌示金龍綠緋，立于斗山之麓，揖先生語久之，曰：佑汝子孫，世世不失書香。覺而異之，訊諸士人，山故有文昌祠而廢。肖夢中像，建祠芝之泉上，春秋祭孟雲浦



〔先生文〕。嗚呼、世衰道微、功利競起。道學不明人心幾死。狂瀾既倒、誰爲之砥。先生激然師尤夫子。振衣千仞、中立不倚。自作秀才以及出仕。司權何染、秉銓希說。其骨若山、而心如水。攖鱗補牘、策蹇歸里。研朱點易閉門讀史。萃辰羣英、與譚名理。時習而悅、遯世不悔。洙泗遡源、伊洛濟美。由孔子來、三千餘禩。不絕如綫、幸賴有此。淑我後人、抉其肯綮。如病斯藥、錫以圭匕。如田斯耕、授之耒耜。遺範猶存、高山仰止。瞻焉念之、無隱乎爾。私淑之心、豈敢窳呰。時維仲讚、愈嚴顧諟。敬東鬱金、載陳甘薺。其意祭誠、而物則菲。神之格思、永言佑啓。洪河長流、崧高孤峙。

〔貧賤非道說〕客曰、夫子論富貴貧賤兩段、皆云不以其道得之。前段不以其道、吾知之矣。後段不以其道、似與前術異、子試言之。于曰、汝見謂何。曰紫陽註云、不以其道謂不當得而得。如孔顏大聖

賢有道德人、而在下位者、是不當得而得者。予曰、非也。天之有富貴貧賤、猶其有晝夜、陰晴也。使天必有晝而無夜、有晴而無陰、則天亦幾乎窮。而謂有道德人便不當貧賤、則世間一壁坎坷落魄之遺、豈必當爲市井無賴設哉。且夫有一德一才者、皆其不當貧不當賤者也、等而下之、誰當貧賤者。豈富貴偏多以道、而貧賤偏多不以道耶。何貧賤不以其道之多也。此貧賤人之尸實而實非也。客曰、如種田者、終歲勤動、應有收獲而不收獲、如作官者、潔已愛民、應有陞遷而反降斥、夫其情之不獲、穡之得斥、道也。今勤也潔也愛也、而反若此、非不以其道乎。予曰、非也、此皆以道得之也哉。之有豐歉、朝廷之有陞降、理也法也數也、遇也、命也、皆道也。且兩段不以其道皆是一意。即如孔、顏在下位、何嘗不是道。若謂有道德人便不當貧賤、有道德人一

貧賤、便不是道、則孔、顏有道德者也、其于富貴必其所當得者也、其視天下富貴我者、便無一非道、何又有不以其道乎。兩段不以其道、要看得通融、方得透徹。難道富貴之不以其道、只爲無道德者程量乎。伊尹耕有莘、樂堯舜、何等當得富貴、而孟子曰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既曰伊尹當得富貴便無非以道得之者、何又曰非其義、非其道耶。汝畢竟作何轉語。客無以應。少間起而曰、吾實不足以知此、子試竟言之。子曰貧賤也、而安有非道也哉。貧賤皆道也。其言非道、皆貧賤人之口實也、而實非也。客曰、何謂不以其道。曰、此節兩道字、皆就加我者言之、不就我言。如孔、顏之在下位、亦道也。陳蔡之厄、上下無交、又從而圍困之、至七日絶糧、則加我之貧賤、非道矣。雖加我非道、而吾亦安之也、故不去也。匯田之

勤而罔獲，亦是適然之數，亦是道合如此。但就中無妄之災，或見紿，或被誣，而失其田，并失其獲，則非道也。作官之禁已愛民而不見知于上，偶得降削，亦是適然之數，亦是道合如此。但就中亦有剛旒弗至，或誣陷相及，或以他事相侁而有意下石者，則非道也。如作官者，掷偶降削，不言我得罪某某致然，于是或貪緣竿牘，或別求捷徑，或占風候息，甚至賄賂公行，望門乞哀，必求去貧賤而後已。大凡世人于富貴偏不揀擇，于貧賤偏揀擇；于富貴偏不論道，偏于貧賤偏論道。嗟乎！非道者，貧賤人之所為口實，而實非也。富貴貧賤真如晝夜晴陰，遞見吾前，安得獨揀有道德人，偏謂不當貧賤，而曰其貧賤有道德人者，即非道也。是有道德人偏該任定富貴一路，而坎坷落魄之遭，果專為市井無賴設矣。彼市井人豈無一德一才當小小富貴者，彼皆

將曰、此貧賤我也、非道也。世之以道得不貧賤者、幾人哉、幾人哉。客曰、然則紫陽云不當得而得、作何解。予曰、正是此意、君熟思之自見。不當得而得、原兩段并解、如何不通融看。客躍然曰、吾之寐久矣、得予之言乃大寤。吾今乃知富貴貧賤、果如晝夜晴陰、與我何涉。無入不自得而已。相視而笑、嗒然不復問答、客退。

欲富貴惡貧賤說

客又問、不處不去、是不欲不惡否。予曰、是人之所欲也、不惟小人欲、常人欲、雖君子亦欲、後段倣此、但常人小人、被富貴貧賤壓倒、再無出頭日子。君子曰、吾亦欲富貴、惡貧賤、第所欲有甚于富貴、所惡有甚于貧賤者。這個欲惡、雖堯、舜、孔、孟、無非如此、故曰雖聖賢不能無人心。如謂聖賢便不欲富貴、惡貧賤、則孔、孟當年汲汲皇皇、豈非欲得位行道。客曰、孔、孟欲行道、非富貴也。予曰、孔、孟自是欲行道、但得位難道非富

貴。大抵聖賢欲惡未嘗與人有異、但聖賢
欲借以行道、常人小人則欲借以遂已私
耳。其不同者、此也、非謂聖賢便不欲惡
也、特無將迎、無繫、無留滯耳。客日、如此
則富貴之士、與聖賢一乎。于日、何可一也。
天理人欲、間不容髮、富貴之士、便一直向
富貴路上去走了。聖賢之心、不甚遠于人
情、但聖賢有真正功夫、真正受用處、全不
為功名富貴起見。因其心不為富貴功名
起見、遂謂不欲不惡、非人情矣。孟子曰、欲
貴者、人之同心也。若云小人常人欲、君子
不欲、何以謂之同心。大凡學者不實實體
認真切、而動以大言駭世日、吾獨不欲富
貴、不惡貧賤耳。噫嘻、果其然也、而默默懷
擴、又何為也。但此欲惡兩字、不要看得着
象即云、吾非惡此而逃之、吾非樂此而甘
之也。然而有道焉、常人小人認道不真切、
便紛逐無有已時。須知處之去之、是就人

心上說、其實自有定命定數、要處亦處不得、要去亦去不得、枉自費了幾謀壞了人品、分毫處去不得。故曰、如不可求、從吾所好。吾輩要從世情紛擾中尋個眞正功夫、眞正受用、如孔顏所云、樂在其中、不改其樂者、爲安身立命之本、自然淸淸楚楚、潔潔淨淨、活活潑潑。此中原有眞欲眞惡在、便覺升沉蕤枯、轉眼成空、撫心自照、諸念灰冷。若非有眞正功夫眞正受用、則日言無欲無惡、其中于欲惡也久矣。○先生旣作斗園、日諷詠其中、一心石隱、以寄自得之況、有〔睡起四首〕睡起蘧蘧自在時、開窗香已到花枝。池魚樹鳥皆含樂、只是吾儕不得知。獨坐藤花老樹根、淸風明月滿山村。春來春去無人管、唯許白雲常到門。出門面面是青山、老澗長松水曲環。一對芒鞋雙竹杖、無窮眞樂在其閒。要熟須從這裏過、孤峯絕磴苦扳蘿。毋疑山在雲霄上、

及到高頭路不多。

建夢月祠。先生兆祥夢月，生于橫山母家，遂名其地曰夢月岩。孟太淑人既歿，追慕無已，建夢月祠，名其堂曰永思，春秋歲祀，仍置祭田供祀。後邑人公舉以庄名慈孝，取慈母孝子之義。夢月祠乞言：橫山者，嵩少之支山也，去新安北四十里，先淑人孟氏夢月祠在焉。夢月祠者，志孝思也。故其堂曰永思，即名其地曰夢月岩。岩有洞，當橫山之嶺，故渭陽舅氏家園也。蓋先淑人歸，其夕夢有光如月降庭中，爛然燭天，驚而寤，因生不肖于此。此渭陽家業日寖，園且蕪，然一丘一壑，嗚呼，古之孝子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所嗜，僾然必有見乎其位，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者，不肖能忽也乎哉。爰命鳩工作祠，其為堂也凡三楹，有門有廡有坊有閈有祭田，旁有廳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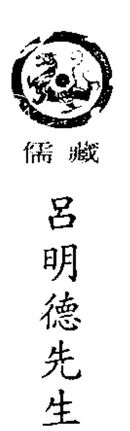
春秋伏臘、以供瓣香、日賡幾吾先淑人之栝捲存焉耳。山川村落、環相拱抱、而一山迴藏、如龍昂首抱珠狀。前有馬陵川、水流石中、瀉湲可鑑。其山之結脉者曰青要、按山海經所謂帝之密都、北望河曲、南望𫝛渚上有黃華赤實之草、食之益人顏色、其即斯乎。○名賢題詠不絕、載世德集中。

十二月、與馮恭定講學川上書院。馮少墟先生諱從吾、歸里過新安相晤、因講學于孟雲浦先生諱化鯉川、上書院作川上會紀。語錄記畧馮少墟曰人多言不踰矩、是我毎如此便了、惟聖人則從心所欲。此言不是。離却從心所欲、便用檢點便有不到處、便有踰時。先生曰、我毎亦是從心所欲不踰矩、只欠純耳。若不從心、即皮膚上不踰、便假了。○先生弟吉孺、維祜問不遷怒、不貳過、便是

學、抑其先有學乎。馮少墟曰、即此是學。先生曰、二不字、正是好學、離此安得另有學問。人只看得此兩何粗、所以謂上一層、先有學問、不知此是最細學問。易曰、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所謂不遠復、無祗悔、安得粗觀之。○吉孺問性相近習相遠章。少墟曰、人性皆善、而氣質有清濁純駁、故曰相近、只就善中相近。又問、明道言善固是性、惡亦是性、何也。少墟曰、惡亦是善中之惡、亦在氣質上說。少墟問先生、先生曰、但說惡畢竟落在氣質上、性何常有惡。畢竟相近只是善、即孟子所謂性善、原無二理。謂相近者、特因下面有相遠字、對而言之、正謂其同、非謂不同也。文公註此、所謂性亦兼氣質而言、蓋因相近字看出亦補語、所不及之意、非相近本旨。馮少墟曰、正是。○有問知其說者節、還是治天下、還是關係大。馮少墟曰、俱通得、只是仁孝

誠敬、便無難處之事。先生曰、非也。余幼讀書、每書向自身及實事上體貼、通者半、不通者半。妄謂聖人之言、半虛說也。乃今細細體認、覺其義日新、無言不可體認到實事上。如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今只言禘是祭祀、及禘所自出之祖等語、與天下何相涉。即言仁孝誠敬、何以通之天下。聖人之說不虛而罔實乎。不知聖人原有深意言之于天下、便知禘是有天下事。魯當禘乎、不當禘乎。且魯僭用禘、及凡類此甚多、而大夫便入僭、便雍徹、陪臣便執國命。一國如此、國國如此、所以天下難處。果能明此說、便晃的一清、魯不曾有天下、自然不應用禘。如此之類、盡還之周天子。大夫陪臣自然不敢僭亂。天下有天子、諸侯大夫陪臣各安其分、而不治乎。尚有何難處之事。是夫子有反正之意、非徒爲魯諱也。如此體貼、方有實據。凡書必看到此地、方見聖

人言言實事、非虛談也。又如明乎郊社之禮、有謂與此不同。不知聖人之言豈有二理、彼亦只是實事。只將前面宗廟之禮一節作注解自明。豈有親親賢賢序事序爵、逮賤敬老、而天下有不治乎。與問禘之說節同作實非看、便豁然。○先生又曰、如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時說多言吾心之天地位、萬物育、似精實粗、似深實淺。凡看書、落此窠臼多矣。蓋聖人無虛言、實實有此理、實實有此事。然萬物育焉、以親親仁民愛物之說通之、人猶易曉、惟天地位、恰似荒唐、不知能致中和、自然天清地寧、如紂時山崩水竭、宇宙顯慘、光景至文武而一清、足徵矣。即如寇賊變亂、風霾愁慘天地爲昏、誰非人爲所致。豈不是天地不位之徵、安得以爲非實事乎。馮少墟曰、人只以造化徵人事、今當以人事徵造化。先生作川上會紀曰、先是、海內以學爲諱、無



復言講學者。余謂所惡於講學者、爲其僞也、乃并其眞者而訾之乎。豈因噎而廢食乎。只不有其名可也。焉少墟之言曰、講學正要立個名色、使天下後世人人知學、成就方多。若怕人譏笑、刪去名目、只成就我一個人、恐道脉自我而任、便自我而絕。人只是恐人譏笑、故恥其名。不知不以不學爲恥、而以學爲恥、則可異矣。且講而不行、可恥孰甚。講而行、又何恥之有哉。此其見大而言之親切有味、余不及也。乙卯之役、余會先生于關中書院、所語如是、余聞而身之矣。至是先生被召爲御史大夫、果以講學逐。天下于是笑先生之不達、而以學爲諱尤甚于昔。乃有志之士、則望先生若鳳凰芝草、幾幸一見焉。是日方夜、篝燈圍坐、共質向日之所語于關中書院者、而先生之語益進。諸生皆欲身先生者、而心嗜先生語、謂是日語多不能記、且不暇記、曰

向余問，則余忘之矣。諸生固問不已，乃僅記憶其所問答語數端，畧爲綴述，其忘者十之七。然以語求先生，則亦遠矣。是日會者，先生若余及先生之門人孫繩祖、楊道與，其子嘉年，其孫湛若、恂若，而舍弟吉孺氏同諸生凡數十餘人，邑長吏解公與焉。是爲壬戌冬十有二月之七日，微風披拂，天寒欲雪。

十二月，奉

旨旌牛太夫人暨仁孝公節孝。兩院具題，禮部覆疏，奉 旨下所司旌獎，建一門節孝坊。

天啓三年癸亥，先生三十七歲，在新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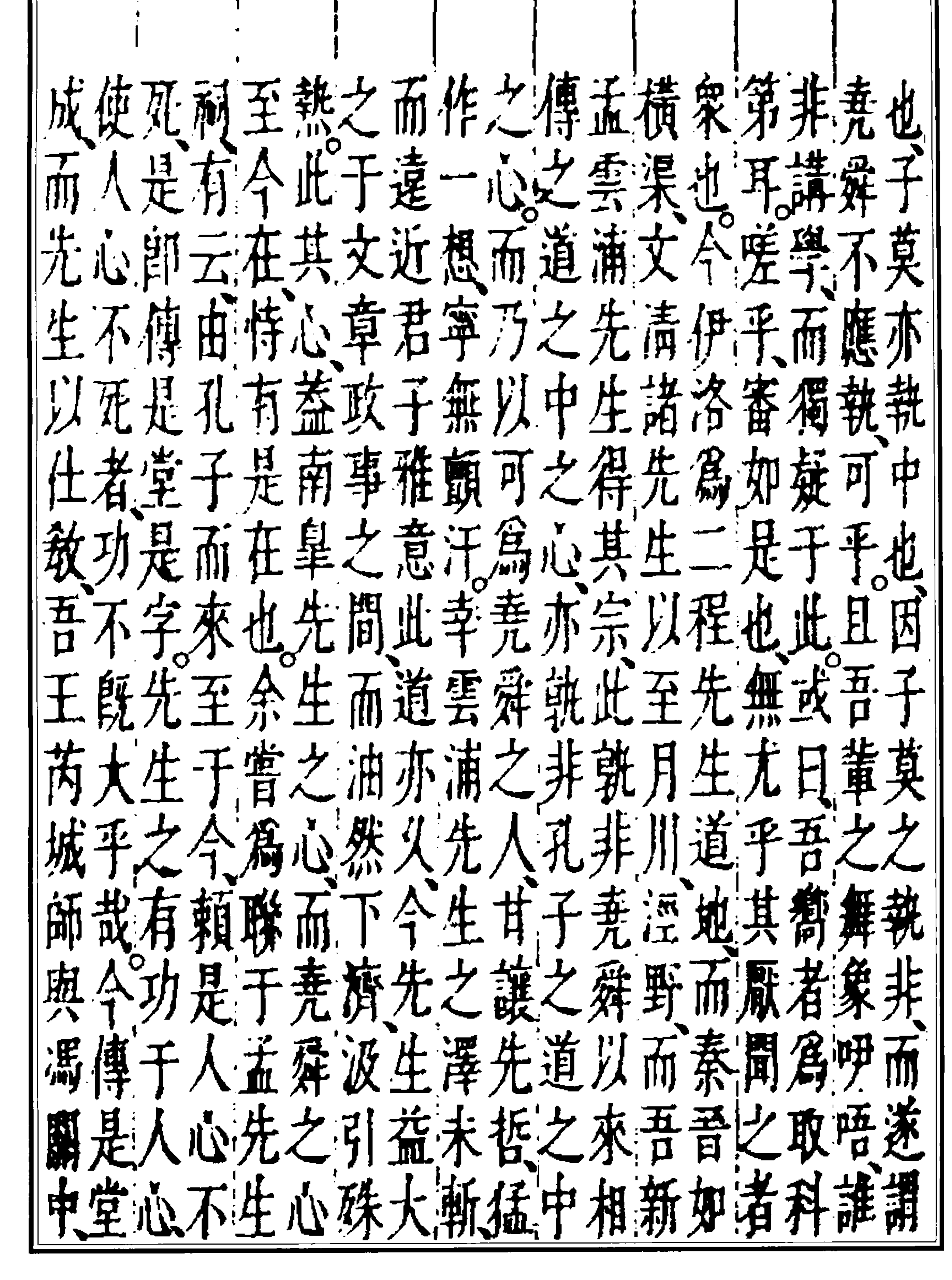
建七賢書院于芝泉。先生于斗山之阿創七賢書院，祀伊洛七賢，爲

宋程明道、伊川、司馬溫公、邵堯夫、明曹月川、薛文清、胡敬齋、孟雲浦、化鯉、後經表章。〇因學者相尚侈談、不本躬行、且多靡弛、作警學詩十首。把心中夜猛然思、可惜虛拋過了時。依舊將來都是誤、從今做起不爲遲。回頭試看須開眼、出口難憑要貼皮。任數古來神與聖、誰曾多却些毫兒。千年眞脈在于心、廟海從前向外尋。破的耻爲催矢弩、述迷知是定盤針。登時決水旋成浪、逐日淘沙定有金。所以勸君先立志、須教勇猛與深沉。學者須然要講明、何爲旣講不躬行。將無舌底仍其套、抑或胸中着以名。可笑教人眞看破、休嗔說汝假粧成。中庸至理無多字、只與君拈一個誠。敢謂詩書是贅疣、其中喫緊悟方休。醫心定以勤爲藥、釣理還于問作釣。當地掘開三窟兎、從空呼醒六膍猴。却君得却眞頭腦、萬語千言一筆勾。若果眞知德不孤、從何下

手作工夫。心無惻隱非人也、學有朋來亦樂乎。性以明誠爲血脉、仁將孝弟是頭顱。偏于此處多虧欠、却向枝枝節節圖。乞子衣珠未是貧、多時徒自熱他人。如知照舊非家當、便合從今問已身。任舉盆魚皆是道、隨拈桃種蔬含仁。除將動止寢餐外、任汝旁尋總不真。開眼應須見泰山、登之還自費躋攀。義文意在圖書外、舜蹠分于善利間。下手要尋明德脉、從頭先破自欺關。英雄底事多埋沒、祇爲其心不肯問。夜氣應能見未孩、吾身何以並三才。誰言此日無乎爾、天喪斯文人矣哉。這點熱腸從古閑、多年夢眼自今開。懇勤我欲逢人說、到底令人說不來。即無爲聖與爲神、也要人間做個人。孔子生知猶發憤、吾曹困學却因循。仁爲已任元應易、文至躬行乃愈真。是處桃花都夾岸、漁郎偏問武陵津。學者無非認半邊、誰能當下見其全。深山木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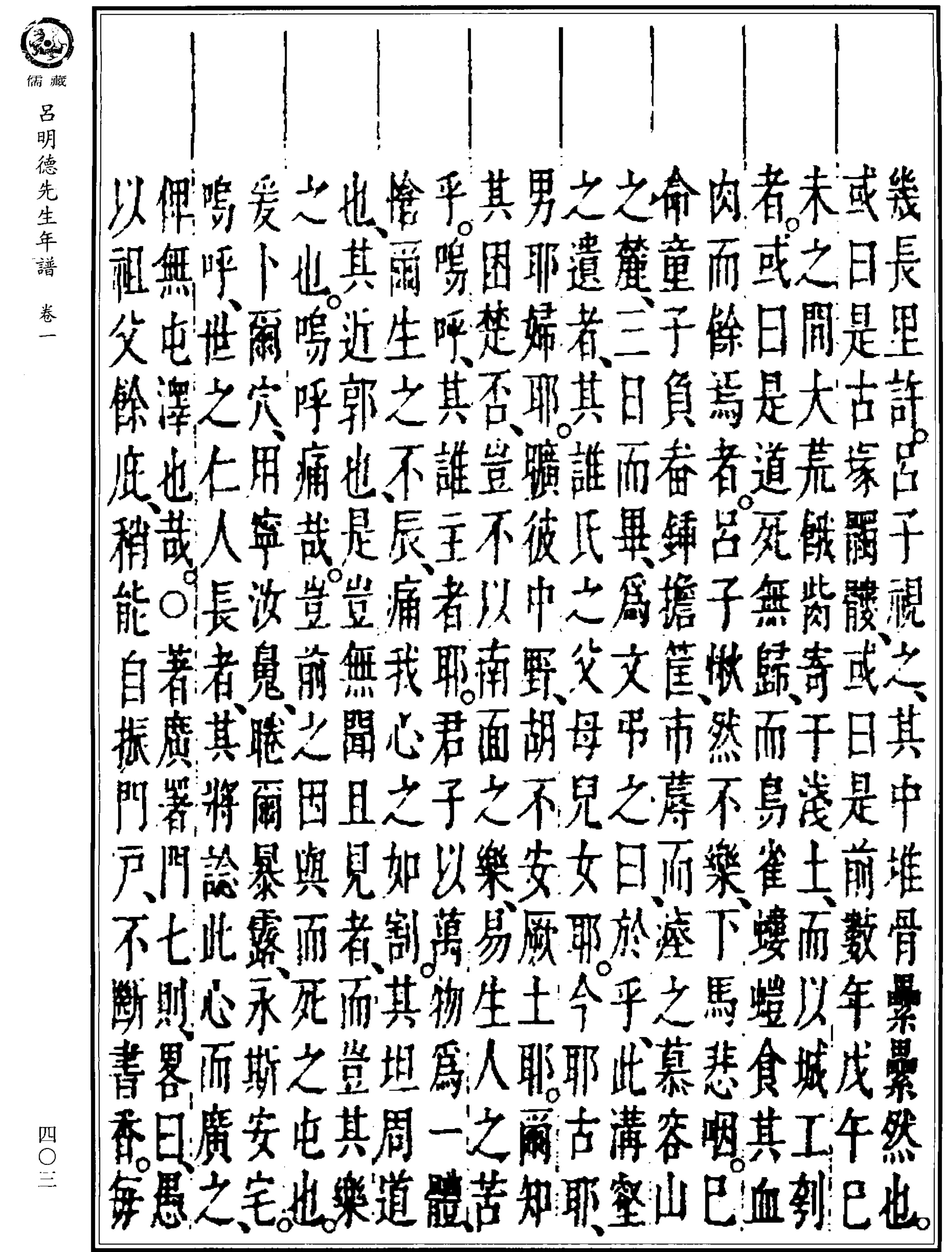
元、皆我、入眼星河未是天。靜裏可曾看未發，知時應許得。無傳傳何須更向虛空處勞破渾淪畫個圈。叙傳是堂稟編。且問、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以至孔子，而遞至于今，是畢竟何物。或曰道，曰中。夫道以中爲至，凡口可得而言者，皆非中也。中又何物。曰心。心則近是，而心人人有之，不惟心人人有，堯舜之心亦人人有，又焉用傳也。惟人人有，故傳。使人無，則傳者幾乎熄矣。薪之傳火，薪原有火。使以瓦石傳，則火幾乎熄。然欲指其孰爲心焉，則亦非。凡口可得而言者，皆非心也。雖然言非心，而心必以言傳，猶之薪非火，而火必以薪傳。然則李紱敬之爲傳是堂，其有功于人心大矣。堂非是也，其言皆言①是也。言①亦非是，其心皆是也。先生體一孝字以終身，而從遊于南臯先生，蓋南臯先生門人中之曾子者，故其學一本于南臯先生。方今道學

久擯、講學二字，幾于紹聖、自吉水、關中二先生明括以示人、而遂以此逐、士大夫愈賦聞之。先生曰、吾輩墮地來、只有這件事。于役所至、首以道學先。自長安迄晉寧、亡不有會、會亡不有語錄、以至奏議文告叙記手罰、信手口拈來皆是。人曰、先生實躬行之、非徒言也。余日、觀于言而知其必躬行、不惟知其行、并知其心。彼其不躬行者、并其言而非矣。何者。其言膚也。譬如不曾登泰山、從他人喉下及圖記中拾得一二語、儘自極口、終與泰山不相似。故曰、有言者不必有德。愚謂有言者并不必有言、試與人言蠶飴、苦茶、葶藶、黃若、羊躑躅、無不日甜日苦日毒、燥非曾經咬嚼得者、終說不着、而必認所說者爲甜苦毒者乎。此今之講學所以不必皆真學、而無尤乎厭聞之者衆也。謂講不必皆真學、則可以其不必皆真學、而遂謂不應講學。夫堯舜執中



也、子莫亦執中也、因子莫之執非、而遂謂堯舜不應執、可乎。且吾輩之舞象呼、喏、誰非講學、而獨疑于此。或曰吾儕者為取科第耳。嗟乎、審如是也、無尤乎其厭聞之者衆也。今伊洛為二程先生道地、而秦晉如橫渠、文清諸先生以至月川、涇野、而吾新孟雲浦先生得其宗、此孰非孔子堯舜以來相傳之道之中之心、亦孰非孔子之道之中之心。而乃以可為堯舜之人、甘讓先哲、猛作一想、寧無顧汗。幸雲浦先生之澤未斬、而遠近君子雅意此道、亦久今先生益大之于文章政事之間、而油然下濟、汲引殊熟此其心、蓋南皐先生之心、而堯舜之心至今在、恃有是在也。余嘗為聯于孟先生祠有云、由孔子而來至于今、賴是人心不死、是即傳是堂是字。先生之有功于人心使人心不死者、功不既大乎哉。今傳是堂成、而先生以仕歛、吾王芮城師與馮翾中、

曹安邑、史渭南及二三同志君子、以隱致案頭山中、互相爲課。故曰先生之心是也其言亦是也、其堂亦是也。由語錄而至手劄無非是者。先生既終事、再道吾新受而卒業、愚乃恍然見先生之無非是、會之無一非是執之又無一是是者。不寧惟是、諸君子亦無非是、即今一堂揖讓問對、亦無非是。與人皂隸卩不能言、而心隱隱有會、亦無非是。蠕茗畦韭、簷鳥山花、亦無非是。道亦是這個、守亦是這個、心亦是這個。有得于是、不惟薪可傳火、尾石亦可傳火。不然、對燈是火、熠不知火、而況于尾石乎。登泰山者自有眼界、飲食自有滋味、不是向他人討眼界、討滋味。願學者之善學先生也。歷枯骨文、天啓歲在癸亥、暮春既望、呂子遊于城西郁山之坪。桃花夾岸、柳色既青、其崇只且歸、自渭水之濱、載過芝山之墟、俗所謂馬禮溝也。長楊深莽、迂廻傾欹、



幾長里許。呂子視之、其中堆骨纍纍然也。或曰是古塚髑髏、或曰是前數年戊午已未之間大荒饑胔寄于淺土、而以城工刳者。或曰是道死無歸、而鳥雀螻螘食其血肉而餘焉者。呂子憮然不樂、下馬悲咽。已命童子負畚鍤擔筐、市蓆而瘞之暮容山之麓、三日而畢、爲文弔之曰、於乎、此溝壑之遺者、其誰氏之父母兄女耶。今耶古耶、男耶婦耶。其曠彼中野、胡不安厥土耶。爾知其困楚否、豈不以南面之樂、易生人之苦乎。嗚呼、其誰主者耶。君子以萬物爲一體、愴爾生之不辰、痛我心之如割。其坦周道也、其近郭也、是豈無聞且見者、而其豈樂之也。嗚呼痛哉。豈前之困與而死之屯也。爰卜爾穴、用寧汝鬼、聰爾暴露、永斯安宅。嗚呼、世之仁人長者、其將諗此心而廣之、俾無屯澤也哉。○著廣著門七則、畧曰、愚以祖父餘庇、稍能自振門戶、不斷書香。每

毘初芽之木一指可剃、方燃之焰滴水可厭。充此一念惕然、恐無以寡過。而至或抑人以自亢、腹削人以自腴、急繩人過以自恕、豈不自斬祖父澤、而傷天地之心、爲閒里罪人也。自愚儆秀才時、便如是立志。既而濫竽一案、游歷登曹、自檢尤嚴。今嘗家

聖恩予假省親、三年於茲、雖蕭然寒素、囊無長物、而覩非義之財如水泡塵屑、毫不介意、斤斤曲護、所自盟素矣。凡我周親執友、無不知我者、然亦有若爲弗知也者。噫愚不求知也、但弗知、則或以利中我、或有所利而用我、或以利強我、不果所言而銜我而左右我者、亦復利之而蒙我。凡此皆我所自持、屹如山嶽、不可搖撼、第無如中我用我強我銜我蒙我者日紛紛也。我雖不利人、已利之矣。其利之也、必有所弗利也、智有所不能察、坊有所不能周、言有所不能悉。先是、不得已、皆爲七則、署之于門、

所以寡愚過也。願語簡而費解說、如不關說詞訟、則凡類詞訟者皆是、而人將曰此非詞訟也、亦復不關說乎。愚乃廣之曰、豈公私義利、間于毫髮、非其道、雖竊名理而愈謬。如其道、即月不遑而何嫌。雖然能人人而解說乎。愚雖不爲彼已言之、將不費一番酧應耶。不然、或不使愚知而借之、不誠乎身、弗信乎朋友、愚毋乃未至乎。惟是惠迪吉、從逆凶、則昭昭不爽者、復衍數語非以博名、非以賈爭、非以修卩。若曰愚所自期許如此、雖未能至、心竊嚮往之、願以交相砥。申之曰、無以愚昧而舍我、於斯辭。

十月、與李緝敬講學。緝敬李公曰宣、吉水人。以河東巡鹽、十月初五日至新安、與先生講學芝泉書院。○因講一貫、先生曰、世人都有貫的方法、好利以利字貫、好名以名字貫、好機械以機械字貫、費許多轉折迴環、畢竟貫不去、只有這

一點心卻貫得去。夫子明明說終身可行其恕乎、又明明說忠恕違道不遠、如何此章偏看得直恁玄與。○先生論學問從何處下手、李緝敬曰、這商量隨人自已解悟做去、如飢自食、渴自飲、痛自摩、癢自搔、先生曰、學問果是隨人做、各人有各人病、隨病下藥、如何替他先定一個方子。然于無欛柄處求欛柄、其惟誠乎。○或問孔子志學、那得便志於矩。先生曰、離卻矩、更志甚麼。汪曰、矩所以爲方之器也。卽今木匠曲尺。初做木匠、便離他不得、只是初間不還有蹤處。漸漸熟來、卻是以我合他。到極熟熟時、我心卽矩、得之心而應之手矣。不是泛泛懸空做。○或言人多與理欲交戰、不能分曉、如何做功夫。先生曰、若發念純是天理、無人欲、何消又做功夫。正要從理欲交戰處看未發氣象。○先生曰、試問今人爾聖賢耶、必不敢承當。爾狂愚耶、又不肯



承當。開口便說我不能爲聖賢、亦不敢流于狂愚、願爲中人。噫、天下更無三等人、天下只有聖賢一路、除此便是狂愚、那有中人一路。故凡汲汲孳孳、惟恐失之、其究淺深不同、皆聖賢一路。不然、亦心乎聖賢而時有、出入、其究中人也。凡中人皆有聖賢之心、不能擴而充之也。若安心爲中人、便愈趨愈下、而狂愚矣。辟如危山斷橋、上有百丈之峯、下臨不測之淵、非登則墜、此處豈容歸宿、眞個可畏。李緝敬曰、此語非極費苦心不能道。○又曰、講學只爲躬行地、若認講學便是聖賢、則刻舟求劍。○李緝敬曰、昨日、和年兄詩云、下手須知罷手艱、學問須有罷手處。先生曰、學問只求下手、不須求罷手、到欲罷不能時、便有罷手處。又曰、時時下手、時時罷手、不快不求、何用不藏、是下手法。是道也、何足以藏、是罷手法。○先生曰、用舍行藏、夫子獨與顏回、非

獨謂其無留滯也。玩有是夫三字、必聖賢有所持以爲行藏地者、所以處不空處、出不空出。有美玉於斯、藏可也、沽可也。若無是玉、便只得求人。○又曰、只一孝字、終身用之不盡。孝字甚費、吾輩矻矻終身、有多少未盡分處、只爲成就箇孝、不曾加一分。

○李緝敬深服先生學足先覺斯民、具疏上聞、有酌泉新安之語。同緝敬諸友論學有感三首、是人好紛糾、畢世不能了。非其脚根浮、則以耳孔小。嚴竅及心知、些子不曾少。所以讓古人、只緣未聞道。中據與旁營、紛紛相纏擾。皆然放得下、雲空秋月皎。古今多貴遊、何以同腐草。畢竟世趨外、別有眞斧藻。聖賢無秘法、只此寸心好。雖其閱世深、一如在襁褓、休說夢中夢、即是實山實。下手各由人、只今認頭腦。交口說理解、儘是都分曉。及觀所體認、居然任顛倒。府如幾說來、其能救反稿。不如炊作飯、能

使胃腸飽。猶恐有飽意、留作心胸擾。雲霧任往來、青天不可掃。○作士大夫戒十六則。先生曰、士大夫戒、蓋戒其大者。士有大綱常大坊維、凡士所當戒、雖不止此、此其大端大本也。若于此處放過、雖有他長、非所謂其餘不足觀乎。故以抉心術、醇澆之徵、證躬行眞僞之準、考學問淺深之符、必于此焉在矣。世之學者不誠乎身、而動言正心誠意、吾不知所正所誠者更何物乎。究竟欺不得人、只是自欺。故總十六戒而約之曰毋自欺。秦撫劉公廣生刻于秦關中。

母病祈代〔爲文禱于城隍〕曰：於惟明神、實司茲土。福善禍淫、扶顛絕苦。其靈孔赫。萬民式舞。我實涼德、宜干神怒。母氏宜人、職爾相攸。其考性成、百順克聚。鞠我二孤、不啻己乳。度軼于今、而齊乎古。宜錫百祉、以承內輔。六朔抱疴、爲月者五。念我毘

弟、不遑寧處。敢叩神力，俾之速愈。殱彼三尸、驅茲二豎。霍然有喜、慰我傴僂。不腆寸忱、神寧或吐。願以牲薦、達于堂廡。靈孔昭哉、暢于所部。寧奪我歷、以延母譜。維萱在背、而梓則衛。鑒茲微孝、乃格玄祜。○呼籲與以身代、未幾而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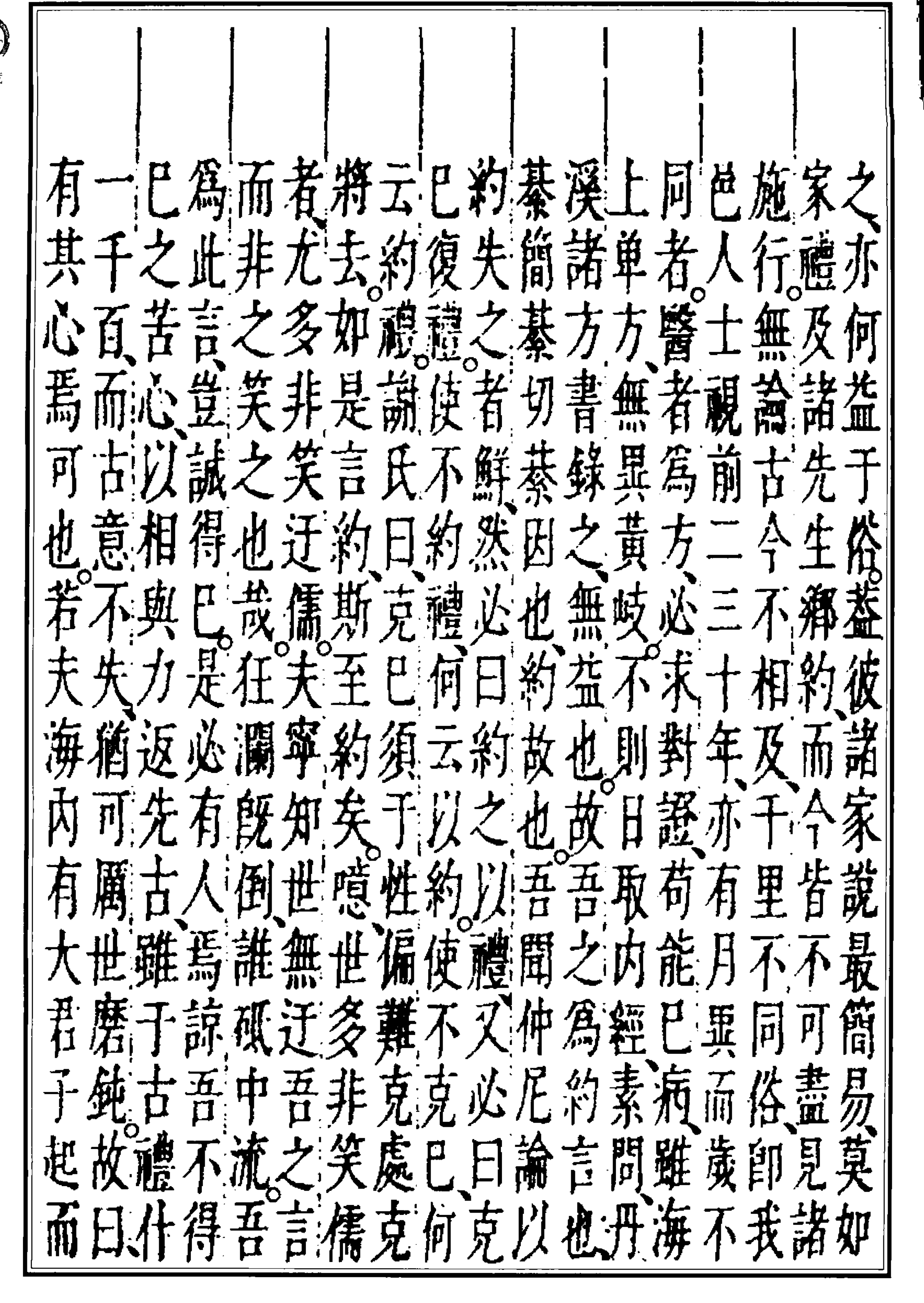
揭陳理學二先生論議。伊洛自程、邵開天眞、儒輩出。國初、滄池有曹月川先生諱端、與文清諸君子鼓吹羽翼、有功斯道。登萬間、洛陽有尤西川先生諱時熙、新安有孟雲浦先生諱化鯉、上衍洙泗之傳、中接伊洛之鉢、宜從祀廟庭、論典殊缺。先生著尤、孟二先生論議陳之兩院、只題未覆。

天啓四年甲子先生三十八歲在新安。

正月。著存古約言成。○先生作存古約言以訓士、首敦本、次閑家、厚俗而擴之以四

禮及服食交際之節。後豫撫程公紹刻于大梁、東撫王公惟儉刻于山左、後金陵、浙西、南贛各有刻本。先生自序畧曰、甚矣儒者之迂也。今何必古哉。使必古也、將摩木茹皮、剃髮閩首、而能乎哉。今不能爲古、猶之古不能爲今、今有其心焉可也。斯民三代之直、今之心、借古之心、而有識者率爲世道江河之嘆、則又何也。雖有其心、而不勝俗也。彼其俗相率爲然、而一人獨卓然古道之、從衆且俗非之笑之、其人亦卒中徙而規於俗。豈古之必不可復、抑無有人焉明以爲巳任、而不顧人之非之笑之也。有其人、俗即非之笑之、迨其果能卓然古道之從、俗且自悔其前之謬而信從之不遑、遑非笑之者哉。則夫非之笑之者、必其未嘗古也。故曰、今之心猶古之心也。古實而今好偽、古厚而今好澆、古儉而今好奢、彼其心豈不欲實欲厚欲儉哉、俗移之也。即不欲

實欲厚欲儉、以其習於俗以成性、非其本心也。嗟乎、惟禮可以已之。夫禮則自家曰禮、而集禮、書儀、儀禮、戴記諸書備矣。人將獨不當求之六經乎。然而不行其野、不違其馬、俗方規規然終其身之不悟、吾與與之言禮而復繁其辭、泛其指、而縣與之華、彼必益駭而不信、議而弗從。吾蓋有隱憂焉、以爲繁不如簡之易鏡也、泛不如切之挈要也、縣華不如相因之默喻也。僭爲存古約言十二篇、首敦本、言夫孝德之本也、而閑家而厚俗、則修齊風化繫焉。猶末也、而漸及于冠昏喪祭、言夫禮不可斯須去、而此其最大者。若服式、宴會、交際、揖讓、束脩、而則皆日用之常、而奢則不孫也、動容周旋中禮者寡矣。故必本之以禮、而一返之于實于厚于儉。其爲說大抵祖家禮而引用沈歸德、呂寧陵及孟雲浦諸先生所嘗言者、非吾臆說也。夫使吾第取諸家說而文



之，亦何益于俗。蓋彼諸家説最簡易，莫如家禮及諸先生鄉約，而今皆不可盡見諸施行。無論古今不相及，千里不同俗，即我邑人士觀前二三十年，亦有月異而歲不同者。醫者爲方，必求對證，苟能已病，雖海上單方，無異黄岐。不則日取内經、素問、丹溪諸方書録之，無益也。故吾之爲約言也，綦簡綦切綦因也，約故也。吾聞仲尼論以約失之者鮮，然必曰約之以禮，又必曰克己復禮。使不約禮，何云以約？使不克己，何云約禮？謝氏曰：克己須于性偏難克處克將去。如是言約，斯至約矣。噫！世多非笑儒者，尤多非笑迂儒。夫寧知世無迂吾之言而非之笑之也哉？狂瀾既倒，誰砥中流？吾爲此言，豈誠得已。是必有人焉，諒吾不得已之苦心，以相與力返先古，雖于古禮什一千百，而古意不失，猶可厲世磨鈍。故曰，有其心焉可也。若夫海内有大君子起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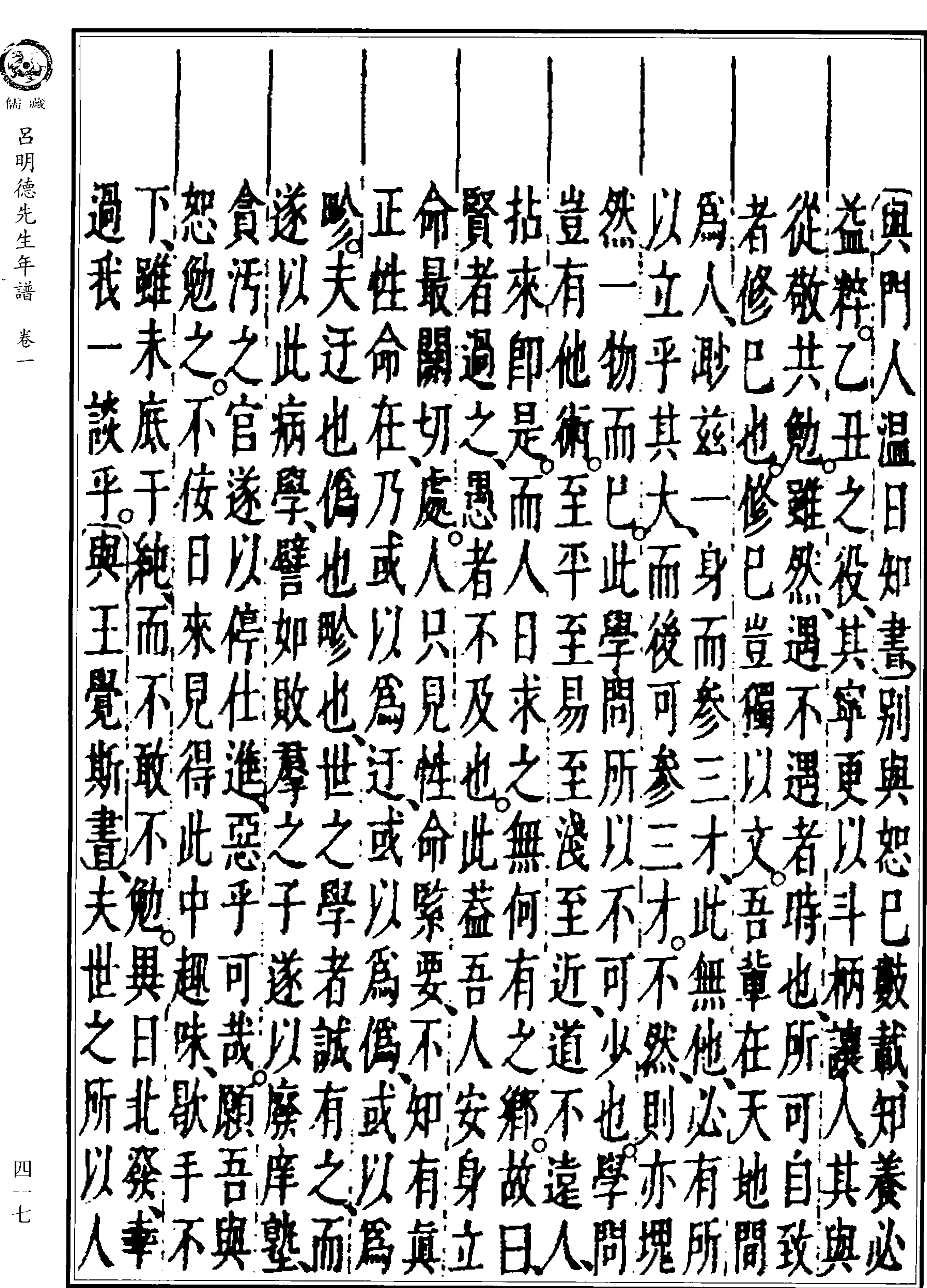
肩世道之責，將必由家禮諸說而遡古禮之全，俾三代之英、太初之樸，常在人間，豈復事此哉。雖然，其以此爲古道之權輿，禮教之嚆矢也，亦或庶幾有小補焉爾。○馮少墟先生作存古篇序。馮爲璫忌，或勸先生毀板，弗從。璫益銜之。

揭陳兌軍河運本色議。先生條議諸款，轉達當事，皆爲採行，陰受福者不止一方。先生亦絕口不言。兌軍議、河運本色議載先生集中，而失其文。○至橫山太夫人祠，齊省月餘。時有雜興二十四首，如所謂兄弟并演劇扮作楚與漢，明知是戲局，入場便爭戰。穴牆多鼠，終歲困廩蠹。主人自有貓，明知不肯捕，皆感觸而發，備極世變。○省會爲逆璫建祠，先生憤然力持曰：「鬚眉男子，豈可媚人？吾輩助工，士風掃地矣。」竟廢助工簿。璫局聞之，嫉其黨訴滅講學，疏劾先生擅聚生徒。尋矯

旨考察吏部，其意在先生也。滬池令劉方第托拜門牆，先生辭以孟雲浦先生不受前任王公之拜，人遂以危言挑之，且與左右佈一眾車之局。令心本不安，遂爲所中，諸上臺俱申揭，備極詆毀。諸上臺頗悉其情，先生亦絕不與較。及劉以墨敗錢糧羈麻，復致書撫按爲之寬解，曰：勿以此事周章見尤，以成其之虛舟。劉令瀕行悔悟，哭謝，逢人搥胸墮淚，自謂爲人所誤。復滬令書曰：吾輩在大塊內，一切功名富貴是非毀譽，皆泡影野馬也。只此一點良心不容泯滅，不伎祿祿之守，頗足自信。老父母試看人情反覆，今日何如哉。方信羊叔子決不酖人，人而向來杯弓之影，想不待辨而自明矣。昨與皖道皆有爲老父母地者，其回扎洛陽，父母皆見之，手教愈見謙光。若于此關更看透世情，庶彼此無非磨煉之資也。和張抱初講學四首，都將雲霧當青

天管裏偏能見豹全。放却自家真種子，終年持鉢問人傳。吾曹所重在躬行，浩氣還於集義生。只向口頭敷衍去，寧知天載本無聲。下手何愁認取艱，分明利與善之間。其中倘得真扃鑰，夜夜柴扉不必關。此道何消向外求，原來率性即真修。試於倦臥飢餐看，大笑從前問索丘。○建慎獨堂。堂後有軒曰求放心軒。作石隱居傳，堅意不出，寵心伊洛，遠近化之。有同年謂機緣可乘者，先生答書有士守道猶女守身之語。

十月，起考功司郎中，不果。吏部舊無別推例，別推自先生始，蓋逆璫深銜，以故矯旨另推也。○仁孝公病起，命先生兄弟析居，以觀其立。次弟僉憲吉孺、維祜、季庠，生是孺、維禔、季爲異母弟，先生愛之真摯，有加，在任每分俸兩弟。析居，以仁孝公命，不能止，對兩弟大哭曰：今與汝爲三家人矣。負廓腴田盡讓兩弟。



與門人溫日知書

別與恕已數載知養必益粹乙丑之役其窮更以斗柄讓人其與從敬共勉雖然遇不遇者時也所可自致者修已也修已豈獨以文吾輩在天地間爲人渺茲一身而參三才此無他必有所以立乎其大而後可參三才不然則亦有愧然一物而已此學問所以不可少也學問豈有他術至平至易至淺至近道不遠人拈來即是而人日求之無何有之鄉故曰賢者過之愚者不及也此蓋吾人安身立命最關切處人只見性命緊要不知有眞正性命在乃或以爲迂或以爲僞或以爲陋夫迂也僞也陋也世之學者誠有之而遂以此病學譬如敗群之子遂以廢庠塾貪汚之官遂以停仕進惡乎可哉願吾與恕勉之不佞日以來不見得此中趣味歇手不下雖未底于純而不敢不勉異日北發奉過我一談乎

與王覺斯書

夫世之所以人

人眼者、富貴也、功名也、毀譽也。須于此處經得過、認得透、練得精、方有得力處。吾儕生于斯世、何者是大頭顱、何者是真命脉。此處若無真得、何以撻破世緣。故曰君子無入而不自得、人只得人、故不能入。君子自得、故無不可入也。若只云出世、則亦何難、入世而能出、所以難也。人之所難、君子所以易也、故曰君子居易以俟命也。吾見于此關熟矣、當必有真自得處。弟半世無知、近惟知此道是我輩大頭顱真命脉、須要于入世中跳出世緣毀譽用舍之關風浪。儘多業、已認定自得二字、向内裏闇修。然志雖定、見雖真而未恬之養也、寧無借知已之提命。豈乎、世趨日下、人心不古、日月薄蝕、天地昏晦、吾儕不開眼努力、將誰望耶。兄寧無意此乎。此中幸有諸君子可資麗澤之益、弟覺日來受益極多。郎甚好同朊朊詆毀者、弟未嘗不多藥石之益者

也。弟已叨起考功，須聞不當于諸中貴意，而欲以中旨厄之。此亦自有定數，或天借此以閒我于山川，成我于讀書訓士乎。與馮少墟書：道學之不明于是，人日趨于回衰狙異，而不可底止也。嗟乎，功名譽望，轉瞬成空，此生易盡，至道難聞，何世之情憒者衆也，即爲其中有不忍割者乎。然而有數有命，非人之所能爲也。所謂君子贏得爲君子，小人枉了做小人也。台臺名世道宗，其學問涵養之精，識力之貞，有非近世學者所易及。上衍洙泗，中紹伊洛，非先生而誰麒也。不肖幸親炙大教，自是以來，一力擔當，自矢雖死生利害，不以易此中之味。古人有鑄碑流錮，而不少以所學徇人之今人一被人識議，便回護抵當。吁，中原之二程先生，關中之橫渠先生，彼亦人也，而吾獨非人也乎哉。而今其專美于前也。此處正須着眼，舍此而蝸蠅之逐逐焉，弗思

耳。今朝端之上，未免紛紛，各持意見，幾于聚訟，而奸人或乘機交通，即如魏璫一事，至舉朝爭之不能得，聖主積憤積疑，漸見其端，方來之禍，恐不忍言。噫！誰爲之哉？幸二三正人尚在要路，自當急出手力做，而台臺東山久卧，南憲之席尚虚，可尚遲遲其行耶。雖與南皋先生同去，而正不必一律論，且此何時也，而不出乎。

建牛太夫人貞節祠于曲墻。曲墻村爲先生祖母牛太夫人母家。

天啓五年乙丑，先生三十九歲，在新安。

典史汪應蛟以漕糧羈留新安，先生同仁孝公鮀舍飲餞，助銀六十兩以完漕糧。○驛丞胡懋忠、湖廣人，卒于新安，貧無以殮，捐銀五十兩，置棺殮之。又助銀五兩，俾還

其鄉。○先是貸盧寶焦鴻臚銀、焦已物故、家亦淪落、遣役持還、更厚贈之、托邑令垂矜其子。○先生嚴禁族人親戚僕從、不許生事、道府州縣絶無一字關說、其有無辜求寬者、如黃成章、甯代出贖金、卒不干預有司。○家人有與外人爭鬬者、不論曲直、先行責處。或疑爲過、先生曰、今兩人相爭、無力者必退、別士大夫家、一鄉民所敢逆顏乎。○又曰、凡來愬者、必謂欺負主人、或毀罵家翁、或膚受其撲。我直笑曰、不曾眼見、不曾耳聞、彼必不能激怒以傷吾天和、致生他事矣。絳州辛全致書求教、先生復云、不佞碌碌半生、惟是力行二字、爲吾儕實地下手處。未發即未發此也、慎即慎此也、致良知、止至善、無非此也。若曰力行外另有細論、則是舍實地而譚玄寂也。吾儒所以實于二氏、正以實地處有神理耳。大學言誠意正心、精極矣、而結之曰修身爲

本。修身則誠正皆爲實地工夫、令人躲閃不得耳。門下以爲何如。與田生類書、得來教、知仁丈逆中追憶不佞語、便猛省一番。且曰、天地生我一場、父母生我一場、我生于世一場、只空空過去、是爲得罪天地父母、得罪人世也。空空乎、所見如是、尚云不能開眼乎、吾不信也。只爲不能出頭承當、則以恐俗人非而笑之、此正可反証處我輩學問爲已耶、爲人耶。既曰恐人非笑、將我墮落塵衆、不能出頭、不慮人笑耶。不學不慮人笑學、反慮人笑此、今人通病夫。惟不學耳、彼之笑笑吾不學而僞學耳。果學矣、試觀吾邑中有二三君子從事于學、雖其初不類人、亦于其方學之初非而笑之、後果能卓然不變、人無不敬服、無不醒愧。何笑之有。然則非而笑之者、惟不學故也。不然、則僞學也。君子爲學、只以成我、只以事天地、悅父母。我苟不類、天地必不容、父母

必不悅。不慮天地父母、而慮俗人。亦可異矣。至所云半世已過、還有半世。嘻、苟從此立志洗滌、雖一日克己、天下歸仁、何論半世哉。願猛然振起、毋更向俗人面孔作生活也。六月十二日與馮少墟先生書。吾人安身立命、離却學問更無頓放處。夫豈有一種學問足以驚世駭俗。只是平平常常保養此心、如我本來真種子、而常惺惺三字、即戒慎恐懼、慎獨之括而言之也。開眼就見、何等不易。然一毫放過、便已墮落世障。故曰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一日用之即足、終身用之不盡、此安身立命真機軸。自聞大誨、時于此道有所窺入、願服膺此四字。會中多浸浸向往、漸有倍入。每月大會之外、講書作課者四、雖寒暑不輟。春來偶病、三月而始復。每欲治裝、一候提命、而未能如願。慎獨堂偶拈一首、置架上塵書頭、原拈隨時隨意

犁牙籤。花陰午尚科頭坐，筆底今仍信口占。惟恐下簾妨乳燕，嘗令開牖看魚驚。方床竹簟憑高枕，掠取風光了不嫌。

天啟六年丙寅，先生四十歲，在新安。

揭陳驛累。驛遞苦累，先生條議利病，禁豪門放債，願自加銀六十兩以代其費。

陳驛累六欵，撫按行各屬刻石遵行。○澠池欲裁義昌驛自便，直陳五不可、二大害，力止之。○牛彰溝深路險，上下轉迴，每陷死行人。先生惻然，與仁孝公建廣仁石橋，爲狀以記之。又如薛村任口石橋，夫人纏路，黄河險路，關陽路，先生皆與仁孝公重修，與蘇柳堂書，天下萬世所以常存而不毁者，只爲此道常存，此道之存，人心之所以不死也。使人心而死，則天地之毁也久矣。人人心不死，而人人未能葆存之，便厭

厭無生意。所以持世之人力為担任，將一副精力盡用之于此道。而卑者厭沒沒于富貴功名，意見既徑，其高者又復耽入于玄虛，以為道更有在也。不知此道平平至易，見前即是，轉揆即非，即入世之中，亦自有出世之法，非必盡謝絕人世，而後為學也。世不難于出而難于入，出而不入，出而乃欲入，此僞與幻之為也。入而能出，此吾學問之所以異于二氏也。年兄云，即今亦自可學，誠哉，即今亦自可學也。弟有聯云、人只此人，不入聖，便作狂，中間難站腳。學須就學，昨既過，今又等，何月始回頭。故曰學纔說姑待明日，便不可。自古聖賢何人不由學問涵養成，而必日生知云云，則自棄甚矣。只要認定一路，一直硬肩做去，日新不已，即吾儕自有聖諦。彼程、邵諸先覺，非人也乎哉。彼何以與天地不朽，而我輩空沒沒也。思念及此，有不愧汗浹趾者，豈人

哉。年見得無謂今天下講學者多僞也、不則講學與不講者多分一畛域、恐吾涉于一邊。噫、豈其然哉。講學之僞誠有之、然真者必于此出、以其僞而廢真、何異于因噎廢食。且天下之貪官恭多也、未聞以廢仕進也。至于講學之家多分畛域、亦自有說。吾只見得吾身非此無以爲人、安身立命、的的在此、任他風浪起、我只不開舟、即有炙手可熱者、吾不願焉。即鐫黨人碑吾不易焉。世自有世之講學、吾自有吾之講學、所謂天淵懸隔者也。今天下禁講學而學會日盛、學會雖盛而真實在此閒做者甚少。弟之修復孟先生會、原自修復、不拈帶日問一塵。近日敝邑及鄰邑遠近之士覺彬彬興起。今世風之壞也久、而人心日不古矣、以年兄之識力辨此最易。如有意于此、固無事遲疑。孟子云、奚有于是、亦爲之而已矣。偶拈自起、天與本無別、所爭思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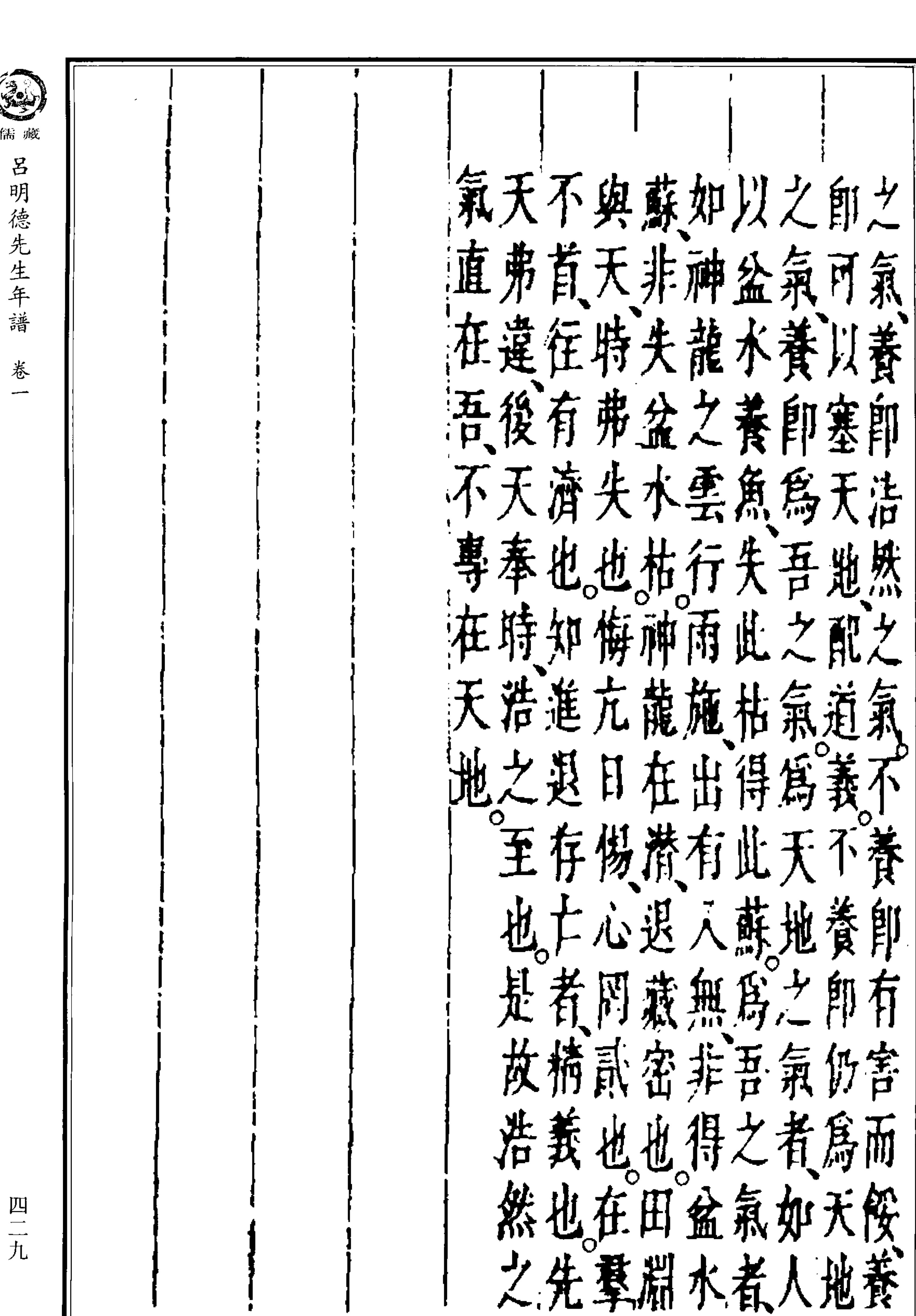
切。靜觀無物時、同此萬川月。惟逐緊經別、與心毫不切。欲開長夜昏、直揭仲尼月。

天啓七年丁卯、先生四十一歲。在新安。

出賑歲饑。

先生家不甚裕、而性好施。歲大饑、施錢六十千、麥五十石。又施藥煑粥、歲無虛日、又焚券、蠲租五百餘石、貧生三十餘、皆待以舉火、擇族中之貧者、共助銀三十兩、更化銀帶一束濟之。○時先生以忤璫致銜、是年夏傳聞先生姓名送璫首、欲中以奇禍、人皆危之、會璫敗而止。身銘。大哉身乎、其備也、元氣混沌、包而無外。是故天地賦、吾身缺間。吾身一虧、天地傾缺。身非塊然、天地參也。合之為一體、分則三也。首圓象天、足方象地、中虛象極、神行氣次。耳目鼻舌手足、吾五行之官。視聽言動、吾四時之吏。呼吸吾之潮汐、寢興吾之分至。察於人倫、三辰序也。喜怒哀樂、吾露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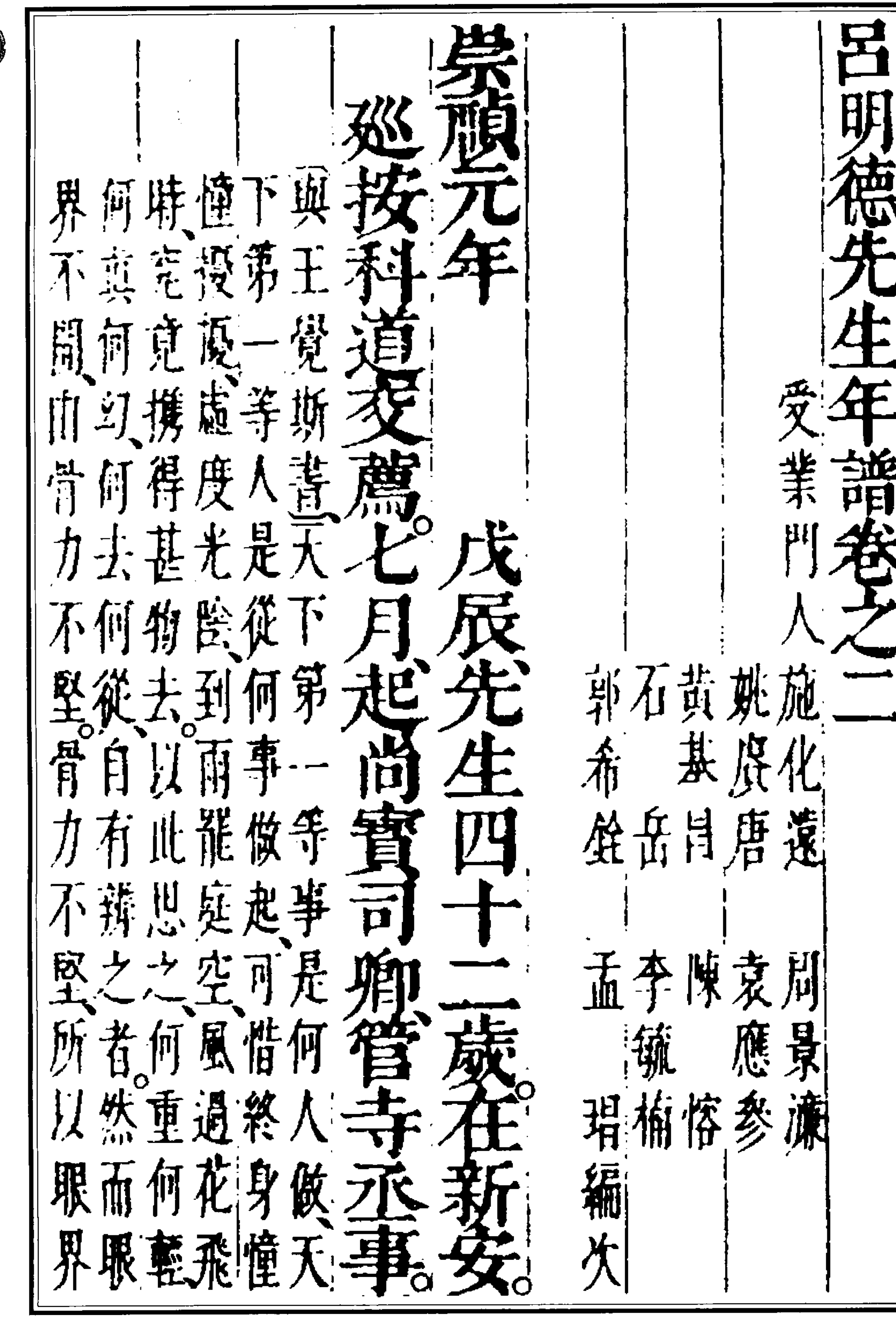
風雨也。其中有君、上帝臨汝也。思無邪、米景之退發惑。誠則形、嚮行之飛霜雪。進修及時、魯陽公之揮日。克己復禮、靈媧氏之補石。慎爾樞機、虞廷之賚七政。戒慎不睹、成湯之顧明命。不違其志、文王陟降之事帝也。無思無爲、禹之行水。行無事也。淸寧奠位、疏吾之榮衛。陽用或從陰用或伏、調吾之位、噓吹。草木鳥獸、愛借吾之爪髮、痾癢一體、撫摩吾之顛頰。鷹德馨、郢斤之鑿鼻至。且游衍、金鏡之刮眼翳。澈乎若太虛中存元氣、與天地參、爲物備也。吾浩然之氣銘、天地之氣、吾之氣。吾之氣、天地之氣。吾與天地同此一氣之包貫蟠際、不知何爲天地之氣、何爲吾之氣。猶魚在水中、不知何爲魚腹之氣、何爲水之氣。人見此氣爲浮氣游氣、吾見此氣爲天地之正氣、浩然之氣也。浩然之氣、天地位也。人受此氣、非有二也。其或有二、厥養異也。不養則浮游



之氣、養卽浩然之氣。不養卽有害而俊、養卽可以塞天地、配道義。不養卽仍爲、天地之氣、養卽爲吾之氣。爲天地之氣者、如人以盆水養魚、失此枯得此蘇。爲吾之氣者、如神龍之雲行雨施、出有入無、非得盆水蘇、非失盆水枯。神龍在潛、退藏密也。田淵與天、時弗失也。悔亢日傷、心罔貳也。在擧、不首、往有濟也。知進退存亡者、精義也。先天弗違、後天奉時、浩之至也。是故浩然之氣直在吾、不專在天地。

校記

①據上下文，此「言」字當爲衍文。



呂明德先生年譜卷之二

受業門人　施化遠　尉景濂
姚侭唐　袁應參
黃基昌　陳愹
石岳　李毓楠
郭希銓　孟珺　編次

崇禎元年　戊辰先生四十二歲。在新安。

巡按科道交薦。七月起尚寶司卿管寺丞事。

與王覺斯書天下第一等事是何人做、天下第一等人是從何事做起、可惜終身憧憧擾擾、虛度光陰、到雨罷庭空、風過花飛時、究竟攜得甚物去。以此思之、何重何輕、何真何幻、何去何從、自有辨之者。然而眼界不闊、由骨力不堅。骨力不堅、所以眼界

愈不開。以此思之，學問下手處，可味也。而世往往目學問爲僞爲迂，弟謂世之學者豈無僞僞哉，而眞者固自眞也。以僞爲非，去其僞而可矣。至于學問不足經世，又何學之爲。以此思之，學問事業非兩事也。弟只於此心確然有不可拔處，而於道則罔罔也。老親家聖賢之心而豪傑之才，願與相勗，亦願時時有以教我。弟行期尚未卜吉，而王事靡盬，不能復過珂里一談，臨岐依徊者久之。

陞翰林院提督四譯館、太常寺添注少卿。

十一月，至京師。

初起尚寶司，旋陞太常寺少卿，在途聞報。○甲子，璫局亂政，堅意不起。時夢帝賜五色簪，應制賦詩，覺止記末聯云：一心持素節，紅日照長春。夢中猶改紅爲丹。七月起用，在淇水道中成感遇十二首、十載應沉鋼、濟班胡遼

塵。拙疎流俗笑、迂執宦途嗔、世道誰當問、君門不可因。一心持素節、丹日照長春。○所愧生伊洛、敢言涉聖津。迂談人信少、孤志自知真。郭泰今鉤黨、朱張古逸民。一心持素節、丹日照長春。○小草知無補、幡然敢起莘。負時規執友、大義勉嚴親。何以酬殊遇、祇惟致此身。一心持素節、丹日照長春。○何幸身親見、弓旌一日新。誰非思致主、而使嘆無臣。泰內惟君子、師貞在丈人。一心持素節、丹日照長春。○竊謂今天下如身半不仁。自天開幹蠱、無地效亨屯。餉窘諸邊冐、官貪百姓貧。一心持素節、丹日照長春。○麟鳳不空出、河清會有因。涉川思後甲、降嶽想生申。豈謂中興主、終無名世臣。一心持素節、丹日照長春。○求治如飢渴、平臺召對頻。夜咨常至丙、日答不爲辛。聖主焦勞甚、諸臣知遇新。一心持素節、丹日照長春。○誰出爲霖雨、蒼生望轉親。

豈其耳貢主、而乃自圖身。猶未清腸肺、得
無譴鬼神。一心持素節、丹日照長春。○放
下提將起、願教此意真。泰來不妨大過、夬號
急同人。事事存元氣、時時遠不仁。一心持
素節、丹日照長春。○國脉先維節、王楨叄
用實。盡祕旁來雜、打起整精神。恥獨爲君
子、誰耳後古人。一心持素節、丹日照長春。
○守拙效如此、鐵腸寧可斲、從來違世局、
一任笑孤臣。端獻先無已、遭逢幸此辰。一
心持素節、丹日照長春。○草草出山意、憂
危切小臣。無才支大厦、淺學愧安輸。報國
惟傾藿、思鄉未爲蓴。一心持素節、丹日照
長春。黃粱夢記、呂子與客過邯鄲、下馬謁
呂翁祠、觀黃粱夢蹟甚奇。夫一枕一炊、曾
幾何地、幾何時、而五十餘年、妻子之奉、功
名之遇、窮通毀譽之遭、無不備歷。厥後乃
欠伸寤。當其未寤、皆夢也、而盧生不知也。
寤然後知是夢。使當夢時知是夢、便覺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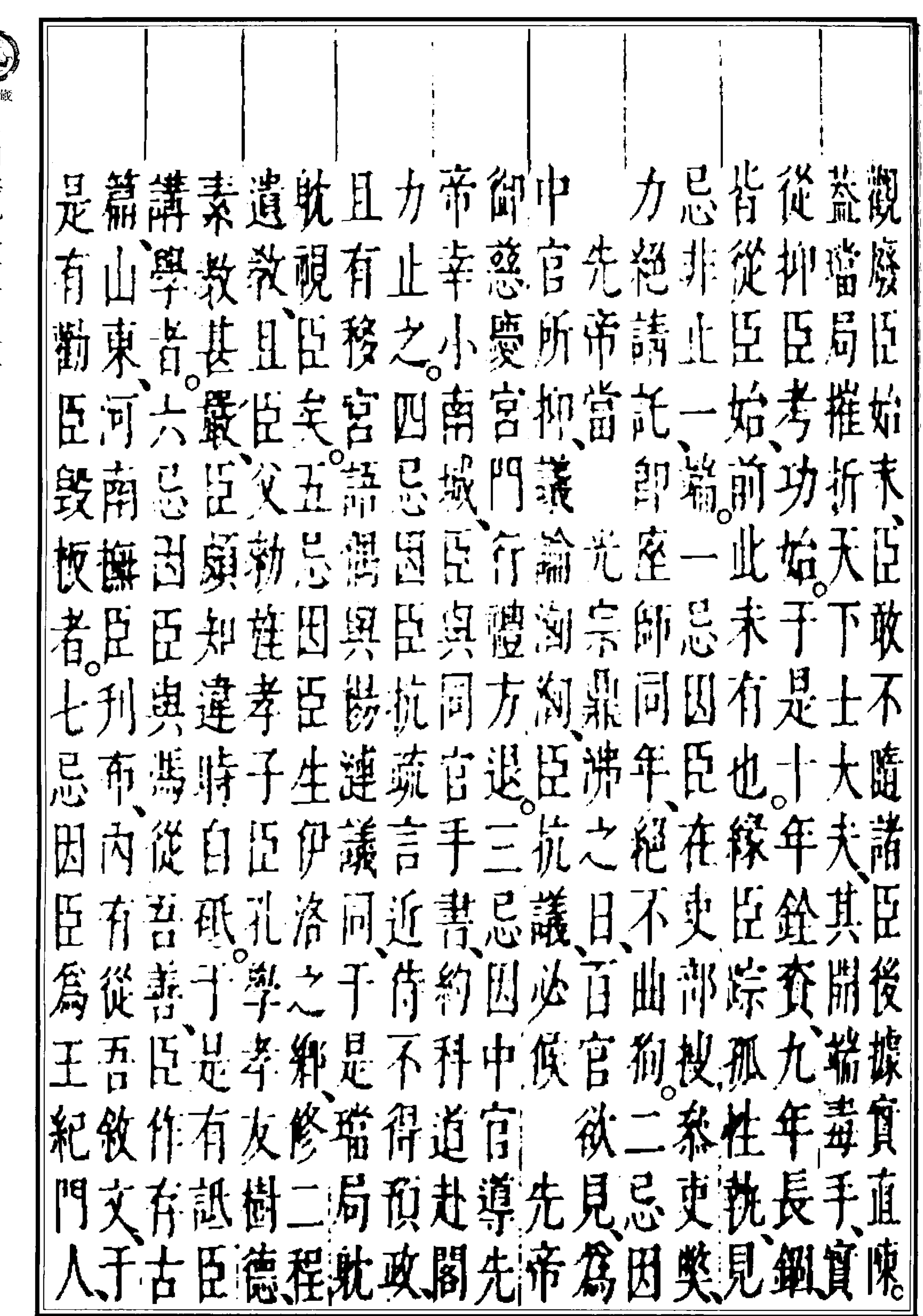


中啗然無味矣。呂子曰、人盡夢也、何獨盧生哉。天地一枕也、萬物一炊也、百年一夢也、安知我與子任人間世、非即有人一炊黃粱、其側我與子曾人青蘿枕寢同作一場春夢。且夫今之走邯鄲道上、與夫寫牆上詩者、人盡夢也、何獨我與子哉。乃人之言曰、人生真夢也、夢幻耳、人生久也、夢暫耳。嗚呼、人生與夢所異者、獨真幻久暫四字便不甚異、且我與子安知夫人生之非幻而夢非真耶。人生之非暫、而夢非久耶。牧童因羊思馬、因馬思車、遂夢乘車張曲柄蓋冕旒而爲王者、此與盧生五十年榮遇何異。夫當其爲王、其自奉寧信非真、其歷時寧謂非人。試從百年後週觀人生、亦一瞬耳。況夫水窮山盡、終歸烏有。即謂夢真、而人生幻亦可、即謂夢久、而人生暫亦可。既知人生之幻與暫如是、而猶向枕中作不了生活、爲身計、爲名計、爲子孫計、無不曲

至。請看盧生大伸寵後、崇階貴子、溫勅豐碑、能攜得一物否。而我與子與夫世之人同在夢場中者、亦可以思矣。既在夢場、便當將世途作夢做、只看做得如何、誰能跳出枕外、提碎青枕、廓然達觀、夫乃今知何幻何真、何久何暫、何莊何蝶、皆一夢也。呂翁固夢場外人、若自達觀、視之呂翁盡夢也、又何獨我與子若盧生若世人哉、夢中說夢、要知是夢、隨夢作夢、何必無夢。噫、此殆難向癡人前說矣。呂子爲誰、天中擷士維祺、介孺氏也。客爲誰、姚太史孟長先生也。陽復之朔前一夕、挑燈呵研而作此記。

陛見留指江湖已十年、一朝重見九閽天。龍飛泉逐歸真主、鶚立清班後衆賢。誰切禹皐憂不得、我非堯舜敢陳前。小臣無計酬知遇、王道平平有所先。

疏陳九忌三不貸。疏曰、臣竊惟近日忤璫諸、幾成套矣、然 皇上欲博



覩廢臣始末、臣敢不隨諸臣後據實直陳。蓋當局摧折天下士大夫、其開端、毒手、實從抑臣考功始。于是十年銓資九年長錮、皆從臣始、前此未有也。緣臣踪孤性執、見忌非止一端。一忌因臣在吏部投柔吏樊、力絕請託、即座師同年、絕不曲徇。二忌因先帝當光宗鼎沸之日、百官欲見、爲中官所抑、議論洶洶、臣抗議、必候先帝御慈慶宮門、行禮方退。三忌因中官導先帝幸小南城、臣與同官手書、約科道赴閣力止之。四忌因臣抗疏言近侍不得預政、且有移宮語。偶與楊漣議同、于是當局躭躭視臣矣。五忌因臣生伊洛之鄉、修二程遺教、且臣父勤雄孝子、臣孔學孝友樹德素教甚嚴、臣頗知違時自砥。于是有訕臣講學者。六忌因臣與馮從吾善、臣作存古篇、山東、河南撫臣刊布、內有從吾敍文、于是有斷臣毀板者。七忌因臣爲王紀門人、

紀、首叅奸輔逆當、紀卒、臣司旋保全其後人、逆當切齒。八忌因靈臣李日宣疏薦理學、內有、臣姓名。九忌因臣鄉建祠、迫令齊紳助工臣里中獨無一人助工者。臣實有瑞祠助工、士風掃地之說、傳聞逆黨與臣不通一字、開名送內。有此九忌、而臣果蒙推考功管計嘗吉另推矣。十年首貪、長鋼沉越、且欲中以危法矣。何幸聖明御極、鋤好求賢、衆正連姓、臣何人斯、亦蒙優起墨鄉、旋歷今職。代念臣乎生但知守拙、有何才望、踰遲至亂。纔無可報答恩選、惟願皇上必爲堯舜、蒲臣必共致皇上爲堯舜、大家打起精神、從寶俗起、無負皇德意。臣華乎居誦前過删中、之堯舜、以爲畢世難逢、何幸視見、而可負、耶。豈其敢負登共忍負。且臣華身家性命、何非從逆瑞手中敕回。即今應仕已是長物、何復樹私營閣、恐天地鬼神亦所不有、臣實憤之。途

其處獵虛望、出負蒼生、使天下不瞎眞僞作用、謂此輩盡盜虛聲也、臣實恥之。臣輩既負　皇上、且上公車者不免一槩感憤太過、致蒙漸起疑厭、敢謂非諸臣自取。雖然、天下亦自有人、秉征況多名賢、就中豈無鐵肝冷面、忠猷議力足當信任者。從今方是幹濟名世、開眼下手時節、在　皇上留心徐察之、而平觀之、勿因一人可疑、并疑人人、一事可厭、并厭事事、將謂舉朝無一可信任之人、恐漸成睽隔、而且自用、而且偏聽、而且欲速不達、臣實憂之危之。大抵痿痺頑鈍之後、利用振紀綱、核名實、然須尋綱領頭緒、做起、執簡御、須徐課實效。至國家元氣、逆璫剝削迨盡、尤當以葆養元氣爲第一義。而國體亦當惜、大臣亦當體、清執慤直之臣、一字一言之詿誤、亦當容。人言求治太急、臣謂求治何妨急、但不當勞心求豔、徒涉鐵急耳。區區愚忠、容臣

因事報效，護自矢入告，惟曰上不敢負天子，中不敢負知己，下不敢負所學而已。

崇禎二年己巳先生四十三歲，在京師。

立豫簪會。會序約曰：豫簪會，蓋吾輩皆豫產，而盍簪長安者，故作是會。然非創爲之，敦舊誼也。按禹貢，豫州厥土惟壤，下土墳壚。壤，雜也；壚，疏也。疏而雜，豈豫州之風土固有固之，與。或曰：豫木彊無羣，天與善貪，君子非之。曰：香火昐域，固非盛事，何至意見離而不純，情意疏而不聯，不曰君子同道爲朋乎。易之豫九四曰：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我豫人既產於豫，當思由豫之義。豫五爻皆六，獨四爲九，九者所由以豫者也。九，陽也，健也，仁也，君子也，大有得，同道也。勿疑，純也。朋盍簪，聯也。夫是以能豫。豫者，和也，樂也，有嚶鳴之求而神聽協，有素絲之風而委蛇清，必木彊無羣，如

壞之雜、爐之疏、將君子可以不同道乎。雖然、毋論訕、戒鳴豫也。毋依附、規避豫也。毋曠職業、防冥豫也。和而不同、同而實和、於和樂中砥介石之貞、乃是豫人本色、乃始與豫之九四合。是不可無社。渙羣有丘、蓋取諸渙。是必有約、慎言節食、蓋取諸頤、其期七日、朋來無咎、蓋取諸復。○約每月逢七日小集寓齋、不用包酒、不用樂劇、上席以午未爲期、毋過晏、夜即告散。有德業當相勸、有過失當相規。毋阿、毋兢、毋猜、毋僞、毋傾軋、毋雌黃朝政、毋臧否人物、毋講官說鈌、毋詭戲、毋沉酣失容、毋强不能飲者、始終以敬爲主。

四月、疏議兵餉、并陳鈔法。時兵餉不足、疏陳清覈五條、折解三條、裁省五條、催解二條。有日、凡言搜括、言加稅、言行戶、言覈丁、言抽扣、言捐助、及一

切苟且權宜之術國未得利之一、民已受害之十、官與商役、先各漁其利之四五。即言裁言汰言節省、亦不得已之計、而不可一切深文、使盛世先有蕭索窘迫之象。大學論生財本之用人、而尤嚴於聚斂。即孟子亦言、不信仁賢、其究至於財用不足。又曰有糜餉可罷、而負隅之發機宜慎。冗食可汰、而忌器之持議宜徐。內庫可折、儉約可風、而叩閽之懇請宜婉而篤。奉旨、理財軍國訏謨、會議急圖實用。這本被陳剴切、條畫簡明、該部逐款研確、并揭送鈔法集議。鈔法揭曰：洪武初、中書省造大明寶鈔、太祖足國之道端由於此。至景泰

弘治之間始壅。其壅者何也、則以桑穰質脆色青易混也。鈔數易、緣爲奸也。鈔本不過分文、而利至百倍也。禁用金錢、不便民用也。惜當時無有以變通之說進者。琴瑟不調、必更張之、乃可鼓也。天蓋將以變

通之道符中興聖主矣。皇上同符太
祖、請法其意、勿泥其迹、因其利、勿違其情。
鈔貨用、精細異綾織就、龍文邊欄、方廣略
如祖制而稍變其文義、刊成板式。中爲十
貫、一貫之形、其色黃、折衷祖制、值銀五錢。
用該局巡視衙門印信、完日進內、用別製
御圖書一顆、仍編半印字號、旁刊崇禎某
年造。此其大略也。或曰非常之原、其創行
難。國法日輕、其疏利難。巧僞日滋、其防僞
難。厚利易趨、其綜攬難。夫利者、天之所以
愚民也、錢鈔法又帝王所以變通、使民自
愚也。民至愚而神、亦至神而愚、法立于如
山、而令行于流水、以爲難、則誠難矣、以爲
易則又易矣。如有定議、刊刻成書、仍以詔
書申嚴阻撓之禁、須布中外、耳目一新、方
可通行。又不禁民用金銀銅錢、只每二兩
五錢用鈔一張、約每銀錢十分用鈔二分、
未及二兩五錢而強用鈔者、立爲厲禁。此

創行法也。按律、偽造寳鈔者斬。今議梟不待時、偽造圖書者又加等、仍抄沒財產入官、而凡徵收稅糧、納贖、援例、工食等項、俱許上下通行。然二兩五錢以下不許用此疏利法也。以綾爲質、且織成龍文、偽造頗艱。仍申嚴匱藏空白鈔質之罪、與偽造同。舉首者以犯人財產一半給賞、一半入官。知而不舉同坐。且有年號、編號對勘眞偽尤易。此防偽法也。專設大臣印信、以防叢生之奸偽。又用御圖書、以防監會之私擅。且出入多寡、整齊書一、如鈔一萬。即算銀五干、利權獨歸於上、而下不敢竊此綜攬法也。至於開局、用心計大臣、以侍郎充、屬僚以戶部司官及各散局充巡視以科道充、俱不必添。又官、僚之可議者、織造局或在蘇杭、或在南京、或在京師、每疋織鈔質百張、每張約值銀四五分、就便差官專管。又織造之可議者、其領發即由京而外、先

給官吏俸薪亦每二兩五錢以給鈔一張。如通行後奏請廣頒內外、得其人、無憂不行。此須發之可議者。水漬不妨行使、如墨污、油污、折爛、許赴局更換、在外赴各府更換、納銀二錢五分。切角類奏、年終燒燬。此更換之可議者。如此法果行、歲用本十萬、可得息百萬、用本百萬、可得千萬。國家無窮利源、從此開濟。祖宗以良法待　皇上之變通、天若以不足之象啟皇上之神化、苟得其人、通變不倦、即以足國可也。何慮仰屋哉。職此疏頗經苦心沉思、似有可採而或者慮較近法弛易起阻撓、不知法

祖宗之法也、皇上之法也、其誰敢奸。且天下事、行之只在得人耳。即如河南陝西原不行制錢、今開局鑄錢、未嘗不通行、何獨疑于鈔法。如當事堅謂不可、亦當存此一段議論、以待其人。本擬具疏進呈御覽。而事係創始、未經集議、理合具揭送閣部、

伏惟裁酌可否。

陞翰林院提督四譯館、太常寺卿、管少卿事。

閏四月，覃恩給誥命，贈敦懿公如其官，祖母牛氏爲太淑人，封仁孝公，贈母孟太淑人，封繼母田太淑人。先生喜曰：「今可以報祖母矣。」益前欲移封不果，故云。○館中公費不足，委官乾没，至揭債三百餘金，而公署頹靡不堪。先生清查公費，有前任委官侵用者，責令補還債銀。又裁省公費，減去濫賞，量入爲出，定爲經制。設處修理公署，置備器用。三月告成，煥然一新。館署齊省二首：「待漏羅衣怯曉寒，趍章朝罷出東安。報衙潦倒重封篆，退食從容久素餐。僻署青苔荒院落，閒窓紅日轉闌干。比來憂旱傳修省，王上焦勞仰副難。叨點清班塊負時，赤心無補自知之。同寅僚友頻高卧，盡

卿諸生第問奇。擿幸可蒇公事矣、聽仍不毀虎精疵。只今宿疾求霖雨、黽勉風雲有所思。

八月、表章芝泉書院。先是、逆璫焇焰、拆毀天下書院、芝泉以祀七賢故、未得毀。是年、奉旨表章。

十月、疏陳直法堯舜。疏曰、恭值鳳曆復頒、龍德恒耀、正三載熙績時矣。廷臣當無不因時效忠、而微臣此疏、直欲皇上爲堯、舜。或曰、皇上方皇皇時艱、言堯、舜迂矣。不知臣非緩言時艱、謂爲時艱者、正須從爲堯、舜做起耳。皇上英明天縱、既可爲堯、舜、若一片憂時苦心、豈欲爲三代以下王、亦豈欲爲漢宣。正欲爲堯舜者也。惟是有君無臣、往往孤負皇上德意、卽老成忠悃、亦苦泰交難洽、則所以提轉

一世之精神，薦之唐虞，還在 皇上。夫堯、舜豈 皇上所難哉。只就向來所 皇皇者而尋其源，提其要，即是矣。故莫加純聖學、懋聖德、熙聖治，三者而已。今聖學何嘗不純，然學不如堯、舜，非純也。堯、舜之學，其要云：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我皇上試思何為人心，何為道心，何為道心中之人心，不但聲色當遠，晏樂當節，御臣官宮妾當嚴，即舉念在道而有所偏喜、有所偏怒，有所自用，有所執而不化，亦屬人心。願 皇上時時提醒此心，常使虛明活潑，尤時時與賢士講論不輟，以涵養心性，消融意見，是為不雜而精，不二而一，不怠不亢而執中。然則 皇上之學，一兢業矣。今聖德何嘗不懋，然德不如堯、舜，非懋也。堯、舜之德，雖欽明濬哲，不敢自滿，尤必詢事考言，闢門達聰，何虛受也。 皇上聰明神聖，天下莫及，然愚者不有千慮之得

乎、聖人不採在夫之言乎。今已棄取、尤見大聖之無我其心愈虛、其德愈廓。然則皇上之德、一動勳華矣。今聖治何嘗不熙然治不如堯舜、非熙也。堯、舜之治、其大者不過宅揆播穀、若二十二人、時亮天工、是爲急先務、急親賢。 皇上綜覈名實、加意富强、急誠急矣、第恐欲以一人聽察、欲事事核人人督、如理紛絲、愈急愈結。我 皇上何不以擔當責政本、以勞怨責部院、以地方應做事責督撫、量才而策、按程而課。必於先務大綱領處、急提挈之、心真知其賢急親任之、所謂任一人足領袖千萬人、提一事足該括千萬事此也。如慮賢實難知、不日日忱恂遠佞乎。不日善好不善惡乎。不日國人皆賢然後察而用乎。然則 皇上之治、一巍蕩矣。聖學純、析理愈精而不惑、聖德懋、取善愈大而不爭、聖治熙、天行不愈健而不息。我 皇上清明在躬而不遍不

殫、推心置腹而勿貳勿疑。至於爲閣臣者、當任天下之重、篤納牖之誠、厚回天之力。爲大臣者、當鑒覆轍之伏戎、思盡瘁之雋業。爲羣臣者、當各修職業、共被藩籬。勿規利、開壇勿占風轉脚、上下交儆、如五味相濟、如同舟遇風、而又申明正學、激厲廉恥、使人人各發良心。視君父如爲官、視國事如自己家事、方且拔茅以爭其志、包荒以大其容、朋亡以渙其羣、戒鄰以防其宦、勿用師以消其吝、如是、有不上下交而志同者哉。有不財成輔相、食福元祉者哉。乃知　皇上必不可不爲堯舜、諸臣必不可不致君堯舜、底三載底績之熙基萬年有道之曆、在此日矣。臣願　皇上思臣非堯舜之道不敢陳者、非迂也。○奉　聖旨、這所請純學懋德熙治直法堯舜、知道了。上下交儆、乃克保泰、諸臣亦當省勉。

抗陳防微八漸、上嘉納之。先生望　聖上取法堯舜、遂以

留中、改票、慎刑、默陪、傳免進講、摧折言官、疑厭臣下、廣晏遊寡、晉欲八事、于十月疏上。初政、府勤勿上及、疏入不即下政府、深尤之。曰、可借一箇好侍郎自家打破。上留覽十八日、人人危之。忽、一日中官捧古至私第云、上、得疏即省覽罷、書閣上。每取覽、俳個殿上、咨嗟歎息、蓋深為嘉納云。先生每舉此為言、謂上轉聽如景、眞可為堯舜、特臣下無有實心開導者耳。防微八事疏曰、臣讀易、至泰之九三曰、無平不陂、無往不復。以為泰當拔茅全盛之日、方食其福、向遙鰓鰓若且。蓋陽寢則陰即伏、交難而睽甚易。故四即曰翩翩不富以其鄰、甚微也。智士見幾、貴于未然、忠臣憂國本于無斯。　皇上當逆氣溷亂、手自廓淸、還者治平、漸有次第。豈　皇上輒有後心、是必不

然。惟是臣竊見我　皇上二年來、何日不焦勞、何日不虛受、何日不清心寡欲。乃近日聖政較之初政、似微有不同者。在世情或謂無傷、在大聖人則不可不思所以防之。如　皇上初何嘗不勤批答、朝上夕下、近始有留中者。或疏言無當、或事當詳慎、聖意固自淵徽、然留中多則疑慮起、久之恐有宮府睽隔之形。此徽之當防者一。　皇上初何嘗不處懷商確、惟是關臣票擬、或有不當聖心者、改票經批、誰曰非然。第就中亦有嘗執奏者、明主可與忠言、將順不忘臣啟。此設之嘗防者二。　皇上初何嘗有心疑厭。其可疑可厭者、皆臣下自取。且雷同之惡既深、偏黨之說復起、恐久之玄黃漸與共藝雜進。此微之嘗防者三。　皇上初何嘗不講筵日御。近開始多傳免、進講漸稀、　皇上豈以爲君德成就無關沃乎。此微之嘗防者四。　皇上初何嘗



不寡嗜欲、濵姿遊。近日得無偶涉乎。臣固
知偶涉、原不足累、傳聞原不盡實。但謂皇
上養德養身、不可不於微漸處謹之。此微
之當防者五。　皇上愼刑獄、無不命法司
審讞、而間亦有下部獄者。且登聞頻擾、恐
長囂訟之風。禁地濺血、或啓輕生之竇。此
徵之、當防者六。　皇上重廷推、無不點用
正推、而近始有特旨推者。雖簡用原出上
裁、而用陪終非密與。此徵之當防者七。
皇上作言官之氣、或下詔求言、或虛懷聽
受、而通因言官論事或未盡當、未免存雷
權、羽、寒蟬結舌、恐此後或有大奸邪大事
機、畏禍不言、亦非國福。此微之當防者八。
臣竊慨令天下如人身之匡弹、形貌雖存、
元氣賞遺。因我　皇上勵精求治、邊腹內
外、錢穀甲兵、吏治民生、紀綱法令、始稍稍
有起色、正須從此保護、求命、而上下或未
盡交、臣鄰或未盡乎、治效或未盡奏、所恃

者惟　皇上一心耳。臣望皇上自思自維、自爲社稷計、常提醒其初之焦勞、初之虛受、初之清心寡欲、凛凛於防微杜漸而已。至於用人、爲圖治大綱。宋誤用一楊畏、遂使元祐變爲紹聖。蓋陰陽之辨、消長之徵、願　皇上愼之又愼、防之又防耳。臣忝廁清艱、儘可博容。容之福、豈好以言、自見。蓋念君德國是、剝復治亂所關不小、臣受皇上厚恩、不敢不言、不忍不言。一念孤忠、冒責宸嚴。如蒙　皇上俯賜轉圜、採納中興泰運、實基於此。臣不勝切望、幸甚。○奉聖旨、這所奏圖治愼微各款、關切朕躬的知道了。票擬商確、務當會推、正陪簡用、俱已有旨、不必又陳。

議

聖壽朝賀儀節。

聖壽當賀、適　聖母忌辰、先生上相府書曰、伏惟閣下忠格主

養、望重蒼生、其番出山、倚毘甚大。目下處陽剝復之關、尤倚主持、務使正氣勝陰邪消、蕩平正直、剪斷葛藤、毋令蔓延不了、是今日第一義。極切除數、而未可頻過相門。此時格君心以勿疑勿二、破積套以實心實做、非閣下不能任、非閣下不敢任。此舉朝所引領屬望者也。至二十四日萬壽聖節、羣臣入賀、禮也、而是日適爲　孝元貞皇后忌辰。夫孝元非他、即　皇上之嫡母也、忌日不用賀、況係嫡母而即月受賀、似恐有損聖德。夫　皇上而非聖主也、猶可、皇上而聖主也、豈可乎。或于二十五日受賀、以全孝思、以專吉典、似爲盡善。然不宜疏揭、似當納牖遇巷、婉導聖心、使之樂從、出一聖諭、永著爲令。此正閣下格君成德第一件實事、非細小也。事有關係、不得不言、惟閣下再裁察之。○十一月、著言行三箴。○先生題言忠信行篤敬六字于譯館

之堂、遂作三箴以訓士〔言行總箴〕、心官則
思言行分職。爾士樞機，於斯樹極。匪樞胡
遷、匪譏曷發。尸穹道然、士孰迺職。口則與
戎、動或困石。惟聖達將、退藏於密。知語知
默、知動知息。其次克已、主敬宅一。非禮勿
言、惠迪趨吉。閑邪存誠、交家斯立。言滿身
尤、淑儀弗志。營之鑾猶、弗易興質。思之思
之、有物有則。思則得之、弗思曷得。〔忠信箴〕
思言胡愼、日忠眞信匪口是緘、惟心斯印。
人心之靈、禀於至誠。物欲蔽之、欺僞叢生。
厥口則言、厥心弗然。信旣遠義、易諾屢遷。
言巧色令、是名爲佞。旣蠢世雜、曷存厥性。
厥性旣非、衆惡斯歸。多言數窮、食言貌肥。
我思動物、寧在鼓舌。所以至誠、豚魚可格。
此非蔑取、忠信是主。易訓進德、三復斯語。
〔篤敬箴〕何以思行、蓋云篤敬。篤敬維何、至
一而靜。一則不雜、靜則不蔑。天君以守、舍百
司從令。胡爲憧憧、朋從靡定。以二以三、乃

縱乃橫，浮薄長傲，失其性命。既潰厥堤，靡知所竟。我思古人，精義入神。天之明命，以物其身。上帝臨女，如見大賓。靜一無欲，乃敬乃篤。夫然後行，百行維叡。是故君子，必愼其獨。

崇禎三年庚午，先生四十四歲，在京師。

二月，疏劾逃曠館員。暮春集諸友四首，偶檢晴窗新曆看，始知春去欲留難。歸心久滯桃花岸，別思還縈柳絮難。興懶長教書滿榻，交稀今許客憑欄。芳陰閒裏消容易，簡點從前總素餐。化工何遽故春歸，九十州光明日非。商禱經時煩黼扆，風塵連月混郊畿。誰堪半歲詩囊澁，人說長安酒政稀。纔質俸錢睇客醉，薰風早已上羅衣。紫燕紅鵑不忍聞，惱人春色欲平分。此中消息誰當問，似客光陰我亦

云。滿眼征塵高北斗、一杯濁酒問東君。可憐無着鄉心處、汗漫天涯盡白雲。閒官何日不陽陽、消夏從今午夢長。橋外雙帘懸酒聖、風前一爵餞花王。素肝此後仍冰冷、病骨逢人問藥方。頗憶故園春事罷、水亭石枕竹匡牀。

四月、陞總督糧儲、南京戶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賜敕諭。會推總督糧儲、命即日下、陛辭之時、上以目送久之、顧輔臣曰、此臣如何使之南。輔臣曰、南糧匱窘、非此臣不可。

以品同銜異、恩准改給誥命。先是爲太常卿、已經歷封陞戶部侍郎、以品同銜異、乞改誥命。奉旨准給。

五月、便道歸省。

爲子姪舉行冠禮。先生慨四禮久廢，與子兆賓、姪兆瑜初舉冠禮，戒賓贊，將于是年五月十一日行之。或曰：是禮久廢，且覺須孱，恐難驟舉。先生曰：禮固久廢，正須從吾輩舉復。及行禮，賓贊戒嚴，童僕亦爲肅然，皆嘆曰：禮信不可廢也。著冠禮儀注。舊在訂証家禮內，以家禮稿失，附存古篇。

七月，至南京。先生以思親久鬱成疾，歸省即欲乞病。仁孝公勉以大義，謂外悲未靖，南庾重任，不容久曠。先生乃力疾南征。七月十一日，進部。○時鄭大司農以疾差滿，里居日久，故先生在任三年有餘，其中多係署大司農之事。○南庾倉庫如洗，向飢軍鼓譟，毆管餉司官，焚科臣房屋。前任督臣呂圖南拼命擅截漕糧，南都岌岌。南軍糧壓欠數月，或壓一二年者，南北裹足。受命之日，即具疏振刷，語人曰：人言視

國事如家事、今國步艱危、即實是自己家事、何但言如。○以人心積玩、民苦重賦、南庚匱乏已極、深爲根本元氣之慮、陳振藏固本疏曰、矯惟天下猶人身然、神氣欲振揚、元氣尤欲蓓存。乃今天下自神廟年來、養成一氣痿痺頑頓世界、提不起、呼不靈。幸我　皇上日月所照、雷霆所震、立見積窳有振厲之象、而元氣則銷鑠如故也。自意見分、情面重、視國家事若反輕、而國是之元氣薄。加以玄黃搏擊、逆魏之誅勦、而縉紳之元氣戕。吏治日壞、貪婪未息、而民間之元氣促。兆餉成習、汰兵無法、而邊庭之元氣寃。以及近日寇氛之所虔劉、徵發之所騷動、催科之所凌迫、而天下之元氣岌岌乎盡矣。臣自陛辭就道、凡沿途見聞無不觸目心傷、回首腸斷。於是傾葵獻曝之思愈難恝然。臣初出國門、則良豫之間蕭條破毀、流離載道、訛言須輿、其象搶攘。



真候一帶雨澤愆與百穀焦枯其象愁慘河以北河以南有雨有不雨而米價騰貴倍於往年其民山苦饑調苦輸輓苦舉歷無寧宇也其象微結餘錄買所新飭舊通何者不急於星火不肖或借以為塹賢者貫若其無措附需而襟雜挽心料而眼尚槍其象錢急郵傳猶稍清楚矣而個貢則擾協濟則旅兵馬謁運則重困而扣稽則又求多也其象疫癘至於三軍所過地生荊棘有紀律者不過十之二三耳況東南稍熟西北又旱差劇盛重中乾外暍其象痼貴比入南直則江北一帶苦徵調苦輸覽苦驛堅猶之河以南北也而其地之荒蕪一望蓬然似不可不設法招徠屯種者臣抵匪易恭謁 皇陵渡江恭謁 孝陵則見王氣鬱鬱葱葱且金陵龍盤虎踞誠豐鎬根本為億萬年不拔之基而其情形則又甚矣年來南中水旱不常米價騰踴

公私交罄、民不聊生。即云臣部空虛、臣猶意其不至如人言之甚也。乃臣徵觀庫藏、各官軍有欠奉餉一兩箇月、有欠半年、有欠一年者。雖本色猶可支撐、目前而後將難繼矣。至折色則僅存萬金、目下支盡矣。今年事例計臣面屬解運、乃前此已萬不得已、借支軍餉無分毫矣。有司息玩、外解稀少矣。即外解盡數完足、亦尚缺額二十餘萬矣。籌局慮可生息、苦無籌本矣。官軍環門泣籲、老庫明扃鑰年餘不開、蕩然如掃矣。且不獨臣衙門爲然、各衙門無不告匱矣。夫以根本之地、轉運之樞、而乃一空至此、如坐漏舟、朝不及夕。竊　皇上思如此光景、可寒心否。而說者狃于目前苟安、夫寧知可憂正在此耶。然而寧獨南中、即天下俱苦此病、如人元氣奄奄、咽喉哽塞。不於此時從長打算、同心拮据、嗟乎危矣。夫以民窮如彼、國計又如此、此固鄭俠所

不能給之圖、而留侯所不能借之箸。爲此者則誠難、抑豈可以其難而弗爲哉。爲之始知其難、弗爲而難者自難矣。洗心畢力以實爲之、或尚可轉其難。漫爲之、而難之後愈難矣。伏願皇上嚴飭內外大小臣工、勿以目前苟安、遂忘衣袽之戒、疎桑土之防。國是、民生、兵食、紀綱、悉從實際處做起、務盡袪積習、共矢蕩平、以揚厲聖治。而我　皇上尤於振揚神氣之中、時時存保養元氣之意、以爲國家固根本、末治安。仍勅撫按澄清吏治、加意保釐、禁絕私派、招撫流離、務使上之養元氣於朝端、下之存元氣於百姓。而南中空虛已極、出浮於入、容臣另疏條悉。亦乞勅該部爲南中從長計議、務補足額。再勅各省直撫按司道等官、無視南庚爲不關痛癢、徒煩臣之蒿目疾呼也。臣草疏畢、聞三晉流賊勢益猖獗、近日破城圍邑、距臣鄉止隔一河、不勝震

隣之懼。而臣鄉兵食交匱，萬分窘苦。即如守昌巡撫已撤回鎮，且有新兵食原額之餉矣，乃監軍道供昌餉如故。兩兵重餉，各省所無，若不從長早議，將來銷算數多，勢必苦此一方，重復加派。伏乞一併勅下該部該省撫按，凡流寇已發者作何蠲減，未發者作何防禦，務使早靖萑苻，收效從薪，而昌餉自應與各省一體部發，毋徒苦中原之父子兄弟爲也。

八月，疏參怠緩漕折各官。南漕拖欠已過六年，完者不過十五，浙、杭、蘇、嘉等府欠至八萬五千餘金，雖參罰時行，而歷考不絕，怠緩如故。先生疏糾浙江布政董承詔、松江知府方岳貢、青浦知縣朱錫元等，住俸帶罪督催，仍乞勅吏部不得徇情歷轉，而人無敢以怠緩視事者。○先生集心經畫，而病於掣肘，手不停

批，夜不交睫，作南庾十九首，自謂於桑杜杼軸，莨楚諸篇，腸倍熱矣。有云，豈應綿力任，一擔付書生。自愧無心計，差能冷面情。憂深因世淺，恩重視官輕。國難方如此，寧天未欲平。又云，天下溝中人，誰共此任，虛髮膚非自愛，才識愧吾疏。學問還經世，綢繆慮僨予。設令尼父在，會計想何如。〔與鳳陽應天浙江江西湖廣河南各巡撫書曰。時事維艱，聖主宵旰以望治平，有不損髮膚以畢力幹濟，非人臣也。以台臺攬轡澄清吏治，民生何患不煥然改觀。蓋吾輩當此多事之日，事大有爲之主，寧敢負天子，負所學，不實爲國家做事。即欲不做，豈忍不做。即欲不做，豈敢不做。不佞受命飲冰，凜凜蚊負，惟是將伯同心，匡我不逮是藉。如有司違玩明旨，視南庾如秦人視越人之肥瘠也，以致南庾日匱，目今且一空如掃矣。目下本色折色，無不交盤，而官軍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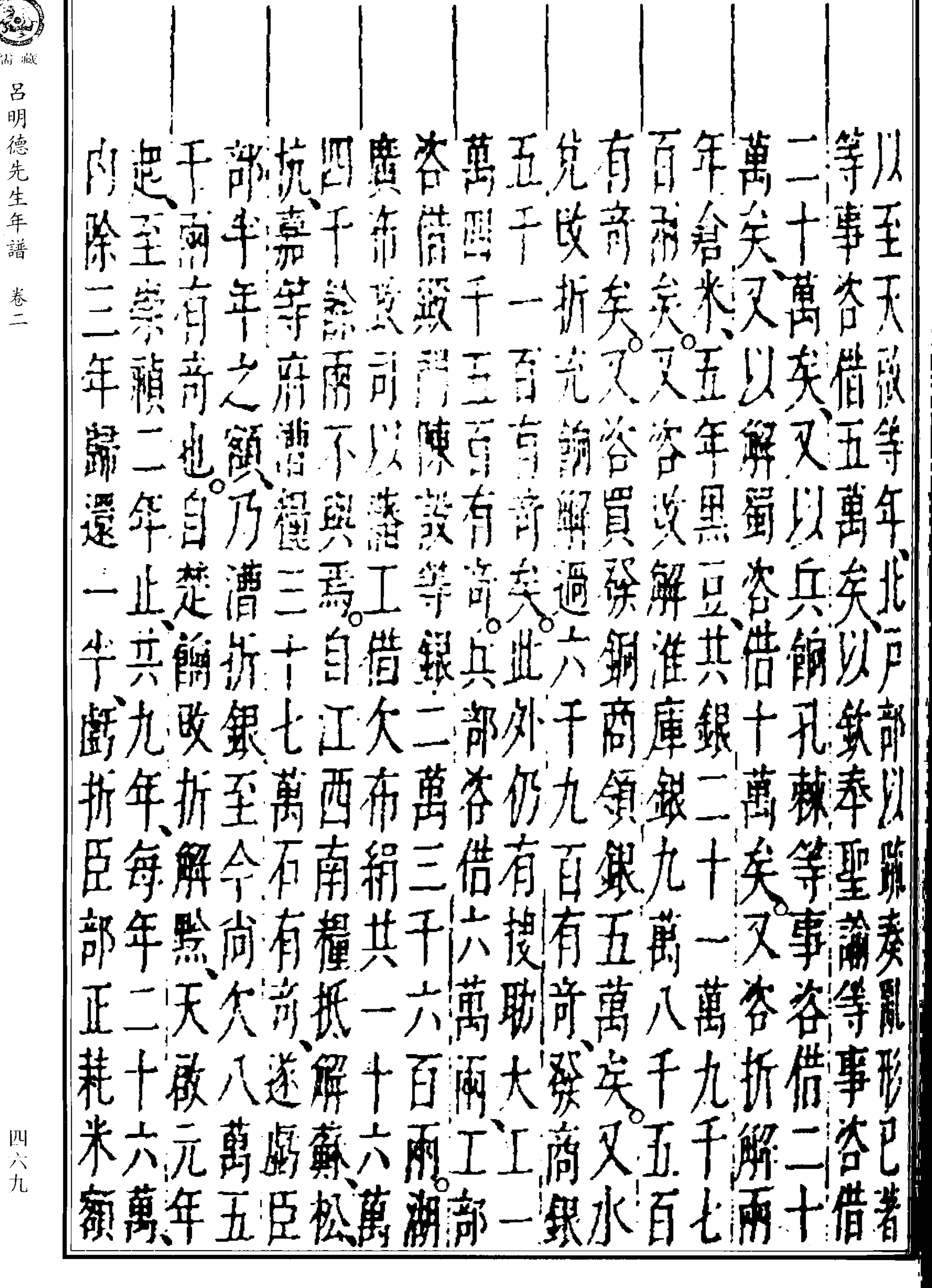
所呼籲、北部之所索逼、內供之所急需、日日號擁、日日檄催。緊要應支不下二十萬、應補支應還北部事、銅本又十七萬、乃有司拖欠累累百萬、而量沙難唱、借箸無策、其奈之何。至新糧屢奉明旨、比漕見解亦未聞有一遵行者。況漸次正官輯瑞、署篆愈不留意、危哉岌岌乎。台臺同舟之義其能不賦無衣。以台臺之靈、多方嚴諭、與醒魘夢而使之覺、豈獨有裨根本。只今屢奉嚴旨、不得不破情面、重參革斥、即各司道守令亦當思所以自為計矣。倘傳示此札於貴屬司道府、俾仰體聖王之焦勞、與台臺同舟之誼、早督如期、感念雲誼、其寧有護。惟惠我德音、不佞敢在下風、與布政司糧儲道及徽安各兵糧道書日日者出國門時、相知餞餞。南度之日匱也、猶意或未至如人言之甚。乃今縱觀帑藏、一空如洗、本色倉已罄、折色庫無分毫、而目前



緊要應支者如軍[illegible]十萬有奇、借過北部事例銅本約八九萬、官軍俸糧尚有欠二三月、有欠半年、有欠一年者。且曹船料價、內府上供日日迫竊、而官軍填門、日日叫號、外解稀少、萬目無計。門下責屬所拖欠本折無筭、至本年新糧、已奉屢旨、比漕見徵見解。今二年分多已解完、不及此時趁熟徵解、必待過年歷徵、殊不可解。況今冬正官入覲、署篆者愈不關痛癢、不佞已具疏入告矣。豈鎬根本之地、朝不謀夕、豈不寒心。萬一以缺餉呼庚、不佞固無所逭於覆餗、門下寧能不分過乎。明旨責成甚嚴、目下應摘參應舉劾、君父焦勞、安敢復顧情面。惟留神撥冗、如檄速督、將東南實式靈之、豈獨不佞受明德賜。將迫事急、不禁疾呼、惟鑒在回示、幸甚。此啟幸抄白傳示貴屬各府、轉示糧廳刑廳及各州縣、何如。○解官李德祥掛欠

南粮三百九十餘石、本官已故、妻子行乞、且將女鬻賣。先生釋放回里、支紙贖七兩贖其女。舉行東城兵馬、將本官勿于李光前出獄、于母聚首。

十月、疏陳南庾積窘。各倉本色見在僅十五萬、六月支放至九月如歸。庫貯折色止九千三百八兩有奇、即將放盡。老庫在天啟三年尚有二十三萬、將已盤盡。北戶部借南粮累至二百六十四萬六千有奇、而搜助大工、兵工部楚藩借欠共二十六萬二千餘兩。每年額入共二十三萬八千五百有奇、而額支四十二萬八千六百有奇。比人數缺額一十九萬。先生乃疏陳積欠危急之狀、又劾布政莊廷臣等、督催勒限完解。南庾積窘疏畧曰、臣部之積誰積之、北部也。其窘誰窘之、北部也。其危急誰危急之、北部也。臣部先年頗稱饒裕、嘗遂貧困至此。自萬曆四十二年



以至天啟等年，北戶部以疏奏亂形已著等事咨借五萬矣，以欽奉聖諭等事咨借二十萬矣，又以兵餉孔棘等事咨借二十萬矣，又以解蜀咨借十萬矣。又咨折解兩年倉米、五年黑豆，共銀二十一萬九千七百兩矣。又咨改解淮庫銀九萬八千五百有奇矣。又咨買發銅商領銀五萬矣。又水兌改折充餉解過六千九百有奇、發商銀五千一百有奇矣。此外仍有搜助大工一萬四千三百有奇，兵部咨借六萬兩，工部咨借殿門陳設等銀二萬三千六百兩。湖廣布政司以藩工借欠布絹共一十六萬四千餘兩不與焉。自江西南糧抵解、蘇松杭嘉等府漕糧三十七萬石有奇，遂爲臣部半年之額，乃漕折銀至今尚欠八萬五千兩有奇也。自楚餉改折解黔，天啟元年起至崇禎二年止，共九年，每年二十六萬，內除三年歸還一半，斷折臣部正耗米額

二百一十四萬五千石有奇也。總計之除助大工及兵工咨取、藩工借欠共二十六萬二千有奇不筭外、戶部實咨借動臣部共折色九十三萬二百有奇、共本色解黔抵漕二百五十一萬五千有奇、二項共本折三百四十四萬五千二百有奇。除臣部題留事例二年共銀十二萬九千有奇、截漕三十萬及以蘇松等府漕折抵兌江西南糧外、實借動臣部本折共二百六十四萬六千有奇。夫比肩事主、同舟共濟、何分彼此。然臣部今日如此匱窘、如此危急、該部豈獨不念曾爲借動如此之多、而不一手援。且日索事例索餉本、是斷餉也。臣亦極知戶部尚書畢自嚴苦心之極、攢眉之極、且當搶攘旁午之極。然奉天威而輦轂之嚴催、猶易握筭而多寡之劑量猶專、何似臣部催呼不靈、乞借不應、徒束手待餉、至之無日也。假使臣部出入之額相當、

猶日尚可設法督催也。今臣節查出浮于人之數，姑自天啟六年筭起，以本色言，六年分支米八十三萬七千零，而解到止二十九萬二千零。七年分支米六十五萬七千零，而解到止三十九萬九千零。崇禎元年分支米八十三萬二千零，而解到止六十五萬四千零。二年分支米六十六萬三千零，而解到止五十六萬六千零。其不足者，以舊存及截漕一奏放耳。是四年本色共筭出浮于入者，計一百七萬八千餘石也。以折色言，天啟六年分支餉并解北銀四十七萬三千零，而收到五十一萬三千零。七年分支解銀四十二萬一千零，而收到止二十九萬三千零。崇禎元年分支解銀三十五萬九千零，而收到止三十萬六千零。二年分支解銀三十八萬九千零，而收到，亦稱是。蓋以前三年老庫存積水兌改折，又以收抵漕折留借事例催解舊逋，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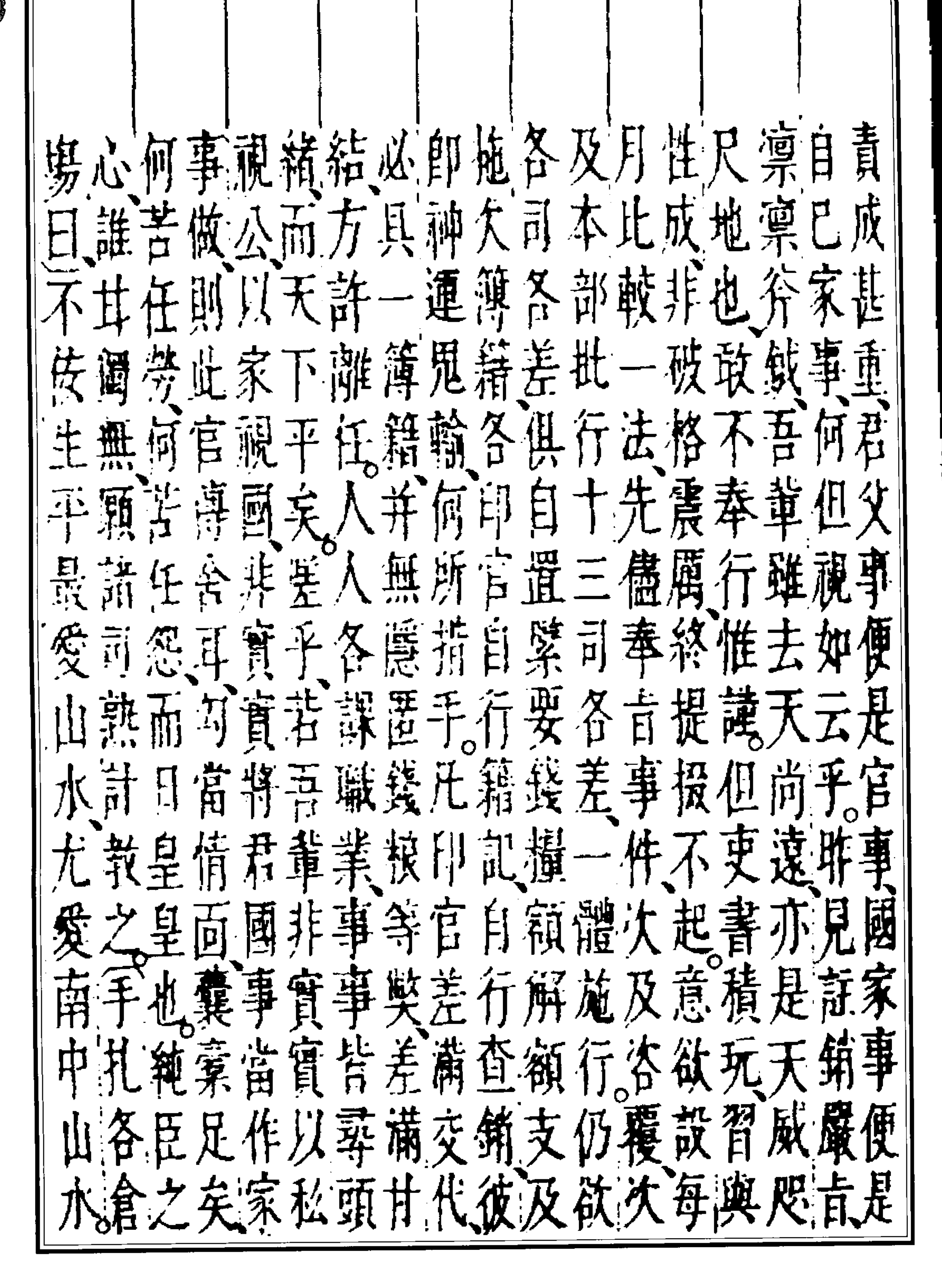
併解北總美在內故有此數。其實省直解到之額、通計四年、不過五十餘萬耳。然而出浮於入者、亦十四萬一千餘兩也。二項共出浮於入本折計一百二十一萬九千有奇、此亦第就解收支放之入不敷出言耳。猶日尚有大額可督催也。乃臣會計底數、每年實實虧額、即使各省直盡數解到亦不能敷。雖云本色不足、第前任尚書張樸因天啟六年出浮於入五十四萬五千之多、次年始題准復本色而連年猶虧五十三萬之入額。令幸明旨允臣前請歸還一半楚餉、即解運不時、支放不給、亦猶日尚可通融、督催也。若折色則懸絕甚矣。臣徹底清查、各省直每年額解止二十萬八千六十二兩九錢零、各衛屯糧每年新增并久荒銀共一萬六百餘兩、五司稅銀共九千七百九十餘兩、以至鹽鈔、房鈔、茶引仄價等項零攢合笑止九千九百二十四

兩零。又廣東三年一次，每年額解止二百一十九兩零，共每年額入實止二十三萬八千五百九十五兩有奇。乃每年額支除鳳陽倉不算外，其水陸兵營、奇兵營、選鋒武操、神機等營、飛英、錦衣、騰天、鎮江等衛各月糧、口糧、鹽菜、馬草、冬賞、折麥等項，及文武官俸、宗糧、漕運、頭二三撥等項，及解北銅本，及織染局、奉欽取等項、内官監銅錄綱工食等項，總共實約該銀四十二萬八千六百四十四兩有奇，比入數額缺一十九萬零四十九兩有奇。此即各省直全數解到，猶苦不足，況尚有水旱之拖欠、不虞之別費。每年額少一半，即使管于、鄭。庹、劉晏、王鉷當此，必不能為無米之炊也。一年如此，二三年後，南部之額盡矣，必將潰敗決裂，不可收拾矣。伏乞 皇上勅下戶部，念比肩同舟之誼，查借動未還二百六十四萬六千之多，箕目前緊急應支三百三十

餘萬之數、該臣部置籌危急之情狀、務將出浮於入之十九萬有奇補足正額、庶臣可借以展布。不然、臣將不知所終矣、無論時方多事、緩急安資、即今賊巾屢光、燃眉無策、待誤事而後罪臣部、無謂臣部不預先說明也。第戶部今日亦當多事空乏之際、安得此十九萬金錢補臣部之額。臣亦有說於此。該部空虛、臣不敢望盡還前借也。三關稅銀、臣亦不望盡瓜分也、事例臣亦不敢望永留也。誠是臣部置籌至此危急至此、若不徙薪直待焦頭爛額、不知又損官家幾百萬金錢。況該部一體之誼、負欠之多、何忍不一動念。臣有一簡易之法、查得督稅分司原稅銀約近一萬、今議加一萬、又加蕪湖稅銀三萬。夫部議奉旨、原止加二萬、并鄭三俊議稅蕪湖、始有此四萬之數。令撫每年除蕪湖三萬內解一萬戶部支用、其餘二萬并督稅司新加一萬

仍留臣部、作正助餉。又查得南京各衛屯糧每年有新加餉一萬一千三百餘兩、合無以後留抵欽額。又查得事例每年約四五萬六七萬、多寡不等、合無以後量留臣部。每年除加稅三萬、屯糧新加銀一萬一千三百兩、仍扣事例六萬八千七百兩、共足十一萬之數、俟三年後臣部稍充、漸次歸北。此外、仍欠額八萬、或再於蕪湖及揚州鈔關議暫留三萬、共足十四萬、二年歸還。此外、尚欠五萬、及每年尚有水旱拖欠及不虞之費、亦不下十餘萬、臣當多方節省、多方鼓鑄、或通融本折接濟一二。如萬一不肯再留蕪揚二稅、亦須再扣事例一萬、奏足十二萬數、方可措手。倘該部吝詞不予、或以本折通融套詞支應、無論臣即冒罪不敢任受、即前兩年南中鼓噪危險之狀、及前督臣拚官拚命截漕之故、該部應久知之。今隱禍尚伏、殷鑒未遠、顯該部

揹念根本極重之地、兼念曾經借動之多、毋徒往返爭執、致悞軍國重計、幸甚。又曰：近年之兵、收甚易、散甚難。近年之餉、增甚易、減甚難。南兵月盬、萬曆、天啟以後、新增本色十三萬五千餘石、折色七萬六千三百百餘兩。若清查到底、一歲可省一二十萬。又乞以北部借過之數、補先年南部借動銀五千一百兩、及八衛借過事例補解代追銅本二項、披陳危切、不啻呼籲、僅得不必動氣爭執之旨、及部覆事例屯糧關稅俱不行、而僅許制錢代進。東司務傳示十三司各差曰：昔人云、公爾忘私、國爾忘家、此純臣之心、而難責之衆也。不佞客歲十月保泰疏中曾云、視爲君父如爲官、視國事如自己家事、慼幾忘私忘家之意、然猶是岐而二之也。今我輩官此地、君父以錢穀出入根本安危交付我輩、不爲君父、其何能官。不實體國、其何能家。况天威日嚴、



責成甚重、君父事便是官事、國家事便是自己家事、何但視如云乎。昨見討銷嚴旨、凜凜斧鉞、吾輩雖去天尚遠、亦是天威咫尺地也、敢不奉行惟謹。但吏書積玩、習與性成、非破格震厲、終提掇不起。意欲設每月比較一法、先儘奉旨事件、次及咨覆、次及本部批行十三司各差、一體施行。仍欲各司各差俱自置緊要錢糧額解額支及拖欠簿籍、各印官自行籍記、月行查銷、彼即神運鬼輸、何所措手。凡印官差滿交代、必具一簿籍、并無隱匿錢糧等弊、差滿甘結方許離任。人人各課職業、事事皆尋頭緒、而天下平矣。差乎、若吾輩非實實以私視公、以家視國、非實實將君國事當作家事做、則此官傳舍耳、何當情面囊橐足矣、何苦任勞、何苦任怨、而日日皇皇也。純臣之心、誰甘闒無顧諸司、熟計教之。手扎各倉

甥曰、不肖生平最愛山水、尤愛南中山水。

金陵佳麗、夢遊久矣。自渡江來、近五十日、
未嘗一問名勝、問古蹟、問詩酒、蓋每月部
事一詭事幾消盡底日、而又以其餘力點米、
每一往返、必三四十里、或七八十里、又或
夜分不寐、日晡未食、豈獨好勞、直謂國難
未平、帑積俱罄、不得不任勞任怨、振餉一
番。頃親至各倉場、則見米色比舊頗絮、支
放比舊頗平、負米軍士歡呼載道、足見諸
司體國修職之效。然怨不在明、誠貴無息、
不佞又不敢不為諸司勖也、前不佞驗米
時、見國基不足、守候稱苦、則五場六場自
應設法補修。而各倉有寬有窄、向來拘于
一定、祭分守株膠柱、以致交收不時。今後
或於空倉隨便收納、未為不可。又每見各
解官解户有願告收水兑者、水兑有餘地
固佳、即無餘地、無妨於空便近倉兑廒兑
轉厫、即准照水兑例兑放、量加餘耗、作正
支銷。每年所生息、嘗不止數萬、似亦可行。

至於倉中一切書吏、斗級、尤須嚴禁需索。近見全椒縣詳爲申明、恭行城派扛使痛革積保倉場弊害、以蘇民困事內、多腐心疾首於內局之抑勒與保家之刁蹬、又欲請照各倉嚴禁需索。夫內局非外庭所得過而問者、保歇原無益於公家、甚蠹擾於解戶、可否革去不用。若倉中需索、或是不及未到時事、更當嚴查。去之務盡、勿使滋蔓。保歇衙蠹、有要革仍復鑽入、及包攬生事、恣聲昭著、可即廉其尤者、具悉其狀、予其懲而務嚴後。其勿復也、復則毀去。

疏議鼓鑄、上從之。

時南計日窘、且諸事掣肘、仰屋無策。是年十月、先生乃請議鼓鑄之事、謂足國之道、有全利而無小害。舍此而言理財、則聚斂他術、非所知也。疏曰、臣自受事、日夕計算、見臣部錢額之數、實一十九萬有奇、竊爲廢審

浩嘆者。以之。夫以出入原取相當，安有出孔若此之浮。不爲計者。又安有出孔既浮，入孔盡絕，就中止有一錢稍可議入而并此一錢不亟圖者。事不預圖，只待水窮山盡，嗟悔何及。則臣愚以爲無如鼓鑄便益。鼓鑄之利，可以計本而責償，易核也。不煩加賦加稅而稱足，易行也。以南中俸糧供南鑄，復以南錢支南俸南糧，易盡也。臣部有舊廠，有新廠，不煩更創，易因也。官不必另設，役不必費，務易舉也。利國不病民，利南不病北，易遵守也。然而前此未收其利者何故。則以其源未大，且其法未詳，其弊未塞。如舊廠二百餘爐，止存一百二十五爐。新廠一百八十爐，日就傾圮，鞠爲茂草，而并一百二十五之舊爐，亦盡爲官與匠役之利府。嗟乎，譬之人家窮匱，奄奄餓莩，有田數畝，而且半蕪之，且盡蕪之，且私稼私穫之，不相率墳壑不止。且既虞無銀兩

矣、又廣無銅鑛，而且私錢蝟而滙焉、凡役蠶而食焉。司鑄之官因無考核，未免燕而處焉。錢者泉也、泉既壅、安得不竭。故曰源未大、法未詳、弊未塞也。如前數年管廠司官每年獲利不過一千五百，或二千，或三千。近日本部尚書極爲綜覈，然獲利亦僅兩倍。往年倘若此、即謂之未嘗利焉。可矣。臣愚以爲欲開鑄源，須求實用，欲求實用，須勸鼓鑄。欲勸鼓鑄、則就中有宜復者有宜廣者，而其所以廣之復之之法、又必使無利不與、無蠹不剔、而後始可收官山之利。藉使每年利息不十倍往年、猶是虛應故事耳。臣嘗讀大學平天下傳生財有大道一段、便思經術所以經世務、若使無關經濟、安用經術。乃知鼓鑄亦大道中一事也。臣近有韻句云、海涵諸邊困、泉壅九府非、亦紀有慨焉。第臣多病才疎、無能爲皇上分憂、每念南中缺額一十九萬、除另

疏乞勅該部爲補十二萬或十四萬、尚欠五七萬、并省直每年拖欠不止數萬、安得措手。此局稍爲朝廷補一鏬之漏、亦臣忠於皇上之夙志也。然臣豈能有他謬巧、使兕輪神運、子去母來、亦不過此生衆食寡爲疾用舒之四者而已。生何以衆也。生不廣則不衆、故議廣鑄、既仍舊貫、復理新局、於舊者加十之四、新者亦加三十、各以二百一十爐爲率。然修房加匠、增炭設爐、俱於息內銷筭、不費公家一錢也。生無本則亦不衆、藉今爐加矣、而本之則無、竟是空突耳、故議鑄本。但臣欲借事例、而事例已先借援兵矣。欲借兵餉、而目下嗷嗷、尚仰屋矣。欲持明旨向各衙門借、而除光祿寺許三千外、餘俱空文回覆矣。臣議今欲借鳳陽倉一萬、或於楚餉內委該省府佐買銅押運、或於兵餉節汰數內奏借開鑄、尚未知能應手否。果應手而生庶幾衆矣、

然後可言食寡。食指繁、竊鑄多、得不償失矣。況廠中人役趨如騖、營如蜒、臣議革其最宂濫者、而銅鉛炭商舊例使費撤該局盡行刪去。如果實行價始不浮。乃往時每鑄有夾鑄之弊、每爐各加私銅數十斤、官實與匠八分耳。臣議今後如有此弊、官即題參、匠俱拏問、而嚴巡邏、稽夾帶、亦杜私鑄之一法也。乃奸人竊利私錢公行、或於盧溝江沚聚衆開爐、有司不敢問、亦不能問。臣議該廠制錢、必以一錢爲率、即手有輕重、亦必在九分三四釐之上。若少至九分二釐以下者、許官軍持稟官役參究。若夫私鑄則輕至五六分、七八分止矣。鵝眼榆莢、分別甚易。今議以九分二釐以下、二文止作一文、或勸令送廠改鑄、仍嚴禁換錢之家毋收九分二釐以下之錢、則私錢不禁自止矣。此當候明旨下臣衙門、轉行各撫按道府、仍咨南京都察院行五城御

史、轉行各坊各衙門嚴禁者也。如是廢幾食寡。然而爲之不疾、無論寸陰可惜抑且爲私鑄引而居諸矣、故議速鑄何者。速鑄則其利歸官、遲則夾鑄之利反歸私槖。舊例三十日一鑄、近改爲二十日。臣議以十五日一鑄爲期、連放鹽米共十八日。大率兩月必三鑄停爐之日、必盡放匠役出外、不許留局滋弊。乃若銅商之來也不時、一來而爭市者如蝟、竊市者如蟻。蓋兩部爭市、既恐傷雅道而壟斷者且就就私買私鑄、所以每報銅一到旋歸烏有。近日本廠停爐月餘不得收一鑄之用、即有鑄本安施。臣議以招徠鼓舞之法責該廠以嚴查足用之法責蕪税新司、或問委楚中府佐買運。如是爲廢幾疾而又苦於用之不舒也。臣部襟肘已極、一錢到手東來西去、本利俱歸尾閭、即貞錢湧如泉亦泡影耳。臣議漸積銅本、另貯錢息、或候半年一年計筭若

干方可接濟萬不得已之急需不許輕動一文。即官俸軍餉照舊搭放。然用一文即兌補一文之銀。雖用猶弗用也。夫有生衆者以開之源。又有食寡爲疾用舒者以節其流。則周之九府。漢之五銖。不得專美於前。而錢之流也如泉矣。要之理財之源。又必本於用人。新舊二廠。即其所用之人也。設無稽核之法。何以勸懲。臣按日而省。計月而課。復以季計之。以歲計之。果孜孜皇皇惟國是利。生息既多而不潤私橐。不耗私蠹。臣當以上上考考之。咨部優調以備異擢。其次考上中。咨部紀錄。或優以名滿、或優以關差。考中中者。准復職。考中下者。量行罰降。若有私鑄滲指。氽靡無爲及漫不事事者。臣當不時參論。仍照各倉關差例。并入總督衙門舉劾。方可一振暮氣。急充泉府。凡此數款。皆臣所嘔心借箸。而可以少救錢法之弊。以補南討十九萬之

銲漏者也。惟是早行一日則多收一日之息，實行一件則實收一件之利。臣向見南科臣陳堯言條議新廠開鑄疏，極服其救時苦心，遂於根本重地疏內及之。已奉旨下部，該部依擬具覆矣。臣遠在南服，未見部咨，不知前覆曾否已奉明旨。但臣思

皇上慎重之意，或恐添一官費一官帑耳。今臣力任此事，不添一官，不費一帑，利國而於民不病，利南而於北不礙。且天下事，利害常相半，有全利而無小害者，惟錢法獨也。除臣一面委官料理外，伏乞

皇上俯念燃眉，立賜俞允。仍乞嚴敕，俾着實舉行，庶前此醉夢人心又經一番喚醒。其為錢法所必需者，因明旨而踴躍赴；其於錢法稱宿蠹者，因明命而惕息不遑。臣以臣之血誠盡心料理，庶可借手以稍紓聖主南顧之憂，在此舉矣。若舍生財之大道，而另談聚斂，臣實無此經術耳。于本年十月十二

日奉旨、這條奏鼓鑄事宜不必增官費黎、興利剔弊、具有經畫。著即擇人委任、著實舉行。鑄本借何銀兩該部速與議覆。

上計政六事。

十月、疏陳計政六事、有權之裕提綱挈領實由于此。酌議計政

疏曰、今天下所大可憂者、非止一端、而財用不足其最也。夫財用何嘗不足、無所以足財用者故不足耳。雖不足而更求財用於財用、故愈不足耳。周禮、周公經世之書而九賦九式九貢九兩、諸隸天官、司徒之官、第於五典十二教、保息六、本俗六、三物、八刑、五禮是數數焉、又若不專言財用、則何也。孔子夢寐一周公而得宗莫如曾參、顧學莫如孟軻、何則曰長國家而務財用必自小人。一則曰無政事、則財用不足。此其故又何也。意者政事即財用之源耶。不從政事一清、財用之源直從流處做起、即

日言加派、言攙括、言汰兵、言裁驛、言抽扣、言捐助、言增荒、而蠡海之大、不實尾閭矣。臣非請此數者可以盡廢、然而非其源也。源何在、所以經政事者是也。人情喜寬惡嚴、法紀易淆難清。如出入通融、而其額漏而不可稽也。欽奉號件、漫無完報、而日寢閣也。題奏無專司、會計無專官、而各司事體紛出、龐雜而日叢脞也。每一差出、人多趨避、或紛紛差假而閣與營職業也。尼此皆無政事之大者。額漏則完欠支放不清、號件寢閣、則法令不行。事體紛雜、則情竊不振。趨避差假多、則急公之念少。完欠支放不清、則政事蠹。法令不行、則政專玩。情竊不振、與急公念少、則政事竊。如此、即財用充足、尚慮其匱、況當其極匱、而安可不思所以清之。遡其源而本乃立、源一清而流自潔。臣有六議於此、有係創設而非明旨則不信、有可經行而非明旨則不永。或



謂臣於本部代庖耳、官本傳舍、代庖又傳舍之一宿也、何必僕僕勞怨、第臣愚忠一念、見臣部置窘如此、須從新整頓一番、郎肝膽可碎、何避勞怨、又安敢視爲傳舍之一宿、而以五日京兆自畫乎。一、稽額出入以杜浸漏。臣部舊無額出額入冊、止據辦到即收、剳到即放。雖各司亦有草冊、然麗雜紛錯、而不可一也。郎眞正振刷者、極數十日之目力、亦難周閱、不過就所辦所剳一核其數耳。謂此中保無侵漏、臣未敢信。如近日查出湖廣司積書韓文綜等先年將湖廣湘鄉縣興國州官餉銀批徑自作弊、發回臣議。臣照前總督衙門駁申、新設額入額出簿籍、清核查造、每樣三本、一當堂、一發司務查櫃、各縣一發該司。每日該司親自查塡、每月堂比查對、如此、即吏書有過神之手、其能上下乎。一、特增比較以完欽號。夫　皇上勵精綜覈、惟日不足爲

臣子者、豈以南中去天稍遠、遂敢玩忽、毋亦積習相仍、每一奉　旨事件、一經行文、便足了事。欽號如此、安問衙門事乎。所以每行一文後、催一錢糧、經年累月、沉閣不報、固由有司積玩、亦出該司緩催。若不從此整頓、後將安窮。臣議各司每月特增比較一法、其號件以欽奉明旨事件爲主、次及咨復、乃南北部院所咨行事件當完者。次及批發、乃本部所批行當完者。而每溯望、司務官逐件查銷完否。每月終、仍令司務會同新設本科比較完欠、呈堂嚴比、各差亦然。或謂各司事件未完、大抵係發行司府州縣、非該司進緩、獨不可上緊一催乎。獨不可間行差役守催乎。獨不可一呈堂嚴繳乎。此法立而號件庶可早銷、即有漫不事事、內而各司各差、外而司府州縣、自有考核科奉之法在。一、特設本科、以重題奏。凡臣部題奏本章奉　旨覆行著、本

爲衙門規費、乃滋無稽考、得旨之日、不過
一出案了事、久之并其原疏、原旨爲有矣。
臣議比照北京各部院設立本科一員、不
須添官、不費增役、郎於司官中遴選青年
有才甲科、專司管理。凡應題奏、脫稿之後、
清理原委、磨對字句。奉　旨之後、稽查催
督、稟抄存案、皆該科爲政。凡本部欽奉等
項號件、俱本科會同司務比較。凡本部出
人等項錢糧、俱本科會同各司查核。凡各
司各差之考滿者、俱本科會同該司稽考。
應用該吏一名、書辦三名、各當該及書辦
內選充、一年另換、不必另添工食。臣部差
有濃淡、人多過避。本科一差、最濟且勞、而
入爭避者、若不設法優異、何以示勸。合無
今後毋年一換、考核中平者、照舊圓司。其
果賢勞茂著、另行發咨吏部、紀錄優調、以
勸賢能。如蒙鑒允、合無照查糧歷等差例、
另行題知施行。一、立會計歷以稽支放。臣

部錢糧雖有年終奏繳、總係隨收隨放之日行、而非額入額出之定則也。況臣部本色錢糧、既設有查糧廳、折色錢糧獨無一人專司、止隨各司說堂、便給庫劄、似不可不設法稽察。令將本折解收一委之福建司、及司務廳稽覈、本色支放一委之查糧廳、務覈、折色支放一委之會計廳稽覈、而本部人少事、煩難以再添一差。令議郎以覽政廳管理凡有支放庫劄、必經該廳登號簿、仍與入額簿。每月庫報月放、仍即發該廳查覈開報、而各倉之報月放亦發查糧廳查覈開報、庶會計清、而重支月放之弊無所容矣。監政廳除印發監引外、無所事、且多係甲科註選、劄委會計、亦與覽政相始終。任滿以會計與監政一體考核、不必另行具題、亦不必添官費役、計甚妥便。一、酌明差序以杜趨避。臣部各司官差亭久有定例無容更置。惟是差有甘苦勢

逸之分、人情亦有趨避、舊時爭避紛紜、甚非雅觀。近年臣部堂官多嚴司官多賢故無此弊。然以臣微窺之、其念或未盡化其跡或時相騎、則何也。差闕固一、而前後所題應及之、願則不一不一、故熱、熱故趨、趨故有所避有所趨避故爭此人情也。如開差非人所熱而趨趨而爭者乎。舊例用俸深員外主事、近年亦有題准移庫差者、有題准用水兑者、有題准專用甲科、而以鹽政後湖水兑等差酌量移差者。臣素性方板爭、差情討俱無所施、然屬題紛出而不歸一未免開人以超避之端臣。議今後督。稅分司一差專用後湖鹽政或不用本科。蓋以此三差、事簡而必甲科、且閒妨兼理本差。照俸定差、不論職銜差、過者不得再差其餘北新揚州、淮安等差近日題准專用甲科而亦有鹽政、後湖水兑酌量移差之、旨。臣部甲科甚少、而倉差、水兑未必皆

甲科也、合無令後各關差出先盡甲科次及倉差水兌之乙榜者、一甲一乙、挨次互用。甲科不論曾否差過倉場者、先未差之甲科。乙榜必以各差倉場為主、而末差者不與焉。無甲儘乙、無乙儘甲、差過關稅者不再差關稅、差過倉場者不再差倉場。而江北、鳳陽二差雖係倉差、體面稍優、遇關差、不得以倉差例論。卻關差未出、而庫差及江北、鳳陽差先出者、自有遇關則關、遇庫、則庫遇江北等差則江北等差之例在。夫臣亦第為中人坊耳、料賢者必不介介於此也。一、禁討差假以營職業。夫官南部者大抵祇為關曹向來臣部司官差假紛揪以致缺人。臣部錢穀之司、非比他曹、若令討差討假者優游里閑、而拮据王事者獨甘賢勞、是豈人情也哉。況今聖天子焦勞宵旰人臣何忍安坐廉俸。臣議除親老身病情真、及事體萬不得巳、或略准外、其

餘不得紛紛言差言假，務要仰體皇上勤政至意，一意營情，嚴業共熙庶績。若有差假在求跡涉趨避者，人之多言，亦可畏也。至於嚴餽遺、華常例、禁受詞，則固司官所無，而不可不禀。禀防者崇贖三年十月二十三日奉聖旨：錢糧頒人額出，全憑冊籍綜稽，若止擾解收剳放，各司爲政，婪屬稍胥通同侵漏，何從清核。南中向來計臣所職何東，漫不經心若此。至嚴比較，設本科立會計簡差，亭禁私假，俱於計務大有神益。呂維積具見，撫刷便如議着實餝行，勿催托空言。該部知道。○各倉司舊例，以致米色租惡，且科索便貴，問罪延逞，以致辯戶觀望不前。每隔兩日親自驗米，嚴禁罰役需索，盡革司官常隔有過限應罪者，一概書免。各省解戶問盛齧應艙臚滿江南。終浙蒞且來，俱精案草，士歡騰。○先生以正人心、振綱紀、持公論、端士習爲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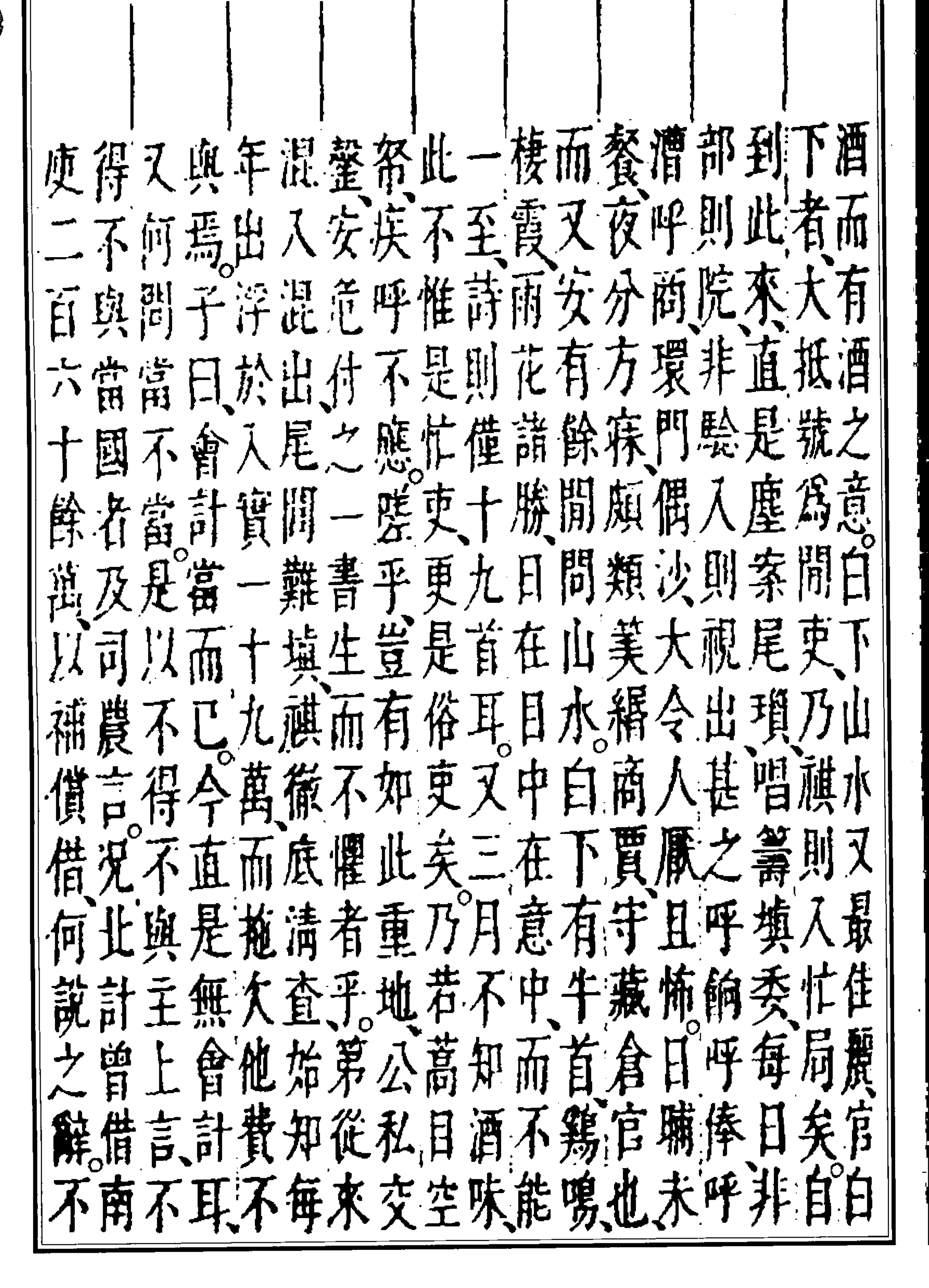
司屬差官、一毫不少假借。諸司在未任前及去任後、下一歲各三四人。先生在任三年、有過則責歛、以故無書片紙者。科道公疏有堂官任事苦心、形神俱疲、寢食俱廢、率屬勵精、司官亦以堂官之心爲心、共圖實效等語。

題設會計簿。

先生以錢糧不清、多由胥去籍自便、是年十月、具題奉旨置會計簿。疏畧曰、臣讀孟子、至孔子嘗爲委吏、曰會計當而已矣。毋疑孔子聖人也、必有作用、可以奪造化、役鬼神、第云會計當已乎。似平平語。乃今身司筦鑰、始知會計當亦不易言矣。今天下直無會計耳、又何但弗當也。無會計則頭緒不明、款目不分、銷筭不確、而欲錢糧之清也、何日之有。不然而此非甚難而不可辦也、非煩苦而不可因也、非紛更而不可久也、而卒無有行之者、豈果無哉。行之非其人、仍不行。得其

人行之矣、及其人去。又仍不行。何者。惡其害已而皆去其籍也。夫錢糧取信于籍耳。郎有籍矣、會計未必清也。郎會計之籍清矣、錢糧未必清也。若併籍而去之、長此安窮。如臣部錢糧會計、非無、而止核其流、未探其源。簿籍并無、而止存其罰、未批其賸。在倉庫則由而不知、在各司則分而新合、或漁漫於若存若亡、或發拾于揭一漏萬、或借口於前官之收去、或漫應以舊規之原無。郎本部尚書鄭三俊嚴查、更置一番、令亦悠悠、不可盡問。此其故何也。新舊不傳、任意去留、雖存有散漫司冊、亦無堂印。郎重新做起、亦只向吏書手戶中乞囊從齊嚮故紙中傳義。然既光足以行、豈可舉復成廢。嗟乎、當此聖明振厲之日、不爲變通可久之法、後復奚望。須鄭三俊寄臣書云、留都之空額、原不足解、又愈期、內盡外盡、交相爲奸、有司盎不知有南計。又曰、南

中喜覔惡嚴、害已去、籍習以爲常。卽諸卷簿咨案、十不得其二三、索之則云前堂收去等語。臣謹將臣部堂併臣總督衙門及各司各差一應舊存新置緊要簿籍有關會計者、一面清核查造、一面請旨裁定。合無此後凡交印交差之日、一併將各緊要簿籍相傳、交明收掌、應題疏者入疏題知。夫此事似細而所關實大、此舉似緩而所扼實要、此核定似勞而所享實逸。本臣部所可徑行者、但人情久玩、法立弊生、若不乞明旨申飭、永著爲令、恐轉盼之間、又成虛文矣。然不獨臣衙門可行、卽天下内外大小衙門、皆可通行無礙。臣聞于文、猶知舊政告新、鄭僑猶知先收圖籍、况以聖人作而萬物覩、今政孔子所云三年有成之期者、提綱挈領、時亮熙績、恒必由之、豈直曰一會計之當、錢糧之清已耶。○寄友人書曰、祺性好山水、不能詩而愛作詩、不能


酒而有酒之意。自下山水又最佳處、官自
下者、大抵號爲閒吏、乃祺則入忙局矣。自
到此、來、直是塵案尾項、唱籌塡委、每日非
部則院、非驗入則視出、甚之呼餉呼俸呼
漕呼商、環門偶沙、大令人厭且怖。日聽未
餐、夜分方寐、頗類美緝商賈、守藏倉官也、
而又安有餘閒問山水。自下有牛首、鷄鳴、
棲霞、雨花諸勝、日在目中、在意中、而不能
一至、詩則僅十九首耳。又三月不知酒味、
此不惟不是忙吏、更是俗吏矣。乃若蒿目空
希、疾呼不態。嗟乎、豈有如此重地、公私交
鑿、安危付之一書生、而不懼者乎。第從來
混入混出、尾閒難塡、祺徹底清查、始知每
年出浮於入、寶一十九萬、而拖欠他費不
與焉。予曰、會計當而已。今直是無會計耳、
又何問當不當。是以不得不與主上言、不
得不與當國者及司農言。況北計曾借南
吏二百六十餘萬、以補償借、何說之辭。不

然、惟有際方之訓在也。倘可借手稍紓燃眉、因以問名勝、問杯羊、問題豕、無終使白下山水笑人忙、更笑人俗。惟是志在白雲、病欲倦飛、豈能復使三徑松菊笑人慇懃歸未得也。諦觀小刻而此中之忙與俗亦可想見、惟知已者有以教我。○闢行五城兵馬及上江二縣嚴禁藍轟。

十一月、揭陳北部借餉。北部借南糧至二百六十四萬、以致南糧之匱日甚、乞暫寬我例一年、緩解、情至危迫、竟不行。且三遲血誠揭畧曰、雖惟補苴之術不可語久安、同室之爭不可與共濟。前週南庚匱窘等歲、情非得已、不蒙我皇上規以不必爭執、教以和衷體國。無論凝心迂學、夙明此義、即在長安、尚以和衷持平、苦口廷臣、今乃躬蹈爭局哉。且北部旁午仰屋、是何等時、而職可爭爭。南北輕重緩

急自不同、而職敢爭。職出國門、與計臣畢相別感暌、謂南北兩重擔、各竭努力、同病相憐、而職忍爭。以是知爭非職意也。職恭繹明旨、所謂釐弊核逋、督解塞耗者、身拮据之。受事以來、庶幾手苴鮮、漏、力挽逝波稍稍有起色。無奈事到商痕、愈做愈難愈補愈漏。昔不及今早言、如何急講長計、如何暫濟日前、其患有不敢盡言者。使　皇上罪職部所司何事、只務呼籲爭執、職罪循小。使職部只圖苟且、延挨所明、朝不及久、不早聲議、職罪更大也。反覆躊躇、欲言復禁。蓋言之類、不解事、不言、又恐悞事。薦實責缺頒、彝以驗充之疏情、再為冒陳、憑

皇上鑒照裁奪焉。職前蹤邈南庚之匱審危急詳矣、而北部冠未確也。令管庫王事謹先哲揭開兵餉緊急欠積額缺數其收過止一十一萬七千二百零、而放過巳

一十六萬七千七百零。本年應入止二十三萬八千五百零、壓欠該二十三萬二千、二百零、而本年額支除不將失敢不美外、仍該四十一萬三千六百零。又職前贏回奏匱乏根因内言十九萬缺額之由詳矣而北部疑未釋也。今據司務廳會同十三司郎官會查、郎如政譜書、上下十年、今支比譜溢額昔已近七萬、而未開政請已前之溢額、寧止十餘萬乎。而上命不時之供與連年封婚之需、將估之增、接括之數、寧止十餘萬乎。而近因題復水兌所損折色入數者、又寧止十餘萬乎。以此知先年原入浮于出、近年反出浮于入、何惟難還楚餉、本色積缺、而折色遂虧十九萬也。此積窘缺額之確情也。乃職復心口自責曰聖天子不忘南顧、飭舉劾、嚴摘衆、定考成杜鋸免、從此何不實心任事、為久安長治之計。乃日籲日呼、職實愧之。雖然、職正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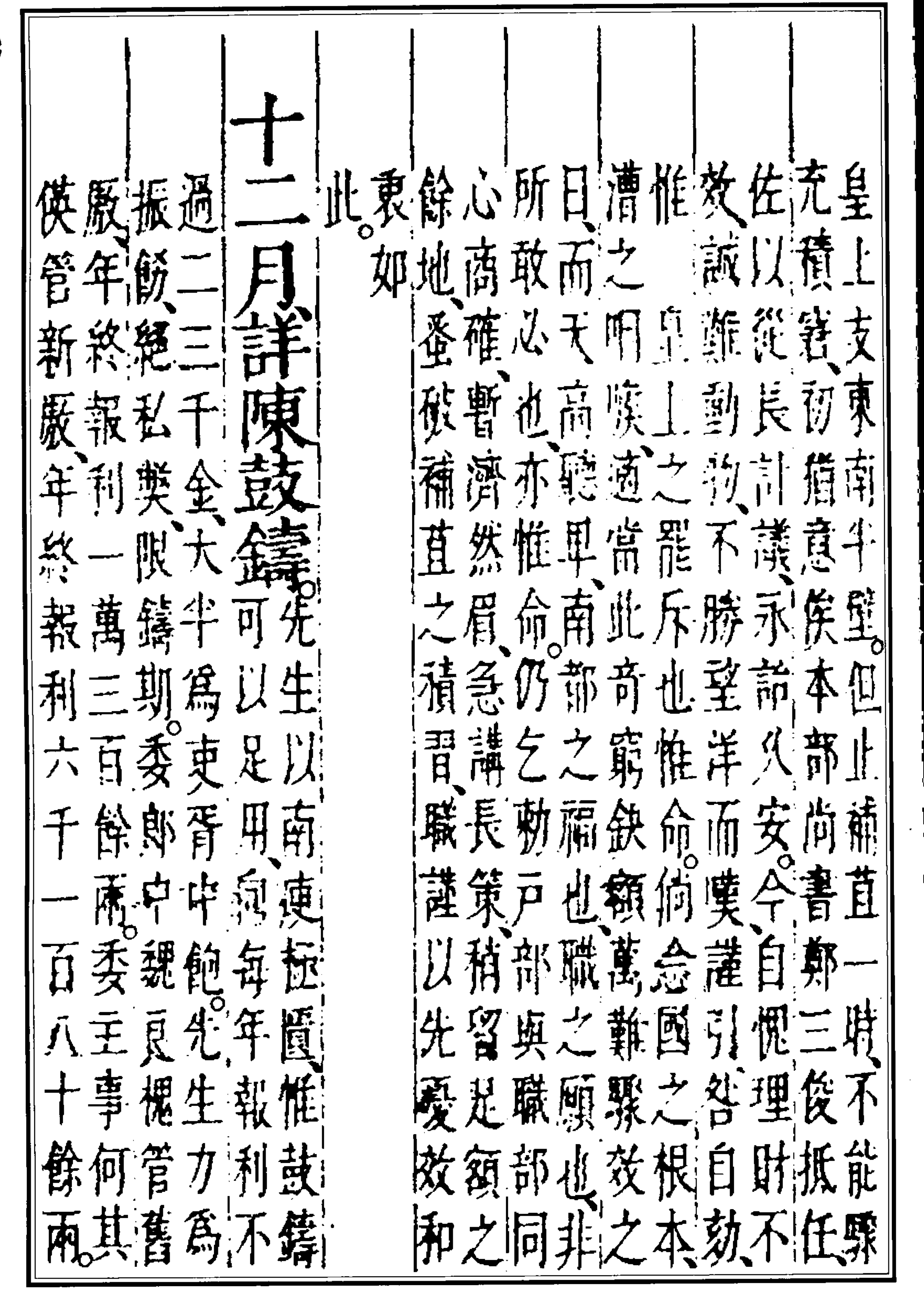
實心任事、爲此危地計久安耳。其不能以銜刀驟割者、才固有所假、而時會值其窮也。何者、職部去天稍遠、既不能如北部之近借天威、議捺扣、議增稅、議捐助、議遣京卿、議加派、地扎、無不應手、因勢也、理也。即比撫按亦不能如其願、指有司權能設處。即比司道守令、亦不能如其朝令夕下、權宜緩急、尚可按處那用。即北南京別衙門亦不能卯其雖稱下足、非關兵機猶可等待。夫以一會懸三軍之命、安危在呼吸之問、不過乞靈有司、借力撫按、仰靠北部一不應則如延蝸之粘壁立枝。雖日逋負可督催而終不能以一在降制有司之死命。所以有明明中文稱有一分先儲北一分者大呼不應、催法幾窮。况外遺折色原數不多、且强奪之未也、雖日耗貧可淸核而已定之尺籍不可以越。狃驟削。上用之欽取、不敢以將紺擅裁職與南摳臣傳面訂、

各軍兵姑以見在崇禎三年十二月支數爲額，不必議汰。遇有事故，酌量補銷，行之數年，或可省餉。如詳。第謂餉可聚減，兵可聚汰，是吸西江路覆車也。即近日職所請旨申餉者，與見議改折水兌者，且無論本色更當慮，且無論雖折亦尚難補缺額之數，且無論外解必不能如數全完，且無論尚有水旱不時之虞，即事事立應，銖銖全來，亦料理在一年之前，收效在一年之後。譬如窮家田空田蕪，有一人焉起而爲之，亦必先借牛種，暫濟饔飧，而耕耘在春夏，收穫在秋冬。借令方種田時，便欲食其利，尚乎哉？同室之人不念先年逋債，而并牛種饔飧之升斗斬之，而且日訴許以逼新債，是將救死救過之不暇，尚能爲乎？是以不得不仰籲兒部，念南北雖殊，原是一家一體，豈可使一家有填壑之孽子，一體有偏枯之半身？今亦不敢更言永留，惟乞暫



竟例說緩辦一年。若一年之後、斷不敢更頓挹注。仍容稍充、一一解還。至京稅原係南額、非遞額新稅、量留一半、不失原題二萬之數、于北無損、一滴于南、已濟一壺。庶可留任事之地、以救此危局耳。或謂南部終日言危、未見何危、遂謂原未常危。嗚乎、危固可以倘佚蘊毒、而遂怡堂也哉。且如十數萬驕卒、待命一曾、壓欠既積、愈積愈久、蹻嶺既窘、愈窘愈劇、譟未捉而肘已先露、稽愈潰而內無可劇、是危局否。此非職私言也。南中九卿科道大小諸臣人人可問。科臣陳、道臣劉查盤庫藏如掃、可問。即非冬抄、內府索料、商索價、賑宗索口糧、官軍索奏、索絹布、營兵索餉、環門偶語、是何光景。避仰借我　皇上之靈、幸結危局然。從此千孔百瘡、日窘一日、豈是可久之道。南額臣曾過聯寓商訂稱貸七千金、亦可問。或謂如危至此、前此計臣何以支持

至今。毋亦老庫之蓄、截漕之米、題留之餉尚以六七十萬計、故二三年內僅挨日久、歷欠稽積、一至北極也。今數者無一焉、雖還楚餉、糈是望梅止渴。即以計臣昔在南時、倉庫老庫尚餘八十餘萬、糈上封事、稟稟疾呼、今寧無設身以處乎。大哉王言、南北總關國儲、緩急自當酌濟、正可反而觀也。昔南嬴、曾以南濟北、今南窘、當以北濟南、彼一將、此一時、亦匪不在職與計臣之身起見也。若謂職以北部借南二百六十四萬責償一旦、職則何敢。職正謂南北非兩家兩體、如人兄弟之相周、血脈之相灌耳。職豈不知北之空虛、使此中萬分中有一分可以支持、何敢屢屢叫籲於君父之前。展轉思維、雖所詮詆加人窮則呼天呼父母、　皇上、天也、父母也。次之則不得不望將佰于天之咲舌、父母之介于矣。職剉此數月、心血盡枕髮鬢半縷、豈不思為



皇上支東南半壁。但止補苴一時，不能驟充積儲，初猶意侯本部尚書鄭三俊抵任，佐以從長計議，永許久安。今自慨理財不效，誠懼斷勳，不勝望洋而嘆，謹引咎自劾，惟皇上之罷斥也。惟命。倘念國之根本，漕之明噗，適當此奇窮缺額萬難聚效之日，而天高聽卑，南部之福也，職之願也，非所敢必也，亦惟命。仍乞勅戶部與職部同心商確，暫濟然眉，急講長策，稍留起額之餘地，蚤破補苴之積習，職謹以先憂效和衷如此。

十二月，詳陳鼓鑄。先生以南庾極匱，惟鼓鑄可以足用，舊每年報利不過二三千金，大半爲吏胥中飽。先生力爲振飭，絕私弊，限鑄期。委郎中魏良棍管舊廠，年終報利一萬三百餘兩。委主事何其俟管新廠，年終報利六千一百八十餘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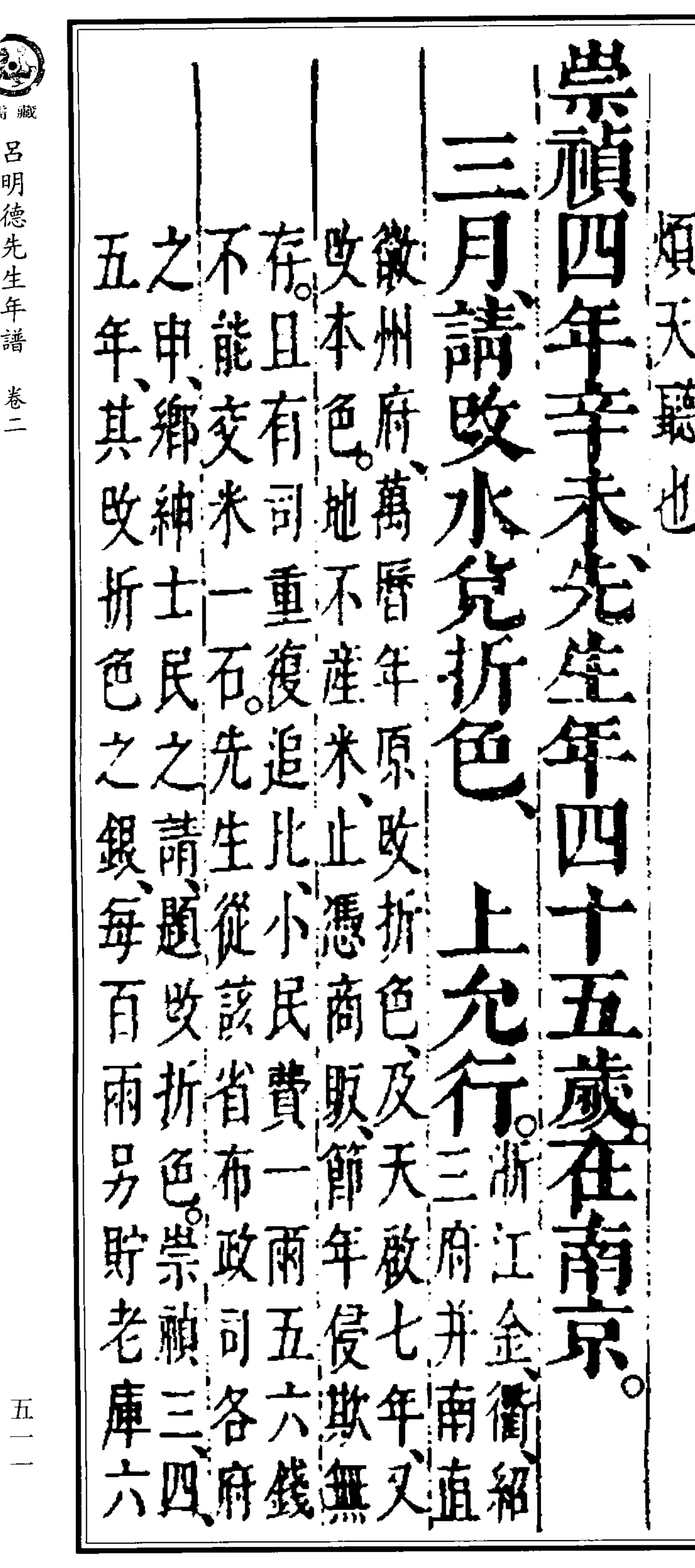
疏陳鼓鑄畧曰：九府圜法，其利如泉。年來借官爐爲私鑄，以致公家空存鼓鑄之名，而不得分毫之利，良可嘆息。况南庚如撫兼以缺額數多，弊此猶如失船之壺。臣疏業蒙皇上允行，且以鑄奉借數多寡，京盛接濟，令臣詳奏。復因樞臣梁廷棟條奏，命戶部覈議，概行嚴飭，乃知我皇上之留心國計，至深遠也。南廠鑄本原奉明旨議借俸糧，而各衙門方以寇警捐助，難再分養廉之需矣。議用楚餉，而該省將臣部一切餉銀俱解藩司，不知何項那用，其餘多大呼不應矣。議借鳳陽倉銀一萬，而該倉亦以窘急，止借二千矣。臣多方節汰，得銀四千餘兩，並借光祿寺三千兩，合之不滿萬金。臣查兩廠每鑄約用鑄本各一萬二千兩有奇，源源相濟，須得七萬二千作三次鑄本，方能湊手。若有四萬八千亦可粗辦，無奈其萬萬不能也。臣晝夜苦思，無

可爲計、暫借兵餉等銀二萬餘兩。又無奈軍需危急、方借兵銀入廠之時、便是索錢出廠之日、隨來隨去、如轆轤轉。而又銅來不時、分任難專。近以冬抄、營兵索餉、又借廠錢幾空。所謂居積致富、亦萬萬不能也。惟是臣與兩廠司官覈良楲、何其僥倖體

皇上德意、兢兢竭四體以從事、幸不負

皇上嚴命。兩廠美至年終、共爭獲利息銀一萬六千五百二十一兩有奇。查往年鑄息、裒益多寡、不過以二千三千爲率。今未及半年、獲息若此、積之一年、臣所謂每年利息不數十倍、往年猶虛應故事、庶幾其言可踐也。雖然、猶有不能大暢者、臣意者既苦本微、又苦銅少、而所最苦者、又以兵餉時刻難待、敢錢動支、難償則臣所謂左難右難、千難萬難、而蒿目束手者也。至議所借兵餉等項銀、何時補還、合無一年之外、俟所鑄利息足爲鑄本、三鑄之用、次第將

本歸還，其利永永生息，源源不窮，以供南儲兵餉之用，庶于十九萬之缺額可補十之一二耳。若夫革補耗、足分量、禁違式、杜私鑄，已經嚴行兩廠司官及應天府縣五城等衙門遵旨申飭，倘不洗肺腸以奉功令，三尺具在，其誰敢玩。惟是南中制錢以一錢爲率，每一百零四文准銀一錢，北中制錢以一錢二分爲率，每七十文准銀一錢，民間行使已久，似難驟更。而至于按月奏報，查得南中去神京道路遼遠，或半年一報，或一季一報，仍于督鑄司官差滿之日，總行考核，應否允從，統候聖裁，非臣愚所敢必也。再照兩廠商匠人以數千計，人多則察難周，利厚則坊易潰，全在管鑄者力剔夙弊，以裕泉源。兩廠司官魏良規何其俠，才足辦事，念皆急公，所以獲利十倍。從此更加嚴杜漏卮，徹底一清，是所深望。至于鑪匠用炭，每鑄各數百石，皆以商販，



利歸群小。臣議借糴餘耗等項官米食用、其價值除補還正項外、每年尚可節費二千餘金、如兩廠所報節省米價六百四十六兩有奇是也。此外、事事皆當經心、銖銖皆當愛惜、苟視國如家、決不避勞怨。從此一往、當與二三司官殫厥心力、務求實效、固不敢一一仰煩天聽也。

崇禎四年辛未先生年四十五歲在南京。

三月、請改水兌折色、上允行。浙江金、衢、紹三府并南直徽州府、萬曆年原改折色、及天啟七年又改本色。地不產米、止憑商販、節年侵欺無存。且有司重復追比、小民費一兩五六錢不能交米一石。先生從該省布政司各府之中、鄉紳士民之請、題改折色。崇禎三、四、五年、其改折色之銀、每百兩另貯老庫六

十兩、每年另放折色一二月、每逢秋收、差官買米備放、以補折過本色之用。除抵本色外、尚餘八萬餘兩、而鑄局之息、又約以三萬、條畫接濟、設處通融。其疏畧曰、臣部舊創酌倉庫之盈虛、爲本折之裒益。然前此陳紅相因、往往恃爲便計、今日帑庾盡空、本折共急。臣前振刷疏中、有勿輕折一議、正謂本色尤重、脫巾當防也。不虞本色雖空、猶有新復楚餉之半、爲江西之水。乃折色則庫無三五日之儲、額有十九萬之缺。其國計既如彼、而新復水兌、各府縣官每以本色爲苦、往往申訴、百姓解戶無日不呼泣、鄉紳青衿無日不懇籲、而金衢、紹等府、青陽、西安等縣解戶連名具狀哭訴于庭、其民情又如此。盖水兌正耗一石二斗五升、徵收必得一石四五斗、而賠加幇貼及水脚蓆竹等費、又復不貲、是每石約費一兩四五錢矣。今據各府縣申稱、情願



每石正耗一石二斗五升折銀一兩。如所稱、民感樂從、戶戶稱感、非謬也。但南直地方如徽州廣德等處頗為瘠苦地又稍近、量減五分、以蘇其田。在百姓所省已十之四五矣。除江西南昌等府及南直、應天等府、候申文到日另議比照施行外、據浙江衢州等一府、南直江浦六合二縣申稱願每石折銀一兩、南直徽州府所屬及青陽縣一縣情願每石正耗折銀九錢五分、共計水兌正米二十萬四千九百八十八石餘、耗米五萬一千二百四十七石餘、共折銀二十萬三千五百三十九兩八錢三分、合無一併允從。若江西南昌等處、候申文至日、比照前議施行。而民又不得不總總應也。折色固急、本色尤急、酌議改折實一萬分不得已之計。以今稍熟猶苦庚癸、萬一水旱不時、窘無不虞之慮。合無今所議折銀兩、凡解到庫、每百兩除六十兩另貯老庫、

每年聽總督衙門查盤會支、或每年量放折色一二月、或遇秋收、差官買米備放、總以補此折過本色二十餘萬之用。即有緊急、不許擅借、即有搜括、不許輕動、庶不致急折色而又虧本色、以蹈昔年截漕覆轍也。臣爲各屬苦難本色、破格議折、各屬宜遵比漕明旨、見年及春徵解、不得仍前悠忽、以貽臣部仰屋束手之嘆。伏候

皇上

併勅下臣部遵奉施行。再照臣部缺額一十九萬、千真萬真、千窘萬窘、非從長計、終屬苟且。臣原議量加米折等銀、而又恐爲百姓累、已議停止。獨此水兌改折除抵本色外、尚可餘銀八萬一千四百一十五兩有奇、每年鑄局亦可約得銀三萬有奇。臣再佐鄭三俊以節省清釐、庶可補一十二萬有奇之缺額。而尚有出浮於入之七萬有奇、不能不望戶部之代爲臣部籌也。況改折鑄息、猶需時日、始可全收成效、不

能不望戶部之暫爲臣部濟也。經部覆奉旨、南糧查照地方改折三年、依議行、餘銀可資鼓鑄。着南京戶部飭屬課成、以裕國用。

疏陳吏弊、請折舊逋、上從之。

先生以民力日匱、元氣日削、且新舊并徵百姓益促、遂詳陳吏弊民困之由、請肅吏治、量折舊逋、并罷北直、河南、江北米豆折色加賦之議、上從其請。其疏畧曰、臣初任入告、首言元氣當保存、而致慨于吏治日壞、貪風未息。謂向來元氣全銷鑠于疲癃不靈、勢不得不抗民則蹙。然須于更張可鼓之餘、常存愛養百姓、以固根本之意、庶不致大綫急則小綫絕、我皇上猶天也、天不廢霜雪雷霆、而太和元氣常流四時。皇上澄清世界、頓覺一新、而仰窺德意、猶若于用法中有不盡用之意、若于不得

不徵派中有如不得已之意。卽如逋者朝廷以軍興頻棘、不得不急征繕稅履畝而皇上終不忍遽加、及禁貪恤民、捐煩滌苛至意。皇上之心、一太和元氣也。使有司盡以皇上之心爲心、省其潤囊橐之餘以裕供億、雖加猶弗加也。夫加派猶非厲民以而況惟正之供耶。雖然、民亦勞止、垂可念也。臣不暇概舉、卽如吳楚、江越、皆臣部所轄南糧地方。臣部民部也、在南言南、在民言民。東南民力竭矣、肘露襟難捉、心剜眼向瘡、臣所謂皆然也。嗟此竭者元氣奄奄、人以爲竭于轉輸、竭于催科、竭于加派、臣獨以爲總竭于不肖有司及不肖署官衙官。何者。彼旣借口民撥以耗南糧、復借口南糧以剝百姓、或索常例、或加火耗、或徵小赦免、以及私派、疊徵、科索、使費、種種獻民之骨而吮其血。使民謂予貴生我而朘我以生、豈曰惟正之供致然。雖撫按之察

吏安民、屢奉綸命、必有徵底澄清以副德意者、卽有司之絜已愛民、表表自樹、實不之人、而能盡然乎哉。臣自受事以來、卽爲國儲計、復爲民命計。雖臣親自驗米、不時掣查、革使費、茶果、及諄諄清盡滌貪、以爲京外軍民元氣計、誠不敢不任勞怨。然地連五省、方數千里、有司視臣部如贅疣、雖鞭之長、其能及腹。臣竊意之、得無徵收本色南糧、視比漕見徵屢旨如故、紙正官不務親自料理、濫受衙官傀奉委憑比較、需索常例者乎。得無徵收折色南糧、分外多收火耗者乎。得無天啟五年以前奉詔蠲免、仍有借名派徵者乎。得無小民納過南糧、貪官得吏豪棍勢僕侵攬乾沒不就本犯勒追、重復科派者乎。得無借口打點使費、指一科斗十、或吏書劣生強折侵攬者乎。得無解糧官指稱水火沉燬、掛欠名色、重累百姓、包賠、賠行派徵者乎。得無府縣考

清虛起空批、至完納不前監斃解戶者乎。得無司府將州縣解銀那借別用、致縣官參罰計無復之、仍復賠償、或已徵在官、官胥乾沒者乎。得無部糧官及道府差役需索糧長、吞噬無忌、以致傾家蕩產者乎。有一于此、皆足屯皇仁之膏、而蝕百姓之元氣。大抵有司之大賢最少、大貪大詐亦少、惟中等昏庸濁輭之吏、十人而六七、吏書窟穴、上下盤據、一覽其雲霧、便任提線穿鼻、不敢為異。至道府之留心愛民察吏者亦少、即有之、亦多牽于情面、不然、則傳舍耳、誰肯任怨。是不得不責成于撫按。撫按者、專以察吏安民為職者也、以核報責理刑、以風勵責道府。欲清官胥之貓鼠、先破上下之雷同。如前朘削諸狀、訪實糾其官、甚者提問。臣尤以為嚴處官而寬吏書、終非破窟穴、開雲霧之霹靂手也。以今擧王加意民生、察典方嚴、撫按方兢兢功令、何

煩更飭。惟是利欲入人膏肓，積習已成，沉痼，雖以嚴霜迅霆，猶有不及盡洗之腑所，毋亦免而無耻，良心未動。臣請以天語提醒其夜氣，惕天淵之難瀾，示可鑒之前車，仍榜石衙署，俾觸目共見，懸象自恥，而或可洗煩熱以清冷之淵。年來臣部仰屋千萬危窘，有司借口民窮，盡爲吏書影射，如近日臣查出另疏糾參廣德、太平、崇德等處錢糧，整千整萬，盡爲貪猾官吏侵肥，而百姓所最苦者，則有不肖官之比徵愈急，輸輓愈緩、蔽藁愈贏、公賦愈虧。臣每從容引解官解户訪問各地方土宜人情、政教、利弊，夫亦愈知百姓元氣之日竭，在彼不在此也。乃有司借口以搪抵臣部者又有三，而總括于民窮。夫民窮二字，實于臣心戚戚，不得不于民所借者更思爲百姓覓物力。其一借日新復水兑地不產米，臣請爲之酌採買之所費，不貲者折東另題暫折



三年、以寬其一苦。其二借曰只管到任以後、不能代前人徵逋。不知臣部壓支未完二三十萬、皆前逋也。臣請爲之酌寬任淺叅罪、非本官任內、止于任俸、立限督催以寬其二苦。其三借曰壓徵。夫南中皆見徵持有司習而不知耳。如南直有司出闈謁臣、皆對臣曰壓徵。臣問何時徵米、皆對曰如三年米該四年徵。臣駁以四年春不如三年秋冬之更便民也。各官解願而出。今南直隸及浙中各州縣漸復見年徵解舊章矣、屬江西、湖廣二省歷年不解、其發覺者皆棍胥侵欺、其未發覺者、有司仍以壓徵爲辭。臣批云、如果壓徵不過一年耳、何故三四年不解。且如江西之高安、南昌、雩都、興安、興國等縣、湖廣之通山、蒲圻、湘潭、孝感等縣同此地方、同此功令、彼何以二年三年俱解也。但積年不解、亦難徒。臣議暫寬兩省姑准壓徵一年。如崇禎

三年分并以前未完南糧、限今歲十二月全完。其內有能見徵完解者、優薦之。四年南糧、待明春另議見壓分數、以一政體。臣閭江楚縉紳及宦于江楚者、皆云彼中南糧欠不在民、即有之、亦十中一二耳。在那借有可抵之項、在侵欺有必追之法、即在民欠、亦非額外之徵。南糧之非并厲民明矣。仍容臣查明、果欠在民、准暫折舊逋、專完新局、以寬其三苦。至于昨年臣疏回奏曆之根因、內有折色米豆量加一段、益思以補留例稅分新派。不足之數、已經奉旨下部、見咨臣部查議。臣反復思維、省直折色米豆爲數不多、即連河南江北計之、不過量加二萬有奇。雖于臣部空庚不啻千金一壺、第當此民力既竭、北賦疊增之日、再加此項、繫管急絃、民其何堪。況臣部止加毫釐、官胥已滴倍蓰、是臣部受加賦之名、而官胥居鄰壑之實、不如已之便。臣已回

咨戶部另行長計，具覆矣。凡此，皆臣之爲百姓元氣無所不至。如醫人之療邪癥結者，攻瀉吐下之間，必思固本托裏，不傷元氣。而有司及署官、奇官或反借之以朘削百姓，并朘削南庚，三尺具在，又將焉往？于斯時也，正值虞廷黜陟之期，恰留周官布象之月，所謂布德和民，行慶施惠，滌有司之肺腸，以新聖治，固元氣者，此舉未必無小補焉。

四月，舉劾方面有司。方面舉莊祖誨、王公弼、周鼎等十五人，照例紀錄。劾杜詩降二級，帶罪督催。有司舉史應選、尹明翼、党崇雅等，循例紀錄，准作正薦。劾張紀儘等二十六人，革職、降級，帶罪督催，移北部咨。

清覈兩糧。○清查出戶司書手韓文綜、知州典史等官陳善學、章冠文、金玉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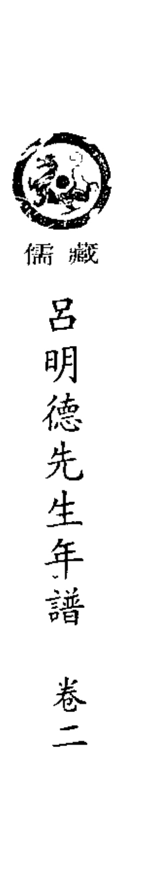
棍徒夏府二、陳應高、吳彬、沈之奎等侵欺南糧百餘萬、摘參二十餘起、請旨究追。○清查各省拖欠本色一百六十五萬、折色七十六萬、摘參稽玩縣官王芳年等一十三員、分別革職住俸、勒限報完。○清查出庫書夏汝清、銀匠夏榮、王艮、丁候相等侵欺銀四千九百餘兩、疏參、設法追究、分別遣配。

六月、疏乞休致、不允。先生以任事過勞、身體清癯、且水土不宜、時見痰火之症。又以兩度迎養仁孝公、田太夫人畏南方濕熱、道途脩阻、不即發。先生思念輒至昏憒、前疾愈劇、具疏請告、情辭益懇。奉

旨、呂維祺以才望簡任南儲、着益用心料理、不得控陳。

九月、太倉興工。南都城內二十七倉、城外五場、江北十一倉、日就傾圮。先

生以贖費積餘、令司官估修、報以三萬餘金。駁令重估，曰：此不過作頭書攢軍斗等役、指一開十、覩爲奇貨。本部院從胥手口中奪此錙銖，復爲若輩手口中物，何異栲狼腹而恣虎吻也。復報以萬有餘金，先生猶未盡然，司官有難色，曰：此已覈確，再不能裁去矣。先生曰：不然。我輩自作房屋經營亦屬常事、將盡聽匠作僕隸之口、抑主人翁自有心計耶？如其應大修、某應小修、某葺其壞垣、某補其缺漏、一磚一木未可輕棄。乃親自察閱、委司官岳虞巒等修三十八倉五場、用積贖三千五百餘金、奉有具徵廉辦之旨、於九月三日經始、次年三月十五日告成。《告神經始詩》：年來留計總空囷、瓦礫蓬蒿不可因。仰屋更憐無屋仰，貧家猶羨有家貧。窮赳數米消呼癸、豈愛經工備苦辛。只是此心過不去、焦思誰恐負楓宸。貧到蕭條四壁奇、併連四壁亦



無之。土功寥廓躬荒度、估冊絲毫手別鑑。節省三千餘鏹在、經營二十七倉廒。假如將此充交際、鼠穴廈頹誰得知。國非其國古先憂、今可三年支。不求。式俯下民天欲雨、曾思匹婦已推溝。服同商匠方厥底、手數工程笑竹頭。勞瘁撫髀嗇一笑、迴環佳麗當遨遊。嘔心打笑久躊躇、儉積聊堪薄補苴。重地倉儲關命脈、神工興廢有乘除。量沙暫歇慚謀國、運覺方殷鼎起予。或謂此徐多事甚、窮却官奁總蘧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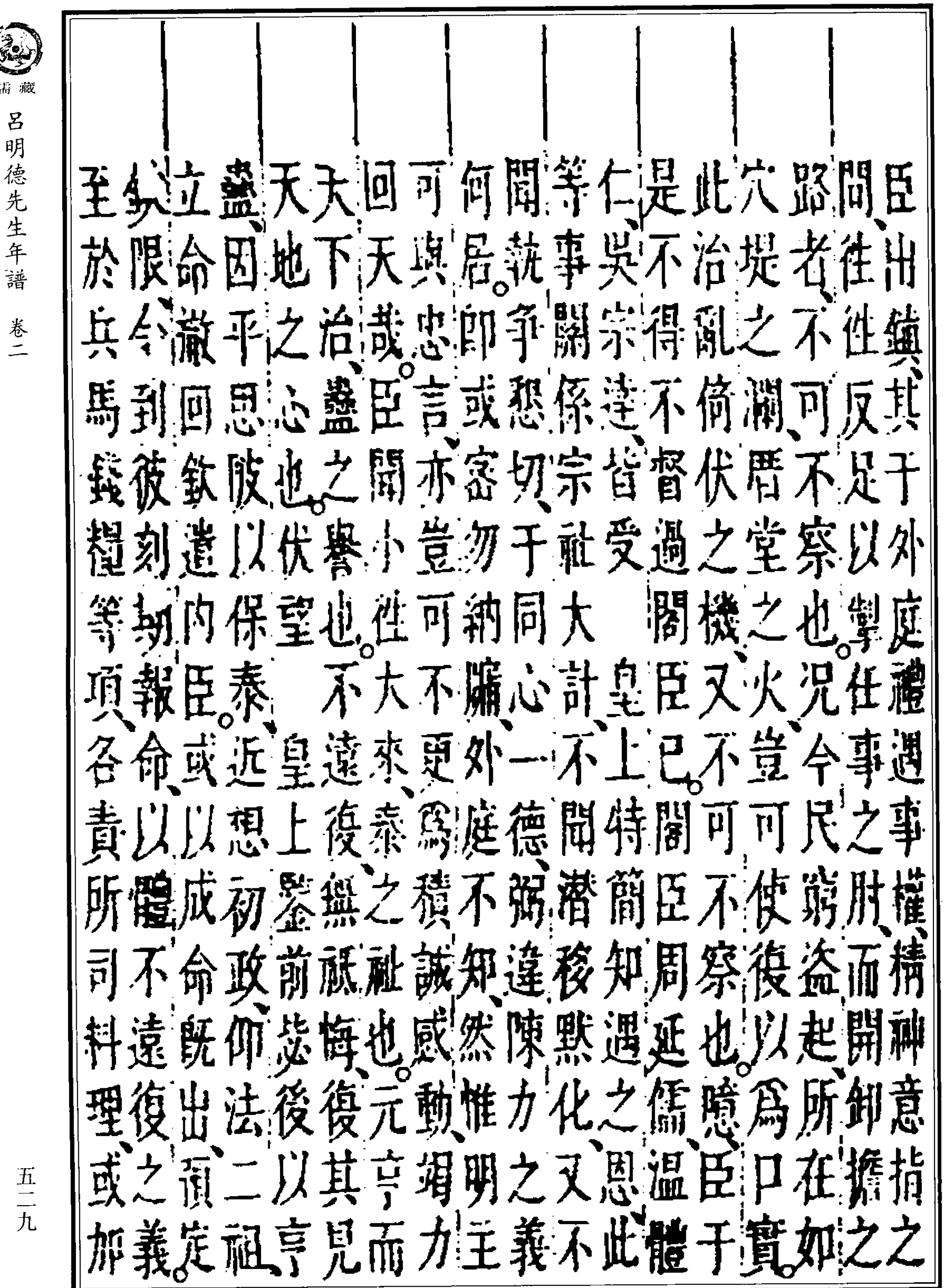
十一月、請撤內遣、尋罷之。

魏璫伏誅、海內肅清、尋稍疑厭臣下、復遣內臣監視戶工九邊兵馬錢糧、紛紛四出、大僚應有公疏。是時南北皆莫敢言、先生首抗疏請罷內遣。疏曰：竊惟保泰食福、道消道長之關微、幹蠱元亨先甲後甲之慮遠。恭惟我　皇上以天縱神聖、廓清璫氣、焦勞治理、可謂蠱而之泰矣。天下仰

見大聖人清心寡欲、動容中禮、以仁孝則親郊廟、躬步禱。以聖學則親釋奠、齋講幄虔齊居。以憂勤則殷召對、肅臨御、嚴詰銷勞批答。以政刑則清錢穀、核兵馬、擒逆督誅虎彪。以彰恤則發內帑、賞軍戍、賑飢民、憫驛遞。以英武則驅流氛、制揷寇、平水酋以體臣子。民則廣弓旌、簡金甌、出纍臣、責撫按、信久任、逮貪吏、恤民隱、念水旱、憂釀寇、面召藩臬、條賜清問。而天下所最快心者、尤在盡反逆璫所爲、而汲汲撤內臣之在錢糧兵馬及封疆要地者、皆翕然謂堯舜親見、二祖復出、庶幾治平有日矣。乃積套或未盡祛、肺腸或未盡洗、膚公或未奏、而隱月或未清者、則諸臣罪也。皇上未嘗不信任諸臣、諸臣實負皇上、遂使稍稍生厭、而且疑、而且慮、而且震怒、而且不得不遣左右近侍以察之、此亦諸臣罪也。項兩接邸報、九月十二日、業欽遣內臣王應

朝帶領內兵出關、齋解欽賞、前詣軍前監視矣。本月二十五日，復崇欽遣內臣張彛憲總理戶、工兩部一切錢糧事務矣。唐之徵提督京營矣、王坤、劉文忠、劉允中各監視宣、大、山西邊餉兵馬、邊墻撫賞等項矣。遠近聞之，皆相顧失色，謂恐從此脊脊多事、而臣獨曰不然，此正　皇上留心國是、注意封疆，有所無已之深思，而姑寄之此也。如人家分責諸僕以耕稼，筦庫之任，或不盡力，多遣近僕覘其狀，誰云不可。然而忠蓋先識之士，卒不免鰓鰓私憂過計，則何也。易曰、履霜堅冰至。又曰、童牛之牿元吉。言防微杜漸，其道當如是也。歷觀往牒宜鑒前車。臣姑不敢遠引前代、即我國朝自有家法。我　太祖高皇帝嘗曰、吾見漢唐末世、皆爲宦官敗蠹、不可拯救、未嘗不爲之惻嘆。又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聖人之深戒。其在宮禁、止可供灑掃、給指使、傳

命令、豈宜預政典兵。成祖文皇帝嘗曰、皇考之世、宦寺無敢與外庭交接。夫防患譬如防疾、始萌而治之、則用力少而易效。又曰、去年曾命内使李進往山西採天花、此一時之過、後甚悔之、更不令採。又曰、若後來做做益多、朝廷威福之柄下移、嗣君何以統治天下。是以當成祖時、或偶遣内臣視邊、旋即撤回、乃知我二祖之于微漸謹防若是。其後漸或開端、卒不免王振、汪直、劉瑾之濫觴。世宗肅皇帝盡撤内璫、天下稱快、方策具在、法戒昭然。至如熹朝末年之已事、則我皇上亦既耳而目之、鼎而華之、殷鑒不遠、豈其偶忘。恭想聖意、殆亦謂此輩惟吾操縱、豈至一有所旁落。或謂此諸内臣多忠實謹恪、偶一試之、必有所效。臣亦豈敢必諸内臣不思有以自效、第天下有取一時之近效、而釀無窮之遠患者。臣不敢深言、不可不察也。且夫内



臣出鎮其于外庭禮遇事權精神意指之
間往往反足以掣任事之肘而開卸擔之
路者不可不察也況今民窮盜起所在如
穴堤之瀾厝堂之火豈可使復以爲尸實
此治亂之倚伏之機又不可不察也臆臣于
是不得不督過閤臣已閤臣周延儒溫體
仁吳宗達皆受　皇上特簡知遇之恩此
等事關係宗社大計不開潛移默化又不
聞就爭懇切于同心一德弼違陳力之義
何居即或密勿納牖外庭不知然惟明主
可與忠言亦豈可不更爲積誠感動弼力
回天哉臣聞小往大來泰之社也元亨而
天下治盡之譽也不遠復撫祇悔復其見
天地之心也伏望　皇上鑒前毖後以亨
盡因平恩敗以保泰近想初政仰法二祖
立命撤回欽遣內臣或以成命既出頁定
分限令到彼刻朔報命以體不遠復之義
至於兵馬錢糧等項各責所司料理或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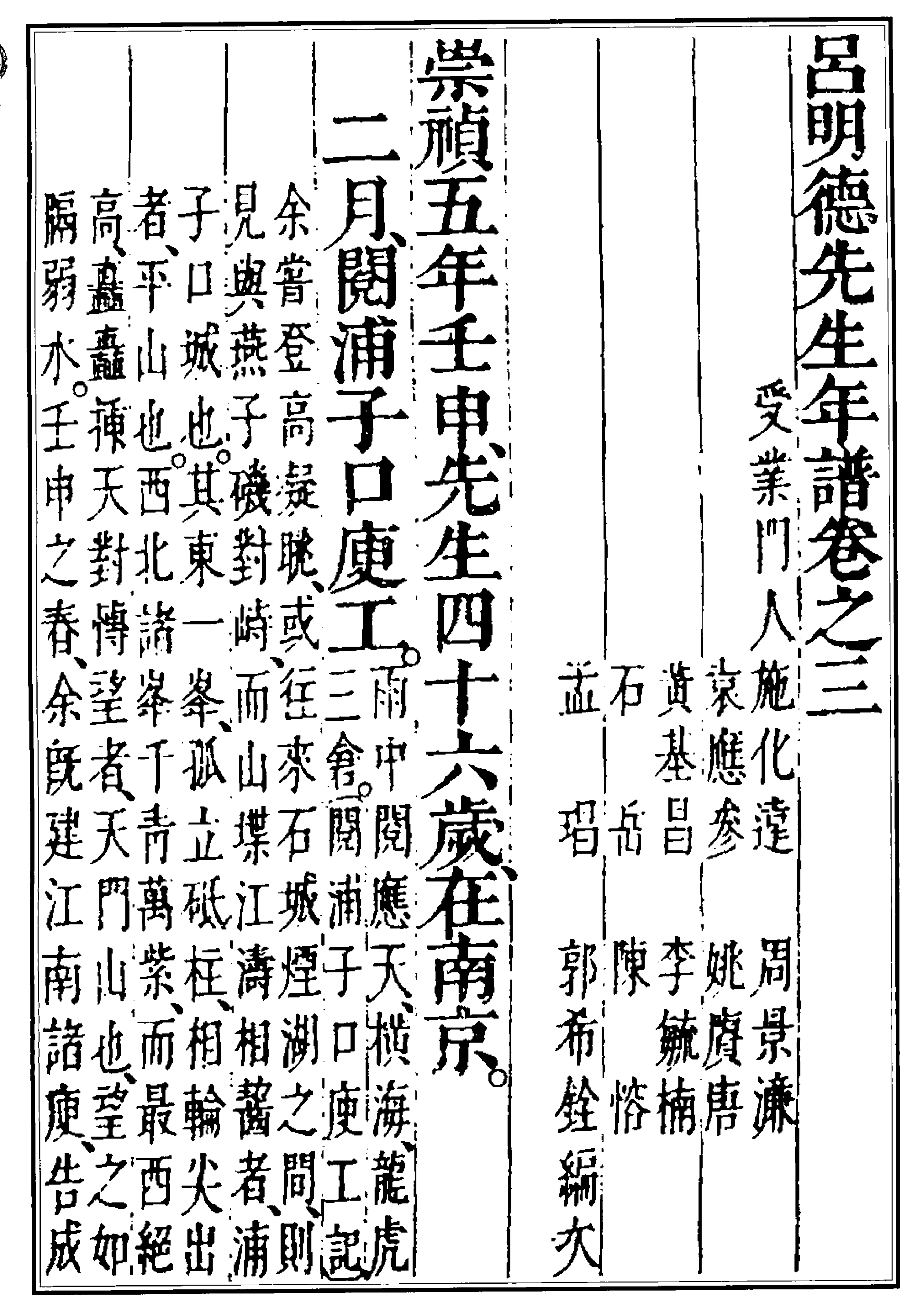
科道査核、提綱挈領、因材課實、而皇上
常運以終日乾乾之心、布政優優之體。外
庭諸臣皆當上無負天下、無負所學、瀝
肝竭膽、勉副焦勞。如是猶不奏效治平、臣
不信也。臣質本儒弱、病復支離、方勉出方
疾、料理儲務、而忽聞此報、杞憂靡食、怔忡
憒昏、是以語多不識忌諱。然使臣心有一
毫不本于癡誠、不矢於忠愛、而以效激聒、
沽名高、即天地鬼神亦將陰殛、又何逃於
皇上之斧鑕。臣豈不知直言賈禍、明哲保
身、但臣忝列大臣、過切私憂、義不敢容容
緘默。幸　皇上鑒臣愚忠而賜之轉圜、是
臣之大願、而不敢必也。臣不敢不席槀待
罪、以跂俟　皇上之德音、幸甚、惶甚。○差
舍人齎疏、大僚相爲者遏勿上、恐禍出不
測。先生乃手諭舍人、期以必上、否則懲以
重法。諸大僚不得已、乃先疏上聞、而先生
疏于十一月乃得入。既而南北始有公疏、

上即日召對曰、朕觀卿等公疏。爲遣用內臣一事、太祖明訓、朕豈不知。成祖已來有間用的、皆出一時權宜。天啟年間用的、朕尚且撤他、豈至如今反用。朕何常不信任文武諸臣、只是三四年來越做不堪了、朕萬不得已、一時權宜用他。若文武諸臣果有實心任事、要撤也不難。尋復罷之。

疏議屯政

屯糧侵欺甚多、是年十一月、先生疏參田應崑、高惟谷等十五員。革、降督催、設法清完八十八萬有奇。天啟六七年、拖欠六萬餘、題准赦免。條議勸懲清釐之法八款、嚴比較、覓文法、慎選調、酌恤荒、禁需索、速稽察、信舉劾、結案。奉旨依議。賦得雪、農家爭宜麥、心忙三白遲。一朝朔風發、樹聲何凄其。千山同雲合、天地如斂容。連夜雪盈尺、嚴陰裂膚肌。飛鳥攪總穗、隣婦空釜炊。錦帳醉不覺、凝寒衣薄

知。日光潛没，東宿霧紛離披。出門皆泥塗，奔走夫何爲。無人肯高卧，反訝袁安癡。



呂明德先生年譜卷之三

受業門人施化遠　周景濂
袁應參　姚虞唐
黄基昌　李毓楠
石岳　陳愹
孟瑁　郭希銓編次

崇禎五年壬申，先生四十六歲，在南京。

二月，閱浦子口庚工。雨中閱應天、横海、龍虎、三倉，閱浦子口庚工，記：

余嘗登高凝眺，或往來石城煙湖之間，則見與燕子磯對峙，而山堞江濤相齧者，浦子口城也。其東一峯孤立砥柱、相輪尖出者，平山也。西北諸峯千青萬紫，而最西絶高、矗矗穪天對傳望者，天門山也，望之如隔弱木。壬申之春，余既建江南諸庾，告成

事矣、當次第渡江閭工、顧以執掌弗違。二月六日亭午、始解維出鬱黛溯。會日曛、風聲發發、歷雨霏微。七日凌晨、于風雨中、命數人牽纜、逆風東注、舟前且却、紆廻數四。及見挪岸桃花扶疎、弄色、意鬧至矣。開聰一望、猶南岸也。入之、始達北岸。山城踞天之半、鼓吹旌旄、若從雲中出矣。袁中郎詩雲老蛟遷窟、隱驟雨洗峯。蓋奇觀也。胥雨入署、分司張君及文武各官以次入見、乃請閱三庚。三庚者、日應天、日橫海、日龍虎。浦子口之爲守禦者一、爲衛者五、而系以名庚者三。應、橫兩庚、東西對峙、扁之日一清如水、又曰眼前赤子。前總以坊、日畢國重寄。又前爲樓、日東南命脉。又前爲門、日京儲。而應之。爲廠十、橫之爲廠、入、廳坊祠宇、各有攸居。兩廡皆在山嚮、高聳而深幽四圍皆山、山皆有樹。東一峯尤高而有亭可見京。又南一亭日吸江、分司署在其下。

又西行幾二三里，折而北，復折而西，得一叟，是爲龍虎。其厰十一，其廳一，日畏此民。岀門外有坊，日天都。騰飽三面阻山，一面爲户，若開嶂然者。縱觀三庚，皆刑青碧，至三輸與聿新。益先是，余按冊嚴核，不憚再三，檄副郎孔君兩至其地，而前分司沈君亦多所設處，節約二君之力，皆不可役也。余取米豆籍開，倘勘驗復進，今分司與守禦各弁各易，以王上焦勞之不可負，功今之不假易，重地之不可不思患預防，而又嚴爲各官攢厰斗，以在弊毋龔明法毋徂。余然後雨中驅車西矣。是日宿東葛村民家。八日渡滁。九日走清流關。自渡江後，日日雨，平地起波，大風轟雷，崩壁屋瓦皆飛。余盡取篋中衣衣數重，猶寒刺骨。一夜飛雪，關山盡白，從人至墜馬大呼，幾斃道側。嗟乎，景風和日，忽變而陰凝如斯，此豈天之阻余行也哉。數日稍温，漸霽，風亦漸柔。

余乃按部鳳陽、往還竣事。余初欲由滁之和閱滁陽一庚、益此庚亦隸浦子口分司、而業命孔副郎與分司會核。余以太倉時祭期迫、遂不果。西十有四日、騎馬山行、息譽江浦道中。見東北一山、高入雲漢、青翠萬叠、問土人、曰定山也、上有六峯、一寒山、二獅子、三石人、四雙鷄、五芙蓉、六高妙、是莊文節先生所結廬居者。其詩有醉眠一老石三千丈、知在青天第幾層之句。稍南一山、峭麗聳怪、爲福龍山、及西華、七光石洞、既領象山、皆勝地也。黃悅領在江浦北顛若清流關而小、亦阻隘可守。三汊河乃滁泉與黃山水合流、可通舟楫、東經六合瓜埠入江。曾議濬通浦子口、未果。余與江浦令云、是可決以灌田、其利益無窮。憶前發浦口日、余本欲觀珍珠、虎跑、白龍、卓錫諸泉、以分司設酒故却、不果觀。按泉在定山下、最稱幽勝。彭恭政瓚祖謂客至泉如喜、



谿上沸、渟泓光瑩、飲之如雪。水中石碧色、羣草雜之、金鱗潛泳、月光四射、遊者爽然不能去、流連朔久。時余坐小亭、月圓如玦。其光射人如水、余不能無觝徊于此泉也
東望平山、西望天門、最愛咏太白天門中斷楚江開及李本寧虛閣凌空控上游語、便冷然有禦車羽翰渡弱水之想、不覺步月小巷、頹然欲臥。小奚已熟睡、呼之不醒、手自下簾、時銅龍已三鼓幾闌矣。浦子口
雨中閱金遶、重地速京口、孤懸鐵壘城。雙樓江腹起、三府嶺頭生。騰飽龍韜祕、肥梳鼠窟清。山行應不惡、肯雨省春耕。滁道風雨
朝走鰕蟹渡、暮走蔞溪聆。朔暮陰晴風雨問、轉瞬變幻何多故。出門紅日升晴空、倏報煙雨紛如注。大山小山濕雲黑、平地水或高于樹。稻塍泥濘不礙岩、巒迷斷橋不知處。更苦颶風拔地起、斷樹飛石途人仆。一夜深山盡飛雪、蛟龍爭窟吼猶怒。擁火

披裘裂骨寒、單衣彈于得無怖。飛鴦墮地烏失巢村村。煙熄午閉戶。春和晴媚桃李花短墻低亞如泣訴。唯有定山老松栢、只憑貞骨傲不懼。頭郭依然紅日晴、五色雲霞相夾護。不知猛風暴雨忽如此、誰竟銜寒定脚站得住。

中都閣工。

前庚午九月、以紙贖積餘估修諸余。至是歷覽諸工大都、閣廣武池河閱飛熊、英武。至中都、閱鳳陽三倉。中都去南京三百餘里、十日乃還。是時、有大都巡檢李于官、妻子流離、先生予金使還家。

〔中都閣工記〕鳳陽在鳳凰山之陽、古爲塗山氏國、春秋爲鐘離、漢唐以來、建置不一。我 太祖高皇帝龍潛皇覺、鼎定金陵、既欲改都于此、故名其府曰中立、而至今稱中都。都有皇城、在萬歲山之陽、左日精、右月華、三峯聳霄、萬山拱衛。而皇陵發祥于荊塗淮濠之間、龍脉綿亘、自南而北、誠東

南之最勝、而萬世根本之地也。自金陵至中都三百餘里、營衛相錯、倉囷連屬、若星碁之羅列然者。瀕江者皆浦口分司爲政、不然則該衛自出納耳。過關山北、凡衛之有倉者、皆隸鳳陽分司。大榔南有衛曰廣武、有倉倉亦曰廣武、在衛之北偏西向、中爲廳一、爲廒三、門祠坊各一。時分司孫君業肅道左、余下車視之、已落成矣。是夜、經盤山、宿滁河、守禦率各弁戎服負弩、分司曰、飛熊衛倉在焉。余以夜不果閱。明日凌晨就道、未至紅心、有倉名英武、在山之阜、距衛里許、左帶烏雲、右瞰喜陽、傳爲東平侯故宅。有廒四、見存者二、前爲坊、若一工未竣事。是日宿濠梁、卽莊子觀濠上魚處也。或云、莊子何以知魚樂、必莊曾夢化爲魚、余曰非也、以理揆之、則知之矣。使魚有知、當亦知莊之樂。如今城火殃池、魴魚頳尾、魚應憂不應樂。使莊子復觀之、安知不謂

于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耶。濠有臨雅四倉、廳事一、祠一、門二、廒四、額楚楚有致。門外之爲坊一、題之曰 東南元氣、文明日夙興謁皇陵、入鳳陽謁 孔子廟、遂闕三倉。倉俱在鳳凰山陰長春門西、馬鞍山之東、一倉二倉東西向相對。惟本府稍北西向。其爲廒一、倉凡四、二倉凡二、本府倉凡三、其爲坊與廳事各一、皆以藏富天府風清弊絕、澹然無欲等字額之。而南北各書坊一、改題其南曰國脉、北曰民脊。鳳陽薄匠工、工多未就、亦不如法。余欲下所司究訊、會本官以正途若求免、仍行所司戒飭、責以補過。自廣武至鳳凡閱六倉。閱畢、即發廩取米、躬自核其美惡奇贏、稍得其狀次第捕治。蓋分司之废政就弛久矣、民苦難入、軍苦難出、官胥竇窟盡在出入間。余是以與今分司孫君盡若滌釐云。薄暮過皇覺寺、寺有 高皇帝御書第一山及御

製文。余下車步行數武遂至三寶殿。寺僧藏有　高皇帝像及勅文欽錄、余展謁畫觀之。而分分司設所山根、余力辭不赴、然後進分司與郡縣大夫及留守等官、與之商出納之則、清耗蠹之穴、省解納之費、仍揭示與之正始。而鳳之九衛所歲有屯糧數萬以肥貪弁猾識奸旗之腹、四五年間、通至十八萬餘。嗟乎、誰為過而問者。查係留守催徵、一月三、比、當事者至減其值、令二錢五分折納一石、而亦無應者。余乃預檄分司並留守官嚴提弁識、或監或責、或押追、仍申明參處之例、分完納之限、寬月比之令、嚴營知之禁、而勵留守以無負厥任。留守唯唯。於是明日旋車、遇至池河、始閱飛熊會。會在衛東南向、中有廳事二、祠一、門一、廒八、坊一、傍為茀屋、以居官舍軍斗。壽、亳皆有倉、倉凡三、皆隸鳳陽分司、而出納實不與關、寄空名耳。余乃檄分司躬核

以報。遇大操、有一廵簡官卒、于任、妻孥流離不能歸。余與分司施五縉、始得完聚去。忽是役也、余往還十日。寒凜忽變、屈爾之靄忽瘁驛茹素、形勞神瘁。雜然、亦猶愚公之于山、精衛之于海焉爾、會何益于高深之數哉。噫、中都拱衛之區。乃其民曾無生聚、蓋藏之崇、田多荒燕、一望如蓬、鴻雁集思、牛羊求牧、是安可弗思也。桓桓赴赴、以食此圄度者、倆卒有不虞、不知亦可持以無恐否。易曰、君于以思患而預防之。是安可弗思也。郵政方嚴、驛騎稍戢、第或有持片紙漁饋者、余亦多爲屬禁禁之、得無越徂耶。○先生欲觀醉翁亭、而過滁者三一遇爾、兩遇夜、遂不果。夢遊醉翁亭。〔其記畧曰〕意者行止之間、亦有天耶。昔者孟氏嘗言、行止非人之所能爲也、天也。此特就用世言、即前輩多云貧窮富貴、生來註定、君子靡得爲君子、



小人枉了爲小人。而于贍賦云、苟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蓋言天也。至其論江風山月、則曰是造物之無盡藏、吾與子之所共適。似謂風月隨人取足、天不能限之、而兟郤節山水風月之緣、亦不可易得也。故曰有天者也。又曰何地無山、環滁獨名何山無亭、辭豐①獨稱此。其故安在。或曰以其爲酒人耶、或曰以其爲文人耶。夫天下之酒人與文人不傳多矣、文忠之傳亦或有稱行爵者耶。于贍謂尊山無言、惟公靜中知其天。楊文貞公稱文忠古文與學、直言正行、卓卓嘗時、稟然忠義、小人不便。商文毅公稱文忠以救時行道爲心、不能使其身安于朝廷之上。名亭之意、特寓情焉耳。然則或讀醉翁記、山水之樂、得之心、寓之酒、遂謂公所樂不在酒、而在山水、亦豈定論哉。

立豐邑會、置學田。門人楊維節以任來學。初先生司南吏、維節心切向往。其師方書田謂先生學問淵源爲海內宗主、欲擴其學、必師事之。乃就任應天學傳、率諸弟子員施化遠、周景濂、陳名夏、張一儒、計蕭聞、黃日乾、王漢、夏聘泰、鍾奇等二百餘人從先生學、分爲明新格致十二社、復以施化遠爲會長、周景濂等爲會副。爲講文二會、文會以應天治中爲總提調、以上江二縣爲提調、以學博三人爲膏會。每月一會、優取獎賞、先生自捐俸贖供用。講會月有書程、初三日、于程明道祠互相譬較。江北置學田十五項、以貸筆研。刻諸生文一集、日鍾兩篇。豐邑學約曰、人生樂事、聲色玩好、過眼皆空、且或反結苦趣。我輩要尋眞正受用安在。夫爾諸士、能收終身、非學也乎哉。然而所學何物、所爲學者何事、不過曰取科第、做好官、多得錢。此從

總角舞勺時，念頭便差，南鍼一錯，九澤都迷。爾諸士試問，從前魁名大物，若而人，台鼎若而人，顯名厚實若而人，其精神結聚，憧憧徵逐，今安在哉。楊子曰，或問治己，曰治己以仲尼。或曰，若是仲尼奚寡與。曰，率馬以驥，不亦可乎。故曰睎驥之馬，亦驥之乘也。睎顏之人，亦顏之徒也。然則爾諸士奚志乎哉。孝德之本也，孝弟不敦，雖有他善，猶猶玉屑盈車，不可琢爲珪璋。李成季謂其猶子曰，爾文吾不能有所與，但勿求人知耳。澹泊寧靜，四字可爲良藥，龍之潛也確乎其不可拔。鄙夫鄙婦相會廚陰明日或揚其言焉。士篤潛行，胡爲乎其炫而售也。昔人稱，華采之言終爲愆，石有玉，傷其山。而且競鞶帨之麗，蕩食色之性。而且喙長腰折，以公庭爲市，無惑乎世俗之日偷而士自賤也。夫士也，埋頭書案，以經史爲味，以躬行爲服，以道德仁義爲偃臥渴飲

而以傳反約、以意逆志、直與千古聖賢夢寐晤對。覿彼舍元龜、其朶頤、所得孰奢。至于理鬱者苦貧、辭弱者傷亂。文章一道、士趨日雜、非駢枝肬贅、則楮葉霧縠、鼓怒浪于平流、震驚飈于靜樹。雖有材士、若燕之行而南其馬、馬逾疾而去燕逾遠。復申之曰、行衰于寡助、友傷于比匪。芝室鮑市、浸淫俱化、故交不可不慎也。爾諸士誦法孔顏、當潛心篤學、尋繹真正受用安在、必有嘿嘿可思者。與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隣。夜光結綠、不作齎市之珍。逸羽翔鱗、豈其圉池之玩。熱鬧中別具冷眼、淡靜處獨有熱腸、夫亦愈知學矣。是故學也者、以言乎其覺也。極西之南有眠人、眠五十日始一覺、以夢爲真、覺爲妄。覺夢之間、特爲爾諸士拈破。如味飴蜜、滿口皆甜、味乎之言、尤甚于是。○陳名夏問賈誼、董仲舒孰爲優劣。先生辯難甚詳、因作〔賈誼董仲舒考

已考漢世儒者、鼎稱莫如董江都仲舒而賈長沙誼以洛陽年少立談痛哭至夜半前席。史稱雖不至公卿、未爲不遇也。後世論者、或互有軒輊。雖黄。君子曰、士生千古以下、論千古以上人物、其人苟孤忠姱修、醇學篤論、照耀史册、如振衣千仞之上、斯亦奇矣。或者猶銖銖寸寸、毛摘其隱而訾議之、將三代而下、幾無全士。斯亦尚論者之過也。班固贊劉向稱賈誼言三代與秦治亂之意、其論甚美、通達國體、雖古之伊、管、未能遠過。爲庸臣害、甚可悼。郎皮日休論誼欲以制屈諸侯、推定正朔、華輿服、通貨幣。天不祚漢、釋灌興謗、竟杜其道、出傳湘沅。且曰、其經濟眞命世王佐才也。郎于瞻未嘗不曰惜乎、賈生王佐之才、而不能自用其才。然曰非漢文不用生、生不能用漢文也。又曰賈生志大而量小、才有餘而識不足。似皆深悲賈生之志、而咎

其不慎所發。王謂賈生不能上得其君，下得其大臣，如絳灌之屬，優游浸漬而深交之，使天子不疑，大臣不忌。意，魚水之歡，金蘭之臭，亦綦難矣。而後世遂以爲賈生者，必當優游浸漬而深交之，然後有以自用其才。此得無以成敗論人，而爲曲學阿世者樹之一嚆矢也哉。夫君子如雲中白鶴，非鵜鶘之網所能羅。子曰，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又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若誼者，亦未可盡非也。且誼非不遇也，而誼議歸農，而文帝開籍田。誼議立法禁奢，而帝躬敦儉朴。誼議衆建諸侯，而帝分齊于淮南之墟。誼患外侮，而帝惓惓備邊。誼患風俗薄惡，而帝務以德化民。誼欲體禮大臣，而帝自後有罪不下吏。近世論者，謂帝深納賈生所陳，而宣室夜半，至使人主自謂不及，誼豈不遇。惜也其賦鵩鳥，弔屈原以死亡之，命也夫。而王安石嘗有詩云懷



王自墮馬、賈傳至死悲。古人事一職、豈敢苟然爲。若誼者、蓋天下才而忠之屬也。仲舒一代大儒、首以天人三策對賢良多士。而武帝好大喜功、舒以正心教化對意頗不合。故一策而再、再而三、視前對不少變焉。程子曰、漢之諸儒、惟董子有儒者氣象。而陳氏謂舒勉强學問等說、古人告君正始之道、不過如此。至其對易王之言曰、仁人者明其道、不計其功。正其誼、不謀其利。史稱兩事驕王、皆正身率下。及去位家居、不問產業、專以講學著書爲事。朝廷有大議、使就問之。其對皆有明法。而紫陽謂罷黜百家、俾世之學者知尊孔氏。此皆漢世所未發明者。舒之學問涵養、出處語默、亦可想見。劉向稱仲舒有王佐才、雖伊尹無以加、管、晏不及也。向之子歆乃曰、伊、呂乃聖人之耦、王者不得則不興。舒師友淵源所漸、猶未及游、夏、而曰管、晏弗及、伊、呂不

加過矣。向之曾孫龔，又以款之言爲然。嗚呼，執是可以衡董子矣。呂子曰：士尚論古之人，而誦其詩，讀其書，論其世，必有然想見乎其人焉。世或號以事功繩人，遂有謂董三表五餌之爲衡疏，立談窮哭之爲用躁，而至論銷兵以加之，乃引外傳和親爲此。夫矮人觀戲者也，君臣遇合之際，同心爲國之誼，自古及今，豈不難哉！是皆有天焉，非人之所能爲也。綱目論曰：文帝最好黄老，凡事都先退一着。做温公曰：孝武窮奢極欲，繁刑重斂，而胡翰弔董生之文曰：上訑訑以爲得孰好賢，如緇衣，此其之問難言之矣。故君子惜賈生之志，而歎董子之儒效不彰，尚論者悲之焉矣。或曰：即使誼得君行志，恐紛更大過，得之較勝孔明之于昭烈，失之或反不免王安石之于神宗。而董子一代儒者，使居伊呂之地，即未遽毁周，或必有可觀。而君子曰：士亦豈

必以事功繩人哉。之二子者，其孤忠婞修、純學篤論，舒于道德近，詣于節義近。而新書、治策、玉杯、繁露等書，亦皆戛戛乎鬱龍虎之藻，湛理道之英。論人于三代而下，皆未易輕、非之也。或曰，敢問所安。曰，姑舍是，

出門曲　出門紅日高，薄暮猶未歸。浮雲何休歇，東風吹客衣。萬家爭曉炊，囱烟霧人目。飛鶩趁高樹，山鵙不知宿。荻斜多少年，高樓辭浮白。東隣有饑叟，空釜對兒泣。桃樹依牆枯，柳樹多萎黃。獨有老松樹，年年抗風霜。

三月，太倉告成。工始于辛未九月，于壬申三月落成，經營備極苦心，用積贖鍰三千餘兩。節省修倉疏曰，據總巡倉湖廣司郎中白紹光會同督工主事何其俠、孔元德，監收錦衣等五差郎中等官夏吉任儆等呈稱，節蒙臣憲牌，爲南庾有漸

充之日、各倉無不圮之廠等事。本部院昨年受事、目擊此中各倉如掃、憂天有心、拯溺無術。幸今千艘漸集、一軍宿飽、猶如髮桑餓子、方獲乞粥、而各倉日日修葺日日坍塌、日日開銷、日日虛冒、是真無以家事視國事者耶。安得土苴棄之若此。是本部院之責也。等因、檄行查估去後。隨該本職會同各差、查造圖說文冊并估計修理數目到院。蒙批、閱各差所估、急修不下數千金、通行修建不下三萬餘金。大抵作頭書攢軍斗等役、視修倉爲可居之奇貨、乘此查議、指一開十、希圖冒破、仰廳即會同鄉衣等差親詣各倉、再行驗實確估。又蒙臣憲牌、閱送二十七倉圖冊、俱不合式、亦多浮冒。本部院欲設處大修、一洗荒陋、而復壯麗之觀。若不詳悉於始、必將潦草于後。仰廳轉行各監收官、務要親詣各倉、將一切門扇牆垣、官廳祠廟、廒房囿基等項應

急修、應大修、應中修、應小修、俱當備明開冊。此一番修後，須查官攢作頭匠工某、督工程某包修理，必以五年爲率。凡有損壞，即歸責于匠作分管之原役等因去後。續據錦衣等差復行摠估冊稱五差二十七倉共摠估銀七千八百六十五兩零、錢三百二十二萬一千零、共約該用銀錢一萬一千八十六兩零、而門屏修飾、扁額坊檻之類不與焉等因到院。復批當此公私交困，安得有此金銀供府詘舉贏之用。然日緩一日，必日廢一日，數年之間，盡成瓦礫蓬蒿矣。復檄聽轉行監收官、各宜暫撤他務、悉心經營。念此工大費少，嚴防月破、上緊督趨。仍查議心計空閑司官二三員，就令督工趨事、早竣盛舉。復經議委山東司主事何其俠、河南司主事孔元德堪以督工、隨經劄委同總巡郎中再行親詣各倉、會同監收官細算查估。猶恐不確、本部院

復親自于八月十九等日起、躬詣各倉、逐厫磨筭、手批核定。復會同本部堂于九月初三日起工修建、見今各官分工督造等因、節次呈詳到臣。該臣看得、留都爲 祖澤根本之地、積儲係軍兵續命之膏。古人九年餘三、三年餘一、未聞都會倉廩無旬日之儲而不脱巾者。連年屢譁洶洶、此何光景也。幸以 皇上之靈、稍稍舳艫銜尾、貔貅鼓腹。而昔苦無米、今又苦無倉、官解守候露積浥濕。此又何光景也。昔稱匱竭者、不過曰仰屋。曰家徒四壁、今 併無屋可仰、無四壁可家矣。試觀諸倉、皆 高皇帝擇建高阜、踞風氣結聚之地、乃 廢墻折棟、一望蓬然、殊非治象。此又何光景也。臣實蒿目厲心、而委估動以數千萬計、時詘舉羸、無箸可借。蓋舊例各衙門大修、例責丁部。今南工稱匱稱苦、臣安忍開口相告。是問之南工已矣。使本部稍可爲力、亦當咨



行會修。今南計價苦甚于南工、是問之本部已矣。臣衙門舊有歲須贖鍰、席竹等項、備每年小修。臣到任清查、兩縣報貯不過二百金、別項透支、已過其數、而部院總巡各差人役工食、紙劄公費之需、皆取于此、猶苦不給、是問之臣衙門亦已矣。然而臣之心不敢已也、計年餘以來、所節省清核贖鍰席工米息等項、銖積寸累、約三千餘金、皆係無礙銀兩、臣謂庶幾可以了此矣。初檄各監收官估修、以三萬有奇報。再撤減估、以一萬一千有奇報、徒令臣望洋而歎。臣于是復檄總巡郎中督工主事及監收官、責令一一親歷細核、計所省已十之三四。臣復親歷二十七倉、逐廒躬閱、隨件剔釐。復會同本部尚書鄭三俊親閱商確、計所省復十之七八。臣于是始喜庶幾真可以了此也。借令此時不急料理、恐後此愈傾愈圮、雖實費一萬一千、或實費三萬、

亦難了此。臣于是復會同三俊、于四年九月初三日、率所屬祭告太倉、與工修建。大抵秉天之時、相土之利、因人之宜、修材之用、廢者平之、坍者補之、傾者建之、滲漏者補葺之。雖斷甎、瓦、竹頭、木屑、亦皆經臣與三俊之心目而實不廢正項一錢。見今次第經營、落成有期。查修續據水兌差郎中等官朱葵路進呈稱、水兌舊無廠房本部堂署部院時節省修、建廠房六十間解戶利賴。今本部院節省、創建水兌五十官廳墻垣已畢、但場無廠房、合議修建等因。又據江北分司主事沈時亮呈稱應天、橫海等倉俱年久傾圮、不堪貯米、應請照江南修建等因。臣又看得水兌廠房乃先年所無而創爲之者也。江北諸倉、乃年久傾圮、而當修葺者也。臣俱批行一併查估修建。但必經臣躬自親閱、方可杜冒破而核實用。至于鳳陽分司所管鳳陽、英武等

僉、亦屬。臣衙門督理、例于該差廠竹內構節修補。合候明旨、容臣一併渡江、親閱工程、核委修葺、俱不許動支正項。其勤勞司官及工程次第、統容刻期竣事、另行一併核敍奏聞。夫臣理財無能、善病素餐、回想前此光景、不啻談虎。所幸稍稍安枕者、皇上之精神所動也、北計臣之聲氣協應也、本部計臣與省直撫按同心督核之力也。第臣于深幸之中、轉有深慮。東南民力竭矣、有司于任往借、南倒為餘地。今根本之計既不容緩、若非賢有司、以節耗華例之意、恤民如子、而病將在民。近日遠邇皆以南庾為小康、臣恐此言一傳、中外或復仍前秦越、將無轂轒不轉、睢隨乾乎。若非實有餘三餘一之蓄、終非長計、而病又將在國。今臣已預為可備蓄之地、以待有司、下不病民、上不病國之人。若空櫝存而珠去、七簪設而髮捗、亦安用此。赤白洪匡之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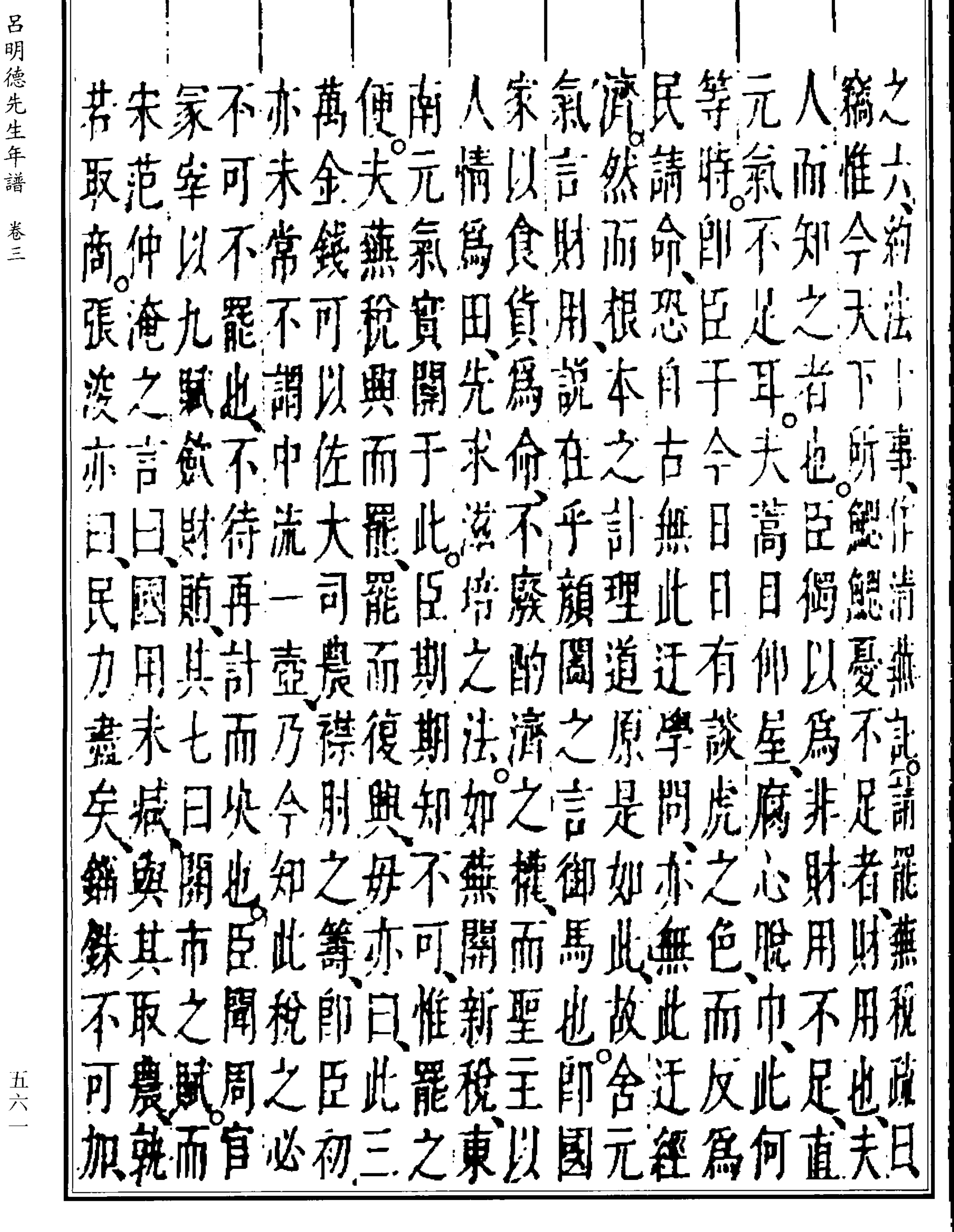
乎。○是疏在辛未十一月，附記于此，以見始事經營之不易云。○著南考工記，其記序畧曰：「秦以前，天下地各屬其封國，王者制其貢而已。秦以後，天下始一統于京師，王者制貢，必責其數，故山川所產，一鱗一藻，亦稽于土，登于版。而橐血之賦，動關軍國治亂，豈惟曰與瑤琨篠簜、齒革毛羽等。辟之人有背手足，總以戴元首，而心腹是衛。按周禮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于是立地官司徒，以安擾邦國，于是有九賦九式，九貢九兩之法。而分土制賦，尤詳于禹貢。我朝兩都並建，豐鎬實爲根本，陵寢居于斯，漕運扼于斯，九萬官軍待命于斯。凡五省會十四郡三州四十二屯，則壤定賦，軍國之樞，治亂之數，于斯焉在。松生其南，而苓生其北，彼林此林，彼榮此榮，厥惟重哉。而後乃漸輕，至于積輕而不可返，乃始有蠲漕軍諱之事。自天子所謂我來

矣。豈惟其庾空如洗，亦並無庾。數月而積哉。期年而定，三年而始有兩年有奇之積。入告我后，廼經廼營，越十月而工告成。所經費者，皆積省贖費于正項分毫弗損也。天有時，地有氣，材有美，工有巧，遷乎其地而弗能爲良也。此　天子之靈，同事者與二三司官之力也。雖然，石有時以泐，水有時以凝，有時以澤。鼎新于今，而剝落于後，其可乎。故曰先甲三日，後甲三日，蠱之元亨。而天下治，類如此。獨一庾云然哉。繪其圖，志其勝，稽其程，核其積，而又彙其疏與檄與詩文而並志之。蓋在昔一望无際，其象剝，今始有輪奐之觀。其象鼎而以艱辛丁寧誥後之人，其象蠱。瓊山有言，天下財賦出于東南，而金陵爲其會。戎馬盛于西北，而燕京爲其樞。嗚呼，其可忽乎哉。後之君子按圖攬勝，稽事考辭，庶幾由秦之法而聯劉周官之全，善通禹貢之意，俾肩背

手足常雖心毀元首之翼與藏無戮、治亂之數、亦可預記而籌也。是故作南考工記者記工也、然而記工非余意也。落成度工二首。吐菰瓦環劇杞憂、雙屨巾脫與芻求。心危此地曾舉卵、手起斯民出納清。雖暫倉箱來服底、循多衍轍上眉頭。如將國事同家事、都許背庭夢裡蓮。諸司經始尚躑躅、竟喜工竣勝補首。費僅三千皆積省、胥餘百萬可輕除。天生傲骨偏違世、自許癡腸頗慊于。髮鬢半絲、心血盡休令雀鼠蝕吾廬。遊雙死官寺逐日看倉至午殘、多尋幽勝暫傳養。三山地老唐供奉、雙寺僧爭晉死官。亂竹臺荒遊鳳址、寒楓洲冷放魚灘。蕭騷意思無人識、自解囊琴對水彈。

四月、請罷蕪稅。

蕪關原係創設、具題請免下名。時吏胥恣橫、因題參挐問朱登仕、禹之功等十餘人、分別遣配追贓、驅逐冗濫員役百餘人、竟減商稅領十分



之六約法十事、作清燕亂。請罷燕稅疏曰：竊惟今天下所鰓鰓憂不足者財用也。夫人而知之者也。臣獨以為非財用不足，直元氣不足耳。夫高目仰星、腐心脫巾，此何等時，即臣于今日日有談虎之色，而反為民請命、恐自古無此迂學問，亦無此迂經濟。然而根本之計理道原是如此。故舍元氣言財用、說在乎顏闔之言御馬也，即國家以食貨為命，不廢酌濟之權，而聖王以人情為田，先求滋培之法。如燕關新稅、東南元氣實關于此。臣期期知不可，惟罷之便。夫燕稅興而罷、罷而復興，毋亦曰此三萬金錢可以佐大司農、襟肘之籌、即臣初亦未常不謂中流一壺，乃今知此稅之必不可不罷也、不待再計而決也。臣閱周官家宰以九賦斂財賄、其七曰關市之賦，而宋范仲淹之言曰、國用求藏，與其取農，孰若取商。張浚亦曰、民力盡矣、錙銖不可加、

猶權貨稍存羸餘，可救一時之急，故征商非古也。然君子不諱言之者，所以經國用、抑逐末也。今撫、杭、淮、揚、九江之間，何在無稅，然皆有磯滸可扼、擱欄可建，有灣泊之港、有開放之期，獨燕關則灝然大江，一望無際，既無磯嵩擱欄可以扼其要，司其錠其往來，得以意隱見矣，其開報得以意多寡矣，其盤量得以意長短矣，其貨物得以意美惡矣。需索者以爲几上之肉，包攬者以爲可居之貨，而又或開放不常，泊舟無巷，守候苦于因鬼，分割扁于湖心，甚或一夜大風，江濤號怨，壑于江魚之腹者不知凡幾，客貨凡幾，生命也。號哭之聲，咨嗟之怨，感傷扼號之情，不能盡逃，此豈司官盡不肯，胥役盡無良，其地使之然也。且也人情難與慮始，黎民易懼非常，所以舉稱不便，其情使之然也。即臣部前後嚴懲關役，苦心調劑，弊幾不重擾民，而終不如罷之

便。夫非獨商欲罷、即民亦欲罷、即與論亦欲罷、即臣與見者聞者、商議及者亦無不欲罷。意、欲罷者人心之同、不能即罷者國計之詘、其時使之然也。雖然、國家無此三萬、如太倉失稱米、以三萬而失億萬人心、使億萬人含愁飲恨、無以爲生、且以燕附天下也。且如上流則九江稅、下流則南京揚州蘇州杭州俱稅、又加此稅、是稅外稅也。況此稅特自崇禎三年始耳、非必不可已之舊餉也。又況此稅初議止漫加二萬耳、非必不可藏之額編也、此臣所謂罷之便也。或曰嘻、何言之易也。當此戊巳無閒、庚癸頻呼、錙銖可惜、何況三萬。臣于此亦徘徊反覆、無以自解。無已、臣有三議、可借前籌。其一、撤去臣部司官、以此稅歸併工司、止稅進口、及落地稍藏一萬、似爲寬一分、民受一分之福。然衙役仍終苦多、稅額恐又苦少、且恐借不及額、以階之厲者猶

故也。其二、併司官衙役盡行撤去、亦不必歸併工司、止下撫按行有司查各貨物行頭、酌量多寡、派定包稅、畧做南京杭州稅法與各州縣包稅法、亦摠去一萬或摠去一萬五千、更爲簡便。此非臣臆說也、今兵部尚書熊明遇曾爲臣言、舊蕪湖令程九萬曾對明遇言蕪湖布行等行情、願包稅足二萬額。而南工部侍郎徐良彥亦爲臣言、各行戶亦曾面陳包稅最便之說。明遇見在長安、良彥考滿北行、皆可問也。其三、臣又有至簡便之法、謂計臣原止議加二萬、不如一槩罷、免併司官衙役俱撤、併進稅包稅俱罷、使東南百萬商民脫此苦海、復　光宗已沛之深恩、廣　皇上久含之生意、將風水渙而大號先渙、王居雷雨解而甲拆、皆被至仁、巽風遐邑、屯膏立蘇。臣部頒將湖廣布政司借用過臣部額項鹽鈔銀一十三萬餘兩、內除已解過八千有

奇餘一十二萬抵大司農蕪稅之數，六年後另行酌議。或容臣部催此項額餉，加以鑄息、鹽南增稅存餘者，每年補足二萬之數，以救東南，亦于臣願竭力圖之。若計臣日此新餉辦槩罷，或仍稅進口作不了局，臣恐東南元氣盡而財用安從出。且恐以財用而剝元氣，失人心，將人情之田殆荒，雖獲此區區，猶石田也。前本部尚書鄭三俊已 上疏求罷，未蒙俞允。臣今補牘川陝，伏望 皇上早沛德意，賜罷免東南元氣所存多矣。奉 旨：蕪關已有屢旨，不必紛紛條議。約法十事，剝為約法十事，倘要無擾，以救商民水火，以宜朝廷德意事。照得蕪關新稅，係朝廷不得已而設以助餉，原與南部無干。但本部院目擊商民稅外加稅，已經具疏請罷稅，未蒙聖恩允罷。隨經歲汰冗役約一百餘人，訪拿巨蠹約十餘人，裁去副役約數百餘人，關政稍為清

肅。但鹽貨之外、又論搭載貨爲非法。除已查收九江等處税則、爲商民具題、仰求聖明止論梁頭、不論貨物、一從輕減、亦不許更盤貨物、除候題請明旨遵行外、所有一切弊蠹、合行查革、以救此一方水火。爲此劄仰該關頓員、外遵照劄內事理、凡有搭載及陸行貨物、一槩不許抽税、亦不許多生事端、另出小票、致令衙蠹作奸。亦不許衙蠹奸僧播言、揑造鼓惑人心。如違、本部一衙併訪拿、依律重究。仍一面移文撫湖縣知會、先具不違依准繳査。○一、客商貨物、見令姑照原定九則丈尺起税。今已具疏止論梁頭、照九江例、從輕起税、候明旨施行。一、搭載貨物、各關原不起税、令一槩禁止、不許起税。一、陸行貨物、俱不許起税。一、出口免税、不許另立小票。一、税則丈尺務要公平、仍具丈尺一副、用銅一嵌、送部將不許衙[illegible]置及虛報浮數。一、客商船



到、許令自投報單、該關親驗發放。一、不許秤收、稅銀、擅加火耗。一、凡大小船隻隨到隨投、即與放行、不許勒抑遲夜。一、客船偶爾遇夜、許泊湖口內、不許滯船久占、別生事端。不許關役市棍恣意包攬、賣放船隻、及捏造流言、別生事端、以上十事、極爲簡要、務體遵行。如有故違、即行訪拿、盡法究治。知而不遵、一體問罪。

請寬南京加稅。留都額外加稅、物價騰貴、民情洶洶不堪。四月、請寬加稅、爲根本之計。疏曰、查南京督稅分司歲課、昉自國初、靡得考鏡。在隆、萬間、逐季差委、約毎年報銀四五千、或六七千不等。自萬曆二十一年始定歲差歲報、以一萬爲率。矣。崇禎三年六月內始准北咨、倍加稅額一萬。既而議權無稅三萬、解北充餉。北原題已多一萬。南京增稅、似當免加、即北咨明云宜謀犇領、仍聽南部充餉。如有贏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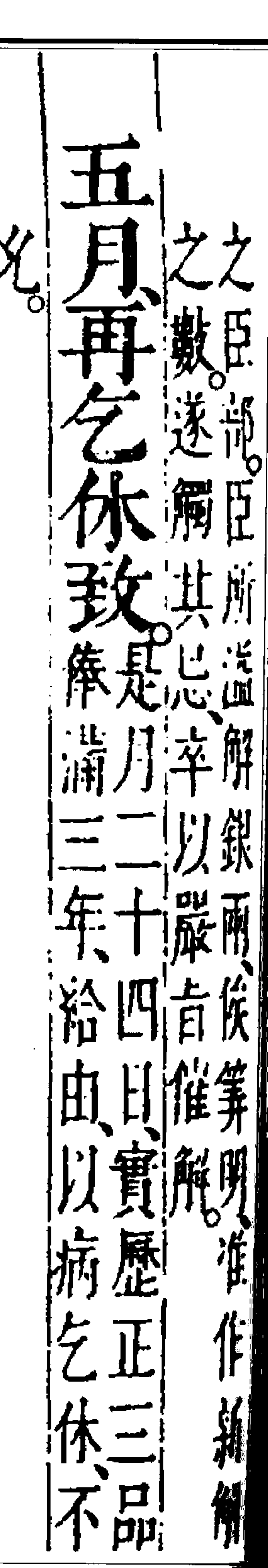
照加額解部、非取必加一萬也。但既奉加稅之議、司官凜凜、功令是權、而商民之苦海返爲邏役之利囮、貿易之攢買終歸窮黎之剜肉。於是不得不倍舊額起徵而分司一身不能分耳聽分目視、勢必委之都稅等五司、龍江等三關、各大使巡簡等官、但各官俱隸應天府、不屬分司管轄。即起解稅鈔、分司止司查核、並不經手、則爲之窟者捌矣。乃各官勢又必委之吏書鋪戶趂欄等役、則爲之窩者數十矣。又有行戶之攬、有遊棍之索、有秤兌之耗、則爲之窟者不啻百千矣。於是轉相漸匱、幾不可窮詰。凡客船到港、便有一種攬頭視爲奇貨人之公家什一、府之鋪巡什三、府之攬棍什六、而商與民之圍苦且萬億也。紫南都繁華之地、民好奢靡、物力匱詘、自加稅之令下、而市價日貴、一日、小民日窮一日、至于擔挑背負、零星貨物無得免者。不以此

將浦西露之澤、收鴻雁之心、而與小民爭尺寸之利、即使如各關增之果數萬、尤當爲祖澤寬此一方。況所爭止此一萬、在國家視之猶毫髮也。除金玉珠翠紬段錦繡等貨皆本院議、逐末當抑、姑仍照舊外、其有雖係紬緞、而勢下常有、包納爲苦者、如人城之綵莊綵緞、織金杭項、刻綵杭項、酒線杭項、刻綵補、粧紗補、酒線補、刻綵裙邊、刻綵袖口、抹絨冒條、堆紗人物吊屏之類、臣以爲當全免增稅。又如豬皮豹皮獐皮野猫皮牛皮狗皮之類、臣亦以爲當全免加稅。乃有田家器用如犁鋤鏟杈水車諸農器之類、又有爲小民日用所需如米粉蒜苗醋糟桃杏柿藕之類、又有爲窮民所業而不甚貲歛如炒豆豇豆乾土粉渣牛毛豬毛狗毛雞毛雜毛之類、又有粗重之物如石磙石磨石碓石杵石柱脚石階之類、又有最細瑣如紙觔土盆土缽磁器人物

之類、又有賬用徵物、如綿鞋蒲鞋麻鞋羊皮襪、頭髮網巾之類、凡此者進城之稅、臣以爲新舊之稅、可盡免也。又如出城有飯稻飯米蕎麥大麥黃豆青豆黑豆紅豆菉豆蠶豆豌豆小麥零碎米、皆小民零買食用之物、與入城之大販不同、無論新舊稅亦可盡免也。又如出城之牛血紙觔池泥毛渣紅土鐵渣木觔泥人綿鞋秧鞋竹帽筒及牛毛狗毛驢毛豬毛雜毛雜底皮之類、皆至卑微委瑣、無論新舊稅亦可盡免也。以上共八十餘行、筭已悉于絲毫、在國體祇見瑣屑。物入騰其湧貴、在小民倍蓰窮困。況小民生理、街頭市賣、店牙既無定主、術胥最易欺蒙。故前二項當免新增稅、後八項當盡免新舊稅、於以平日小之市估、安根本之人心、端必由之。益自蕪稅與後自蕪來者、臣前議免新增稅銀、業已虧額十之四五、今又罷此數十行之新

舊全稅、臣未知一年總計所收若干、能足舊額之一萬否、豈尚望餘出新稅、即臣部徹底清查、嚴諭司權、使之潔己急公、倘有贏餘、亦應無幾。即使贏餘、亦當存留、爲額外協濟上供袍服之需。然而臣亦未敢必其贏餘否也。臣又查得向年搜括助工、曾報分司羨銀一千、後遂爲例、助南兵餉。臣謂司官賢者第不自肥、自有溢額、若額之外復。有羨、將衙役借爲口實、羨之外又復有羨。臣已大張揭示、不許科加耗羨矣。臣猶恐各關收稅借口傾銷、起解添搭、或于正稅則例之外多收耗羨。即同官無染、而巡攔員役難保全無。請乞天語申飭各關俱將收稅則例大刊木榜、樹之通衢、仍立石嚴諭、不許掯勒包攬、不許多收耗羨。違者、許人告首。或查訪出、依律究處。庶關役稍知儆、于通商惠民、兩有補矣。

内監織造額外濫求疏爭不克。上供機房織造原係工部職掌、南戸部止該辦料銀八百七十二兩零、米五千七百一十三石二斗。十年內、本部解過銀七萬四千五百餘兩、支過米五萬七千一百三十餘石、皆那借鹽引紙價兵餉事例西關增稅等銀、而內監車天祥以爲分毫未解。于是年四月、先生奉旨回奏、以爲濫額十倍、匱庚難支。中有曰：崇禎二年、據南工咨、該監車天祥題稱仰體皇上儉約、對景十節、并開有傳送每年止用一萬有餘、連歲進不過三萬之數。若然、則十年應節省七萬有奇。今工部咨催仍執三十七萬之說、而謂各衙門共欠五萬二千五百有零、蓋十年以前會估之浮數也。昨冬該監車天祥題、各衙門尚欠二萬八千者、蓋十年內用過及該監所節省實用之確數也。又曰、該監節省之數自應盡



之臣部。臣所鹽解銀兩、係筭明、准作新餉之數。遂觸其怒、卒以嚴旨催解。

五月、再乞休致。是月二十四日、實歷正三品俸滿三年、給由、以病乞休、不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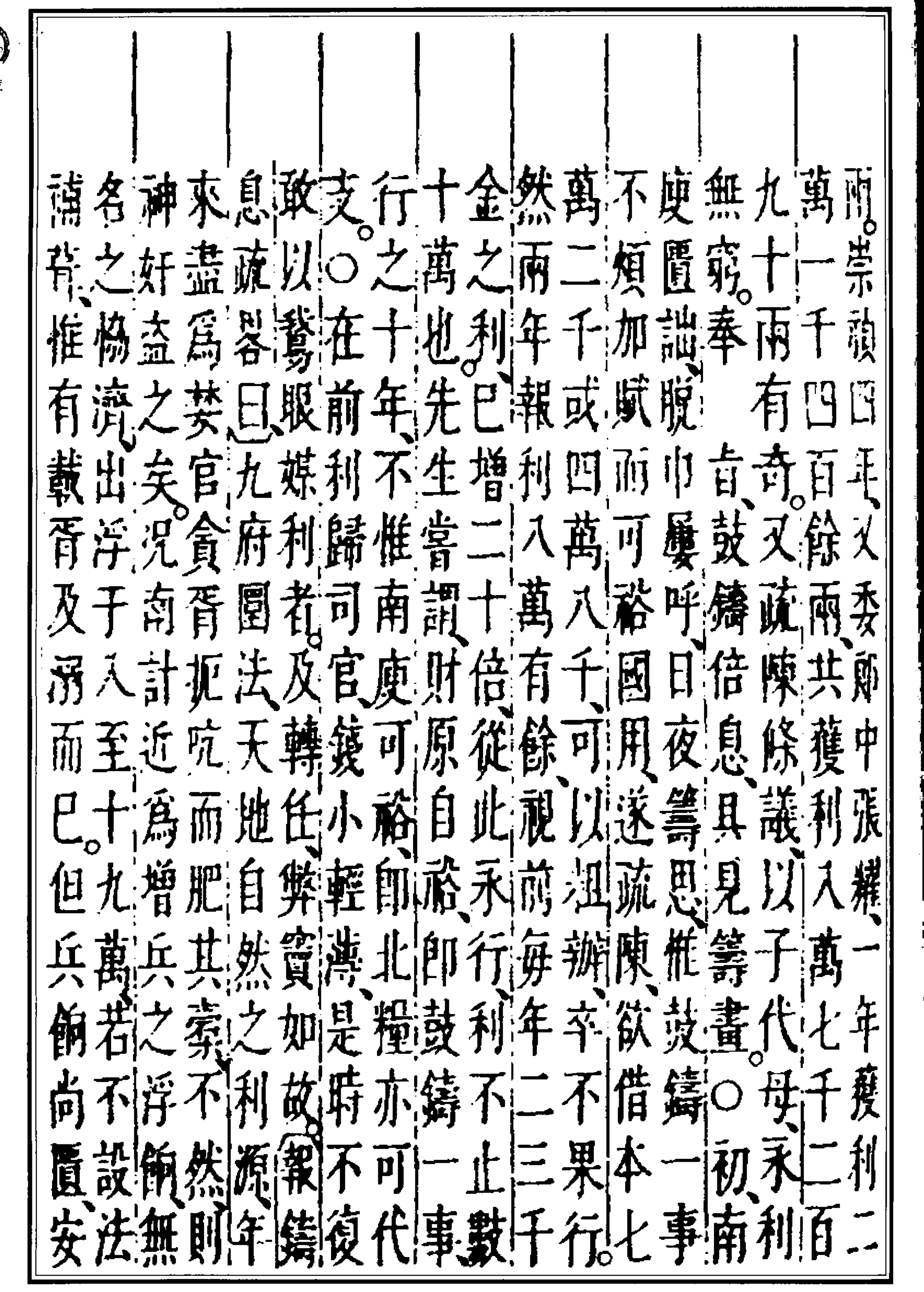
六月、疏再舉劾。舉河南布政賈湯洙等一十九員、紀錄優擢。劾浙江分守金衢道蔣谷春、甘佯旨催。劾州縣官朱應聘、劉光祖、謝命賞、章鳴謙等、革職降級、督催完解。

十二月。時南軍值年節冬殘、稱貸富室、加息勒責、每糧一石、不得五斗、據軍士情願、領錢代米、咨部、會同科道、委官折放、二次共節省銀七千五百兩、俱批主事史纘烈、韓文鏡磨勘。北戶部奉旨、加意覈核、具見急公。○先生於錢糧分毫皆加樽節、

然不務嚴刻，而于裕國利民爲兩便也。二年共節省銀一萬七千兩，皆報解北部。○是年，先生嘗閉門讀詩、讀易，曰覺有得。○先生每言，徵司理時頗信無過，惟覺好惡分明耳。

崇禎六年癸酉，先生四十七歲，在南京。

正月，疏報鑄息。戶部鼓鑄新舊兩廠，舊廠向來每年獲利二三千金，新廠因罷鑄，日就傾圮。先生到任，目擊南計，置之。借本鼓鑄生息，以補鑄漏。舊廠崇禎三年委郎中魏良棿，借鳳陽倉光禄太僕并暫節汰銀二萬九百餘兩，一年計還本外，獲利二萬二千三百餘兩。崇禎四年，又委郎中李檝，一年獲利二萬三千一百餘兩。新廠崇禎三年委主事何其僎，暫借庫銀二萬兩，一年計還本外，獲利二萬零四百


所。崇禎四年、又委廠中張耀、一年獲利二萬一千四百餘兩、共獲利八萬七千二百九十兩有奇。又疏陳條議、以子代母、永利無窮。奉　旨、鼓鑄倍息、且見籌畫。○初、南庾匱詘、脫巾屢呼、日夜籌思、惟鼓鑄一事不煩加賦而可裕國用、遂疏陳、欲借本七萬二千或四萬八千、可以泅辦、卒不果行。然兩年報利八萬有餘、視前每年二三千金之利、已增二十倍、從此永行、利不止數十萬也。先生嘗謂、財原自裕、即鼓鑄一事行之十年、不惟南庾可裕、即北糧亦可代支。○在前利歸司官、錢小輕薄、是時不復敢以鬻眼媒利者。及轉任、弊竇如故。報鑄息疏略曰、九府圜法、天地自然之利源、年來盡爲婪官貪胥扼吭而肥其槖、不然則神奸盜之矣。況南計近爲增兵之浮餉、無名之協濟、出浮于入至十九萬、若不設法請背、惟有載胥及溺而已。但兵餉尚匱、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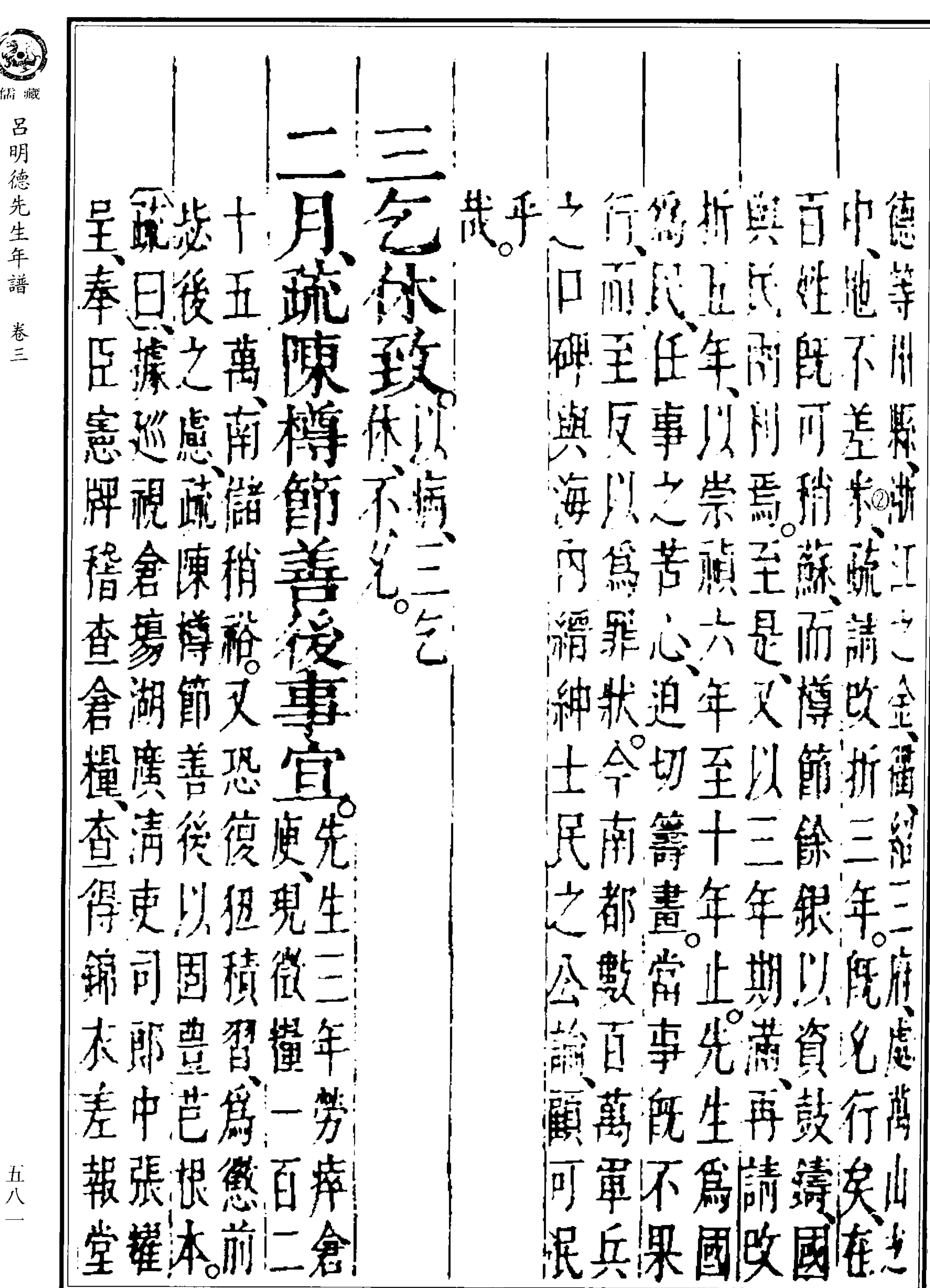
有鑄本。卽有本、而苦銅不至。卽有銅、而又多私有之、以暗姦利權也。每年報息、不過二三千金、國家亦安用此漏卮爲。臣嘗日竭力、斗粟必節、半鏹必惜、所節核清查以補缺額之鑄漏者、業不敢自愛髮膚矣。又實見得鼓鑄一節、尤爲有全利而無小害、于是疏借光祿太僕鳳倉等銀、止六千餘耳。復暫借庫銀、責成督鑄司官、俾興利剔蠹。蓋常一食三廢箸、中夜不寐、而汲汲計此也。今二年所矣、前後委司官四人、除暫借庫銀俱照數扣還、及所借光祿太僕鳳倉等銀俱歸銀庫、已經臣與計臣鄭三俊會查清楚訖、並在廠工食料價俱各清算不欠外、實淨獲利息銀入萬七千二百九十二兩有奇、俱係見在兩廠數目、充作買銅鑄本。據前後郎中等官魏良槐、何其倓、李栴、張耀報冊、又委郎中畢生輝查核相同。較之先年二三千之息、不啻二十餘倍、

皆　皇上振飭之靈也。若行之十餘年、以子代母、源源不竭、即爲國家生息數十萬矣。雖然、不敢必也、何也。蓋以前此非無本也、非無人也、非無爐也、而何以每年止二三千之入。今雖獲息入萬七千有奇、倘一不法之人永久、恐臣病日甚一日、不免一去、而將來此息勢或委之亡何有之鄉、又安望更生息于不竭之源哉。臣爲此而懼、懼而思、思而爲之法、合無將此入萬七千之息即作鑄本、既不必再借庫本、亦不許擅有支銷。即庫廠事關一體、緩急不妨相濟、然隨借隨還、各無虧額。即不得已而動、亦須每年一次具本奏報、過算原鑄息若干、又生息若干、或某項支用若干。每年一次、以省煩瑣。督鑄司官務遵明言、以費息多寡、有無釐弊爲優劣。況臣部又添差司官、設法買銅、有不競趨被濯而盡力急公者、豈人情哉。勞前苦無本、今苦無銅、替前銅

客多販至南京、燕湖、就近兑買。臣前疏有七萬二千或四萬八千可粗辦之說、蓋謂以一本在鑄、以一本買銅、緝然易辦。今北工、楚撫等衙門于荊州等處多關鑄廠遂致銅客被截、終歲無一客至南者。司官買銅、各自差役持銀向湖廣貴州、雲南、陝西等處採買、五六個月方一次往返、而又有被別鑄局截留不發者。所以掣附東手、猶有未盡之利、猾病之心也。合無令後如有擅截臣部銅鉛、查明胥役宪治、職官參處。然姦儈之、私販、猾役之夾帶、買銅通弊、何處無之。不可不虛心互禁。臣已發印號簿批文于錢廠、銅差及荊鑄關監、許令稽查、凡臣部買到銅鉛、批文號簿比對相合、即刻放行、不得留難。如有批簿不合及批數少而銅多者、即係私販、許申明臣衙門宪治、以杜私販夾帶之弊、但不許擅自截留。即各鼓鑄衙門以北法核買銅之數、杜私

鑄之弊，寔假借之端，亦未嘗不可行也。至于南鑄獲息，比北鑄獲息原微。蓋南錢太賤而私鑄盛行，若不設法疏通禁止，將來錢法壅遏，莫可究詰。並祈勅下南京都察院及操江衙門，轉行五城各撫按，嚴行禁止私鑄，並禁止私錢。其官錢須重一錢上下者，務要每百文抵銀一錢。其七八分以下之私錢，不行禁止。或嚴治私儈，不許買換，或設法買銷，俾歸實用。毋俾神姦與國家爭利權，此亦生財大道之一要領也。序陋巷志曰：陋巷之有志也，所以規賢也。是故舟以紀之，靈之之自也。圖以貞之，標之趨也。品物章之，鐘鼓之式之，典謚是乎，仰之端也。淑其淵流，示殊衆也。隆之以代，烈節畢彰。風沸下也，綸彩厥錫，由藝呈能，表永芳也。夫如是，而天下猶不知所規而序志者，則奚規哉。雖然余規顏氏子之有與者，或曰：自孔顏沒，歷千餘歲，陋巷之學絕，子孫

世興、未復明焉。其謂規興者、以慈乎。夫學以規之者、常也。顏氏子非文王、猶興者也、然則余奚規。蓋顏子、王佐才也、不幸而早世、爲孔子不王之兆。故曰噫、天喪予。非止悼傳、亦以占麟。凡王之興、天必與之佐、孟子所謂其間必有名世者。益稷、禹、尹、朱佐湯、旦、尚佐文武、天固生之、雖鳥氷牛巷空桑滑濱、必全成而置之王。則孔門王佐、止一顏氏、天生焉、又喪焉、何也。或短其年以長其子孫耶。今其子孫世世興起、蹶烈名位、揮霍赫灼、非復陋巷、聳耳目而新之、則樂蓋浹、才益薄、而天益不可問矣。常觀之風、一也、春則展、秋則落。雪一也、六出則益、五出則損。予所以規焉、令興者彝其樂、以養其才、以固其天、如太史之言、令曰陋巷門牆、別能容受云爾。學焉而規之、又常人之見也、天下且知之矣。○是年正月、再乞改折、未行。○先是、以南直徽州一府、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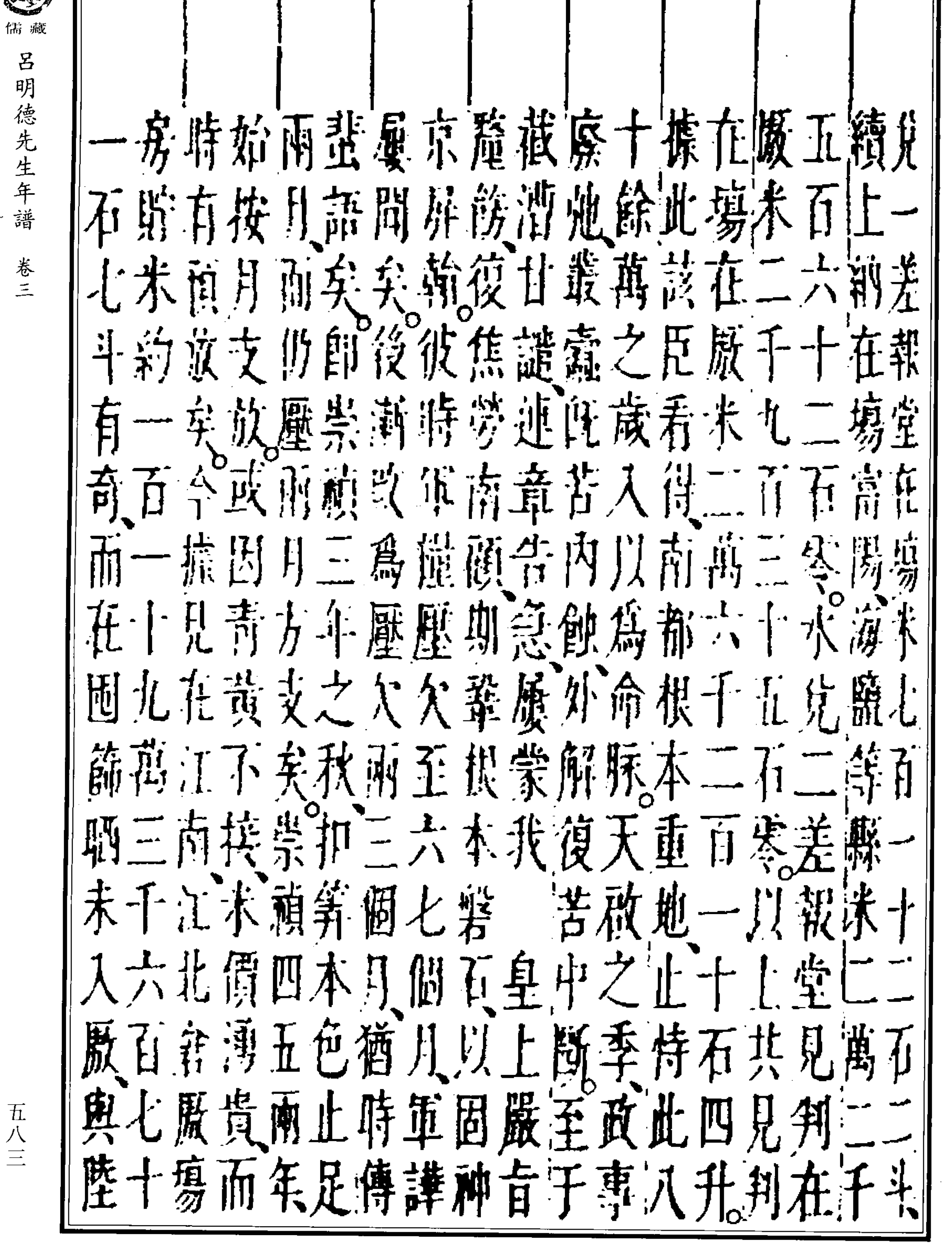


德等州縣、浙江之金、衢、紹三府、處州山之中、地不產米、②疏請改折三年。既允行矣。在百姓既可稍蘇、而樽節餘銀以資鼓鑄、國與民兩利焉。至是又以三年期滿、再請改折五年、以崇禎六年至十年止。先生爲國爲民、任事之苦心、迫切籌畫。當事既不果行、而至反以爲罪狀。今南都數百萬軍兵之口碑與海内縉紳士民之公論、顧可泯乎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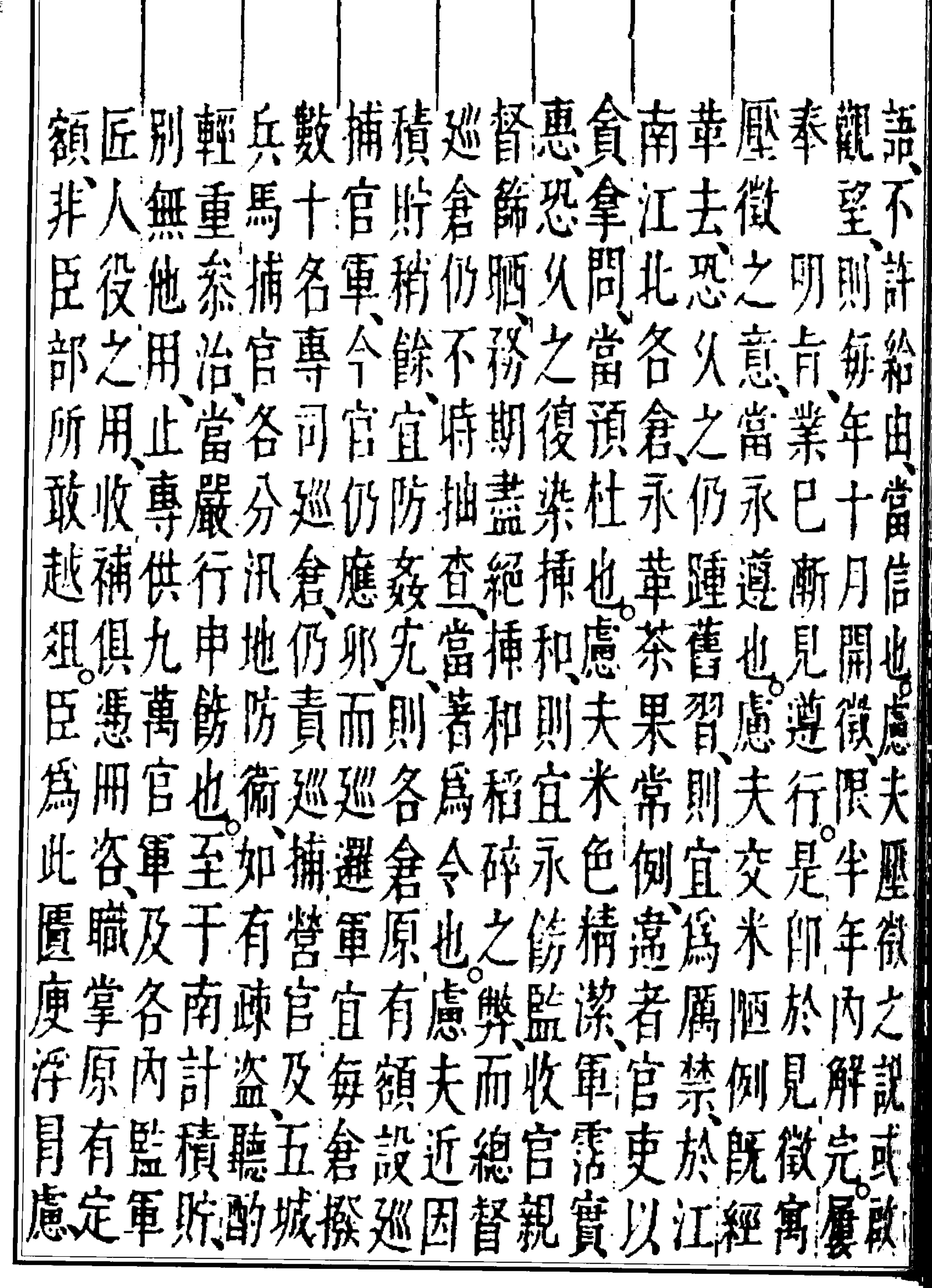
三乞休致。以病、三乞休、不允。

二月、疏陳樽節善後事宜。先生三年勞瘁倉庾、現徵糧一百二十五萬、南儲稍裕。又恐復狃積習、爲懲前毖後之慮、疏陳樽節善後以固豊芑根本。疏曰：據巡視倉場湖廣清吏司郎中張耀呈、奉臣憲牌稽查倉糧、查得錦衣差報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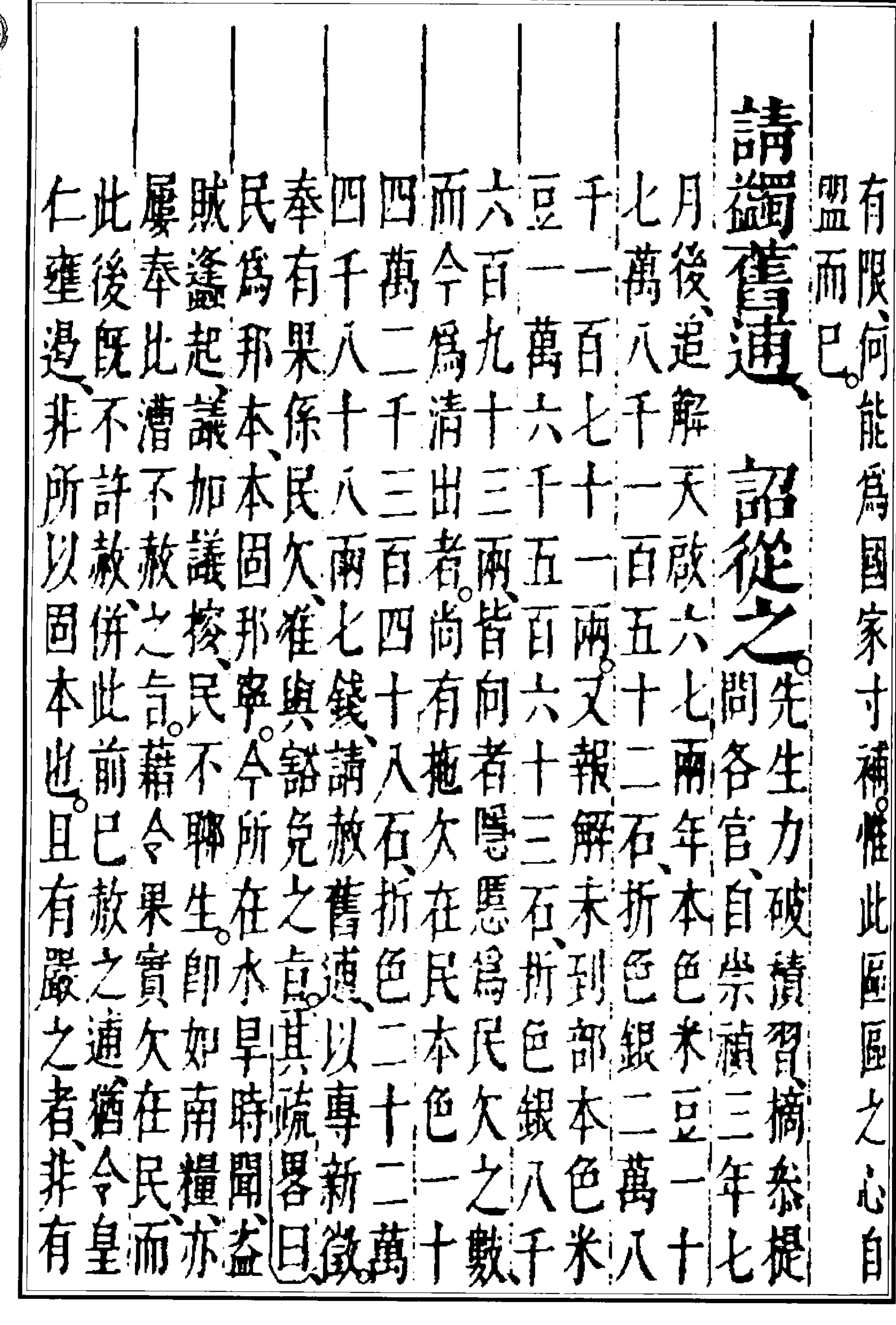
存厫米二十三萬四千六百五十四石零見囤在壜永新縣米九千九百二十五石三斗、已投文未進倉臨川縣米一萬八千五百三十三石七斗、臨安縣米八百一十六石一斗。復成差報堂存厫米一十四萬三千三百二十石零、又四門倉該存厫耗平米二百一十二石零、已進倉未入厫上元縣正耗米八百五十二石七斗。犳蔪差報堂存厫米二十萬七千六百四十七石零、府左西倉在船撈獲、候剖兌放米二百九十四石。高平差報堂存厫二十五萬七百五十石零。江陰差報堂存米一十五萬六千九百九十五石零米進倉潛江縣米二千九十六石八斗。川上共報堂米九十九萬三千五百八十石八斗零、見囤在壜、及已投未進倉米三萬二千五百一十八石七斗。江北應天、龍虎等處倉報堂存厫正耗米豆共二十萬九十石九斗。米


見一差報堂在場米七百石一十二石二斗、續上納在場當陽、海臨等縣米已萬二千五百六十二石零。又見二差報堂見判在廠米二千七百三十五石零。只上共見判在場在廠米二萬六千二百一十石四升。據此該臣看得、南都根本重地、止恃此八十餘萬之歲入以爲命脈。天啟之季、政專廢弛、叢蠹、民苦內餉、外解復苦中斷。至于藏潛甘讒、迹章告急、屢蒙我　皇上嚴旨薦防、夜焦勞南顧、則整擬本若百、以固神京屏蔽。彼時併攢歷欠至六七個月、軍譁屢問矣。後漸致爲壓欠兩三個月、猶時傳蜚語矣。即崇禎三年之秋、抑筭本色止足兩月、而仍歷兩月方支矣。崇禎四五兩年始按月支放。政因青黃不接、米價湧貴、而時有預放矣。今據見在江南江北各廠場所貯米約一百一十九萬三千六百七十一石七斗有奇、而在囤飾駟未入廠、與陸

續投支告納者、約五萬八千七百二十八石七斗有奇、似可備兩年有餘之儲。郎倉塲司官亦多急公任勞、釐革陋例、以故各屬官解既樂趨事、舳艫雲集、且有原來糧米交納餘剩復載以歸者。陋例既革、米多精潔、視舊時每石不得六七斗實用者、徑庭矣。從此斷無從之先勞、洗近習之泄沓、永固萬年之根本、仰慰南顧之焦勞、不過率舊章、無愆無忘足矣。抑雖然、不敢恃也。軍需易動於呼庚、癸盡必亨乎後甲。
神廟之末、天下富庶、即此中亦尚有數年之積。今兵餉漸加、支供日浮、即從侵借、窟穴中得此百二十五萬餘積、亦非易事。況此後出浮於入、贏積既難、而水旱盜賊何處蔑有。若銖銖寸寸而積者、復耗之逝波、豈不惜哉。臣所謂懲前毖後、而不容不深慮也。慮夫振刷之久、或歸弛玩、則甄別查參之典、歲既舉行、而非開復、不得陞遷、非考


語、不許給由、當信也。慮夫壓徵之說或啟
覲望、則每年十月開徵、限半年內解完。屢
奉　明旨、業已嘶見遵行。是卽於見徵寓
壓徵之意、當永遵也。慮夫交米陋例既經
華去、恐久之仍踵舊習、則宜爲厲禁、於江
南江北各倉、永革茶果常例、遠爲者官吏以
貪拿問、當預杜也。慮夫米色精潔、軍需實
惠、恐久之復桊揷和、則宜永飭監收官親
督飭曬、務期盡絕揷和稻碎之弊、而總督
巡倉仍不時抽查、當著爲令也。慮夫近因
積貯稍餘、宜防姦宄、則各倉原有設巡
捕官軍、今官仍應那而巡邏軍宜每倉撥
數十名專司巡倉、仍責巡捕營官及五城
兵馬捕官各分汛地防衛、如有疏盜、聽酌
輕重叅治、當嚴行申飭也。至于南計積貯
別無他用、止專供九萬官軍及各內監軍
匠人役之用、收補俱憑冊咨、職掌原有定
額非臣部所敢越俎。臣爲此匱庾浮冒慮

而所望同心以砥逝波者、心更苦矣。夫愛逸、惡勞、市恩避怨、且喜圓通、惡輕執、厚情面、薄職業者、世情大抵然也。而臣獨屹屹寧爲此、不爲彼、即至取怨有司、賈忌友朋、招謗吏胥、雖幸三代之直不泯于有道士紳與輿廝戍婦之心之只、而力守挈瓶於風濤震撼、虢虢垂涎之際、明知僨轅百折不變、臣豈獨非人情哉、而癡乎哉。夫亦此一片愚忠、不忍我 皇上獨焦勞於上耳。然愛臣者、皆謂非所以調世而傳後福也。或誚臣、謂官本傳舍、何苦如此任怨。或謂何必爲百年之計。此臣部司官所親語臣者。臣答以天下何事不因傳舍二字一壞至此。苟明日當去、須實做今日事。苟下半日當去、須實做上半日事。且百年之計若命臣矣、人臣爲國任事、安可不計百年。臣正愧不能耳。抑臣謂豐芑根本之地、正當長計萬年、豈第百年哉。獨是心無窮而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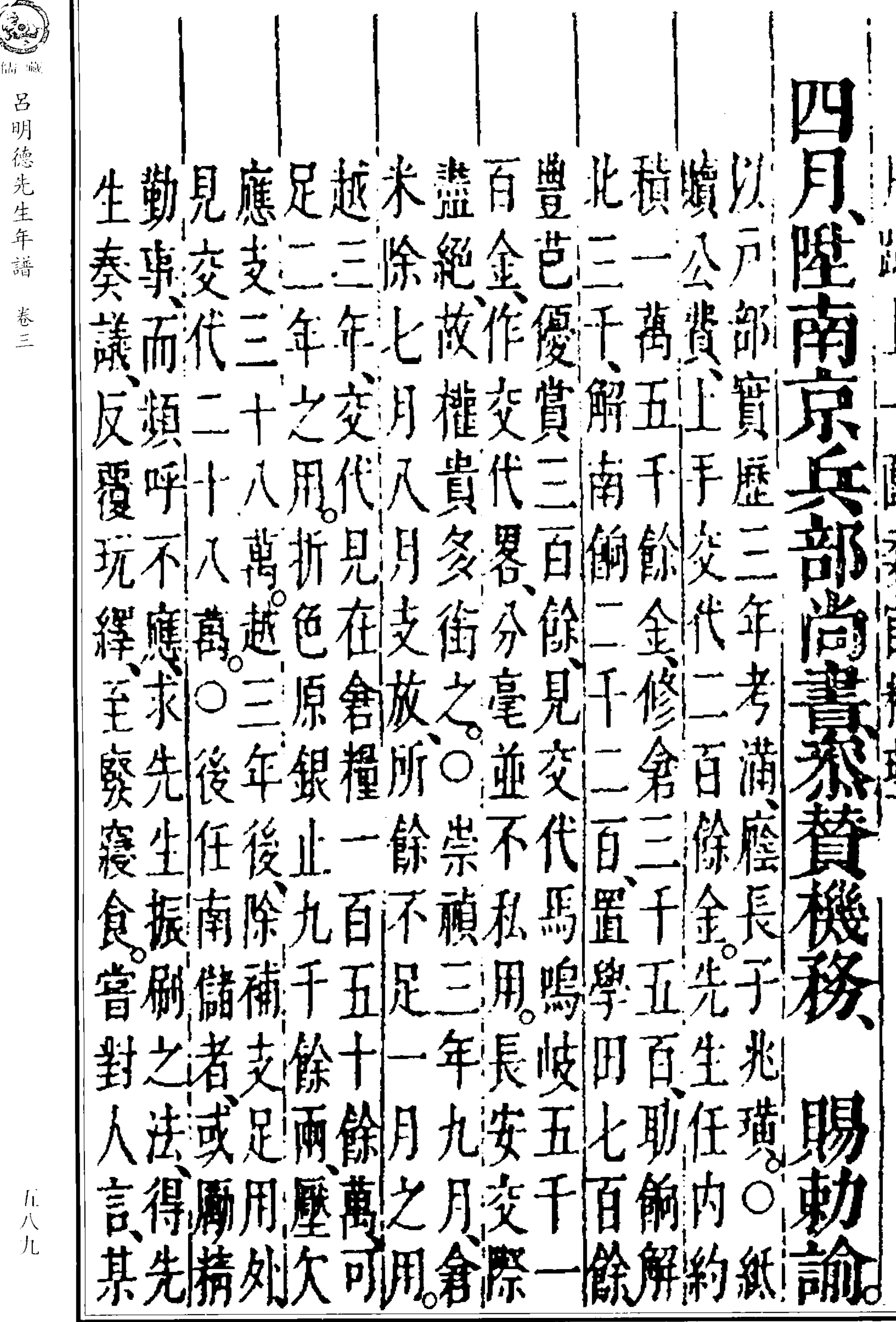


有限、何能為國家寸補。惟此區區之心自盟而已。

請蠲舊逋、詔從之。先生力破積習、摘參提問各官、自崇禎三年七月後、追解天啟六七兩年本色米豆一十七萬八千一百五十二石、折色銀二萬八千一百七十一兩。又報解未到部本色米豆一萬六千五百六十三石、折色銀八千六百九十三兩、皆向者隱匿為民欠之數、而今為清出者。尚有拖欠在民本色一十四萬二千三百四十八石、折色二十二萬四千八十八兩七錢、請赦舊逋、以專新徵。奉有果係民欠、准與豁免之旨。其疏畧曰民為邦本、本固邦寧。今所在水旱時聞、盜賊蠭起、議加議搸、民不聊生、即如南糧亦屢奉比漕不赦之旨。藉令果實欠在民而此後既不許赦、併此前已赦之逋猶令皇仁壅遏、非所以固本也。且有嚴之者、非有

寬之者以爲之地，求非所以足國也。伏乞皇上勅下各省直撫按，嚴行各司道州縣確查拖欠臣部天啟六七兩年本折錢糧，除已報起程速催解部外，其餘未完錢糧，如已徵在官，或侵或借，一併追解完納。果係拖欠在民，一槩蠲免，仍大張告示，有司不許指借、再行開徵。但恩典出自朝廷，愚臣未敢擅議。如蒙皇上俯允，一以信浩蕩之仁，一以示用一緩二之意，庶有道之長愈篤，無疆之慶愈衍，而百姓之愛戴愈深，未被之樂輸必易矣。

增設清忠廠。北戶部代南部進制錢，每年四百萬文，折算銅本銀六千八百兩，南部買銅、續解補還，援工部例於金吾南倉廢地建造，木植磚瓦取之養虎倉廢廠，工料俱於各役頂首爐價內取給。委四川司郎中孫世洛料理。奉旨允行。廠有



清忠、取潔已任事之義。四月疏上、一面委官料理。

四月、陞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賜勅諭。

以戶部寶歷三年考滿、廕長子兆璜。○紙贖公費、上手交代二百餘金。先生任內約積一萬五千餘金、修倉三千五百、助餉解北三千、解南餉二千二百、置學田七百餘、豐芑優賞三百餘、見交代馬鳴岐五千一百金、作交代畧、分毫並不私用。長安交際盡絕、故權貴多銜之。○崇禎三年九月、倉米除七月八月支放、所餘不足一月之用。倉越三年、交代見在倉糧一百五十餘萬、可足二年之用。折色原銀止九千餘兩、歷欠應支三十八萬。越三年後、除補支足用外見交代二十八萬。○後任南儲者、或勵精勤事、而頻呼不應求先生振刷之法、得先生奏議、反覆玩繹、至廢寢食。嘗對人言、其

優任吏需、猶是先生舊儲也。○疏辭留樞、奉旨、卿才品貞練、實心任事、留樞重寄、特茲簡畀。着即祇遵成命、不必推遜。

五月、舉劾武弁。以屯事舉徐士英等賢才擢用、劾李成宗、蔡逢賜、張贇等、分別降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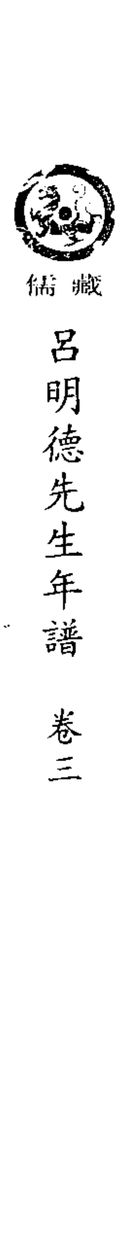
三舉劾方面有司。以南糧舉有司陸錫明等、劾章童光等二十一員、華降、蕭畀督催。

再辭留樞。不允。南樞例一辭、先生疏再上、略曰、臣遇事認眞、心血久耗、今怔忡眩暈、元氣不足、近復加以肺病、稍勞即憒然昏臥。夫南樞非臥理地也、今日非無事時也、兼戶直心癡、忌者多眈眈伺影、萬一僨驗、固無敢卸罪、而負 皇上知人之明、

誤豈芭根本之寄、臣罪不愈大哉。即如頃者以臣望輕、弗之信于友、雖臣處心之澹下殿之和、可以仰對俯質、始終乎、而于義則不可、不去。應去而留、心弗安、留之而儼然此肪、心愈弗安。夫臣豈虞尸實而小嫌是避也哉。蓋以用舍因朝廷之公典、出處實人臣之大節、受恩愈厚、愈慮報效之薄荷擔愈重、愈懼物望之輕。疏上不允。議論

卓敬疏畧曰、在南言南、在戸言戸。卓敬故戸部左侍郎也、職謹詳繹遺乘。卓敬字惟恭、析江瑞安人也。七歲時、相工曰、此兒骨髮殊異、必爲名卿、惜血不華色耳。年十五讀書寶香山風雨夜歸、迷失道、得一兕牛焉之歸。比入門乃黑虎也。登洪武二十一年進士、除戸科給事中、陞宗人府經歷、進戸部左侍郎。　建文初、敬密奏曰、北平強幹之地、宜徙燕南昌、以絕禍本。夫萌而未動者幾也、量時而爲者勢也、勢非至勁莫

能斷、幾非至明莫能察。建文覽奏大驚，豈日語敬曰、骨肉至親、卿何得及此。成祖即位、責敬不奉迎，怒欲殺敬、而憐其才，謂廣孝曰、諸姦臣皆欲首先害朕、惟敬諫從封內地、若聽其言、則干戈息矣。廣孝曰不然。南昌地居下流、金陵加兵、特探囊取物耳。使敬言誠用、陛下豈有今日。于是敬遂死。敬臨刑、從容歎曰、變起宗親、略無經畫，敬死有餘罪。神色凛然。經日猶如生。誅三族。看得本官果毅性成、忠誠天賦、負公卿之骨髮而相表奇徵、蹈風雨之迷途而虎爲鄉道。夕郎首建朝儀、幕府獨嚴宗牒、佐邦計則出納必稽、審國勢則幾微先見。劉忠愍所謂賈生策諸王之勢、鼂錯謀劉氏之安、其斯人歟。當成祖纘緒之秋、亦人臣致身之日。刀環入口、吠堯之聲不輟、戟拔在項、非武之義。猶申誓不俱生、門無噍類成祖追惜、以爲不負其君。今南都見有公



祠專祠。夫太祖養士之報、成祖嘉忠之意與三百年人心之天理不死具徵焉。在部則徵爲先達不忍泯其孤忠。在國則敬爲純臣、儘可風乎頑鈍。科臣以純忠目敬、良非溢美。伏乞勅下該部、酌議補入諡冊。議定舉行、以光大典。又曰如先臣吏部尚書周嘉謨之清介有執、秉正不阿、戶部侍郎周汝登、叅政羅汝芳之博學好修、守先待後、左僉都御史左光斗、御史袁化中、李應昇、黄尊素、工部郎中萬燝等之正氣干霄、血燐化碧。又如職鄉先臣戶部尚書張孟男之孤忠體國、屹屹闇修、刑部左侍郎呂坤之理學經濟、疏安國本、文選司郎中贈光祿司卿孟化鯉之清風高節、力學善俗、副使何景明之文學深邃、詞足華國、吏部郎中蘇繼歐之赤心熱腸、嫉邪被陷、戶部主事尤時熙、山西叅政王以悟之粹修恬節、古道照人、督撫王三善、兵備崔儒

秀之解闈請纓、馬革裹屍、皆職所知、而職所不知與知之未眞者、尚多也。然其中猶有列銜尚設訪冊未載者、併乞勅部一併訪核施行。○先生以八股註疏聖道門人刻以行世、名其篇曰理塵。

七月、受留樞任。遵旨視事疏畧曰：人臣致王堯舜、勉竭致身之義、自厲性生、況感此恩施、有不益捐髮膚、篤忠貞、正已。率屬開誠布公、以固東南半壁之保障、即鬼神當譴臣、即清議當唾臣矣。素節不改、寸心恒赤、臣之所自盟者如是焉爾。夫舞劍馳驅、八陣六韜、非臣之所能也。勞怨毀忌、甘蹈明哲者之所嗤、臣之所不敢計也。以清風冷面砥礪傴習、而鼓舞以忠義之血性者、臣之所不敢不勉也。臣之初入告也、曾云上不敢負天子、中不敢負知己、下不敢負所學。誓以此心質之幽獨、堅之

終身勿之有渝焉爾矣。吾本部土地文墨迺三疏乞罷，不蒙聖鑒矜允。跼蹐簡命，中夜徬徨。單弱凌夷，目擊心傷，何以使廢弛必飭，何以使影冒必清，何以使將無習于貪，何以使士無譁于伍，何以使無躍冶之金，而積薪是嘆，何以使東南半壁屹如泰山，四維，以爲神京保障，凡此皆惟神明默佑之力。祇敢不實心任事，潔己率屬，謝絶情面，力清積習，以仰副聖天子之明命。若以傳舍視官，以私意自恣，而且瞻顧情面，刱置賢不肖，弗進賢是愛，以負天子，負知己，負所學，惟明神其陰譴之。

整飭軍政。南都軍政廢弛，冒濫驕玩，牢不可破。緩急有事，東南半壁所係實鉅。又以恩義未結，法難驟施。先生于七月二日到部，焚香誓神，郎以赤心報國題座右，遂以杜情面、革饋遺、發良心、課實事具疏，嚴革將官餽送、歲時令節，不許提督等官

備一米一花一茶一果、司官交際、盡行謝絕。集各將弁先考弓馬技勇、次考韜略、取定額數、選缺挨補。指揮夏尚德贊書求用、郎當堂焚書戒飭、永不敘用。○揭示優恤軍士十六條、指打點使費需索者、設法稽查、盡行禁革。每營置大牌、每隊置小牌、各書姓名數目、務令旌旗壘井然不淆。有亂伍者綑打、嚓哨正法。南軍善譁、于是無一軍譁者。嚴革請託疏曰、臣惟天下事未常不可爲、其不可爲者、情面也。情面徇而請託行、請託行而餽遺盛、餽遺盛而政事弛、政事弛而彰癉倒置、紀綱凌夷。其源皆由久沿之積習未破、擔當之骨力不堅。今日操三尺擬其後、徒免而無恥耳。故爲天下事者、貴提綱而清其源、不然、則撓波而求清也、理絲而急紛之、將愈結也。嗟夫、才何必借之異代、人誰不俱一良心、無奈數百年醉夢不醒、痿痺沉痼之習、中于人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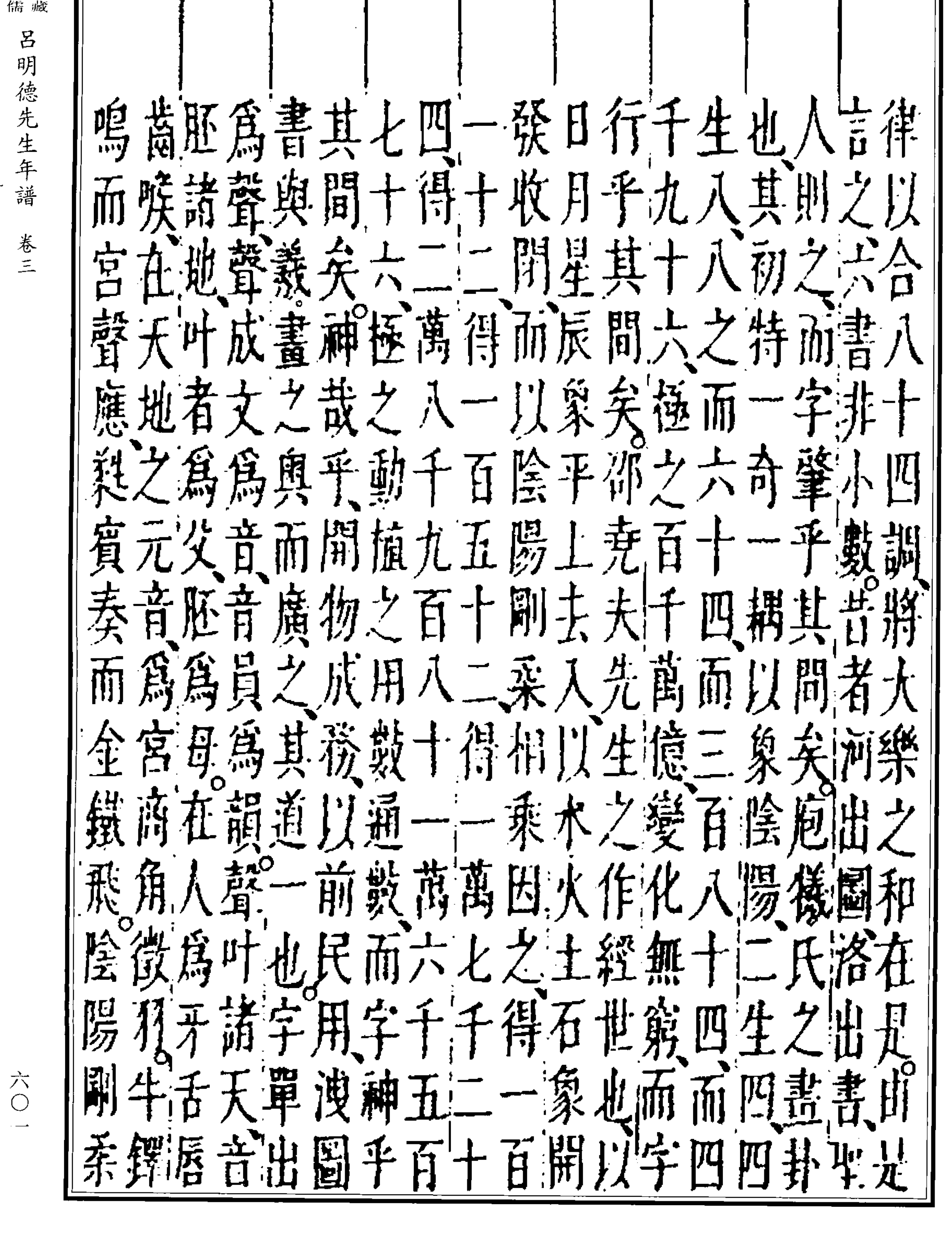
半不可破。前如留都軍政、元氣日耗、神氣不張。臣以未學軍旅、濫竽茲任、受事以來、戛心如焚、矢竭心血、以圖此根本、永消釁壘。即以赤心報國題之座右、而申之以杜情面、革餽遺、發良心、課實事、直從醉夢沉痼之人心頂門下針。人謂綱紀粗布、良心漸動、而臣獨曰未也。年來法紀不明、將懦兵驕、平日既無恩恤以及軍士、安能明紀律而立威望、所以待之如驕子、譁伍兒戲、莫敢誰何。今欲提綱而清其源、莫如力絕請託。夫請託何以行也。非請託者之能行、而受請託者之行之也。苟冷面鐵骨、如包龍圖之笑比河清、如武侯之吾心如秤、不爲人輕重、誰得干以私。然而不能然者、不過瞻顧情面、推諉毁言日至、或別伏射影、惴惴功名、名節而不得不從也。請託既行、如水之潰而不可砥也。才不必用、用不必才、彰不必賢、癉不必不肖、事不必任、任不

必賣、又安望鼓舞忠義、出死力以敵王之愾。臣初受事、即通行傳諭各將弁、必嚴查資叙、親試才勇、稽核營務、從公用舍、毋蹈前轍、以身試法。適一弁夏尚德持書、臣即當堂焚書重責戒飭、永不叙用矣。今已數月、並無一書爲將弁先容者。此後同事諸臣想無不與臣同心共塞此竇。請今將弁或但以請託來者、該司郎說堂永不叙用。或擇其夌越迫脅者、聞行提問叅奏。夫如是、凡將弁之以賄緣進者、亦可以意冷矣。至于餽遺之風、向都絶少、然將弁各有本管相轄者、其以逢迎之疏密、壺飧之厚薄爲喜怒等次者、不盡無也。臣部已與二三司官約、各將弁自提督坐營以下、歲時雖一米一茶一花一果、不惟不受、亦不許備。又嚴飭營衛官係相統轄者、生辰令節、酒食禮儀槩行嚴禁。逆者訪首出、以盤篚不飾論、仍聽科道官不時查訪。夫如是、凡將弁

之償虧進者，或可以意冷矣。至于扣歛也者、將以請託也、餽遺也。兩者不行、已清扣歛之半矣。然而營衛官弁書識等員役多有指名甚巧、陋規相沿、其弊非止一端。總之、剝窮軍之膏血、填委術之橐囊、但知一已朶頤、誰惜三軍菜色。臣已大揭明示、優恤軍士十六條、如指打點使費、指歛役告便別竄需索、指上司文移紙劄扣尅、指補軍開糧常例、及雖係公差折乾、或指點閘比較索例等事、俱嚴行厲禁。至于差役煩累、軍士苦逆無告、臣已嚴飭再四。請自今凡係真正典制差役及閱操閱城點閘等役、各坐營官俱要申明臣部知會。其不係典制、不許擅自骫法私擬。違者、聽臣衙門查究參治。如近日大小教場水營中哨把總等員扣歛影占、醞酒惰廢、臣已查確、或拿問、或革黜、統容年終彙奏。然非天語再加嚴飭、恐此輩之肺腸未盡洗、而扣歛之

積習未盡杜也。

八月。新安芝泉會門人中式韓趙璧、王澤弘。南京豊芑會門人中式施其政、陳名夏、胡順忠、夏時泰。○先生以聲韻之道通乎至微、陰陽開闔一起于易、乃究心于是二十年、一宗正韻。而字母本于元音、作日月燈、謂夫以燈譯日月之窮也。著韻母、同文鐸、韻鑰、凡六十卷。[自叙曰]、說者謂圖書出八卦畫、六書作而渾沌日死、天地之元氣日薄乎哉。蓋天地之不得不開闢、渾沌之不得不文明、日月之不得不麗乎天、薪火之不得不傳、而大人之不得不繼明照于四方也云爾。是故六書之道、實與圖書八卦相表裏、非小數也。宋司馬氏之言曰、備萬物之體用、莫過于字。包衆字之形聲、莫切于韻。三才之道、性命道德之奧、禮樂刑政之源、皆繫于此。而宋文憲亦言、推十二



律以合八十四調，將大樂之和在是。此是言之六書，非小數。昔者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而字肇乎其間矣。庖犧氏之畫卦也，其初特一奇一耦以象陰陽，二生四，四生八，八之而六十四，而三百八十四，而四千九十六，極之百千萬億，變化無窮，而字行乎其間矣。邵堯夫先生之作經世也，以日月星辰象平上去入，以水火土石象開發收閉，而以陰陽剛柔相乘，因之得一百一十二，得一百五十二，得一萬七千二十四，得二萬八千九百八十一萬六千五百七十六。極之動植之用數，通數而字神乎其間矣。神哉乎，開物成務，以前民用，洩圖書與羲畫之奧而廣之，其道一也。字單出為聲，聲成文為音，音員為韻。聲叶諸天，音胚諸地，叶者為父，胚為母。在人為牙舌脣齒喉，在天地之元音為宮商角徵羽。牛鐸鳴而宮聲應，雞賓奏而金鐵飛。陰陽剛柔

之情、律呂聲音之變、飛走動植之數、鬼神幽明、皇帝王霸、道德功力之故、其道一也。書契而後、繫易、刪詩、實為音韻鼻祖、後世如訓纂、說文、玉篇、字統、字林、集韻、韻略、廣韻、皆自成一家。迨唐以沈約類譜取士、諸家遂廢。而說者曰是知縱有四聲、不知橫有七音、猶子之不知有母也。又如吳棫、毛晃、劉淵之倫、各所增省、而鮮信從者。宋司馬氏作音韻指掌、自謂天造神授、而說者曰是知橫有七音、不知縱有四等、猶母之不知有子也。噫、此道晦蝕久矣、學者既鮮兼綜諸家探源會徵。　聖祖製為洪武正韻、如日月之中天、亦鮮有從者、獨斤斤沈韻、尺寸不敢踰、即有疑其非者、亦固曰姑爾爾。豈乎孰正之哉。且夫五方之人、各異其音、各異其承學、吳楚剽疾、燕趙重濁、秦隴去聲為入、梁益平聲似去、將與其同者正之乎。將與其異者正之乎。既已同矣

興矣。又孰能正之乎。獨曰不有天地之元音乎。天之五行、地之五方、性之五常，其傳于人爲五音，加以半徵、半商爲七音。有開闔、有清濁、有開發收閉，皆以宮商自然之律呂調之，非強而然矣。故夫圖書也、八卦也、經世之律呂也、等子之三十六母、二十四攝、三千四百五十六聲，其道皆一也。予潛心此道，溥寬作者之原。家弟吉齋閣修無悶，深抉玄微，兼以門人執友多所考訂，凡二十年，數易草始成書，曰韻母，曰同文鐸，曰韻鑰，凡六十卷，而總繫之曰日月燈。叅三書自相表裏，皆本原于圖書、八卦、經世諸書，而總以拔　聖祖所定洪武正韻爲宗。予間取叢于集韻、集成、貫珠、廣韻、指掌諸書，其仍分一東二冬，非獨以其相承乂也。蓋　聖祖曾謂正韻猶未盡善，而于韻會一書稱善，刑行，賜名洪武通韻、韻會，固分一東二冬矣。亦可想見　聖祖之意

非必以一百六韻爲非也。但恭繹聖祖所謂、韻學起于江左、殊失正音之意、反切字書、釋義皆本正韻、以正沈韻之失。至東冬清青之類、雖不得不分、而仍註于古韻下、曰古通用、分而未始不合也。虞摸麻遮之類、雖不得不合、而仍分爲虞之模、麻之遮。合而未嘗不分也。蓋必如是、而可導今之爲唐韻者、使因唐而之明也。魯人儺較、仲尼不止攝較、而先薄正祭器、其心苦哉。至以開口合口見一等字署于首者、蓋以牙舌之五調、宮商之七陰陽之義、清濁之撰、開發收閉之等、皆于天地之元音始有領會。而復分衆獨之音、與凡字之異形異義者、胥爲指點分屬、斯則羽巽正韻之所偶未及而休明之也。猶之日月麗天、龍照窮山幽谷、而或不及暗室、則日月窮、窮則有燈以繼之。斯無窮矣。故刪詩繫易、仲尼之日月也。圖書出、八卦畫、以成變化而行鬼神、



易之日月也。蓋易者日月之象也，明亦日月之象也。知易者無如仲尼，能用易者無如我聖祖，豈非煌煌乎中天之日月也哉。日月既出，而爝火不熄，于何以異此。雖然，其以爝火禪日月之窮于暗室也，使大人繼照四方，終不可窮也。天地之不可無日月也，其又可無燈也乎哉。堯夫嘗云，須信畫前元有易，自從刪後更無詩。此蓋言渾沌未常死，天地之元氣未常溝，而欲人于圖書八卦六書之外有會心焉者，故曰六書之道，非小數也。○是年，自稱伊洛正學。

十二月，疏陳流寇蔓延，并請蠲征，詔從之。

時先生方病，力疾視事，檄提督趙世臣等督池河兵馬，署提督撫寧侯朱國弼等督水陸各營兵，偵探防汛，疏陳流寇情形，並請蠲征。奉有酌議量寬，以紓民力之旨。疏

曰臣聞善固本者必先元氣、救危病者、首重腹心。以今天下之大勢、京師元首也、九邊肩背也、東南財賦所出、榮衛也、各省肢體也、而臣鄉腹心也、百姓則元氣也。南都與鳳泗承天、皆祖宗陵寢所在、而以宿壽、襄葉為咽喉、淮徐則漕運之所經、而京師之咽喉也。概自軍興旁午、轉運呼庚、於是徵輸繁而元氣病矣。秦晉之寇、流毒中原、而腹心病矣。自河彰衛懷之間、鞠為戰場、而臣府河南一稱、河防供億、饑饉頻仍、其流離死亡之苦、慘目傷心之形、真有不能繪不勝哭者。蓋年來臣鄉無歲不苦荒、無月不苦兵、無日不苦輸輓、於是庚午旱、辛未旱、壬申大旱、尋大水、而今癸酉又復大旱。秋既無收、麥又難種、野無青草、十室九空。於是③斗米值銀五錢者、有工作一日不得升米者、有採草根樹皮者、有夫棄其妻、父棄其子者、有賣一子女不足數餐者、有

自緇空杼、甘塡溝渠者、有餓死路側者、有鶉衣菜色、而行乞者、有杖比而鬻者、有泥門擔簦而逃者、有骨肉相殘食者。兼以流寇之所焚殺、土寇之所劫掠、而且有礦徒之痡亂、而且有防河之警擾、而且加之以誅求、重之以供應、而且責之以兵糧、器械米豆草芟、悉索敝賦、以應河北之求、而且正賦之外、又加派焉、而且盡追數年之舊逋、而且先編三分之頭徵、而且連索久逋額外拋荒之補祿。夫臣曾待罪錢穀、極知司農仰屋、自難執經生用一緩二之說。然而正賦不可減矣、加派不可驟停矣、連年舊逋固難盡蠲也、獨不曰有大荒屢飢之區、僉追數歲必不能應耶。三分須徵、或濟急用也、獨不曰名盈而實虧、但緩一歲即歲歲見徵耶。額外拋荒、責數年之適、亦正理也、獨不曰此沙滷河灘荒墾之補祿不皆實額耶。臣所真知者、如新安歲荒賦重

民逃強半。餉拋荒補祿、約每年該二千餘兩、內一千四百餘猶有地有人、特以豐歉分完欠者也。內七百餘則無其逃、並無其人、相傳自國初至今、未有起徵者也。他如盂縣、洛陽等邑、多有先年申乞免追者。今一旦取紙上、虛數盡人考成、是刻冊之劍也。士民惶懼、不得已願義助加派合縣撞內兩年一千四百之遁、尚不知能輸納否、然其情苦矣、其苦不可繼矣、是竭澤之漁也。即一邑而他邑有類是焉者、即一項而他項有類是焉者。舊徵未完、新餉已催、新徵甫畢、舊遞又下、額內難發額外復急。村無吠犬、尚獻催呼之門。樹有啼號盡灑鞭朴之血。黃埃赤地、鄉鄉幾斷人煙。白骨青燐、夜夜常聞鬼哭。觸耳有風鶴之聲、滿目皆荒慘之色。欲使窮民之不化而盜、不可得也。欲使茲民之不望賊而附、不可得也、欲使富之不率而窮、良之不率而奸、不可



得也或稱曰黃河天塹可恃耳頊聞賊已
山澠池地方水堅渡河矣夫河以北苦兵
河以南苦荒令荒循故也又苦餉矣餉巳
不支也又苦兵矣荒而加以餉又苦以兵
更不支也又苦連荒之餉連荒之兵矣傷
哉民也誰非亦于父母兄弟夫婦男女塹
監愁苦靡所崧訴一至此也所尤慮者澠
池止有半城新安城低逼山于之尤難且
河水巳合不葺可渡嵩永橐葉之間深山
礦盜多摩颭以須而東南坦夷更無險阻
可障狂颱萬一浸假而賊績再有渡河或
淺假而攻陷城池則秦蜀之道梗河洛之
崗寒或浸假而盤踞嵩永等處之深山則
巢穴老而勦滅無期或浸假而南窺楚東
窺嘅酒淮徐則潘羅斂而而陵運可真天
下事尚惄言哉雜萬不至此而半月以來
消息隔與不知其兵火流離望風影附之
光景向似與言及此未濡亳而淚先下欲

病哭而疾已瘳矣。先是十月間、臣差家人赴養臣父母時、歸語臣鄉饑荒、不覺夢遶鄉關、惻然動念。隨預支俸薪紙割等銀、併與臣父誥封南京戶部侍郎臣孔學、臣弟選貢臣維禎、臣男廩膳生員臣兆璜、等易產捐貲、共湊銀六百兩、麥糧一百石、錢一百餘千、并羊酒等物、犒賞軍士、賑恤戚里、助修城垣、尚不知當此離亂能達否。即能達、而尚不足以役三軍一簞之醪、果窮民二年之秋、蒲函谷半丸之泥也。夫人有肓指肢骸病而腹心不病者、即或病、而猶能謐榮衛以藏元首、何者。其元氣固也。令天下之元氣何如哉。此非第爲一鄉慮也、益以臣鄉天下之腹心、北拱神京、南護陵寢、東障運道、皆然有關係。若是乎腹心之安危、關周身之命脈、而元氣之存亡、又關腹心之命脈。伏恐我　皇上深惟天下之本、急賜乙夜之覽、俯垂萬里之照、勅下該部

議覆、速行撫按、查河北、河南果確係見罹兵火、連年荒旱地方、催免加派預徵、暫行停徵、以收拾思亂之人心、以預遏附賊之口實。仍將流離逃亡之民、聚集城市鄉村者、設處義助、用恤賑濟。其餘州縣果係大荒、暫緩舊逋、盡免預徵。河南一府既已被兵、免再供應。河北至額外、逃荒補祿、查果無地無人、自當蠲除煩苛、以存孑遺。至于河北兵馬浩煩、開每月用餉不下六七萬、而又加河南之役、更費襟肘。萬乞勑下再議、留餉若干萬、以便早奏膚功、預弭與突。臣極知緩徵蠲恤留餉之語不達時務、殊賫宸聽。但處此腹心危急之時、恐亦不得不然。仍乞勑下督撫按諸臣、力扼餘寇、黄河氷堅之隘、無使續渡。及占山爲巢、無使東越洛汝襄葉一步、渠寇必剿、無赦、脅從設法解散。勢急、不妨隨賊所在移駐、速圖。如新澠等邑不成城者、稍間即設處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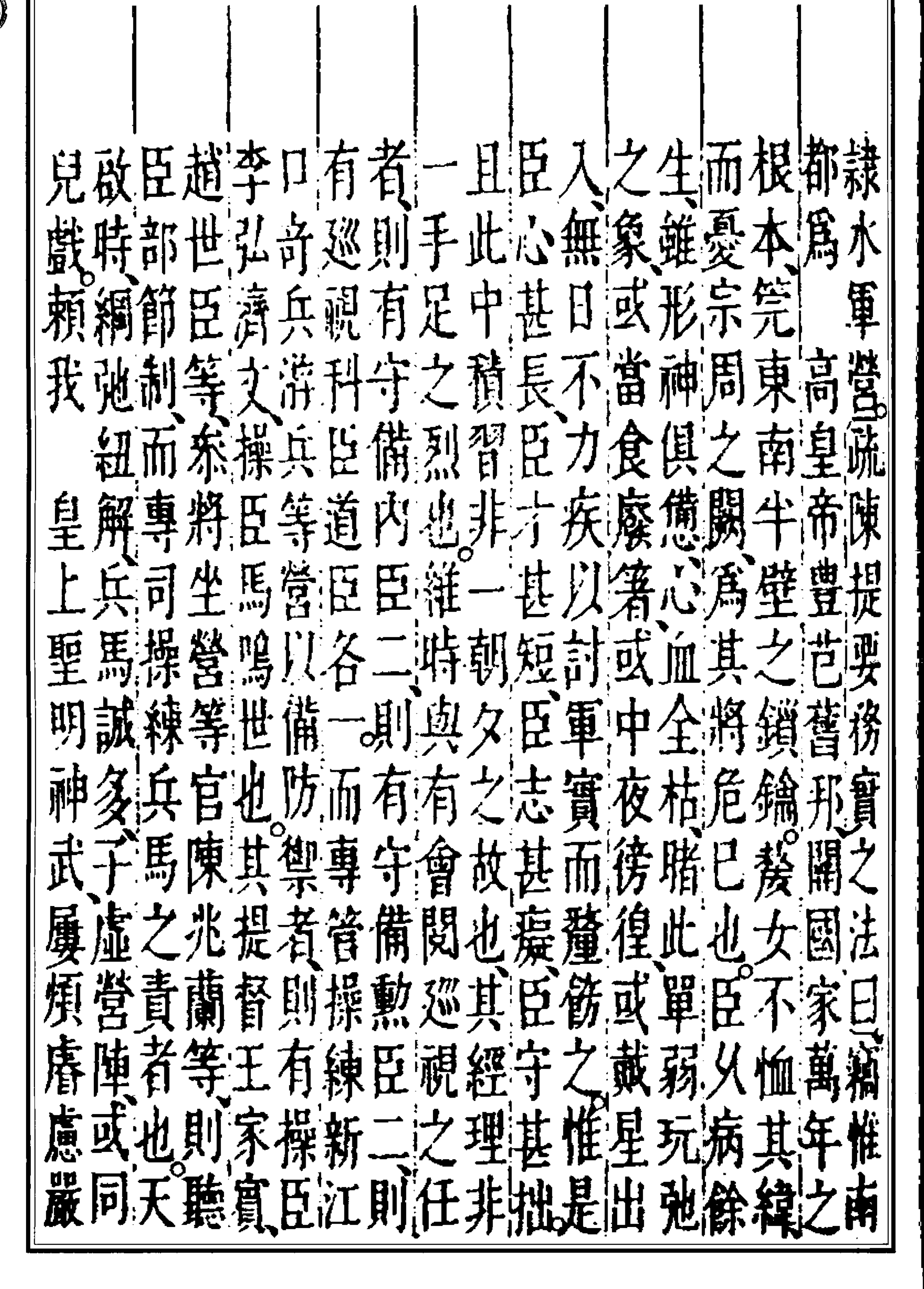
建，以固河洛門戶。宿、壽、鳳陽逼處震鄰之地，尤宜預防奔突，以圖先薪徹桑之計。

主試南京武闈。先生主武闈，以郎④中俞彥副其事。一憑弓馬策論，不徇一倩，一時入彀皆技勇之士，雖鑽求一要道，竟斥落不與。郎武生進學，亦不濫收一人。

仁孝公至南京。十一月，寇渡河南，先生念兩尊人家居，憂思廢食。仁孝公同田太夫人倉卒起程，十二月抵金陵。

崇禎七年甲戌，先生四十八歲，在南京。

再飭軍政。留兵訓練殊少，絕無紀律，器與人不相倅，兵與將不相習，毋覩操惟排列放砲而已。先生乃置隊伍，使什長隸隊長，隊長隸總衛，相習如臂指。乃課武藝實訓練，留兵稍爲改觀。又以江船不堪實用，募海船，選善水都司楮正行統領防江



隷水軍營。疏陳提要務實之法曰、竊惟南都爲　高皇帝豐芑舊邦、開國家萬年之根本、筦東南半壁之鎖鑰。嫠女不恤其緯而憂宗周之隕、爲其將危已也。臣久病餘生、雖形神俱憊、心血全枯、睹此單弱玩弛之象、或當食廢箸、或中夜徬徨、或戴星出入、無日不力疾以討軍實而釐飭之。惟是臣心甚長、臣才甚短、臣志甚癡、臣守甚拙。且此中積習非一朝夕之故也、其經理非一手足之烈也。雖一時與有會閱巡視之任者、則有守備內臣二、則有守備勳臣二、則有巡視科臣道臣各一、而專管操練新江口奇兵游兵等營以備防禦者、則有操臣李弘濟、文操臣馬鳴世也。其提督王家賓、趙世臣等、參將坐營等官陳兆蘭等、則聽臣部節制、而專司操練兵馬之責者也。天啟時綱弛紐解、兵馬誠多子虛、營陣或同兒戲。賴我　皇上聖明神武、屢煩廑慮嚴

飭、一時内外文武諸臣皆仰惕天威、俯虞多故、罔不留心整頓、卽前樞臣亦多所鎭定彈壓。說者謂今日軍容壁壘亦旣稍稍改觀、足以生旌旄之色、壯赫濯之聲矣。此豈非我　皇上南顧之靈、而諸臣同心戮力、拮据之力自不可泯。臣會逢其適、能無沾沾喜。雖然、臣所隱憂亦卽在此、何也。不可不更于其要與實焉求之也。是故有告臣以及是不可不爲者、臣師其意而綢繆桑土之急。有告臣以痼疾難醫、軍驕易譁、不易爲者、臣亦師其意而調劑吐茹之節。蓋凡臣部之所爲嚴門禁、謹夜巡、明偵探、淸影冐、利器械、遴材勇、皆兵之必不可緩者也、然而非其要也。卽各營之鳴金鼓、習步伐、演戰陣、整旌旗、齊隊伍、皆兵之必不可無者也、然而非其實也。天下之患莫大乎無統而不相御、或蒙其情而不相予、又或循套而功過不相涉也。又莫大乎將與

兵弗習、兵與器弗習、用器之人與作器之人弗習也。今各將弁之不肖勿論，即賢者第曰，吾善事上官，或不失馬步數箭足矣。問以所轄之官孰優劣、所練之事孰生熟，茫然也。各軍之影目勿論，即著伍者第曰吾爲某衙門差用，與夫黎明布陣、日高散操足矣。問以所習之器、所稟之號令，茫然也。則其要莫先明相制之分，鼓忠義之氣中連坐之法，自提督而坐營，而把衛總哨隊長之類，皆如身使臂，臂使指也，皆令相統相鈐，呼吸必靈，殿最同論，毋但如任日之精神妄用，止以一走陣、一射箭爲盡職也。而又責成提督坐營等官，務要體恤軍士，如一家一體之相關切，以孝弟忠信鼓其氣，毋遇閱視擊隊比試，以每隊中箭之多寡、技藝之生熟定爲格，隊長教習與把衛總同其賞罰。以之官與軍如精神血脉之貫通矣。其實莫若將習兵、兵習器、作器

者與用器者俱相習也。自今編定營壘隊伍，以什隸什長，以什長隸隊長，以隊長隸衛總，又遞隸于把總、坐營，永不許告便別寘。晝則教演，夜則防守，旌旗足以指麾，聲音足以相呼，仍提精勇者拔出，加賞賚，免雜差。每季大閱、會閱外，臣部堂司不時委閱，掣點掣比。有不到數多及生疏散亂者，責其隊長與官。而家丁、親丁、隊長、選鋒常伍，以中箭武藝遞爲升降黜革。凡材官家丁親丁不親兵水陸兵，俱非堂選，不許擅補，非呈堂不許擅差。倘有異等之才，不妨拔之儕伍之中，升之衆人之上。至箭把步弓，皆定爲式，不得以意增減。若夫器械船隻，皆取南京工部，令缺者補造，皆造作如法。臣部亦委司官稽核，并委官匠作，有目破不如法者，以三尺隨其後。臣部近募得海船八隻，不論順風逆風，往來如飛，責令俱照此式製造，仍專官教練，以求實用。總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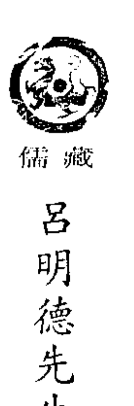
事宜雖緐當條上，而不敢襲浮泛之條陳文告。雖難盡廢，而要在本精神之鼓動。如中流遇風之舟，不得不謹衣袽。如朽棟遭雨之屋，不敢不急桑土。即勞怨之集，自分無以善其末路，亦非敢顧也。但擔重易仆，掌孤難拍，而流言蜚起，何日蔑有。臣惟一以冷面赤心御之。倘爲之不効，當自劾稱，以爲仰負付托之戒。

五月，請開鼓鑄以佐軍需。南兵皆仰資戶、工兩部錢糧，額有定數，修建閱練，備有所費，輒苦無措。題准鑄局，委郎中俞彥司鑄法，依南場已效故事，錢用馬形，以象司馬。自先生始。二月議鑄，五月舉行，半年獲利八千五百四十兩。除節與應支過三千九百二十九兩，及交代見銀四千六百餘兩。○二十六日，以經營積勞有年，忽眩暈仆地，家人救之，越日方甦。○疏陳生財大道，以裕軍實，曰：兵馬錢

糧、原屬一體。志曰、與歸十萬、日費斗金。又日、國無三年之蓄、則國非其國。益財者民命、郎爲國命。留都根本極重地、亦形勢極要害地也、城守調度、實係臣部職掌。祖宗朝設立神巡、大小江標。池浦等營、月糧給自戶部、器械給自工部、臣部三司錢糧爲數無幾、漸就匱竭。且久弛久玩之日、以鼓舞人心、厚加賞賚、爲第一義、非武健嚴酷爲勝其任、而愉快也。又如器械船隻修建、間練犒賞之類、皆難膠柱鼓瑟、而不爲之所。無論帑匱無餘、即其餘也、而各有款項、亦未可擅動也。臣等雖捐俸設處以犒軍士、募水旱收材勇、而不可長繼也。且也郎今淮越之海賊、中州之流寇、皆逼近庭戶、脫有緩急、如正德、嘉靖間事、號伯無門、何恃而不恐。臣等與司屬各官晝夜恒心、從長打算、又謀之南中諸臣、多方商度、僉謂鼓鑄一事、係生財大道、不可不亟圖者。

其便有四、蓋銅鉛產自山澤、生生無窮、不過稍費採買之力、取天地自然之利、爲軍需無盡之供、其便一。臣昔任戶部、試有成效、見今獲利十萬一千有奇。較柯取則、匪屬窾言、不增一官、不除一錢、其便二。經費那借、勢不可已、一借不返、如水東逝、曷若借之鑄本、母去子還、其便三。各官柴直及黃馬快船修造木手應支給者、各以外解不至、守候無期。鼓鑄一行、按時即于、所省銀糧貯庫漸多、其便四。或者謂鑄錢係廢支水衡職掌、非兵曹所宜越俎、臣之等竊心爲不然。今各邊腹督撫孰非典兵之官、設有額餉、又有所屬州縣爲之供億、而在任另開鑄局、即今南京操江都御史不見在疏請于應天府不見存鑄局乎。豈非軍馬錢糧原屬一體、而鼓三軍之士走死地如騖、舍金錢別無奇術耶。至於其修建則取之項首鑄息、不動官帑。其鑄本則借動工

料等銀、庫借廠還、互相灌輸、而一年之外盡算還庫。其支銷則另置一簿、并備賞器械修造之類不許擅支。若兌換銷還、各從其便。其爐則以二百一十爐爲率、其銅鉛照戶部定價、每鑄每爐鑄錢八萬文、約每鑄該報息二千三四百上下。其每年以一十八鑄爲率、少亦須十二鑄、每鑄以十五日爲率、運放米炭、止以十八日爲率、不許多占日數、以致夾帶私鑄。如違、委官人役拿問。其錢貨以重一錢爲率、至少不得下九分二釐、違者、以弊論。其買銅委之督鑄官、任其就便買運、但給與堂批、設立號簿、仍責令每季查銷。不許委去員役私帶銅鉛。其出入以一千六十文爲一兩、如在一千六十文之內有節省者、歸于公用。其員役照戶部新舊廠爲率、不得多添。其委不諭郎中員外主事、擇人剳委。其考覈司官每年一換、其題考有無稱職、以息多無弊、



上緊判理者爲上。如息不出二萬之外、而多延時日者以下考論。總之、其大略以臣在南戶部已試之法爲準、而毋過收鑄出錢、臣部另委一司官盤核。臣等或不時提驗其錢、責令五千爲一號、秤定斤數、毋次置簿、秤兌報堂。如查出一號低薄、委官員役俱以三尺究追。夫法以繩其不法者耳、非爲賢者律也。然而不可不爲之坊也。○兵部司官最少、四司郎中尤爲任事、事煩、疏請久任責實。令歷俸雖多、亦當以歷郎中俸二年以上方行遷轉。○南軍大半影冒、各衙門兼令供役、而軍實蕭然。先生乃清查內局衛弁冒濫冗軍八千餘名、盡汰不補、仍補試額操軍五千餘名、不令各官私役。以餘糈題准召募親丁八百名、以爲居重馭輕之勢、分防撥內城外江上等處。而又嚴行保甲、城內不至大盜公行、驕軍不敢譁伍、流寇不敢窺江。立巡軍條約十

四則。〇向衛一軍，費錢十五千，衛一兵，費銀二十餘兩。一軍兵經十五衙門，使費日傾，故勇力之士不得入。先生疏請兵止驗技勇，軍止驗祖籍、勇力，各衙門會同，一日較試，隨到隨衛，隨開糧，各軍兵所省費不貲。題請補缺伍，責久任，上允行。

四疏乞休。疏曰：伏念臣由總督糧儲南京戶部部右侍郎陞今職，因臣積勞成病，義難就列，前後三疏控免，未蒙恩允。維時侍郎未至，部印空懸，臣雖病，未敢安也，隨力疾於客歲七月二日受事，感激聖恩，誓竭愚忠，盡謝情面，晝夜拮据，遂中風寒，手足麻木，不時暈倒。冬杪，臥理主箸者四十餘日。維時河南有流寇渡河之報，賊之東潰，如狂飆逝波，漸逼廬鳳，人心震恐。臣雖病不敢即安也，隨力疾，即勉出視，密訪機

宜遲壯犄角、羅材飭備、選銳課實、以壯先聲、消窺伺者。罔不倍竭苦心、力肩勞怨。雖然、臣固蒲柳弱質、狗馬善病、兼以積勞之後、卒瘏之餘、人非木石、何以堪此。于是自春徂夏、或日午未食、或夜分未寢、或形勞神疲、痰火驟發、或偶值會閱軍馬、而忽然眩暈欲仆。仿讀臣父手書、責臣殫忠報國、臣雖病、不敢即安也。恪遵庭訓、不知節勞、心血盡枯、愈加怔忡。延至五月二十六日出署、遂吐痰升許、眩暈仆地、起日方甦。至今痰火時發、兩手足與麻、左臂木強不可忍、步履艱苦、飲食減少、身熱如火。延醫診視、皆謂病已深重、當預防偏枯之患、非謝事靜調、必不能愈。且每一思臣父母垂白在堂、不獲歸養、愈覺病劇。蓋人之病或在色澤、臣之病獨在元氣。人之病或腠理之偶疎、臣之病獨痰邪之火痼。聽此東南重地、何等責任、而以臥理肩之。臣四載于茲、

冷面癡腸，即至束手嘔心，賈怨市謗，臣仍屹屹不爲揺動，豈其敢有託卸？無奈臣積勞久病，已入膏肓，而至情所結，日就尫羸，若荏苒戀棧，恐無益於根本之計，而且幾幾覆餗也。昔人言「陳力就列，不能者止」。臣之不能固已見於天下矣。臣前疏固言臣不知兵，恐負付託。夫臣尚自知不能，而況于人乎？是以臣之弗敢即安，愈甚乞我皇上憐臣病真情苦，恩允休致，以避賢路，抑所造于豐芑重地者更大矣。

五乞休致。疏曰：「該臣六月内具奏，爲聖恩未報，臣病難痊等事。奉聖旨：『南都

根本重地，隣警時聞，亟須悉飭綢繆。卿宜殫精任事，以副倚托，不必引疾陳請。該部知道。欽此。時臣未有起色也，越月小愈，尚艱步履，忽據各撫咨，有諜寇東犯白下，姑蘇之議。臣忠憤感泣，力疾拮据，隨具奏，爲臣病實深，臣心無已等事。奉 聖旨：覽卿奏，知卿遵旨視事，留樞重地，務着加意振飭。前疏已有旨了。所請文武官久任，該部即與具覆。欽此。時臣久病之後，加以勞瘁，元氣愈虛，雖竭蹶視事，而稍一過勞，即嘔臥數日，方能再起。至九月十七日，拜表出三山門，復罹風寒，愈不能支。向時臣苦手足麻木，痰火怔忡，頭眩胸脹等症，今愈加甚。今背痛臂酸，飲食愈減，總之元氣弱，心血枯，以致外爲風邪所乘，內爲痰火所結，幾有艮限刻負之象。夫留樞者所稱根本重任，而運籌決勝之計者也。臣生平實無他長，而于軍旅尤其所短。且經年臥病，其

不能勝任而愉快，亦明矣。我　皇上方厲精堯舜之治，皐夔布列，師師濟濟，即草野閭沕尚思耀于光明，豈身受知遇之恩、濫竽疲舌之列，葵藿向日，敢或後人。無如其病日深一日，職日曠一日，心雖無已，而力莫之勝，豈非天哉。日者臣之勉出也，本以流寇馳訌，義不敢高臥。今東南幸稍晏然，正臣知止足避賢路之日也。矧臣與臣父母相依爲命，臣父母年皆望七，近日臣子寄臣家報内云：臣父年老病脾，色黄身瘦，不覺五内如割。前病愈劇，我　皇上以孝治天下，如刑部尚書胡應召、南京工部尚書靳于中，皆不難立允歸養。臣之至情與兩臣同，而善病曠職，自知尤審，懇祈我　皇上憐臣積勞久病，思親愈劇，一字一淚，非敢假托，恩允回籍侍養。倘不即溘焉朝露，願舞綵衣，以展孝思，更歌擊壤，以效華祝矣。

疏陳豫防。月流冦渡河、豫、秦、蜀巳被蹂躪。初春、數逼鳳陽、有垂涎維揚、姑蘇之謠。操江馬鳴世咨稱、流冦在南陽等處、大兵追躡其後。奸細共稱走金陵、達姑蘇、東南一時震動。南軍八萬不過包荒言耳。先生汰浮淸冗、盡歸操練、僅操軍四萬有奇。除夜巡守門及外衛班軍充數外、止實操新江六千、池浦六千、可供城守固本之用者、僅操軍一萬八千有奇耳。兵部水陸兵約四千、與操江專管奇兵新游等營約三千、護陵防江及有事城外扎營、而城內城外江南江北分佈寥濶、一時震隣、百事提衿。先生力爲籌畫固本消弭、設處火藥五萬斤、硝黃二十五萬斤、城垜設法運石二百四十萬塊。又勸偵探、嚴門禁、申保甲、補缺伍、嚴選練、振先聲、以保甲責伍城、以緝盜責提督、以巡防責司官、營官力振積頽、

上思患豫防疏畧曰：或謂賊皆烏合鼠竊、

何足深患。嗟乎、無論螘穴潰堤、燕呴焚棟尚爲隱憂、即追逐之餘、潰而趨瑕、亦有獸擾鳥啄之慮。矧海寇揚波、饑民伏莽、焚掘思亂、近在肘腋。而江北屢年荒旱、蝗蝻蠢蠢食苗殆盡、至于妖鳥兎足而害稼、異鼠結聚而渡江、尤屬異變。以此思患、患恐言哉。臣嘗恭惟我 皇上留神南顧之意、仰繹明綸、俯揆時勢、乃知賊無定向、食盡則從、饑猾之附、水陸之衝、何處無之。萬一承天、黃州震鄰、則安慶急。如賊蔓南陽、逼光信、則廬鳳急。倘造舟作筏、果確或乘撤兵伺釁狂騁、則南都沿江皆急。大防廬鳳、護兩陵、淮撫揚一鵬事也。防江及安慶上下一帶、則操江與應撫相表裏也。諸臣壯猶詰戎、自當仰副宸慮。或謂賊勢乖蹶、萬不至東越一步、總督亦萬不至容賊東越一步。臣獨謂寧備而不來、勿來而弗備。臣與淮應各撫約、無事當各嚴汎地、有事當互

相犄角。如江上急、則淮應二撫皆當應策、鳳陽、安慶急、亦如之。明旨所謂鎮鑰控扼責有所歸、當議也。至應撫各題召募選練防守安慶、謂戰備南資、希發一旅、想已挑募就緒、無俟遠調矣。惟是臣部與各撫有共濟之誼、自當視各路之緩急、相機策應。而南都可慮、非一陵寢所在、尤宜嚴備。更望各撫共切陰雨之防、同效將伯之助、以永奠。明旨所謂密籌共濟、先聲伐謀、當豫也。臣更有憂者、南都軍兵專為護陵守城之用、地重時艱、豈宜單虛。即南軍八萬之說、統就衛官經歷內府陵直軍匠及漕運水夫等項包荒言耳、近日臣已力汰浮閒盡歸操備、仍僅操軍四萬有奇。而此四萬有奇者、除夜巡守門及外衛班軍充數外、其實操則新江七千屬操江也、池浦六千分江北也、至可供守城固本之用者、僅大小神標操兵一萬八千有奇耳。一營一軍

尚苦不足、卽尚有臣部水陸兵約四千、與標江專管奇兵新遊等營約三千、皆以護陵京防江、及有事城外扎營爲重。益通筭南都軍兵止此、而城内城外、江南江北、延袤寥廓、分佈之如晨星也。乃其影借差占又百餘年、痼癖。近同諸臣清冊、稍稍實壘而荷戈矣。卽水陸兵在昔原募壯勇、後未免雜以喇偖、而南方風氣脆弱、未經戰陣、臣已嚴飭提督坐營楊應端。朱起明、陸超等訓練精簡、以備一臂之用。更飭此後有缺必職方精選堂驗方補、務使一兵有一兵之用。至于各營操軍缺伍、臣已題准戸兵、科逐月會選速補者、益常伍軍也。若各營選、鋒及標營兵、必年終會汰會選。此舊例也、固不容廢、但有缺必待年終始補、則缺伍不實多矣。當此多事、宜破格査、如有缺、卽令提督參將或職方遴選精壯、呈部査補、仍移科知會、務要實用。乞著爲令。若部

夫城內五方雜處、奸宄訛言尤易煽提、則力行保甲嚴緝首舉之法、責在五城印牌官費應宿等。嚴更傳籤、分汛緝盜、責在提督王文烈等。然尤以緝拿訛言、體查奸細為第一義。而內城十有三門、延亘僻遠、防守易弛。嚴更鼓、練火器、時啟閉、議非常、責在司官。史繼任、營官王國重等。議者謂就門巡軍、內擇壯健機警充為選鋒、俾晝夜分汛緝盜查奸、量於額米內裒益加賚、以示鼓舞。咨臣議定、另行題報。此明旨所謂選練整頓、汛地責成。力行保甲、悉飭保禁止訛、鎮重、當豫也。抑臣聞舉大木者輿謳邪許、前後互應、而當此中外多故、羽書旁午、正如同舟遇風、積薪厝火、及今不圖、後將有不及圖者矣。即如城守調遣偵防、裒益犒餉及器械、船隻、火器、承甲等項、無一事不經數衙門、無一費不仰咨于戶、工兩部。南部積弛日久、中軋外攖、整頓良難、宜

何如破格儆備、濟此屯蹇、斷不至貽臣部以孤掌之拍、無米之炊也。臣與諸臣腐心計之、不敢不先事言之。所藉同舟共濟、胥火相戒、者、豈淺哉。至于內府備用城守器械甚多、但朽鈍銹缺、稍一修整磨拭、儘可足用。當此匱⑤乏多警之日、各衙門當預行整拭堪用、所俾多矣。所當一併移會內外守備、戶、工等衙門料理者也。總之爲陵京綢繆萬全之計、不可不豫也。天下事有見爲未必然、而發於或然、猝然之變、遂嗟何及者、不可不思也。我皇上宸衷焦勞、臣寢食靡寧、瞻依倍切。東南之事、顯無更煩

皇上南顧之憂、而臣與諸臣願臥薪嘗膽、以共破積習也、願伯壎仲箎、以共效和衷也、願曲突徙薪、以共防未然也。

六乞休致。先生在南庚、南樞、疏五上求罷、不允。至此積勞病深、適以親恙驚聞、

益爲力。闢不乏方，卒爲當事者挾井下石
以他事去。然數月爲仁孝公親侍湯藥，以
全天性之孝，豈人力哉。疏曰：頃接邸報，
臣維祺具奏爲辭擢才疏，思親病劇，再懇
聖恩俯允回籍侍養事。于本月初十月奉
旨，卿才望素著，留樞正事，借釐飭，着即出視
事，不必以私情引陳。吏部知道。欽此。臣感
激如天，悚慄無地，何敢復有引陳。惟是臣竭
忠致身者，人臣之義也。左右就養無方者，
人子之至情也。古者求忠臣必于孝子之
門，是以陟岵陟屺，每歷靡盬之懷。伊蔚伊
蒿，恒切罔極之報。寧有懟焉，絕裾之于甘
爲久于戀棧之臣言之，傷心，泫然墮淚，適
接臣父手書內云：因胖受濕熱，面身俱黃
色。在家用藥，過未見效。又云：濕熱此時不能驟
清濕熱，去黃色。臣于兆黃寄家報云：醫診
臣父脉有結止，或二三至，或四五至。謂氣
血兩虛，脾胃濕熱，面目身體俱黃色，恐開

春病發、甚切惶慮。又延醫黄丕昌等診視、云目與面俱黄、飲食減少、不生肌肉。小遺赤澁、頻短、有時煩渴、怔忡、不寐、心内燥熱。蓋濕熱蘊積于脾胃之間、久鬱不舒、炎于上則面目黄、停于中則脾土濕、浸于下則小遺赤。今脉亦結滯、不匀、亦復不見和緩、主濕熱特勝、致傷元氣、恐春月肝易動、脾易損、生化之源不旺、熱鬱相蒸、諸症由此而生。又寄脉症藥方一紙、内云六脉滯結、此心肺火結、不能下通水道、如亢陽不雨之象。脾土鬱滯、不能養金、遂發黄色。熱在氣分、津液耗損。又云將息調理、但立春後不添肚脾之症、徐徐自愈。此症非朝夕所感、難責速效等語。臣又細詢家僕、云臣父委實目黄肌瘦、面黄帶黑、病勢已成。憶臣于前寄報、止云臣父年老病脾數字而已。今家報又甚于前、而僕言又甚于家報、臣聞之、方寸亂矣、不覺涕泗交頤、寢食幾廢矣。

殒臣年來抱病、全無起色。向手足麻木、今兼身背俱痛矣。向痰火眩脹、今兼脾胃虛損矣。且元氣已耗、心血盡枯、向猶能坐至夜分、伊唔書史、今晝亦伏牀蓐矣。向猶能披閱文牘、手不停批、今但草一檄、閱一牘、即連臥數日、不能起矣。日者萬曆天啟之季、臣隱居十年、與臣父母相依爲命、日侍膝下、不求聞達。自 皇上御極、彙征拔茅、即臣不肖、亦蒙環召、游歷今職。兵食兩擔、加理亂絲、心力交瘁、如耕石田、迄今身病已極、毫無寸補。出山七年、定省之曠久矣。情深戲綵、徒抱老萊之心。日望飛雲、每揮秋深之淚。臣聞古之孝子遇父母疾、親嘗湯藥、衣不解帶、至情所結、齧指心動。臣昔在里、臣父甚善飯、即稍違和、臣親侍藥旋、霍然病已。今臣遠在三千里外、而懸父病于醫人之手乎、臣心所謂側然痛而病日積也。嗟夫、世風之下也、非一日矣。我 皇

上方孝治天下，以廉退礪世磨鈍，不難解疏廣之組，遂李密之情，以風孝德，以抗富貴浸淫之習。孝經有云，天地之性，人爲貴。人之行，莫大于孝。又曰，父子之道，天性也。古人有不以三公易一日之養者，豈故矯情，蓋其天性然也。況于臣之善病而宜知止足者乎。敢抹毛瀝血，積誠籲天，不遑將父度日如歲。伏懇我　皇上俯允微臣休致，歸侍臣父湯藥，幸慷烏哺之依依，敢忘雀環于世世。倘謂計期伊邇，臣之罪戾久積，爲職業多曠，亦惟懇我　皇上將臣罷斥，以爲黜幽嗜矢，則臣父子感戴聖恩，摯爽親鸞，當與天覆地載俱無窮。而豈芭重地之樞務，亦庶幾勿爲方寸已亂、久病觀弛者誤，根本甚甚微。臣幸甚。忝龍江陸兵營堂營陸超會夢、挈問。

清察西樞隱匿錢糧。清察出工料分司積書陳天壽、沈士龍等侵欺



衡陽縣衛所判工料銀三千八百九十兩、侵欺宜城等縣銀四千餘兩。又清察出涇縣、南陵、潤滍、咸寧侵欺銀三千五百餘兩。具題參、分別追贓遣配。

校記

①豐：當作「翁」，見上文。

②「差」字疑誤，或當作「產」。

③據下文，「是」下當脱「有」字。

④即：當作「郎」。

⑤據文意，「俾」當作「裨」，補也。

呂明德先生年譜卷之四

受業門人 施化遠 邵景濂
袁應參 姚賡唐
黃基昌 李毓楠
石岳 陳熔
孟琩 郭希銓 編次

崇禎八年乙亥先生四十九歲在南京。

正月孝經本義成。

先生以孝經爲千聖傳心之要、潛心二十餘年、夜臥猶口誦一遍。謂孔子二千載精神、安得竟靡。辛未、註疏本義、至是告成。又箋訂大全圖說。○本義節略曰、春秋、孔子之刑書也。孝經、孔子之教書也。皆天子之事也。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孝經成而上下無怨、天下和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又曰、有天下

國家者、不可不知孝經。孝經先德教、後政刑。又曰、孝經其用大而理約。於〔大〕年作孝經本義序曰、孝經繼春秋作、蓋堯舜以來帝王相傳之心法、而治天下之大經大本也。此義不明、而天下無學術矣。學術荒、而天下無德教矣。韓愈有言、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湯、文、武、周公、孔子、而不言是爲何物。程子曰、傳孔子之道者、曾子一人而已、而不言所傳何事。孝經非孔子之傳曾子者乎。今夫天地渾然氣耳、而天地之性存焉、元氣混沌、孝在其中。父子之道天性也。性之德有四、而仁爲長。大倫有五、而仁之於父子爲切。人之行有百、而孝爲原。大哉孝乎、天不得無以爲經、地不得無以爲義、人不得無以爲行、帝王不得無以治天下國家。昔者、堯之時雍、本于親睦、舜之風動、本于克諧、以至三代聖王、莫不以孝爲治天下之本。世衰道微、大義日晦、孔

子欲以此道治天下、而道不果行、乃作孝經、以傳曾子。意者訓堯舜以來相傳之心法與治天下之大經大本、不可一日不明於天下後世。而曾子篤實有孝行、故傳曾子以遞、傳於今、其意與春秋、相表裏。乃或火於秦、紛于漢唐、僞于炫、邵、黜于安石。於是訓詁家各出所見、非一承學、即爭竄易、不然亦祇于家庭問視之一節求之、而不知其爲帝王相傳之心法、與治天下之大經大本。遂使本古大義愈不明于天下後世、而明王之治罔聞、富強刑名之學競起、邪慝禍亂之作交熾。嗚呼、有如天子躬行此道於上、公卿輔之、以教諸侯大夫士庶人、即堯舜之時雍風動、豈在遠哉。惜乎徒託之空言、而不獲實見諸行事也。是故孔子自言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夫五經不可無春秋、猶法律之不可無斷例也。春秋不可無孝經、猶洪水之疏瀹決排不可

不歸於海也。于奧氏曰、春秋、天子之事也、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孝經成、而祭於天、也、通於神明、光於四海、其道一也。大哉孝經乎、參兩儀、長四德、冠五倫、綱維百行、總會六經、繼二帝三王之統、以傳天下與後世。然則堯舜之傳、是孔子之傳、宗其物事蓋可思已。昔元憲士釣滄于嘗言、聖人之經、安得竟廢不行。五百年必有明王、在上典起、振作表章是經。令天子天縱大孝、同揆堯舜、而拳拳諭士人習孝經。以宋黜孝經之年計之、適符五百之期、豈非天哉。愚不敏、學識淺昧、很以沈潛淹貫有年、乃敢折表羣言、竊取大義。蓋欲發明孔子傳堯舜以來相傳之心法、與治天下之大經大本、而不規規于家庭門視之一節、或于孔曾傳孝之本古大義、不其刺謬、而于經文一字不敢移易、愼之也。誠躬達聖天子、特加意表章、頒之學宮、而躬行于上、以明教

化於下、由是大義明而學術正、學術正而德教與天地之氣、吾之元氣、天地之性、吾之至性。堯舜之親睦克諧、吾本也。堯舜之欽明溫恭、吾本之本也。則凡古明王之以孝治天下者、其仰參天經、俯察地義、幽通神明、遠光四海、皆不越因心得之、而又何屑乎富強、何繫乎刑名、何憂乎邪慝禍亂。何明乎此、而帝王治天下大經大本、與其所以相傳之心法、庶不悔于天下與後世。而學者之從事於孔曾之傳者、亦可以知所本矣。

〔元日本義成箋次大全恭紀四首〕

我后崇祀之八載、春王正月歲之元。風微日澹寒雲薄、地義天經孝道尊。錄閣老蔡存聖諭、留曹閑筆總苦思。圖書告備慚才淺、欲問眞傳不得言。自從堯舜至於今、談道紛紛衆若林。誰識孝爲天地性、吾因經見孔曾心。神明四海其源遠、兢戰三言厥旨深。却是見前平易事、多人踏破鐵鞵尋。諸

儒言孝在承歡，曾作明王德教看。泗水應遺周禮樂，期門猶想漢衣冠。三千餘載貞宗派，五百多年廢學官。天子方思興至理，獨無孤柱可迴瀾。日來連上侍親書，陶經全荒萊蘇虛。北斗孤懸黃玉幻，西山遥望白雲疎。爭言魯壁藏蝌蚪，恥擬秦灰問蠹魚。此意與人談不得，橫經春在五辛餘。

寇陷鳳陽，發兵追勦退之。流寇假扮進香，陷鳳陽。十七日聞報，十八日即發兵一千過江。二十日，又發兵二千牌至廣武衛。賊見牌西遁，仍追勦至安慶。○疏糾提督趙世臣庸懦不前，察死難將領袁瑞徵等十員，題請贈䘏。○合勦流寇，南有楚鄖、北有豫、西有秦，皆提勁兵夾攻。南方風氣柔弱，惟東南一面稍虛。先生議秦楚鄖豫各將由江北西向轉戰，合勦以東，護陵還截賊奔潰。○流賊聞江上



布置謹嚴、有撒流言、欲剪其所忌、城內奸宄之徒互相煽惑、欲圖觸發搶掠、進香數千、形迹可疑、提督職方失色報變、遂點親丁數百及營兵分駐監口、大書白牌逐之。惟防禦監臨只謹嚴城守、搜拏奸細、晝夜詗度、目不交睫者數旬、而都城安謐。○疏陳南都四重四危四難、曰臣觀今天下、腹心肩背無一處不岌岌稱亂、特有東南根本之地、江波晏然。忽流寇奔突、驟如風雨、前波固在、後濤更猛、以七八年所不能結之局、驟而合力一東、竄難以下手、乃天時人事人情事勢無一不堪痛哭流涕。何者、臣所憂者、非憂流寇也、憂無有肯爲　皇上任事者、而任事之綦難也。蓋總論南都之勢、有四重焉、其危亦四、其難亦四、明乎此、而後可與言補救也。何爲四重、國之大事莫重於動輒嘯聚、高貲頻徙之間、無處無之、安知無不逞之徒爲賊前驅乎。以此思危、

危可知矣。危者而何以使之安也。何謂四難。流寇之在楚、在豫、在宿、徐、廬、安者，謀稱八十萬，雖未盡確，然無地無賊，且皆以東窺爲志。賊勢之急如此，而南都城視京師倍十之六，城內更復曠闊，軍兵額設最少且弱。孝陵在內城之外，尤當防護。是捍衛之難也。南都去天遠，法紀久弛，人心玩愒。又且衙門頗頑，事事牽制。是振飭之難也。自教化不行，紀綱不振，上下名分倒置，往往小加大，下犯上。且五方雜處，奸究叢伏。是消弭之難也。又如風俗薄惡，人情日澆，稍一任事，浮言四起。郎如流寇一事，何如猖獗，而猶有造爲流言，謂不過土賊數百，以解軍機者。甚之伏機設阱，煽惑人心，忌成樂敗，使僞叠出。以陵寢而　孝陵在其南，　祖陵皇陵在其北，較他省關係萬倍。我國家以南都爲根本，根本搖則枝葉難固。我國家以漕運爲命脈，今日吳、越、揚、淮



山左皆漕運之孔道也，漕運阻則神京坐困。至東南財賦之區，賊所覬覦，近亦水災頻見，民力困竭，以此思重，重可知矣。重者而何可貽之輕？何謂四危？前正月一日，江北歸德皆雷；去年十二月五日，南都大雷震電，至于妖鳥、幾麥、妖蛇食稻、妖鼠渡江，豈可盡謂天道遠乎？江北諸郡旱魃爲虐，粒米不登，父子兄弟流離失次，即無流賊，亦慮揭竿。況如桐城亂民，不一而足，特未盡動耳。如鳳陽播虐，有素民實引賊而至。至於江南江北所在大盜出，是良可悲也。任事之難也，難者而何以規之使易也？夫以南都之重也如此，而危與難又如此，臣書生也，生平于立不善諸世，五年以來，嘔盡心血，夫亦矢忠孤樹，雖無日無浮議流謗，以掣臣之肘，臣總不爲搖動，然天下未有爲人所忌，必欲敗之于旁伺而能成功于當局者。況臣病勢支離，兼以夜不交睫，手

不停批、而父病未愈、至情迫切、方寸甚亂。然以賊勢孔棘、力疾料理、二十餘日、幾無生理。所幸南部內外鎮定、而賊已西遁、六百里外、各撫夾勦、必有成効。臣實病、實愚、實不能有爲于時、輿言及此、不寒而栗。留一日必誤重地一日、此臣所爲痛哭流涕而不知所底也。伏惟 皇上念臣五年勞薪、料理調度、力捍東南、不顧竭愚忠、准臣解任、以謝忌者。然而臣實不能盡職、若非恩賜罷斥、恐臣一膺任事苦心、終僨轅末路。從此天下以臣爲戒、更無肯爲 皇上任事者。人實耽耽、必不容臣、非臣當 此時敢求弛卸也。謹避血自劾、伏祈聖鑒、立賜恩斥、臣曷任戰慄待命之至。

遵例自陳。

二月、大計致仕、尋革職。先生在南庚、南樞、兵食兩事、一肩承擔、矣、



忠報國、盡瀝情血、權貴久已銜之。時陷鳳陽、報在正月十七日、方議發兵渡江、而十八日、吏部堂題郎以總鎮揚芳擁兵自衛、葽非影射。大日、遂刊刻成帙、傳播南北。後南科道糾疏已發、所糾南戶部某、其人與事蹟俱傳播小報發賣、忌者與二三腹心連夜褰衣步行、執題要挾、科道中途搷疏有涕出而從之者。疏上、命致仕。尋以南科糾拾、并臧回籍。時陰雨狂恒、山川昏黯、月除不解。先生乃禱于關帝、稍賚軍民送者各持一香、涕泣而別。棄香于岸、香烟如霧、竟日不滅。告孝陵文曰、嗚呼、維茲豐芑重地、是我 高皇帝鼎湖、藏衣冠之地、而我國家之根本、財賦之所出、漕運之所滙也。年來南庾如洗、漕截軍飢、憂在食。南兵半屬虛冒、半歸差占、盜劫公行、驕軍屢譁、憂在兵。我 皇上不知臣之不肖、命臣兩肩之。臣即愚、豈不知與世浮沈、猶可自全。豈

不知以孤踪綿力、認眞做事、必任怨貫忌、無以善末路。然臣嘗謂、古之忠臣、視國事如家事、當此國家多故、安危共之、即實是自已家事、何但言如。又謂天下事之豫爲之雖無赫赫可喜之功、而曲突徒薪、所全實多。是以移山塡海、徒竭報國之心。下石合沙、終受瘝忠之累。自臣受事、至今凡五年、無日不嘔心血、竭四體、以消隱憂。人亦無日不騰謗流訛、以掣臣肘。臣皆屹然任之、而人之所以搖動臣、愈出愈奇、夫然後知臣之所以當去、而罪之所在。何者、人所傳舍之空帑、而臣實任之、凡改折斜叅、清冒別發儲積、節省皆罪也。人所不肯犯、手之影占冒濫、而臣實任之。凡裁浮釐弊、實伍節米、以至請託不行、餽遺盡革、嚴治委官銜囊皆罪也。又如清補軍之格、以省索費、精技射之試、以拔、廉勇、破格套、廣使過以儁才備用、聚防守之實、壯臂指之勢、以犄



切盜、鎮驕輿、皆罪也。即如賊自假扮進香、陷鳳陽後、勢如破竹。一日、職方五鼓謁臣云、楊提督言城中進香數千、甚可疑。又及訛言頻興、奸昆竊發之狀、遂密遣將官微服體察、更點標下兵丁數百、布防監口、即大書白牌、驅逐進香、併彈壓姦棍。衆皆謂臣定變而或謗爲陳兵自衛矣。又如臣部十七日會議發兵、十八日即先發一半渡江待糧、此臺臣黃昌親見也。二十日糧出、全發渡江捉賊、射至賡貳、見帶擲地、出藉塘西掠、則兵部差官侯爵親見。南兵部發兵三千、二十日過江、勒賊、賊遂逼廬州、入安慶、已經兵部題奉御覽。衆皆謂臣伐謀、而或謗爲發兵遲延矣。又如南庾苦無一月之糧、臣盡謝情面、力砥頹波、如徵、紹、金、衢折米二十五萬、在民每年可省二十餘萬、在南庾數年、已節省三十餘萬、於國計民情兩便。兩次折放、俱係南計堂司經手、

且節省數萬、解抵北餉、俱有疏奉①褒綸。其他錙銖節搜、葆存元氣、二年之問、南庚遂積功百五十餘萬、可足三年之用。衆皆謂臣一在社稷根本、而或請為受金改折、減放軍糧矣。即如近日、南計臣某千七年十二月、以錢五百二十文作米一石放軍、時石米值至九百二十文、軍有煩言、遍貼匿帖、與臣部何與。臣即密集將官、默加消彌。衆皆謂臣彌亂、而或以南戶部事嫁禍臣部、諭為臣部折放、一以播惑科道一以挑激愚軍。令南中之公論、豈不昭昭哉。又如南軍至驕、無一年不十餘譁者。自臣受事、申嚴法令、一軍蕭然。衆皆謂臣旌壘改觀而或諭為大閱鼓諜。夫大閱何鼓專。剡與內使侯伯科道共事、豈有大閱鼓諜而叔無一言者平。至於江上戰船、城內防丁、及一切須備火藥硝黃、聘取將才、咨訪參軍、無一不可對天日而質清議。若夫南中司騙



將銜之饋遺、自臣悉革。衆皆謂清嚴大過、而或謗為欲富。如使臣欲富、詎臣代庖南戶、節投數百萬。充南餉、節省數萬抵北餉、獲鑄息十萬一千、存南庫、蓋公帑出入南北、一體、無論賢不肖、皆無容上下其手。固也。惟是臣督儲衙門、上手止交代二百餘金、臣任內節積贖贄至一萬五千餘金、以三千五百修倉、以五千二百助南北餉、以千餘置學田一千五百餘畝、并典起學會、仍存五千一百金、交代下乎督臣馬鳴岐、分毫不染。夫此一萬五千者、即取以半肥囊橐、半充交際、世俗不以為貪、反交口而賢之。臣豈獨愚、棄一萬五千而罔滿紙描寫之二三千金、是為欲富乎。今南中之公論、豈不又昭昭哉。嗟嗟、共見共聞之事、四知一介之嚴、猶欲變易黑白、以亂人聽、其他所苦心拮据、反以得謗、皆類此。凡此皆臣罪也。嗚呼、臣以久病餘生、手口卒瘏、當

其外有強寇、內伏姦宄、而南北交構、以怨報德、挑間機阱、靡所不至。臣直挺身碎心、消釁杜萌、殊不自意其有今日。幸　陵園宗廟、江干內地晏然無虞、今巳仰遵明吉、交代新樞臣范景文料理。五年兵食之危擔、半生砥礪之孤忠、上不愧皇天、下不愧衾影。仰恃有　高皇帝在天之鑒、與　皇上特達之知、俯恃有海內有道士神與走卒戍婦之心之只。嗟甓、腐鼠焉能嚇人、浮華終歸泡影、臣又何尤。惟是使臣踉蹌去、而天下後世之貫心任事者以臣爲前車、俾我　皇上孤立、國專日懷、則臣之所深痛也。去國孤臣、回首讒天、鍾山蒼蒼、江木灝灝、惟有遙戴紅頁、歸孫自雲而巳。○舟泊燕子磯告閣聖文旦、先是崇禎庚午四月、上以南庾匱命翰林院提督四譯館太常寺卿呂子雜襖督南儲。將大司農兩以差滿里居、代庖三載、積糧一百五十餘萬

交代。又疏罷內遣、科輔臣溺職。癸酉、上復以南兵驍虓、命維祺與南樞、疏華請託餽遺、汰內外衙門冗占八千、以實軍伍。乙亥春、罷免。及去國、陰雨任恒、山川昏黯、月餘不解。呂子禱於　關聖帝君、祟長先生、稍霽一日、乃得挈舟辭湑解維去。軍民送者各持一香、涕泣而別。舟泊燕子磯、呂子以野服擕香、告於雲長先生之靈曰、嗚呼、先生聽之。先生在漢、精忠大義、格天表日。其聰明正直、而一、雖千秋猶凜凜有生氣。先生之言曰、日在天上、心在人中、設使天無日、人無心、恐與宮蒙非長夜矣。去國孤忠風清雨袖、天日長白、人心未死。嗚呼、先生聽之。我國家之有南都、猶周之有豐鎬、東漢之有西京、根本係焉也。當此天下紛亂之日、藉令根本一有動搖、不知費多少金錢、壞多少性命、損多少元氣、而可能即底定否。嗚呼危哉。試觀數年前、兵不成兵、食

無所食、紀綱夌夷、人心反側。當局畏足、旁觀袖手。雖禎乃捐此一副赤心癡腸、五年此地、兩擔並肩、形神俱疲、寢食幾廢。以一木支此大廈、而邪許不靈。以孤舵屆彼中流、而風波轉甚。至今惟有髮鬢半絲、心血盡枯、勞怨之苦自甘、含沙之射甚巧、同室之戈相向而已。嗚呼、先生聽之。愚公移山、精衛填海、何補高深。然而所竭力劬志於國家者、丹心素節固在也。前此數萬官軍寄命空帑、倉無一月之糧、庫無一錢之積、何如景象。乃搜剔填補者數百萬、交代積餘者百五十萬、銀庫交代者二十八萬、固在也。前此鑄局往往利歸私囊、錢如鵞眼。乃任內嚴督司官、錢質一錢爲率、而二年之間、已獲利十萬一千、固在也。前此各處南糧或送權紳、或借別用、或委衙官衙役婪商乾沒殆半。乃任內清查侵欺百十餘萬、從此輩手口中奪出公家之數、又查出

楚藩侵借三十餘萬、疏爭北戶原借一十三萬、固在也。前此司屬衙役倉場使費不貲、乃任內鼓舞司屬、謝絕常例、嚴治衙役、不許需索、獎實一清、故科道公疏有苦心率屬、勵精司官、各心其心、共圖實效等語。四方駘解、聞風響應、舳艫滿江、固在也。前此以無糧故、倉場頹廢、一望蓬蒿、棟折垣敗。乃親行料理、自捐贖費三千五百、不動朝廷一分一文、不科民間一草一木。今城內二十六倉、城外五場、江北十餘倉、共房五千餘間、煥然一新、固在也。前此徽州、金華等府地不產米、止憑商販以侵、歲重追、小民有費一兩五六錢、不能完米一石者。乃從司府府中文、鄉紳公請、題折數年、民省無算、且爲朝廷節省三十餘萬、固在也。前此軍米濫惡、不害實惠、乃任內親下倉場看驗、米既瞻足、又復精潔。且遇米賤則折錢項放、罪乩騰獄、而朝廷亦獲節省之利。

遇米貴則發倉預放、軍既宿飽、而民間亦無饑貴之苦。南都軍民走卒婦女之口碑、固在也。南軍善譁、無一年不十餘譁者。乃任事後、革補軍之費、減差役之煩、申畫一之令、嚴細打之法、雖衙蠹、扁擫、奸人揑造、而紀律肅然、絕無譁者、固在也。南中選將補兵多以請託爲高下、乃任內首疏嚴革、人皆銜之。至於武舉武生、皆以技勇韜略選取、絕不徇情濫用、固在也。南軍影月成風、戰艦虛應故事。乃任怨汰去浮冗八千、以補操軍餘糧。疏募家丁八百、分防城內江上。仍募造海船二十餘隻、無論順風逆風、往來如飛。而驕卒不至譁伍、流寇不敢窺江、固在也。將官司屬餽送成習、乃一切革之。將官雖一米一菜、一花一茶、無敢餽者、司官一以清淡相與、人或謂其待之過嚴。若大有司非道之餽、一槩謝絕、官解小過之贖、盡與豁免、即督儲萬餘之贖貲、俱

修倉厫飼、仍餘五千。一百餘金、俱交代下手、分毫弗取、固在也。以至捐俸立會、與諸生講性命之學、兼課藝之業、置江北學田一千五百畝有奇、固在也。設處置造火藥五萬硝黃二十五萬、城上運石二百四十餘萬、固在也。今城內江上、孝陵宗廟、晏然無虞、固在也。嗚呼、先生聽之、祺非有他才能、直此一片丹赤、不忍負高皇帝、負天子、負所學、負海內知己之素心而已。祺亦非有他罪戾、直此一生迂直、不合時宜、不聯黨羽、不善涉世、不識宦套、不狥權要之癡衷而已。嗚呼、先生聽之。高皇帝在天之靈、南都千萬軍民之心之。只海內有道縉紳平生之知己、固皆在也。昔寇逼南都、前哨至關山、夜見先生神兵、滿山燈光熒熒、如數萬旌壘、從天而下。賊至廣武以爲南兵至矣、卽由藕塘西遁廬安。乃知先生之精忠大義、千秋不死、固長在也。嗚

呼、先生聽之。道之行廢命也、人之使尼天
也可以止、可以速時也。聚順侍藥、微孝也。
教子課士、眞樂也。程風邵竊、蒔花種魚、至
韻也。無愧無作、何怨何尤、天日亘古長明、
人心終難盡死。嗚呼、先生諦聽之。祺明日
行、矣。祺出而圖吾君、苟有負于君、或負于
友、負于軍民、負于生平誦讀、負于根本重
地先生聽明正直而一、其將沈諸江淮洪
河之濤。○解任疏略曰、夫言者登有怨于
臣、亦豈別有求多于臣、不過以成臣之去
耳。幸俾臣免一日之瘵曠、安一日之山林
侍一日之菽水、皆言者之所詒也。臣且愧
且感、一切付之無辨。又、曰、臣報國心長、肎
身智短、言之者成臣甚大責臣甚正、臣不
敢以不知臣尤言者、惟自尤。臣耿耿之心、
硜硜之守、未足信友、未能勳物。古人去國、
不潔其名、身既隱矣、焉用文之。後相
知者戒勿上、恐盜中當事之忌、遂止。



五月，歸洛陽。仁孝公因避寇亂，病臥洛城。先生歸展新安祖塋，即返侍仁孝公。營宅于洛，歸里，戶占入見洛陽司馬還

爭傳紫氣落函關。連年水旱郊村冷，舊日親朋鬢髮斑。握手共含兵火淚，傷心誰念輓輸艱。幸吾茅屋猶無恙，十畝蓮花潤水環。憶出深山已七年，驚迂隨處拂時賢。要將頹厦扶孤柱，其奈狂瀾倒百川。陶徑老松猶宛爾，萊階舊綵尚依然。納溝夫婦應誰恥，才薄天教被放全。

八月，仁孝公卒。侍仁孝公湯藥三月餘，戶嘗湯藥，夜不解帶。八月十六日，仁孝公卒，哭至嘔血，暈倒。力疾親視衣衾棺斂，喪事一遵禮制，不作佛事，不用鼓樂延賓，率子弟寢于柩側。不宿内，不飲酒茹葷。○先生居喪，讀文公家禮，準酌古今，參論頗備。羣諸弟及子姪日讀數葉，夜則聚較其義。有訂証家禮稿。○先生過于哀毀

瞿然病作。諸子姪以先生年高善病，請少進肉食。乃許用肉汁，然一再進則愁然不樂，旋命撤去。

十月，長子兆璜舉明經。是年，上以督學爲考試，以直指監臨，以藩司提調，分房易、書，悉如鄉闈舊典。拔貢九十八人，先生長子兆璜以書經取中三十二名。原名灝，後改今名。

崇禎九年丙子，先生五十歲，在洛陽。

二月，歸葬仁孝公於新安。先是，孟太夫人墓在祖塋東隅，歿時先生方六歲，以仁孝公例有特恩祭葬，局面稍隘，啓攢合葬。痛哭仆地，曰：母棄兒已四十餘年矣。合葬玉屏新塋，去縣南三里。馮恭定少墟先生稱仁孝公樸直有古君



子風、而仁孝公自訓授以百里、不難臥治。

八月。豐芑門人中式應天四人、許嘉聞、王滿黃日乾、鍾奇。○嘗謂子弟門人曰、汝輩讀書要徹源本、讀書時不透徹、凡事棘手分撥不開。讀書亦不徒多、源本透徹、下手便劃然中解。自言做司理到八座、凡事到面前惟認源頭、故覺不大費力。○每元旦冬至及朔望日、率子弟肅與、恭拜　天地皇上、次詣祠堂拜祖先畢、子爲父母四拜兄弟二拜、家人以次叩頭、肅然嚴敬。○安邑理學曹自梁諱于汴、與先生友善、以乙亥卒、丙子歸窆之、先生作誄辭以哀之、曰有明崇禎九年、是爲丙子、呂子居洛、聞御史大夫安邑曹自梁先生卒。呂子與先生爲忘年交最久、且深、以束帛絮酒哭而誄之曰、嗟乎、九原安可作也。江河滙地、日月中天、斯文未喪、識大難賢。百年度壢、千里

比肩、吾道不孤、如薪斯傳。而先生乃蹶起於平陽蒲坂之間、倡道於歌薰錫疇之墟、少成若性、篤躬自持、鐵骨丹心、聖賢爲期。一鳴輒斥、九死不移。而先生于功名富貴之場、榮辱毀譽之變、歷之泊如也。今上大張薪槱、人惟求舊、而先生正色稜稜、笑北河清久之、先生乃解疏廣之組、開香山之社矣。明發聖學、彌精彌深、素篤躬行、晚益會心。時習朋來、桃李在門、而先生忽已矣。嗟乎、祺於西北間得一師二友、師爲芮城王莊毅先生、友爲關中馮恭定先生與先生也。而今皆已矣。某方在疚、淚盡繼血、聞先先生訃、益不勝痛哭嗚咽也。嗟乎、近如此甚、去況未遠、義竊知己、生平不淺。日月長明、江河同宗、泰顏梁壞、我心斯恫。薪火相禪、勿替高風。嗟乎、九原安可作也。

崇禎十年丁丑先生五十一歲、在洛陽。

立伊洛會。先生慮伊洛久湮，聖學不明，以姚賡唐、楊英、丁泰吉、楊鎌、楊士英、劉紹周、石岳、田乃賓、李毓楠、張鑑衡、張祖恕、吳治平、劉介、徐琦等來學五十餘人作伊洛社，講學於程明道祠。以初二、十六爲期，又以初三、十七爲文會，謂諸子曰：理學、舉業，初非兩事。從遊漸衆，至二百餘人。伊洛會約序曰：學何爲者也？孟子曰：乃所願則學孔子。此學字之義也。夫吾曹一生誦讀，誰非學孔子者？然其所以學之者，非也。人不知學，猶可諉之無知，乃既學矣，而其心不知所學何事，且言與心違，行與言違，是非不學之過，學之者過也。彼不學者反口實矣。嗟乎，既爲父母生養，天地蓋藏，裒然爲人，讀孔子書，乃竟昏然與不學同，至反爲不學口實，豈不痛哉！所以吾曹今日要見得孔子是生成聖人，實是學成聖人，至易至簡，至精至一。立志要學孔子，全不爲

博好名色、拾舊套數。然而才説學孔子、人未免汗流沾背、不敢承任。我伊洛程明道、程伊川、邵堯夫、司馬君實、曹月川、尤西川、孟雲浦諸先生、非我輩人乎。不敢學孔子、亦不敢學諸先生耶。不敢學孔子與諸先生、亦不欲自爲人耶。必爲孔子與諸先生而後可以爲人。必爲人而後可以爲孔子與諸先生。何者。此心此理同也。要知孔子與諸先生是箇易情一、言不與心違、行不與言違。今人即未必能爲孔子與諸先生、而此心此理、却未常無。但緣俗情牽擾、私意遮蔽、即使一念省悟、未免一念起、又一念放下。又或認理不眞、執理太過、亦終無成就。所以朋友參訂提醒、其益最大。易曰君子以朋友講習。如鏡本光明、只爲塵翳昏垢、便不光明。一經洗磨、便見光明本色。故吾曹立志要學孔子、要從諸先生做起。學孔子事、習不妄習、講不空講、實實躬行



實實向此心此理證悟、方是眞學問。若夫言之而未必行、行之而未必實、或不求諸心與理之安而行、皆無益于學者也。須從此一刀兩斷、做箇男子、無負天地父母生我一場。此志一定、如盤針司南、九澤長途、可無迷謬。不然、是南其轅而語人曰、吾燕之適也。而可乎。謹折裘舊約爲若千條、願諸友率而行之。由是而之焉、而體認之而一力膺當之、久而純焉、則所以學孔子與諸先生者、即在此矣。雖然、程子云、不能存養只是說詰。願諸友更求之、于欲無言。○謂諸弟子曰、人不論科第、能自卓然便是聖賢。但兩物乃經濟之梯、譬如人要去北京、走也到、騎也到、乘輿也到、但騎輿爲稍逸耳。○先生因論性而引言天地之性人爲貴、遂詳言聖人可學而至、及王陽明滿街皆聖人之說、總爲人得天地之氣以成形、而理即賦焉、原與天地合德、故人人可

以作聖、以人人原本天地之氣也。比如江河之魚、皆得之江河之水、所以能生、若離水則死。人皆得天地之氣、故能生、若置之氣所不到之處則死。當受胎時、本於父母之氣、即天地之氣。及分娩時、落地一嗄、便巳接天地之氣。此氣正所謂至大至剛、貫金石、徹靈蠢、無物不透入、無處不充周。人若養得到、自然塞乎天地之間。至于生物、亦是這箇氣、而物之本質原蠢、所以產能動植、而不如人之能靈。○又曰、學問必造到一分、始見得一分。比如吾曾登泰山觀日出、俯視翠山、有如堆上、及烟霧雲雨繞于山脚、而其上清翠晴嵐自若。今以此語人、必不及信。或曾履其地、必彽徊嘆賞、深信其然。學問之道、如是。○又曰、沐泗之閒、斷斷如也。非謂講學乎。學之不講、是吾憂也、非學之當講乎。若實見得、不可不講、不得不講、不敢不講、便認就一路、此頭承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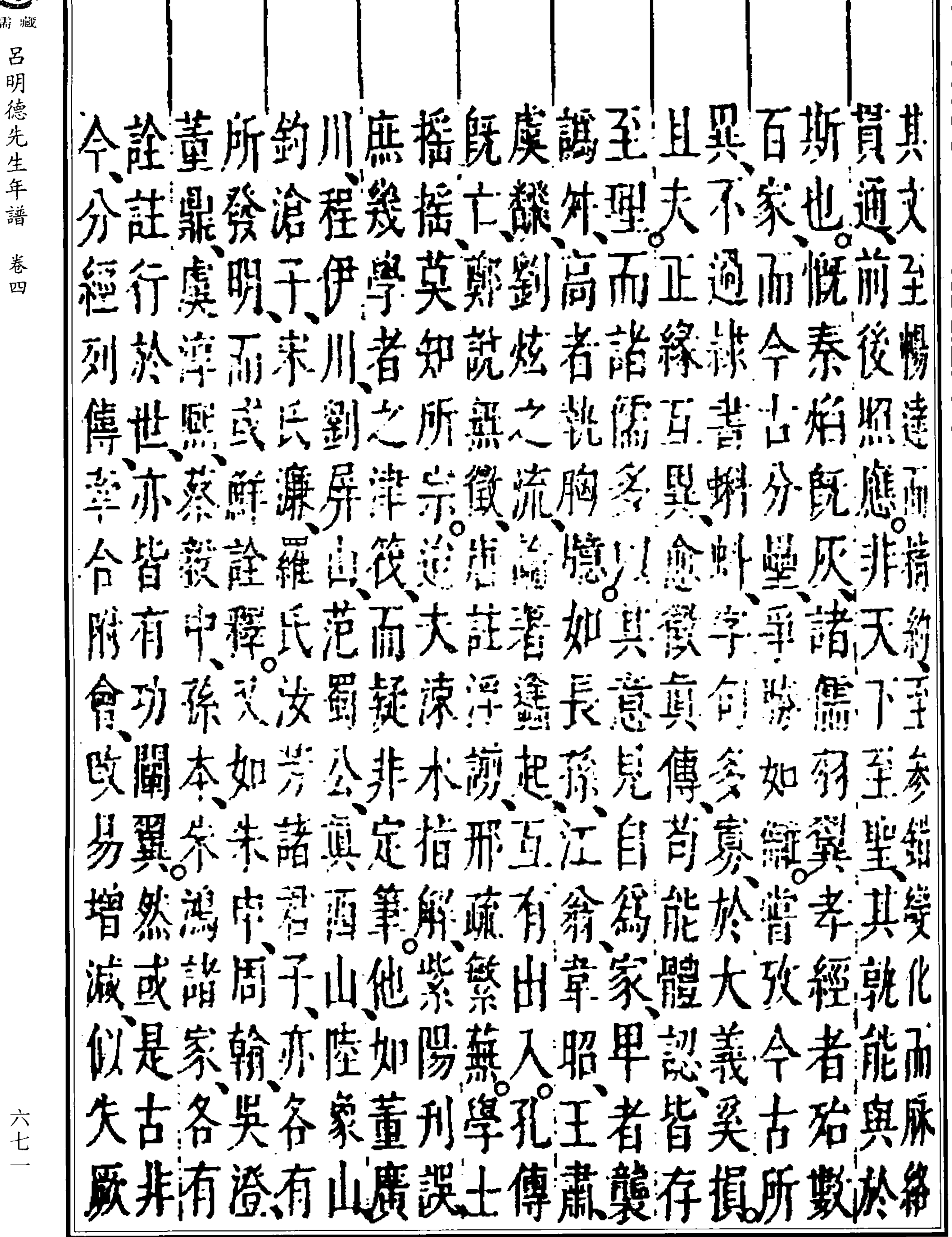
孜孜終身，不必與世情爭長較短。○又曰：學之不講，是爲書笥，講之不行，是爲說鈴，剿襲講學模範，而不本于洗心退藏，是爲衣冠優孟。○又曰：講學不爲世俗非笑，是爲鄉愿。講學不到非笑我者終心服我，是爲鄉人。講學必別立崖岸，欲自異于世俗，是爲隱怪。講學不大倡其道于天下後世，以承先啓後自任，以爲法可傳自願，是爲半塗之廢。

十一月，勅賜仁孝公建坊。仁孝公以歲荒捐積粟一千石，錢二百千，賑給一萬七百人，趨撫常公道立題請建坊旌義。

仁孝公崇祀新安鄉賢。十月，新安公舉鄉賢。十一月二十五日，迎主入祀。

十二月，孝經大全或問成。

先生留心孝經、考究有年，註本義、大全、南樞業已箋訂，會允放歸里，以次成或問諸書。謂孝經乃明王治天下之大經大法，而不止事親一節，第家諺童習，宗旨未明，與諸門人共相闡論，朝夕不輟。○先生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十六字，足以盡堯、舜之傳。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十二字，足以盡孔、曾之傳。○又曰：孝者，千古聖人相傳之心法。敬者，千古聖人傳孝之心法。敬親敬身，只是一敬，離敬更無孝。○又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孝弟忠恕無兩事。○次年戊寅元旦，作孝經大全序曰：臣既著孝經本義，已復櫛比諸家之同異，潛玩孔、曾之心傳。久之，輿而歎曰：大哉聖人之言孝也。其言近而旨遠，其守約而施博，其理至廣大而淵微，至神奇而平易。



其文至暢達而精約、至參錯變化而脉絡貫通。前後照應。非天下至聖、其孰能與於斯也。慨秦焰既灰、諸儒羽翼、孝經者殆數百家、而今古分壘、爭勝如織。皆攻今古所異、不過隸書蝌蚪、字句參寡、於大義奚損。且夫正緣互異愈徵眞傳、背能體認、皆存至理。而諸儒多以其意見自爲家、卑者襲謁外、高者說胸臆。如長孫、江翁、韋昭、王肅、虞繇、劉炫之流、論著蠭起、互有出入。孔傳既亡、鄭說無徵、唐註浮謭、邢疏繁蕪、學士搖搖、莫知所宗。迨夫涑水指解、紫陽刊誤、庶幾學者之津筏、而疑非定筆。他如董廣川、程伊川、劉屛山、范蜀公、眞西山、陸象山、釣滄子、宋氏濂、羅氏汝芳諸君子、亦各有所發明。而或解詮釋。又如朱申、周翰、吳澄、董鼎、虞淳熙、蔡毅中、孫本、朱鴻諸家、各有詮註行於世、亦皆有功闕翼。然或是古非今、分經列傳、牽合附會、改易增減、似失厥

旨。嗚呼、孝之道本天地之性、傳帝王之心、通貴賤之分、因愛敬之良。而孔子發明之以統六經之要、垂萬世之法。爲人君父者不可不知孝經。爲人臣子者不可不知孝經。爲人君父而不知孝經、則必無以立德教之極。爲人臣子而不知孝經、則必無以盡忠孝之倫。昔明道先生看詳武學經制猶欲添習孝經。雖漢唐宋中主、猶知置博士、講殿廷、刻石臺、令虎賁羽林悉通章句。而安石獨以私見罷黜、至令猶不得與麟經共校復。嗟夫、以孔子作于七十後者乃視爲蒙稱之句讀、以孔子所謂天經地義通於神明者、尚不得爲稽古之筌蹄、何怪大忠孝風微、廉恥道喪、士紙其學、民敝其俗、浸淫至于盜侵兵讖、妖興亂起、邪慝熾而良知燼、斯不亦人心之秦火至今焰哉。洪惟我　二祖以孝治天下、其振鐸之諭首曰孝。其序贊孝實、嘗曰孝經者、聖賢之



格言大訓。而我　皇上親灑宸翰、屢論表章、且曰、朕不敢與天地祖宗並、孝就大於此者。往歲上釋奠太學、一儒生化躍上書乞行孝經、所司劾奏治罪、上猶優容下其議。意者二千年志行之精靈、固在茲耶。臣幼志此經有年、及官鶴署歸省、始捃摭羣書、海貫折衷、時欲任此、顧未敢爾、意謂海內必有人焉、先得我心者。遲迴十載、歧望稍孤、于是更不敢不自任。會以視南膺之明年、食足人悅、執掌小暇、不揣狂般、下鍵脫草、成本義若干卷。又四年、成大全若干卷。冠以義例、羽翼引證、姓氏節略若干卷、附以孔、曾論孝、曾子孝言、曾子孝行、曾子論贊及宸翰入告述文紀事識餘若干卷、蓋欲明孔子作經之意、爲明王以孝治天下而發其義理、節次皆有本領、條貫。大哉、非天下之至聖、其孰能與於斯乎、而豈諸儒可以其意見自爲家者。然諸儒之說、亦

有雅正淵閎、可發聖藴、可裨治理、可互存就質者、皆取節焉。乙亥履端、業擬繕寫爲表上之、會以恩放歸田、不果。深山之暇、問簡原草、重加箋訂、而孝經或問成、謹彙寫恭進。尚有續著孝經衍義、外傳等若干卷、容次第進呈、要亦獻一得之愚云爾。敢曰闡聖言於將湮、扶名教於幾頽、提良知于未泯、足爲導忠孝、翼德教、正人心之一助哉。杏壇不遠、斯文在茲、幸孝治之方興、庶吾身之親見

崇禎十一年戊寅先生五十二歲在洛陽。

正月。復訂孝經本義大全。○元日、再訂孝經本義大全、作序例、孔曾論孝等卷成、恭紀四首、閒臥深山石隱居、辛觴應是聖恩餘。時情冷煖爭迎歲、日課陰晴愛擁書。半世窮經知是否、千年言孝竟何如。憑誰細問春消息、總草盆梅爲起予。擬撥栢酒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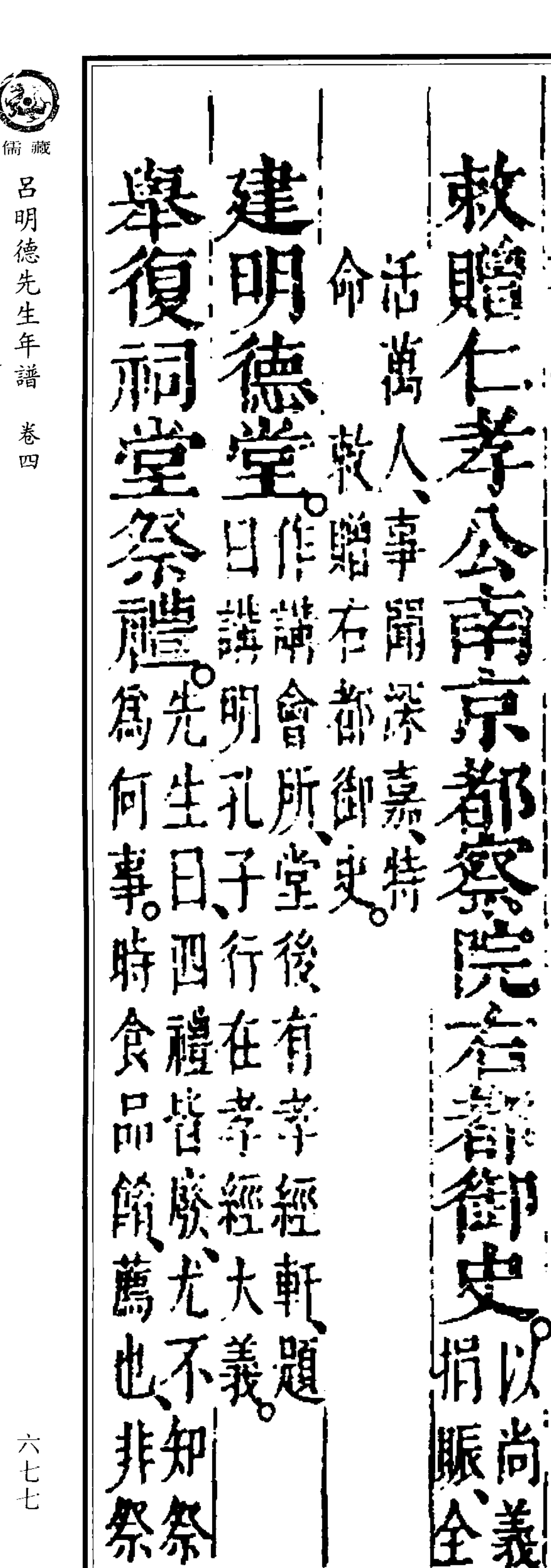
相沿、冬去春來亦偶然。浮世光陰如一瞬貞傳今古竟誰肩。東風始起堯階葉、北斗長留孔壁篇。將肇不知人意思、爭謡閉戶草楊玄。孔門洙泗總斷斷、傳孝獨於曾子云。自古人皆存至性、祇今天未喪斯文。心疑見處還非我、手欲拈來說與君。畢竟通神光海試、其中消息迥難聞。薪傳千古問遺經、絕學諸儒見未曾。堯舜可爲惟孝弟、孔曾相授只淵氷。幸留斯道微言在、合有明王應運興。想像東周眞事業、誰當執此答升恒。

仁孝公崇祀本郡鄉賢新安專祠特祀。仁孝公崇祀新安鄉賢、士民復請專祠兼崇郡祀、督學允其請。

六月、孫升恒生。次子兆琳生。

七月。復訂孝經或問。（作孝經或問序曰、孔子述而不作、其作孝經也、蓋繼往開來謂元贊化之書、而孔子欲輔明王孝治之心、於是焉寄也。此經不明久矣、不明故不行、不行故人心不正、學術不辟、政教不興、而作經之心幾瞭。聖天子加意表章、申諭多士、講究力行、豈誠明王孝治之一大會也。愚敬信此經、如天地神明、父母、師保、二十年苦心玩索、沉潛反覆、或晨夕焚香、恭誦數過、久之、始敢作本義、大全。二書既成、乃與學者日講究之、力行之。而學者尚紛紛、多狃舊見、半昧宗旨。愚於是不敢不作或問、所以明大意、揭宗傳、辯眞僞、闕附會、詮章旨、析疑似、而末尤拳拳於表章之實、道統之傳也。其爲卷凡三、綱凡六十有五、目凡百十有二。有前所未言、而訂補者、有前所已言、而重申者、言之。不足而再言之、而詳言之、而屢言重言之。愚豈好辯哉。周

茂叔曰、世無孔子、萬古長夜。今聖天子表章孔子所作之經、而欲明之行之、所以旦萬古之夜也。誠使此經昭然明於今之天下、而明之、而行之、而實明實行之、而亟明亟行之、如日月之中天、江河之行地、然者道豈遠乎哉。愚極知僭踰且固陋、然愚區區千慮之愚、或亦可以少副聖天子孝治之意、不悔孔子作經之心、而於人心學術政教、庶亦有小補乎。



敕贈仁孝公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以尚義捐賑、全活萬人、事聞、深嘉、特命敕贈右都御史。

建明德堂。作講會所、堂後有孝經軒、題曰講明孔子行在孝經大義。

舉復祠堂祭禮。先生曰、四禮皆廢、尤不知祭爲何事。時食品餽薦也、非祭

也。古人祭用春秋二仲、或四仲四孟、必吉蠲特牲、始可成禮。今庶民家無石儲、難以語此久矣。獨怪士大夫尚且缺如、更將誰待。酌此家禮祭以四孟及冬至元旦、先一日率子弟齋戒別所、潔牲告廟、次早夙興成禮。儀註酌定繁簡、以古今可通行者爲率。即偶病、必强衣起以畢祭事。儀詳訂証家禮。○先生曰、余昔問爲人之要於王憲葵老師、師曰、只是要誠、要平。余居官處世、甚受用此兩字。○又曰、七情惟怒爲難制。人當盛怒時、若要說以理排遣、便降伏不下。只怒時且不要驟發、略存想一想事體輕重如何、後來下落如何、暴戾之氣即未必銷鎔、亦或稍退。回此便是功夫處。

建新安北新城。新安城垣。卑臨北城、逼近懷山、僅丈餘。舊誌云、安得力士懷扛北城于懷山之巔、方可言守。先生與邑人議、請之上臺、經營建城于山、當北一面、

并包修周圍磚城，增高三丈。自捐銀一千四百七十餘兩，獨修其半。闔縣里人任其半。又慮北城稍卑，捐銀三百兩，建敵臺數座。

修葺文廟。先生謁文廟，目傾圮狀，兩廡皆屬民居，几案纍纍塵土，呼學役數其罪，遂興工營修。費六百八十餘金，煥然一新。以戊寅經始，己卯工完，與城工一時落成。

崇禎十二年己卯，先生五十三歲，在洛陽。

二月，內閣疏薦。

三月，河南巡撫疏薦。巡撫常公諱道立。○屢歲風雹旱蝗，民不獲粒。時春又大旱，先生與洛紳士禱于府城隍，爲文以告之曰：嗚呼，維上帝命爾明神主

此邦邑、維爾明神承帝命、以保障此、邦邑。
嗟此邦邑。下民蚩蚩何罪、降此鞠凶、備諸
種此荼苦。此邦邑下民有罪、亦惟爾明神
是貽是依、是啓是佐。胡不慇我、下民兵寇
旱蝗層纍、再四迄無休時。我聞古昔盛時
五日一風、十日一雨、風不鳴條、海不揚波。
卽偶災饉、此或有遺秉、彼或有滯穗、用是
民物康乂、災害彌亂不作。胡底今日、三年
大旱九月不雨、我下民苦寇、苦兵、死于焚
殺者半、死于歲者半、死于征徭者半、神寧
弗聞耶。我下民夫婦、男女、父子、兄弟不相
保聚、餓莩在野、逃亡滿道、神寧弗聞耶。我
下民對無青苗、千里赤地、惟是破屋額墻、
白骨燐火、蓬蒿夜月、時鬧鬼哭、神寧弗聞
耶。財盡民窮、征歛愈急、頻須敲呼、累累株
連、我下民求生不得、求死不獲、神寧弗聞
耶。入春日赤無光、河井皆竭、黃霾四塞、狂
颸滿天、氷雹霜霧、交相侵蝕、蝻子重出、諸

蟲叢生不憖遺隻禾寸草神寧弗聞耶神
如弗聞神寧弗聽神如既聞神寧弗仁既
聽且仁其寧不拯我下民顛隮神不拯我
下民顛隮神何以血食此邦邑乃視天夢
夢誰達九閽百司泄泄誰啟厥吏我聞明
有長吏幽有明神凡宣朝廷德意省刑薄
斂以下膏澤于下民長吏職也長吏弗若
厥職尚賴爾明神降鑒啟厥吏爾明神弗
若厥職我下民蟲蟲其又何望我下民蟲
蟲備罹種種諸荼苦至赫至極神不為之
所我下民其將盡顛覆不聊有生惟我下
民有罪我諸神實尸其罪然亦惟神怨神
苟為之所上達于帝下達于所司百神庶
回天怨用濟時穀惟神德即明神弗德怨
是廷禜惟明神承帝休命以承主此邦邑
若七日不雨爾明神何以永保障此邦邑
以永血食此邦邑爾明神其顧諟帝命
以拯我此邦邑蟲蟲下民嗚呼敬哉

八月、賜冠帶閒住。謝恩疏曰：臣維祺蒙皇上恩放田間，頃接邸報、吏部題爲在籍大臣忠憤倡義等事、奉聖旨、呂維祺准冠帶閒住、欽此。伏念臣蒙聖恩非止一端、臣父封侍郎、旌孝先臣孔學以賑濟、蒙敕賜建坊、加贈右都御史、仍給誥命、蓋特恩也。先年南都倉庫如洗、漕截兵譁、皇上命臣爲南庚南樞、說者謂臣癡心別釐、積餘糧一百五十餘萬、可備三年軍需。又申紀律、飭江防、以小補根本、稍紓南顧、不知臣豈有尺寸之効哉。言聽計從、皆聖恩也。夫皇上每誡臣下無實心任事者、臣其人哉。謬蒙特綸、謂臣實心任事、又蒙屢旨、曰廉辦、曰才望、曰勤銳、曰具見籌畫、曰具見振刷、曰具見急公、曰清查夙弊、具徵任事、曰興利剔弊、具有經畫、曰於南計有裨、曰於南釐飭有緒、曰督儲著効、曰有裨長計、曰於南計大有裨益。凡

此知遇聖恩、臣敢負哉。臣忍負哉。亡何臣竟負知遇矣。說者謂臣任事太過、處世太驟、不知臣實溺職、蒙恩斥、猶為罪重罰輕。且獲侍臣父四月湯藥、一夕永訣、聖恩也。五載里居、適值寇氛、兵荒、臣雖家食、忍忘國郵。前後蠲產捐金、不過太倉涓滴、忠義蒿矣而已。不意所司報聞、蒙恩優渥若此。今臣父褒綸與徵臣恩命、先後光賁泉壤。輝映閭閈。除臣望闕叩謝外、竊惟　皇上聰察神武、夐越千古、而猶兢業圖治、欲從頭徹底做起、即堯舜欽恭咨儆、何以過此。臣愚秖生平之介操、匪求人知。愧一節之微行、輒蒙聖鑒。感激隆恩、葵丹耿耿。惟願我　皇上頤養天和、葆嗇聰明、節宵旰之勞、崇寬簡之要。斥富強刑名之說、密正心誠意之學、提綱領本源于上、穆然為堯舜之急先務急親賢。而廷臣仰體德意、思今日所為急務者、尤思今日所謂本務者、而

次第圖之。堯舜皐夔上下喜起，臣當終其身結盟洛社，行吟邵窩，以擊壤歌堯舜之化日舒。○復職恭紀，北來數騎拂塵飛，說捧天言出帝畿。塡卷喧傳新寵命，焚香簡點舊朝衣。窮通自古關時數，童叟從前有是非。誰謂浮雲能蔽日，陽光終照寸葵微。吾爲八座方疆仕，帝許歸田未艾時。宵旰高深誰忍負，剔梳勞怨我寧癡。蟬冠尚淺明王夢，聽履曾深國士知。自是中興饒勝事，愚丹還欲獻憂危。○豐芑門人中式十一人，蕭化遠、周景濂、羅策、王亦臨、方以智、朱應昇、周士章、王象春、王家楨、謝廷相、陳丹衷。伊洛門人中式四人，丁泰吉、石岳、荀良翰、陳治策。

九月，進呈孝經本義大全或問等書，命下所司較正。先生擬孝經註疏，欲恭進未果。會以致仕歸洛，作孝經軒，録經

于壁、食息諷誦、更相發明。題額曰、講明孔子行在孝經大義。孝經註疏多分經列傳、是古非今、殊失聖人作經本旨與孝治天下之意。乃疏進孝經本義、大全、或問等書。奉旨、謂有裨治理、命所司較正詳備具奏。○(進孝經疏曰)臣聞宋儒蔡沈言二帝三王之治本于道、二帝三王之道本于心、臣以爲二帝三王之心本于孝。昔堯親睦而時雍、舜齊栗而風動、禹致孝而祇台用距、湯思孝而肇修人紀、文武止孝而汝墳遵化、四海永清。大哉孝乎、天經地義、神明四海、一以貫之。世入春秋、孝治之道遜焉。孔子刪述六經、筆削春秋、復作孝經者、蓋所以會六經之指歸、繼帝王之道統、以明治天下之大經大法、端在乎此。唐宋雖代有表章、然止設科取士、而猶未深知興道致治之本也。我 太祖高皇帝首諭孝順父母、成祖文皇帝御製孝順事實、凡我

列宗、皆崇孝行。然表章頒布、千秋盛事猶闕、以待我 皇上之善繼善述爾。而我 皇上仰法 二祖 列宗、躬行孝道、以明教化、故加意 聖祖六 諭、孝經小學、以爲化民成俗之本。今六諭解註、小學集註頒矣、至孝經則有孝經全不講究之諭、孝經委宜表章之旨、孝經着學臣嚴飭誦讀力行、考試一體命題之旨。頃于本年五月內又有聖祖六諭、小學孝經果否遵旨通行講讀考試、撫按年終類奏、該部詳加甄別、以憑黜陟之 諭、而適與尊崇 聖母徽號之恩詔會、是 皇上躬行孝道、表章孝經至矣。而尚未頒發定本、坊刻舛謬不一、士雖留心此經、莫知適從、故須頒發萬不容緩也。臣潛心此經二十餘年、不揣愚陋、僭著本義二卷、大全二十八卷、蓋求合孔曾相傳之心法、與明王孝治天下之大經大法、而不規規于訓詁事親一節。第世毋故習宗

吉未明、復僭著或問三卷、所以釋羣疑而明大義。謹繕寫成帙、恭擬表文一通、附卷首以進。伏祈　皇上深維孝治之本、曲賜乙夜之覽、倘一得可採、祈勅禮部覆議頒行、以爲羽翼化理之助。臣惟願我　皇上早奏明王孝治之効、以建中興第一事業、同符　二祖、光顯　列宗。臣當與父老子弟共歌　聖化於無窮已。○進孝經恭紀孔壁遺經久在茲、微言傳後更傳誰。漢唐課士猶虛典、今古通儒尚妄疑。闕地開天歸　聖主、崇文重道恰明時。豈應千載渾埋沒、一日絲綸萬國知。謂訓蒙書世盡云、誰知治理稗斯文。天顏展閱臣欣喜、御筆親批較備聞。久矣孔曾傳此道、都哉堯舜見吾君。還期早奏明王事、穩臥東山老白雲。

十一月、疏陳表章孝經八要。先是、進呈註疏、隨具表章八要。

通政使以新奉限字嚴旨、未敢封進。先生乃分具五疏進覽、一曰進講經筵、以樹模範。二曰東宮講習、以端儲教。三曰須諭宗戚以敦親睦。至於戚臣一體須諭宗學一體試題選舉換授、必以敦孝行通孝經爲本。四曰須行試題以驗習學。五曰鄉會出題、以隆大典。令習一本經之外、皆通孝經、選鄉會試出孝經題一道、附四書後本經前試本經一篇。六曰須諭武士、以明大義。武學考試、武場鄉會一體出題。至公侯指揮世襲子孫承襲、必問抽孝經一二段、令背誦講解、通者方許承襲。七曰辟舉貢孝、以勵士習。八曰諭俗講解、以正民風。天下府州縣官講鄉約時講說孝經、凡塾師教習處、皆須孝經一部、令誦習講解。其士民杖笞小過、果能背誦講解明白者、亦准覺宥。疏上、俱依議行、惟鄉會試題先以江西御史李一鵬具題爲科場畫期事、奉旨

孝經章數無多、若更定一題、易於揣摩打點、會集仍舊。其後惟以科歲二試出題而已。○又疏陳表章孝經四翼、以孝經、大學合爲孝學、其畧曰、臣聞漢唐宋、謂孝經章數不多、故有附論語或附孟子爲一經。臣謂孔子作孝經、以垂憲萬世、直當孤行於世、何必他附。倘必存乎見少、請以孝經附大學便。蓋四書記孔子問答之言、五經孔子所贊定筆削者、獨孝經與大學聖經、其所作也。若以二經合而名之曰孝學、使天下知孝與學非二物、孝一學與治天下國家非二事、每科首出孝學一題、次出論語中庸孟子各一題、次出本經三題、豈非千古聖事自皇上始乎。○[illegible]未。○先生講易、以卦象說、易義悉本于奇偶變化之數。謂君道臣道、不過借影子譬喻、其實與易義無涉。與門人說乾卦六爻、謂一部易經、皆須會心卦象之原。

十二月、南吏科疏薦。

崇禎十三年庚辰、先生五十四歲。在洛陽。

力止河洛安揷流寇。

流賊三十餘萬盤據洛西、詭求安揷、岌岌不測。總理熊文燦議招撫河洛、已具疏敘功、人心洶洶、莫可如何。先生乃從容詰之曰、數萬逆孽、儵然歸化、功高社稷矣、信能使賣刀買犢、不帶刃、不團聚、不焚劫乎。曰未。曰、信能使終身于此、保無他虞乎。曰未。曰、然則何恃而招撫。異日指視者躭躭、誰實詒禍。恐不免乎人言矣。總理聞先生言、悚然悔悟曰、疏已成、奈何。頓止前疏、破撫局、而人心安。洛西數百萬生靈不至如房穀之禍、先生之力也。



寄弟書語二十一條。○先生胞弟誥維禧、字泰石、與先生發明理學。殉難、贈僉憲。○士君子立身、要自定根腳、中立不倚、百折不回。若占風望氣、東奔西走、踏兩家船、或寄一家籬下、不知雨罷庭空、酒闌客散、作何生活。○東西分局、非國家之福。人皆有局、有局則有勝有敗。吾知有朝廷世道而已、不知有局。○彼謂我於東西二局未曾立定根腳、誠愛我哉、非知我也。我正不于局中立根腳、自有立定根腳處。○試看風急天寒夜、誰是當門定腳人。此處要見得定。吾生平硜硜、不能依傍人以至此。如某言欲我擇勝而趨、豈不聞古人有云、豈期百鍊鋼、化作繞指柔。若我今日由依傍人進、一日失身、終身莫贖。○老子云、知我者希、則我貴。吾以爲惟我貴、故知希。○行使止尼、非人之所能爲也、天也。吾之用舍自有天意存乎其間、於人何尤。○世之不知

我者多矣、即知我者、或謂我才、或謂我肯任事、或謂我出處取與不苟、或謂我可以經國之財用、此果知我也乎哉。吾於此數者、猶不能也、嗚呼、此果知我也乎哉。○此世不知我、我必自有知我者。知不知人也。用含時也。道之將行、將廢命也。○明王發夢、固不可知。巖穴終老、於我何損。○山中饒有事業、惟日不足、無暇問出山事。○山中有山水可遊、有花可傍、有柳可隨、有農夫漁叟可話、有及門弟子可教、有子可誦、有琴可彈、有書可讀、有清閒工夫、可自在受用此中未嘗不樂。○此中之樂、不可名言、古詩有云、只可自怡悅、不堪持贈君。○世人情面多肝膽少、即自號爲肝膽、仍是情面而已。不然、則勢利而已、偏黨而已。○朋友列達道之一。愿此道之存者或寡矣。○窮居不損、不知不愠、此中若無自得處、豈能寧耐得下。易曰遯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又

曰、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要思何以能無悶、何以能不可拔、當是得力一潛字。○來書謂某言孝經當進、但此時勢須且緩進、恐當國者不喜、不肯行、是矣。不知世道之所以不壞、人心之所以不死、只此孝之一道、足以維綱常名教于不墜耳。正謂當此時勢、此經不可不進。喜不喜、行不行、奚論。進孝經與他人不同、此是明王孝治天下大道理、直欲大行此經於今日耳。蓋孔子一生精神在此、今日對症之藥在此。非深心體認、不知此經煞有關係。一部孝經是我一生精力結聚處、如有用我者、吾當執此以往。○或謂之曰、如子之固執、子無意仕進者與。曰、否。是為忘世、忘世則果。然則子有意仕進者與。曰、否。是為希世、希世則諂。然則子非忘非希、其浮沉于世、而嘯傲任運者與。曰、否。是為玩世、玩世則不恭。○用舍在人、可用之具在我。子曰、用之則行、

合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要深味是字，無是則行是行，甚物事，藏是藏甚物事。

勸賑荒。先生邪辰兩歲目覩飢荒，鬻産稱貸，并傾家所存積麥菽，柿、餅得三千餘

以活貧民。兩年間、凡四大賑、七小賑、給散二萬四千餘人。又手爲勸賑檄、約縉紳士民、得錢二百餘緡、以賑洛民。一時之不舉火、不再飽者。亘檄曰：嗟我蒼赤、罹此兵荒、比歲不登、祇今尤甚。益師旅饑饉之交集、兼賊梳兵篦之頻仍。不雨經年、遂赤地者千里。飛蝗蔽日、苦不留乎一禾。旱而蝗、蝗而蝻、蝻而雹、雹而風、風而霜、夫何至此極也。富者貧、貧者窘、窘者餓、餓者死、死者棄。天乎謂之何貧哉。風鶴皆兵、備焚殺拷擄之諸慘。荊棘載道、升斗粟寸綫之皆空。天災與人害相乘、徵呼合輓運交迫、皆盡喪其生趣、茫不知有樂郊。民無孑遺、人將相食、嘆半菽之不飽、愴萬突之無煙。母子夫妻、皆不相保、典賣稱貸總苦無門。蕎稭盡而鴈矢蒺藜、皆殘黎延喘之物。菜色變而鳩形憔悴、無生人一飯之歡。觸目皆伏莽弄兵、傷心是青燐白骨。千村夜月、幾無犬吠之

聲。孤貧陰風、都傳鬼哭之事。即使鄭監門善繪、不過作流民之圖。就令賈太傅尚存何處洒憂天之淚。睹斯光景、豈忍見聞。雖素封之家、尚發覆觴以不足。况貧寒之士更嗟一飽之無時。文不療飢、徒哭窮途於阮籍。室交徧謫、誰飧餓夫于翳桑。值此困苦顛連、皆吾輩剜心之痛。但餘幾羹剩米即小民續命之膏。見死不憐、修寺造塔亦何貴。有財不散、梟璧撲滿之奚爲。吾聞麥舟義倉、尚聲施之未衰。人傳渡蟻活鵲、猶報應之不誣。善雖小而必爲、誠無微之弗顯。敢告仁人君子、任力所能、不論升合分文隨心而捨。縱齎一田、與一屋、質一衣、銷一器、亦無損巨室之毫毛。苟救一夫、全一婦、存一老、恤一孤、總皆關上天之生意。捐不在豐嗇、要於輕財。與不論寡多、期於當厄。凡我簪紳士庶、必有同心、即彼天地鬼神寧無陰鑒。矧身外皆屬長物、徒多藏終

恐厚亡。願駕苦海之慈航、同結寸地之善果。

揭陳漕糧議。

漕糧糴買之難、百姓一當傾家、有司攢眉言苦。且連歲屢荒、勢益難支、先生作漕糧議、略曰：竊謂天下事有利之而行之反害、害之而其中有利存焉者、神而明之、存乎其人焉耳。今日小灘兌運、其初未嘗不利、即前七八年尚有委官央囑承買者、而後乃滋害至此極也。蓋歲荒則米貴如珠、民窮則色變談虎、加以費耗之濫、弊竇之叢、民力既竭、國用何充。心已刻而瘡尚難醫、皮不存而毛將安附。于蒿目腐心之餘、爲補偏救弊之說、敢畢千慮、用佐一籌。其一酌議可備題請者二事、一議增價改折。夫漕不准折、既奉明旨矣、然正改兌不過七錢上下耳。以此議折、自難徼聖明允從。目今時價騰湧、并一切費耗、每石不下二三兩。今議每一石折銀

一兩五錢、若以七錢折色給之、便于單又可知也。在朝廷如折河南一府、可淨獲利四五萬也。如通省折、可淨獲利三四十萬、便于國又可知也。如此、而主上或允從、末可知也。不肖在南都、題折浙江金衢紹、南直徽州等處米二十五萬有奇、三年除給軍外、淨獲利三十餘萬。原疏見在御前、似可倣行之也。一議就便抵兑。夫米價雖出河南、而米則東土之所產也。貴銀往返、勞費十倍、所謂二十鍾而致一石也。今東北臨河州縣自有額解折色、若以彼處應解議改本色兑運、而以河南代彼解運折色、彼此相濟、所省實多。倘慮不從、每兩加二兑解亦可。如今日兵部覆奉明旨、以驛站協濟抵兑京邊、似又可倣行之也。其二酌議可便宜行者三事、一議印官自買。印官果實心爲民、凡事自擔任在自身上、急宜盡革承買、以免傾家蕩產之害。今議近者印

官親自到彼兌買、遠者許差親信員役兌買。如有名爲官買、而朦騙大戶者、以不職論。庶可省小民切身一苦。一議早赴糴運。開各屬糴運、大抵十月後方料理。有十一二月尚未一人到灘者。即在豐年、米價已貴、況當荒歲、愈進愈貴。在印官曰、於我何與。貴則貴買到底派在糧石上耳。今議每年以六月將價起完、七八月赴米賤者早買、庶可省十之三四也。一議定價公派夫米價騰貴、不得不派之民間。然買者攢眉言苦、不肖者或反因之以爲利、甚且衙官衙役百方開帳、指一科十、不過每石糧暗加幾錢幾分耳。今議如米貴、印官先儘那解買運。事完、道府衙門酌時值市斗若干、以斛斗計算應值若干、每石應派若干、原價外總派若干、申請兩院批准、行各道懸示通衢、加在糧石內攤補。多加一分者、以墨論。庶可杜暗加之弊。又補陳議略曰、一

議加耗補兌。前倍價改折之議、頗出苦心，且便于國、便于軍民，可仰徼聖明俞旨。飭恐漕米虧額，或煩宸慮、則有加耗補兌之議、敢借前箸籌之。除各州縣已糴在倉盡數兌運外、其餘未完漕米、勒令加倍征銀、盡貯藩庫、疏乞聖明稍緩此三四箇月，候秋成、七八月買米補兌。除正米原耗米外、每石願再加耗米二斗，在太倉不失原額，而且溢其數、在地方暫緩須臾、而已受其賜。或亦聖明之所樂從者、是在老公祖之力請而已。一議預備不虞。古者三年餘一年之食、九年餘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可積十年之蓄。今朝野俱匱。公私皆空、所以聖明不允折漕、良有深意。合無疏請當國者與大司農從長計議、如遇北直山左災賑時、預先設法措處、或委心計大臣、或責令撫按、平糴數十萬、以備荒年補折之需。如遇各省大荒、許令加價折解、或於應



領粟米軍人酌照時值、順情寬折。聞軍人領粟米者、即時賤糶、易換老米食用、則每年多放一二月折色、諒亦軍情之所甚便也。在軍既便折色之用、在民獲免糴運之苦、在國亦收倍折之利、一舉而三善備焉。是在謀國者之留意熟計之也。○是年大旱、井水盡涸、復為文禱雨。○條救荒六事安民、弭盜、修城、賑濟、穮𪌭、勸施上當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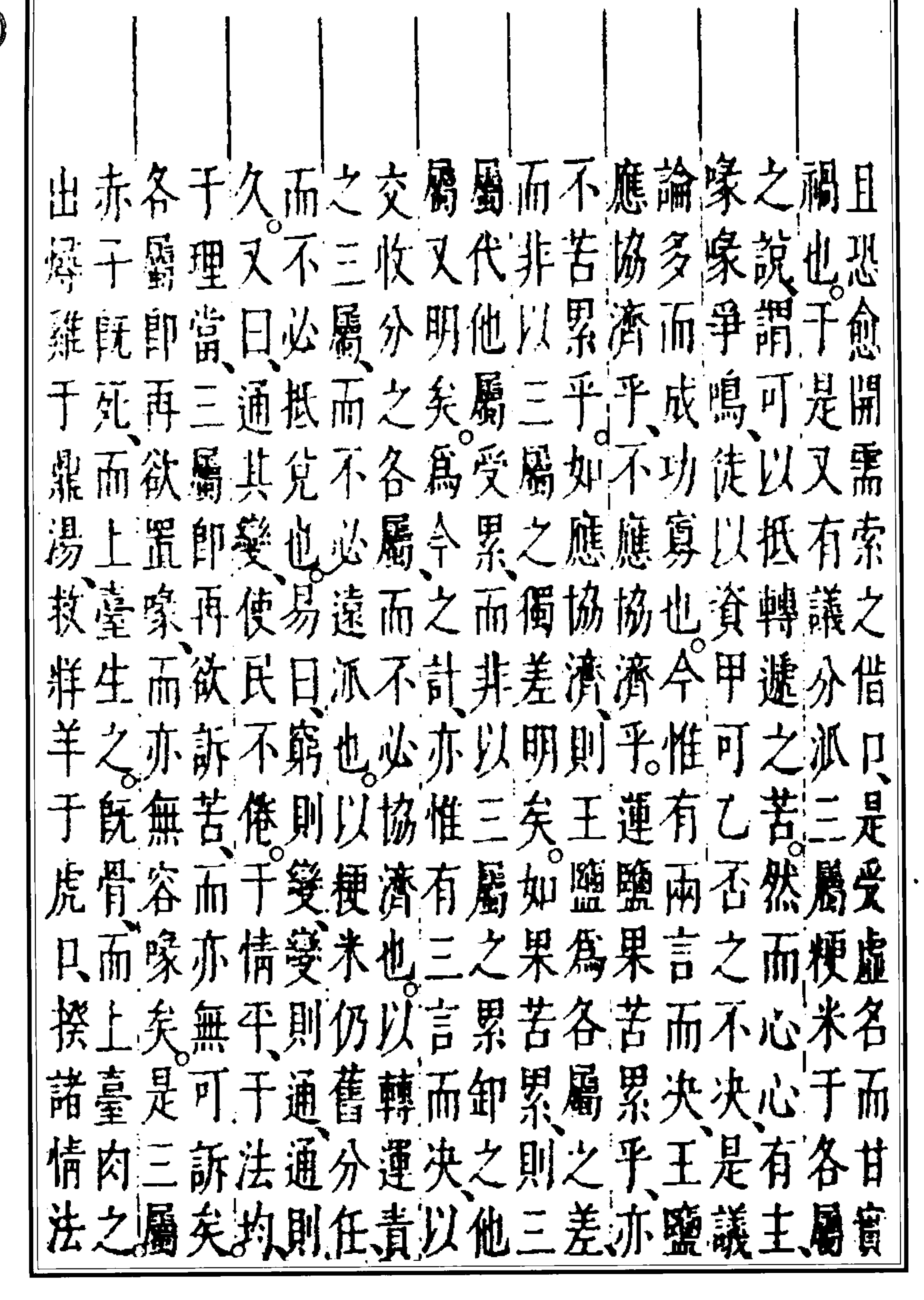
洛陽吳瑄、王琚、董照乘等五十餘人來學。

議公泒藩運鹽事。 福藩鹽運粳米、本為河南十四城公役、不知起自何時、獨鹽運遺靴、澠、陝三州縣、路運貽補及收官勒索、或數十家不能運一車、或一鹽車死數命。先生力請公泒、有司以為至公至當、三院詳允、令旨准行。有中阻其事者、僅以粳米抵鹽車。先生為民為公、不避勞怨、揭議數陳、目不交睫者旬餘。(作藩運議

略曰、竊惟天下之所以相維不亂、衆心同然者、情法理三者而已。情不平則鳴、雖屬禁不能阻。法不均則偏、雖慈父不能强。理至當則公、雖羣眾不能撓。如各屬王鹽、粳米、皆大苦累、而運鹽一事、猶獨累新滬、陝三州縣代人受害二十餘年。若獨歸難在湯鑊之中、若辯羊飽餓虎之吻、仰高天而無路、呼厚地而莫由。況遠隔萬里之君門、誰憐七日之庭哭。年來三屬百姓父子兄弟離散、身家性命難保。下情難達、每苦見帝於因鬼。上意雖憐、終同棄舍於道旁。幸遇仁臺深軫民瘼、所以百姓不憚呼籲、欲出水火、此亦萬死一生、白骨復肉之一會也。夫福殿下非十四屬之國主乎。運鹽非十四屬之王事乎。獨累三屬、貽害無窮、請言情理法之不便者。十有二、而後議蘇累之四事、可乎。一日運鹽既係王事、三屬獨運、是爲偏苦。二日彼如謂鹽運係三州縣差、

則各屬自應袖手、何故協濟脚價一千三百六十兩、又何蒙議暫加銀五百八十兩。其為各屬公共之差無說矣。三曰彼如謂三屬係經過地、夫洛獨非經過地乎。且自會興頭至洛、每車往回千餘里、豈皆經過地耶。四曰彼如謂路遠不便派運、則三屬往返之路不可謂近也。五曰彼如謂三州縣有遞運所可供車牛、則遞鹽不列于鄭制、工食不加于往領。況逃累強半、近已派運于闔縣行戶里甲矣。六曰彼如謂路非經由、縣無驛站、則三屬地不產粳米、與各屬同派上米、何為也。七曰彼如謂各屬別有苦差、或屢經危患、則衝疲彫敝、未有甚于新澠、兩經殘破、未有甚于澠、陝、而又加以此等大苦累、其何能支。八曰彼如謂吾各屬已出銀協濟矣、則三屬之賠累者干伯、而各屬之協濟特十分之一二耳。況協濟未必以時至也。九曰彼如謂吾止應協

濟耳、運鹽非吾事也。譬如父母有十四子、衆子以三子稍近、貼併侍養、久之獨以侍養苦三子、而曰養父母係三子事、非吾事。此論之不通者也。十日曰彼如謂流急難擾、自有息時。不知流急雖息、而道途交收、賠累錮與之苦、未嘗息也。十一曰彼如謂三屬雖苦、自有正本清源之法、杜漏卮減、使費足矣、何更苦各屬爲也。不知即使果有正本清源之法、三屬止當與各屬共沾公恩耳。十二曰彼如謂各處皆申議嘵嘵不肯認也、不認亦人情也。夫上臺亦視諸理法情之可爲者而已、使事必下屬肯認、則上臺之法亦窮。且未聞三屬獨運、從來肯甘投服認者也。有此十二不便、而于情爲不平、於法爲不均、於理爲未當、百姓能甘心乎。上臺能不垂憫乎。皮骨與元氣俱盡、能無憂乎。于是有再議加派協濟之說、謂可以紓目前之急。然而愆期難齊、貿惠難沾、



且恐愈開需索之借只、是受虛名而甘實禍也。于是又有議分派三屬粳米于各屬、之說、謂可以抵轉遞之苦。然而心心有主、喙喙爭鳴、徒以資甲可乙否之不決、是議論多而成功寡也。今惟有兩言而決、王鹽應協濟乎、不應協濟乎。運鹽果苦累乎、亦不苦累乎。如應協濟、則王鹽爲各屬之差、而非以三屬之獨差明矣。如果苦累、則三屬代他屬受累、而非以三屬之累卸之他屬又明矣。爲今之計、亦惟有三言而決、以交收分之各屬、而不必協濟也。以轉運責之三屬、而不必遠派也。以粳米仍舊分任、而不必抵兌也。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又曰、通其變、使民不倦。于情乎、于法均、于理當、三屬即再欲訴苦、而亦無可訴矣。各屬即再欲置喙、而亦無容喙矣。是三屬赤子既死、而上臺生之。既骨、而上臺肉之。出孵雛于鼎湯、救群羊于虎口、援諸情法

理之至平至均至當、保赤獲一視之仁、造車有合轍之理、雖以陰騭萬世可也。○先生朝夕坐孝經軒、鑒池引水、日人謂天不禁人富貴、而禁人清閒。予謂人自不閒耳、天何嘗禁人閒。時以賜閒居洛作閒居十首、水竹清閒隱士家、半林書史一甌茶。疎簾不捲香風入、雀起驚搖夜合花。日長就睡起蘧蘧、閒學蒔花或種魚。不為病中疎筆墨、多時懶答故人書。北牕高臥更何求、閒課松風思轉幽。顏憶當年曾尼父、何緣久不夢東周。滿盤水果在冰壺、鄰舍青帘任意沽。不識征人爭路處、可曾消受此閒無。長安憑他在西東、隨意掀髯一笑中。不信丹山閒隱鳳、萋萋烟霧老梧桐。草鞋籬帽與荷衣、領略閒中得趣微。更欲虛空尋太極、滿山青綠是耶非。閒砌無人午夢遲、有時箕踞自吟詩。松邊鶴睡無拘管、驚起栢門誰問奇。日來負笈喜多賢、翻夏閒篓

十八篇。見輩過庭時有問、恐人擬作子雲玄。只此喧塵城市間、悠然沉靜若深山。往逸老友如相問、夜夜熟眠清書閒。小池清碧冷梧陰、恬靜處明見此心。假使胸間馳一事、閒中真樂豈能尋。○晉人有詆辛復元之非賢者、先生徐詰之曰、鄉紳中有立心制行比復元為愈者誰。曰、未。曰、學校中有愈復元者乎。曰、未。曰、鄉民中有愈復元者乎。曰、未。先生曰、然則辛奚為不賢、特大小純疵之別耳。晉人笑而領之。

八月、定新安寇變。時值大荒、居新賑濟親族、忽土寇蜂起呼家丁勇力敢死者六十餘人、與鄉兵團練、自給口糧鼓勵、剿平李永福、張石等土寇六起、約二千餘人。先是、土寇王之典蟻聚千人、與城中通。八月初六引繩汲賊、為謀已成、有知者告密、大盜就擒、邑令與監司王公審明正法、而反側以定、新城為之安堵。少司馬

張公鼎延作定變記。〇〔復勸賑荒説曰〕、明崇禎十有三年庚辰、河南北暨南中都齊魯秦晉皆大飢、伊洛尤甚、蠡兵荒凡七載、大旱蝗凡三載、不雨凡十有三月矣。先是癸酉、賊渡河、百姓以焚殺死者半。甲戌乙亥遂旱。丙子丁丑旱、猶半㨾。戊寅大旱、己卯復大旱蝗。於是風霾霜雹、螟螣蟊賊、災害禍亂蓋交作、已連年甚矣。今春又甚矣、入夏愈甚矣。河井盡竭、草木皆髡、萬井十土全赤、一朝斗米千錢、無論明興三百年所未前聞、即稽諸往牒、或亦罕覯也。民之孑遺、能餘幾哉。今流亡滿道、骴骼盈野、陰風慘鬼燐之青、嘯聚伏林莽之綠。且有閤門投繯者、有全村泥門逃者、有一日而溺河數百者、有食鴈矢鵞矢者、有食荆子蒺藜者、有食土石者。有如鬼形而呻吟者、有偃仆于道而不能言者、有衣冠而長跽涕泣者、有借叢設阱以網錢物者、有集數千



數百人于城隅周道而揭竿者。飢荒尚彰宸慮、勸助糶壓輸諭。乃我輩見與聞者、顧不惻但下淚、痌心、杞憂、豈情也哉。子自客戊眂令、從此顛連、不忍置膜外、市山莊林未爲炭、鬻田數百畝、書房一區、役貸山左一故友粱菽五百斛、并家存積參莪柿蔣、大約可値錢三千餘緡、盡捐以活親族貧士凡民、計二萬四千餘人。且爲徵一通、勸辭紳士民之爲仁人長者、復得錢二百餘緡、以大賑一時之不舉火不再飽者。令于尚苦瓶罍、又敢望他人哉。雖然、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高。河海不擇細流、故能成其大。施何必幾斛、幾千、救何必千人萬人。升斗之水可活涸鮒、中流之壺可抵千金。匹夫苟存心愛物、自有所濟。況居可爲之地、分可棄之貲、救人性命、所費幾何。奈何豐衣足食、不念人飢寒苦楚、見一二人某色、殊不介意、人衆、則又曰、此端不可開。見

人將死、則曰、救亦難活。甚且曰、我方飢餓何暇顧人。又曰、我若施多、恐人疑我富。或又曰、即喜捨施、所濟能幾。不知沾益粒米即窮民續命之膏、瀆釜淋漓、皆饑夫回生之液。日省數合、可濟一飽、日省數升、可活一命。活得一人、是一人陰騭、延得一日、是一日福澤。無以小善無益而不爲、無以一。毛不拔爲得意。試想天之富貴我也、何爲。即不富貴、苟不至貧、而餓也、亦是天地福庇、祖宗積德致然、豈一儉吝錢癖遂能然。哉。況水火盜賊、疾病橫災、亦能令人頓盡。即使厚積多藏、子孫不肖、徒貽禍耳。曾見某某或一錢不捨、或發誓言貧、或攘鄰自益、或貪婪無厭、或巧攫飾非。乃身或殺、而天與人、且交棄之、矣。嗚呼、陰騭哉。予開吉人爲善惟日不足、凶人爲不善、亦惟日不足。夫爲善者、非以爲報也、要之、報應之理、自不可誣。淮南子曰、君子見過忘罰



故能誠見賢忘賤，故能讓見不足忘貧，故能施。年子日傳負鞠以一餐全闔，趙宣孟以一飯活軀淪，施出于不意，陽報皎如白日。況傾家産發善意，其功德巍巍如嵩泰，悠悠如江海矣。苟使已枯之木蒙靈陽之潤，焦炎之草幸甘雨之溉，作善降祥，積善餘慶，豈有報應之理而可誣也哉。聊舉古蹟數端，以發令人善願。

芝十八莖生于庭。

孝經表章，齋吉適下，庭中產芝。先是夢具袍笏拜帝，論孝道治天下本、孝源綱領甚悉，大意謂治本于道，道本于孝，孝本于敬，內王道，外言強，先德教，後攻刑。帝以丹篆圖書賜先生曰：此與孝經相表裏，嘉先生執孝，復表章孝經甚力，命汝壽考，福履世世，有文名顯者。袖中出一物如黑飴，少時生二白角，化爲黃燕羊，有五色，約七八寸，優游草際，謂先生曰：此孝芝也。覺而得孝芝一本十八

莖葉。芝生之日、適部覆表章八要、芝成而
取、適齋旨至新安。○先生曰、昔者至聖作
孝經、蓋爲明王以孝治天下而發。其論治
極至之故、則云、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禍亂
不作。又云、孝弟之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
無所不通。今　天子表章孝經、躬行大孝、
而靈芝之應如響。意者麟出王降、理固然
耳。余聞明王以孝治天下爲瑞、非以芝瑞
也。以孝治一身一家、則一身一家治。以孝
治一邑、則一邑治。以孝治國、則國治。以孝
治天下、則天下治。子思子曰、國家將興、必
有禎祥。又曰、善必先知、至誠如神。然則人
以芝重乎、抑芝以人重哉。又曰、世傳靈芝
代有產者、然十八莖連葉則亘古罕聞、奇
也。又與孝經十八章應、尤奇、也。且芝生以
上覽孝經、芝榮以上須孝經而拜受芝、又
與得見須行制古之日會、更奇也。元隱士
釣滄于頂期五百年明王典起、表章孝經、

乃頒行之貢、靈芝之出、皆與五百年之期會、又更奇也。芝初產時、有小奚用紙刀鋤之、余見而呵止。數日、又一僮用挺鋤之、不能下。又用鋸刃鋤之、不能下。夫芝本大于錢耳、用紙刀用挺用鋸刃、俱不能鋤、豈非天哉。然已鋤去一葉、數日又生一小葉、補十八莖葉之數、則愈奇甚、故曰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又曰、于車氏云、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王者之于名世益相遇綦難哉。王者不遇名世、或名世不遇王者、治亂之數、未可知也。神芝世不常有、或數百年、或數千年、始一種閒氣而生。生不偶時、或如奚僮之鋤者有之矣。王者之于名世、芝之于人于地于時、其生之偶不偶、其遇之難易顯晦蚤暮、則信乎其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又曰、於戲、夫芝豈有意人知也哉。雖然、芝不易知、知芝亦不易也。芝有數種、類芝者亦有數種、非芝而類

者亦又數種、故有幻其事者矣、有冒其名者矣、有竊其似者矣。如世所稱月精龍仙等芝、皆神仙服食之物、非世所常見聞、則幻芝之事者也、而非也。如世以荷為水芝、芋為土芝、籬為萊芝、則冒芝之名者也、而非也。如世以木中生橘、土上生菌為芝、則竊芝之似者也、而非也。凡此皆非芝、而類焉者也。如世所稱下芝、金芝、草芝、千歲蟾蜍、亦有化為芝者、凡此皆芝之而類焉者也。夫今乃知竊其似者、芝之偽學也。冒其名者、芝之世儒也。幻其事者、芝之仙流也。色香芬郁、莖葉靈異、其芝之聖賢豪傑而名世者乎。幻其事者、方外之士盤稱之、然非赤松、葛翁、不可多見、見亦不識、況得而服食之乎。冒其名者、世俗相與標榜焉。竊其似者、則燕石之客或寶之矣。世有知芝之中之有聖賢豪傑而名世者、幾人哉。於戲、不知何病。不知、然後見芝之弘也。〇〔三〕勸賑



「荒曰」予之爲文勸救荒者再矣、昔救②貧困、今救人死亡。昔救衆人死亡、今救親族鄰里死亡。蓋今歲大荒、古未聞也、有數日不見火食、有數月食草土、無一米入胃、有全家合族盡殁、有數村滅絕無一人存者、有死于賊、有死于爲賊、有死于食人、有死于食于人、所僅存皆炊骸薪骨、羸瘦黃腫之人也。予嚮來破產活親族鄰里、多不死、今亦纍纍死矣。予側③然念之、顧以連歲屢賑、囊困如掃、自贍不給。雖然、予何忍親族隣里纍纍死哉。雖鬻所居所業、弗吝也。然而誰爲售之者。家有山庄林木、可爲炭三區、池藕一區、及原典許生濟市房一區、其値四百金、通計可得錢八百千、可市米麥雜糧數十斛。以其半平糶、以其半爲饘粥、活親族隣里之垂斃者。俟春和、給散錢遣歸農。或不便食粥、亦以銅錢米麥雜糧賑其不舉火者。次及貧寒生儒、城兵、門丁、皆量

有施濟、用示存恤。然而人人死亡、家家死亡、處處死亡、如以滴水沃焦釜、尤泥塞決浪而已。嗚呼、予心無窮、予力有限、所望仁人長者、惻隱拯救、必有同心、其有幸推而廣之、各親其親、各睦其族、各周其隣里鄉黨、即施一錢米、活一性命、上天所陰騭、而鬼神所昭鑒者、況多乎。乃或曰救荒祇其所有、吾自救不遑、何能救人。即救、亦能救幾人。吁、亦在乎人之存心而已矣。○先生置中和碑以自準、纍怒嚴刑、從不加于童僕。

新洛設粥廠。隆冬、饑寒愈甚、斗米二千九百錢、洛市屢斷、死者枕籍道旁。先生與監司王公及郡邑長吏捐貲平糴、通粟治儈、價稍稍平。辦錢米、賑貧寒親族呂守業、張全、孟加輻、田時敏、牛門姬氏、守城兵夫夏士、黃等、共四百三十三名。又處賑濟不能存活者、于新安設粥廠、食親族呂孔和、曾兆泰六十人。洛陽設粥廠、食本街

士民。○先生以新安及河洛災荒圖畫成帙，借手當事進呈，爲民請命。河洛當事者以貲費無從出，欲暫緩至明春。乃慨然自任，捐貲錢一百餘千，銀二十兩，刋板六十餘葉，印一百部。又圖寫後箋八部，上之。○先生每出，飢民作聚，攀轅乞討，泣呼滿道。先生亦隨派給濟，至貧士貧宗貧弁不能舉火者，多賑給之。每出，故携金錢及反囊爲之空，而苦不給也。嘗隱自憂曰：天下嗷嗷，元氣已盡，嘗此之時，殆有不忍深言者。○

四勸賑荒曰：先是，余過新安，斗米錢二千九百有奇，市數告斷。其民反側洶洶，不可底厲。予出家所有米數斛，又聽房市糧數斛減直平糶，市價稍平。既而洛市亦斷，監司王公與郡邑諸大夫追遑然捐貲平糶，通渠治倫。洛二三巨家皆出米麥減直平糶，予亦以所市糧二十斛減直平糶數日，價稍平，然新之市價數數騰湧，市復數數

斷。予時其斷市而平糶之、使小民不至輟火、市價不得上下其手、庶無及亂。雖然、予之心未已也。蓋新民瘠而貧、不善治生、不務居積五穀、一旦値荒、遂窘以死。予治族人尤貧、予雖時賑貸、猶不免死亡。所一二稍殷可存活者、亦無餘糈在廩、僅貸衣產取給而已。我聞古人有言、良醫常治無病之病、故無病。聖人常治無患之患、故無患。與其救于已荒、毋寧救于未荒之爲豫也。與其博施濟衆、毋寧由親及疏之爲約也。平糶之餘、余亦無所利之、俟春和價平、計其直可市穀田四百畝。即不足、當再別爲湊、處務足其數。以四之一爲本族祠墓祭田、以四之三爲本族賑貸婚喪之需、倣古義倉常平法、出入生息、垂諸永久。倘猝有凶荒、庶或保諸族人不死、以其餘及于親戚鄰里、及所見聞之貧寒士民。此古敦本睦族之遺意、所謂孝子不匱、永錫爾類、不敢

不勉焉。其收放訓廸之事，俟別詞行。此亦幸爾一念，因心爲之。倘大君子以此舉爲是，必有引而伸之，擴而大之者，敬以爲勸義隣矣。○五勸掩骼曰，予聞之，掩骼埋胔而述文王之仁者，必曰澤及枯骨。嗟夫，河洛之民何辜哉。昔之言人相食，我人而食者，偶然耳，未有城市郊原，其孑遺飢餓之極人人皆然，在在皆然，日日皆然者。有之，自今河洛之民始。每見血胔淋漓，白骨委頓，皆孑遺飢餓，果腹代薪之餘也。嗟夫，民亦何辜，罹此奇刼。初見猶少，今且岑岑然蓬蓬然，無非是者。觸之掩鼻，言之下淚。始猶駭異，竟且相習，恐旦夕皆爲爨下薪。嗟夫，此非偏于上天之和，抑且有不祥之忌。想仁人君子見之聞之，必有惻然不忍者。予黨捐數緡，雇數力，畀之城隅，爲數大冢，掩之。雖然，見聞或有未廣，掩埋或有未徧，所願凡有力有心者，皆因所見聞而擴充

之。夫掩骨澤枯，痛少而及多，非以為徼譽所報地也。淮南子曰，芥子入目，必加撫捫。葢由中發，非為觀容。徵以公諸同志者。○先生慨道學久湮，每求諸子弟門人以寄其傳。○先生擬七陳表章六使七疏，并擬試題匭、求果上。

崇禎十四年辛巳，先生年五十五歲，在洛陽。

正月二十一日，先生殉難于洛陽。年前流寇猖獗，宜永破陷，侵窺洛城。先生與當事者謀所固圉，皆唯唯唯而已。正月寇至，先生分守北城。時人心洶洶，先生獨為深憂，出金帛首飾括家所有，以勞軍上與家人數十人，晝夜守陴城頭。十九日，賊抵北城，縋家丁殺賊數人，賊退西北攻打。二十日，王兵畏避，守堞者皆有潰志，諸子侍先生食，因白之。先生曰：我為國家大臣，誓無他義。揮諸子去。先



生遂登城。二更、王兵汲賊、賊訌衆潰。家人勸先生更服、弗聽。勸縋城、弗聽。勸避民舍、弗聽。賊至被執、逼下雲梯、先生不可。賊擁出西城、過福藩、從容言曰、綱常名義爲重、萬不可屈賊、爲天朝尸。見執友張東井、曰、吾輩學問、此際乃見。及遇賊首、大罵曰、恨無兵馬殺汝狗彘。事已至此、死爲乾坤正氣、不爲辱聖賢。賊叱之跪、先生曰、生爲正人、死爲聽正神、豈肯跪賊耶。轉向東北拜 先帝曰、聖恩未報、臣心已竭。又西向拜辭 父母。賊怒、被害于周公廟前。洛士民被掠者數千、環視流涕。二十二日、家人潛遷靈于新安。十五年壬午三月、塟先生于新安城東新阡。事聞、上哀之、贈太傅、謚忠節、諭祭三壇、造墳安葬。宗伯王公鐸作墓誌曰、公裔本四嶽、宋呂文穆公後、世居洛國。初始祖俊徙新安。俊生獻、獻生鑑、鑑生思聰、思聰生玄、玄生景陽、景陽生鄉、贈南戶部右

侍郎。淑人牛氏旌貞節。生孔學、旌孝、歷封戶部右侍郎、以捐粟贈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淑人孟氏、生子二、長即豫石公、次樂平令維祜。繼淑人田氏、生庠生維礎。孟淑人夢月墮懷、生公。公少即特立不恒、人咸異之、曰、他日必奇男子也。稍長就傅、談忠義事、動以君子自許。十六爲諸生、次年餼庠。惇孝悌、以世道綱常爲任。丙午、副榜。壬子、年二十六、鄉薦。癸丑、成進士。釋褐、爲兗州推官、歷吏部稽勳司主事、調驗封司、調考功司、調文選司、歷考功司員外。調文選司、歷驗封司郎中。歷尚寶司卿、歷翰林院提督四譯館、太常寺少卿、歷太常寺卿、歷欽差總督糧儲南京戶部右侍郎兼南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歷參贊機務、南京兵部尚書。其爲吏官也、以孝弟迪民之不淑、去華飭、多平亭、除嘉勝美缙紳、擒黃河巨盜三十餘、正法。凡與王不能夤緣。愼罷事、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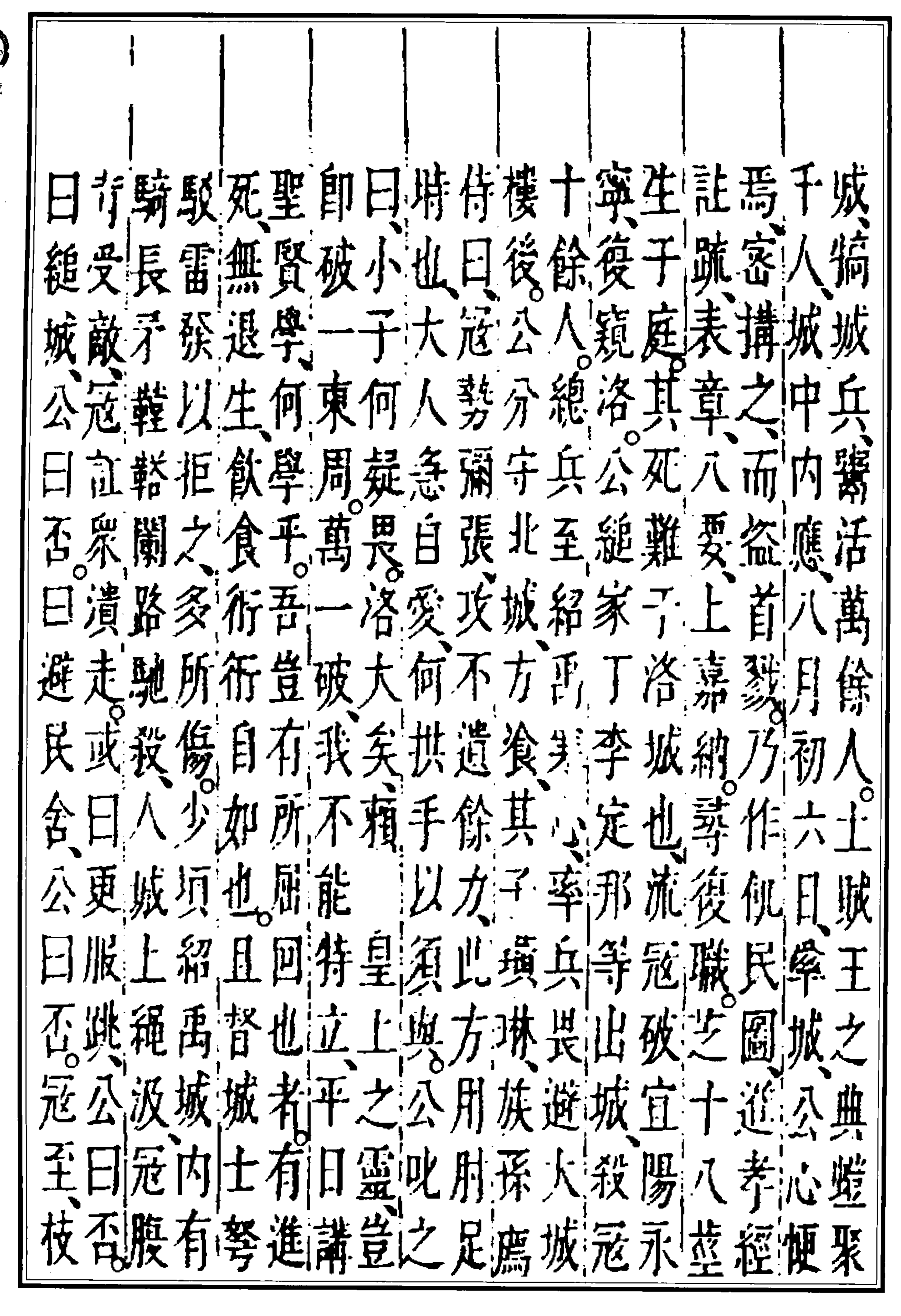
設無有曲回。譜草室以樓餼者、服則衰衣延諸生講經義、份份拙都。乙卯奏闈、戊午山東闈、二元出其房。其爲銓部也、謝餽遺、絕囑托。同僚多讙、公戒勿讙。浙吏作姦蝟集、銓之重則疾於生焉。公按八十選簿曰、此獎數乎。合爲四冊、而寶以塞。先是家宰某爲給事所罷、公在於以覆奏不狥家宰意。家宰大怒、八曰不公安足服中外。口可鉗邪。吾必如是、不如是有挂冠玄武門去耳。長揖即趨出。家宰尋亦悔、謝曰、我過矣。房師 瑞之制也、以赤號求遷弟某官。公持不可、無有曲回。答曰、吾豈不知師之介弟歟。朝廷之制、吾不敢私。魏方秉政政府、大恚、欲魚肉公、拒之不許通門。選法鈕其壅、貧老者不遐轉死都下。舊式都科謝部揖于選司之門、某不揖、公無曲回、草疏爭之。給事聞之、急來揖、且謝罪。某御史于朝中邀之語。公不顧曰、勿以私相傷、我

非可招之來者，彼何能以力壓我耶。光
廟徂落，人心洶洶，百官欲見　新天子，內
侍梗不許入。公聞，與耿員外見政府曰，外
議靡定，時當屏罷，無有所壅蔽，豈可沮諸
臣欲見意乎。遂昌言請見慈慶宮，方退，熹
宗未登大寶，諸閹導之幸小南城，鹵簿已
出，公動色急約省臺抗疏，謂調護聖躬，近
御不得干預政事，防微杜漸，不可一步輕、
動。時魏璫及諸寺人已心怵公矣。同時劉、
范、張、耿諸君皆嗟嘆，以爲公誠遠慮也。天
啟元年，省親歸，舉蘇公繼歐代，蘇未之知，
也。無幾何，海內靡然詆正學，媢盡，毀書院、
搖動天下。公與馮公從吾、鄒公元標、曹公
于汴敦行講誦不輟。河南會城建魏璫祠、
公以書詞諸紳曰，鬚髯丈夫，豈可陰狐以
降色辭，令士氣凋喪耶。諸紳從公，隨無捐
貲者，璫益爲恨之。明年冬，推公考功郎中，
魏璫矯旨，竟別推部郎，報罷耽也。舊無則



推倦，自公始。今皇帝御極，海內急推公，公乃起。又爲太常卿，疏陳堯舜之道，聖德聖治，時甄先務，大綱急挈之。任一賢，領千人；提一事，括萬事。疏防邊人事，如留中、改票、慎刑、默悟、免進講、措言官、疑臣下、寡欲、慎遊，上皆嘉納。公又條奏兵餉，其爲南戶兵部也，時漕糧絀數凡、公屢疏振綱，以東南爲膺，曰：財也，生有源，耗有孔，從銖兩剎民，恐國用日匱，祇削元氣耳。無論壞祖宗法，且漁收貧民，損上盛德，臣子于心何忍乎。此蓋大略，爲猾胥蠹也，我惟無所屈回而已。遂晝夜覈之，搜北戶部借南糧二百六十四萬，疏爭之。浙、杭、嘉、蘇等府侵南部抵漕折銀八萬五千餘兩，紡布政莊廷臣等抵之。搜各省未納二百三十六萬兩，搜藩工銀十三萬四千兩，又隱匿布絹紗銀二十四萬兩，紡布政抵之。清完屯糧八十八萬有奇，戶部每年額支銀缺額一十九

萬。疏奏二十四弊、設法稽清。南庚昔若揻今遂行鹽、民力以紓。且修建三十六倉五批塲、壓蛋年責及瓜、可以足數年之需。其佷廉蠹、單心實用、皆類是。尋擢南都人士講學。會上遣內臣監視戶工九邊錢糧、諸騎紛若、眷眷多事。公首疏請罷、仍責相臣首鼠不言、從南北始有公疏矣。上亦悟、乃罷遣。考績、黜三代、際一千、歷參贊機務。疏華將官苞苴、重勇、抜、勤、操練、儲火器、作興士伍。衆奸吏陳天爵、況士龍侵衙陽宣城涇縣南陵湘潭咸寧等縣銀一萬二千餘兩、正法。裁冒濫軍八十餘名、備硝黃二十五萬。斬流寇諜者十餘人、寇遂西。公鯁亮不紿、凡大事抗義、不爲詭狥、直愈起、名愈重、而姤亦隨之以積。尋將大用公、世不無睥睨者、遂以大計鐫公羽矣。尋丁外艱、服闋、與伊洛閒諸弟子講誦自如。先是、同封公捐穀三千八百石、銀四千兩修新安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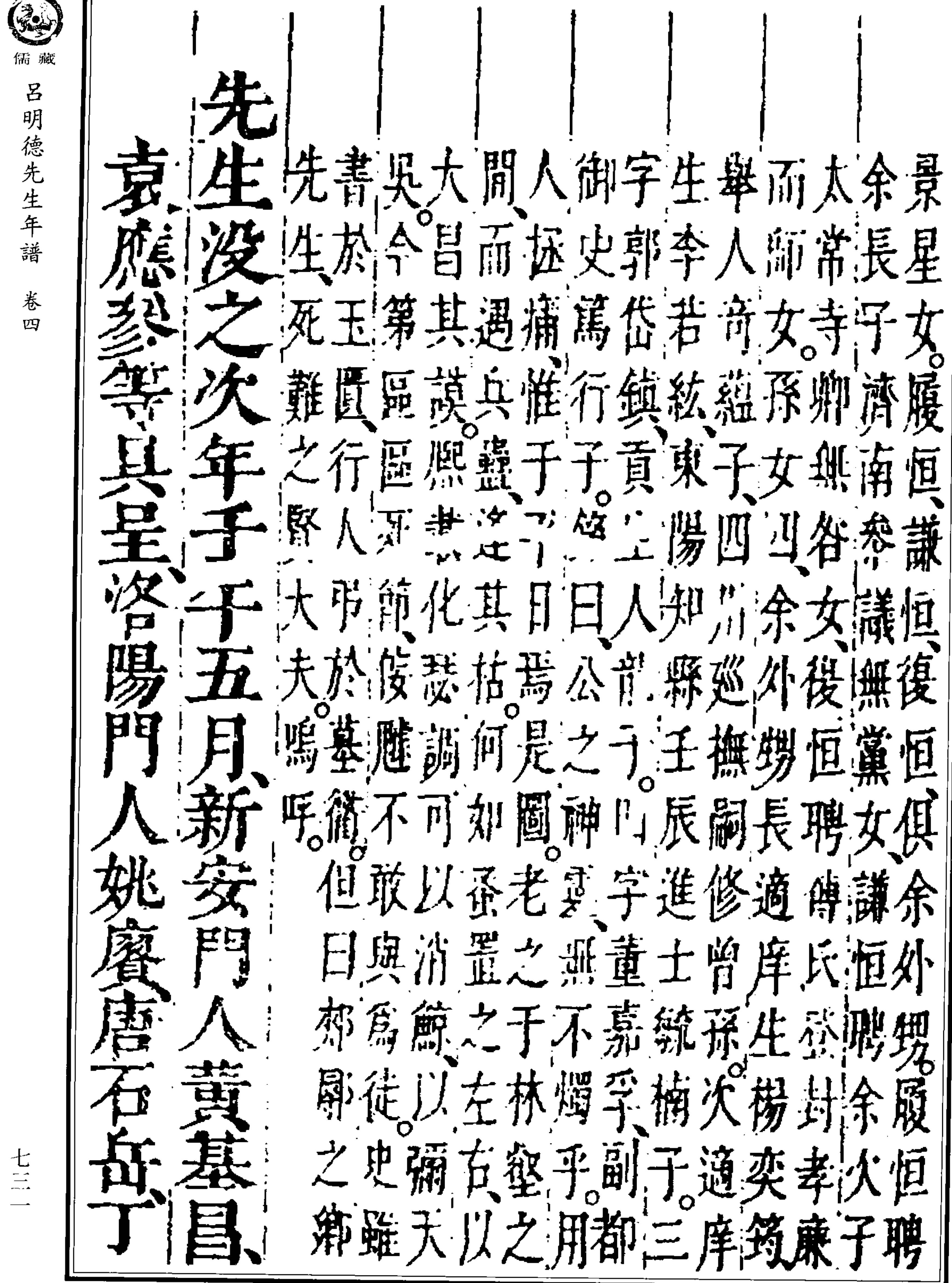


賊、犄城兵、嚮活萬餘人。上賊王之典豐聚千人、城中內應。八月初六日、舉城、公心慟焉、密搆之、而盜首戮。乃作飢民圖、進孝經註疏、表章、八要、上嘉納。尋復職。芝十八莖生于庭。其死難于洛城也、流寇破宜陽永寧、復窺洛。公絕家丁李定邦等出城、殺寇十餘人。總兵至紹禹失心、率兵畏避入城樓後。公分守北城方飡、其子壙琳、族孫膺侍曰、寇勢彌張、攻不遺餘力、此方用肘足時也、大人急自愛、何拱手以須與。公叱之曰、小子何疑畏。洛大矣、獨皇上之靈、豈即破一東周。萬一破、我不能　特立、平日講聖賢學、何學乎。吾豈有所屈回也者、有進死無退。生、飲食衎衎自如也。且督城士弩駁雷發以拒之、多所傷。少頃、紹禹城內有騎長矛韃韃闖路馳殺、人賊上繩汲、寇腹背受敵。寇詭衆潰走。或曰更服逃興、公曰否。曰縋城、公曰否。曰避民舍、公曰否。寇至、枝

戟在面、排公去、公無愁色。至城西劉周公廟、見大寇營中、坐駢几、不跪。怒曰、汝請兵勤我、何太偏人。公厲聲曰、我爲兵部尚書、恨無有兵馬殺汝狗彘、今日惟有一死。時福藩與洛人十先縛于前、公顧之曰、綱常爲重、萬萬不可跪賊。皆泣下。大寇令之降、公陽笑曰、世寧有屈降呂尚書哉。我嘗國家事、死不顧。今之死、不辱聖賢、不羞醜于天地、生正人、死必爲聰正神、吾何畏汝耶。左右欲生之、公更嫚罵曰、生尚書不值一錢。北向拜　皇帝哭曰、聖恩未報、臣心已竭。西向拜父　母、從容伸頸就刃、遂死。嗚呼、痛乎、人疇無死、擬覽效轅下駒、蜉蝣掘閱、何足輕重、安可死矣、公抗顏哉。公之死、爰得其所、旄倪感慟、聖不爲相可矣、可矣。事聞上哀之、贈太傅、諡忠節、賜祭三壇、造墳安葬。蔭一子入監讀書、建祠勅歲祀、恩良渥矣。然則一係籍聖賢與張巡、杲卿、紫烈堅定

不回之力也。千秋萬世、天壤睥睨、公之人爲何如人哉。噫、禹㚟顛夭、豈必盡以死見于世耶。此可觀于際遇之時也。是故君子所以悲不能誌而必欲誌之也。誌曰、士君子譚節義易易耳、一旦斧鑕鉆𩡸、命在刻漏、卒不免變爲繞指者、何也。視生太重、而生愈不重矣。夫以郡守兵、公曰主事者與介胄擁兵觀望、介胄不死戰、而且內釁焉、執章之君子、誰甘肯死戰耶。有司掣鄉官、而扨之縉紳大夫、徒率家丁十餘人、無篆庫守土之權、又無重兵、聖賢豪傑、徃徃以死嗚。不竟其學、隨傲天下、爲國家作大事、抗海巨艘、僅以惡溪碎。于臣子之無作、得矣、于國家之調燮、寇賊之蕩平、竟何益耶。嗚呼、板蕩識忠、睥睨公者之雖貴、不益昭公之悻直特立無兩也耶。雖然、鼎之王鉉得公輩二三人、足光國家鍾鼎以力砥波靡、豈至以需霆列欲動其心乎。然而今巳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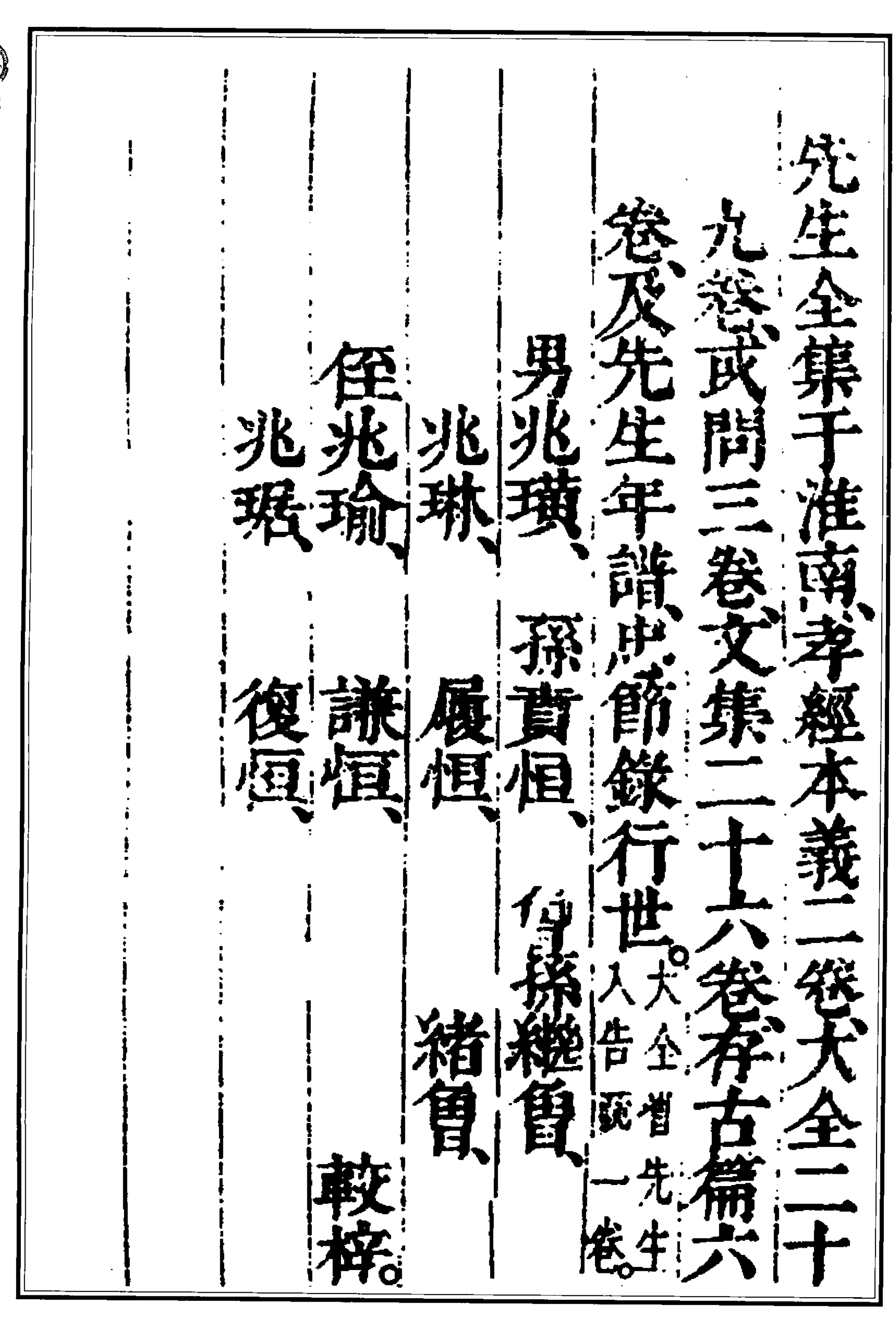
天歟非歟。公著孝經本義二卷、孝經大全二十八卷、或問二卷、音韻日月燈、銓部太常南庚南樞奏議、愼獨堂文集、存古篇、理塵語錄、督儲二約、考功記、清燕紀、世德集等書。他如焚券、更驛、助婚、葬澤枯骨、作興士習、勸人爲善、皆不細載。公生萬曆十五年丁亥七月二十日、終崇禎十四年正月二十一日、年五十有五。子兆璜、兆琳、族孫膺同舉而合葬于新安。壬午三月朔三日葬于城東新阡。配淑人郭氏。生子二、長兆璜、任解州知州、娶永寧晉氏、常州府判繩祖女。次兆琳、己亥進士、娶王氏、即余長女。女四、長適邑庠生孟瑛、貢生一誠子、理學贈光祿卿化鯉孫。次適淮安府知府張瑄兵部侍郎鼎延子、四川巡撫論孫。次適洛陽生員揚世燝、舉人延揖子、布政歸儒孫。四適洛陽貢生郭人龍、都御史景昌子。孫升恒、登没。又孫四、貢恒、璜出、娶常氏孝廉



景星女。履恒、謙恒、復恒俱余外甥，履恒聘余長子濟南參議無黨女，謙恒聘余次子太常寺卿無咎女，復恒聘傅氏，登封孝廉而師女。孫女二，一余外甥長適庠生楊奕筠，舉人奇蘊子、四川巡撫嗣修曾孫；次適庠生李若紘，東陽知縣壬辰進士毓楠子；三字郭岱鎮，貢生人肯于。門字董嘉孚，副都御史篤行子。悠日公之神，要無不燭乎用人、拯痛、推于丁日焉是圖。老之于林壑之間，而遇兵燹，遂其枯何如。丞置之左右以大呂其謨。熙世化裁調可以消觧，以彌天災。今第區區亟節、復雕不敢與為徒。史雖書於玉匱、行人弔於墓。猶但曰都鄙之鄉先生、死難之賢大夫。嗚呼。

先生沒之次年壬子五月，新安門人黃基昌、袁應彩等具呈洛陽門人姚履唐、石岳、丁

泰吉等具呈請從祀　孔廟。又三年癸未、江南門人具呈請從祀、俱未果行。越二十一年辛丑、順治十八年、山東兖州府紳衿百姓請祀郡名宦、將長子兆璜任中都令、又重建世德祠于中都。壬寅、康熙元年冬十二月、新洛二邑公呈以從祀之典尚懸、先請祀鄉賢。癸卯二月初一日、祀新安學宫。十七日、祀郡學宫。是年五月、諸門人與子璜琳刻



先生全集于淮南，孝經本義二卷，大全二十九卷，或問三卷，文集二十六卷，存古篇六卷，及先生年譜，虍節錄行世。大全省先生入告疏一卷。

男兆璜，孫賁恒，仍孫繼會，

兆琳，履恒，緒會，

侄兆瑜，謙恒，教梓。

兆瑕，復恒，

校記

①奉：按文意，當作「奏」。

②按下文，「救」下當有「人」字。

③側：當作「惻」。

鄭桐菴先生年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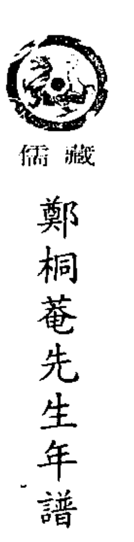
清・鄭敷教　自撰
清・徐雲祥等　續編
王智勇　校點
郭　齊　一審
李文澤　二審

民國二十三年鉛印本

《鄭桐菴先生年譜》二卷，上卷爲敷教門人徐雲祥、盧涇材撰，下卷則鄭敷教自撰者，紀事至康熙十四年乙卯八十歲止，而敷教即於是年九月卒。民國二十三年崑山趙氏鉛印本。

鄭敷教（一五九六—一六七五），字士敬，明長洲（今江蘇蘇州）人，父光宙。天啓間於吳中倡爲文社，敷教與焉。崇禎庚午，舉應天鄉試，湛深經術。其時東南文士統會於吳，號爲復社，敷教生徒之盛，與楊廷樞俱爲鄉里所宗。丁丑，舉賢良方正，以母老辭。晚年隱居教授，著述甚富，而尤深於《易》。卒後門人私謚貞獻先生。著有《周易廣義》等。

據雍正《浙江通志》卷一四四、雍正《廣東通志》卷二九載，徐雲祥，浙江上虞人，康熙五十二年癸巳進士，雍正二年知新安縣。據此譜卷末趙詒琛跋云，此譜於道光、咸豐間爲崑山潘晚香所得，其門人徐枋所録。民國二十二年，馬梅軒於崑山書市得此譜及詩文，然其書已殘蝕破碎，趙氏遂購之，並請梅軒補綴裝訂。民國二十三年，趙氏鉛印《甲戌叢編》，遂將此譜印行，作爲《叢編》之一。然所憾者，本譜上卷首頁已闕數行，其生日又爲蠹蛀蝕，無從補録。雖然，讀此譜者，不但知敷教之行跡及學術，更於明末清初之黨社運動及社會風貌，可略知一二，並可補《明史》之所漏書者。



鄭桐菴先生年譜上

首數行原闕

萬曆三十五年丁未十二歲。

是年、初就童子試。郡守趙紫房公世祿器之、評其文曰、撥弦調轉、發弩機隨、少年即有此雋筆、安得有此超解。梓試卷行世云十一歲奇童選入闈子將鳴廉。初集崑山府署中、諸令公若長洲祁公承爜、吳縣陳公以聞、常熟楊公漣、崑山祝公耀祖相遇、爭相推引、自是先生之名傾方國矣。

萬曆三十九年辛亥十六歲。

先是戊申、楊院淇園公建篤試見遺。是年、熊院芝岡公廷弼面取、命羅廣文廷瑋另封。及發案、以另封失之。郡公特稟再三、不能得。

萬曆四十年壬子十七歲。

趙公陞任濟寧兵憲、送之於郊。公曰、不謂當吾任不及青子之衿。勉旃自厲、穿這

領藍衫非難、脱這領藍衫難耳。復移書後守林公紹明相薦。先生嘗曰、知己之感、不敢忘也。是年十二月初三日、畢姻。

萬曆四十二年甲寅、十九歲。

二月、生長子之謨。

萬曆四十三年乙卯、二十歲。

王院咸所公以寧取第四名入府學。邑侯胡仁常公士容、郡守陳蓮湖公訏謨皆優拔。胡公爲治築崑山塘七十里、瘴惡三十四人、後以忤璫繫譎、再起秦中、有軍功、蔭本衛百户。當日與先生期許、不止在科名也。

萬曆四十六年戊午、二十三歲。

駱院乾沙大聚會取遺才第五名、本房虞公廷陛首薦、主考鄭公以偉欲稍後之、虞公固争不已、竟置副榜。是年、立廣生菴蓮社。

萬曆四十七年己未、二十四歲。

虞公徽州司理書來趣先生。十月間、偕黃五芝、徐惟庸同行。主僕五人、繇武陵取道餘杭、徒步五百里、但見萬樹楓葉、松杉蔽天、野火燒田、浸山寒焰、牛羊日夕、四望無聲。鳥道欹窄、下垂百丈之淵、人跡板橋斷岸數尺之險。先生即景吟詩、賸若世外。忽有一人狀貌獰惡、呼嗡相隨、能作吳語、指示前林、此即半夜夫妻八百丁吳氏之墓。又言、此地近來多盜。五芝意此人即盜也、故深相結、因叩今夜宿處。云、在猱木嶺、去新安城十餘里、民居相接、如楓江之於金閶。五芝佯應曰諾、竭蹶而趨。去可二十里、有章岐村、便住。見其人五六騎躍鞭赴嶺上、更餘火光閃昱、馬鈴刀鎗之聲充充、各店搜問蘇州客五人。賴五芝以鄉語投店、故店主拒之。次日、行至嶺上、飯店三四家、窮荒無鄰、四十里無人煙、至城下。先生至今述之、猶談虎而色變也。時已窮冬、先生思親念切、見虞公、越三宿辭行、公大愍然。時江南撫軍新任、公循例出謁、至吳門、爲言於蘇司理鄭公崇儉。鄭素剛嚴、遇先生以殊、未久以艱去。先生素無干澤之志、至此愈知自安矣。

泰昌元年庚申，二十五歲。

是歲，先生館莊渠埏飲賓陸弘宇家。前後館地，新安吴子居、上林張習之、觀察繆西垣、東山周崑麓、上舍金澄源諸家。弟子日進，堂下横經奉手請問者恒以百計，遠方負笈者不憚千里百里。樂育英才，比於河汾先生，不以華陰影質傷儒者之風。然立志嚴苦，脯脡而外，未嘗一介取諸人者。

天啓元年辛酉，二十六歲。

毛院孺初公一鷚科試第七名，補廩。閏二月，生次子之鑑。

天啓三年癸亥，二十八歲。

孫院六吉公之益歲試第四名。先生以實學膺蜚譽，凡觀風季考之類，頭頭第一。遵父兄之訓，從未謁河干至假室。沖抑下人，人望益歸之。時社事漸盛，吾地有輔仁社、鼎社、鷺暉社、觀成社，而楊維斗所立羽朋社，則名士咸集，文章風氣爲之一開。郡博劉公民悦、劉公一霖立道山亭社，盛世師生，並以文事相知。前此則有吴



公廷雲、馮公世脩也。是歲十二月二十三日、生三子之銓。先一日、地震吳中、災異始見。次年甲子、孫公科試第一。

天啓五年乙丑、三十歲。

是年十二月初八日亥時、拱山翁見背。翁一代儒宗、出其門者、文行兼修、散在四方。如胡安定公、不問可知爲胡公弟子。學者相與稱先生、不問可知爲胡公也。人之云亡、舉國痛悼。先生與兄聖符先生勉力喪事、人咸觀禮焉。窮巷中、長者之車畢至。次年丙寅、葬於吳縣五都八啚道字圩之新阡。繆公西垣題主、吾師泣血爲狀。吳縣志載云、拱山先生鄭光宙墓在紫石山。三月十八日、先生爲父翁百日營齋。是日、周忠介被逮開讀、顏佩韋等擊死緹騎一人、今半塘五人之墓是也。羣怒毛撫幾及郡守、寇公禮亭愼素得民心、解散之。

崇禎三年庚午、三十五歲。

李院玉完公懋芳科試弗錄、吳令陳同凡文瑞引爲己事、乃以遺才應試、中應天

榜二十二名。本房熊魚山開元、座師姜燕及曰廣、陳賓皇演。先生刻窗稿曰、瞻岵草不脛不翼、紙貴都門。張異度先生遺書相砥礪、其略曰、門下捷聞、此邦家之光、非止德門之慶也。以身繫天下之重輕、世味中斷不可熱、聲氣中斷不可冷、孔孟所以介然自異於鄉愿者以此。時吾鄉老成未謝、正氣方張、文章節義之林爲四國望、實惟吾師與維斗諸先生益振起之。

崇禎四年辛未、三十六歲。

盛子裁先生偕上公車、下第歸。三月十四夜、黃河遇盜、幾不免。先生嘗言、自新安及黃河、兩逢暴客、皆之死而得生。自謂於孔孟欲惡去處、舍生取義兩章有立脚處。是歲春、聖符先生下世、不及訣、長慟曰、此恐懼修省時也。額其居曰震來堂。次年壬申、遷縣橋巷。先生掩扉悔禍、方思息影、而魚山先生所立復社以先生主壇坫、海內從風、酬答日繁、江干車馬日不暇給矣。

崇禎七年甲戌、三十九歲。

先生與柯亭維斗、王平仲與游上長安、皆同志也。既至、名人相聚、若豫章四子羅陳章艾、公安諸袁、彭城萬年少、雲間夏彝仲、陳臥子、日夕言志。而是年得雋者、陳口士、袁特邱二人而已。場後、先生祈夢呂公堂、夢呂公相視、有愀然之容、命之曰、天地日月心須記取、功名事不必問。又曰、心者中心、非星辰之星也。引至後庭、示道書一卷令讀、讀竟便熟。寤時都不記憶矣。先生嘗言如嵇叔夜石室中素書、雖知其字、不能入其室、不應得道故也。然此五字相勖、所以詔先生者隱而顯、遠且大矣。時魚山公在吏垣、疏糾戶工太監張彝憲借四司料價銀降謫、議補先生、以公命謀於淮揚鹽使黃公希憲、乃抵淮渡河、爲桃源令龔公奭掣鹽事、融通相濟。時正中秋、往返踰月、太君年八十、抱恙。先生歸有百金之贈、辭曰、候安醫藥之費實有藉焉。

崇禎八年乙亥、四十歲。

詔巡方舉劾[1]孝廉、王公志舉疏薦云、練品如凝秋水、與人若坐春風。至孝性成、文

章戶誦、眞表裏允符而衾影不愧者也。先是、任公濬啓先生修蘇州志、又欲以易經大義請教於先生、事雖未就、去後尙惓惓云。

崇禎九年丙子、四十一歲。

路公振飛疏薦云、入孝出弟、歌詠先王之風。義路禮門、率繇君子之訓。天下爲任、不愧同鄉憂樂之傳。教澤在人、擅茲東南竹箭之美。允稱師表、夙裕經綸。送扁額云人倫坊表。是歲、館徐宮詹勿齋二株園、欲於冬初同入都。宮詹丁內艱、爲設處途費、偕顧敬承公行。

崇禎十年丁丑、四十二歲。

先生公車日、柯亭公必同往返同寓。是年、柯亭乃同趙渙之。柯亭旣捷、先生與渙之及魏公叔子同拜。先生每云、驢背風日、晨星夜月、往往徒步二三十里、惟柯亭與余安而行之、渙之則勉強而行之。叔子貧士、好潔好受用、雖旅次必極精美、晚酌必呼余、相對甚樂。渙之不往、甚笑其固也。余問何以得此、曰、牧齋斂會得三百

金、家兄仲雪四十金、差不苦耳。時朝廷下保舉之令、兵部職方錢公位坤應詔疏云、曾參之孝、原憲之貧、節凜四知、學窺二酉、名可得聞、身不可得見。有司欲繼粟而無從、侍御因采風而入告、真足膺九重之寵命、而副百姓之謳思者也。事下、郡守陳公洪謐歎曰、聞人易致、真士難求、錢君先獲吾心矣。頻趣應召、以太君年老堅辭。是歲遷學道坊。

崇禎十一年戊寅四十三歲。

夏大旱、自此吳中旱蝗相仍。先生從官、師袡襟徒步祈禱承天寺狼山房、濬井得鐵函所南先生心史、外書大宋鐵函經、德祐九年佛生日封。內書大宋孤臣鄭思肖百拜封。老生文從簡、陸嘉穎等聞於中丞張公國維、梓而行之。諸生張邵領其事、以原本歸先生、將建祠守藏、以陞任未果。柯亭令蘭谿、是冬及次年己卯春、一再遊其地、渡錢塘、過嚴灘、弔嚴先生祠、谿水清平如鏡、荇藻交橫、鬚髮畢照、入蘭邑中、如三家村塾、泊然清冷、三日而返。途之人頌廉明者、耳不遑接也。是年、亓院

瑋取長君之讀入長洲縣學第一名。

崇禎十三年庚辰、四十五歲。

是年、再同渙之公往返長安。元旦、遊醉翁亭、歐陽公手植梅花大放、摩挲嘯詠、懷古情深。卷在給諫盧公房中、已入彀、方加評隲、俄失所在。放榜後、旋得之。遺書屬其門人路朝陽致先生、惋惜倍至。徐蓼莪公燿急搜先生卷、每質諸勿齋公、得一卷、勿齋以爲然、填榜則沈以曦原注、以曦字旭輪。也。得失之際、大力者負之、自是先生遂斷春明之夢矣。時館西城王景雍家。

崇禎十四年辛巳、四十六歲。

秋九月十三日、錢太君見背、年八十七。太君一世女師、門人輩皆感而頌之、略載殿學新建姜公墓誌銘、宗伯海虞錢公墓表。歿時、宗黨鄰舊無不傷悼、男子哭於巷、女子哭於機也。先生投冠括髮、哀痛毀瘠、哭無常聲、心絶志悲、勉力辦大事。執友奉節施公羽聖自夔門寄杪板、適以時至、羣情驚喜。先生一遵古典、凡附於身

者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司喪姪欽論、護喪年姪楊廷樞、備極嚴悫以待四方之來者。郡邑大夫省牲設祭會奠弔者空國。及葬、大司寇王公心一題主、貢士文公從簡祀后土、守備曹淯任趨蹡職掌儀仗、執引執紼而送者塡塞山原。後之臨喪者、從先生問禮焉。自戊寅以後、比歲不登、是年饑、春夏間、當事存心振救、立平糶法、復設粥廠以食不能出糴者。諸生張我城倣宋劉彝立慈幼局、收棄嬰孩於路者、募貧婦月給米乳育之。先生主持總理、所全活甚多。

崇禎十五年壬午、四十七歲

時當荒饉之後、疾疫死亡尤甚、爲設法振救如前。江南郡邑賢者利弊興革、多式廬請益、先生不多言、言必有中。然遠嫌潔己、即公事不輕置喙、故時益重之。故事、孝廉謁巡方、行庭參禮、立階下。御史趨下階、詢問地方事。參畢、送之露臺東街、越數武、三揖而出。宗公不采儀注、於堂一揖別。先生爲陳告故事、不爲意、乃厲聲曰、諸生所以尊明公者、尊朝廷也。朝廷相沿之禮如此、而明公廢之、是失禮自上始

也。遂目同袍不揖而出。宗公訴於中丞黃公，公曰，諸君皆賢士，以禮自繩，故以禮繩人，其又何尤焉。先生立訓，每言父兄宗族之所在，勿以賢智先人而禮之所在，侃侃不撓如此。既而宗公遂督學吳中，先生仲子之鑑取入長庠，季子之銓取入吳庠，太守陳公爲道家世，宗公甚喜。聖符先生子玉崑庠生，是歲卒。

崇禎十六年癸未，四十八歲。

鄭之先世有祭田六百餘畝，爲富猾吳好古所奪。上年壬午五月，閶族控縣，閏十一月，好古訐先生於按院，人心共憤。至是年八月案結，當事同力倡義，決斷回贖，始於吳縣牛公若麟，終於司理倪公長玗，署府孫公國楠，兩道程公峋、張公調鼎，批結則直指周公一敬也。後周公疏薦云，操矢冰霜，度方金玉，至性不移，孺慕眞修，無忝人師。蓄脯資以恢復祀田，而自甘塵甑，承德意以經營祲歲，而惠及維桑。眞勵一介不取之慨，而有天下已任之志者也。送扁額云天人應瑞，自注於票云，天瑞五色雲人瑞鄭仁表。

崇禎十七年甲申、四十九歲。

三月十八日、吾地共見兩日相盪、黑光上壓、遂有十九日之變。四月初、先生與平仲、子裁、孟宏、渙之諸公候魚山先生於武陵、途遇張玉笥中丞、始聞三月十九之信。五月朔、得確報、詔到日、官司哭臨三日、百姓如喪考妣。諸生好事者哭於府學明倫堂、士民環聚、有倡衆擊從逆四人者之家、洶洶可畏。傳言李自成寇騎南下、僞官踵至。會吳三桂引兵驅寇、南中大臣擁立福藩、五月卽位於南京、人心稍定。先生建所南公祠於條坊巷之陽、癸未蠟月啓土、今八月竣工。院道遣春秋一祭、按入條編。祁中丞優免祭田給帖、宗公批令後人之賢世守其祀。十月中、有約先生探栖霞牛首之勝者、兼覘新朝氣象。及至、但見城中如沸、飲食拜謁、賄賂公行、新參馬士英與誠意伯劉孔昭自恃策立勳、專攻黨人、爲逆案阮大鋮等翻局、閣部史可法矯命出之淮揚閒、故掣其肘。涇材敢效陳東上書、請留閣部於內、兼攻從賊諸臣。雖奉溫旨、事格不行、安遠侯疏劾徐宮詹、羅網漸密、先生亦遄歸。冬盡、

喪一女，與平仲結姻者。

弘光元年乙酉，五十歲。

祠初落成。二月，春祭，兩縣會集，儀文整肅。張中丞時任戎政，遣官束幣，送南風堂額，煌煌大典哉。春初，先生有長嫂之喪，又有外母之喪，鬻田二十畝治喪事。四月中，門人卮酒上壽，先生意不自得，慨然曰：「儉德避難，不可榮以祿。」二三子識之。時南中大起黨錮之獄，募能劾東林、復社者予大官。有王實鼎者，具東南利孔久湮，復社渠魁橫斂，請敕風力內臣專行清察，以裕國源，以誅首惡一疏，專指先生與維斗先生爲言。而劉、阮輩每言孔孟之門三千，楊、鄭聚徒有萬，不反何待。至議陳兵於江，以爲罘。同志寄箚相聞，聲淚俱下，先生謂：「厝火積薪之下，恐可憂者不獨在一二人也。」左師壓境，兵破揚州。五月十日，帝出奔，先生攜家避張莊。六月四日，李延齡將軍至蘇州。閏六月初八日，下薙髮之令，勿齋先生赴水卒。先生中野長號，以爲負愧良友。先是二月中，祁中丞彪佳送扁額，云「吾道干城」，指示門人曰：「苟

全幸免、覩此能無慚乎。雲祥等掩涕進曰、忠良致命、老成淪亡、固其所也。然使本朝經術之士諳故實、明舊章者盡在溝壑、後來采訪、其何從焉。先生不答。

鄭桐菴先生年譜下

按年譜多在身後、二子譜予、五十歲止焉。余自五十以後、益不堪述、而渭生蹤跡亦在江南江北、致身戎幕、踉蹌以死、可哀也。予自惟祖父積德相傳、一經以孝弟忠信禮義廉恥爲先人、則承歡菽水、出則朋友講習。孟子曰、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又曰、故人樂有賢父兄也。吾享受此樂者三十年、至於閨闥之內、敬順和悅、子姪交歡、差池雁齒、儒者家風、鄉邦所共推也。自三十歲無父、而家庭闕陷、先兄繼之、幸忝賢書、兢業自砥、交在四方、俯仰多疚、循省自知、長戚戚而已。四十六歲無母、而天倫隕絕、世界日隳。至四十九歲無君、而生趣盡矣。昊天降酷、又奪我二子、有靦視息、惟及門者陳蔡相從、多致通顯。然吾道不尊、誨言衰弱、以云三樂、逝其遠矣。嗟乎、君親之恩、固可量乎哉。桐菴自記。

順治三年丙戌、五十一歲。

春祭、時縣人循故事來請、辭之。時舉會試、亦辭以老疾、郡守丁允元許之、長令沈

以曦爲請於巡按趙弘文、趙曰士各有志、勿奪可也。明日、纁幣式廬、自言山東鄙人、知公久矣、惜至今日見公。賢人出處如鳳、閉戶箸書、公今日事也。某願以蔽賢之實、成先生高士之名。是年夏、遷與隆巷舊居。

順治四年丁亥、五十二歲。

復舉會試、巡按盧傳檄余與維斗尤急、沈旭輪以丙戌故事切言之、乃免。余所居之前有周氏廢園一區、有亭有池、次男鎰與沈韓倬成交、爲余坐地。時先祠在學道坊、兵馬蹂躪。元旦五更、抱神主安供亭中、遂爲家祠。日瓣香肅拜、讀書念佛、將終老。自以居桐悔過、因號桐菴。往嘗與勿齋、維斗以死相期、乙酉勿齋既赴義、是年維斗亦殉節亡。忽五月初七日、生員俞昌國者請見、持土撫國寶印票、內開戴良遵旨直首奸渠等事共十二人、余居一、遣昌國密伺蹤跡。時巴帥每令邏卒夜半抄捉人、余家人悉遠去、惟一老蒼頭炒飯獨坐園中、鳥雀之外、淒絕無聲、吾友陸子明炎歆中晨至夕返。至六月初八日、巳歸南中。初十、趨家人返。十二、子明來、

方坐定，府役錢昌，余舊僕也，氣喘失聲云，府官坐收劉曙，以次及吾家矣。於是急遣家人復避去。次日，收管子靜，子靜與吾家偪鄰，索索瑟瑟者又十日。彼時自分必死，可以不負久要，相見徐楊。不謂獲免，赧然以至於今。次年戊子正月，介婦陸氏歿，余有紀略。自後館張君昭家。

順治七年庚寅，五十五歲。

重舉廣生菴社。九月中，吳好古以前事訟於士撫，士與吳甚密，而相待有禮。經署縣石映星，知縣李廷秀，皆識大體。次年辛卯，吳再訟於巡按秦世禎，經總捕王吉人。余經年在訟牒中，或勸余借公車以避咎。十二月盡，乃遠行。

順治九年壬辰，五十七歲。

策蹇單行，自南京渡江，城郭人民之感，觸處沾襟，日惟念佛哀吟。閩中黄兆丹映子，志士也，江右金劉諸君互相倡和。既至京，寓南泉寺，晨夕禮拜，心焉如割。二月初十日，出都門，泊舟天津，同舟者宣城洪啓權長齋，有道氣，婁東諸子皆極和遜，

一路甚安。往返閒、捱上下平韻作雲遊詩百首、私祝四月十二日抵家爲壽。黃河多颶風、一夕禱於金龍神、忽夜中反風得渡。渡已、風如故。十一日、抵家。先於徐州訪萬年少、而年少在吳門、是日遇於虎邱。次日、道開至、皆余所欲見者、甚喜。未久、二公俱以訃聞、可痛也。五月中、訟始結。後在淨社、有老人鄒濬玄爲余言、好古賄屬鄒大廳、使謀於中路、大廳怒拒之。鄒同族、故知之、且誓於佛前、以明不妄。又乙酉年、好古以心史激李延齡怒、幕中有張職方者、振臂而前、以書示李曰、何得以宋元閒事陷人。瞋目大叱。吾友顧南征所目見也。是春、余姊去世。吾父母生吾三人、兄姊之亡也、俱以遠行不得親斂、天乎人耶。骨肉閒遺恨至此。

順治十一年甲午、五十九歲。

姚文初舉假年社、自五十以上者、得陸起頑、劉子問、金五貞、許孟宏、徐武子、李子木、文端文等二十餘人、吟詩論古。余輪舉於正誼堂、燕中粢以樟公遂適至、歎羨不已、賦詩紀事、嗣後時復長篇見寄。天下固多有心人、惜不能傾蓋論心也。先是、

孟宏偕余起九老社，文仲吉、林若撫、陸子垂、履長、吳蒼木、顧宣木、顧青霞、張君昭畢雅集，始不過六七人，乃增至二十餘人，由儉入奢。此集與假年聚爲最久。自壬辰以後，怡堂鼓缶，飲食宴會，聊度餘年。時則多廬山之社，自廣生菴久而不廢。若顧敬修舉於聞慧堂，繆子京舉於天龍菴，皆余所恭謹趨事，久而勿懈也。

順治十二年乙未，六十歲。

門人徐枋撰文作畫，製手卷稱祝。四方來賀者，海虞錢謙益、玉峯徐開禧、梁谿秦坊、華時亨、族弟應皐、眞定施鑒元皆爲文製屏軸。其餘遠近知名士賢，諸方相識，多吟詩寫繪事，羣賢畢至。三男侍膝，致足樂也。自後專心讀易，箸易廣義六七年而成。又旁搜漢魏以下諸說同異，采錄成編，惟下經尚未就。

順治十四年丁酉，六十二歲。

次男之鑑以丙申五月赴試江上，正當母壽，往返不寧，歸途冒風微嗽，因循經歲，至是年五月初四日卒。之鑑孝弟成性，篤於朋友，頗能文章，稍工詩畫及字法。死

後於臥地得遺言一幅，以慰二老人，似有夙根者。前輩時髦聞者無不咨嗟歎惜之，余自爲紀略。

順治十五年戊戌，六十三歲。

先祠爲亡賴子所奪，抱神主供廣生菴。

康熙元年壬寅，六十七歲。

箸學庸大意。次年癸卯，箸鄉黨考略。

康熙三年甲辰，六十九歲。

四月十五日丁未，封壽壙於茶石山之穆穴。

康熙四年乙巳，七十歲。

賦詩贈畫者甚衆，徐昭法文一篇，又作畫一軸，同社三十有七人祝予於廣生菴，甚樂也。余自爲文紀其事。十年以來，箸金剛外書。

康熙五年丙午，七十一歲。

二月二十八日、三男之銓卒。銓性恬靜、無過舉、自幼至死、未嘗有一言忤二人意者。愁困以死、其死尤出意外。余福薄德涼、兩嬰劇痛。吾父七十一歲見背、子孫在旁、含笑熙怡而逝。吾二子死在吾七十一歲之前、天之報施、可概見矣。余爲作遇毒雜論。

康熙七年戊申、七十三歲。

八月、到洞庭西山族中君玉家。吾族聚居角頭、號角頭鄭、相傳漢四皓隱居處。案魏始光中、有七房鄭氏、長白驎、次航伯。吾家譜傳自航伯、而西山譜傳自白驎、故其各自爲支。是年、適有閩人名熼爲蘇總捕、其姪進士名泰樞、出譜相質。閩譜亦傳自白驎、以前世次昭穆不爽。先君子修譜識曰、滎陽共本、福建分支。良有以也。君玉與理齋重修舊譜、刻成、余爲序。先是、御史公準有孫泰徵、助建所南公祠、余姪行也、無嗣、載之。

康熙八年己酉、七十四歲。

之銓次子宗忠生於癸卯五月初八日、年七歲、智慧過人。初讀四字經於古今治亂貞邪之故逐一詢問、時出驚人語。讀大學便與四字經互相參質。余禮佛、諷誦必莊立不懈、嘗有疑相叩、時刻戀余是年二月二十八日、執余之手、念佛數百聲而絕至今思之。

康熙十年辛亥七十六歲。

點閱華嚴疏鈔。

康熙十一年壬子七十七歲。

覆閱資治通鑑。

康熙十二年癸丑七十八歲。

前次依天如會解圓通疏約略傍注楞嚴至是畢。二月初六日、長兒之誕六十歲。猶憶誕初生、吾父喜命題父母其順矣乎。至今如昨、而俄已周甲子、婦孫男女繞膝、女壻外孫男女環侍、奉巵爲壽。我二老人固爽然而喜、亦不免岵岵之悲思也。

康熙十三年甲寅七十九歲。

讀楞嚴、看蒙鈔。

康熙十四年乙卯八十歲。

奉觴拜堂上者日且不給。自念一事無成、五衰相見、思欲爲善而爲善無地、思欲改過而改過無從、惟是履錯多咎而蹐高蹐卑。恆見自家有不是處、意孽口孽、積習日滋而生平無欲上人之心、雖則花月未忘而從來不犯二色。亦或取非其有、而私心實不甚愛錢。此固人之所不見、而冀可逭罪於毫芒者也。正月二十日五更、夢進二場出二老歸、周論題、夢中謂今正其年、當以東海爲主。完卷大得意、寤後猶髣髴歌呼、亦足資一笑也。因二子年譜續書其後、用以告罪祖宗、遺戒孫子、不足爲外人觀。

夏閏五晦前一日、桐菴重録。

吾師鄭夫子生於萬曆二十四年四月十日酉時，自丙申起至乙酉止，先生年五十歲，爲上卷。門人徐雲祥實父、盧涇材渭生編次。

桐菴自紀，於丙戌年始，乙卯閏五月止，年八十歲，爲下卷。門人沈明揚玉當、欽蘭序三重輯。

年譜下

吾師鄭夫子自敘年譜之後，神情日覺不懌。至七月朔，詣廣生菴入祠，拜所南公起而歎曰：邇來吾憊甚，恐來月未必能赴此會，復拜吾祖矣。言訖泣然。未幾疾作，遂不能起。易簀時，將生平所著經書文集逐一檢示後人，重以復祠修墓爲屬。嗟乎，吾師竟以是年九月初二日卒，年正八十。門人哀思痛悼，私謚曰貞獻先生。明年丙辰，師母陸孺人歿於五月二十八日，年亦八十。是冬，合葬吴縣紫石山。

門人沈明揚玉當氏百拜書。

同議私謚門人

繆慧隆　繆慧遠　張　邕　沈明揚　徐　枋　宋德宸

宋德宜　朱可選　陳王前　蔣德埈　陳匡國　嚴化行

宋世濋　金廷焯　顧芳菁　周夏賢　張瑜光　沈元樞

沈元枋　管　捷　何　棅　沈　皋　章　夏　濮顧肅

汪寶璐　金廷旦　王　賓　章來成　樊呈祥　繆　彤

陳濟思　朱　芾　侯曰欽　沈　滉　郁　裴　王震吉

沈孝先　沈　洽　朱　旭　金式祁　余穀詒　倪會稔

李　穎　顧　屯　盧　前　陳元揩　張　塾　許麟昭

徐長春

歲在乙卯、九月二日丁亥。

鄭夫子桐菴先生卒、門人慧隆等戀慕悲哀、相嚮慟哭。竊念

夫子一代名儒、潔已循道、門内之訓、訢訢雍雍、平生無疑言疑行、實人倫之宗師、

士族之儀則也。古者易名之典、用以誄有位者之行跡。若潛德偉人、風規卓絕、足以經世易俗、而國法不應錫謚者、其受學弟子得以私謚尊其師、顯昭素履、無爽名實、百世不替其稱者、備載前志。唐制、又有養德丘園、聲望明著者、雖無官爵、以嘉號冠於先生之上、如晉張巨和、名忠、謚安道先生。郭承休名荷、謚元德先生。之例。職在太常、不特以其私追崇而已。謹案易名之典、準裁六經之文、以章美懿遠。且引逸周書謚法解表見義例、學士申其論議、裨補憲章、代有損益。要其指歸、不敢踰越六經也。

恭惟我

夫子學問淵邃、以治易預庚午鄉舉、徵辟賢良、臺臣交薦、累辭禮命。備甘旨、終養太夫人。金陵黨獄方張、首嬰羅織、未嘗通謁私門、覬倖解免。嗣是憂患相尋、榮瘁異趨、而確然強立、不震撼於死生禍福之際、不有非常之操、其孰能之。易傳曰、貞正而固也。孔子曰、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貞之謂也。允惟稽古、宜謚曰貞。惟我

夫子溫文在中、嗜善不倦、孝弟恭讓、四方爲綱、夙夜勤勤、以永終譽、蓋所謂殷周之逸民、鄒魯之遺哲。問禮則軌範所繇立、問道則禮義所繇明。允惟稽古、宜謚曰獻。惟貞惟獻、參之周書謚法解、並有合焉。爰是諏咨羣志、僉謂畢協。顧隆等學行卑陋、安足以測

夫子盛德之高深。義不敢專、謹具議如右、俟

先達有道之采擇。

康熙十有四年十月朔日乙卯、受業門人欽蘭頓首百拜譔。

蘇州府志人物傳　長洲縣

鄭敷教字士敬、光宙子、湛深經術。天啓中、吳中倡爲文社、敷教與焉。崇禎庚午、與同社楊廷樞、張溥、陳子龍、夏雲彝同舉應天鄉試。是時東南文士統會於吳、號爲復社、敷教生徒之盛、亞於廷樞。兩人俱爲鄉里所宗、時人語曰、前有朱張、後有鄭楊。丁丑、舉賢良方正、以母老辭。晚歲隱居教授、著述甚富。尤深於易詩、宗杜陵書法、在蘇、米

閒。年七十②卒、門人私諡貞獻先生。

光緒中葉、先君子刊鄭桐菴文稿一卷於滬上。癸丑夏、遭匪亂版燬。戊午、余又重刊於蘇州、並增文若干篇。去年夏、同邑馬君梅軒得桐菴年譜及詩文於崑山書肆、年譜分上下卷、上卷爲門人所編、下卷則先生自紀、至乙卯八十歲止。先生卽於是年九月壽終。蘇州府志以爲先生壽七十、誤也。此譜及詩文稿於道、咸閒爲吾崑潘晩香先生所得、晩香書簽門人徐枋手錄、卽徐俟齋先生也。名人手筆、彌覺珍重、而殘蝕破碎、不堪觸手。余亟購之、卽乞梅軒補綴裝訂、逾月始成。今年余與王君慧言集貲印甲戌叢編、亟付印行、爲叢編之一。所憾者、首葉已闕數行、先生生日又爲蠹蛀蝕、皆無從補錄矣。夫書之顯晦、固有其時、桐菴遺著甚夥、此倖存之什一。苟不遇梅軒、又不知流落何所。而余平生所篤好者、傳前哲不傳之書、往往自恨力有未逮。今既得此、安忍祕爲己有、不爲之流傳哉。甲戌正月、崑山趙詒琛識。

校記

①劾：疑誤。

②七十：據前年譜當作「八十」，譜後趙詒琛跋亦云其誤。

朱舜水先生年譜

梁啓超 編撰
吴洪澤 一審
李文澤 二審

據《飲冰室專集》卷九七重排

《朱舜水先生年譜》，梁啓超編撰。原載《飲冰室專集》卷九七。

朱之瑜（一六〇〇—一六八二），字楚嶼，寓居國外後，復字魯嶼，號舜水，明餘姚（今屬浙江）人。諸生，累次徵召，均不赴，故稱徵君。先後八次授官不就，爲臺官論劾，逃往舟山。其後參與抗清，長期在浙江、福建沿海及日本、安南、暹羅流亡。至清順治十六年，參與鄭成功軍攻打金陵失敗後，定居日本長崎，移住江戶，教授學生，講授《論語》，談經論史，諸生如安東守約、德川光國，均爲日本儒學發展史上的重要代表人物。康熙二十一年卒於江戶，年八十三。舜水爲明末清初著名學者，師從朱永佑、張肯堂、吴鍾巒，提倡「實學」、「致用」，主張「實理實學」、「平平常常做」，其思想一直影響到日本「明治維新」，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具有重大影響。所著有《舜水遺書》二十九卷。中華書局一九八一年有校點本《朱舜水集》。

編者梁啓超（一八七三—一九二九）爲我國近代著名政治家和學者。他與朱舜水同樣有流亡日本的經歷，又對清代學術有深入研究，因而對譜主的認知，較之旁人更爲深刻。梁氏極重視年譜編撰，對年譜編撰法亦有專門研究，因之此譜便具有研究朱舜水生平、學術思想及探求年譜編撰方法的雙重價值。

是譜攷述譜主生平事蹟及相關人物，並以其著述及行狀等第一手材料爲主要綫索，參攷史傳及同時人著述，且加案語予以詳考辨證，對材料取捨之緣由及其重要價值，亦加案語說明，可謂嚴謹有法。



朱舜水先生年譜

庚子　明萬曆二十八年　十月十二日申時、先生生。

先生諱之瑜、張廷枚姚江詩存作「之璵」誤。字魯璵、姚江詩存作「楚璵」。海東逸史舜水先生別傳云、「字楚璵、至海外、復字魯璵。」今井弘濟安積覺合撰舜水先生行實云、「字魯璵」。附注云、「魯作楚、非也。印章訛刻「楚璵」、不復改刻。故人或稱楚璵。」學者稱舜水先生。先生在江戶時、源光國敬禮之、不敢稱其字、欲得一菴齋之號稱之。先生答言無有。三次致言、乃曰舜水者、敝邑水名也、古人多有以本鄉山水為號者。舜水之稱始此。（卷九葉六、與安東守約書）姓朱氏、答源光國雜問（卷十三葉二）云、「僕系出於邾。秦楚之附庸、去邑為朱。入國初、先祖於皇帝族屬為兄、雅不欲以天潢為累、物色屢徵、堅臥不起、遂更姓為「諸」。故生則為諸、及嗣主入廟、題姓為朱。僕生之年、始復今姓。」啓超案、湯壽潛舜水遺書序引黃太沖記兩異人、諱朱作諸。啓超未得見太沖之記、但作「諸」者、恐是名從主人。太沖與先生同里閈、殆僅知其族為諸氏耳。浙江餘姚人、寄籍南直之松江。曾祖詔、號守愚。祖孔孟、號惠翁。父正、號定寰。母金氏、生三子。伯兄啓明、一名之琦、天啓乙丑武進士、官南京神武營總兵、以忤閹削職。崇禎間特旨昭雪、授漕運總督、未之任。清順治間強起之、不可。後以老壽卒。與諸孫男書云、「汝伯祖官至開府、罷職不及一兩月、家無餘財。宗政過我門者、必指以示人曰『此清官家』、以為嗤笑。」（卷四葉四）與吉弘元常書云、「家兄通籍四十載、徒立相如之壁。蕭氣滿閭之後、勉種東陵之瓜。」（卷八葉十四）仲兄之瑾、諸生、弱冠卒。

松軒書錄頁一二〇、「朱舜水文集二十八卷、此從元祿本迻錄日本鈔本、末有門人今井洪濟撰行實云、文恭先生諱之瑜、字魯璵。下注云、魯作楚、非也。印章誤刻楚璵、不復改刻。故人或稱楚璵。按、餘姚志作楚璵」。

是年姚泰生。泰字步瀛，同縣人，先生子婿之父。先生出亡後，撫其諸孫。與諸孫男書云：「汝外祖姚親翁盧懲君子，與我同年生。」

辛丑二十九年先生二歲。

壬寅三十年先生三歲。

癸卯三十一年先生四歲。

甲辰三十二年先生五歲。

乙巳三十三年先生六歲。

答安東守約書卷九葉十三云：「鄉長老每言總角時志概，不佞已不能憶矣。」

丙午三十四年先生七歲。

丁未三十五年先生八歲。

是年先生喪父。行實云：「九歲喪父，哀毀逾禮。」啓超案，祭先府君文云：「未九齡而背父。」（卷二十二）答安東守約書云：「方齔而先大夫即世。」（卷九葉十九）是喪父當在八歲。答安東守約雜問卷十四葉九云：「不佞每見典籍，輒自傷心。不幸幼齡喪父，不知爲學之道，遂昧昧至此。」

戊申三十六年先生九歲。

己酉三十七年先生十歲。

庚戌三十八年先生十一歲。

是年黄宗羲生。

辛亥三十九年先生十二歲。

壬子四十年 先生十三歲。

癸丑四十一年 先生十四歲。

是年顧炎武生。

甲寅四十二年 先生十五歲。

乙卯四十三年 先生十六歲。

丙辰四十四年 先生十七歲。

丁巳四十五年 先生十八歲。

戊午四十六年 先生十九歲。

是年長子大成生。與諸孫男書云、「我今年七十八歲。」又云、「此書本與汝父元楷、當年有一遺姓者來云、已物故。我雖不信、然五十七歲人、死亦常事、故寄與汝輩耳。」據此知大成生於是年。

先生娶葉氏、生子二、長大成、字元楷。次大咸、字元模。繼娶陳氏、生女高。兩夫人來歸及卒年、大咸生年、皆無考。附識於此。

按、先生僅有二男、大成字集之、大咸字咸一。（據行實）元楷、元模、當係改名、似非其字。據先生丁巳與諸孫男書有汝父元楷、字是士則否、今忘之已之注腳、可見元楷非字。

是年、清兵陷撫順。

己未四十七年 先生二十歲。

與諸孫男書云、「我自幼食貧、齏鹽疏布。年二十歲、遭逢七載饑荒、養贍一家數十口、無有不得其所者。」

行實云、「少抱經濟之志、動輒適禮。宗族及鄉先生、多以公輔相期。弱冠、見世道日壞、國是日非、慨然絕進仕之懷。每對妻子云、我若第一進士、作一縣令、初年必逮係。三年百姓誦德、上官稱譽、必得科道、由此建言、必獲大罪、身家不保。自揣淺衷激烈、不能容忍含弘、故絕志於上進耳。」

答小宅生順書（卷八葉六）云、「僕幼學之時、固有用行之志。逮夫弱冠、不偶、彼時時事大非、即有退耕之心。荊妻頗能一德、饒有孟光、桓少君之風、而父兄宗族戚友不聽、不得不勉强應世、實無心於富貴矣。」

是年、清兵陷開原。

是年、王夫之生。

庚申泰昌元年　先生二十一歲。

行實云、「長受業於吏部左侍郎朱永佑。」不知在何年、附於此。（與諸孫男書云、「吏部侍郎朱聞遺老師、諱永祐、松江華亭人。」啓超案、永祐殉節於舟山、全謝山鮚埼亭集有朱公事狀。）

辛酉天啓元年　先生二十二歲。

是年、清兵陷瀋陽、遼陽。

壬戌二年　先生二十三歲。

是年、清兵破西平堡、陷廣寧。

是年、日本安東守約生。

癸亥三年　先生二十四歲。

甲子四年先生二十五歲。
是年、張斐生。
乙丑五年先生二十六歲。
丙寅六年先生二十七歲。
丁卯七年先生二十八歲。
戊辰崇禎元年先生二十九歲。
是年、陝西饑、流賊大起。
是年、日本源光國生。
己巳二年先生三十歲。
庚午三年先生三十一歲。
辛未四年先生三十二歲。
是年八月、淸兵圍大淩城。閏十一月、登州游擊孔有德反。
壬申五年先生三十三歲。
癸酉六年先生三十四歲。
是年二月、流賊犯畿南、河北。七月、淸兵陷旅順。
甲戌七年先生三十五歲。

女高生於是年或明年。高字柔端、陳夫人出、先生所最愛。國變後、憤将家降虜、鬱鬱致疾、未嫁卒。「行實」云、「高忠孝性成、聰明絶世。六歲喪母、如成人、遇事先意承志、先生嘗以忘憂。變革以來、年十二三、嚴備利刃、晝夜不去身、其姊眠、壽問之曰、『佩此作何事。』曰、『今韃虜犬羊、豈知禮義。見若有不幸、即以此自刎、寧肯辱身。』其姊與同臥起、欲竊其刃、四年不能得。幼字同邑何氏、因其舅爲滿官、憤其失節、又日夜思父、盡疾、未嫁而亡。是時先生在外、不知其亡年、大約在壬辰、癸巳間也。」上監國魯王疏（卷三葉三）云、「臣幼女高死忠、死孝、最爲慘。」與陳遂之書（卷四葉二）云、「吾女明德淑順、動合矩度、鄉邦稱之。」又云、「吾女舉世無其匹、又弟所鍾愛。」與諸孫男書（卷四葉二）云、「來時汝往汝姑娘殯前辭行、直言所往。汝姑娘性至孝、且魂氣無不之、或自來也。」啓超案、遂之蓋陳夫人昆弟、即柔端母舅也。柔端所許字者、爲何東平子。（見別傳）東平蓋黨於馬、阮而欲牽率先生者、事見後。先生與遂之書、時年六十七。與諸孫男書、時年七十八、猶讀憶柔端如是、可想其鍾愛之。舊柔端生年、據行實所記、略推定係於此。

是年七月、清兵入上方堡、至宣府。十一月、流賊自陝西分犯河南、江北、湖廣。

乙亥八年 先生三十六歲。

是年正月、流賊陷鳳陽。十一月、陷陝州、攻洛陽。

是年、顏元生。

丙子九年 先生三十七歲。

是年七月、清兵入塞。八月、東歸。

答安東守約雜問云、「問老師姓朱氏、文公之裔否。答、寒族多爲此言。丙子、丁丑年間、得家譜、言文公子爲徽邑令、家於餘姚、惟一世不淸楚、像贊誥勅、國璽斑斑可考也。闔族俱欲附會、獨不佞云、只此一世、便不足憑。且近不能惇睦九族、何用妄認遠祖。狄武襄青、武人尚不認狄梁公、何用如此。文公新安人、不佞餘姚人、若能自樹立、何必不自我作祖。若棄其先德、則四凶非賢聖之裔乎。」啓超案、此事雖小節、足見先生務實不好虛榮、倔强不肯攀援、自少年已然矣。

丁丑十年　先生三十八歲。

戊寅十一年　先生三十九歲。

是年、先生以恩貢生貢於禮部。答源光國問履歷據內云、「崇禎口年口月、蒙提督蘇、松等處學政亓口廉文武全才第一名、到禮部。禮部貢劄有「德茂遴東之符」等語。」啓超案、據顧亭林年譜、「亓煒、濰縣人、以崇禎十一年督學蘇、松。」然則先生之貢、當在此年。惟據與諸孫男書又云、「禮部尚書吳穉山老師、諱鍾巒、我恩貢座師也。我貢劄爲開國來第一、吳老師手筆也。」似貢之者爲鍾巒、然據黃宗羲海外慟哭記及全祖望結埼亭集、則鍾巒登崇禎甲戌進士、選長興知縣、降紹興府照磨、弘光時、始召爲禮部主事。在崇禎間、決無曾任提學事、豈鍾巒讀官後嘗參亓煒幕耶。

按、據行實、「崇禎某年……舉文武全才第一名、薦於禮部。崇禎十六年癸未十月、幕府辟爲監紀同知、不受。尋擢恩貢生考官吳鍾巒貢劄稱爲開國來第一」。似以舉文武全才及擢恩貢爲兩事、或果薦於禮部而未得貢、及癸未始被擢也。考此文語氣、「尋」字又似爲不就監紀同知後方應試者。

明史卷二百七十六張肯堂列傳吳鍾巒傳附云、「吳鍾巒、字巒稚、武進人。崇禎七年進士、授長興知縣、以旱潦徵練餉不中額、謫紹興照磨。踰年、移桂林推官。……福王立、遷禮部主事。……魯王起兵、以鍾巒爲禮部尚書。」則崇禎間鍾巒決無任提學之理。再自遭貶謫、幷未掛冠歸里、則參亓煒幕事、亦不能謂爲必然。

是年九月、清兵入塞。

己卯十二年　先生四十歲。

行實云、「年至四十、欲棄舉子業、諸父兄不許。每逢大比、遊戲了事。」

是年正月、清兵入濟南、德王由樞被執。

庚辰十三年　先生四十一歲。

是年九月、張獻忠陷劍州。

辛巳十四年　先生四十二歲。

是年正月、李自成陷河南、殺福王常洵。張獻忠陷襄陽、殺襄王翊銘。十一月、李自成陷南陽、殺唐王聿鍵。

壬午十五年　先生四十三歲。

是年二月、清兵克松山、下錦州。五月、張獻忠陷廬州。九月、李自成陷開封。十一月、清兵入薊州、連陷畿南、山東州縣。

癸未十六年　先生四十四歲。

十月。鎮守貴（字疑誤）州等處總兵官方某辟監紀同知、不就。（見答源光國問履歷。方某卽方國安。）

是年先生喪母（？）、續聘胡氏爲繼室、因喪亂、卒未娶。（行實云、「後聘胡氏。先是妻父胡公必欲以配之、而先生固辭者三、胡公不許。先生適會母喪未娶。後値亂離、數寄書使迎配、胡公堅執不允。後亦莫知其存亡。」啓超案、己丑①年上魯王疏云、「聘七年而不娶、疑有去帷之生妻。」然則續聘當在本年。）

按、先生擧孝廉在庚寅三月、「立刻疏辭」、則上魯王辭孝廉疏自亦在庚寅無疑。所云「聘七年而不娶」、續聘自應在甲申②。以母喪而未娶、則當是甫定聘而母死、故不及於是年娶也。故姑斷定聘妻、喪母同在甲申③年。

甲申（崇禎十七年　清順治元年）　先生四十五歲。

三月十九日、流寇陷京師、帝殉國。

四月、清師入關。五月初三日、建元順治。

五月初一日、福王由崧即位於南京、以明年爲弘光元年。

南都初建、江南總兵方國安薦先生、奉詔特徵、不就。

乙酉（弘光元年、隆武元年、清順治二年）先生四十六歲。

正月、再奉詔特徵、不就。四月、就拜江西提刑按察司副使兼兵部職方司郎中、監鎭東伯方國安軍、不拜。（據答源光國問及安南供役紀事、紀事稱監荆國公方國安軍。啓超案、國安以是年十一月魯王監國時、始進封荆國公、紀事誤記也。）於是閣部勳鎭科道、交章論劾、謂偃蹇不奉朝命、無人臣禮。先生星夜遁逃海濱。（據供役紀事。行實云、「此時左良玉之子夢庚背叛、報急、羽檄張皇、故得免於逮捕。既而自舟山至日本。」啓超案、據此、則所謂遁逃海濱者、即舟山也。其救黃斌卿、或即在此時。）

答安東守約雜問（卷十四葉二）云、「問、老師徵辟不就、其義如何。答、不佞事與吳徵君（案、康齋先生與弼也。）極相類。薦吳徵君者石亨、權將也。薦不佞者方國安、方擁重兵、有寵於上也。吳至授六品官而辭之。不佞兩次不開讀、而即授四品官、不拜、其間稍異耳。吳徵君時、當國者李相公賢、賢相也、英宗復辟之後、賢主也、尙有可就之理。徵不佞時、當國者爲馬士英、姦相也。彼時馬士英遣其私人周某同不佞之親家何不波（京注云、進士、名東平、即小女之舅。）到寓再三勸勉、深致慇懃。若不佞一受其官、必膺異數。既膺異數、自當感恩圖報、若與相首尾、是姦臣同黨也。若直行無私、是背義忘恩也、是舉措自伐也。均不免於君子之議、天下萬世之罪、故不顧身家性命而力辭之。不然、不佞亦功名之士、釋褐即爲四品道官、兼京職、監軍四十八萬、與國公大將軍迭爲賓主、豈不煊赫、而乃力辭之乎。要知不佞見得天下事不可爲而後辭之、非洗耳飲牛、羊裘釣魚者比也、亦非漢季諸儒閉門養高以邀朝譽也。」

答源光國問履歷（卷十三葉五）云、「之瑜少壯家修、本志功名鐘鼎、痛憤儉壬構禍、立見社稷傾頹。幸邀兩次特

徵、雖百年鉅典、遠勝於科目貢舉、然顚廈非一木所支、大川豈一人攸濟。且救焚當豫籌於曲突之先、枝柱必無補於棟撓之後。不得不忍情辭遜、原非欲沽名養高。」又答小宅生順書卷八葉六云、「僕棄民物爲懷、綏安念切、非敢以石隱爲高自矜名譽。但一木之微、支人既傾之廈、近則爲他人任過、遠則使後之君子執筆而譏笑之、故忍死不爲耳。」啓超案、此數段、關於先生出處大節、故錄之。國安之知有先生、或卽由何東平。東平爲先生親家、然實庸闇勢利之人、後此降淸、致先生女柔端憤鬱以死者也。

五月初九日、淸師渡江。初十日、福王出走。十五日、淸師入南都。　先生亡命至日本。啓超案、安南供役紀事云、「數月不見緹騎、已後遂有逆虜之變。之瑜不別家人、從身前來日本、已十三年。」紀事作於丁酉年、云十三年、則先生初至日本、當在乙酉也。又案、與男大成書云、「我以兄弟賚善、又以流乾上疏彈劾輔羅書布、立刻擒拏、一時倉皇逃竄、不能入城與汝伯父作別、至今悔恨無已。」細按情節、似是被徵時、其兄頗以出山相督促、故云責善。先生亡命、伏海濱數月、旋聞南京之變、遂奔日本。蓋自是年四月以後、卽不復與家人見面矣。

六月、鄭鴻逵、蘇觀生、黃道周、張肯堂等奉唐王聿鍵監國於福州、旋卽位、改元隆武。

閏六月、張國維、熊汝霖、孫嘉績、錢肅樂等奉魯王以海監國於紹興。馬士英竄入方國安營中。

丙戌魯監國元年、隆武二年、淸順治三年　先生四十七歲。

六月、淸師下浙江。方國安、馬士英迎降、旋伏誅。張名振奉魯王以舟師出海、投黃斌卿於舟山。斌卿不納。遂入閩、次中左所。卽廈門。

十月、陳子壯、丁魁楚、瞿式耜等奉桂王由榔監國於肇慶、旋卽位、以明年爲永歷元年。

十一月、淸師下建寧、延平。唐王走汀州、被執遇害。

是年、先生至安南。安南供役紀事云、「因中國折柱缺維、天傾日喪、不甘薙髮從虜、逃避貴邦、至今一十二年。」蓋先生初亡命日本、彼中海禁方嚴、不容外人、故轉徙至安南也。

丁亥魯監國二年、永歷元年、淸順治四年　先生四十八歲。

是年、魯王次福建之長垣。

先生返國至舟山。(?)口月、舟山守將黃斌卿承制授先生昌國縣知縣、不受。十月、題請監察御史管理屯田事務、不受。又聘請軍前贊畫、不就。據答源光國問履歷。啓超案、原文云「隆武三年、永歷二年口月、欽差恢剿直浙掛口將軍印、少師兼太子太師賜尚方劍鎮至招討大將軍威虜侯黃某承制⋮⋮」隆武爲唐王年號、唐王去年已被害、此稱隆武三年者、黃宗羲行朝錄於丙戌年下云、「朱成功不欲叅上⋮⋮〈特王〉、改明年爲隆武三年。鄭彩奉上次長垣、改明年爲魯監國二年。海上遂有二朔」。黃斌卿其時亦不奉魯王、故稱隆武三年邪。又桂王去年即位、以今年爲永歷元年。此云二年者、殆在遠、不知確息、誤以爲即位即改元也。又案、舟山在元時爲昌國州、治當時已改爲縣、故斌卿承制授先生知縣。又案、黃宗羲舟山興廢記丁亥四月事云、「斌卿進爵肅虜侯。[4]」其承制授官、當是四月以後事。又案、張名振時在舟山、先生與名振之關係、蓋自此始。又據舟山興廢、張煌言、馮京第其時皆在舟山、此後馮公乞師日本、或亦山先生發其端。

先生雖不就職、然於斌卿之強悍不法、數有所救正。據別傳。啓超案、答安東守約書〈卷九、葉十九〉云、「知已兩字、他人以爲尋常贈遺語、不佞絕不肯許人。⋮⋮威虜侯黃虎老、知之而未盡。」據此則斌卿蓋尚能敬禮先生矣。

十月、魯王以吳鍾巒爲通政司使、旋晉禮部尚書。

是年、王翊聚義兵於四明山寨。

戊子監國三年、永歷二年、清順治五年先生四十九歲。

是年、魯王次閩安鎮。

先生偕(?)御史馮京第往日本乞師。日師不出、致洪武錢數十萬助軍實。別傳云、「時內地單弱、欲藉海外之師爲辭。應京第勸斌卿乞師日本。斌卿因命弟孝卿副京第往、瑜從之。撒斯瑪〈即薩摩〉王許發罪人三千及洪武錢數十萬。京第先歸、之瑜留而師不果出。」啓超案、黃宗羲乞師日本記記京第此行及其關係人頗詳盡、而無一字及先生。先生最篤於友誼、而集中無一字及京第、然則先生是否曾與京第偕行、尚爲疑問。然先生奔走日本、安南、必將有所爲。其所著陽九述略云、「申包胥眞人傑也⋮⋮瑜覩斂祇息、能無媿之哉。」又行實云、「先生與舟山諸將密定恢復之策、所以屢至日本者、欲以王翊爲主將、而借援兵也。然在日本、未嘗滿情洩機。」則乞師之策先生必與聞。其與於斯役亦意中事。但別傳言先生以彼時留日本、似不確。當時留者爲黃孝卿、以飲酒押

妓、爲日人所輕。見乞師記。本年及明年、先生踪跡似不在日本也。

己丑 監國四年、永曆三年、清順治六年 先生五十歲。

是年正月、魯王次沙埕。

七月、閩地盡陷、張名振迎王入浙、次健跳。

九月、張名振、阮進、王朝先共殺黃斌卿。劉獻廷廣陽雜記云、「黃斌卿、閩之漳州人。崇禎十七年、破家募兵勤王、行至山東、聞北都已陷。至南京、錫以鎮南將軍印、鎮舟山。後方國安至、馮士英奪其印以與國安、斌卿散其衆而歸」。啓超案、斌卿舟山以前事、諸書記載多闕、其人固有肝膽者、且能敬禮先生、未可厚非也。

十月、王次舟山、以張肯堂爲東閣大學士、朱永佑爲吏部侍郎、王翊爲河南道御史。

是年、先生蓋在廈門(?)。答安東守約雜問云、「兩年在廈門。」

庚寅 監國五年、永曆四年、清順治七年 先生五十一歲。

是年、魯王次舟山。

是年、先生來往於廈門舟山間。(?)正月、安洋將軍劉世勳疏薦監紀推官、不受。吏部左侍郎朱永佑薦授兵科給事中、旋改吏科給事中、不受。禮部尚書吳鍾巒薦授翰林院官、不受。三月、巡按直浙監察御史王翊薦舉孝廉、立刻疏辭。據答源光國問。原文又云、「通計徵召薦辟除擬、除元院疏薦外、凡一十二次、始終不受。此時天下大亂、憲綱蕩然、前後不相聞知、內外不相照會、況元璐一疏、意戕藏、嚴禁家人子弟、一字不許宜辭、止稱生員。後因監國魯王駐舟山、與朝會、理合附具朝單、恐涉欺君、罪不可貫、是故酌量其中、擬稱貢生、然猶隱避。初意所以連次授官、或京、或外、倏高、倏卑、殊無倫次。」丁酉年二月、上魯王謝恩疏云、「及臣在舟山、銓臣、按臣見臣不肯任事、又見臣奮不降虜、萬死一生、舉臣孝廉。臣止之而不及、即當按臣前草疏請辭。後輔臣擬旨云、『朱之瑜果否的係貢生。該部確察具奏。』輔臣與臣同里閈……豈不知臣之詳審、盡有爲耳。」啓超案、銓臣即朱永佑、按臣即王翊、輔臣即張肯堂。與諸孫男書云、「鯢老張肯堂、松江華亭人、欲與我相親、我三次拒絕之、是以與我極不相好。然其臨死一節可取、不料其能決烈至此。」據此可知肯堂

倚能先生之原因。行實言肯堂爲先生少年業師、誤也。

答安東守約雜問云、「魯王未知我三詔特徵之事。不佞又弢藏韜密、止稱恩貢生。……然使彼時知其詳、我必與舟山同死、不得來此有今日之事矣、可見萬事皆有倚伏也。」

是年三月、先生與王翊始定交。祭王侍郎文二（卷二十葉三）云、「瑜與先生初遇於滃洲（卽舟山）、相見最晚、相知最深、言論畢止、未嘗有毛髮之間然。」別傳云、「王翊之朝王也、與之瑜相見恨晚。」啓超案、據黃梨洲四明山寨記、王翊以庚寅三月朝行在、先生與翊定交、當在此時。已逆料舟山之將敗、相與太息。祭王侍郎文二云、「先生早知事不可爲、於梟捷之時、皆記滃洲頹垣廢址之間、屏人靜對、與瑜咨嗟歎息。」

先生復有浮海之役、在舟中爲清兵所迫脅、白刃合圍、欲使就降髡髮。先生誓以必死、談笑自若。同舟劉文高等七人感其義烈、縛舟送還舟山。據行實。啓超案、集中有陷難告天文、中云、「乃者身陷大澤、進退皆觸網羅……之瑜一身不足惜、深明於生寄死歸。劉文高等七人其何辜、乃使之爲善聚禍。」據此、則劉文高等當是先生同志同患之人、非臨時方感其義烈、且能以力脫先生於險也。其何以能脫險、卒無可考。

按文集卷九第十頁答安東守約書、「如今月十六、已入日本境界、羣龍鼓浪、須鬣鱗爪皆現、舟已將傾、人人喪膽。……及後事定無恙、舟中人但見不佞先於波浪掀翻之際、作書投之水。」此書是否集中所載庚寅陷難告天文。細玩此文語氣、如「今日再蕩洪波、前後都無畔岸。吐吞鯨穴、玩弄虎牙。」似在海中遇風、非指清兵迫脅之事。然文集卷九謂遇風浪在十六日、此則陷難籲天在三月七日、究不知此文何所指。

是年、先生似曾居四明山寨中。啓超案、先生曾否入四明山、在本集中無可考。張廷枚姚江詩存載先生詩十四首、其所作小傳、言先生國變後「一躬耕四明」、中有酬吳霞舟（卽鍾巒）一首、結聯云、「没作山中約、歸耕向四明。」廷枚或卽因此語推定其「躬耕」。惟先生與王完勳（翊）交、則既爲彼時舟山行朝無事可游、則僧完勳入四明、亦意中事。先生遺文皆海外作、其僅存於國內、惟此十四首詩、或卽本年之作、遺稿卒落四明山中者耶。今錄其游仙詩十二首之一、以見先生詩格。「子房濤酒人、早歲友黃綺。自見長絜清、慷慨念國恥。吁嗟一驟誤、飛跡千里徙。浮沈閱滄間、潛跡尤驕詭。故人采紫芝、匿影空

山裏。故使圮下翁、厥履示深旨。嚴霜下五更、對語興亡理。際會及風雲、婉媸出餘技。俛仰思舊游、浩然不可止。不師黃石公、去從赤松子。」

遺文 上監國魯王辭孝廉疏卷三葉一 庚寅年陷難告天文卷二十二葉六

辛卯監國六年、永歷五年、清順治八年 先生五十二歲

正月、魯王次舟山。

二月、張名振殺黃斌卿、奪部將王朝先。行實云、「舟山諸將互猜疑貳、欲相屠殺、先生豫料禍敗。」啓超案、王朝先之被殺、實舟山致敗之一因、詳見鮚埼亭集定西侯張公墓碑、

六月、先生將去舟山、張煌言挽留之。先生以海濱無田可耕、坐而糜餉、有負本志、遂行。答安東守約雜問(卷十四葉六)云、「問、老師比年在何處、中國喪亂、無所住乎。答、兩年在廈門、舟山、人人攀留、留意非不堅也。但不佞心不安、兵部左侍郎張玄著諱煌言者留之、不佞不肯、云尚要過日本。張云、「我們在此、年翁一人留不住日本、人聞之亦當笑我等。」然不佞不能留也。何故。彼地無田可耕、不能自食其力、惟漁亦可。然捕魚舵梢、與劫盜無異、不可爲也。若坐而日糜其餉、彼之來者、皆百姓之肉與血、甚者打糧——打糧者、打家劫舍、掠人貨子而來物者也。焉有仁人日膾人之肉、脊人之血、骸人之子之骨而可爲者。……」啓超案、黃梨洲海外慟哭記、記舟山事也。其自序云、「當此之時、諸臣之默默、無所用力、俯首而聽武人之恣睢拚棄」蓋彼時諸志士在舟山者、實無從參末議、以救顛危、故梨洲已以去年乞假歸、而先生亦去、非以危禍將至而取巧規避也。又案、祭王侍郎文云、「辛卯年九月、璩少子自舟山來、聞先生授命於七月廿六日。是璩將去舟山未盈月而先生死矣。」據此可知先生之去舟山、在本年六月杪或七月初。

八月、清兵陷四明山寨、兵部侍郎王翊被執、不屈死。

答田犀書卷八葉十三云、「中秋爲知友王侍郎完節之日、慘逾柴市、烈倍文山。僕至其時、備懷傷感、終身遂廢此令節。」答野節雜帖(卷十二葉十四)云、「十五日爲知友王侍郎殉忠之日、此日不喜接見一客、亦不至於談笑。」啓超案、侍郎實以八月十三日就義、先生在遠未審耳。啓超案、王侍郎爲先生生平唯一之知友。今據黃梨洲四明山寨記、海外慟哭記、全謝山鮚埼亭集王公墓碑及本集祭王侍郎文略記其行實如下。王翊字完勛、浙江慈谿人、從居餘姚。監國二年丁亥、與同縣王江舉兵於沿海、爲黃斌卿內應、斌卿攻甯波、不克而去、翊遂入四明山、結寨以屯。黃宗羲以所部世忠營餘卒屬之。戊子三月、破上虞、殺虜官、斷東大嵐。時馮京第、張煌言等皆秉兵於寨、而翊軍最强、蔓延四明八百里之內、殷爲

五營五內司、王江則事主帥、勳分營室、人皆樂輸、翊計天下不能無事、欲待諸數年、以爲中原虜。己丑六月、魯王次健跳、就拜翊河南道御史。庚寅三月、翊朝行在、拜部御史、旋陞兵部左侍郎。清人遣招降、翊辭其使。辛卯、清將攻舟山、恐翊襲其後、乃先以全力攻寨圖之。數月、寨兵降殆盡。七月廿四日、翊被執於北溪。清帥某欲襲絕命詩授筆於翊。翊其詩結句「平生忠憤血、飛灑於蕊肉」。書罪引筆擲帥面而出。清師將會定海、寨翊以待。每日從容東嚮、掠鬢修容、謂清人曰、使汝輩見此漢官威儀也。爲文自祭、並祭其侶。八月十三日、清師畢集、縛督隙錦訊之、翊坐地上曰、毋多言、成敗利鈍天也、汝又何知。清帥攢矢射之、劉某矢中肩、田某矢中頰、金某矢中脅、翊不稍動、絕其吭始仆。翊從者二人、掠之則跪而向翊。北人見之、皆爲泣下曰、非獨王公之忠也、乃其從者亦義士也。

是月、定西侯張名振奉魯王去舟山、次崇明。清兵猛攻舟山、安洋將軍劉世勳、左都督張名揚背城力戰。九月初二日、城陷。大學士張肯堂、禮部尚書吳鍾巒、吏部侍郎朱永佑……及世勳、名揚皆死之。鍾巒字稚山、號霞舟、武進人。永佑字閒玄、崑山人、皆先生之師、且嘗薦舉先生者。肯堂字載寧、號鯢淵、松江人、其與先生關係見前。三人事蹟、皆見海外慟哭記及鮚埼亭集。世勳、南直人、嘗薦先生。文集卷四致定西侯張公書云、「去秋之變、幼子至、知舟山被陷、落寒奉主上阻於外、宮眷及闔府俱自焚、可勝驚悼。」附定西侯來書云、「別後被虜窺關、三路並至、不意蕩胡以輕敵陣亡、虜騎遂得飛渡、不俟直搗、淞幸獲全捷、而孤城援絕、死守十日、竟爲虜所破、不俟闔門自焚、而全城被僇矣。」此即先生與張名振往復追逃舟山慘史之書。「蕩胡」者、阮進、名振部將、時封蕩胡伯也。

先生去舟山、赴安南。上魯王謝恩疏云、「辛卯年七月、預避虜難、從舟山復至安南。」旋適日本。有避地久居意、而日人鎖國正嚴、不許逗留。乃以一揭帖上長崎鎮官、略云、「辛卯歲十月日、朱之瑜謹揭、敝邑運當季世、奸貪無道、以致小民怨叛、天下喪於逆虜。使瑜蒙面而喪心、取尊官如拾芥耳。然而不爲者、以瑜祖、父、兄世叨科甲、世膺誥贈、何忍辮髮髡首以臣仇虜。然而不死者、瑜雖歷舉明經、孝廉、三蒙徵辟、因見天下大亂、君子道消、故力辭不就、不受君祿、而家有父母未窆之事、義不得許君以死。側聞貴國敦詩書而尚禮義、是以不謀家人、遁逃至此、不意來此七年、受辱百端。……今瑜歸路絕矣。瑜之師友三人啓超案、謂王翊、吳鍾巒、朱永佑。或闔室自焚、或賦詩臨刑、無一存者矣。故敢昧死上書、惟閣下裁擇而轉達之執政、或使瑜暫留長崎、編管何所、以取進止、或附船往東京、交阯、以聽後命……」

啓超案、此揭似不見省、故明年仍往安南。揭中云來此七年者、以初次來時計耳、非謂居七年也。

是秋、次子大咸來省覲。據致定西侯張公書及祭王侍郎文、知大咸以是年九月來覲省。上長崎鎮揭云「辛卯歲十月」、知大咸謁先生、當在長崎矣。

遺文　上長崎鎮揭卷三葉四

壬辰監國七年、永曆六年、清順治九年　先生五十三歲。

正月、張名振沈宸荃張煌言扈魯王次中左所。即廈門　尋移金門。

是年春夏間、先生在安南、患病甚劇。致定西侯書云、「直至今年四月、於交趾路聞勁定、即欲附廈門黃紫官船來奉慰、適爲劇病所困。」秋間、復過日本、旋即行。答林道榮之東武序云、「壬辰秋、復過日本、……而舟行甚迫……」

有書致張名振卷四葉一　敍舟山之痛、且言其家難。其末段云、「瑜飄零異國、止存一愁病之身、無可爲藩臺獻者。培植數年、相去萬里、今始有一言奉獻藩臺、得郡得縣、惟以得士爲先。所稱得士者、明古今、知興廢、直躬讜論、爲藩臺所敬而事之人、非僅讀書識字事藩臺之人也。得士則過失日聞、嘉言嘉猷日進、以此收桑榆之效不遠也。若止占望顏色、伺察喜怒、稱大美而道盛德者、則非藩臺今日之所急矣。」名振覆書、附見集中。除前文所引追述舟山慘史外、尙云、「敗軍之餘、尙思捲土、但慮勢力單弱、遂揚帆南下。正月已抵廈門、國姓公（鄭成功）眷顧殷殷、近在參贊軍營、明春三四月、必去舟山矣。」

鄭成功有書至、先生答之。答林道榮之東武序（卷十七葉四）云、「壬辰秋、復過日本、適當作報國藩及答定西侯兩書、病困不能握管……或有言林子能作小楷者、延之即至、授之草、即揮毫疾書。……」啓超案、凡集中稱「國藩」者、皆指鄭成功。據此序、知先生尙有書與成功往復、惜皆佚矣。

遺文　致定西侯張公書卷四葉一

癸巳監國八年、永曆七年、清順治十年　先生五十四歲。



正月、魯王次金門。

先生上半年在安南、七月至日本。甲午年祭王侍郎文云、「去年是日（七月廿六）、先生之家大胖瓊以是日至日本、次日始得登陸」。當十二月、復首途赴安南。據行實

甲午監國九年、永曆八年、清順治十一年　先生五十五歲。

正月、魯王次金門。

正月、先生由日本至安南。據祭王侍郎文。

三月、魯王以璽書召先生、書越兩年始達。書云、「監國魯王敕諭貢生朱之瑜、昔宋相陳宜中託論占城、去而不返、背君苟免、史氏譏之。蓋時雖不可爲、明聖賢大道者、當盡回天衛命之志。若恝然遠去、天下事伊誰任乎。予國家遭丁陽九、綫脈猶存、重光可待。況祖宗功德、不泯人心、中興局面、適過於晉宋、且今陝蜀黔楚、悉入版圖。西粵久尊正朔、即閩粵江浙、亦正在紛紜攀勤間、非若景炎之代、勢處其窮、故宜中不復、亦不聞有命往召其還也。爾矯矯不折、遠避忘家。陽武之椎、倘堪再試。終軍之請、豈竟忘情。予寤寐求賢、遜佇以待。茲特齎敕召爾、可即言旋、前來佐予、慨興事業、當資爾節義文章。毋安幸免、濡滯他邦。欽哉特敕。監國魯九年三月　日。」行實云、先生慎密自晦、其身蒙徵辟、雖門人未嘗與之言及。歿後、發遺篋、有匣局緘甚固、乃於其中得此敕。」啓超案、梨洲行朝錄魯紀年訖於監國八年癸巳、謂王以是年去監國號、此敕明有「監國九年三月」字樣、可正梨洲之誤。蓋魯王此時寄命於鄭成功、而鄭氏素不奉魯朔、故表面上或自去其號、然魯舊臣如張蒼水輩尚稱監國年也。

是年　月、張煌言、張名振、鄭鴻逵、鄭成功會師入長江、江寧震動。以上游李定國軍失期不至、僅耀兵而退。啓超案、據南疆繹史、是年張忠烈煌言軍吳淞、會張名振之師、入長江、趨丹陽、掠丹徒、登金山、望石頭城、遙祭孝陵、烽火連江、江寧震動。而上游有夙約、失期不至、乃左次崇明、俄復入江、掠瓜州儀徵、薄燕子磯、而所期終不至、師徒單弱、遂乘流東下、仍駐翁洲。據永曆實錄桂王紀及李定國傳、上年定國建議由東粵與鄭鴻逵、鄭成功會師。據五藩實錄、是年鄭成功發水陸師、應李定國於粵東。綜三書所記、則此役二張與二鄭相倚、而李定國議從中起、實光復一大機會也。魯王召先生、殆以二張之意、璽書中言「陝蜀黔楚悉入版圖」者、蓋永曆六年李定國、劉文秀等、次第克復湖南四川也。定國所以失期不至者、上年定國見偪於孫可望、已出奔、而敵兵且壓南寧矣。二張在遠、未之知也。

八月、先生設位於安南旅次、祭王翊、私謚曰忠烈、自稱知友、以吳鍾巒、朱永佑配。

是年、先生始得嘔血病(？)。祭王侍郎文一云、「殘病骨支離、十載不御女、而終年嘔血。」啓超案、先生嘔血不知確起自何年。見於集中者、自此文始。答野節問（卷十五葉七）云、「先生家國多憂、宜有嘔血疾。其不致性命之傷者、則在廿一年保嗇之功。」本年距先生卒年、則廿八年也。

遺文　祭王侍郎文一卷二十二葉一二

乙未永曆九年清順治十二年　先生五十六歲。此後數年間、政在鄭氏、奉永曆正朔、故不復記監國年號及魯王所在。

是年、先生似在安南。

是年、太師定西侯張名振卒於南田。遺令以軍屬張煌言。名振字侯服、南直隸江寧縣人。崇禎末、以台州石浦游擊起家。魯王監國、加富平將軍、間關奉王於浙閩間十年、至是卒。

丙申永曆十年清順治十三年　先生五十七歲。

是年、先生將返國、以意外之梗、折回安南。丁酉謝恩疏云、「去年委曲求濟、方附一舟。意謂秋末冬初、便可瞻拜彤墀、伏陳衷曲。臣數年瀕外經營、謂可得當以報朝廷、當與藩臣悉心商榷、不意姦人為梗、其船出至瀨口、半月而不果行、復次安南、憤結欲絕。」啓超案、讀此、知先生此數年在海外、日日有所「經營」。疏又云、「臣之翛然去國、跡似潔身、今謀之十年、方喜得當、竟欲恢弘祖業、以酬君父、以佐勞臣。」此中祕密如何、今無考也。

丁酉永曆十一年清順治十四年　先生五十八歲。

先生在安南。正月十四日、日本船至、奉監國特召之璽書。時已促裝欲於廿一日往暹羅、奉召後、乃暫留、擬候夏間附船往日本、再歸廈門。

二月、遭安南供役之難、被竊迫者五十餘日、與死爲鄰、先生逐日有日記。取「庶人召之役則往役」之義、名所記曰安南供役紀事。自序云、「媿我中夏淪胥、外夷闖位、天既不賦瑜以定亂之略、瑜何忍復生其任逃之心。是以遠播異邦、流離一十三載、間關瀚澥、跋涉百千萬端、庶幾天日再明、沈州復睹。乃忽有安南國王檄召、區區相見之際、遂爲千古臣節所關、不死不足以申禮、而徒死亦不足以明心、不得不親至其廷、往返辯折。況瑜大讐未復、又何肯輕喪於溝渠。故不亢不撓、以禮譬曉。國王之識習局於偏淺、而才氣頗近於高明、雖夫鴟張、極力爛其鋒、元臣辯口、無或措一辭。獨力支撐、四面讐射、逼勒有甚乎衛律、嗟歎無聞於李陵。雖十一日唐屬之鋒、不敢輕試、而三百年養士之氣、未得大伸。譴將逐日問答、行略、書札、錄爲一卷。芟其諸臣問難、嫌於繁冗也。隱其行間機務、爲彼慎密也。子卿以奉使困飢雪窖、洪皓以迎請流遷冷山、節烈尙矣。瑜則無所奉也、無所奉則不必記、然關於國也、關於國則不敢不記、因誌之曰安南供役紀事云」。今刪節原文而排比之、述其始末崖略如下。

當時安南國王爲黎維禔。安南當嘉隆萬歷間、(?)爲其臣莫氏所篡、至是已歷四世。莫元淸尙僭據高平。維禔起自支庶、(?)僅保有沿海數郡、(?)徐圖匡復、當時殆將傳檄討賊、思得一二中原文士供書記之役、以上皆非原文所有、啓超約稽年月情實、以舉其緣起耳。山中又無書參考、僅憑記憶所及、不審有錯誤否、容檢校。時先生寓安南之會安。疑即今海防。正月廿九日、其地方官名「該府」者、奉王檄、檄取識字之人駐箚彼地之中國官以先生名應。上魯王疏云、「中臣不顧國體、遂將臣名開送。」據此、知當時有華官在安南、此亦一史料也。二月初三日、「該府」忽來傳人、狀同掩捕。所捕共若干人、捕至、差官面試作詩寫字、先生不作詩、但書『朱之瑜、浙江餘姚人、南直松江籍。因中國折柱缺維、天傾日喪、不甘薙髮從虜、逃避貴邦、至今十二年。棄捐墳墓妻子、虜氛未滅、國族難歸、憒耄憂焚、作詩無取。所供是實。』「該府」令人看守、勢同監禁。先生度不能自脫、毫無賄囑求免之意。此時卽欲自裁、方不受其餘辱。又念愚人無知、謂是驚懼而死。故須至彼、死於國王之前、方得明白。親友來送者、皆與作死別。

如是者數日。至初八日、押送至國王所駐之地曰外營砂者。國王將傳見、彼中管理外人之官名「該艚。」當是

外務部長官之類。先生用「欽恭敕書特召恩貢生某」名帖拜之、且投以書、聲明不能拜跪。書略云、「之瑜託身貴國、誼同庶人。一庶人召之役則往役」、義也。但未諳相見大王之禮何如。承役而退、以不見爲美。所謂「君欲見之、召之則不往見」亦義也。之瑜出身自有本末、⋯⋯使僕僕參拜、倘大王明於斯義、必且笑之瑜爲非人。⋯⋯若突然長揖不拜、萬一大王留見、拜跪之禮、未察不拜之是禮、逆見嗔怒、必萬口同叱以和之。之瑜異國孤身、豈不立致奇禍。⋯⋯伏乞先爲申明、然後敢見。之瑜此情、必無一人敢爲傳達、不得已託之筆札、幸恕幸恕。」「該艚」入啓國王、即日命見、文武大臣雲集、持刀環立者數千人、傳呼迫促。先生及門不趨、徐徐步入。侍班大喝、先生不爲動。立致「名帖」與前帖同。同時被傳諸人皆拜舉、差官命先生拜、先生作不解狀。差官舉侍班之仗於沙中劃一「拜」字、先生即借其仗於「拜」上加一「不」字。差官牽袖按抑令拜、先生揮而脫之。國王大怒、令長刀手押出西行。先生毫無顧盼、揮手即行。以爲此去便殺、不知其押赴「該艚」所也。舉朝震怒、謂先生挾中國之勢、欺陵小國、共啓國王、誓必殺之。其夕、「該艚」遣醫官黎姓者委曲勸諭先生、謂『隻身至此、豈敢抗大王。顧誠不可拜、又不敢畏威越禮』。黎謂、『不拜則必殺、此間殺人極慘、何不自愛至此』。往復再三至夜分、先生厲聲曰、『來時已與親友作死別、非至此方拌一死』。先生次日黎明起、自取牖下水洗沐更衣、撮土向北拜辭訖、囑同行陸五、斥賣寓中物償夙負、語黎醫官曰、「我大明徵士也。⋯⋯以虜變遁逃來此、誼不可拜王、是以不拜。⋯⋯死後料爾輩不敢收骨、如可收、乞題曰「明徵君朱某之墓」。」時交趾通國大怒、磨厲以須、即中國人亦無不交口唾罵、惟日本諸人嘖嘖稱奇耳。「該艚」復呼先生面問「徵士」云何、且云言語不明白、授紙筆令寫。先生自述履歷大概、或書或語、談笑而道、了無驚怖。「該艚」回顧其妻曰「好漢子。」

自此後十日間、國王一面派人往會安祕密訪察事實、凡五次一面逐日殺人於先生寓西、莫不先梟其首、次將

骨肉爲醬、筋骸腸胃拋散滿場、烏鳶犬豕競來啖食。惟務張威以屈先生、「該艚」復屢次利誘威逼、先生惟巽詞拒之。然自十五以後各官來見者皆深致敬禮、有稱先生爲「太師」者。惟會安之「該府」憤甚、百計必期殺先生。

國王黎維禔雖不知大義、然頗好名。既無名色、不便擅殺。十九日、忽致先生一書、令仕於其國。（中有太公佐周而周王、陳平在漢而漢興等語。）先生復書謝之、略云、「瑜徒以天禍明室、遁逃貴邦、苟全性命、別無他圖。如曰中華喪亂、遂欲委質於貴國、皇天后土、實鑒此心。大王不以無禮誅之、而復以此傷義士之心、是猶與於殺之矣。……」國王書遣其元臣齎來、先生即席答之。元臣年八十餘、爲彼國重望、見先生極謙謹、如見其王。

二十日、代安南國王作答某將軍書、又作一討莫氏檄、(?)是即所謂供役者也。蓋其事名正言順、故先生亦樂爲屬草云。（答書略云、「……撫茲社稷丘墟、八民塗炭、爲新之纂竊四世、群陵之衆事幾人。……比得秘函、不禁手額。……梁國反周、爲唐汾陽、殲安誅史。方之今日、豈識古人。但何無忌酷似其舅、劉下邳豈非人傑。凡我同盟、皆宜共齋。……」討賊文節略云、「某人者、地實寒微、心懷梟獍、潛發牧圉、何不類於浙渭之秦非。怙寵矜功、遂自比於逐戎之猜仰。……晉陽興甲、本不爲臣子之美名、而喜城誓師、正不忍於君父之幽遐。……」啓超案、自此後九年、安南莫氏滅、黎氏復國、其功或即基於茲役。自序所謂「行間機事、嘗彼微密」也。）

安南君臣雖禮敬先生、然欲羅致之心益切。此後一月中、終不肯放行、勢同軟禁、而供張優渥、訪問不絕。中間「該艚」奉王諭爲造府第、令接取家眷。先生答云、「去家十三年、絕無婢妾、何有家眷。瑜役畢告歸、必不留此、甲第何爲。」

四月廿一日、先生以書辭別國王。勗以戡亂事定之後、宜興學校、習禮義等語。遂行、返會安。

嘗安南人洶洶欲殺之時、先生自分必死、乃於二月十七日草一上魯王謝恩疏、以當遺奏。（謝恩疏敍茲事經過、略云、「二月初

（三日、安南國王於該管衙門內、檄取一二知文義字之人、謂前去當一時之役。當事得膽要、中臣不念國體、遂將臣名開送、立遣登舟。來人不知、多為臣慶幸。臣與平日往還諸人、已作死別。初八日、至國王屯兵之所、曰外營砂。先見該艚〈官目名〉、手發一書、臨見國王、臣具一「欽奉敕書特召恩貢生頓首拜」名帖。臣屢被詔敕、在國家為徵士、與尋常官員不同、何敢俯除異廷、以辱國典、故長揖不拜者、禮也。國王不知是禮、怒欲殺臣。臣毅然竟行就戮、毫無顧盼。遲遲該艚令人往復勸諭、臣言意懇、臣志意堅、夜分不已、終無一字游移。次日辯折、仍前。該艚云「好漢子」。十四日、復遣人來慰臣恤臣、得臣一拜即止。臣對如初、但言「讀書貫書所學何事一而已。至今十日、其怒未衰。忌臣者多、料無生理。臣恐一時白刃加頸、不及拜疏陳情、將始末緣由、上塵[illegible]聯、臣即令笑入地矣……臣拜疏後、靜聽一死、別無他說……十日之內、逐日殺人、莫不先梟其首、從而臠肉、灌於夷風、慘對、惟以暴威示、知草菅、使臣驚懼。臣死之後、骸骨無敢收取、自為鳥鳶犬豕之所咀嚼。臣亦不憂、伏願主上為國愛身、為國愛人……監國魯丁酉年二月十七日、恩貢生臣朱之瑜具」。）

先生雖返會安、然行止仍不自由、欲應召歸而不得。兼以旅舍被盜、貲斧蕩然、幾於餓死。先生復有上監國魯二疏言其事。（略云、「四月廿一日、臣聞客寓被盜、謁歸會安……至今〈該國王〉尚未親見、又不明旨遣行、臣目擊歸舟、血枯腸斷。況貲裝俱竭、肘見履穿、僅堪遁逃、伶仃孤苦、肌膚憔悴、形容枯槁、遺日如歲。若至明年此日、誠恐骼骨支離、久填溝壑。況乎光輔主上、大業中興、主上必不忍棄年於外、乞敕臣〈案指鄭成功〉明旨索取、彼必不敢再復挽留。臣坐則寢處、行則忽忽、不知其所往、率草疏再陳……監國魯丁酉年五月二十七日……」）拜疏後、連日嘔血不止。（據供役紀事）

啓超案、此事在先生全生涯中、如颶風一度來襲、瞥然而逝。然先生方正强毅、鎮靜溫厚、諸美德皆一一表現、實全人格之一象徵也。故備載其始末如右。

是年下半年、先生仍在安南。八月、在安南旅次祭王侍郎。

遺文　安南供役紀事　投安南翁該艚書（附見紀事中）　復安南國王書（同上）　代安南國王答書（同上）　又節略（同上）

堅確賦（同上）　榜示安南文武大小臣工（同上）　辭別安南國王啓（同上）　二月十七日上監國魯王謝恩疏（卷三叢二）

五月二十七日上監國魯王疏（卷三叢二）　祭王侍郎文二（卷二十二叢三十）

戊戌（永曆十二年　清順治十五年）　先生五十九歲。

是年夏、先生又至日本。據行實 九月、在日本旅次祭王侍郎。據祭文。啓國案、先生祭王侍郎、例以中秋日、此在九月者、殆到日本、而不獲登岸也。已又答安東守約書、有「去夏附船、因守舟中」語可證。

十月、日本人安東守約介完翁以書來問學、執弟子禮。啓超案、安東守約爲先生在日本講學之第一關鍵人、今於其始來學之歲月、詳考如下。（一）據文集卷六有答完翁書云、「得尊札并貴相知安東省庵兄手書……何執禮過謙如此……一讀其書、已知是實、關自層……」又卷十二有與完翁雜帖云、「貴相知省庵兄、見識超卓、非凡豈所得比擬。不謂此中崛起、乃有如此異姿。」可見安東之得事先生、全由完翁介紹。（二）此一書一帖、集中皆不記年分、知其爲本年者、帖云、「明正當往見國藩（案、指鄭成功）」又云、「倘僕明年六月掛來。」書云、「十九日准行……一時會卒不備答（案、謂安東書未及備答）但貽一名帖致意、統俟到閩後、備書奉答。」知此兩條爲同時先後所發、而其事在先生入閩歸鄭成功之前一年、即本年也（詳次條）。（三）文集卷九之答安東守約第一書、實爲先生與安東最初通信。中有「十月十七暮、得輪發。」「執禮過謙」、「改行期於十九日」、「不肯到此會館未寧」「擬明夏備來貴國」等語。此書發自廈門、即所謂「到閩後、備書相答」者也。其情節與答完翁書一一符合。（四）答安東書又云、「與人爲善之誠、迫於飢渴、十四年惓惓切、而今一旦意外遇之。」先生自乙酉始至日本、至是恰十四年。故知此書必作於本年、而本年實安東受業伊始也。

鄭成功相招、先生赴之、文集卷六答明石源助書云、「前年至廈門、赴國姓之召。」據此、知入閩由鄭氏相召。釋澄一及安東守約助以資斧。十月十九日、從長崎附舟歸廈門、以後事託日人完翁。答完翁書云、「別後匆匆、無時寧息……十七日暮、方得澄一……三十餘金、又聞十九日准行……安東省庵……錫之以金……弟何人斯、乃承其睨……俟到閩之後、備書相答耳……弟此行附舟、篤之船主謙虛之極、昔語無照、弟恐舟人別有不良者、爲是彼人心險（案、指清廷）、隻身遠涉、誠恐一旦有不測之事、不明不白、若到彼平安、弟即乘速寄聞。倘有不可知、如弟所料、以兄翁萬勿默默付之、留此書爲證可也。弟舟中出入必謹、又不飲酒、必無自失、惟兄記之。」啓超案、通全集以鈎稽先生行蹤、其由日本附舟直接入閩、應鄭成功召、返國從軍北伐之一次耳。北伐在己亥五月、先生之歸、宜在數月前。此書言十月十九行、則在本年無疑也。書中及安東守約、而在閩答安東書言啓行月日、正與此書合。彼書又有「十四年」之語、參伍勘證、則先生本年十月十九日歸國之事、可以斷定。又案、答完翁書「憫憫然於舟中變故、」可想見當時清廷對於海外亡命客伺察甚嚴、先生身蹈虎穴、不能無戒心也。又案、完翁姓名待考、書中稱貴國、知其必爲日本人、其人殆先生在日本最初之友、極敬愛先生、故書中皆心腹語。又案、釋澄一亦中國遺民遁跡空門者、先生七十歲時、尚有書與之、姓名待考。

是冬、先生在廈門。有答安東守約書、表示欲昌明儒學於域外之意。其略曰、「……來書有不可草草率復者、

一者執禮過謙。二者足下立志砥行、慨然以聖學自勉。……漫作游辭讚揚、……甚拂足下遠來下問之意、而深絕貴國眞實上達之機。得罪於足下者一人、而得罪於日本通國者萬世。瑜則何敢。……貴國山川降神、才賢秀出、恂恂儒雅、藹藹吉士、如此器識而進於學焉、豈孔顏之獨在中華、而堯舜之不生於絕域。然而亘千古而未見者、……正以不學之故耳。不學……爲弊有三端。岸然自高、栩然自大、而恥於下人、一也。在日本者不自安其分、在中國者常欲求其疵、斷揵於口頰、二也。懸蔽於他端、而希必不然之獲、老死而不悟、三也。……雖然中國之人亦有罪焉。向者中國有禁、無敢聯出。其來者非負匿姦販、則漁釣篙工。偶有人士來游、而學行不兼、況有全全背戾者。……聖賢踐履之學、中國已在世季、宜乎貴國之未聞之也。今足下感憤奮發、率德厲行、……以此躬行、以此淑世、……此誠貴國之開闢而首出者、……元定眞吾老友、而乃謙以自牧、退就弟子之列、然而不敢辭者、亦有故焉。學術之不明、師道之廢壞、亦已久矣。……不肖性行質直、一無所長、惟此與人爲善之誠、迫於飢渴、十四年惓惓望切、而一旦意外遇之、其敢阻進修之志哉。……」（啓超案、此書爲先生講學發軔、特錄其崖略。原文甚長、此不及四之一也。）

遺文　祭王侍郎文三（卷二十二葉四）　與完翁雜札（卷十葉九）　答完翁書（卷六葉九）　答安東守約書（卷九葉八至十）

己亥（永歷十三年　清順治十六年）　先生六十歲。

五月、延平郡王招討大將軍鄭成功、兵部侍郎張煌言會師北伐。六月、克復瓜州、鎮江。傳檄郡邑、江南北相率來附、得府四、州縣二十四。金陵且議降。七月、師以驕懈爲敵所乘、敗績歸。

先生初至廈門、即大失望、始終未謁成功。從軍北伐、主建威伯馬信營。（據別傳）軍中有書與安東守約述其經過。

其略曰、「冬春之交、兩次附書定應久塵記室。案、多聞書、即前所節錄者也。春間書、檢集中未得。此時遠近傳聞藩臺案、指鄭成功。不以推賢進士爲務、則是興復之志不堅、而立業之基不廣。志切興復、而棄賢才、是涉大川去舟楫也、其何以濟哉。故遂慨然欲從思明復來貴國。案、永曆十年閏五月、改廈門爲思明州。見黃梨洲國姓始末。……後藩前有三四故交、遣舟來迎。……遂住其舟檣去駐數月間、雖日與藩臺艫舳相銜、詎不以一刺通名字。或有美言勸行、瑜必婉辭謝卻、自安愚分而已。案、答明石源助書云、「前年至廈門、赴國姓之召、見其將吏及寄居縉紳、皆佻達自喜。不佞知其事必無成、故萬里趨行、不投一刺而返。不幸果無所濟。」六月七、八、入南京、兵圍瓜州、十七早即破城。滿夷斷頸折股、虜馬截傷驚馳、浮屍積野蔽江、束手就縛、遠近稱快、驩聞若雷。逆虜扼江而守、列炮如星。馬玉老擐甲直衝、一鼓登陣。案、玉老即馬信。賜姓始末云、「丙申（永曆十年）正月、台州北將馬信納降於舟山。二月、降將馬信抵廈門、謁成功。」即其人也。虜騎所稱獷悍驍雄者、殲夷殆盡。大曾管効忠按、清提督也。最爲桀黠、喙息鼠竄、惟恐不前。廿三日、鎮江開門納降、市肆不易。然而紀律時有未嚴、上情不能下究、有識蚤已憂之。從陸無救焚之策、候風有師老之虞。藩臺似謂虜在目中、徒使英雄頓足耳。七月初八、九至南京、其下驕而不戢、渙而不萃、中有一二要人、案、當指余新輩。剛愎貪忍、狃於小勝、不用上命。舍其瑕、攻其堅、不離之使分、反慢而使合。徒效姚萇之覆羌羯、不念苻堅之潰合淝、遂爾一敗至此。雖死何足以贖罪。上游則豫章、江黃、迤北則淮揚、廬鳳、萬目以待王師拔於水火。輸糧運米、會同有繹、送印納款、懼於後期。民心思漢之誠、於茲大驗。一旦辜負之若此、直可大慟。今退守舟山、浙、閩、意在重來。若能自怨自艾、深思前過、則轉敗爲功、直唾手間耳。……瑜欲附船仍還貴國、往見主者馬玉老、一見奮辭、責成大義。瑜十五年間關困苦、原有本情、遂乏一時權宜之說、暫留旬月、約以明夏復過長崎。……」結埼亭集張蒼水（煌言）神道碑云、「……五月、成功會公於天合……公以所部爲前軍、向瓜州。……（清）操江都御史朱衣祚被禽。明日、成功至城中、（清軍）出戰不利、提督管効忠走、攻城克之。議師所向、成功欲直趨江寧、公請先取鎮江、成功恐江

虜之來援也。公曰：晉但以偏師水道薄觀音門，彼將自守不暇，何援之為。成功即府公行，未至儀真五十里，士民迎降。六月二十七日，成功來告鎮江之捷，公兼程晝夜進，次日抵觀音門，而致書成功，請以步卒趨行赴白下。時江督郎廷佐懼甚，慮成功猝以水道來……七月朔，公哨卒七人乘虛入江浦。初四日，成功水師方至。次日，公所遣別將以蕪湖降書至，成功謂蕪湖為江楚往來之道，請公往扼之。公頗以成功年少恃勇為憂，欲留軍中與之共下江寧而後發，辭之不得，乃至蕪湖，相度形勢：一軍出溧陽以窺廣德，一軍鎮池州以遏上游之援，一軍拔和州以圖采石，一軍入寧國以遏東道。休歙諸城，大江南北相率來歸，其已下者徽州、寧國、太平、池州四府，廣德、和、無為三州，當塗、蕪湖、繁昌、宣城、寧國、南寧、南陵、太平、旌德、貴池、銅陵、東流、建德、青陽、石埭、涇、巢、含山、舒城、廬江、高淳、溧水、溧陽、建平二十四縣。初，公之至蕪也，軍不滿千，船不滿百，但以大義感召入心，而公師所至，焚止抄掠，父老爭出持牛酒犒師，扶杖炷香，望見衣冠，涕泗交下，以為十五年來所未見……公所至城邑，遺臣故老赴見者，角巾抗禮，撫慰懇至；守令則青衣待罪，考其政績而去留之；遠方豪傑，延問……策書勉以同仇，多有訂師期而去者，日不暇給。於是徽州降使方上謁，而江寧之敗聞至。初，公貽成功書，以師老易生他變，宜遲諸將分取句容、丹陽諸城邑，如白下出援，則首尾夾擊之；如其自守，則堅壁以待，俟四面克復，收兵日至，白下在掌中矣。成功以累捷，又聞江北如破竹，謂城且夕可下……命八十三營牽連立屯，安設雲梯、地雷，並造木柵，而（清）蘇松總兵梁化鳳等以馬步兵相繼至，浙之駐防軍亦來援，長壘入城，莫之過者……軍遂大潰……公之謂信也。以為雖收未必遂登舟，雖登舟未必遂揚帆，雖揚帆亦必入鎮江以圖再舉，故彈壓列城，戒不使諸將知，而更貽成功書，以為勝負兵家之常，乞益百艘以相助。不意成功並撤鎮江之師而入海……」啓超案：謝山此文，對於茲役之功罪最能說明，足與先生致安東書相證，故節錄之。

陽九述略云：「己亥年，同國藩入長江，南京未下，兵律尚未嚴，而江右、江北、蘄、黃、漢、沔已雲合響應，翹首而望時雨，即家室妻孥、軀命事事可捐，而惟望大明之光復，民心之迫切亦甚可憐矣……瑜身在行間，親知而灼見，日與各處士大夫相接，已自與耳食而塗說者不同，況瑜又拳拳懇懇，寢寐飲食於此者哉。有人焉，果能以仁義之師，過之枕席之上，而又雷厲風行，譬則鼓洪爐以燎毛，決衝波而漂炭，咄嗟而辦耳。然而萬有一慮者，即以己亥之秋故也。攻城不能拔，而去之如敝屣，使天下戴香盆、供餽餉之父老人受毒痛，海上之師恐不復取信於天下矣。然國藩入江之初，有識者已先策其必敗矣……前日南都之敗，乃閩師之自潰，非虜能勝之，何得藉為口實也……」（啓超案：右兩文為窺江之役重要史料，且可見先生志事，故具錄之。）

其年春、次子大咸來省覲於廈門、相從軍中、六月卒。與陳遵之書（癸四）云、「己亥春、咸兒至、纔聞動定。」又云、「咸兒即於此年五月十七日患傷寒、五日而熱除。弟禁其飲食。次日虞氏之母昌言曰、「老相公沒主張、如此熱天、久不進食、必致不起。後生强旺、必不能堪。」此時賓客如雲、弟出見客、而竊以稀粥餔之。是夕、即復熱喘急、一夜而亡。弟老年失壯子、更覺伶俜孤詫。苦極」他山、未知存毀。」啓超案、大咸己亥春來覲、其時、先生決當在思明。五月十七、計當隨馬信督在瓜州、鎮江間、時方興勝、軍書旁午。故云「賓客如雲」也。

是年冬、先生復至日本。安東守約等挽留永寓、並爲奔走當道乞破禁例許久留。行實云、「先生於是熟知輿地不可復、敗將不可振。若處內地、期不得不從清朝之俗、毀冕裂裳、髡頭束手、乃決蹈海全節之志、以明年己亥、又至日本。先是、筑後柳川有安東守約者、欽其學植德望、師事之。深體先生忠義之心、知其歸路絕、宿望沮、固請先生留日本、先生從焉。乃與同志者連署白長崎鎮巡、鎮巡許之。」

先生未定居時、有答安東守約兩書。其一云、「異國遠來、誠望與足下商榷今古、爲古今盛事。抵岸遂聞貴國主尚在江戶、便已搤腕。」啓超案、「貴國主」者、蓋後侯也。反發來緘、復知足下以國典攸關、不能出境。啓超案、日本德川時代制度、各藩士庶非奉命不能出境、直至維新前猶然。此是國家憲章、豈容踰越。但援諸鄙人、大拂初意矣。雖然、使不佞與足下相與有成、寧惟問學一端而已。將大明與貴國世世和好之緣、而貴國文明開闢之機、均於此基焉。所係豈不重且大、誠非人力所能爲也。若本船在此過夏、須九月始發、尚有相會之期。儻四月終即行、雖奉貴國主明示、亦何可及。且不佞旣回沙埕之後、或東或西、必求一所立定脚跟、以待天下安。安能泛泛作水中之鳧、頻頻漂泊耶。……去夏附船、困守舟中、十月後亦何能有此便船、容不佞孑然一身、兀坐守候也。後會之不可期、亦甚明矣。……足下天挺之豪、惟在能自得師、又何必獨在不佞哉。足下師生之稱、向時猶不敢遽受、欲待晤時定之。或師德、或師學、必有所指而後敢承。今旣不可得見、不敢復辭、疑自外於足下也。……」其二云、「承教殷勤、自非虛飾、國典載在、誰敢或踰。其過與不過、皆天也。天或有意爲明爲日本、後會亦未可知。不必以此爲憂念。……不佞欲與

賢契講究針砭者、身心性命之大、動關中國、日國千年之好、豈區區人力所能爲。欷歔之際、仍爲慰藉。……嘉、隆、萬曆年間、聚徒講學、各創書院、名爲道學、分門別戶、各是其師。聖賢精一之旨未聞、而玄黃水火之戰日熾。高者求勝於德性良知、下者徒襲夫峨冠廣袖、優孟抵掌、世以爲笑。是以中國問學異種子幾乎絕息、況乎貴國素未知此種道理、而又在稂莠桀桀之時、獨有嘉禾油然秀出於其畔、亦甚可危矣。賢契慨然有志於此、眞千古一人。豈以華夷、古近爲限。惟極力精進以卒斯業、萬勿爲時俗異端所撓也。……丹心相照、不佞亦具有雙眼、獨恨不得面佈。近日船頭方圖此、緣之所至、亦未可期、即行亦當在來月初旬。……」啓超案、此二書有關於先生講學旨趣及其行蹤、故節錄之。據軍中與安東書言「約以明夏復過長崎」、則其重來似應在來年庚子。然行實明書本年已亥、當有所據。此所錄第一書有「去夏附船困守舟中」語、若其書作於庚子、則「去夏」應指本年。時先生方在瓜州、鎮江間、安得有附船困守事耶。故當從行實、以重來屬諸本年。殆聞師敗後、先生隨馮信等返廈門、確見諸人不復足與謀、故遇船便行耳。其抵日本當以歲杪、故所附之船在彼過夏與否、尚屬疑問。右所錄二書、其第一書必爲本年所發、第二書則當在來年春末。蓋此數月間、安東等奔走當頗費力、始得許留矣。又案、與孫男毓仁書云、「日本禁留唐人已四十年。先年南京七船、同至長崎、十九富商、連名具呈懇留、累次均不准。我故無意於此。乃安東省庵苦苦懇留、展轉央人、故留駐於此、是特爲我一人開此厲禁也。」此文敍留寓日本之經過最明。然則先生從前屢至日本時、作何安頓耶。讀集中初期信札、屢有「戢冬戢春」之語、抑不解所謂。細繹情節、似當時海船之至長崎者、在冬春間碇泊時、其船員及搭客可以登岸暫住、隨船出港、謂之戢冬戢春。過此期、則並登岸而不許、故有「困守舟中」語。先生前此殆在此等狀態之下、往來濟泊於日本耶。此當求諸彼域掌故、未敢臆斷也。

遺文　與安東守約書卷九葉一〇、春之文云云。冬答安東守約書卷九葉十〇、圖遠來云云。異

庚子 永曆十四年 清順治十七年 先生六十一歲。

是年春、先生仍溷跡商販、在長崎「戢春」、夏間將循例被逭。答安東守約書（卷九葉十二）云「……數日內當事促行甚急、奈何不肖無寸絲尺帛、亦與諸商賈貿往來、眞大可笑耶。……僕終不能得一晤、則此來似爲徒然悵惘無極。」啓超案、此當是留事未定以前答安東之末一信。卒以長崎鎮巡黑川正直之建議、經薩

摩侯鍋島直能同意、得朝旨許留。啓超案、與小宅安之書（卷十一葉十三）云、「僕之留於此、出之黑川丹波守之意、稟自御老中（官名）、稟之上旨、而後得留」、是留之建議在黑川也。卷六葉五、有答長崎鎭巡黑川正直書、玩其語氣、蓋甲辰年所發（見下）、而據書中語、則黑川任此職已十三年、故知丹波守即正直、時方任長崎鎭巡、而先生於辛卯年上長崎鎭巡所揭上書者、亦即其人也、殆黑川彼時已心敬先生、至乙因安東等之請、而奮然盡力贊。又案、與鍋島直能書（卷六葉二）云、「昨年果蒙破格留止、慰藉加隆。」是留事又得鍋島主持也。鍋島爲薩摩侯、長崎爲薩摩領土、其必經此程序也、固宜。實當時一破格之舉也。與陳遵之書（卷四葉二）云、「弟飄流無已時、近亦留住日本。日本國之禁、三十餘年不留唐人、留弟乃異數也。」

冬間、在長崎賃廡定居。答釋斷崖元初書（卷四葉八）云、「僕以中國喪亂、往來播蕩、流於波濤中者十七年。去冬方得暫借一枝棲息賃廡。」啓超案、據「十七年」語、知其書發於次年辛丑、據「去冬」語、知本年冬乃定居。自此遂流寓日本以終。

當留事未定時、完翁宗先生爲文頌美長崎鎭巡、先生拒之。以書陳其義於安東守約、其略曰、「完翁傳鎭公語、索不佞履歷、并索敕書。此是鎭公詳愼處。即將履歷草上一冊。……完翁又命作文頌美、不知作文自有時候、自有體局。……君子一言不智、喪其終身。……不佞居身本自淡泊。鄉長老每言總角時志概、不佞已不能憶矣。自弱冠以來、則未之或改、豈今墓木將拱、一旦喪其所守、人品即不甚高、然頗立之於萬死一生之際、刀鋸臨之而不怵、寘祿餌之而不回。……何乃多爲蛇足以亂人意。數日來刺刺不休、使不佞進退維谷、茹吐皆難、統容而時詳細斟酌以定行止。若欲不佞作妾婦眉目、隨人俛仰悲歡、則不須於此間生活也。若曰免我於刀俎、鼻孔便當隨人牽掣、失之更遠矣。」啓超案、完翁爲介紹安東來學之人、想其時必爲先生留居事熱心奔走、其人殆好善而無識者、欲先生稍自貶以促成所事、不知觸先生伉直之氣、發決裂以去矣。觀「斟酌定行止」之語、知其時留居事尚未定也。又案、鎭公即黑川正直、其人蓋眞能敬先生者、先生亦深許之。然此時聞完翁之勸、即凜凜若觸逆鱗、此最足以表現先生壁立千仞之人格也。

先生既留、長崎鎭巡黑川正直備致敬禮。與安東守約書（卷九葉二）云、「前月初四日、謁黑川公、方得久談、晉辭款曲、送迎致恭、自坐當戶、執謙極矣。謂「惜乎不知文理不

得時延談論、暇時將論語一說爲妙、來時須攜一通事來。」謂「節且業人交遭之日、不侯不當往、不當與長崎人同也。惟暇時時嘗一顧。」……」啓超案、然此略可見黑川爲人、其欲請先生講論語、可見日本當時士人夫之好學虛心。

是年秋冬間、安東守約自柳川來長崎、脩謁。與安東守約書（卷九葉二）云、「揣儀公之意、似甚欲得賢契晤談、而不佞亦欲賢契相見。……」又（卷九葉三）云、「昨僕价至云、「賢契意欲至崎、苦於手中不足、欲不來、則又恐不佞見怪。」……是賢契之於不佞猶有未能盡知之處也。不佞之心光明如皎日輝月、自信無纖毫蒙蔽、而與賢契相信如金石、乃猶遲疑勉强、復作此慮耶。……萬萬俟其便而爲之、不可勉强也。」今雖確者卷十二葉三十四又有與安東雜帖云、「完翁云、賢契欲過重九方來、極爲有見。」啓超案、玩此兩書語氣、當在本年夏秋間。安東究以何時初次進謁、然則安東之來當在秋冬間矣。與孫男毓仁書（卷四葉六）云、「省庵每年兩次到崎、一次費銀五十兩、二次非一百兩。省庵先生之俸盡於此矣。」當時出境（由筑後國之柳川到肥前國之長崎）既不易、而川資所費、又如此其鉅、無怪安東之不易一行也。

遺文　答安東守約書（卷九葉十一、）來欲殷勤云云。　又（卷九葉十三、）如孫昨日來云云。　又（卷九葉十二、）佳作二本云云。　與安東守約書（卷九葉二、）前月初四日云云。　又（卷九葉三、）昨健翁至云云。　與安東守約雜帖（卷十二葉三十三、）完翁云賢契云云。　答安東親清雜帖（卷十二葉三十二、）親清、守約之父也。守約來謁時、有書帶呈、先生答之。

辛丑（永歷十五年、清順治十八年）先生六十二歲。

是年七月、緬會執永歷帝獻吳三桂軍。明年四月、帝遇弑於雲南、明亡。啓超案、明末帝雖遇弑、然臺灣鄭氏仍守永歷正朔、至先生卒後之二年乃亡。故本年以後、仍紀永歷、從先生志也。

是年、先生在長崎。

新春、有與安東守約書（卷九葉二）云、「小橋送別、近在目前、徂冬及春、捷於隙駟、歲序維新、景物明麗、卿士大夫以及庶人、無不以爲喜。惟學者則以爲懼。通計舊年之功、未見大有所進、而瞬息已增一年。設使歲歲如茲、百年

止是鄉人、何時可以及舜。……」啓超案、此書年月雖難確考、但決當是安東初謁辭歸後之第一書。先生與安東論學書甚多、不能具錄。錄此以見當時師弟間相與切磋期許之一斑也。

先生既絕望於光復、有浮海終焉之志、有書答安東守約（卷九葉十五）云、「此後謝絕人事、可作自己工夫。」又云、（卷九葉五）「但欲覓數畝之地、住此灌園、頗足自給、不交王侯、不涉世趣、賢契來則相與尙論古人、考究疑義、酌酒談心、更無餘事。」

先生旅況窘甚、借貸於商船及僑民中之親故以自活、思斥賣故鄉恆產而未能。安東守約綢繆供給、請割祿入之半以奉、先生苦辭、安東固請、卒勉許之。行實云「先生流離屯蹇、四海空囊、孤身羈然、不能自支、守約乃分祿奉其半。先生辭以過多。守約曰、「先生實有以奉教朋友之急者。古人稱師與君父、所在致死、況其餘哉。然則義當悉獻年俸、自取其三之一。然辱愛之深、恐不許之、故今取中、以分其半。若非其義、非其道、則奉者受者猶之匪人。老師高風峻節、必不受不義之祿、豈以守約之所奉、爲不義之祿乎。守約百事不如人、惟於取與、欲盡心以合理。若拒之、則以爲匪人也、豈相愛之道哉。」先生重辭以心不安。答曰、「守約爲生豐於老師、於心安乎。縱使傾家奉之、志則在矣、雖以致久、故酌其宜以中分之。有餘則不在此限、不足則亦不必如此、顧不過慮也。……」先生知其志不可移、乃許其所請。」答安東守約書（卷九葉十六）云、「今月接兩書、惓惓以不佞貧用乏絕爲憂、轉託令親友爲之通移、此賢契用情過厚、日夕留神、故至於此。今不佞未至匱乏、即或匱乏、尙有一二新眷、緩急可移、祇恐其八月當行、又多一番轉折、故且遲遲。若王民則船及鄭做老、且暮間到崎、則不煩清思。已那借完局、尙可至九十月、俟新米出、價之若明年、便與今年不同、無他大費。」又（卷九葉十七）云、「九月廿三同日到三書、切切以不佞之貧困爲憂。不佞故通以示人、使知賢契之盛美耳。……然而買契賢過矣。不佞之爲此者、亦料必不至於凍餓而爲之。若料其或至於凍餓、而復須賢契之棚益、通借、則不佞從前之所爲、亦不如此矣。……今年雖借銀七十八金、亦自易慮。現有應允者矣。不佞總查家中、現在之物、其可以斥賣者、可得六百金、賤售亦可得五百金。明春王民則、林德庵二兄、若至、通移一二百金、亦自無難。若不佞明年光景、止於如此、俟新鎮公行後、則杜門不交一人、所有僮僕、盡行遣去、若有弟子可敎者、令渠爲我服勞、亦如以果易器之理。無則躬自炊汲、乃道不行之常理。豈足辱賢契。賢契自奉極其節儉、而以供不佞奢華之用、不佞尙有人心乎。以無人心者而爲之師、亦已失人矣。……」又（卷九葉十三）云、「賢契之於不佞、此古人盛德之事、絕非今世薄俗所有。……但中分其祿、以贍不佞、不佞當之、內媿於心。故欲關十畝之園、抱甕灌之、在長崎輻轉之地、足以自給。若在他所、借之而後足。附納官糧之外、衣食自有餘饒。在不佞有桑者閒閑之況、於賢契有師友麗澤之益、奉爲可久。傳至彼之

世及吾與爾子若孫、均足以爲美談、故相斟酌如此耳。非故作辭讓之套、亦非權賢契之所受者義乎不義乎然後受之也。……」與孫男毓仁書（卷四葉六）云、「……既留之後、（省庵）分半俸給我。省庵薄俸二百石、實米八十石、去其半止四十石矣。每年兩次到崎省我、一次費銀五十兩、二次共一百兩、首省先生之俸盡於此矣。……其自奉、敝衣、糲飯、菜羹而已。……其宗親朋友、咸共非笑之、諫沮之、省庵恬然不顧、惟日夜讀書樂道而已。……此等人中原亦少有、汝當銘心刻骨、世世不忘也。」啓超案、以上諸書、可以見安東之風義、及先生所以斟酌於辭受取與間之經權、與夫當時生活狀況之大概、故稍詳錄之。

有釋獨立者、勸作僧裝。先生復書、嚴詞以言其不可。其略曰、「弟惟靖難時忠臣極多、惟程詞林濟最爲艱難、最有始終。今日革除之際、忠臣極多、惟弟最爲艱難、最爲堅忍、而尙兢兢於末路、嘗曰、蓋棺事始定也。羞苦困辱、分所宜然、總不必論。彼時程亦剪髮爲頭陀、誠權宜之計、於理無妨、蓋建文主爲和尙也。今日普天下俱剃頭、此事大不可草草、蓋類有相似也。弟於祖宗祭祀墳墓曠絕十七年、非不可擢髮數、但欲留此數莖之髮、下見先大夫於九原耳。前承面諭及之、弟半晌不復、而和尙更端、弟亦不究竟其辭。萬一念頭一錯、其所可慮者、翰敎之所及、尙未能什一也。尊札懇懇言之、或有他人以游詞和誑者、弟念慮夢想都不及此。」啓超案、當時遺獻中、能保此數莖之髮者、恐惟先生與王船山耳。又案、據篇中「十七年」語、知書作於是年。又案、獨立蓋亦明之遺獻、先生後此尙常與通書、其姓名待考。

是時、日本佛敎極盛、而儒術無聞。有釋斷崖元初者、致書先生、叩其態度。先生答書（卷四葉九）自述居東本意、謂並非爲倡明儒敎而來。有「儒敎不明、佛不可攻。佛敎既明、佛不必攻」等語。書云、「僕以中國喪亂、往來遄播蕩搖於波濤中者十七年。去冬方得暫借一枝、棲息貴邦、衣麤茹蔬、身操婢僕之役、所冀天下稍寧、遄歸敝邑、本非爲倡明儒敎而來也。生於聖道榛蕪之日、而貴國又處極重難回之勢、若以僕之荒鄙、而欲倡明絕學、猶以菅蒯之朽索、繫萬鈞之石、垂之千仞不測之懸崖、其不絕而墜者、自古及今未之嘗聞。所以爲閉門掃跡、意自可知。至若儒釋紛紜之議、舌敝耳聾、不得肯綮、何足復道。彼以削髮披緇者爲僧、峨冠廣襦者爲儒、互相攻擊、專在此輩。僕謂究其大罪、什七乃在儒者、咕嗶剿襲、嘲風詠月、儼然自命爲儒、是豈謂之儒哉。若非叛儒入佛、便思以儒攻佛、遂使佛者摭爲口實、亦不自量之甚矣。不知儒敎不明、佛不可攻、儒敎既明、佛不必攻、何爲徒爾紛紛哉。」又與釋獨立書（卷四葉七）云、「鴻論深入顯出、切中事機、據理辨駁、……雖有利口、無所復置其喙、不偏不猶、當爲儒釋立一標準、固不朽之作也。弟謂當函藏石室、誠未可懸諸國門。……今日是非蜂起、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之爲愈。和尙



以爲然否。」又答安東守約書（卷九葉十二）云、「讀來翰、知蘊結憤發之概、表章羽翼之誠、敬羨。賢契其將以身率末俗乎。抑將以口舌爭之乎。中國大亂、至道晦蝕已久、即貴國亦在何萌初動之時、足下但當與二三賢智、[illegible]急而滋培之、自然發生、榮茂、慎勿以斧斤剝椓之也。……譬如人膏肓之疾、痁羸不支、近來少有生意、且當寶嗇精神、調和臟腑、明知二豎之爲烈、然不敢攻之也。……蹊其元氣大復、則百邪俱退、養之以粱肉、治之以藥石、宜無所不可。賢契何憤憤於一擊之力、急欲以將絕之息與二豎爭衡乎。且此不可以口舌爭也、爭之而不勝、助彼江河日下之勢、爭之而勝、遂成狂瀾横決之變……」又答釋獨立書（卷四葉八）云、「東武戶口百萬、而名爲儒者、僅七八十人、加以婦女、則二萬人中一儒也。而其人又未必不佛。就此七八十人、又自分門別戶、互相妒忌、互相標榜、欲望儒教之興、不幾龜毛兔角乎。乃欲以此闢佛、是以蚊撼山也。」啓超案、此三書、年月無考、附錄於此、以見先生對佛教之態度。日本當時唯一之文化、即佛教。先生一醇儒、與彼絕不相容、其不肯稍枉以求合、固無待言。然又不肯攘臂以與之爭、非有所畏也、蓋痛心疾首於門戶水火之禍、以競勝於空談、無益而有害。其於已之所信者、欲爲積極的培養發育、不欲爲消極的抵抗或攻擊。此先生所以爲異於明淸時儒也。至其言居日本爲避難、非爲倡明儒教而來、自是實情。綜觀其經歷始末可知也。

是年六月、先生著陽九述略一篇、授安東守約藏之。謂「他日釆逸事於外邦、庶備史官野乘」。書凡四章、第一章論致虜之繇、大意歸咎於政治之腐敗、而又以學術虛僞、廉恥蹟喪爲之原。謂非虜果強、皆由士大夫爲之驅除難。第二章論虜勢二條、前一條論啓、禎間邊臣失職、致虜披猖。後一條論虜入中原後、搜括徵發、天下騷然。且所用皆降將、滿漢相忌、行將生變、蓋預[illegible]後此將有三藩之難。第三章論虜害十條。一、東人之害、自江以北至南京。二、沿海有防邊、養兵、藏匿、接濟之害。三、近海有造船、幫工、値匠之害。四、簽發舵梢之害。五、內地有簽派船料、搬運木植之害。六、省會近城各郡有放債舉息、買官附營之害。七、仕宦有配發上陽堡、寧古塔、幷入旗披甲之害。八、買官但計得錢、不問色目之害。九、打老鼠之害。十、拆房屋之害。第四章論滅虜之策。大意謂滅虜不在他奇、但在事事與之相反。彼以殘、我以仁、彼以貪、我以義云云。篇末署「辛丑年六月望日、明孤臣朱之瑜泣血稽顙拜述。」致虜之繇云、「中國之有逆虜之難、貽羞萬世、固逆虜之負恩、亦中國士大夫之自取之也。語曰、木必朽而後蛀生之。未有不朽之木蛀能生之者也。楊鎬鋒寇、賣國前事不暇瀆言、即如崇禎末年、搢紳罪惡貫盈、百姓痛入骨髓、莫不有時日曷喪、及汝偕亡之心。故流賊至而內外響應、逆虜入而迎刃破竹、惑其邪說流言、竟有前途倒戈之勢、一旦土崩瓦解、不可收拾耳。不然、河北二十四郡、豈無堅城、豈無一人義士、而竟令其投戈棄矢、入無人之境、至此耶。總之莫大之罪、盡在士大夫、而細民無智、徒欲洩一朝之忿、圖未獲之利、不顧終身及累世之患、不足責也。明朝以制義舉士、初時功令猶縱、後來數十年間、大失祖宗設科本旨。主司以時文得官、典試以時文取士、競標新艷、取淵源。父之訓子、師

之數弟獄採詞讓埋頭咕嘩其名亦日文章其功亦窮年皓首惟以剽竊爲工掇取青紫爲志誰復知讀書之錢設既不知諧書則吝競門閉廉恥道喪官以錢得政以賄成豈復識忠君愛國出治臨民坐沐猴於堂上聽賦租於吏胥豪右之侵漁不問百姓之顛連無告鄉紳受賂操有司獄訟之權役隸爲奸蠹暮夜苞苴之路朝廷蠲租之詔不敵部科參罰之文年薄撫字之心豈勝一世功名之想見以習爲殘忍做傚模糊水旱災荒天時任其豐歉加租派賦絲布令長按冊徵收影占虛隱巨猾食無盤之上下除飛灑寄柔賠無士之殖藏骨剝髓誰儕易子羨餘加派徵顧豁荒金入長安蠢賊騰循良之習容先曲木居伯叨卓異之旌未聞顯貨有句罷之敝惟見催科註陽城之考盜賊載途惟工塗飾蟲蝗滿路執驗災傷夫如是則守令安得不貪纔是而盜耳而撫按盡可知也矣而佐貳而首領吏可知也夫此見任官害民之病也其居鄉也一登科第志切饑道欲廣使漁多牧投葬婪宗姻婭[illegible]出行兒子弟豪奴事攻羅致女子稔色則多方委命印關遂心則百計垂許縱慾人所時有事會因謝無窮搜奪闔謀終期必濟釘田封屋管業高標者某府某衙訴屈辟寃公事至倔者何科何院曲直撓亂白黑若黃吒遠親爲官戶擠重役於貧民非事貼賠產已貴而役仍在年年推累人已路而名未除官司比較未完滿堂歡喜隸役牌勾欠戶圍室棲追士大循習故常劇心民瘼被害胥護朋隱沒齒官邪魚肉小民倏卒萬姓閻左吞聲而莫訴上官心識矣誰何鎖財則自丁延饕寒素則質貢沉淪薦劉猥多賢路自塞此鄉官害民之病也凡爲一榜科甲名日同年同門籍其決擇取中是曰門生座師親轉親臨轄屬是曰通家故吏又有文社甕鼓之親東林西北之黨插足其中絲紛膠結其間豈遂無仁賢廉潔之士總之一盡之懸不敢昧一河之水一杯之水不能熄車薪之火而且儉壬機巧競賞圓通持重端力成嗤古執圓通者塗附古執者蠹離必使一氣呵成牢不可破則小民安得不被其害且幽纍兗豫五省當於差馬驛馬依馬有弊生印烙之弊歷爲有恤賜需索等弊江南有白糧糙糧粗布細布之弊一經簽役立致傾家總來官不得人百弊叢集百姓者黃口儒子也絕其乳哺立可餓死今乃不思長養之方獨工掊魁之術安得而不窮既被其害無從表白申訴而又愁苦無聊安得不憤懣切齒爲盜爲亂思欲得當以爲出爾反爾之訓纔前所言所謂之巧官詰之以邀炎附勢門戶貪豪則獨工詔之以興利除害藥災捍患則獨措嘗之以朱提白粲腹偷肥家則攘臂爭首告之以增障潛隱儲精柔土則結舌不談他如飾功掩敗露併掀羣種種罪惡辟竹難盡是以逆虜乘流寇之訌而陷北京逐布散流言但爲均田均役之說百姓既以貪利之心徐欲乘機而伸其抑讎無聊之志於是合力一心翦首後局彼百姓者分而聽之則愚合而聽之則神其心既變川決山崩以百姓內潰之勢歆之以意外可欲之財以到處無備之城怖之以狡虜威約之漸增虜之氣以相告語誘我之衆以爲先驅所以逆虜因之變天論變非逆虜之兵強而勇實足以無敵也皆士大夫爲之驅除難耳若果逆虜兵强將勇足以無敵彼江陰一小縣不過甎尖踢倒爾已雖內有儲餉而外無救援乃猶慨然拒虜閉城堅守男子出戰婦人饋餉虜攻之百道半年始拔陷城自屠婦女嬰兒俱盡而虜之驍將死於城下者亦且數萬其時南徐毗陵奧興金閶設能各出奇兵犄角此虜其有隻輪北濟乎奈何孤城獨抗遠近俱隳糧盡臍喪而力竭無益也細民不能遠慮豈知逆虜得闖之後均田不可幾賦役不可平貪黷淫汚慘殺荼毒又倍蓰於搢紳之禍哉今雖悔之痛之無可爲也矣書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此之謂也

一　虜勢二條云一奴虜種類原自不瀋先年李寧遠以奴隸兒子孫之玩之家敗使其長驅內地知我虛實情形又加以龍虎將軍名號使得控崇別部狀驚



啓疆。失於防禦、遂滅北關、白羊骨諸種、益致披猖。又賊臣楊鎬、袁崇煥前後寶國、繼遼陽、廣寧、漸薙難圖。然貉廿年蹂躪三韓、燕雲屹然無恙。卽會[illegible]入朔易、山東、未敢公然盤踞。祇因流寇攻陷京城、慘殺文武。吳三桂愚騃豎子、失於較計、欲報家仇、勾引入寇。逆虜遂令三桂為導、乘機掩襲北京。我人既以為德、不復先事防閑。復以南北中分之說、愚我滿朝文武。我文武處堂燕雀、倉皇不暇綢繆。又乘我四鎮之亂、幷取河北、江東。此時弘光初立、又非令主、倚毗者樞輔馬士英、勳鎮方國安。士英借台衡之寵、勿之重開西邸、以寶官。國安總四十八萬之師、擁中軍而作奸。大將既係庸材、參贊訂非佳士、僅逞怨炊之氣、誰知堵禦之方、遂致虜渡江、隻矢不折、兩浙、八閩、捲籍藏風。其時瑜已潛來日本、未嘗目擊淪亡、興言及茲、目皆盡裂。奴隸之下、江南、浙、閩也、本借西虜之兵、江陰亡失過多、賠償大費周折。西虜恃協贊之力、責報終無已時。滿部倚老舊之恩、恣行全無忌憚。責報者尚未盈其欲、恣行者有簡制之嫌。繇是外內之心漸生、乖異八旗各有頭領、攻每出於多門。一朝自相鬬、酷烙難補於百孔、而且老本有子女玉帛之樂、心所惡聞者戰爭、蠻子遂鹵掠谿壑之慾、意所圖全者規避。地方既廣、防守自多。盡發滿虜則滿虜有限、純用漢人則漢人可疑、進退維艱、固難自決。初時內地殘富、一抄搶則盈千累百、是以鑽營入伍。近者民間財盡、極搜索、僅錙銖升斗、因而厭苦為兵。泰調發則涕洟沾襟、聞鼓鼙則心膽墮地。名城無百騎之守、省會少及千之營。盡是蠻子、漢官、一昧虛聲恐喝、令所防者浙閩邊海而已。內地義師未敢突起、已自絡繹、勞午十室九空。如此其沿海諸營、莅至半年無餉。漢一忽有紀律之師、乘間而起。已敝之虜、如何可支。家家裝東輜重、人人顧懋要挐、惟有長驅渡江而已。雖有郎二省公忠愛民、然一木難支圮廈。又且各虜久已疑貳、事勢急迫、滿漢終不相能。此直浙之虜勢已盡在目中矣。既得南京、浙直、則江右、湖湘、福、邵、延、建、一時騷動、粵東、粵西截為懸隔。蓋廣信既下、常山固守、則虜兵不敢下南雄、越梅嶺、贛州復定、湖湘驛騷、則虜兵不敢出韶州、度杉關。馬病無可更、伍虛無所補、二虜若不面縛歸降、惟有束手待盡。故日懸釁也。如此、則天下財賦之區、一且皆非虜有。雲南卽無他故、儘足協濟貴州。逆虜號令所行、徵發所及者、六省山西、陝西、四川之糧餉、不敷漢中、交城之用。潰儲既絕、太倉日空、長蘆鹽法不行、宣文稅課虛設。〈舊校云宣文疑當作宜大。疑〉其餘河南、山東、北直租庸有幾。臨清、南旺、夏鎮盡成廢閘。況宮中燕賜、郊廟祭饗、百官俸料、軍衛月糧、邊關賞軍前火藥、弓矢衣甲、器械、一概取給於此、而又加之以士馬芻糧。唱籌何計、量砂點金亦難指石脫巾之呼、勢所必至。逆虜其能支乎。而且南畿、江、浙勁兵遍臨、國藩從中而起、則八閩、兩粵奄為我有、則虜之所防者愈廣。睢、汝、歸、陳、蘄、黃、漢、武、岳、鄂、襄、樊、荊、湖南北、許、穎、青、徐數千里間、處處須設重兵大將、少則不足以職、多則力有不能、與前代漢、趙、秦、晉之事時異勢殊。西虜及西北、遼人不利犒賞搶掠、而有鋒鏑死亡之憂、誰肯復應其募。掉臂而去、轉生內難。瑜謂虜國日困一日、虜糧日竭一日、虜兵日少一日、虜勢日衰一日、虜民日苦一日、虜心日離一日、萬萬不可復振、蓋謂此也。逆虜不北遁、不久必有圖之者。此幽、燕、遼、陝之虜勢已盡在目中矣。去年八月十四日、天日晴明、但聞空中斷殺聲、人馬旌旗歷歷可數、自己至未。外來者大、勝從內出者盡滅、飛血濺空。岐頭一鎮數百人家、家盡見、老幼俱見、其餘民議各處如出一口。以天時人事合之、虜之敗亡必矣。虜既出口之後、萬分不敵、元朝應昌地廣城堅、水草美善、部落蕃衍、馬壯糧饒、且祖宗功德在人、人不忍背。逆虜事事不及蒙古、抑且冀地編淺、海面毛嶙、魚皮〈舊校云毛　蓋毛憐、女蟒、晉近眞憐相⑥〉窮寇中區、卽不窮追、其滅亡可翹足而待。一應進取機宜、奇正道路、今徙託之空言、不必預為宜波也。　啓超案先

生此文、鼓舞清季革命之士氣不少。今者、一場公案雖了、然其爲史料之價值、然千古不磨、故錄其前半、餘當看遺書原文。

遺文　陽九述略　答釋獨立書卷四葉八　答釋斷崖元初書卷四葉八　與安東守約書卷九葉二、協送別云云。小　又卷九葉四、一月不得手書云云。　又卷九葉五、賢契盛情云云。　答安東守約書卷九葉十二、來翰云云。　讀　又卷九葉十三、賢契之於不佞云云。　又卷九葉十五、自寓中裝治門權云云。　又卷九葉十六、今月接兩書云云。　又卷九葉十七、九月廿三日云云。　與鍋島直能書卷六葉二、書中有云、「昨年蒙破格留止、慰藉加隆。」又云、「儼然使命、曲致殷勤。」鍋島爲薩摩侯、挽留先生、賓彼主之。是年蓋遣使致敬投贈、而先生報以書也。

壬寅永歷十六年清康熙元年　先生六十三歲。

是年冬十一月、魯王薨於臺灣。明季諸野史多言魯王不知所終、此據鮚埼亭集卷九張蒼水神道碑所考證。

先生居長崎首尾七年。有數事當記載、而年月難確考者、彙錄於下。

安東守約會議請先生移居筑後、不果。與安東守約書（卷九葉四）云、「來貴國（筑後）住居、其便有四、日夕相親、一也。省無益之雜擾、二也。惜精神、省費、三也。可免人尤、四也。此不佞所深冀之者。但貴國君新藩一任、賢契雖極愼重、尙須事事斟酌。似當先頻淸田翁於黑川公前、探知口氣如何、然後懇貴國君致書爲妥。萬一賢契力懇、又諸當路錯愛贊助、貴國新君慨然發書、而黑川公不允、則新政之初、必不大樂、是於賢契有損也。不佞在此、無益於賢契、而有損之不佞何以爲情。」啓超案、還居之事竟寢、想此先生所慮不錯也。

安東守約欲介伊藤誠修來見、先生數書止之。其一卷九葉七云、「伊藤誠修學識文品、爲貴國之白眉、然所學與不佞有異。不佞之學、木豆瓦登、布帛菽粟而已。伊藤之學、則雕文刻鏤、錦繡纂組也。未必相合。又云、「不佞居此地、人地則甚輕而聲價則甚重。京華人士不敢慢與相接、即有書來、亦嘗稟明黑川公、甚爲煩瑣。又此間人情多好自高、稍有學識、給且岸然。如此淹貫、豈更求益。且不佞亦不能有以益之。」其二卷九葉五云、「伊藤誠修誠貴國之翹楚、頗有見解。……昔有良工能於棘端刻沐猴、耳目鼻口宛然、毛髮咸具、此天下古今之巧匠也。若使不佞目炫玄黃、忽然得此、則必抵之爲砂礫矣。即使不佞明見其耳目鼻口宛然、毛髮咸具、不佞亦

必抵之爲砂礫。何也。工雖巧、無益於世用也。彼之所爲道、自非不侫之道也。不侫之道、不用則卷而自藏耳。萬一世能大用之、自能使子孝臣忠、時和年登、政治還醇、風物歸厚、絕不區區爭鬭於口角之間。宋儒辨析毫釐、終不曾做得一事、況又於其屋下架屋哉。如果聞其欲來、賢契幸急作書止之、若一成聚訟、便紛然多事矣。此是貴國絕大關頭、萬勿視爲泛泛也。其人年幾何矣。……若果來、不侫當以中朝之處徐鉉者處之、必不與之較長絜短也。」又有與安東雜帖（卷十二葉三十三）云、「伊藤誠修止之爲妙。昔者劉惔與王濛道遊而餓、有一人設盛饌招之、王濛亟欲往、劉眞長不肯、曰、「小人未可輕與作緣。」前書所聞、以此而已。」　啓超案、誠修爲人本末未詳（不審即伊藤仁齋否。想未必是、待考。）先生於當時日本士大夫、皆取「來者不拒」態度、獨於此人絕之、如此其亟、殆必有故。先生痛恨晚明講學家門戶主奴之習、其與黃梨洲同縣、同在舟山軍中、而始終不相聞問、似亦有不願輕與作緣之意。右與安東頭札、最足表先生自守之狷介、及其學風之平實眞切、故具錄之。

安東守約憫先生客中煢獨不便、嘗婉勸置妾。先生有書與商榷、然竟不納。與安東守約書（卷九葉三）云、「……「七十行役」之說、屢承、懇懇至意、賢契之愛我誠深也。但此事不可苟且、不侫之守身、至今如執玉奉盈、儻來姦人讒賊、萬一眞足以自污、浣之亦不白矣、可不惻乎。詳味來意、意欲權買一婢子。舊年有婢頗好、年長貌醜、而有才德。新正間之、已遠去矣、甚爲可惜。昨日偶來一婢、止年十二、甚小不僻事、當試而後定。若有一婢能僻事、則不爲下人所累矣。因恩不能自作飲食、致目前種種煩言、雖小人用心險惡、亦不侫之過也。……」啓超案、行實云「離家四十年、不接婦女、或諭以置妾以備菜餌之奉、而先生不許。」當即指此事、或後此尚有人以此勸也。啓超又案、前書中有「姦人讒賊」「種種煩言」等語、蓋當時一事實。與安東守約書（卷九葉七）云、「丈夫但不媿於天地、不媿於衾影而已、不必求諒於衆口也。如不侫與穎川緬驪、繁言沸騰、如豕與江口摭拾莫須有之疑、遂爲萋斐貝錦。如豕大肆蜚言、至今不侫必當落於污泥之中矣。河以水落石出、終不能加我。緣我念頭不差、非彼所能污。……」所謂「與穎川緬驪」者、其人或是陳元贇、集中有答陳一齋帖（卷十二葉八）其辭不惡而嚴。元贇不知何許人、惟見日人近著之世界史年表、大書「明人陳元贇歸化」一條、想是當時一小小要人、殆其人與先生臭味不合、而比之者相與詆訶也。此本小事、錄之以見先生所以處橫逆云闇。

遺文以下皆難確考年月、大抵在此一兩年間。

與安東守約書卷九葉四、前月大風爲災云云。

又卷九葉四、來貴國住居云云。

又卷九葉四、一月不得手書云云。

又（卷九葉五、伊藤誠修云云。）又（卷九葉六、前月廿八日昨暮得書云云。）答安東守約書（卷九葉十四、性理大全云云。）又（卷九葉十六、柳川人至云云。）又（卷九葉十七、閣賣圖京江戸云云。）又（卷九葉十八、來文貳本云云。）又（卷九葉十九、前書兪卒云云。）贈安東親清序（卷十七葉四）答陳元贇雜帖（卷十二葉八）

癸卯（永曆十七年清康熙二年）先生六十四歲。

是年　月延平郡王鄭成功卒於臺灣、子經嗣、仍奉永曆正朔。

是年、先生在長崎。

春、長崎大火、先生僑屋亦蕩盡。因寓於皓臺寺廡下、風雨不蔽、盜賊充斥、不保旦夕。安東守約聞之曰、『我養老師、四方所俱知也。使老師饑死、我何面目復立於世哉。』卽時赴之、拮据綢繆而還。（據行實。啓超案、是時守約妹病、歸後先生有書規之云、『賢契於兄弟病危之際、舍之而遠愛。不佞、且欲同來餓死、……以後萬萬不可如此。』（卷十二葉三十三）又案、皓臺寺僧名月舟、頗能敬禮先生。先生適江戸後、曾有書通候。先生答書云、『每念癸卯年火災酷烈、舉全崎而焦土。此時寄居廡下、家人異趣、擾雜淸規、和尙不以爲嫌、反於萬衆之中獨爲尊禮。……』（卷四葉九））

先生嘗爲日本某人作一序。其家輕薄子弟、貽書相詆、斥爲浮夸虛僞。先生答書（卷六葉十答某書）略云、『前序大意、謂聖賢之道、止是中庸。……不但索之跡象之粗者、總是糟粕、卽過於推敲刻覈者、亦不足以引掖後生。跡象摹擬、旣足使人厭棄、而理窮渺忽、亦易令人沮喪。旣已厭棄、又復沮喪、最易入於異端邪說。……故不若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間、平平常常做去、自有一段油然發生、手舞足蹈之妙。……凡此皆實理實學、與浮夸虛僞、豈不風馬牛不相及乎。……不佞今日舍置故園妻子、漂泊異鄉、古人所謂舉目言笑、無與爲歡者。又且食蔬衣敝、伶仃憔悴廿年於外、百折不撓。自苦者何心、所爲者何事。更未嘗高自標榜、口舌動人、卽使終留貴國、止求數畝之地、抱甕灌園、織自給足卽止、初無意於人間世。足下乃以王淮、鄭丙目之耶。』又云、『不佞徒

以避難苟全、本非爲倡明道學而來、亦不以良知赤白自立門戶。足下幸勿再生葛藤、以滋煩擾。……」啓超案、此書年月、不能確指、但必爲在長崎時所發、以中有「廿年於外」語、姑列諸本年。此書於先生學術大概及其居東本意、皆有關係、故節錄之。

遺文　祭顯考某府君文（卷二十葉五十）　與安東守約各書（卷九中）　答某書（卷六葉十六）

甲辰　永曆十八年、清康熙三年　先生六十五歲。

是年九月、兵部尚書張煌言被執於杭州、不屈死。先生所嘗與同仇共患之仁人君子、至是盡矣。煌言、字玄箸、號蒼水、浙江鄞縣人、崇禎壬午舉人。乙酉、清師下江南、煌言首從錢肅樂倡義浙東、奉魯王監國。王至會稽、賜進士、授翰林院編修。其後間關來王於舟山、累官至兵部右侍郎、兩次督師入江、闖中原郡踣、略兵前餘。己亥之役、鄭成功一挫而退、煌言所復之城、相繼復陷、間關走英霍山中、展轉以達天台、復集舊部、與清師抗、拜表滇中、遙授兵部尚書。成功乘閒入臺、屢諫阻之、不聽、太息而已。其後猶在閩之沙關、與清相持者數年。及金廈既陷、魯王復薨、本年六月、煌言乃散兵而隱居南田之懸嶴。清廷忌之甚、卒購諜掩捕焉。九月初七日、就義於杭州、年四十五。

日本水戶侯源光國、實大將軍德川家綱之叔父、彼都史家所謳歌之水戶黃門或水戶義公、則其人也。日本自德川家康代豐臣氏而興、削平羣雄、裂土封建、開幕府於江戶、宰制朝權、至是已五十餘年。光國時以尊屬懿親輔政執國命、年未四十、好學勤政、翠然思修文德以致太平。聞先生之風、遣其臣小宅生順詣長崎請業、且謀禮聘焉。

小宅造謁數次、乃以其私請先生東游江戶（即東京）講學。先生初謙讓未許、小宅請益力。先生曰、「若欲招僕、僕不論祿而論禮、恐今日未易言也。」

啓超案、江戶禮聘、實先生全生涯之一轉捩。聞小宅生順有西游手錄一書、具述其始末、惜未得見。今鈎稽集中與小宅往復函札及問答語、比而觀之、以見大儒出處進退之節焉。

與小宅生順書（卷十二葉二十一）云、「台衷遨游賁遠、閒見宏多、跋涉三千餘里而來、僕猥以荒陋當之、「今見歸、使人大慙」文叔之旨爲不語矣⁝⁝」啓超案、此蓋小宅初謁後有所饋贈、答以書。

答小宅生順書（卷八葉六）云、「⁝⁝僕事事不如人、獨於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似可無愧於古先聖賢萬分之一。一身親歷之事、固與士子紙上空談者異也。今寂寥海濱、祇希十載之閑、閑閑泄泄、多者十餘年、種植瓜蔬、易深餬口、非爲困厄、何有於嗟。至於我道泰否、氣運盛衰、僕不敢與聞。僕固非其人也。⁝⁝若夫自傷落魄、至頗援天以明詔之、僕實未嘗有此。草廬容膝、歌詠先王、有數門人、安東省庵一人、志同道合、亦足爲不孤、斷齏劃粥、亦足以不餒。生中國不用而不俗、安望居貴邦乃得行聖人之道、況景在桑榆耶。厚意誠無限、僕自揣陋劣、故不敢有此奢願也。」啓超案、此蓋小宅慰問先生之阨窮、且勸其以倡明儒教自任、先生以此答之。

答小宅生順書（卷八葉七）進退以禮、諫讓不違、自是吾儒宜然之道。彼大言不慚、是乃異端誑誘愚弄之術、而謂吾儒爲之耶。孔子、孟子豈獨善其身、無有人心者、雖栖栖皇皇、然亦未閑自衒其玉、拐笨於市以市之也。」啓超案、此蓋小宅得先生前書、怪其太諄諄、先生以此釋之。

答小宅生順問（卷十五葉十）云、「問、⁝⁝「余願奉先生於東武（即江戶）、欲得日夜親炙、渴望、渴望。」答、⁝⁝「若僕至東武、東武才士之林、即往恐無益也。」問、「於退託誠爲過也。東武雖多才子、或文人、間亦有志君子之學者、先生身在仁義之國、學究聖賢之奧、何爲無益乎。」答、「孔子歷聘七十二君、求一日王道之行而不可得。以僕之荒陋、而得行其志、豈非人生之大願。誠恐貴國惑於邪教、未見有屬館爲聖人之學者。此事必君相極力主持之、豈一二儒生與下任微官所能挽回氣運也、僕故不敢承命。如有其機而故爲退託、得罪於孔子多多矣。況僕之視貴國、同爲一體、未嘗有少異於中國也。貴國惑於邪教、深入骨髓、豈能一旦豁、然。」⁝⁝」啓超案、此段問答、小宅於禮聘之事、敢引其論、而先生未敢輕諾也。後尙有小宅言東武諸侯好學崇儒、非無可爲等語、先生答以獎勵語、文案不具錄。

答小宅生順問（卷十五葉十三）云、「問、「拙作擬興國學書、先生已見之。若幸其書有稱寡君之旨、而國學之制施行、則施教之師、想乏其人、僕得便宜、則欲薦先生。當今致授之師、其祿足養七八口。萬一有招、則可東游否。」答、「興國學事、是國家大典、而在貴國爲更重、僕深有望於貴國。但以僕之才德菲薄、何遽足爲貴國庠序之師。至若招僕、僕不論祿而論禮、恐今日未易輕言也。惟看貴國主尊意何如耳。」⁝⁝」啓超案、此段問答、小宅實旨、先生心許。

答小宅生順雜札（卷十二葉二十三）云、「來教事事切中、敬服台臺之有學有識。其所以貴僕者、敢不深自引咎、但未知貴國主之志何如、禮須自遜辭耳。何足下之慽慽耶。」又（卷十二葉二十四）云、「君子去就自有道矣、何可苟焉。弟若以富貴爲心、何祿得至貴國。先正云、「迎之致敬以有禮、言將行其言也、則就之。其次雖未行其言也、禮貌未衰則就之。」弟非中國中興、與胡塵迅掃、終無歸理。無歸理而紛更反覆、弟豈

如此之人乎。何台兄疑弟之深也。」啓超案、此兩札蓋小宅敦諸時、情急而語、有所不擇、先生以君子進退大節及己之所以自處者曉之。

遺文　右所列諸書問。

乙巳永曆十九年清康熙四年　先生六十六歲。

是年上半年、先生在長崎。

初、先生欲在長崎買地躬耕、久未得當。至是將就緒、而東京禮聘之命至。答野節書（卷五葉四）云、「僕以中原不堪腥穢、但得留止貴國爲足。故欲求十畝之澗、抱甕自灌、絶無他求也。一二年來、多方覓之不可得。今歲纔得數畝、議價未成、而上公之命至。彼時即不能遂其初矣。」

小宅生順既東返、直以黑川正直之薦、於是源光國請於朝、以禮迎先生、命長崎鎮巡島田守政專員護送。先生與門人數輩議其去就、僉曰、「上公好賢嗜學、宜勿辜其意。」答安東守約書（卷九葉十五）云、「前答佛者云、不肯爲避難、初非爲倡明道學而來。日下聖道榛蕪、而貴國又處極重難回之勢……縱雖東行、自可想見、何如與賢契啜茗促膝、抱甕之暇、倘論古人、揮去俗務、自砥身心、不更爽猶滿志乎。」啓超案、此書年月無考、玩辭意、或是本年所發。乃決行。

六月下旬、先生發長崎。答長崎鎮巡黑川正直書（卷六葉四）云、「……望月傳致島田公、并劄諭諸通事。如聞水戶上公以姬旦之媵、欲興庠序之教、此誠貴國萬年之聖政、垂範於後昆、增光於史冊、是何如重典也。蓋下乃係垂愛之深、竟以之瑜應命。臺下獨不念之瑜才短學荒、體迂性拙、樗櫟之材、何堪爲人作梯之礎之用。彷徨四日、博議多人、終不得一可辭之語。十八日暮、逡巡恇怩、來復島田公。因思上公之於僕、爲兩國之望、而聖數又王道之首務、貴闔六十六州、羣后百辟、鴻儒鉅公、卿士大夫以及成德小子、民間俊髦、引領拭目而望此舉。若使小有違錯、此誠聖學興廢之關。僕虛擘謭劣、何足以塞重望、然亦無可如何矣。至於饋廩金帛之資、僕生平志不在此、使賭人不寒餒足矣。又何必以多獲爲慮。……」啓超案、此當是六月瀕行前所發書。據此、知水戶禮聘、黑川實與於推轂之列。時黑川方告老得請。（據原書前半）繼任爲島田守政、聘書當由島田齎來、故云「奉羅島田公」也。

七月、先生至江戶。源光國待以賓師之禮、竭誠盡敬、先生安焉。與安東守約書（卷九葉六）云、「不佞於七月十一日到東武、因冒暑致疾、十八日見水戶上

公、禮貌甚優。……上公大約有建學校之舉。入境以來、饋饗日隆、未開班政。久與之後、另當一一奉聞。與長崎鎮巡島田守政書（卷六葉五）云「……本月十一日至江戶、偶因跋踄、疴連日伏枕。十八日午、方得謁見宰相上公、禮貌優隆、言辭和悅。使臣諭旨、再三絡繹。上公賢明謙厚、古今罕有其比。……」答野傳書（卷八葉十一）云「晉謁之時、從容長揖、上公毫不致疑、而情至言眞、懇款無已。……」答黑川正直書（卷十二葉十）云「上公禮意稠繆、日更加益、憫老憐別、無他事相煩。止處不能安僕之身、多方委曲、此眞以古道相處也。……」後此、嘗有書與摯友陳遊之、述其事曰、（卷四葉三）

「去年六月、應宰相源上公之招、來至江戶、極蒙優禮。在日本國、共說目爲未嘗經見之事。上公乃爲當今之至親尊屬、（啓超案、「當今」指大將軍、蓋日本天皇久成守府也。）封建大國、列爲三家、盛德仁武、聰明博雅、從諫弗咈、古今罕有。弟處賓旅之位、不能有所裨益、而尸素靡餼、濫用爲媿。……若如此人君而生於中國、而佐之以名賢碩輔、何難立致雍熙之理。……弟於如許大功名大權勢、棄之如敝屣、逃之如沒溺。（啓超案、指崇禎、弘光間時事。）豈今墓木將拱、乃思立功異域。但遭遇如此、雖分在遠人、亦樂觀其德化之成也。」

光國以先生年高德重、不敢稱其字、欲得一菴齋之號稱之、先生答言無有。三次致言、乃以故鄉一水名應焉、舜水之稱始此。（據與安東守約書卷九葉六）

八月、光國奉命就國。（歸水戶藩封也。）九月、迎先生至水戶。（與安東守約書（卷九葉六）云、「十九日、上公奉命就國、來月初三五啓行。卽日已豐蹕道去、復造府於水戶。府屋完日、不俟復當至水戶居住。……」）十二月、先生歸江戶。（答泗宮勘右衛門書（卷五葉一）云「去冬十二月廿一日歸江戶。……」）

源光國疑先生爲明室顯官、先生告以若嘗仕宦、便當死國、無緣復偷生來此。乃書履歷緣繇答之。（答源光國雜問（卷十三葉二）云、「初三日、世子介弟就見、謂僕爲翰林學士。答曰、「僕非翰林學士、乃明室一書生耳。」介弟謂「上公疑僕有隱情」、僕則何敢不得已以詔徵一節對之。此二千一年在日本未嘗一言及之者。今復言僕爲狀元、此書不知何來。夫以明朝之制、狀元初授爲修撰、積資遷學士、前後須二十年。若使僕二十年身受皇恩、不能與國存亡、而展轉貴國、以偷生旦夕、則與犬豕何異。……卽使僕受明朝守令微官、食儋石微祿、數日乎、亦不得至此矣。僕以上公爲能尊德樂道、故不自揣、而遠涉至此。……如以其狀元、學士也、則視僕爲非人矣。言此不勝嗚咽。……」）啓超案、此當是初至江戶時事、錄之以見先生所以自處之道。其履歷緣繇一

寫、已散見各年條下、不復贅述。

遺文　與鍋島直能書（卷六葉一、書由長崎發、而書水戶上公見招事、故知在本年。）　答長崎鎮處黑川正直書（卷六葉四）　與長崎鎮巡島田守政書（卷六葉五）　與長崎鎮巡稻生正倫書（卷六葉五）　答小宅生順書七（卷八葉九）　答安東守約書（卷九葉十五）　與安東守約書（卷九葉六）　答野節書（卷五葉四）　拜故正三位權中納言水戶源威公墓文（卷二十二葉六）

丙午（永歷二十年　清康熙五年）先生六十七歲。

是年先生在江戶。（此年以後、先生皆在江戶、時多往來水戶及附近都邑、不能具考、故闕之。）

元旦賀源光國啓（卷七葉一）云、「昔者孔子曰、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夫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歸、壯有所用、幼有所長、其不幸不至於天者、皆有所養。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爲己。……夫以禹、湯、文、武、周公之治爲小康、而以此爲大同。……瑜居恆讀此書、慨然興歎曰、吾安得身親見之哉。……私計近世中國不能行之、而日本爲易。在日本他人或不能行之、而上公爲易。惟在勃然奮勵、實實舉而措之耳。以今正當有爲之時、萬一玩日愒月、謙讓不遑、以至於耄耋期頤、庸有及乎。……」（啓超案、此書年月無考、惟集中編之於與源光國諸書之首、或當在本年。錄之以見先生懷抱及其實善之誠、其他與卿大夫書札類此者頗多、不具錄。）

是年二月初九日、先生下體患一癰毒、甫愈即眩暈。眩暈未痊、復病耳鳴。耳鳴未已、舊毒復發。至□月二十一日方平復。（據答清水三折書（卷八葉四）答王師吉書（卷四葉十））源光國親臨視疾、事事周摯。使命餽遺、絡繹於道。諸卿大夫、無不親來視問。半月之間、上卿有視問八次者。（答王師吉書原文。）先生有書謝光國云（卷七葉七）「之瑜不自謹疾、致干天地之和。

……乃蒙上公閣下、疊使使者存問。……今月二十一日、旌旗儼然、親臨視疾。又念瑜臥病牀席、動止爲艱、駐蹕於門、詳悉審問。自古人君好善忘勢、煌煌史冊者、未有若茲之盛也。童叟擁觀、誰不驚歎。……顧之瑜德涼才薄、不足以稱斯盛典。譬猶表龍章於裸壤、奏簫韶於聾俗、他日何以著之簡編、用是爲惕耳。近日日漸平復、惟患口少有未合、不敢更煩臺注……」又一書（同葉）云「古之賢君、式段干木之廬、二千年來傳爲盛美。然未有以三公方伯之尊、爲寒士而下、因而徒行過門、淹數十武而後乘者。有之自今日始。……大足爲之瑜榮寵、然而榮寵之意、不勝祗慄也。未知如何得少補萬分之一、不負今日謙謙之美、方足以無慚一邦之臣庶、及千載之下、榮之耳目耳。」啓超案、此兩書足見光國盛德之與先生之所以自處、故備錄之。又案、先生患腫毒、知在本年者、據答清水三折書詳述此事、而下文又言毀淫祠事。又答原善長書言毀淫祠事、而中有「去秋入東武、已幾一年」語、知兩事同在一年、而其年則先生東遷後之次年也。又答王師吉書言「患腫毒、」書中亦述去年在長崎臨別之事、益知必在本年矣。與源光國書有「患口少有未合」語、知亦必爲本年患疾之謝啓。

是年、水戶毀境內新寺及諸淫祠、國人疑出先生意、謠諑頗起、先生處以鎮靜而已。（與原善長書（卷八葉四）云「去秋入東武、已幾一年、……部人不合時宜、宜爲世人所吐棄。上公別有賞識、能致之格外、禮儀隆備、日漸增加。……然亦幸而有此耳。……儒學相唱和、共播流言、萬里孤蹤、豈能一日立於貴國之庭。彼不過爲鶩讒譏法、妄意禍肉、僕生而已。……」與佐藤四郎書（卷十一葉四）云「……足下今觀我與孔子、子產、諸葛孔明、才德何如孔子、子產衆人倘欲殺之、而孔明則謗讟沸騰。我今日豈能止……人之謗。且今日之致此、亦有故矣。通國皆學佛之人、近時適有清理淫祠之政、彼謂毀我、竊間何隙、適此紛紜、亦理所應有也。……且此事關係甚大、儒教得行、其君則安富尊榮、子弟則孝悌忠信。……此何等大事、而足下謂可以人力爲之耶。足下但修身讀書以聽之、慎毋輕率躁妄、爲此紛紛之論也。」答清水三折書（卷八葉四）云「此時上公毀淫祠、僕遭讒謗、何敢輕易發一言爲他人作話柄也。」啓超案、讀以上諸札、知先生當時處境頗危疑之地。先生雖崇儒、然只求其在我、對於佛教絕不取攻擊態度、其宗旨已詳前所引答釋獨立、安東守約諸書。水戶毀寺、自是光國自動、特先生適逢其會、故致謠諑耳。）

源光國以先生老病遠客、屢勸喚取兒孫一二人前來侍養、先生因作一書寄長男大成、實國變後第一通家書也。又一書與故鄉摯友陳遵之、詢問骨肉交舊消息。又一書致長崎僑商王師吉、託預備照料其與陳遵之書（卷四葉三）篇末云「此書與兒作永訣、故縷縷至此。閑暇之時每飯、心未嘗不在兒所。然今生豈能有再見之期、



徒慮想耳。倘弟諸孫中有可者、兄但預先點簡一人、八歲以上至十餘歲皆可。英俊有恥者爲上、性行淳潔者次之、循循雅飭者又次之。若粗野頑劣者、則不如不來爲愈。俟明年有便、當爲之計也。……」（答安東守約書卷九葉十九）云、「敝友陳遵之者、有無相共、患難相恤、胤息相子、未嘗有形骸爾我之隔。不佞往時面謂之云、「若足下可稱相厚矣、不可言相知也。」……」啓超案、遵之似是先生娶之昆弟、此書所敍瑣事、關於先生家庭史料者甚多、已散列各年條下、茲不復錄。知此書在本年者、以中有「去年六月應源上公之招、來江戶」等語。

其與王師吉書（卷十四葉十四）末段云、「上公諭令接取小孫來此、若得一可意者、晚景少爲愉悅、稍解離憂耳。一到長崎、便須蓄髮、如大明童子奮式、須做明朝衣服、不須華美。其頭帽衣裝、一件不許攜入江戶。弟不喜見此也。……」

其與男大成書（卷四葉三四）略云、「我以事無所益、已與汝寫作永訣、他日泉路父子相會也。總不必以家事亂我心緒、我家必無喜事、即有凶危、豈能相卹。故絕之耳。我豈非人情哉。……我父墳近城邑、有事必遭踐踏、我欲汝遷葬遠處、同我母一山。……汝母與汝繼母、亦同葬此山。我總無歸葬之理、不必懸母以待也。……汝館穀餬口、而食指甚繁、其貧可知、然不能爲汝助也。歠粥咬菜根、亦是好事、猶勝諸縉紳之家耳。……」此外尚有問訊其兄及諸親友語、不具錄。

遺文　元旦賀源光國啓（卷七葉一）　與原善長書（卷八葉四）　與佐藤彌四郎書（卷十一葉四）　答清水三折書（卷八葉四）　答四宮勘右衛門書（卷五葉一）　與源光國書十五、十六（卷七葉七）　與陳遵之書（卷四葉二）　與男大成書（卷四葉三）　答王師吉書（卷十四葉十）　與木下貞幹書（卷五葉八）

丁未　永曆二十一年　清康熙六年　先生六十八歲。

是年上半年、先生在江戶。八月、至水戶、在彼度冬。據行實。

與安東守約雜札卷十二葉三十四云、『不佞承宰相上公厚愛、無與爲比。水戶學者大興、雖老者白鬚白髮、亦扶杖聽講、且贊儒道大美、頗有朝聞道夕死而可之意。此或是一好機括、且云已前皆做昏夢、今日始知耳。』啓超案、此札年月難確考、釋全文、似是先生第二次至水戶時所寄、則當在本年也。觀此、則先生蓋嘗爲公開的講學矣。

源光國爲先生起第於江戶之駒籠、先生力辭數四。且曰、吾託孤蹤於外邦、得養志守節而保明室之衣冠。感恩浴德、莫之大焉。至於衣之食之居之、或豐或儉、則未嘗留之懷抱也。且吾祖宗墳墓、喬木秀美、想必爲虜發掘剪除。每念及此、五內慘裂、恥逆虜之未滅、痛祭祀之有闕、若豐屋而安居、非我志也。光國慰諭懇至、乃勉從之。據行實。

遺文　水戶城鐘銘卷二十葉四　高枕亭記卷十八葉四

戊申 永曆二十二年 清康熙七年　先生六十九歲。

是年二月、先生歸江戶、入居駒籠別莊。

先生常念安東守約傾心之篤、每通書信、或寄黃金衣服以攄情素。守約領其輕、還其重。先生乃代命以絹帛、書諭之曰、『昔及相見、分微祿、以其半贈不佞。賢契敝衣糲飯、樂在其中。蓋以我爲能賢、以爲道在是也。豈有有道之人而忘人之德者乎。賢契而忘之則可也、不佞而忘之、尚得謂之人乎。大凡賢者處世、既當量己、又當量人。賢契自居高潔、則不佞處於不肖矣。不幾與初心相紕繆乎。況非所謂高潔乎。』自是不敢拒而受之。啓超案、此書本集失載、今據行實係於本年。

是年源光國四十、先生爲文壽之。因曲禮「四十曰強」之語、因推言「自強不息」、「聖人積衆賢以自強」諸義。末云、「上壽之道。例以祝或以頌、而今乃以規」云云。

遺文 源光國四十壽序（卷十七葉六）

己酉（永曆二十三年 清康熙八年） 先生七十歲。

是年、先生在江戶。

先生援七十致仕之義、啓源光國告老。光國肫篤慰留、乃已。啓（卷十二葉五六）云、「伏以內則著引年之禮、春秋垂諸老之文、蓋使有志者委義命以安時、薄植者循典例而恬退。之瑜感懷知遇、欲圖報以無窮、奈夫景逼桑榆、責自量而知止。況乎龍鍾搖謙、恆虔以顛仆以臨講。即今杞柳凋零、竊笑栝棬而自甦、坐隳大官之廩餼、究無小補之功。能守先王、待後學、撫躬揆聖以增羞。過者化、存者神、履地戴天而媿知⑦。孝弟忠信、豈吾道之非與。安富尊榮、俟河清而奚日。茲者犬馬之齒、登已七十、漏欲盡而鐘欲鳴、筋骨之力、日就衰頹、心愈長而髮愈短。而且寒暑雨風、時時慰諭。耆勤疾狹、非事務⑧僭。極知優容之過、身尙逸於歸休。自揣閑散之尤、任何官而致事。但禮義之關、無容踰越、廉恥攸係、不敢因循。爲此披瀝冒瀆、伏望鑒茹僉允」。與古市主計書（卷十一葉二十一）云、「去年今年不佞禮得請老……十一月欲上此書、不佞雖秘密其事、而宰相源公似已知之、屢見輒言勿冗、故此書不得達。至今年正月廿四日、方轉託當路奉贄、終於不允。源公揣使諭意、及叔臣揣度、皆言必不能成、故不得不中止」。與林道榮書（卷十一葉十六）云、「前年欲告辭歸隱、而宰相源公寵眷不已。今春更欲再辭、而諸人識與不識者以爲不可、極力相阻、不容不從。殊不知辭謝者道退之道、況今老邁、不堪乎。而世俗之見、戀戀棧豆、豈遂爲宜」。與奧村庸禮書（卷十葉八）云、「不佞今年七十、擬於舊冬告老、適値宰相上公無暇、延至今年正月廿四日、此書方得上達、而上公不允。屢遣人致意、謂『不佞容也、與他仕者禮異』。而上公日夕親近之人、到寓、備言上公禮意之厚、且云『任憑先生如何說、上公如何肯放先生去』。故不佞思歸亦無家、與中原人居中原者不同。且上公意思勤勤懇懇、而必欲辭歸、近於徼名、於禮未爲至當。故不敢復言。明年會當辭祿、惟留少許以養生耳」。

是年四五月間、先生大病幾不起。答木下貞幹書（卷五葉八）云、「自初夏以來、纏綿病憊、端節之後、一病幾於不起」。啓超案、此書言及告老事、故知在本年。

十一月十二日、先生誕辰。源光國行養老之禮、饗先生於後樂園、親授几杖、竭誠盡敬。十六日親臨其第、酒殽

幣帛、禮接稠疊。特製屏風，畫漢倭先哲年高德卲者六人——太公望、桓榮、文彦博、武内宿禰、藤原在衡、藤原俊成、以介遐壽。據行實。先生本以國戚不慶壽、光國事前不使聞知、故不獲辭。與古市主計書（卷十一葉二十二）云「七十稱觴、乃具慶者之事、不佞不慶壽、十日之前已與諸門人言之。惟是源公意思能集、禮儀卒備、而先不預聞、不得以微情上達耳。受之十分慚懼。又几日煩諸公遣賀、或以詩詞歌頌、益深愧惕矣」。與奧村庸禮書（卷十葉八）云「七十賤辰、本不足稱慶、荷上公厚愛、無所不至、雖至微細事、莫不精虔懇惻。富而不驕、貴而能降、使人感激涕零、不獨几杖之錫而已。聞之於遠、未能詳盡、且人能見其外、未能知其誠。不佞際此殊遇、深愧無以為報」。

是年、長子大成卒於家。據行實。先生迄未知之。與某書（卷六葉十一）云「豚兒七歲能讀書、日誦百行、一字無遺。然不能習膠柱而鼓瑟、不通於天下之理、僕甚不喜。然國變以來、亦能不為虜所污、隱居教授、家人藉以糊其口、不至如他縉紳家貧困狼藉、差強人意耳。大明未亂之時、合天下之縉紳、惟僕家獨貧。國變之後、合天下縉紳、惟僕家獨安。上崇祖父世德、下亦賴豚兒舌耕餬口也」。

是年、為源光國作諸侯五廟圖說。據行實。啟超案、今遺書中無此文、惟卷十六葉一至五有水戶上公太廟典禮議一篇、葉七至十一有奉神主宜廟宜寢議一篇、皆與此事有關、不審何年所作。又案、續檢卷十葉十一答奧村德輝書云、「五廟之禮、⋮⋮須與宰相上公事事面訂、而後行。隨手跋列、已得六十二事、稽之載籍、遺漏尚多⋮⋮」又言「年垂八十、精力日衰、記性日拙、事多遺忘」。據此、則作五廟圖說當是七十八、九歲時事。行實所紀、疑誤。

遺文　與源光國告老（卷十二葉五）　謝源光國賀七十算（卷十二葉六）　游後樂園賦（卷二葉二）　答釋澄一（卷四葉十二）　與源光國書二十四（卷七葉九）　答田犀書（卷八葉十三）　與古市主計書（卷十一葉廿一）　與林道榮書（卷十一葉十六）　與奧村庸禮書（卷十葉八）　與安東守約書（卷九葉三）　答木下貞幹書（卷五葉八）

庚戌（永歷二十四年　清康熙九年）　先生七十一歲。

是年、先生在江戶。

先是、源光國久有興學校之志、先生在長崎時已有所聞、而亟冀其成。答安東守約書（卷九葉十七）云、「聞貴國京江戶有設學校之舉、甚為喜之。貴國諸事俱好、只欠此耳。然此事是古今天下國家第一義、如何可以欠得。⋮⋮近者中國之所以亡、亡於聖教之隳廢、聖教隳廢、則奔競功利之路開、而禮義廉恥之風息、欲不亡、得乎。知中國之所以亡、則知聖教之



所以興矣。」此在長崎所發書也。啓超案、小宅生順之來聘、意殆欲得先生主講席。答小宅生順問（卷十五葉十三）云、「問、所作擬興國學書、先生已見之。若幸其書有稱寡君之旨、而國學之制施行、則施教之師想乏其人、僕得便宜、則欲薦先生。……」然蹉跎數年、未底於成、其原因一、蓋由茲事體大、當局有謙讓未遑之想。答加藤明友書（卷六葉三）云、「若以貴國爲褊小、爲東夷、謙讓不遑、則大不然。貴國今日之力、爲之尙有條裕。昔者滕壤褊小、不能五十里、一旦舉行學校、猶且未能究其功用、而不學。然士大夫至今猶嘖嘖稱之。今貴國幅員廣大、千倍於滕、而百倍於豐鎬、而物產又甚饒富、失今不圖、而後必有任其咎者矣。至若以風物禮儀爲歉者、則建學立師、乃所以習長幼上下之禮、申孝弟之義、忠君愛國、而移風易俗也。何歉焉。惟期銳志舉行之、僕生於越、而貫於吳、周之東夷也、擯而不與中國之會盟者也……然自漢以來、文物軌章何如者。今日之吳與越、則天下不敢望其項背矣。……中國顧在作人者何如耳。豈以川哉。」其二、似時論多持異同、雖光國以懿親執政、亦不能無所顧慮。答奧村庸禮書（卷十葉二一）云、「上公負特達之資、而恭儉禮下、使得爲所欲爲、豈惟一變至魯、雖至於大道之行、亦自無難。細觀其意、似乎有功令森嚴、善書將肘之慮。東土雖云荒僻、雅不及於舊邦、若果能眞心爲之、世無不可致化之地。太公之營丘、熊繹之荊楚、豈其先遂繁富振此哉。況乎以聖人之道表東海耶。不佞粗中坦率、全不無彼此、冀望誠深、未知得如願否也。景迫桑榆、河清難俟、奈何。」至是、光國毅然舉行、請先生作學宮圖說、使梓人依其圖而以木模焉。大居其三十分之一、棟梁枅椽、莫不悉備。而殿堂結構之治、梓人所不能通曉者、先生親指授之、及度量分寸、湊離機巧、教喩縝密、經歲而畢。文廟、啓聖宮、明倫堂、尊經閣、學舍、進賢樓、廊廡、射圃、門樓、牆垣等、皆極精巧。光國又欲造祭器之合古典者、先生乃作古升古尺、揣其稱勝、作簠簋、籩豆、登鉶之屬。如周廟欹器、唐宋以來、圖雖存而制莫傳。先生依圖考古、研覈其法、巧思默契、指畫精到、授之工師。工師諮受頻煩、未能洞達、乃爲之揣輕重、定尺寸、關機運動、教之彌年、卒得成之。（據行實。）初議建學於遠郊、而先生謂宜在國都、後卒采先生言。（見卷八葉十答小宅生順野傳論建聖廟書。）

是年、先生以檜木作棺、漆而藏之。謂門人曰、我既老在異邦。自誓非中國恢復、不歸也。而或一旦老疾不起、則骸骨無所歸、必當葬於茲土。然汝曹素不知制棺之法、臨期苟作、則工手不精、制度不密。數年之後、必致朽敗。

後來儀有逆虜敗亡之日、我子若孫有志氣者、或欲請之歸葬、而墓木未拱、棺槨已弊、則非徒二三子之羞、亦日域之玷也。吾之所以作此者、非爲手足也、爲後日慮耳。況禮有「七十月制」之文乎。據行實。

遺文　與保田若狹守卷十一葉十四有去年五月、一病幾於不起語。

辛亥永曆二十五年清康熙十年　先生七十二歲。

是年、先生在江戶。

先是源光國請先生召兒孫或故舊一二人來奉養陪侍。有王儀字民則者、夙以航海貿易爲業、有一海舶來往東南洋、先生奔走國難時、所常與通財者也。看 年條下注引與安東守約書。至是（？）招之至江戶。時海禁未開、特爲先生破格而已。與小宅安之書（卷十一葉十三）云「去年及今年三月、屢承宰相源公厚意、念僕不置、令兵左衛門招僕親友願留者、留於日本。五月間入朝、面諭趙文伯、呼小兒、小孫、偶然談及王儀、願辟基二人、一係相與多年、并及其厚待處、一係僕同鄉。二人均非市井刻薄之人。二人若來、僕有疾病、及平常談笑、似於儀有益、即蒙源公慨允、故作書與王儀……王儀不相見者四年矣……」與源光國書（卷十二葉五）云、「前所而懇王儀者、已於六月十八日到港。其人雖非親族、而意氣綢繆、過於所親。十載已來、情義不爲衰減。每年漸加敬謹、可見讀書氣味、大異賈人。其人來此、則某偶罹病患、必能扶持。平日拮据、必能分勞。」啓超案、王儀之來、不審確在何年。據與小宅書、有「不相見四年」語、則初識招彼、當屬先生離長崎後四年事。而王儀見招後、又有波折、越兩年（？）始克至、故略推定其事在本年。光國指撥駒籠別莊比鄰一屋與儀、先生力止之。卷七葉十二、十三與源光國啓事二、即專言此事、極陳強奪民居之不可。末云、「令之末下也、則無怨無德。令已發而追寢之、則歸美於之瑜矣。故先寧而豫言之。且凡事忌盈、天之道、人之道也。……瑜誠不願自處滿盈、犯天人之所惡也。」

壬子永曆二十六年清康熙十一年　先生七十三歲。

是年、先生在江戶。

是年、水戶學宮成。源光國請先生制定釋奠儀注、率儒學生行之。據行實。

遺文 改定釋奠儀注（遺書第二種）

癸丑（永歷二十七年 清康熙十二年） 先生七十四歲。

是年、先生在江戶。

遺文 答奧村庸禮（卷十七十葉五、有七十四叟語。）

甲寅（永歷二十八年 清康熙十三年） 先生七十五歲。

是年、先生在江戶。

先是、源光國請先生製明室衣冠、至是成。（據行實。）

乙卯（永歷二十九年 清康熙十四年） 先生七十六歲。

是年、先生在江戶。

丙辰（永歷三十年 清康熙十五年） 先生七十七歲。

是年、先生在江戶。

先生兩子既前卒、有兩孫、長曰毓仁、次曰毓德、皆次子大咸出、孤貧、育於外祖姚泰家。先生自次子大咸卒後、蓋與家族不復相聞問。到江戶之次年、始有與子大成及陳遵之各一書、書達姚家、家人相與驚嘆悲喜。然未審海外險夷、禁諱、欲出訪而未敢輕動。乃託外親姚江（未詳姚泰爲何人。）赴日本、䕃邦憲、且問先生起居。泰以先生離鄉久、不識江、乃授以先生生所常御之金扇及命紙等爲信證、而附以家書。是年、江至長崎、雖未得見先生、然備諗源光國禮待之優、及欲召一孫之意。明年（？）、江歸。途間爲清吏所拘。（略據行實。啓超案、行實稱「先生覽家書、始知大成之死、泫然隕

謀。』惟據明年與諸孫男書、尚未知大成存亡。則行實所言、不確也。又言『姚江以犯禁充軍』然後此張非文之東游、姚江實爲介、然則江是否充軍亦未定、或充於近地旋獲省釋耶。

丁巳（永歷三十一年、清康熙十六年）先生七十八歲。

是年、先生在江戶。

有與諸孫男書（卷四、葉四）略云、『我離家三十三年、汝輩之生也尚不得知、況能育養成長。汝父教授餬口、前箸里堰楊姓者來云、我孫甚多。食指繁則家道益致艱難矣。然汝曾祖清風兩袖、所遺者四海空囊。我自幼食貧、鹽齏疏布。……豈我今日獨薄於汝輩、勿怨可也。我今年七十八歲、衰憊不可勝言、思欲得一子孫朝夕侍奉。汝父雖無恙、年將六十、不可遠行、且又一家資以爲生者。汝兄弟中擇一性行和順、舉止端謹者來。有才者不可來、留以力養父母、主持家門。年十五六歲以上卽可。汝輩既貧窘、能閉戶讀書爲上。農圃漁樵、孝養二親、亦上也。百工技藝、自食其力者次之。萬不得已、傭工度日又次之。惟有虜官不可爲耳。古人版築魚鹽、不虧志節、況彼在安平無事之時耶。髮黃齒豁、手足胼胝、來亦無妨。漢王章爲京兆尹、見其子面貌蠢惡、毛髮焦枯、對僚屬便黯然銷聲。我則不然也。爲貧而仕、抱關擊柝、亦不足羞。惟有治民管兵之官、必不可爲。既爲虜官者、必不可來。既爲虜官、雖眉宇英發、氣度嫻雅、我亦不以爲孫。……四月二十一日書。此書本與汝父元楷、舊年有一盧姓者來云已物故。我雖不信、然五十七歲人、死亦常事。故寄與汝輩耳。』啓超案、此書當是姚江來後乃發。但不言得家書、亦不及姚江一字、殆江但罹禍、未攜家書、此書亦非託江帶也。故大成之死、先生卒未知之。又案、此書頗長、其有關於家庭史料者、散載各年下、不復錄。

戊午（永歷三十二年、清康熙十七年）先生七十九歲。

是年、先生在江戶。

安東守約喪父、將兩年矣、始以書報先生。先生致書慰唁、且誨以報訃之禮。書末云『不佞今年七十有九、稍復苟延、來年則八十矣。百病咸集、突如其來、不知何病。或一兩月、或三四月、不能脫體。欲得賢契一來見我、瞑目地下。翹首西望、若歲大旱跂望霖雨。何時得從容把臂也。閣筆掩淚、將以語誰。』卷九葉七 蓋先生自去長崎後、已十二年不晤安東、且終身不得復晤。憂患餘生、老病煎迫、撫今懷舊、不覺其言之沈痛也。

先生蹤跡、既聞於家、於是長孫毓仁直來日本省視。是年十二月、至長崎、礙於法禁、不諧至江戶。源光國使先生門人今井弘濟往長崎視毓仁、所以慰勞賜賚之者良厚。據行實。

遺文　與安東守約書卷九葉七

己未 永曆三十三年 清康熙十八年 先生八十歲。

是年、先生在江戶。

四月、弘濟抵長崎、與毓仁相見、備述先生之意、且諭毓仁侍養。對曰『毓仁幼失父、家有母及弟、而無負郭之田。我之來也、欲問家祖安否、面陳情實、歸告母及外祖、以慰其渴望。然後辭母再來、以終侍養。前者姚江之來、不及至家、中途遭事、而毓仁家貧不能贖之、居常鬱陶、忽焉浮海、而長留不歸、雖有事祖之誠、而實缺倚門之望。今且歸而報母、必圖後舉、則於祖於母、孝心兩得矣。』七月、弘濟歸、備述毓仁意及故鄉消息。先生憮然感愴。據行實。 毓仁歸、越六年、乃克再來、而先生遂不及見。啓超案、先生有與孫男毓仁書、僅寥寥一短札、述安東省菴之高誼、令其致謝、而無他訓語。殆先生以爲毓仁可來江戶耶。

十一月十二日、先生八十生日。源光國又行養老禮。前一日親造第慶祝、奉以羔裘、鳩杖、龜鶴屏等二十品。明

日、先生設香燭拜告天地、略言逆虜未亡、故土爲墟、而身在異邦、遲暮衰疾、虛受禮遇、無以爲報、欷歔流涕、見者感喟。其日、光國命奏古樂以樂之。〔據行實〕

遺文　與孫男毓仁書〔卷四葉五〕　謝源光國賀八秩〔卷七葉十一〕

庚申〔永曆三十四年 清康熙十九年〕先生八十一歲。

是年、先生在江戶、老病漸劇、體生疥瘡、不勝起坐、涔涔在牀。〔據行實〕

辛酉〔永曆三十五年 清康熙二十年〕先生八十二歲。

是年、先生在江戶。衰憊日甚、源光國問疾饋藥、絡繹於途。先是、醫官奧山玄建侍先生久、每病皆服其藥。至是、先生辭曰、玄建名醫也。今吾之疾、疥癢浸淫、手足汚爛、使之診脈、恐傳染醫手、累人轉多、利己損人、君子弗爲。且犬馬之齒已逾耄耋、而欲以藥石延旦夕之命、未爲知命者也。玄建苦請診脈、終不許、乃望聞而制藥。先生服之、聊以答光國輩敬愛之意而已。〔據行實〕

壬戌〔永曆三十六年 清康熙廿一年〕先生八十三歲。

是年正月、先生在江戶。

先生自遭國變、幽憂痛憤、重以冒犯風濤、四方奔走、心力俱瘁、病咯血二十餘年、幸所養甚深、善自嗇攝、是以老而不衰。〔答野節問（卷十五葉七）云、「問、懲忿窒慾者、人之所難也。先生二十年來塞慾、感仰感仰。程夫子七十而氣力勝於前時、……先生能如此、故血疾嘔唾者無妨耳。答、色慾至爲末事、然君子於此自振爲難。僕事事不如人、獨於此中鮮能惑之者。近者自解云、所謂入水不濡、入火不熱者、釋子但能言之、而不能行之。僕能行而未嘗言之。至於嘔血者、蓋以陰陽不接、又多家國之憂、宜乎其有此疾耳。其不致性命之傷者、則又在廿年保嗇之功。」〕至是、疾乃大漸。三月某日、設宴招親友及門人等、力疾起坐、諄諄教誨、蓋永訣也。四月十七

日、無有他疾、語言聲色不異平日、未時奄然而逝、年八十三。先生旣制棺、又遺備葬具、門人欽畢、源光國率其世子綱條及諸朝士臨其葬。以四月二十六日葬於常陸久慈郡大田鄉瑞龍山麓。依中國式作墳、題曰「明徵君朱先生之墓」。據行實及碑陰。

是年正月初九日、顧炎武卒、年七十。

明年先生周忌、安東守約爲位而哭、祭以文曰、「維天和三年歲次癸亥夏四月十有七日、門生安東守約、謹以菲奠敬祭於大恩師大明故徵君魯璵朱先生之靈。嗚呼先生、秉仁仗義、特徵不就、高尙其事。及胡入寇、屏跡四邊、矯矯雲鴻、不染腥羶。其在安南、國王將殺、守禮不屈、凜凜樹節。吁我小生、無德無才。以先生來、爲程爲⑨朱、負笈趨拜、齒弟子列。誘掖諄懇、教愛親切。稍解榘矱、許以知己。經史奧義、命面提耳。雨雪之晨、風月之夕、醉酒飽德、情意共適。嗚呼先生、質性剛毅、以誠爲本、一生不僞。德貫天人、學極古今。洙泗伊洛、繼統惟深。其接人也、容貌粹溫、於和樂中、有恭敬存。其作文也、辭義典雅、頃刻成篇、足服班馬。猗嗟若人、邦家寶也。在崎多年、世無知者。水戶上公、間世明君、道德文章、出類拔羣。先生赴召、過我衡門。豈圖此別、永爲終天。旣至武陽、禮待日隆。釋奠云行、周道與東。信道崇聖、百祿是宜。人道之美、何事如之。嗚呼哀哉。天和二年四月乙未、天不憖遺、遺乘雲氣。聞訃慟哭、絕而復蘇。哲人云萎、吾道復孤。不侍湯藥、不與窀穸。泣血號天、徒爲毀瘠。奉別以往、忽十八祀、流化跳丸、復易年矢。追思昔遊、不可再得。新樹鬱葱、聽鵑愴惻。我有書笥、盈先生簡。每一展開、哀慕無限。嗚呼先生、知我望我。今也旣逝、學殖云墮。有疑誰問、有過誰督。有事誰計、有懷誰告。先生之靈、上爲列星。侑以蕪詞、鑒照我誠。嗚呼哀哉、尙饗。」文集附錄葉十四

其年七月十二日、源光國與羣臣議諡曰文恭先生、親詣墓門、薦以少牢。文曰「嗚呼先生、道德坤厚、才望高崧。生於明季之衰、遭於陽九之厄。危行砥節、屯蹇隱居。鶴書連徵、確乎不拔。身陷賊窟、守正不移。流離轉蓬、經幾年所。衣冠慕古、未曾變夷。歐血嘗膽、至誠無息。發光肥遯、謝恩遠辭。皷翼南溟、奮鱗東海。風饕雪虐、義氣益堅。寬文乙巳、夏六月、惠然寓我、我茲師資、終日諄諄。論文講禮。嗚呼先生、博學強記、靡事不知。起廢開蒙、孜孜善誘。斆我未半、天不假年。去歲夏初、奄奄忽逝。嗚呼先生、生有懿行、死不可無美諡。古言曰、道德博聞曰文、執事堅固曰恭、蓋先生之謂乎。故諡曰文恭。肅攄哀誠、敢告塋墓。嗚呼哀哉。伏尙先生之靈、來聽來饗。」

又明年、源光國於先生所居之駒籠別莊構祠堂。十二月十二日還主、祭用少牢、自爲文曰「維日本貞享元年、歲次甲子、十二月壬辰朔、越十三日甲辰、參議從三位兼行右近衛權中將源朝臣光國、謹以潔牲柔毛、粢盛醴齊、致祭於明故徵君文恭朱先生曰、嗚呼先生、明之遺民。避難乘桴、來止秋津。寤寐憂國、老淚霑巾。衡門常杜、簞瓢樂貧。韜光晦迹、德必有鄰。天下所仰、衆星拱辰。既見既遘、真希世人。溫然其聲、儼然其身。威容堂堂、文質彬彬。學貫古今、思出風塵。道德循備、家寶國珍。函丈師事、恭禮賓賓。嗚呼哀哉、齒超八旬、遽爾捐館、今及三春。情所不忍、結不能伸。相攸構廟、輪奐維新。簠簋籩豆、云設云陳。牲醴粢盛、克祀克禋。敢告徵誠、焚香參神。神若有知、來綏來臻。尙饗。」

* * * * *

先生卒後之三年、甲子、（永曆三十八年 清康熙二十三年）清兵入臺灣、鄭克塽出降、明正朔絕。

是年、五十川剛伯編錄朱徵君集十卷上之加賀侯。

先生卒後之三年、乙丑、清康熙二十四年 先生孫毓仁重來日本、拜墓而返。

先生卒後之四年、丙寅、清康熙二十五年 先生同里後學張斐來日本、有所謀、不就、爲文祭先生。斐字非文、號霞池、浙江餘姚人。國變後、潸寨明懷宗第三子定王慈炯（？）、矢志光復。舜水先生歿後、源光國欲更求師於中土、朱天生（即毓仁）及姚江（即最初來省舜水之人？）致書水戶臣今井將興、以斐薦。至是斐至長崎、光國遣儒臣大串元善往迎之。元善有續西遊手錄（小宅生順迎舜水時、著有西遊手錄、元善竊比之、以名其書）紀其大略。初時、元善蠢逃禮聘之意、斐云「放廢之人、非求用於貴國、心中之事、頗得一度謁尊主、而決之」。其後往復數四、斐密語其志事、元善默然曰、「然則先生固今之程嬰、杵臼也、初未嘗知之、浪以無用瑣碎之語亂大志、先生之不肯、固宜矣。如傳此情於江都、則我公亦彌服先生之義。……」然當時日本固非能應斐之求者、斐不得要領、遂拂衣歸。元善續西遊手錄自序云、「……交、恭先生（舜水）致後數年、善復使崎港、偶逢先生鄉人張斐非文者、其學問識論雖不可與先生同日而語、又問有可愛者……上公大喜、欲復召致、以爲鄉校事、已就緒、有故而止。上公遺憾特甚……」字佐美充齎張非文眞蹟後云、「公每談及非文之事、憮然不樂、待臣亦不忍言此、以致上公之世云」（以上資料據日本史學雜誌第二十六編第八號「明末之乞師孤忠張非文」篇）。非文遺著有莽蒼園文稿、在清末、章炳麟曾序而刊之。非文既有祭舜水先生文二篇、其一云、「登彼西上兮、蹈此東海。爽齊予吉兮、而有公在。公之不死兮、將有所待。公而既死兮、痛詎有艾。嗟予小子兮、有志未逮。獨行寡和兮、衆剌爲怪。天乎知我兮、心則已慰。既窮域內兮、復之海外。初至國門兮、閽者以戒。愛從中來兮、雖與爲解。異方之人兮、鬼神是賴。公其佑我兮、無即于殆」。其二云、「嗚呼。中原陸沈、天傾地折、狂瀾一瀉、九州盡決。既胥溺而莫救、何大海之不可涉。奮一往而輕身、去故鄉以永別。蹇孤蹤而至止、懍懶常於無缺。況忠信之所孚、又此邦之多傑。減儀師而敬友、復肆德而樂業。管寧渡遼而浴化、文翁入獨而教洽。蓋君子之所處、必有益於人國。唯我公之高蹈、亦獨遯夫前轍。苟吾道之可行、又何憑乎異域。嗚呼。吾獨悲夫夏嗣之猶存、眷界之未絕。師對鄒之遙無其人、遯壽命之忽焉。而齊甘夷餓而非難、辱箕奴而不屑。將忍死而有爲、非逃此而萬荷活。竟夙志之無成、僅一身之歸窮。目豈瞑而淚賣、心不灰而血結。國隕碎而長悲、家望祭而徒切。恨歸魂於萬里、涉驚波之難越。嗚呼。已焉哉。唯浩氣之常存、塞中天而不滅。起後生之頑儒、勵壯夫之名節。慨予生之獨於晚、嶽前修之餘烈。聞父老之遺言、心每傷而嗚咽。臨陣辭以貽哀、靈飄鬱其來後」。

先生卒後之十五年、丁丑、日本元祿十年 源光國著大日本史記成。

先生卒後之十八年、庚辰、日本元祿十三年 源光國卒。

先生卒後之十九年、辛巳、日本元祿十四年 安東守約卒。

先生卒後之三十三年、乙未、日本正德五年 先是源光國手輯朱舜水先生文集二十八卷。至是、其子綱條刻成之。

先生卒後之一百八十五年、戊辰、日本明治元年 日本大將軍德川慶喜奉還大政、彼都史家稱爲「王政復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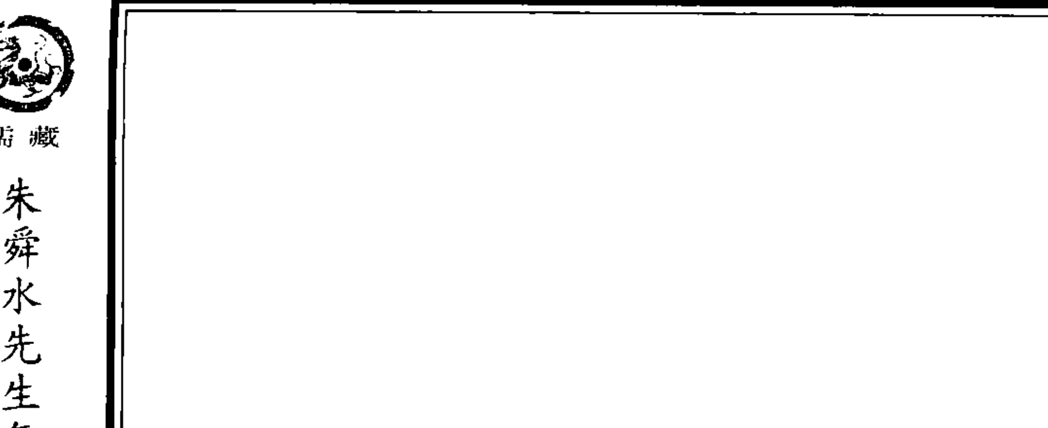
先生卒後之二百二十九年、辛亥、清宣統三年 清室遜位。

附錄

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姚名達編）第五章年譜、……我自己做朱舜水年譜、把舜水交往的人、都記得很詳細。那些人名日本人固然聽得爛熟、中國人看來都很面生。朱舜水與日本近代文化極有關係、當時即已造就人才不少。我們要了解他影響之偉大、須看他的朋友和弟子跟著他活動的情形。雖然這些人史料很缺乏、但我仍想努力搜求、預備爲他們做些小傳。像朱舜水一類的人、專以造就人才爲目的、雖所造就的是外國人、但與我們仍有相當的關係。在他的年譜附載當時的人、當然愈詳愈好。」 案、國粹叢編社出版蒼水全集附錄有人物考略一卷、傳略補一卷。

同上、……我做朱舜水年譜、在他死後還記了若干條、那是萬不可少的。他是明朝的遺臣、一心想驅逐滿清、後半世寄住日本、死在日本。他曾說過、滿人不出關、他的靈柩不願回中國。他自己做了耐久不壞的靈柩、預備將來可以搬回中國。果然那靈柩的生命比滿清還長、至今尚在日本。假使我們要去搬回來、也算

償了他的志願哩。我因爲這一點、所以在年譜後記了太平天國的起滅、及辛亥革命、淸室遜位、直到了滿淸覆亡、朱舜水的志願纔算償了。假如這年譜在淸朝做、是做不完的、假如此類年譜沒有譜後、是不能成佳作的。」



校記

①己丑：據下文所述，當作「庚寅」。

②③甲申：據譜主庚寅年所作《上魯王辭孝廉疏》云「聘七年而不娶」，則續聘事當在癸未、甲申之間，然年譜敘喪母、續聘既同繫於癸未年，則此「甲申」當作「癸未」。

④「興廢」下當脱「記」字，見上文。

⑤其間間：疑衍一「間」字。

⑥毛口蓋毛蟒女蟒音近真憐相：當作「毛蟒，蓋毛憐，女真蟒、憐音相近」。

⑦媿知：當作「知媿」，見《朱舜水集》卷六。

⑧登已：當作「已登」，見右引書。

⑨爲程爲朱：右引書附録作「爲程朱來」。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儒藏 史部 儒林年谱 二十五
作者=吴洪泽，尹波，舒大刚主编
页数=828
SS号=12365592
DX号=000007507333
出版日期=2007.04
出版社=四川大学出版社